

经典史料珍藏版

冯自由 著

中

革命逸史

孙中山机要秘书回忆录
中华民国史第一书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

——章太炎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于总理创业垂统之伟绩丰功，嘉谟嘉猷，以及诸先烈先进经邦纬国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节，莫不亲见亲闻，参与其事……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癉恶，正谬补阙，一人一事，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

——孙科

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傅国涌



革命逸史

中

冯自由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目 录

第三集

题词一.....	(349)
题词二.....	(351)
题词三.....	(352)
题词四.....	(353)
本书第三集大意.....	(354)
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	(355)
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	(366)
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	(369)
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	(415)
中和堂小史.....	(419)
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	(423)
革命富人李纪堂.....	(434)
乌目山僧黄宗仰.....	(439)
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	(441)
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	(446)
刘光汉事略补述.....	(450)
王汉事略.....	(451)
科学补习所所长吕大森.....	(452)
炸清五大臣者吴樾.....	(453)
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	(457)
香港同盟会史要.....	(469)
革命诗人廖平子.....	(486)
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	(490)

南洋《光华报》记者方南冈	(496)
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	(498)
广州保亚票之革命运动	(503)
葛谦事略	(509)
谭馥事略	(510)
罗澍苍事略	(511)
曾传范事略	(512)
黎萼事略	(513)
上海《民呼日报》小史	(515)
上海《民吁日报》小史	(519)
刘铁事略	(524)
徐宗汉女士事略	(526)
加拿大同盟会史略	(528)
上海《民立日报》小史	(532)
福群公司倡办人李其	(534)
贵州自治党首领张百麟	(538)
民元临时稽勋局小史	(541)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	(552)

第四集

本书第四集大意	(565)
兴中会组织史	(566)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578)
兴中会初期重要史料之检讨	(600)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	(604)
孙总理庚子协助菲律宾独立及购械失败始末	(607)
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	(613)
记东京大同学校及余更名自由经过	(618)
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	(619)
壬寅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	(620)
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625)
美洲革命党报述略	(635)

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	(640)
海外各地中国同盟会史略·····	(646)
惠州革命军首领邓子瑜·····	(660)
美军人争取中国帅印之一幕·····	(662)
日轮幸运丸二辰丸与革命党之关系·····	(663)
湖北日新学社社长吴贡三·····	(666)
檀香山《自由新报》小史·····	(667)
香港支那暗杀团成立始末·····	(670)
林冠慈陈敬岳狙击李准·····	(676)
美洲华侨与辛亥革命·····	(677)
辛亥革命贵州光复纪实·····	(683)
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	(687)
贵州代都督赵德全·····	(689)
贵州巡防营总统黄泽霖·····	(690)
贵州首义发难者杨树青·····	(692)
清将李准与辛亥广州光复·····	(693)
目前健在之民国前革命报人·····	(695)
抗战期内死亡之同盟会员·····	(699)
同盟会籍国民党第六届中委之检讨·····	(701)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	(703)
日本大牟田之中山纪念堂·····	(704)
关于原子及原子弹之史料二则·····	(705)

目 录

第三集

题词一·····	(349)
题词二·····	(351)
题词三·····	(352)
题词四·····	(353)
本书第三集大意·····	(354)
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	(355)
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	(366)
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	(369)
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	(415)
中和堂小史·····	(419)
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	(423)
革命富人李纪堂·····	(434)
乌目山僧黄宗仰·····	(439)
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	(441)
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	(446)
刘光汉事略补述·····	(450)
王汉事略·····	(451)
科学补习所所长吕大森·····	(452)
炸清五大臣者吴樾·····	(453)
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	(457)
香港同盟会史要·····	(469)
革命诗人廖平子·····	(486)
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	(490)

南洋《光华报》记者方南冈	(496)
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	(498)
广州保亚票之革命运动	(503)
葛谦事略	(509)
谭馥事略	(510)
罗澍苍事略	(511)
曾传范事略	(512)
黎萼事略	(513)
上海《民呼日报》小史	(515)
上海《民吁日报》小史	(519)
刘铁事略	(524)
徐宗汉女士事略	(526)
加拿大同盟会史略	(528)
上海《民立日报》小史	(532)
福群公司倡办人李萁	(534)
贵州自治党首领张百麟	(538)
民元临时稽勋局小史	(541)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	(552)

第四集

本书第四集大意	(565)
兴中会组织史	(566)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578)
兴中会初期重要史料之检讨	(600)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	(604)
孙总理庚子协助菲律宾独立及购械失败始末	(607)
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	(613)
记东京大同学校及余更名自由经过	(618)
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	(619)
壬寅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	(620)
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625)
美洲革命党报述略	(635)

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	(640)
海外各地中国同盟会史略·····	(646)
惠州革命军首领邓子瑜·····	(660)
美军人争取中国帅印之一幕·····	(662)
日轮幸运丸二辰丸与革命党之关系·····	(663)
湖北日新学社社长吴贡三·····	(666)
檀香山《自由新报》小史·····	(667)
香港支那暗杀团成立始末·····	(670)
林冠慈陈敬岳狙击李准·····	(676)
美洲华侨与辛亥革命·····	(677)
辛亥革命贵州光复纪实·····	(683)
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	(687)
贵州代都督赵德全·····	(689)
贵州巡防营总统黄泽霖·····	(690)
贵州首义发难者杨树青·····	(692)
清将李准与辛亥广州光复·····	(693)
目前健在之民国前革命报人·····	(695)
抗战期内死亡之同盟会员·····	(699)
同盟会籍国民党第六届中委之检讨·····	(701)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	(703)
日本大牟田之中山纪念堂·····	(704)
关于原子及原子弹之史料二则·····	(705)

馮自由先生著

革命逸史

第三集

吳敬恆題



题词一

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 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刘成禺

刘成禺

七十老翁何所求。肇开党国记从头。亡人衰偃都衰朽。四海欣存一自由。
李唐刘汉事千秋。老病冯唐忆故邱。创业同期王霸器。晚年负米下渝州。

(注一)

士循旧德服先畴。名节谁推第一流。今日自称元老辈。几人挥泪问潜鸠。
结客椎秦国土风。同盟源接会兴中。两人棍扇今头白。曾奉先生领致公。

(注二)

士夫密议复中原。顽懦能闻汝我言。豪杰九人端白履。开天神会竹枝园。

(注三)

谐谈今已无陈白。歌哭人难见马同。实录解修长短事。刘宾客与敬通冯。

(注四)

太平战史撰成编。首序巍然署逸仙。忆子细论文字禁。中山名未锡当年。

(注五)

望门投宿宅仁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姬。能飘白发说微时。

(注六)

君居东海我西海。在外从亡十九年。远用高曾规矩意。老垂国泪述遗篇。

(注七)

九年有半岁除乘。骑骡名山山万层。著作刊成从此逝。不寻道士定为僧。

(注八)

自由按：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谨分别注释如下。

(注一) 民国前十年壬寅禺生李书城石志泉及余等八人公宴总理于东京竹枝

园支那料理店。总理为谐谈曰，在座多帝王后裔，禹生可称刘汉，晓垣（书城字）可称李唐，友如（志泉字）只好名石晋，我则吴大帝也。复指余曰，自由其为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乎。其后留学界有称禹生晓垣二人为刘汉李唐者本此。

（注二）洪门三合会称元帅军师二职曰洪棍白纸扇。禹生及余曾膺此封号。又洪门通称曾起兵反清之首领曰大哥。故总理到美洲时，致公堂皆以大哥尊之。

（注三）禹生与余主张连合中国士大夫当从留学界入手。竹枝园之会，在座为总理禹生李书城程家桢时功玖石志泉吴炳枏程明超及余共九人。宴毕，总理偕禹生等至卧龙馆下宿屋。纳白履于室外，日人咸知有支那革命首领到此。

（注四）陈少白原名陈白。马君武原名同。

（注五）禹生撰《太平天国战史》于癸卯年出版。总理为作序文。总理有日名曰中山樵，故在清季诸同志咸以中山二字尊称之，如前人之称周濂溪朱紫阳陆象山王阳明，非犯讳也。见黄克强胡汉民等函牒。

（注六）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

（注七）癸卯后禹生赴美洲任《大同日报》笔政。余则赴香港主持《中国日报》。

（注八）闻禹生诊大素脉，人言尚有十年寿命。昔日本提倡民权自由学者中江笃介著一年有半，此诗殆本此义。

题词二

奉和自由兄六十三初度 兼题《革命逸史》三集

莫纪彭

史佚天南一健翁。肯将直笔挽雷同。(注一)自从局散稽勋后。绵上何人说有功。

史佚天南一健翁。韩城犹复继宗风。(注二)眼前已是千秋业。未必山林让鼎钟。

史佚天南一健翁。同盟胜利定全终。黄橙红荔相思透。趁有江船吾欲东。

史佚天南一健翁。无求何必咄书空。午间已觉黄粱梦。付与残阳听晚钟。

史佚天南一健翁。未曾鸟尽已藏弓。自古长安居不易。(注三)五年文富一身穷。

史佚天南一健翁。散绮晴霞五彩虹。(注四)好句得来真快意。披襟如对大王风。

史佚天南一健翁。好句来时可是空。若问旧游在何处。黄花开遍也无踪。

史佚天南一健翁。文章晚节益求工。雕虫我亦有同好。惭愧当年号选锋。
(注五)

史佚天南一健翁。手栽兰桂植庭中。使人煞有梁鸿妒。绰约榴裙未褪红。

史佚天南一健翁。冯唐老矣不言功。却因早计谋生事。日望东归学作农。

史佚天南一健翁。日写麟经道未穷。定有群孙绕膝上。吵翁故事说兴中。

(注一) 曾与自由兄十次函往返商定兴中会创立时期。不雷同异说。

(注二) 太史公被刑日，其族人畏祸，因改姓冯。后此二姓繁于韩城。司马氏之后人也。

(注三) 借山谷句。

(注四) 赵甌北咏赞剑南，有句云晴霞散绮充满香。袭其意。

(注五) 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余忝为第二队先锋队长。

题词三

奉和自由兄六十三初度 并题《革命逸史》三集

温雄飞

行年七九未衰翁。少日豪华气益雄。胜论起予常绝倒。随时作剧亦和同。
十年奔走歌弹铗。三卷丛残惜爨桐。乱后携家仍是福。孙枝绕膝庆和融。

行年七九未衰翁。永忆前游叹未穷。蒿目黔黎沦水火。参帷隆准辨华戎。
断蛇久已完新命。击柱今犹未序功。惆怅稽勋成挫折。能无岩泽怨藏弓。

行年七九未衰翁。创业艰难在眼中。杀贼人咸输帑币。复仇力岂吝疲癯。
拾遗操简遍垂问。持论虚怀待折衷。金匱石藏宁有此。潜幽待访表孤忠。

行年七九未衰翁。勿向明时怨道穷。创业艰难原我辈。守成宏济付阿蒙。
蜗蛮争触殊堪笑。山水钓游政可同。俯仰无惭神自王。养生端在德符充。

行年七九未衰翁。矍铄酡颜唱大风。尽有豪情寄讽咏。尚能壮语忆污隆。
群尊国老荣天爵。时未共和恼此公。行乐及时宜自遣。便应耳顺与心通。

行年七九未衰翁。团聚家人逆旅中。笑抚孙曾争芋栗。平章息女作痴聋。
室虽容膝居无陋。语若烘堂意更通。夏午蝉鸣高枕卧。羲皇可傲北窗风。

题词四

六十三自题十二首

冯自由

行年七九未衰翁。幼侍孙公唱大同。细数同根多萎谢。空留后死叙丰功。
行年七九未衰翁。回想当年歌大风。无量头颅无量血。最怜鸣釜毁黄钟。
行年七九未衰翁。恪守前盟贯始终。安得金田旧畴侣。一堂高唱大江东。
行年七九未衰翁。太息民权尚落空。三十三年民主梦。几人继踵自由钟。
行年七九未衰翁。须发皤皤胜太公。何处渭滨可垂钓。满天鹰隼叹藏弓。
行年七九未衰翁。不为时艰感困穷。多难兴邦从古训。好凭天运自兴中。
行年七九未衰翁。蜷伏山城地一弓。水色岚光都在望。诗情文思两无穷。
行年七九未衰翁。壮志仍如万丈虹。食量兼人凌少壮。独怜双足不禁风。
行年七九未衰翁。遗恨稽勋大业空。日述见闻补残缺。可能左马远追踪。
行年七九未衰翁。赖有糟糠并白工。多病多愁多远见。良言时诫逞辞锋。
行年七九未衰翁。绕膝群孙待集中。预卜来年倭寇靖。故园同啖荔枝红。
行年七九未衰翁。翘待还都共庆功。战后万般皆入轨。雍熙长作太平农。

本书第三集大意

一、本书第三集系将香港《大风》旬刊，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华侨先锋》、《桂林党义研究》半月刊各杂志所载《革命逸史》，重新整理、汇集而成，并根据事实时期人物三者分别先后，另行编排。

一、本书第一二三集均附有多年珍藏之革命时代图画墨迹铜版百数十幅，除第一集初版是在香港排印，曾经插入外，其余第一集重版及第二第三两集皆在陪都排印，以物料缺乏，未能影印制版，殊属憾事。俟将来战后物料充足时，仍当妥善改印，尽量补充，以飨读者。

一、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史》下编早已脱稿有年，各地人士来书敦促出版者，堆叠盈尺，著者以环境及时势关系，未能早付剞劂，良用歉然。今特从下编内抽出可以发表之史料，先在本书次第披露，以供快睹。

一、本书所载史料，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分别录出外，其余概以己亥年（民国十三年）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多年保全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就中大部属于著者个人所独有，而为任何人所不知，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详，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二十年来迭蒙各公私文化机关及诸作家尽量采用，或编入党史，或选作教材，或改译语体，或演成剧本，具见拙作信而有征，殊深庆幸。惟拙作材料既大部为著者个人所独有，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甚望一般采用拙作人士分别注明出处，以重责任。掠美之讥，文人所耻，此为文明国家尊重出版权及著作权所应尔，愿共勉之。

一、本书可与民国十七年出版之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中二编互相印证参考，盖《开国前革命史》乃记述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而本书则特重团体组织结构及个人传记轶事，大足以补《开国前革命史》所未及。

一、本书第四集稿件亦已写作过半，预计一年内可以付梓，仍盼海内外诸老友继续列举所知，匡其不逮，至所欢迎。

一、本书于清朝年号概用甲子纪元代之，其下均注明公元后一九某某年，或民国前某某年，以资识别。大抵前在上海香港写作者多用公元注释，近在重庆写作者多用民国前某年注释，兹以急于出版，未能整齐一律，读者谅之。

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

孙总理在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兴中会第一次企图大举革命以前，奔走海内外各地，交游至广。兹调查总理自二十一岁（时为丙戌即一八八六年）肄业广州博济医院至三十岁乙未九月重阳广州失败日止之友好及兴中会同志姓名事略，分录如左，亦研究吾国革命史者至有价值之资料也。

姓 名	籍贯	职业	党派及社团
陆皓东	广东香山		兴中会
		原名中桂，与总理为总角交，后同创兴中会，为乙未九月广州革命流血之第一人。	
郑士良	广东归善	医生	兴中会
		号弼臣，与总理同学于博济医院，乙未之役专任联络会党。庚子（一九〇〇年）惠州三洲田之役实为主动。辛丑（一九〇一年）以暴病卒于香港。	
喜嘉利	美国	传教师	基督教
		总理十八岁在香港美国纲纪慎教会，皈依基督教，即喜嘉利牧师为之施洗礼，陆皓东亦同日受洗。	
区凤墀	南海	传教师	兴中会
		总理曾从之攻读国学，总理入基督教时，原名日新，其后区为改号逸仙，故在博济医院肄业及广州悬壶问世，均用逸仙名义。乙未一役之后，区旋供职香港华民政务司公署。	
嘉约翰	美国	医生	基督教
		博济医院院长，总理尝从之游一年。	
何瞭然	不详	教员	基督教
		博济医院化学教员，总理尝从之习化学。喜谈佛偈，常以“不有而有有而不有”一语作口头禅，总理尝屡效之，用作话柄。	
杨襄甫	新会	传教师	基督教
		博济医院助教，为该医院初期学生，博通中外史籍，总理甚敬仰之。民国成立后，曾任农林部参事，后仍充传教师如故，尝向总理条陈治国规模数次。	
尤裕堂	顺德	医生	基督教

博济医院初期毕业生，与总理颇友善，尤列即其族人。孙尤相识，是其介绍。

- 廖翼朋 惠州 商人 基督教
博济医院同砚，癸卯（一九〇三年）至日本，总理尝与同居，并为之介绍香港印务公司文裕堂代办货物生意。廖干癸卯年尝入三合会。
- 尤 列 顺德 舆图局员 兴中会
号少纨，别字令季，总理在博济时已相结识，时人以总理等四人好谈造反，称为四大寇，尤即其中之一人。
- 尹文楷 南海 医生 基督教
区凤墀之婿，与总理交谊最密，曾在天津西医学堂毕业，总理广州开设东西药局时，尹亦驻局医师之一。乙未失败后，总理所有医书皆存香港尹宅。总理亲属陈香菱曾寄寓尹家十载。
- 陈 白 新会 报界 兴中会
与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院同砚，字夔石，别号少白，世称四大寇之一也。长于文学，兴中会文告多出其手。己亥（一八九九年）在香港创刊《中国日报》，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
- 杨鹤龄 香山 商人 兴中会
世称四大寇之一，以好谈造反得名。有先代遗业在香港曰杨耀记，总理在港学医时，恒假其店为革命谈话所。民元南京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
- 康德黎 英国 医生 基督教
雅丽士医学院院长。总理于乙未失败后亡命至伦敦，为清公使龚照瑗诱禁于使馆，康得总理求援信，遂设法营救总理出险。
- 毛 生 英国 医生 基督教
雅丽士医学院教师，总理丙申（一八九六年）秋在伦敦遇难时适返英京，因与康德黎同救总理脱险。
- 黄康衢 广东 医生 基督教
吴杰模 福建 医生 基督教
二氏皆雅丽士医学院同砚。后在新加坡行医。庚子总理到新加坡时曾得其助力。
- 何 启 南海 律师 基督教
英国大律师兼医学博士，雅丽士医院即何为纪念其英籍亡妻雅丽士而设，尝在该院附设之医学堂任教授医学法律等科，故与总理有师生之谊。乙未兴中会举事之役，于对外宣传及起草英文宣言，大得其力。

关心焉	南海	医生	基督教	雅丽士医学院同砚，尝与世称四大寇，同摄一照，至今尚存。
郑汉淇	福建	医生	基督教	雅丽士医学院同砚，后赴菲律宾行医，辛亥（一九一一年）始入同盟会，并发刊《公理报》于小吕宋。
王泽民	东莞	医生	无	雅丽士医学院同砚，后赴南洋行医，因与保皇党人发生关系，故绝少往还。
曹子基	香山	商人	无	澳门商人，尝资助总理在澳门设立中西医局行医。
何穗田	香山	商人	无	澳门商人，尝资助总理在澳门设立中西医局行医。何性喜维新，其后康有为在澳门创保皇会及《知新报》，以何之助力为多。
江英华	新安	医生	基督教	檀香山土生，与总理在雅丽士医学院同砚，且同班毕业。
吴节薇	香山	商人	无	孙总理在澳门行医时，曾向镜湖医院立据贷借二千元为开办中西医院经费，吴曾签名为借款保证人。
陈赓虞	香山	商人	无	陈之父芳为檀香山巨商，与总理胞兄眉有友谊，故总理在澳门行医颇得赓虞之助。庚子后，陈少白在香港办报，与赓虞时有往还。
王煜初	东莞	传教师	基督教	常在香港道济会堂宣讲教理，总理因往听讲识之。煜初即王宠惠之父，乙未九月事败之前一日，总理尚赴广州河南友家婚筵，即煜初为其子宠光娶妇也。
程奎光	香山	水师统带	兴中会	程璧光之兄，曾任广东水师统带，甲午（一八九三年）总理及陆皓东、尤列、奎光、璧光、程耀宸、魏友琴、郑士良诸人尝假粤垣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扩风轩为秘密谈话所。乙未之役，奎光被逮，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而死。
程璧光	香港	水师舰长	兴中会	乙未九月广州之役，以未在粤参加得免。民四，任海军总长，民六，率海军南下护法，为桂军阀所暗杀。
程耀臣	香山		兴中会	与奎光兄弟同族，乙未之役，被逮后瘐死狱中。

魏友琴	归善	教员	兴中会	乙未之役，被悬赏通缉。
孙 眉	香山	农牧家	兴中会	总理胞兄，字德彰，别号寿屏，在夏威夷茂宜岛营畜牧，土人以茂宜王称之。总理在乙未一役，及以后诸役，屡屡得其接济。总理从事革命毕生无后顾之忧者，乃兄之力也。
郑官应	香山	绅士	无	字陶斋，在绅士中思想最新，有《盛世危言》之著，总理在甲午北上之前，先至上海，由郑介见王韬。
陈 南	香山	商人	兴中会	甲午冬随总理自檀香山返香港参加乙未广州之役，其后曾在《中国日报》服务。
简吉堂	香山	商人	兴中会	檀香山侨商，尝与总理拜盟为兄弟，乙未之役，颇得其助。
黄 桂	香山	商人	兴中会	与孙眉交厚，后曾任清副领事，无所表见。
杨文纳	香山	商人	兴中会	总理之母舅。总理至癸卯冬，始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团体，即杨进言之力。
郑 金	新安	商人	兴中会	尝任檀香山海关译员，与总理结识最早，且拜盟为兄弟。
郑 照	新安	商人	兴中会	郑金之弟，亦尝与总理拜盟为兄弟，近年归国，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委员。
邓荫南	开平	商人	兴中会	原名松荫，檀香山侨商，同志以其年高行三，金以三伯称之。乙未大举之前，尝鬻产得资万元，归国勤助义师，事败乃营建农场于香港屯门山，赖以自给。庚子之役，与史坚如谋在粤垣发动，屡败不馁，民国后尝任开平县长。
何 宽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檀香山卑涉银行华经理。总理在檀第一次开兴中会成立会，即假座何之寓所。
钟 宇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与总理在檀岛小学同学。后经营木厂致富。民三十三年仍在。
李 昌	香山	檀香山公务员	兴中会	

任檀岛政府英文通事。兼《隆记报》译员。兴中会成立奔走甚力。

刘 祥	新宁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	----	-------	-----

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会长。以后无所表见。

黄华恢	南海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	----	-------	-----

永和泰杂货店司事。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管库，后赴墨西哥经商。
曾列籍保皇会。

宋居仁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	----	-------	-----

夏百子	新会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	----	-------	-----

以上宋夏二人同于乙未年返国。参加乙未九月广州之役。

侯艾泉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	----	-------	-----

李 杞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兴中会
-----	----	-------	-----

以上侯李二人同于乙未年返国。担任运动香山会党响应广州起事。

林鉴泉	香山	檀香山报界	兴中会
-----	----	-------	-----

任《隆记报》编辑人。程蔚南大得其助。

李多马	惠州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	----	-------	-----

己亥年后列籍保皇会，为该会之中坚分子。癸卯后始觉悟脱党。

陆 灿	香山	檀香山报界	兴中会
-----	----	-------	-----

卫积盛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	----	-------	-----

李光辉	香山	檀香山公务员	兴中会
-----	----	--------	-----

黄绵凤	南海	檀香山商人	同上
-----	----	-------	----

何 旱	新安	檀香山工人	同上
-----	----	-------	----

程恒心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同上
-----	----	-------	----

曾 胜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	----	-------	----

陈孟谦	新会	檀香山商人	同上
-----	----	-------	----

叶桂芳	南海	檀香山商人	同上
-----	----	-------	----

尹煜传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	----	-------	----

黄庆培	开平	檀香山商人	同上
-----	----	-------	----

胡 妹	开平	檀香山工人	同上
-----	----	-------	----

李 月	新宁	檀香山工人	同上
-----	----	-------	----

陆望华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同上
-----	----	-------	----

巫恩福	不详	檀香山商人	同上
-----	----	-------	----

郑 发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	----	-------	----

古 义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	----	-------	----

梁 宾	香山	檀香山公务员	同上
-----	----	--------	----

郑仲昭	香山	檀香山公务员	同上
-----	----	--------	----

欧阳晃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同上
许振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黄二	南海	檀香山商人	同上
刘森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梁泽袍	香山	同上工人	同上
林辉	惠州	同上工人	同上
陈帝棠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程道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骆昶	新安	同上工人	同上
曹彩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李霭云	不详	同上公务员	同上
林德珠	不详	同上工人	同上
何义	不详	同上工人	同上
黄后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陈炳阶	新宁	同上商人	同上
程雨亭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伍云生	开平	同上商人	同上
邬秀	不详	同上工人	同上
胡廷	新安	同上工人	同上
张丁贵	惠州	同上工人	同上
李纶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伍珍	新宁	同上商人	同上
黄秋	南海	同上商人	同上
谭弼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容天煦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邝全	新宁	同上商人	同上
谭瑞	香山	同上工人	同上
容吉兆	香山	同上工人	同上
陆檀生	香山	同上工人	同上
刘登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黄卓山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陈天养	不详	农业家	同上
冯明	恩平	同上商人	同上
邓显德	开平	农业家	同上
邓合	开平	同上工人	同上

伍于洽	新宁	同上工人	同上
伍亚来	新宁	同上工人	同上
吴俊德	新宁	同上商人	同上
吴元德	新宁	同上工人	同上
黄 保	新会	同上工人	同上
刘 宗	开平	檀香山商人	同上
郑子见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林 培	开平	同上商人	同上
邓贵德	开平	同上工人	同上
邓华彩	开平	同上工人	同上
杨伯贵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刘罗发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赖 养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冯永明	新会	同上商人	同上
李润贵	不详	同上工人	同上
黄 木	不详	同上工人	同上
张 丁	不详	同上商人	同上
张福如	惠州	同上商人	同上
李 照	惠州	同上商人	同上
许 进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许帝有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陈五和	南海	同上商人	同上
黎显祥	新会	同上商人	同上
黄 纯	新宁	同上工人	同上
李 超	新宁	同上工人	同上
吴 桓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陈檻君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戴 贵	新安	同上商人	同上
李 林	新安	同上商人	同上
曾维高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杜守传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叶 金	不详	同上商人	同上
程宸臣	香山	公务员	同上
古 同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郑 仲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唐 雄	香山	同上商人	基督教	以前曾与总理在檀岛教会小学同砚。后偕总理在香港同日受耶教洗礼。
芙兰谛文	美国	传教士	基督教	总理在檀岛小学肄业时，任小学教师。总理归国时得其资助旅费。
威利士	英国	教育家	基督教	卑涉书馆校长。总理曾在是校毕业，生平笃信耶教，即受该校长薰陶之力。
菅原传	日本	传教士	基督教	任日本基督教会牧师。总理在檀与之结识。宫崎寅藏兄弟即其作函介绍。
刘 寿	新宁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唐 洪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刘 卓	新宁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谢万宽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黄 亮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卓 海	香山	檀香山税关译员	兴中会	
曹 寿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钟木贤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李 禄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邹德明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程蔚南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兴中会	与总理有戚谊，自总理于己亥冬函介梁启超与旅檀兴中会诸会员相识，诸会员遂多与保皇会发生关系；该处革命党势因而大减。癸卯总理重莅檀岛，旧同志如前往还者实极少数。时程方办一毫无宗旨之《隆记日报》，又号《檀山新报》，总理即凭借此报，亲自撰作论说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复由祖国延聘同志到檀主持笔政，革命党之阵容为之一新，程之力为多焉。
许直臣	香山	檀香山教员	兴中会	原名许翥，少赴檀香山营商。与郑金等同入兴中会，因与孙总理、李昌、郑金、程蔚南四人同拍照致被清吏指名通缉，乃易名垫辰，后任《隆记报》主笔。复创立华侨学校，华侨子弟多出其门。
陈 清	南海	横滨商人	兴中会	又名无辨清，于总理乙未春自檀香山归国舟次横滨时，与总理结识，旋回粤参加九月广州之役，事败后仍在日营小贸易。民国六

年，在广州长堤开设海珠酒店，为护法国会议员招待所。

冯镜如

南海 横滨商人 兴中会

总理甲午十二月途过横滨时，命其组织兴中会，及九月之役失败，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到日本，冯与其弟紫珊招待一切，被举为横滨兴中会长。

冯紫珊

南海 横滨商人 兴中会

镜如之弟，任横滨兴中会司库员。总理在广州失败后自日赴檀旅费，即冯氏兄弟资助之。

王 韬

吴县 文学家 太平天国幕僚

号紫诠，又号天南遁叟，俗传曾中太平天国状元。总理所撰《上李鸿章书》，于甲午秋北上过沪时尝谒王就正。

谭有发

三水 横滨商人 兴中会

字奋初，业裁缝商，因闻总理在船上大谈造反灭清，特登舟访谒，后偕冯氏兄弟组织横滨兴中会。

杨衢云

福建漳州 教员 兴中会

原名合吉，字肇春，少任侠好义，迭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及招商局总书记等职。庚寅（一八九〇年）与友谢纘泰等十人发起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为务，渐倡反清复明之说。总理于乙未春自檀岛回国，知杨等有志反清，遂约与合作，同组兴中会。是岁兴中会选举会长一职，杨派坚欲杨得会长，总理遂以此席让之。重阳起义之计划既败，乃亡命印度南非洲各地。庚子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联合组党，杨表示辞会长职，众乃公推总理为总会长。惠州三洲田之革命军败后，清粤督德寿派凶徒刺杀杨于香港结志街英文学舍，诸同志葬之于香港英国坟场，至今未迁。

谢纘泰

开平 商人 兴中会

字康如，庚寅岁与杨衢云同创设辅仁文社，乙未加入兴中会，深通英文。专任联络各西报记者，极为得力。乙未失败后尝任《南华西报》编辑，壬寅（一九〇二年）冬与洪全福李纪堂梁慕光等谋在广州大举，拟拥戴容闳博士为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其父属洪门前辈，亦是役主动人之一，失败后以忧愤死。民国后，纘泰久任港某洋行买办，著有英文《中国革命秘史》行世。

何汝铭

香山 教员 基督教

字星传，香港保罗书院院长，与总理及杨衢云、陈少白等友谊甚笃。

宋嘉树

琼州 传教师 基督教

号跃如，总理于甲午冬北上过上海时识之，即宋子文之父。

刘学询

南海 绅士 绅士^①

字问刍，清季进士，颇具帝王思想，甲午乙未间与总理时相过从，极欲总理拥之为汉族皇帝，总理以其思想陈腐，拒与合作。庚子拳匪祸起，总理及港绅何启等力劝粤督李鸿章脱离满清独立，刘时在李督幕府。亦奔走此事者之一人。

左斗山

番禺 商人 兴中会

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司理，耳聋而心热，凡上海广学会出版新书籍，均采运经售，言新学者咸集其门。总理初在粤垣行医，即悬牌于此。书楼内进，为基督教礼拜堂，乙未起事之文件器具多藏其中。事败后，左被捕入狱，由美领事保释。

廖德山

开平 博济医院 基督教
毕业医生

梁乾初

开平 博济医院 基督教
毕业医生

庞文卿

不详 医生 兴中会

在博济医学院与总理同砚，后佐总理任广州东西药局司理。

余育之

新宁 商人 兴中会

香港日新银号及跑马地愉园主人，乙未之役尝助义款万数千元。民国前数家已中落，近年任上海冠生园招待员。

黄咏商

香港议政局员黄胜之子，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定名曰乾亨行，即黄所建议，尝鬻其苏杭街洋楼作起事经费。

黎 德

英国 报界 无

香港《德臣西报》记者，对于革命外交赞助颇力。

邓 勤

英国 报界 无

香港《士蔑西报》记者，尝著论反对清政府，为当局告诫。

香忞文

美国 传教师 基督教

常出入圣教书楼礼拜堂，与党人过从甚密，乙未之役党人赖其传递消息，脱险者颇众。其子香雅各，现任岭南大学顾问。

王质甫

花县 传教师 兴中会

驻圣教书楼内礼拜堂牧师，乙未之役，以收藏军械失事，亡命日本，其后归粤，颇与官场中人往还，故党人避之若浼。

徐善亭

香山 牙医 兴中会

^① 原文如此。

周超岳	南海	商人	兴中会	初为辅仁文社会员，其后迭加入兴中会及同盟会。
朱贵全	不详	会党	兴中会	乙未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余人入粤在码头被捕，与陆皓东同日殉义。
丘 四	不详	会党	兴中会	乙未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余人入粤，事泄被捕，与陆皓东同日殉义。
程 怀	香山	工人	兴中会	
程 次	香山	工人	兴中会	
梁 荣	番禺	工人	兴中会	以上程怀等三人，均于乙未九月初十日在机关与陆皓东同时被执，因供认为在内佣工，且其状类工人，故清吏释之。
陈廷威	番禺	水师将弁	兴中会	曾在兵船充当大副，孙总理甲午到沪时，由郑官应介绍相识。乙未回粤参加义举，后数年自向粤督岑春煊投效，得充水师统带，因贿案被岑所杀。
朱 浩	清远	会党	兴中会	
汤 才	花县	会党	兴中会	
陈焕洲	南海	会党	兴中会	
李 芝	南海	会党	兴中会	
吴子材	潮州	会党	兴中会	
莫 亨	顺德	会党	兴中会	
黄丽彬	清远	会党	兴中会	
大炮梁	清远	会党	兴中会	
朱 淇	南海	教员	兴中会	字篆孙，兴中会之讨满檄文稿，系出其手笔，朱之兄颀生充粤垣清平局委员，知乃弟与党人密谋起事，竟向清吏告变，希图升官发财，是为乙未失败原因之一。事后党人莫不集矢于朱淇，叱为不义。朱乃走青岛创刊《胶州日报》。旋至北京，继设《北京日报》。民国成立，香港《中国日报》移粤尚重提朱卖友旧事，区凤墀乃专函为其辩冤，谓是乃兄个人所为，与朱无关云。
容星桥	香山	商人	兴中会	容闳老博士之侄，乙未后数年，任汉口俄国某洋行买办，庚子唐才常、林圭谋在鄂省大举，总理事前曾函介林圭见之，富有票一役颇

得其助。是岁七月唐、林等事败殉义，清吏同时派兵捕容，容化装轮船运煤苦力得免。其后任香港文裕堂及大新公司司理。

杨心如

香山

商人

兴中会

任台北永乐町美时洋行买办，乙未失败，经商台湾，陈少白于丁酉（一八九七年）到台湾，颇得其助。

以上所述，只以乙未九月重阳日广州革命失败之前为限。自乙未九月失败之后，总理足迹遍天下，所结识中外豪俊，盈千累万，难更仆数。至兴中会会员，则自乙未失败后至庚子八月惠州革命军起之六年间，经总理及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等收揽者，实繁有徒，然大体尚斑斑可考，容俟调查续布。若夫庚子八月以至辛亥革命，中间经过同盟会所发动诸役及海外侨胞之参加，义风所播，趋之若鹜，殊非片纸所能殚述者矣。

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

孙总理于民元前十八年甲午冬手创兴中会于檀香山，为当年兴中会员及今日一般国民党员周知之事实。而总理遗教中且有“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之自述，则是檀香山之为兴中会发源地，可谓毫无疑义。余于民元前十七年乙未九月兴中会第一次在广州举义时，方十四岁。是年秋冬间，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两先生亡命至横滨，与吾父镜如公组织驻日兴中分会，且同下榻于余家所设之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印刷店。余因是得与总理及陈、郑两先生朝夕亲炙，并熟聆兴中会先后创设于檀岛香港之故事，获益良多。民十七年及二十五年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相继出版，二书均叙述檀香山为兴中会发源地，盖纪实也。近阅《中央周刊》第五卷第三十四期，始知有人主张兴中会于民前二十年创于澳门之新说，尤以吾友邹君海滨持之最力。是说倘能成立，诚不失为党史上之新发见，然而事实具在，无可移易。余为兴中会员目前生存十数人中之一人，存真守璞，责无旁贷，谨抒管见，并提出物证人证为发生异议者一解释之。

考邹君海滨所主张“兴中会于民前二十年创于澳门”之说，其唯一之论据，为在伦敦出版之总理自著《伦敦被难记》一书，是书原本为英文，上海民智书局及其他书局多译出出售，惟译文各有不同。邹君所根据者，大概为民智书局或三民书局译本，其译文为：“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云云。然细观英文原文，则译文与原意义相差太远，且有画蛇添足之嫌，兹录载英文原句如下：

It was in Macao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

此段英文原意，应译作“余早年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之存在，此种政治运动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国党之形成”，方不失真。盖原文只称“少年中国党”，而并无兴中会三字，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有同风马牛，兴中会始终未闻有少年中国党之英文名称，固不得武断谓兴中会即《伦敦被难记》所谓少年中国党也。又英文原本并无“其宗旨在改造中国”一句，译本故意添入此语，尤为画蛇添足。各书局之译者以不解英文原意，勉强附会为兴中会以迎合潮流，可谓大误。而读译本者不知译本误译，竟从而错认“少年中国党”一语之普通名词为后二年产生之兴中会。则尤大误特误矣。故主张“兴中会于民前二十年创于澳门”之说者，如不能证明兴中会附有英语“少年中国党”之名称，及提出少年中国党即是兴中会之相当考证，则其说可谓根本不能成立，应自宣布取消其主张可也。

考《被难记》所述，“余早年在澳门知有一种政治运动之存在，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国党之产生”一语，实为总理当日对英人之外交措辞。盖香港乃清末四大寇多年放言无忌之政谈所，亦为兴中会本部之策源地，乙未九月广州一役虽经营失败，然党中潜势力犹密布于广惠各属，仍恃香港为卷土重来之出发点。香港既为英人殖民地，其官吏时有压迫党人以交欢清政府情事，总理为未来策动起见，不得不讳言香港二字，而以澳门代之。实则《被难记》所述“早年余在澳门”一段文字，澳门二字当作香港读之，始无悖于事实。在《孙文学说》第八章亦有“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之自述，可知总理当日不便直承为兴中会首领，且讳香港为澳门，因别有苦衷也。

或疑《被难记》所称“少年中国党”为当时一种政治运动之固有团体，亦属大误。盖“少年某国某政团”一语，乃东西各国维新党之普通名词。自玛志尼创设“少年意大利”之后，他国改革政治之团体，以少年某国自称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国志士之自称“少年中国”者，尚在土耳其之先。民前十年壬寅秦毓璠、程家桢、叶澜及余等在东京发起中国青年会（与耶教青年会性质不同），其英文名字即为 Young China Association。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之笔名，自号“少年中国之新民”。民前二三年己酉庚戌间旅美同盟会员李是男等组织“少年学社”及《少年中国报》于旧金山，其英文名字均称：Young China。此足证明“少年中国”之一名词，实为我国维新党之通称，且在民前十七八年以前我国稍具政治性质之团体，尚无革命立宪，排满保皇及急激和平之分。康有为所设南学会、强学会，杨衢云、谢纘泰等所设辅仁文社，尤列所设兴利蚕子公司，总理所设农学会，皆可以维新党称之，即名之曰少年中国党人之组织，亦无不可。就中总理之组织农学会于广州，其目的在于交结官绅以进行

革命工作，时在澳门行医后二年，及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一年，实为兴中会之别动队。由上所述，可知总理所称“少年中国党”，乃当日一般维新志士之通称。在民前十八年甲午以前，吾国持激烈主义之志士尚无此种团体结合。康有为所设之南学会强学会，公然以请愿变法为号召，旗帜似较鲜明，特总理以康有为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势难与之合作耳。

关于兴中会始创之地点及时期问题，当以民二十一年《陈君少白答复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一书为最有力之文证。在总理肄业香港雅丽士医校时期，及兴中会成立前后，诸同志中与总理关系密切者，以陈君为最，总理实不啻倚之为左右手，其言至有价值。今录原书于下，以供考证：

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先生鉴：来示敬悉。承问兴中会创立年期。查逸公系于甲午夏威夷岛（檀香山）吹唱革命，此会实创于是时。是年底由檀返香港。翌年乙未正月僦屋士丹顿街，系继续开会而已。汉民君壬寅之说，去事实略远。

逸公毕业于壬辰之秋，旋问世于澳门，癸巳创东西药局于羊城，甲午去羊城而之上海，稍作逗留，遂往檀山。壬、癸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冯自由君乙未之说，应系指回国后而言，仍非事实也。（自由按：党史会去函似有误会，盖余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系于民十七年出版，已明载兴中会于甲午冬创设于檀香山，而兴中会本部则于翌年乙未正月成立于香港矣。）肃此。敬复著祺，陈少白拜启。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吾人只据陈君函中“壬、癸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一语，便足以打消“民元前二十年兴中会创设于澳门”之异说而有余。其他之研讨，特无关宏旨之枝节问题耳。陈君谓总理于甲午夏从上海赴夏威夷一节，中间尚漏去“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条陈变法无效”等事。据陈君以前告余谓总理于甲午春因在广州药房业亏折，失意归乡，十余日后，忽来香港，持所撰《上李鸿章书》草稿相商，旋偕陆皓东赴上海，复北上至天津，由罗丰禄介绍求谒李鸿章，条陈改革，以李拒绝延见，遂南下而之檀岛云云（事详余著《开国前革命史》）。证以陈君此函，则总理是岁之旅程，可分五期：即春间从香港至上海，夏间从上海至天津，秋间从上海至檀岛，而抵达檀岛则在秋冬间矣。嗣兴中会成立，遂于年底首途回香港，组织乾亨行为实行机关。故兴中会于甲午冬始创于檀岛之事实，洵为确凿不磨，毫无疑义。

此外尚有二种理由，足以证明兴中会创于澳门一说，为不足信。兴中会为反清复汉之革命团体。总理既联合同志结盟组党，其誓词曰“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则是从兴中会成立之日起，便与满清势无两立，决无再向满清督抚上书请愿改革朝政之理。由此可知总理北上求谒李鸿章之前，尚未有兴中会之组织彰彰明甚。又考总理在澳门行医，时期为民前二十年壬辰。主张兴中

会于澳门之说者，殆谓兴中会之创设即在总理行医于澳门时期，其理由亦至薄弱。盖开会立党必须联合生平志同道合之密友，而后可以成立具体之组织；今乃并生平密友如所谓四大寇者亦未参预，则此种团体之有无产生，更可知矣。以余所知，当日总理在澳门所结交者，仅有镜湖医院之少数绅商何穗田、吴节薇、陈庚如等，此辈徒知利禄，毫无国家思想，岂可与言排满复国。故主张兴中会创于澳门一说，即无异谓总理于民元前二十年脱离旧日同志，一人自创设兴中会于澳门，此必不可能之事也。稍明兴中会掌故者，当无不洞察其说之无以自圆矣。

要而言之，欲探求兴中会之掌故，首宜向旧日之兴中会员详征博引，乃可得其真相。若徒恃误译原文之译本而遽下断语，则犹隔靴搔痒耳。查现在生存之兴中会员尚有十余人，请试举其姓名地址，以供发生异议者之谘询可乎。计在檀香山入会者，有郑照、许直臣、钟宇、曾长福四人；郑、许、钟三人均于甲午冬加盟，曾君则于民前九年癸丑加盟，郑、钟、曾三君现在檀岛，许君则于前岁香港沦陷后由港移居澳门。在香港入会者，有余育之一人。余君系乙未春加盟，现在上海冠生园供职。在日本横滨入会者，有温炳臣、黄焯民及余三人，均于乙未冬加盟；温君现仍居横滨，黄君于抗战后归国，现居澳门。在南非洲尊尼士堡埠入会者，有霍胜刚一人，现仍在香港经营萃文书店。其他硕果仅存可屈指数者，寥寥无几。则是目前生存之兴中会员，至多不过十数人而已。吾愿今之发生异议者，更向目前生存之兴中会员一一请益，自可获得无数兴中会成立前后之新资料，当较误读错译之《伦敦被难记》为优胜万万也。

此文乃应中央党史会之谘询而作，盖自邹君海滨对于总理所述“赴檀岛创立兴中会”之遗教发生异议后，党史会因之开会研究多次，对于兴中会首创之地点问题，迄未解决。迨余于去冬自香港脱险来渝。张君溥泉特访余征取意见，余即以上述理由分别答之。张君颇以为然。最近党史会为此问题，先后召集委员会及小组会，讨论此事，闻列席诸同志无有赞同兴中会创于澳门之主张者，足见此种异议已无成立之余地。余于党史会为纂修。于邹君为良友，抱残守缺，固属义不容辞，辩惑释疑，亦为势非得已。用是不得不根据事实，以阐明一切。倘邹君及二三发生异议者更能提供别项新证件，以自圆其说，则余极愿相与再事研讨，以重史信，是亦吾辈应有之责也。

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

清季革命党人之从事革命建国工作，可大别为二大时期：从甲午（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可以

谓之兴中会时期。从乙巳六月同盟会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可以谓之同盟会时期。在此两时期中之革命同志，非一定为兴中会员或同盟会员，凡曾参加组织团体发动义师著作文字捐助餉项等革命工作者，皆得谓之革命同志。举例言之，在兴中会时期，除兴中会外，尚有庚子（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林锡圭等之自立会；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章炳麟、秦力山等之支那亡国纪念会；壬寅十二月洪全福、梁慕光、李纪堂等攻取广州之运动；壬寅秋叶澜、董鸿祚、秦毓璠等之东京青年会；癸卯（一九〇三年）冬胡华亭、黄吉亭、刘贞一等之日知会；甲辰（一九〇四年）秋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等之华兴会及同仇会；甲辰冬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等之光复会等等，皆在革命史上著有相当之劳绩。不过兴中会倡义最早，足以领导全国后起之同志，群集于革命排满之鹄的耳。故从甲午冬至乙巳六月之十年间，可以统括称之为兴中会革命时期。

更就兴中会历史而言，除最初甲午（一八九四年）乙未两年孙总理、杨衢云等收揽之首义党以外，乙未九月广州失败后，海内外各地设分会者只有数处。计孙总理经手设立者，有横滨兴中会，会员仅冯镜如、谭发等三十余人，余其一也。杨衢云经手设立者，有南非洲英属数埠之兴中分会，会员有黎民占等数十人。陈少白经手结纳者，有台湾赵满潮吴文秀容祺年数人，此外则为参加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及广州史坚如轰炸抚署两役之将士，为数亦复不多。孙总理于癸卯秋尝为余言，兴中会自惠州一役失败后，极少收揽党员，只于壬寅冬在安南河内收得黄隆生、罗惇、杨寿彭数人，及癸卯甲辰两年间在檀岛旧金山收得曾长福、黎协、邝华汰等三十余人云。故总理于庚子九月至乙巳秋，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如癸卯（一九〇三年）冬所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学生，及乙巳春夏间所组织之留欧革命团体会员，其誓章皆未列入兴中会三字，即其明证也。入民国以来，兴中会员相继凋谢，及今生存可稽者，屈指不过十余人。惟闻近年尚有人假借兴中会名义在粤活动者，就余所知，当辛亥广州光复之后，尝有黠者多人拥戴孙总理之兄眉，以恢复兴中会相号召，此辈实与辛亥光复后之同盟会员性质相同，事实上皆不能谓为与清季革命工作有关系也。

可称为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者，约分五种：一为兴中会员，二为其他革命团体之会员，三为宣传革命之各日报杂志记者及出资者，四为捐助餉糈者，五为虽未入党而曾担任相当工作者，此外尚有一种为初年曾经提倡革命有功，而后乃变节媚虏，如梁启超、欧榭甲、刘光汉等人者。在浅见者流，或以为不当厕诸群贤之列，然功是功，罪是罪，事实具在，不容抹煞。仍当据实直书，以全公道，知我罪我，所不计也。

在兴中会时期十年之间，又可划分为前半期及后半期，从甲午冬檀香山兴中会成立至庚子秋惠州革命军失败为前半期，从庚子秋惠州革命军失败至乙巳六月同盟会成立为后半期。今就此两半期之革命同志，依次表列其姓名籍贯职业组织

事迹如左：

（一）兴中会前半期之革命同志

姓名	籍贯	职业	组织	年代				
孙 文	广东香山	医生	兴中会	甲午（一八九四）				
考孙总理在甲午前求学及业医时代，已有改造新中国之志。但其下推翻满清政府之大决心，则在甲午中日战役期间上书清直督李鸿章之后。是年冬十一月发起兴中会于檀香山。乙未正月复设立兴中会总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是为兴中会开始实行工作之第一阶段。至总理生平事迹已散见诸书。兹不赘述。								
陆皓东	郑士良	区凤墀	杨襄甫	廖翼朋	尤 列	尹文楷	陈 白	杨鹤龄
何 启	关心焉	郑汉淇	程奎光	程璧光	程耀臣	魏友琴	孙 眉	简吉堂
陈 南	杨文纳	郑 金	郑 照	黄 桂	邓荫南	何 宽	钟 宇	李 昌
刘 祥	黄华恢	宋居仁	夏百子	李 杞	侯艾泉	林鉴泉	李多马	陆 灿
卫积盛	李光辉	黄绵凤	何 旱	程恒心	曾 胜	陈孟谦	叶桂芳	尹煜传
黄庆善	胡 妹	李 月	陆望华	巫恩福	郑 发	古 义	梁 宾	郑仲昭
欧阳晃	许 振	黄 二	刘 森	梁泽袍	林 辉	陈帝棠	程 道	骆 癸
曹 彩	李霁云	林德珠	何 义	黄 后	陈炳阶	程雨亭	伍云生	郭 秀
胡 廷	张丁贵	李 纶	伍 珍	黄 秋	谭 弼	容天煦	邝 全	谭 瑞
容吉兆	陆檀生	刘 登	黄卓山	陈天养	冯 明	邓显德	邓 合	伍于洽
伍亚来	吴俊德	吴元德	黄 保	刘 宗	郑子见	林 培	邓贵德	邓华彩
杨伯贵	刘罗发	赖 养	冯永明	李润贵	黄 木	张 丁	张福如	李 照
许 进	许帝有	陈五和	黎显祥	黄 纯	李 超	吴 桓	陈槛君	戴 贵
李 林	曾维高	杜守传	叶 金	程宸臣	古 同	郑 仲	菅原传	刘 寿
唐 洪	刘 卓	谢万宽	黄 亮	卓 海	曹 寿	钟木贤	李 禄	邹德明
程蔚南	许直臣	陈 清	冯镜如	冯紫珊	王 韬	谭有发	杨衢云	谢纘泰
宋嘉树	刘学询	左斗山	庞文卿	余育之	黄咏商	黎 德	邓 勤	香忞文
王质甫	徐善亭	周超岳	朱贵全	丘 四	程 怀	程 次	梁 荣	陈廷威
朱 浩	汤 才	陈焕洲	李 芝	吴子材	莫 亨	黄丽彬	大炮梁	朱 淇
容星桥	杨心如							

以上陆皓东等一百七十三人皆为兴中会会员或赞助革命之同志。其籍贯事略，已载拙著《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中。兹不赘述。

赵明乐 新会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 基督教徒，广福源商店店主。孙总理乙未九月失败后，亡命至日本，尝持教友介绍函见之。横滨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司库不就。
- 赵峰琴 新会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基督教徒，明乐族弟，亦广福源号店主，被举为横滨兴中会书记。后尝组织华侨学校，与康徒主持之大同学校相抗衡。
- 黎炳垣 南海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字焕墀，法国邮船公司横滨支店买办。庚子后孙总理常假其寓所为通讯机关，并以家事托之。横滨兴中会员始终未脱离关系者，只有数人，黎其一也。己酉春在横滨逝世。
- 温遇贵 南海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某洋行买办，温炳臣其侄也。
- 温 芬 南海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字炳臣，在某洋行任职，孙总理寓横滨时常在寓所充任招待。近年仍在日营煤炭生意。民二十四年冯自由赴日养病，尝过横滨访旧，时该埠兴中会员生存者，只剩炳臣及黄焯文二人，年皆逾七十矣。
- 陈 才 南海 横滨侨 商兴中会 乙未
营包裹生意。陈和之兄也。
- 陈 和 南海 横滨侨 商兴中会 乙未
绰号大泡和，业打包工人，尝为孙总理管理庶务，总理往来日本南洋间辄携之行。丙午后再在南洋逝世。总理尝戏撰一联曰，“陈和叔冷巷失鞋”，即指此人。
- 黎简卿 南海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黎炳垣之叔，东昌打包店店主。
- 梁达卿 南海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广万泰商号店主。入会未久，即不生关系。
- 郑晓初 香山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某英国保险公司买办，入会未久，即不生关系。
- 黄焯文 香山 横滨侨商 兴中会 乙未
英国邮船公司买办，民国后，任国民党横滨支部长多载。
- 冯懋龙 南海 留学生 兴中会 乙未
字建华，十四岁从父命入会。时在乙未十月横滨兴中会成立后二星期，誓章上即用原名“懋龙”二字。至己亥（一八九九年）冬，始易名“自由”。当时孙总理尝语其父镜如，谓入会者以懋龙为最年幼。语详《革命逸史》自序。
- 王 炽 番禺 南非洲商人 兴中会 丙申（一八九六）

王 进	番禺	商人	同上	丙申
陈 妹	顺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何 帜	顺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马子方	顺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马 康	顺德	商人	同上	丙申
何 益	顺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江 均	顺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何 禧	顺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梁伯佳	顺德	工人	同上	丙申

以上王炽等十人皆南非洲华侨，于丙申年杨衢云游非洲时，与黎民占同时入会。

张 果 香山 横滨侨商 基督教 戊戌（一八九八）
字能之，日本邮船公司买办，与总理有通家之好，其女阿娥，尝拜总理为谊父。

陈植云 南海 横滨侨商 兴中会 戊戌
人和洋服店及永乐酒楼东主，党人集会聚餐常假座永乐楼举行之。

翟美徒 广东 横滨侨商 中和堂 戊戌
某德国洋行书记。陈少白、尤列等在横滨号召工界成立中和堂，以抵抗保皇会，翟曾被举中和堂会长。

杨少佳 香山 横滨侨商 中和堂 戊戌
某洋行职员，中和堂之成立，颇得其力，横滨华侨学校教员杨计伯，即其弟也。

鲍 唐 香山 横滨侨商 中和堂 戊戌
业裁缝店，有号召工界之能力，中和堂之中坚分子也。

黎民占 广东 南非洲侨商 兴中会 丙申（一八九六）
乙未失败后，杨衢云尝在南非洲英属数埠创立兴中会，黎尝鬻产随杨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自杨殉义后，无人能知当时南非洲党务，今日所知该处会员姓名，只有黎民占、霍汝丁等三数人耳。

霍汝丁 广东 南非洲侨商 兴中会 丙申
号胜刚，民元后回国，在港创设萃文书庄于香港荷理活道六十号，至今尚存。

宫崎寅藏 日本熊本 学者 兴中会 丙申
号滔天。与孙总理及陈少白相识在丙申年后，日本志士赞襄吾国革命事业者，以此君为最努力。从戊戌年至民十四总理逝世，未尝少懈。著有《三十三年之梦》，述参加吾国革命颇详。

平山周	日本	学者	兴中会	丙申	与宫崎同时结识孙总理，戊戌政变，尝至北京救梁启超出险，后偕毕永年赴湘鄂各省交结秘密会党，至丁未（一九〇七年）因事与总理不合，往还渐疏。
章炳麟	浙江余杭	学者	《台北日报》	丙申	字枚叔，号太炎。丙申与梁启超、汪康年同发刊《时务报》于上海。戊戌政变以党祸避地台湾，始在《台北日报》高唱排满。己酉（一九〇九年）秋至日本，由梁启超介绍与孙总理相识。庚子与唐才常等在上海开设国会，因宗旨不合，愤然剪除辫发。壬寅与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组织支那亡国纪念会于东京。癸卯以上海《苏报》案系狱三载，丙午出狱后，始加入同盟会，兼任《民报》总编辑。
谭嗣同	湖南浏阳	学者	无	丁酉（一八九七）	字复生，戊戌政变被杀六士之一。著有《仁学》一书。提倡排满及改造社会甚力。
容祺年	香山	台湾侨商	兴中会	戊戌	戊戌夏，陈少白至台湾，以同志杨心如之介绍，收揽兴中会员数人，即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数人也。
吴文秀	福建	台湾侨商	兴中会	戊戌	
赵满潮	广东	台湾侨商	兴中会	戊戌	
梁启超	新会	学者	《清议报》	己亥（一八九九）	戊戌政变后，梁亡命至日，己酉春，由宫崎寅藏介绍与孙总理相识。是岁秋与总理会商组织新党事，以康有为压抑而止。辛丑（一九〇一年）发刊《新民丛报》及《新小说》，鼓吹破坏论及民族主义颇力。及由新大陆东归，宗旨顿变，乃有“吾游美国而梦俄罗斯”之怪论。在壬寅以前，国内青年受其学说影响最巨。
韩文举	番禺	学者	《清议报》	己亥	字树园，笔名扞虱谈虎客，康徒中主张急激主义者以韩为最，其言论常见于《新民丛报》初期。
欧榘甲	归善	学者	《清议报》	己亥	字云樵，笔名太平洋客，初在横滨《清议报》鼓吹汤武革命，为其师康有所斥。辛丑壬寅间，在北美创刊《大同日报》。主张广东独立，后有《新广东》一书印行，甚博世人欢迎。其后宗旨顿变，迭在旧金山《文兴报》及新加坡《总汇报》反对革命，前后如出两人。

- 罗 普 顺德 留学生 《清议报》 己亥
字孝高。尝在《清议报》译述日人柴四郎所著《佳人奇遇》一书。又托名羽衣女士，撰《东欧女杰》小说，均属倡导革命之作。
- 张智若 广东 留学生 《清议报》 己亥
康徒中以运动绿林会党著名，与孙总理陈少白往还颇密。
- 罗伯雅 广东 学者 《清议报》 己亥
在康徒中亦以运动绿林会党著名，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世称上书请求康有为退休之康门十三太保，罗即其一也。
- 梁子刚 广东 留学生 《清议报》 己亥
横滨福生泰号少东主，尝拜康有为门下。己亥梁启超与孙总理高谈革命时，梁亦兴高采烈之一人。
- 毕永年 湖南长沙 学者 兴中会 戊戌
字松甫，湖南拔贡生，与湘鄂会党关系至深，谭嗣同倚之如左右手。戊戌政变后东渡，谒孙总理加入兴中会，并引湘鄂哥老会龙头李云彪、辜鸿恩等多人至香港共图大举。后以李、辜等多惟利是视，愤然遁迹普陀，披剃为僧，释名悟玄。
- 周善培 浙江诸暨 政界 无 己亥
字孝怀，尝佐岑春煊幕府，好谈新政，己亥秋由梁启超介绍与孙总理相识。
- 钱 恂 浙江 政界 无 己亥
字念劬，与章炳麟梁启超均属旧交，为钱玄同之兄，好谈新学，己酉任驻日留学生监督。由梁启超介绍与孙总理相识。
- 唐才常 湖南浏阳 学者 自立军 己亥
字佛尘，尝任长沙时务学堂教授，戊戌政变后，日谋举兵独立。己亥秋东渡，由毕永年介见孙总理商量合作，庚子在上海创立正气会为运动机关，又组织自立军于湘鄂皖各省，以欲得康梁自海外接济，故又号勤王军，是年七月汉口宝顺里总机关事泄失败，唐及同志殉难者二十余人。
- 史坚如 番禺 学生 兴中会 己亥
原名文纬，澳门格致书院（即今岭南大学之前身）学生，初由日人高桥谦介见陈少白、杨衢云，遂入兴中会。庚子夏，孙总理令与邓荫南共图攻夺广州。是岁闰八月，惠州革命军起，坚如乃埋炸药于抚署后楼房，谋炸粤抚德寿，期以牵制清军。弹发而德寿不死，坚如旋被逮，死之。是为九月初六日事。
- 史古愚 番禺 学者 兴中会 己亥

坚如之长兄，坚如之从事革命工作，与有力焉。辛亥秋，广东光复，任粤海关监督。

史憬然 番禺 医学生 兴中会 己亥
坚如之妹，办事沉毅勇敢，为坚如之大助。辛丑在广州染疫，死于其戚张竹君所创之医院。

林锡圭 湘阴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述唐，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己亥秋东渡，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是岁冬应唐才常命回国主持自立军事，凡对于湘鄂皖发动计划，多出其手。尝规定汉口为中军，林自统之，及事泄，与唐才常同罹于难。

秦力山 长沙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原名鼎彝，号巩黄，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庚子夏北上，运动义和团反清复汉，不成，乃赴汉口加入自立军，担任皖省大通发难之责。七月十五日，在大通先期举兵与清军剧战三日，以援绝解散。辛丑在东京发刊《国民报》，壬寅与章太炎组织支那亡国纪念会。乙巳南渡缅甸，主持《仰光新报》，所撰《革命箴言》，启迪华侨甚有力，丙午在滇边病死。

李炳寰 湖南慈利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己亥冬返国，庚子与唐才常同时殉义。

田邦璇 慈利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均一，与林锡圭等同砚，己亥冬返国。庚子自立军之役，任安庆发难之责，与唐、林等同日遇害。

蔡忠浩 湖南武陵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述珊，与林锡圭等同砚。庚子汉口事败，在湘被逮死之。

黎科 香山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泽舒，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己亥东渡入东京帝国大学，冬间闻唐才常谋在湘鄂举义，毅然赴之，与唐同日就义。

郑葆丞 福建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幼周，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己亥肄业东京日华学堂，与林锡圭同赴汉口，事败同日殉义。

傅慈祥 湖北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良弼，武昌自强学堂学生。己亥东渡入成城学校，是岁冬返国，参加自立军之役，与唐、林同日殉义。

蔡丞煜 直隶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蔚文，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己亥东渡入东京日华学堂。旋赴汉口参加自立军之役，与唐、林同日就义。

戢翼翬 湖北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元丞，戊戌以官费留日，为公使馆学生，与孙总理往还最密，庚子秋，参加自立军之役。事败避匿友人家得免，留东学界出版之《译书汇编》及《国民报》皆其主持之。辛丑，复在上海发刊《新大陆》月刊，亦鼓吹革命排斥保皇之作。

安煌琮 不详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南洋公学学生，己亥入东京日华学堂，庚子秋归国，死于汉口富有票之役。

沈翔云 浙江乌程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虬斋，湖北自强学堂学生。己亥以官费派赴日本，与孙总理往还至密。庚子秋参加唐才常之役，至上海而事败。其后发刊《国民报》于东京，旋游香港南洋，以所图屡失败，遂息影故里多载。辛亥上海光复，任都督府参谋。癸丑秋，民党败挫，匿居沪租界，为护军使杨善德诱杀。

吴禄贞 湖北云梦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字绶卿，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庚子曾参与自立军之役，事后甚为鄂督张之洞所忌。毕业后归国，渐擢至陆军统制。辛亥武昌举义，山西响应，清廷以吴继任晋抚。吴屯兵石家庄，谋与张绍曾共袭北京，为清廷所遣刺客暗杀。

刘百刚 湖北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日本士官学校学生，与庚子唐才常之役，亦有关系。

吴念慈 湖北 留学生 自立军 己亥

日本士官学校学生，与庚子自立军有关。

沈 荃 长沙 学者 自立军 己亥

字禹湘，湘中名士。庚子六月，唐才常在上海邀请维新志士开国会于张园，沈被举为干事，旋被推任自立军右军统领，在新堤发难，是岁八月闻汉口事败，急举兵应之，以失援溃散，只身走北京，创设报馆。丁未（一九〇七）六月，以揭发中俄密约为清西后刑毙杖下。

容 閔 香山 学者 上海国会 庚子（一九〇〇）

字纯甫，我国最老之留美学生，尝先后谒太平天王洪秀全及清督抚曾国藩、国荃兄弟，请推行新政，均不见用。庚子六月，唐才常等在沪召集国会，举为会长。壬寅（一九〇二年）冬，洪全福、李

纪堂等谋在粤大举，拟发动后推为大总统，其后在美国病故。

李纪堂 新会 商人 兴中会 庚子

原名柏，香港富家子，乙未秋孙总理亡命东渡，纪堂时任日本邮船公司买办，闻总理名，亲至船上送之。庚子三月，由杨衢云主盟加入兴中会，惠州三洲田之役及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前后助饷数十万，家业由是中落。香港《中国日报》得以维持不蹶，亦纪堂之力为多，民三十二年在重庆病故。

李云彪 湖北 会党 哥老会 己亥

哥老会腾龙山堂龙头，由毕永年介绍至香港与兴中会合作，共举孙总理为总会长。庚子秋，复与唐才常同谋大举，于事未失败前已先后离异。鄂督张之洞通缉党人名单，李亦有名。

杨鸿钧 湖南 会党 哥老会 己亥

辜鸿恩 湖北 会党 哥老会 己亥

辜仁杰 湖北 会党 哥老会 己亥

李和生 湖南 会党 哥老会 己亥

张尧卿 湖南 会党 哥老会 己亥

师 襄 湖北 会党 哥老会 己亥

以上杨等七人均哥老会各山堂龙头，事迹与李云彪略同，兹不复述。

田野橘次 日本 报界 《同文沪报》 己亥

上海《同文沪报》社长，抨击清政府甚力，庚子唐才常及一般维新志士恃为喉舌。

甲斐靖 日本 教员 自立军 庚子

庚子汉口自立军之军事顾问，与唐才常同在汉口机关被逮，后由清吏移交日领事馆。

杨少欧 南海 报界 《中国日报》 己亥

己亥冬，陈少白在香港始创《中国日报》，杨亦编辑人之一，其后曾赴青岛办报。

陆伯周 番禺 报界 《中国日报》 庚子

号文冲旧侣，香港报界之老记者，《中国日报》之外，兼任《中外新报》编辑，约在《中国日报》任职一年。

洪孝冲 番禺 报界 《中国日报》 庚子

号龙津小隐，别署敦煌五郎，亦香港报界之老记者，在《中国日报》任职未久，后任《中外新报》、《大光报》等编辑多载。

陈春生 广东 报界 《中国日报》 庚子

任《中国报》记者十余载，在《中国日报》服务以陈为最久，故收藏革命史料最称丰富。

区灵生 广东 报界 《中国日报》 庚子
初在《上海时》务报任英文翻译。及《中国日报》出版，乃回港任译员。

林文庆 福建同安 医生 无 庚子
南洋英属有名之医学博士，与孙总理为旧识，庚子夏日人宫崎寅藏至新加坡，康有为诬为暗杀党，请英吏下之于狱。孙总理在西贡闻讯，亲至新加坡谒英吏保释之，林之力为多焉。

曾根俊虎 日本 武官 无 丙申
系一退职海军大尉，曾居中国北方多年，颇通华语，著有《太平军战纪》一书，称道洪杨不遗余力，陈少白至日本未久，即识之。

犬养毅 日本 政治家 进步党 丁酉
日本进步党领袖，由宫崎介绍孙总理相识，吾国革命党人历年在日本活动，大得其助。

平冈浩太郎 日本 煤商 进步党 丁酉
九州福岡煤矿东主，由犬养毅介绍孙总理相识，丁戊间总理移居东京，概由平冈负担用费。

彭 西 菲律宾 学者 菲律宾独立党 己亥
菲律宾独立党首领阿坤鸭度之驻日代表，菲岛独立失败后，曾以巨款协助孙总理进行中国革命，彭西之力也。

摩 根 英国 学者 无 己亥
孙总理于丙申秋到伦敦时识之。庚子来中国谒总理，愿为革命尽力。总理来往日本南洋，辄与之偕。是岁邓荫南史坚如在粤活动，颇得其助。

福本诚 日本 学者 无 庚子
号日南，著作颇富，庚子夏随孙总理至香港，图入惠州不果。

内田良平 日本 学者 黑龙会 庚子
日本黑龙会干事。庚子随孙总理至香港数次。

伊东正基 日本 退职军人 无 庚子

原口闻一 日本 学者 无 庚子

末永节 日本 退职军人 无 庚子

远藤隆夫 日本 退职军人 无 庚子

山下稻 日本 退职军人 无 庚子

清藤幸七郎 日本 退职军人 无 庚子

岛田经一	日本	退職军人	无	庚子	以上七人均曾到香港，参加惠州革命之参谋团，皆以道梗不果。
山田良政	日本	退職军人	无	庚子	庚子与郑士良同入惠州，参与三洲田之役，以失道遇害。日本志士殉难于义军者，惟山田一人耳。
山田纯三郎	日本	商人	无	庚子	良政之弟，历年参加中国革命，奔走甚力。
萱野长知	日本	退職军人	兴中会	庚子	日俄之役，奉日参谋部命至东三省运动马贼以骚扰俄军后方，故操我国语颇精，后与宫崎寅藏协助我国革命，奔走海内外，深资得力。
头山满	日本	无	黑龙会	庚子	日本黑龙会首领，亦在野浪人首领，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活动常得其助。民二秋，孙总理亡命东渡，日政府欲拒绝登陆，赖其力得无事。总理后寄居灵南坂头山私宅三载。
高桥谦	日本	学者	东亚同文会	庚子	日本东亚同文会驻粤分会会长，与我国志士来往颇密，史坚如之识陈少白即其介绍。
陈犹龙	湖南	商人	自立军	庚子	原名说，字桃痴，庚子唐才常任为左军统领，拟在常德发难；事败后率亡命客多人至东京，易名左仲远，群向梁启超算账，梁特迁居横滨避之，后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民元后，佐谭人凤，在长江巡阅使署供职。
汪 熔	安徽	报界	自立军	庚子	少从父宦游湖南。己亥在芜湖创设《白话报》，庚子任自立军在湘发难之责，汉口事败，熔长兄鉴向湘抚俞廉三告密，党狱大兴，熔仰药死，次兄瑶亦下狱。
唐才中	湖南浏阳	学者	自立军	庚子	才常之弟，庚子事败在长沙被逮，死之。
何来保	湖南武陵	学者	自立军	庚子	庚子之役，任自立军湘省西路统领，事泄死之。
杨 暨	湖南清泉	学者	自立军	庚子	自立军湘省南路统领，与唐才中、何来保等先后被逮死之。
瞿河青	湖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向联升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王天曙	湖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黄自福	湖南	学生	自立军	庚子
李虎生	湖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以上瞿河青等五人，皆在汉口宝顺里机关与唐才常同时被逮殉难。

孙道毅	安徽	武官	自立军	庚子
-----	----	----	-----	----

向任安徽抚署卫队管带，与秦力山友善，秦于庚子七月十三日在大通起事，全赖其接济军械。

黄南阳	湖南	学生	自立军	庚子
李寿金	湖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曾广文	湖南	教员	自立军	庚子
王昌年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以上黄南阳四人，同死于沈荃新堤之役。

蒋輻才	湖北嘉鱼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	------	----	-----	----

庚子担任自立军在嘉鱼发难之责，被捕殉义。

李 英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谭 翥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方成祥	湖南	学生	自立军	庚子
徐 德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李生芝	湖南	兵士	自立军	庚子
汪楚珍	湖南	学者	自立军	庚子
李广顺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徐 昆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陈保南	湖南	兵士	自立军	庚子
易瑞林	湖南	兵士	自立军	庚子
莫海楼	湖南	兵士	自立军	庚子
仇长庚	湖南	教员	自立军	庚子
李如海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沈竹亭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李莲航	湖南	教员	自立军	庚子

以上李英等等百数十人，均被派在湘省各县发难，与唐才中等先后被逮，为湘抚俞廉三所杀。

朱菱溪	湖南	学生	自立军	庚子
-----	----	----	-----	----

长沙时务学堂学生，庚子任自立军南路发难之责，事败间道走粤，转日本。壬寅三月为支那亡国纪念会十发起人之一。后在上海开设书局病死。

- 龚 超 湖南湘乡 学生 自立军 庚子
长沙时务学堂学生，庚子事败间道走沪，癸卯被清总兵颜某诱至华界捕之，以驻上海英领事向清吏抗争，得释。后易名苏子山，参加壬寅冬洪全福广州之役，被捕。至辛亥粤省光复，始获开释。
- 沈克诚 广西 学生 自立军 庚子
与康徒龙泽厚同参加庚子富有票之活动，事败被鄂督行文通缉。
- 龙泽厚 桂林 官吏 上海国会 庚子
字积之，康有为弟子也，以优贡补知县。庚子六月，参加唐才常所召集之国会，被举为干事，事败后被通缉。癸丑上海《苏报》案起，龙亦被逮，旋无罪开释。
- 戴保廷 湖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林 杰 湖南 会党 自立军 庚子
以上戴保廷二人，于庚子事败后，经清吏通缉有案。
- 王四脚猪 湖南 会党 哥老会 庚子
又号王四爵主，著名之哥老会龙头，势力及于长江多省，死于庚子秋自立军一役。
- 张硕臣 四川 学生 兴中会 庚子
黎俊民 东莞 学生 兴中会 庚子
二人皆广州格致书院学生，与史坚如同砚。庚子秋，协助邓荫南及史进行军事，甚为得力。
- 苏复初 广东 教徒 兴中会 庚子
乙未后，圣教书楼主人左斗山在粤垣卫边街设一大光观书楼，陈列各种新书译本，供人观览，新学志士每日往观书者，座为之满，史坚如兄弟其最著者也。苏复初即书楼司事，故结识志士最夥。
- 吴义如 顺德 绅士 兴中会 庚子
顺德大良人，尝任武弁多载，熟识营伍中人，庚子邓史等运动粤垣军界及绿林，多赖其力。
- 胡心泉 广东 教士 兴中会 庚子
胡氏兄弟均天主教修道士，是役助史坚如颇力，时住油栏门鸿兴客棧。九月初六日，坚如知一击不中，仍图再举，二胡力促其赴港暂避，均不见听。民二后，心泉由天主教会派赴美国传教，尝任纽约国民党分会会长。
- 崔通约 广东高明 教员 格致书院 庚子
原名洞若，康有为弟子，后入基督教，充澳门格致书院国文教员，与革命志士，颇有往还。庚子史坚如被逮后，曾奔走营救。癸卯与

郑贯公创办《香港公益报》，以生有异癖，到处被人摒弃，近年在上海病故。

尹士嘉 美国 教员 格致书院 庚子
澳门格致书院校长，甚爱史坚如英俊，坚如被逮后，由格致书院教员钟荣光请尹转托美领事赴粤营救，为清吏所拒。

钟荣光 香山 教员 格致书院 庚子
字惺可，前清举人，格致书院国文教员，史坚如之师也。坚如被逮后，曾托校长美人奔走营救。辛亥，广东反正，曾任教育司长。后任岭南大学校长多年。

黄 福 广东归善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又名盲福，与在广州助史坚如办事之黄福同名异人，在三合会各首领中资望最老，久在南洋婆罗洲谋生。庚子应郑士良命回国，惠属各处会党咸听号令。惠州三洲田发难时，郑士良在港未到，众推为革命军大元帅。及械绝兵溃，仍返南洋。

黄耀廷 广东新安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任先锋官，以勇敢闻。后赴新加坡营旅店业。

黄阁官 新安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新安县属之绿林多受其节制，于庚子三洲田发难时甚为得力。

江公喜 新安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之役，担任攻取新安及虎门，因三洲田革命军改途东向，故停顿不发。

梁慕光 广东博罗 商人 兴中会 庚子
庚子闰八月，担任在惠州博罗起事，及三洲田发动，乃于是月廿一二等日，聚众千余人围攻博罗县城。以清军各路云集，众寡不敌，遂分路解散。壬寅洪全福之役，被委充广州义军总司令，事泄亡命日本。后入同盟会。

李植生 博罗 制药师 兴中会 庚子
属德国巴陵教会，精工化学，善制各种炸药，亦三合会前辈。庚子博罗之役，多由其策划。后在日本教授留学生制造炸药。

江维善 新安 学生 兴中会 庚子
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庚子秋，任博罗革命军参谋。民国后不求仕进，状极潦倒，至今尚存。

曾捷夫 归善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三点会首领，庚子助郑士良运动会党，深资得力。

曾仪卿	归善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捷夫族侄，亦三合有力者，在平海一带党徒最众。庚子三洲田之役，曾号召该处会党策应。
林海山	博罗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三合会首领之一，庚子之役，协助郑士良甚得力。
邓子瑜	博罗	商人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之役，郑士良运动会党绿林，倚之如左右手。事败走南洋营旅馆业，为新加坡广亿昌客栈主人。后八年丁未复在惠州七女湖起义。
蔡 牛	新安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陈 福	河源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黄 杨	归善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刘运荣	博罗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何崇飘	新安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杨 发	归善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以上蔡牛等，均三洲田义军将校，于沿途进军时血战阵亡。
曾金养	河源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义师之别动队司令，闰八月廿五夜率众攻和平县城，不克，死之。
蔡景福	归善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陈 怡	博罗	会党	兴中会	庚子	以上蔡景福等，系三洲田义军将校，事败后均走南洋。
蔡 尧	新安	工人	兴中会	庚子	史坚如在粤就义后，李纪堂曾派同志赴粤垣收史尸葬之，此同志即蔡尧也。
郑贯一	香山	留学生	《开智录》	庚子	原名道，后改称贯公，又号自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庚子秋，与冯自由发刊《开智录》，大倡自由平等学说。尝任横滨《清议报》编辑，以日到孙总理寓所叙谈，为该报所逐。总理乃荐充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其后迭创《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均鼓吹革命。
冯斯栾	鹤山	留学生	《开智录》	庚子	号自强。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与郑贯一及冯自由同创《开智录》。辛丑春以报载清廷割让广东于法国之说，遂约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等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后数年，毕业法律回国，易名

贡世。

周宏业 湘乡 留学生 《清议报》 庚子
字伯勋，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尝为《清议报》译述日人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说部。壬寅春，与章太炎同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是冬复与秦毓蓂、董鸿祯等组织青年会，高唱民族主义。其后无所表见。

李 群 湖南 留学生 《清议报》 庚子
字彬四，与林锡圭等同学，高等大同学校学生。壬寅春章太炎、冯自由等发起之支那亡国纪念会，李亦十发起人之一。惟事后屡语人谓非出本人意思，乃秦力山、周宏业等背签云。

蔡良寅 邵阳 留学生 《清议报》 庚子
字松坡，后更名锷，肄业长沙时务学堂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己亥冬，梁启超赴檀香山时，尝任撰述《清议报》文字。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任广西陆军小学监督。民五护国一役，名震中外。

温宗尧 新宁 教员 自立军 庚子
字钦甫，香港皇仁书院英文教员，黎科、陈锦涛、王宠惠皆其门弟子。庚寅年（一八九〇）杨衢云、谢纘泰等创设辅仁文社于香港，温亦十六会员之一。庚子，唐才常谋在湘鄂起事，由黎科介绍温为自立军驻沪外交代表。是秋，秦力山在安庆举兵失败，逃亡至沪，温使王宠惠匿秦于南洋公学，秦、王结交即在此时。丙午（一九〇六）温任粤督岑春煊幕僚，因粤汉铁路股东代表黎国廉等反对收归官办，嗾岑捕黎下狱，大动粤人公愤。及辛亥革命，在沪佐伍廷芳任革命政府外交副代表。

右述兴中会时期中前半期之革命同志，系数自甲午冬至庚子秋止，虽其间不免有沧海遗珠之消，然大体相差不远。至此时期中后半期之革命同志，更如雨后春笋，暴长不已，容再一一列举之。

（二）兴中会后半期之革命同志

兴中会时期中前半期之革命同志，是由甲午（民元前十八年即一八九四年）冬兴中会成立数至庚子（民元前十二年即一九〇〇）秋惠州革命军失败时止，前文已一一列举之。今当依次叙述此时期中后半期之革命同志，即由庚子秋惠州革命军失败数至乙巳（民元前七年即一九〇五）六月东京同盟会成立时止是也。

姓名	籍贯	职业	组织	年代
----	----	----	----	----

李自重 广东新宁 留学生 广东独立协会（辛丑）（一九〇一）

原名炳星，初入东京东亚商业学校。辛丑春因闻清廷有割让广东与法国之议，乃偕冯斯栾、王宠惠、郑贯公、冯自由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宣言反对。孙总理时在横滨，甚赞成之。癸卯秋（一九〇三），总理与日武官野小室二人密设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自重亦从游焉。乙巳（一九〇五）秋，奉孙总理命与冯自由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处组织同盟会。

王宠惠 广东东莞 留学生 广东独立协会 辛丑

字亮畴，庚子任上海南洋公学英文教习，是冬应湘人秦力山之招至东筹办《国民报》，任该报英文记者。辛丑春广东独立协会成立，亦发起人之一。旋以官费派赴美国留学。甲辰（一九〇四）春孙总理游美，著有英文《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书，宠惠相助之力为多。

梁仲猷 广东 留学生 广东独立协会 辛丑

康有为门徒梁子刚之弟，后赴海参崴经商，无所表见。

杨廷栋 江苏吴江 留学生 《国民报》 辛丑

杨荫杭 江苏无锡 留学生 《国民报》 辛丑

雷 奋 江苏松江 留学生 《国民报》 辛丑

以上杨廷栋等三人均留日法政学生，初在《译书汇编》译述法人卢骚孟德诗鸠、英人约翰弥勒等著作，甚博声誉。及辛丑夏，《国民报》、《大陆报》先后出版，亦以杨等三人之文字为多，实为留学界译述家之前辈。

卫律煌 不详 留学生 《国民报》 辛丑

庚子留学日本，与秦力山等同寓《国民报》社，任报社庶务。

唐才质 湖南浏阳 留学生 《国民报》 辛丑

字法尘，唐才常之弟，长沙时务学堂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庚子汉口富有票失败后，与秦力山同寓《国民报》编辑所，后由梁启超荐充澳洲雪梨《埠东华新报》主笔，藉以赡养父母。

张 继 直隶沧县 留学生 《国民报》 辛丑

初名溥，字溥泉，别号自然生，直隶留学生之言革命者，以蔡丞煜、金邦平及继为最早，《国民报》之出版亦与有力。壬寅（一九〇二）叶澜、秦毓蓁等发起东京青年会，揭橥民族主义，继亦参与其间。甲辰（一九〇四）夏黄兴主持长沙明德学堂，继任教员，是秋华兴会在湘企图起事失败，继与黄兴先后亡命日本。乙巳入同

盟会。

陈 冷

江苏松江 报界 《大陆报》 辛丑

字冷血，一字景韩，辛丑东京《国民报》以款绌停版，戢翼翬续创《大陆报》月刊于上海，排斥保皇甚力，陈冷亦是报记者之一，后在上海任《申报》记者。

马 同

广西桂林 留学生 支那亡国 壬寅（一九〇二）
纪念会

又名和，字君武，康有为弟子，壬寅东渡留学，适是年三月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君武亦十发起人之一。未几，梁启超赴澳洲，延君武充《新民丛报》代理编辑。癸卯秋孙总理居横滨，君武过从颇密。乙巳入同盟会。

王家驹

浙江 留学生 支那亡国 壬寅
纪念会

号嘉渠，字伟人，初在东亚商业学校肄业，为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十发起人之一，后偕同乡董鸿祎魏兰沈钧业等先后赴南洋任华侨学校教员。

王思诚

湖南 留学生 支那亡国 壬寅
纪念会

东亚商业学校学生，亦支那亡国纪念会十发起人之一，其后无所表见。

程家桎

安徽休宁 留学生 支那亡国 壬寅
纪念会

字韵笙，皖省留日学生以程为最早，与戢翼翬、沈翔云、秦力山友谊甚笃，《国民报》出版时奔走甚力，支那亡国纪念会发起时，率先为赞成人。民国后为袁世凯杀害。

董鸿祎

浙江仁和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恂士，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生，壬寅冬与秦毓璠、叶澜等发起青年会，宣言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留日各省学生革命集团以此会为最众。是冬南洋华侨函托早稻田大学代聘教员，该大学荐董充之，特许董提前考试毕业，以促其行。民元后任教育部次长。

秦毓璠

江苏无锡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效鲁，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生，壬寅青年会章程乃出其手笔。癸卯春《江苏》杂志出版任总编辑。旋与钮永建等发起征俄义勇队；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甲辰夏与张继同赴长沙，任明德、经正二学堂教员。是冬华兴会企图焚炸万寿宫之役，秦亦与谋。

叶 澜	江苏仁和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青漪，青年会发起人之一，于癸卯组织征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事亦属主动人物。癸卯冬，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
张肇桐	江苏无锡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叶侯，号轶欧，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生，壬寅与同学秦毓蓁、周宏业及冯自由等发起青年会，癸卯为《江苏》杂志记者，著有小说《自由结婚》行世，亦鼓吹民族主义之作。
蒋方震	浙江诸暨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百里，辛丑偕蒋尊簋东渡，同肄业于东亚商业学校，后入士官学校习陆军。壬寅加入青年会成立为会员。癸卯《浙江潮》月刊出版，著述颇富，惟毕业归国后，与党人无甚关系。
金邦平	安徽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伯平，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己亥游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与沈翔云戢翼翬相善。壬寅与秦毓蓁等同组织青年会。后以多数会员主张激烈，遂正式宣告脱会，后数年回国应试获选，号洋翰林。
苏子谷	广东香山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号曼殊，后名玄瑛，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壬寅肄业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是冬青年会成立，由冯自由介绍入会。癸卯回粤披剃为僧，是冬至上海任《国民日日报》助理编辑，译有法人器俄著《惨世界》说部，越年任安徽公学教员。
陈由己	安徽怀宁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仲甫，民元后，改名独秀，青年会成立为会员。此会成立日拍照纪念，陈亦与焉。癸卯冬至上海，任《国民日日报》记者。民十二年入共产党。
汪荣宝	江苏元和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袞父，清知府汪凤瀛之子，日本庆应大学及早稻田大学学生。壬寅冬加入青年会，其后与党人渐疏远，毕业归国应试，先后供职民政部及资政院，清末宪法起草，多出其手。
胡景伊	四川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字文澜，青年会成立时为会员。
谢晓石	江西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萨 端	福建侯官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华 鸿	江苏无锡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嵇 镜	福建侯官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吴绶章	不详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钮 瑗	不详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潘赞化	江苏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熊慕莲	江苏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董辑堂	不详	留学生	东京青年会	壬寅

以上谢晓石等九人均青年会会员，乙巳丙午间（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除潘赞化仍奔走革命外，多已毕业返国求职，故入同盟会者甚少。

蒋智由 浙江诸暨 学者 《新民丛报》 壬寅
字观云，号惺斋，初佐梁启超任《新民丛报》记者，著述颇富，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之句。癸卯任《浙江潮》月刊总编辑，及上海爱国学社教员。

黄隆生 广东新宁 洋服商 兴中会 壬寅
壬寅冬孙总理至越南观河内博览会，与黄结识，黄由是入兴中会，且介绍侨商杨寿彭等数人入党。

杨寿彭 广东南海 米商 兴中会 壬寅
以河内大商资格被推为侨商帮长，孙总理与法人接洽多经其手。

甄吉亭 广东新宁 洋服商 兴中会 壬寅

甄 璧 广东新宁 洋服商 兴中会 壬寅
二甄为兄弟行，吉亭居河内，璧居海防，同由黄隆生介绍入会。

张奂池 广东南海 学者 兴中会 壬寅
向任河内广东会馆书记，河内党人与孙总理、陈少白、冯自由等通信咸出其手。

刘岐山 广东新宁 杂货商 兴中会 壬寅
名凤鸣，海防华商之有力者，党人来往海防河内及购运武器，多由刘料理之，辛亥在台山被害。

韬 美 法国 政治家 不详 壬寅
向任越南总督，与孙总理有旧，对于中国革命甚表同情。总理来往法国及越南尝数访之。

哈德安 法国 政治家 不详 壬寅
越南总督署秘书长，壬寅冬孙总理至河内观博览会，总督韬美于事前请假归国。预令哈代招待总理起居，尝与总理同拍照纪念。

洪全福 广东花县 航海家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原名春魁，字梅生，后改名全福，太平天王洪秀全之从侄。在太平朝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天国败，隐居香港，以航海自给。年老改业行医。壬寅冬，谢日昌、李纪堂、谢纘泰等谋在粤大举，

以洪年高望重，推为革命军首领，号称大明顺天国。洪特派兴中会员梁慕光、李植生等规划广州军事，定期癸卯新正发难。不幸除夕事泄，梁李等逃日本，洪亦避地南洋，后在香港病故。

谢日昌 广东开平 澳洲商人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兴中会员谢纘泰之父，少经商澳洲，乃三合会前辈，与洪全福友善，壬寅除夕广州之役，是其父子主谋，事败后以忧愤死。

谢子修 广东开平 商人 大明顺天国 壬寅
谢纘泰之弟，壬寅除夕事败，与洪全福同乔装出险。

克宁汉 英国 报界 无 壬寅
香港西报记者，与谢纘泰相善，壬寅洪全福之役所起草英文革命宣言，乃由克亲自秘密印刷，且代向驻港英海陆军武官求助。事败后，营救党人甚得力。

马礼逊 英国 学者 无 壬寅
英国有名之法学博士，与谢纘泰友善，谢所草英文革命宣言，马尝参加意见，甚为称许。民元后曾任袁世凯顾问。

冯通明 广东 会党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壬寅洪全福之役，与宋居仁担任运动北江各属会党，以响应广州。

刘大婶 广东 会党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北江著名盗魁，壬寅除夕之役，由首领梁慕光委任在城北起事。

梁慕义 广东博罗 商人 大明顺天国 壬寅
梁慕光之弟，在粤垣同兴街信义洋货店佐其兄任司事，是役事败为清吏加害。

陈学灵 广东 商人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叶 昌 广东 工人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刘玉岐 广东 教徒 大明顺天国 壬寅

何 萌 广东 教徒 大明顺天国 壬寅

苏 居 广东 商人 大明顺天国 壬寅

李秋帆 广东 教员 大明顺天国 壬寅

以上陈学灵六人，于壬寅除夕之役，与梁慕义先后被逮，同时殉义。

李伟慈 广东 博罗学生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原名李顺，兴中会员李植生之子。是役被执，与龚超即苏子山同判处监禁二十年，辛亥革命始出狱。

梁纶初 广东博罗 商人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原名梁平，即梁慕光之侄，在广州信义洋货店被逮，判监禁廿年。

- 叶木容 广东 教徒 大明顺天国 壬寅
是役亦被判监禁二十年，未几瘐死南海狱中。
- 沈子铭 广东 洋行 大明顺天国 壬寅
向供职广州芳村德商某洋行货仓司事，是役被捕，以行贿三千元得释。
- 秋山定辅 日本 众议员 《二六新报》 壬寅
东京《二六新报》社长，该报代表平民阶级，占全国销路之第一位，秋山曾任众议院议员，孙总理居东时颇与往还。
- 濮振声 浙江桐庐 会党 白布会 壬寅
字景潮，清季岁贡生，为浙东六县总董事，疏财仗义，因不满清政，自组白布会。壬寅夏秋间假反抗外教名义起兵，占据桐庐分水二县。事败，长期监禁于仁和县署，陶成章后联络会党，即赖其介绍之力。丁未三月卒于禁中，年六十四。
- 刘成禺 湖北 留学生 《湖北学生界》 壬寅
字禺生，武昌两湖书院及东京成城学校学生。壬寅冬，与李书城、程明超等发刊《湖北学生界》月刊，为留日学生以本省名义创办杂志之先河。癸卯元旦，刘在留学生会馆演说排满，因此被清公使蔡钧取消官费。甲辰春由冯自由荐充北美旧金山《大同日报》记者，著有《太平天国战史》一书行世。民国后迭任参议员监察委员各职。
- 李书城 湖北 留学生 《湖北学生界》 壬寅
字晓垣，东京成城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学生，《湖北学生界》记者。毕业后归国，任广西将弁学堂提调。
- 时功玖 湖北 留学生 《湖北学生界》 壬寅
字季友，亦《湖北学生界》记者。民二年任众议院议员。
- 吴炳枬 湖北 留学生 《湖北学生界》 壬寅
《湖北学生界》发起人，与刘成禺、李书城等，在东京竹枝园同时认识孙总理。
- 程明超 湖北 留学生 《湖北学生界》 壬寅
《湖北学生界》编辑人之一，壬寅冬程家桢、刘成禺宴孙总理于东京竹枝园，明超与焉。
- 蔡元培 浙江山阴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壬寅
字民友，号鹤卿，又号孑民，清季翰林。壬寅冬与章炳麟、吴敬恒、黄中央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隐然为东南各省之革命集团。癸卯春复创办爱国学社，国内外热心学子多从之游，全体社员

共有一百三十八人。《苏报》案起，乃避地青岛，未几返沪，与刘光汉等发刊《俄事警闻》及《警钟日报》。甲辰冬浙人陶成章龚宝铨等发起光复会，蔡被推为会长。民元任教育总长。

吴敬恒

江苏武进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壬寅

字稚晖，清季举人。壬寅任粤督陶模幕僚，旋充广东派日速成师范学生监督，领学生胡汉民等赴日。因事向清公使蔡钧抗争，被逐离日。是冬与章炳麟等先后组织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上海《苏报》案起，清吏购之急，乃亡命英伦避之。

黄中央

江苏常熟 和尚 中国教育会 壬寅

释名宗仰，别号乌目山僧，中国教育会发起人之一。其后爱国学社成立，黄素受哈同夫人罗迦陵供养，因向罗募得巨款，学社赖以告成。《苏报》案起，被清吏指名通缉，遂亡命日本，与孙总理同寓横滨，苏省同乡所设《江苏》杂志，颇得其助。

陈诗仲

广东番禺 报界 《中国日报》 壬寅

壬寅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癸卯春应新加坡《图南日报》之聘，任总编辑。南洋之有革命党报自此始，一年后病死。

黄世仲

广东番禺 报界 中和堂 壬寅

字小配，别号禺山世次郎，曾任康党之星洲《天南新报》记者。旋由尤列介绍入南洋中和堂。壬寅冬至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著有《辩康有为政见书》，在章炳麟著《驳康书》之前出版。民元为陈炯明所杀。

黄伯耀

广东番禺 报界 中和堂 壬寅

号耀公，黄世仲之兄，初任《天南新报》记者，后与世仲同入南洋中和堂。甲辰春任《图南报》副编辑。乙巳后归香港，充《世界公益报》记者。

康荫田

广东顺德 报界 中和堂 壬寅

曾任康党所设星洲《天南新报》记者，壬寅后从尤列入中和堂，其后迭任新加坡《图南日报》及香港《少年报》暹罗《华暹新报》记者。

杨守仁

湖南长沙 留学生 《湖南游学 壬寅
译编》

原名毓麟，字笃生。壬寅春东渡，肄业宏文学院及早稻田大学，是冬与同乡学界发刊《湖南游学译编》，复著《新湖南》一书，鼓吹湘省独立。癸卯夏留学界组织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杨与焉。甲寅秋黄克强刘揆一谋在湘大举。杨在沪与蔡元培、杭辛斋等

密设机关预备响应。及事泄，乃改名守仁。乙巳秋吴樾在北京车站轰炸清五大臣，亦与其谋。辛亥在英伦投海死。

钮永建 江苏上海 陆军教员 拒俄义勇队 癸卯（一九〇三）
字惕生，陆军将弁学堂毕业。壬寅春在粤佐陶模任广东将弁学堂监督。癸卯夏东渡，与叶澜、秦毓鎰等发起拒俄义勇队，被举赴天津谒袁世凯请愿出兵拒俄，为袁拒绝。时徐锡麟至日本，曾向钮详谈救国方略，其后钮赴桂边佐龙州道庄蕴宽练兵。黄克强于乙巳冬入桂尝访之。

蓝天蔚 湖北黄陂 留学生 拒俄义勇队 癸卯
字秀豪，肄业陆军士官学校，与吴禄贞同昌言革命。癸卯拒俄义勇队初名学生军。群推蓝为队长，逐日操练，以日政府干涉而止。蓝后归国任军职，渐升至陆军协统。

陈天华 湖南新化 留学生 《湖南游学 癸卯
译编》
字星台，癸卯春东渡，与杨笃生同发刊《湖南游学译编》。是岁秋黄克强等组织华兴会，陈亦发起人之一。甲辰秋以运动成熟，遂归湘参加义举。事败重游日本。著有《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各书，风行一时。乙巳在日本投海死。

梁焕彝 湖南 留学生 《游学译编》 癸卯

樊 锥 湖南 留学生 《游学译编》 癸卯

以上梁、樊二人，均《游学译编》编辑人。

翁 浩 福建福州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郑宪成 福建福州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以上翁、郑二人，与秦毓鎰、叶澜等同为军国民教育会发起人。此会系由拒俄义勇队中之急激派改组而成，其宣言书有实行民族主义一语。癸卯秋孙总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翁、郑均入校肄业。翁浩字友巩，甲辰任长沙明德学堂教员，曾参加华兴会之役。

贝镛礼 不详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陈定保 不详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桂廷奎 广东南海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少伟，清季举人。癸卯春东渡，先后入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是岁秋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是校解散后回粤，旋发狂病故。

黎勇锡 广东高要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孝渊，号仲实，广东时敏学堂学生。壬寅至日本，在同文学校肆

业。癸卯夏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是岁秋革命军事学校成立，为十四学生之一。后入同盟会。

胡毅生 广东番禺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广东高等学堂学生。因与学友梁孝肃昌言革命，被革退。癸卯春东渡，先后参加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后入革命军事学校，越年任横滨华侨学校教员。乙巳入同盟会。

朱少穆 广东南海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癸卯春东渡研攻法律，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先后组织均有名，是秋始认识孙总理。

卢少岐 广东东莞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壬寅夏至日本，肄业早稻田大学。癸卯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是秋与李自重等同入革命军事学校。甲辰归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旋赴英伦留学。

伍嘉杰 广东南海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小魏，壬寅留学日本，翌年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后入革命军事学校，甲辰回广东病死。

幸德秋水 日本 学者 社会党 癸卯
日本社会党首领，著作甚富，孙总理尝与讨论社会主义之实行方法多次。其后因谋杀日皇疑嫌，被处极刑，日本社会党人如丧考妣。

程树德 福建福州 留学生 拒俄义勇队 癸卯
林志钧 福建福州 留学生 拒俄义勇队 癸卯
上记程林二人，同于癸卯春渡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后复入军国民教育会。

黄 轸 湖南善化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廑午，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北两湖书院学生。壬寅东渡，初肄业宏文书院。癸丑参加军国民教育会，被推为归国起义运动员。甲辰回湘，与马福益、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及同仇会，定期是年十月初十日清西后寿辰，轰杀全省官吏于万寿宫，全省分五路大举，不幸期前事泄，亡走上海，复密设机关谋再举，旋以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牵涉被捕。因虚报伪名，营救得免。既出狱，仍渡日本，各省志士推崇之。乙巳与孙总理组织同盟会。

邹 容 四川巴县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蔚丹，壬寅留学日本同文书院，癸卯列名拒俄义勇队，旋因割留学生监督姚文夫辫发事归国，居上海爱国学社。初拜章太炎为师，后乃结为昆弟。旋著《革命军》一书，声动海内外。《苏报》案

起，乃自首投狱，被判监二载，于出狱前两月病故，时年二十一岁。刘三收尸，为之葬于华泾乡。

蒋维乔 江苏武进 教育家 爱国学社 癸卯
字竹庄，壬寅冬发起中国教育会。癸卯春与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等创办爱国学社于上海，以收容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之退学生，并任是校国文教员。

黄炎培 江苏川沙 教育家 爱国学社 癸卯
字任之，中国教育会董事，兼任爱国学社教员。

何梅士 福建侯官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字靡施，一号煤死，南洋公学学生，因该校当局不许学生谈论时政，全体退学，另组爱国学社，与诸同学发刊《学生世界》，持论甚激。《苏报》被封后，更与章士钊等另设《国民日日报》，后以愤世蹈死。事实见章士钊撰《双桧记》小说。

沈 联 江苏武进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字步洲，爱国学社学生中坚分子之一，《苏报》主人陈范之甥也。

叶 瀚 浙江仁和 教育家 爱国学社 癸卯
字浩吾，爱国学社教员，在教育界甚知名，叶瀚之兄也。

穆湘瑶 江苏上海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字抒参，南洋公学退学生，爱国学社成立为中坚分子，现沪上纺织界巨商穆湘玥号藕初，即其弟也。

敖嘉熊 浙江平湖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字梦姜，少热心教育，先后在嘉兴创办学稼公社及竹林小学堂。癸卯尝肄业爱国学社，尝用白话文体编著《新山歌》一书，为嘉兴官绅所构陷。甲辰秋自出资与陶成章、魏兰、陈梦熊等组织温台处会馆，为联络秘密会党策动全浙革命机关。数月后，以商业亏折，无法维持，卒致解散。丁未秋瑾绍兴之役，亦与其谋。戊申二月在嘉兴为仇家暗杀。

计烈公 不详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胡敦复 江苏无锡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俞子夷 不详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曹梁厦 江苏宜兴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何震生 江苏金山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贝寿同 江苏吴县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以上六人，均南洋公学退学生。及加入爱国学社，皆主张激烈，在《学生世界》中言论颇多。

- 章士钊 湖南长沙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字行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癸卯春改学于爱国学社，章炳麟尝呼之为弟，同时兼任《苏报》主笔。《苏报》被封后，是冬复与何梅士等发刊《国民日日报》。甲辰九月黄克强、刘揆一谋在湘大举，章亦与谋。同年十月，以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一案，与黄克强等同被捕于上海工部局，以营救得释。后留学英国。
- 林 砺 江苏丹阳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后更名懿钧，号力山，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爱国学社成立后为学生中翘楚，学社解散后，与金天翮等组织自治学社于吴县同里，担任兵操教员。
- 孙翼中 浙江杭县 教育家 《浙江潮》杂志 壬寅
字耦耕，别号江东，杭州求是书院教员，因出课题，名曰《罪辨文》，遭清吏查究，乃之绍兴，主讲东湖东艺学院。壬寅至日本加入青年会，旋与蒋智由、王家驹等发刊《浙江潮》月刊。癸卯归国主持杭州《白话报》，亦为当局购缉，事先逃走得免。
- 许寿裳 浙江 留学生 《浙江潮》杂志 壬寅
章太炎弟子，癸卯《浙江潮》出版，担任编辑。
- 陈 范 湖南衡山 报界 《苏报》 癸卯
原名彝范，字梦坡，清季举人，尝任江西铅山县知县。癸卯自出资向日人购得上海办《苏报》，初主张保皇，后皈依革命，延汪文溥、吴敬恒、章行严等分任撰述，持论甚激，为清吏封禁报社，且购缉各当事人。陈亡命东瀛，始与孙总理相识，后以穷困返沪，为清吏拘禁年余，赖友人营救得脱。
- 汪文溥 江苏阳湖 报界 《苏报》 癸卯
号幼安，陈范之妹婿，癸卯任《苏报》编辑，报社被封后，夤缘得充湘省醴陵县令。丙午（一九〇六）萍醴革命军起，从中保全甚众，以是失职。辛亥夏秋间，以运动军队事被逮，得新军协统程玉堂及陈范、史良等营救始解。
- 陈仲彝 湖南衡山 报界 《苏报》 癸卯
陈范之子，在《苏报》馆供职，该报被封时见执。在狱多日，后以无罪开释。
- 章陶严 湖南长沙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陶严为行严之弟，本学陆军，性暴烈，尝因爱国学社一部学生主张不受中国教育会制裁，章太炎痛斥其不合，陶严竟当众批其颊，太炎端坐不为动。行严闻之，急出而呵止其弟，向太炎道歉。爱国学

社卒与教育会宣告分裂，陶严鼓动之力为多焉。

- 陈海鲲 福建侯官 留学生 拒俄义勇队 癸卯
自号仇满生，癸卯四月赴日本，拟从同乡林志钧程树德参加拒俄义勇队，闻义勇队遭清公使制止，愤极，遽投海死。
- 程吉甫 江苏吴县 报界 《苏报》 癸卯
《苏报》馆司账人，案发时被捕，经审讯后释放。
- 钱宝仁 江苏丹徒 报界 《女苏报》 癸卯
字允生，基督教徒，向佐陈范之女公子擷芬任《女苏报》办事员。《苏报》案起，《女苏报》亦被搜查，钱同时见执，审讯后开释。
- 陈擷芬 湖南衡山 教育家 爱国女学堂 癸卯
陈范之女，癸卯春夏间先后创办爱国女学堂及《女苏报》，开吾国革命教育宣传事业之先河。《苏报》案起，乃随父亡命日本，肄业横滨基督教共立女学校，后赴美国留学，嫁蜀人杨俊。
- 徐敬吾 广东香山 书籍商 爱国学社 癸卯
原名鉴，字镜湖，以曾撰《野鸡花榜》登载小报，故时人号称野鸡大王。癸卯春夏间，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日在上海福州路青莲阁叫卖禁书，收效甚宏，爱国学社之成立，亦与有力。后为南京清吏诱捕，旋无罪开释。
- 徐宝姒 广东香山 书籍商 爱国学社 癸卯
徐敬吾之女，有辩才，常随其父售卖书报。每星期日父女同在味莼园演说革命，听者如市，其后早死。
- 丁初我 江苏常熟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癸卯
- 徐觉我 江苏常熟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癸卯
- 殷次伊 江苏常熟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癸卯
以上三人均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之主持者，创有塔后小学。《苏报》案起，殷次伊愤极自杀，塔后小学即停顿。
- 柳弃疾 江苏吴江 学生 中国教育会 癸卯
字亚子，爱国学社学生，亦为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发起人。与金天翮、林砺等合创自治学社。《苏报》案起，犹支持三年然后改组。后创南社。
- 金天翮 江苏吴县 留学生 中国教育会 癸卯
字松岑，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之发起人，创有自治学社及明华女学堂。曾撰《女界钟》一书，启迪女界，收效颇著。邹容所著《革命军》，金曾出资助其出版。
- 陶赓熊 江苏吴江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字佑汉，号佐虞，肄业爱国学社，尝资助邹容所著《革命军》行世，为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之主持者，并兼任自治学社及明华女学堂等教员。

汪德渊	安徽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癸卯
钟宪鬯	江苏四明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癸卯
王季同	江苏吴县	教育家	中国教育会	癸卯

王字小徐，汪字允中，钟原名观光，皆中国教育会董事。自爱国学社解散后，中国教育会乃迁至爱国女学堂旧址，由蒋维乔与汪德渊、钟宪鬯、王季同等维持之，仅保全名义而已。甲辰冬蔡元培自青岛归沪，仍居爱国女学堂。

刘季平	江苏上海	教育家	丽泽学堂	癸卯
-----	------	-----	------	----

后更名刘三，于爱国学社全盛时，发起丽泽学堂于上海华泾乡，延秦毓璠等为教员。旋因事解散，一部学生改组青年学社，移校址于上海新闻路。甲辰冬为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一案牵涉被封。乙巳邹容瘐死狱中，刘特辟华泾乡地收而葬之。

刘东海	江苏上海	教育家	丽泽学堂	癸卯
-----	------	-----	------	----

刘季平之从兄，为丽泽学堂创办人之一。

费公直	江苏吴县	教育家	丽泽学堂	癸卯
-----	------	-----	------	----

号天健，丽泽学堂成立时被延聘为教员之一。

蔡寅	江苏吴江	学生	爱国学社	癸卯
----	------	----	------	----

字治民，爱国学社学生，邹容所著《革命军》初在大同书局出版。以蔡之助力为多。

陈竞全	甘肃秦州	书籍商	镜今书局	癸卯
-----	------	-----	------	----

字竟存，甘肃名进士，曾任知县，以不满清政，罢官来沪，开设镜今书局，专以印刷革命书籍为业，且常资助志士困乏及党报经费，后以是破家，抑郁以死。葬于上海华泾乡，与邹容墓相近。

伍汉持	广东新宁	医生	香港光汉学堂	癸卯
-----	------	----	--------	----

广东佛山西医学堂毕业，在香港行医，癸卯与史古愚、崔通约等同设光汉学堂于九龙，励行军国民教育，九龙党人多麇聚其间。民二任众议员，被袁世凯所杀。

陈典方	广东新会	教员	香港光汉学堂	癸卯
-----	------	----	--------	----

陈少白之堂弟也，时任九龙光汉学堂英文教员。

林护	广东新会	建筑商	香港《世界公益报》	癸卯
----	------	-----	-----------	----

癸卯夏，郑贯公、崔通约、谭民三等组织《世界公益报》，为香港

第二革命言论机关，其资本大部出自林护。林为香港殷商，亦有名之建筑家也。

- 李大醒 广东新会 报界 《世界公益报》 癸卯
《世界公益报》出版时，郑贯公任总编辑，助之者李大醒。郑未几辞职，李继之，在该报任职最久。乙巳冬以鼓吹抵制美货案被逐出境。
- 冯活泉 广东 商人 《世界公益报》 癸卯
《世界公益报》大股东之一，癸卯夏，偕郑贯公、苏绰南等赴日本购置铅字机器。
- 谭民三 广东香山 商人 《世界公益报》 癸卯
癸卯《世界公益报》初出版时任司事人，与郑贯公友谊颇深。
- 日野熊藏 日本 现职军人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癸卯夏孙总理自越南莅日本，因清政府不许私费学生入日本陆军学校，乃与日友日野熊藏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以便同志学生研究军事。日野为彼国军事学有名之炮兵大尉，教授有方，诸生甚敬仰之。
- 小室健次郎 日本 退职军人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日野之好友，革命军事学校成立时任教员，该校解散后，乃以教授中国学生制造炸药制弹为业，留学界从之研究爆裂品者，颇不乏人。
- 区金钧 广东 留学生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广州时敏学堂学生，壬寅东渡入同文书院，癸卯与黎仲实、李自重、卢少岐、桂廷銮、胡毅生、伍嘉杰等同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越年返粤早死。
- 卢牟泰 广东 留学生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字可峰，广州时敏学堂及东京同文书院学生，癸卯肄业革命军事学校。甲辰回粤，任各学校体操教员，早死。
- 李锡青 广东梅县 留学生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癸卯至日本，加入拒俄义勇队，后为革命军事学校十四学生之一，该校解散后归国，以忧愤死。
- 郭健霄 广东潮州 留学生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癸卯肄业革命军事学校，翌年回国，在上海经营商业，至今尚然。
- 刘维焘 潮州 留学生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 饶景华 潮州 留学生 革命军事学校 癸卯
- 以上二人，均曾加入癸卯拒俄义勇队，后同肄业革命军事学校，嗣

军校解散，乃设法得正式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返国，获充练兵教员。辛亥粤省光复，全粤高级武官，只刘饶二人属老民党，然皆不得志，先后病故。

张泽黎 广东香山 报界 《檀山新报》 癸卯
 癸卯秋孙总理至檀香山，改组程蔚南所设之《檀山新报》为党报，初延陈诗仲为主笔，以陈赴南洋，乃改聘张承乏。张字孺伯，系檀岛清领事张康仁之侄，时与康党《新中国报》大开笔战。

黎 协	香山	农业家	兴中会	癸卯
黄 振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卢 球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郑 仲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郑 鏊	广东香山	工人	同上	癸卯

孙总理干癸卯至檀岛时，兴中会员毛文明任基督教宣教师，对于扩张党务，奔走甚力。上記之黎协等五人系檀香山正埠及希炉、茂宜三处之工商界有力者。而黎协尤为希炉埠农业家巨擘，其后募捐义款，最称得力。

杨德初	同上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唐 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华根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唐 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胡 锦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以上杨德初等五人均檀香山工人。

黄旭升 广东连县 传教师 兴中会 癸卯
 旭升号扶桑，与毛文明有戚谊，时在檀岛任基督教宣讲师，每在教堂传道时鼓吹革命，收效甚广。

卢和生 广东东莞 报界 《国民日报》 癸卯
 字东步，英国海军工程毕业，历任上海各西报记者，幼在香港生长。癸卯秋，《国民日报》出版时，虑招清政府摧残，由卢出名为发行人。数月后因内部意见不一，竟致停版。

连梦青 江苏 报界 《繁华报》 癸卯
 《繁华报》为沪上一种小报，癸卯革命言论最盛时，该报记者连梦青亦鼓吹排满颇力，徐敬吾时假该报发表政治批评。

黄三德 广东新宁 会党 致公堂 癸卯
 任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大佬多载，在洪门号称前辈，大佬即总理之称也。孙总理于癸卯冬自檀岛抵美，旧金山保皇会喉关员阻总理登

陆，黄以洪门关系，为延律师向华盛顿政府力争。总理得以无事入美，黄之力也。后偕总理遍游各埠，鼓励洪门会员注册，及阐明反清复明大义，颇形辛勤。致公堂之返本归真，自黄始。

唐琼昌 广东恩平 报界 致公堂 癸卯
向充旧金山致公堂英文书记，辛丑康徒欧榘甲倡办《大同日报》，以唐之力为多，唐即《大同报》总理也。癸卯冬孙总理抵美，被保皇党构陷，唐仗义出总理于木屋；同时欧榘甲为文攻击总理，唐遂对欧下逐客令，使《大同报》成为纯粹革命机关，厥功伟焉，民二归国任参议员。

邓幹隆 广东新宁 报界 致公堂 癸卯
致公堂干事，亦为基督教徒，《大同报》改组，任营业部司理。

那文 美国 律师 无 癸卯
在旧金山业律师，癸卯孙总理抵美被关员所阻，那受致公堂委托，援律向美京抗争，总理始获安然登陆。那与中国革命党发生关系自兹始。民国后任铁道部顾问。

雷月池 广东新宁 商人 致公堂 癸卯
任纽约致公堂书记，孙总理游美东时招待甚勤。于捐饷事奔走颇力。

伍盘照 广东新会 宗教家 《中西日报》 癸卯
旅美华侨基督教徒之领袖，长于英文，有辩才。庚子年（一九〇〇）在美旧金山创刊《中西日报》，为美洲华文报纸之先河。癸卯冬孙总理自檀香山莅美，保皇会员运动金门税关阻其入境，孙总理被羁留于木屋，消息隔绝，以凤闻盘照名，乃作书雇一西童向之求助。盘照得书，遂投税关请谒，旋即通知致公堂干事唐琼昌，协力出总理于险。事后总理恒寄食于《中西日报》。并托该报印刊邹容著《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送全美侨胞，订价印费五百元，卒由该报慨然捐赠。盘照逝于民国初年，《中西日报》系纯然无党派色彩之老报，迄今尚存。

伍于衍 广东新宁 报界 《中西日报》 癸卯
《中西日报》编辑，与伍盘照同创该报，居美国四十余年。孙总理癸卯冬莅美时以基督教徒关系，颇得其助。

司徒南达 广东 传教师 无 癸卯
向在美国旧金山任基督教牧师。癸卯冬孙总理入美被阻时，总理初见《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曾交出广州基督教名人左斗山、杨襄甫二氏致盘照及南达介函一通，该函并不载年月日。当是乙未年

失败后预写者。南达认为确是左、杨二氏手笔，襄助颇力。

- 邝华汰 广东 教育家 兴中会 癸卯
癸卯冬，孙总理在旧金山召集基督教友开兴中会筹饷会，假唐人街长老会正道会为会场，众举华汰为会长。华汰乃娶美女为室，为有名之文学博士，时任加省大学教授。乙巳年归国，由李纪堂聘充李升格致书院校长，旋病故。
- 雷清学 新宁 商人 基督教 癸卯
旧金山华生隆商号经理，孙总理癸卯冬，在美捐款共得美金三千余元，以雷所捐二百元为最多。
- 刘 柏 新会 工人 基督教 癸卯
在旧金山福和号古董店为厨夫，癸卯冬助孙总理筹饷，奔走颇力。
- 黄溪记 香山 商人 致公堂 癸卯
纽约致公堂董事，向在美经商，孙总理恒假其店通讯。
- 梅宗炯 广东新宁 会党 致公堂 癸卯
历任美东波士顿埠致公堂大佬，孙总理数次在美东筹款，颇得其助。
- 杨廷光 广东新宁 商人 洛杉矶机致公堂 癸卯
吕统积 新宁 商人 洛杉矶致公堂 癸卯
黄煖家 新宁 商人 美疏拉致公堂 癸卯
谭淦明 新宁 商人 山爹古致公堂 癸卯
陈秋谱 香山 商人 纽柯连致公堂 癸卯
上記五人均属各该埠商家，亦致公堂司事，孙总理所到各埠，以杨等为比较热心，其他从略。
- 陈锦涛 广东南海 留学生 无 甲辰（一九〇四）
字澜生，甲辰春，孙总理游至美东时，陈锦涛方肄业某大学，王宠惠介绍陈与总理认识。陈为有名经济学专家，戊戌己亥间曾与兴中会员谢纘泰运动孙康二派合作无效，是时总理与之研讨中国财政应改革之方法甚详。辛亥陈得任南京政府财政部总长以此。
- 薛颂瀛 广东香山 留学生 无 甲辰
字仙舟，北洋书院学生，向与康徒往还甚密，其侄女薛锦琴在美留学，即受保皇会供给也。甲辰春由王宠惠在美东介绍与孙总理相识。
- 张 恭 浙江金华 学者 金华《萃新报》 癸卯
字伯谦，别号同伯，清季举人。癸卯冬在金华发刊《新报》，言论激烈，为当局封禁，预逃得免。其后专以联络会党为务。初入终南

会，后与沈荣卿、周华昌等另创一山堂。名曰龙华会。癸卯以后，陶成章、秋瑾、陈其美诸人运动会党，多赖其力。

刘 焜 浙江兰溪 学者 金华《萃新报》癸卯

盛 俊 浙江金华 学者 金华《萃新报》癸卯

刘字芷香，清季翰林，盛字灼三，二人均佐张恭任《萃新报》记者，被封禁时逃沪。

龚宝铨 浙江秀水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薇生，别号味荪。壬寅留学日本，先后入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旋被推为浙江归国实行员，首在上海发起光复会，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等之入会，皆由其邀致，光复会之最初主动人也。章太炎于丙午出狱后，以女妻之。

寺尾亨 日本 学者 无 癸卯

日本著名法学家，为帝国大学七大教授之一，孙总理在癸卯年识之。民元南京政府聘为高等法律顾问。

陶成章 浙江会稽 留学生 光复会 癸卯

字焕卿，素有志于中央革命，壬寅屡谋入陆军学校，不果。癸卯冬遍游全浙各县，交结会党首领，策动起事，收效绝巨。甲辰秋，黄克强谋在湘省大举，约蔡元培及陶届时在浙响应，陶规划渐热，以黄事前失败而止。适龚宝铨归自日本发起光复会，邀陶参加，陶从之，且介绍会党首领多人入会。光复会之基础，殆由陶奠定焉。辛亥上海光复后，被人谋杀。

魏 兰 浙江云和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石山，癸卯夏曾参加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是冬归国，得白布会首领濮振声介绍，偕陶成章深入浙东各县，联络会党。其后丁未秋瑾在浙之运动，大得其力。甲辰冬，敖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以魏为总理。是冬光复会成立，魏亦为会员。丁未会稽秋瑾之役既败，乃亡命南洋，任华侨某校教员。

王金宝 浙江青田 会党 双龙会 甲辰

王出身拳师，充浙省双龙会首领，其先曾投身终南会。在各会党中甚有势力。甲辰秋陶成章、魏兰约其响应湘省华兴会义师，王受命，传檄各地，预备袭取遂昌县以为根基，为清吏所知，在桐厅被执。是岁十月在处州城殉义。

周云祥 云南蒙自 矿业商 自立党 癸卯

周起家矿业，初为保滇会员，以清廷私许云南为法国势力范围，故与同志设会宣言反对，清吏欲得而甘心，遂于是年四月起兵先后占

领临安及石屏州阿迷州宁州各城，后以众寡不敌败，退其后不知所终。

- 黄显忠 蒙自 矿业商 自立党 癸卯
与周云祥有戚谊，周云祥起兵时，奉命率兵攻取阿迷州及宁州，下之。事败匿迹边区，得免。
- 潘公复 湖北 留学生 《汉声》杂志 癸卯
字善伯，《湖北学生界》月刊于癸卯改名《汉声》，潘任记者之一。
- 但 焘 湖北蒲圻 留学生 《汉声》杂志 癸卯
字植之，别号天囚，癸卯东渡留学，尝任《汉声》杂志编辑，后复发刊《汉风》月刊，以阐扬国粹为主。
- 陈楚楠 福建同安 商人 《图南日报》 癸卯
别号思明州之少年，在新加坡有木厂日合春号。癸卯初与兴中会员尤列相识。《苏报》案起，与张永福联名致电驻上海英领事，请勿引渡章邹于清政府，旋出资组织《图南日报》，于甲辰春出版，是为南洋革命党报之先声。
- 张永福 广东饶平 商人 《图南日报》 癸卯
新加坡新长美布店主人，与陈楚楠同发起《图南日报》。该报所延总编辑，即前香港《中国报》记者陈思仲也。
- 林义顺 广东潮阳 商人 《图南日报》 癸卯
字发初，张永福之甥也。初佣工于陈楚楠木店，《苏报》案既起，陈张出资印《革命军》五千册，改名《图存篇》，使林回国在闽、粤二省广事宣传。其后组织《图南报》，以林奔走之力为多。
- 骆观明 广东博罗 航海家 横滨三点会 甲辰
系洪门三点会前辈，向在美国邮船充西厨师。庚子秋曾助梁慕光经营惠州博罗军事。甲辰春与冯自由、梁慕光等在横滨组织洪门三合会，骆自为盟主人，留学生先后加入者数十人。
- 李自平 广东新宁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冯自由之妇，癸卯夏随冯东渡，肄业于横滨基督教共立女子学校，与湘人陈撷芬同砚。甲辰春梁慕光、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三点会，第一次受洗礼者，有冯及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陈撷芬五人。胡毅生被封洪棍，李自平被封纸扇，冯被封草鞋，是谓洪门三及第。自平与秋瑾相善，第二次秋之入会，即自平所约。
- 廖翼朋 广东 商人 横滨三点会 甲辰
早年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与孙总理同砚，癸卯经商日本，尝与总理及黄宗仰同寓。横滨三点会成立，亦同受洗礼。

- 陈湘芬 湖南衡山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湘人陈梦坡之姬人，原籍浙江。甲辰横滨三点会成立，奉梦坡命加盟。
- 刘复权 湖南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横滨三点会第二次拜盟时，留学生加盟者十余人，复权其一也。是次所封洪门三及第，复权洪棍，秋瑾纸扇，刘道一草鞋。其后复权流为江督端方之侦探。辛亥革命，为民军逮捕，解送南京，为黄陆军部长下令枪决。
- 秋瑾 浙江会稽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字璇卿，别号竞雄，嫁湘人王廷钧。甲辰春东渡留学，闻横滨有三点会组织，急与刘道一等报名入会，被封为白纸扇之职，即俗所称军师也。其后陶成章、龚宝铨、徐锡麟先后莅日，秋皆与研讨革命方略，先后加入同盟会及光复会。丁未谋在浙起义被清吏杀害。
- 刘道一 湖南衡山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字锄非，刘揆一之弟也。横滨三点会第二次拜盟诸人均由刘召集之，刘被封为草鞋之职，即俗所谓将军也。甲辰秋华兴会长沙之役，亦曾参与。丙午在长沙被清吏所杀。
- 仇亮 湖南湘阴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原名式匡，字蕴存，由刘道一引领入三点会。乙巳春田桐、白逾桓等组织《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仇亦与闻其事。
- 王时泽 湖南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字泽生，后入商船学校，毕业归国，在海军处供职。
- 彭春阳 四川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 曾贞 江西 留学生 横滨三点会 甲辰
- 胡兰亭 湖北 传教师 日知会 甲辰
 向任武昌基督教圣公会牧师，甲辰春与黄吉亭另创日知会于高家巷，为革命运动机关，湖南长沙及江西九江皆设分会。
- 黄吉亭 湖北 传教师 日知会 甲辰
 向任长沙圣公会牧师，甲辰春另设日知会为革命机关，会址在吉祥巷，湘省志士黄克强、刘揆一、宋教仁、胡瑛、陈天华、易本羲、禹之谟等皆为会员。是年九月黄克强谋起兵，失败，匿于圣公会得免，即黄营救之力也。
- 刘贞一 湖北潜江 传教师 日知会 甲辰
 字敬安，少皈依基督教，道号保罗，为日知会发起人兼主持会务。先后散布各种革命书报，累数十万。癸卯后数年，湘鄂赣三省人心

渐趋仰革命，刘之力为多焉。丙午被捕入狱。旋病死。

曹亚伯

湖北兴国 留学生 日知会 甲辰

武昌两湖书院学生。甲辰以胡兰亭、黄吉亭介绍，皈依基督教，常假日知会所演讲革命。是岁秋黄克强、刘揆一在湘谋大举，特至长沙助之。及事泄，黄克强潜避于吉祥巷圣公会，后由曹与张继二人护送黄乘舆出城，卒获脱险。乙巳春，至日留学，仍在福音堂大讲革命。

刘揆一

湖南衡山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字林生，初与湘南哥老会龙头马福益相善，癸卯东渡，肄业宏文书院。是冬，与黄克强组织华兴会及同仇会。为湘省革命发动机关。壬寅春归国，任醴陵县渌江学堂监督，并经理各地发难事。是岁九月失败，仍东渡求学。

马福益

湖南湘潭 会党 华兴会 甲寅

湘省有名哥老会龙头，甲辰黄克强、刘揆一之联络会党，端赖其力。是役被推为华兴会副会长。更于华兴会外另设同仇会，以利便收容各地会党。及九月失败，乃逃匿广西。乙巳春复谋回湘大举，派人赴日邀黄克强归国。诎于是岁三月取道返湘时，在湘乡为清兵捕拿，旋被杀害。旅日同志乃开追悼大会以纪念之。

宋教仁

湖南桃源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字遁初，甲辰先后参加日知会及华兴会，奉黄克强命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事败走日本，旋与田桐、白逾桓等发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民二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谢寿祺

湖南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向充哥老会行堂之职，马福益之左右手也。刘揆一早年获交马福益，即谢介绍之力。甲辰秋失败，马福益逃桂。乙巳谋再举，派同志赴日邀黄克强归国，此同志即谢也。

萧继生

湖南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游得胜

湖南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何少卿

湖南湘潭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郭鹤卿

湘潭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以上四人，均马福益部下之有力者。于甲辰九月初旬事泄，先后被逮遇害，全局因而瓦解。

飞毛腿

湘潭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此人不知姓名，以能善走传递消息，故号飞毛腿。在哥老会任行堂之职，犹三合会所谓草鞋也。甲辰秋，马福益在湘潭知事已泄，特

使其飞报长沙黄克强，一昼夜间能奔驰一百九十里，可称今之“神行太保”。

胡 瑛	湖南桃源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	------	-----	-----	----

字经武，是役奉黄克强命与宋教仁同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丙午被捕入狱，辛亥光复始释。

姚宏业	湖南益阳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	------	-----	-----	----

是役与陈天华同往江西运动赣省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反正。姚本留学日本，因取缔风潮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国学，旋因赞助乏人，乃投黄浦江自尽。

张荣楣	四川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	----	-----	-----	----

周维桢	四川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	----	-----	-----	----

以上二人是役奉命入蜀，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

陈福田	湖南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	----	----	-----	----

刘 升	湖南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	----	----	-----	----

韩 飞	湖南	会党	华兴会	甲辰
-----	----	----	-----	----

以上三人，为哥老会头目之熟悉军务者，是役专任联络军队之责。

徐佛苏	湖南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	----	-----	-----	----

尝任长沙学堂教员，甲辰华兴会成立时奔走颇力。九月事败后，在上海余庆里与黄克强同被捕。旋亡命日本，投身君宪党，日为《新民丛报》撰文。梁启超甚倚重之。

胡元倓	湖南长沙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	------	-----	-----	----

字子靖，与翁友巩同任长沙高等学堂及明德学堂教员，于华兴会之组织，贡献颇多。

周震麟	湖南	教育家	华兴会	甲辰
-----	----	-----	-----	----

字道腴，甲寅与秦毓鎏、张继等同任长沙明德学堂及经正学堂教员，其后湘省革命人物多出此二校。九月华兴会事败，仍留湘主持党人与教育界联络事务。民二任参议院议员。

龙 璋	湖南长沙	官吏	华兴会	甲辰
-----	------	----	-----	----

字研仙，清季举人，少通泰西学术，为郭嵩焘、刘坤一所赏识。历任江苏各县知县，政声卓著。居乡斥巨资创明德、经正二学堂，为革命英才制造厂。甲辰黄克强倡义长沙，尝饷数万版助之。是冬，克强及同志十余人在沪以万福华之狱被逮，复为保释出狱，清季官吏之阴赞革命，世推龙为第一。

谭人凤	湖南新化	教育家	华兴会	甲辰
-----	------	-----	-----	----

字石屏，素热心学务，好交结会党豪俊，湘中各派会党多推崇之。

- 甲辰秋黄克强联络会党大举，颇得其助。后任新化及驻省中学堂监督，以宝庆党人举事不利，株连及己，始出走。
- 禹之谟 湖南湘乡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少留学日本大阪学习工艺，庚子归国参与汉口自立军义举，事败返湘，创立毛巾厂，专事振兴工业。先后被举为教育会及商会会长。甲辰华兴会之役，阴赞成其事，黄克强大得其力。
- 周来苏 湖南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癸卯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与黄克强、杨守仁同被推为归国实行员，因研究炸药，一目失明。甲辰夏偕杨守仁、苏鹏至北京谋炸清宫殿，不果。是秋参加华兴会之役，事败仍东渡。
- 苏 鹏 湖南 留学生 军国民教育会 癸卯
字复初，壬寅东渡日本，先后参加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被推为实行员。甲辰夏偕周来苏北上，欲行荆襄之事，以无隙可乘而止。旋南下，佐黄克强经营长沙义举，事泄走上海。
- 徐象黼 浙江瑞安 拳师 上海丽泽学校 甲辰
家传技击，甲辰春应费公直刘三之邀，任华泾乡丽泽学校体操教员。后至平湖助教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以仇教者众，保卫甚力。戊申二月敖为仇者所害，徐乃仰药自杀。
- 杭辛斋 浙江海宁 报界 北京《白话报》 甲辰
名慎修，字夷则，少热心联络会党，江浙青帮头目多与结交。甲辰秋杨守仁在沪设立机关以援应华兴会议举，所规划江浙一带军事，以杭之力为多。后创《白话报》于北京，遭时忌，被禁经年。
- 李柱中 湖南新化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宁调元 湖南醴陵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柳扬谷 湖南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李字燮和，宁字太一，柳字聘依，均长沙明德、经正二学堂学生。甲辰秋，华兴会之役，同奔走甚力，事败先后留学日本。
- 萧继堃 湖南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柳继贞 湖南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萧柳均曾留学日本。甲辰秋华兴会之役，应黄克强之招，回湘参加义举。
- 万福华 安徽寿州 教员 华兴会 甲辰
甲辰春，任上海某学堂教员。是秋杨守仁、章士钊等密设机关于上海新闸路余庆里，以策应两湖华兴会大举。及是役失败，黄克强、刘揆一先后逃亡至沪，万因吴春暘介绍，认识黄刘诸人。闻前桂抚

王之春有卖国举动，乃于十月十三日枪击王于金谷香西菜馆。不中，旋被拘入狱，判监禁十五年。

吴春暘 安徽合肥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字暘谷，皖人，运动军界学界革命者，以吴为最。与万福华交最密，万之枪击王之春，是其主动，辛亥在安庆光复时被害。

郭人漳 湖南湘潭 官吏 华兴会 甲辰

字葆生，清提督郭松林之子也。以世荫得道员，与黄克强、张继等相善。甲辰十月万福华案起，警探围搜余庆里机关部，时郭适新任江西防营统领，过沪访黄克强，故亦在座，因与黄克强、张继、章士钊等同被捕。旋得上海道袁海观及赣抚夏时营救，均获开释。

赵世暄 湖南 教员 华兴会 甲辰

朱启陶 湖南 教员 华兴会 甲辰

以上二人，均在余庆里机关被捕，郭人漳之莅机关部，即赵与张继在路相遇邀致者。

杨 任 湖南 教员 华兴会 甲辰

甲寅佐黄克强联络会党，甚得力。九月失败后，专任上海机关与马福益交通事。乙巳春，黄克强自日回湘谋再举，抵沅陵，被清兵所困，途遇杨引避得免。

薛大可 湖南 留学生 华兴会 甲辰

初从黄克强入华兴会。甲辰冬万福华之役，与郭人漳同在余庆里被执，后至日本与徐佛苏同投身君宪党。

王军演 广东番禺 报界 香港《中国 甲辰

日报》

名世仁，后易名莲，字秋湄。癸卯甲辰间，任《中国日报》记者。乙巳为香港《广东报》及《有所谓报》撰文，丁未赵声主办广东黄埔陆军小学，与胡毅生同任教员。

何冰甫 广东南海 报界 《中国日报》 甲辰

何雅选 广东南海 报界 《中国日报》 甲辰

二何先后充《中国日报》副编辑，后改任香港《循环日报》记者。

梁新武 广东 留学生 《中国日报》 甲辰

字博君，尝任《中国日报》副编辑，甲辰留学日本，与胡毅生同任横滨华侨学校教员。

卢 信 广东顺德 留学生 《中国日报》 甲辰

字信公，甲辰以王军演之介绍，任《中国日报》记者。民国后任参议员。

- 廖平庵 广东顺德 留学生 《中国日报》 甲辰
后改名平子，字任肩，与卢信同任《中国日报》记者。民元任稽勋局审议员。民三十二年病故。
- 何德如 广东 报界 《图南日报》 甲辰
丘焕文 广东 报界 《图南日报》 甲辰
胡伯镶 广东 报界 《图南日报》 甲辰
以上三人，均于甲辰春佐陈思仲任新加坡《图南日报》记者。
- 丁雨辰 广东 报界 《图南日报》 甲辰
郭云衢 广东 报界 《图南日报》 甲辰
冯 扶 广东 报界 《图南日报》 甲辰
以上三人，丁任《中国日报》副编辑，郭、冯先后任英文译员。
- 徐锡麟 浙江山阴 教育家 光复会 甲辰
字伯荪，清季癸卯科乡试副贡。辛丑秋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兼算学讲师，两度游日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钮永建诸人，旋在东浦创办热诚小学及特别书局，甲辰秋过沪访蔡元培，时光复会刚告成立，元培邀之入会，从之。遂偕成章周游浙省各县，交结会党豪要，旋与成章、宝铨倡立大通师范学堂于绍兴，为全浙革命总枢纽。屡欲在浙举事，以成章不赞成轻举而止。卒与成章、宝铨决定筹款捐官，以实行中央革命之计划，丁未在安庆起兵，诛杀清巡抚恩铭后，死之。
- 许仲卿 浙江绍兴 商人 光复会 甲辰
绍兴富商，以疏财仗义称。乙巳秋锡麟创大通学堂，首捐五千元。及锡麟、成章、宝铨等五人实行捐官革命计划，仲卿前后斥资五万元助之，为乙巳前浙江行义富商之第一人。
- 蔡元康 浙江山阴 学生 光复会 甲辰
字国卿，系蔡元培从弟，甲辰冬入光复会。乙巳春向徐锡麟建议劫钱庄助军需之法。锡麟大赞成，乃向许仲卿借金五千元购械行事，后以同志中无能通驾舟术作罢。
- 竺绍康 浙江嵊县 会党 平阳党 甲辰
字酌仙，清季文生，初因与土豪蔡老虎有杀父仇，特组平阳党以谋报复，党徒号称数万。癸卯、甲辰间，张恭、陶成章、魏兰等动以革命真理，始倾心焉。甲辰秋，成章约其起兵援应长沙华兴会，以湘军事泄不果。甲辰冬入光复会，大通学堂之组织，与有力焉。
- 曹钦熙 浙江山阴 教育家 光复会 甲辰
字荔泉，清季副贡，与徐锡麟同里，绍兴富商许仲卿之业师也。初

任东浦热诚学堂总理，甚得许仲卿信仰。仲卿所以多出资佐锡麟者，钦熙有力焉。乙巳秋大通学堂成立，被推为总理，寻偕锡麟北上周游满蒙，多所策划。

沈荣卿 浙江永康 会党 龙华会 甲辰
原名乐年，字瑛一，性豪侠。为龙华会正会主，有党徒二万数千人。陶成章、魏兰所联络会党，以此会为最有力。甲辰秋成章曾密约党人响应湖南华兴会，即荣卿、周华昌、王金宝等也。其后敖嘉熊、秋瑾之运动，均恃荣卿及周华昌为导线。

周华昌 浙江缙云 会党 龙华会 甲辰
原名金海，字安澜，与张恭同为龙华会副会主。癸卯冬与陶成章、魏兰先后结识，甲辰敖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及乙巳徐锡麟创设大通学堂，均有力焉。

魏毓祥 浙江云和 教员 温台处会馆 甲辰
字子文，魏兰之堂侄，早年佐兰倡办先志学校于处州府城，与各派会党联络密切。甲辰春敖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于嘉兴，为革命党与会党交通之中枢，得力于兰叔侄为多。

吕熊祥 浙江缙云 商人 温台处会馆 甲辰
字逢樵，在壶镇开杂货店，与沈荣卿、周华昌为莫逆交，温台处会馆成立，任会馆干事。

吕嘉益 浙江缙云 会党 温台处会馆 甲辰
吕熊祥之族侄，好行侠锄强，有党徒数千，雄据一隅，敖嘉熊、徐锡麟、秋瑾之革命运动，皆得其力。

陈梦熊 浙江乐清 留学生 温台处会馆 甲辰

丁 铎 浙江缙云 商人 温台处会馆 甲辰

赵 卓 浙江缙云 商人 温台处会馆 甲辰

魏毓蕃 浙江仁和 学生 温台处会馆 甲辰

魏仲麟 浙江仁和 学生 温台处会馆 甲辰

冯 豹 浙江乐清 商人 温台处会馆 甲辰

李造钟 浙江缙云 商人 温台处会馆 甲辰

上記七人，梦熊字乃新，丁铎字醉三，赵卓字洪富，冯豹字地造，均由敖嘉熊聘充嘉兴温台处会馆干事，于学界及会党各派各有相当势力，在甲辰乙巳间，该会馆隐然执全浙革命党之牛耳。及乙巳四月后，敖嘉熊迭遭家难，商业亦复亏折，会馆遂不能支持，馆中诸人始相将散去。未几徐锡麟组织大通学堂，党人之大本营乃由嘉兴移于绍兴焉。

- 刘光汉 江苏仪征 留学生 光复会 甲辰
本名师培，字申叔，清季癸卯科举人，甲辰冬由蔡元培介绍入光复会，先后任上海《俄事警闻》及《警钟日报》记者，因辱骂德人，报馆横被封禁，遂匿居同志敖嘉熊家，并助理温台处会馆事宜，后赴芜湖任安徽公学及皖安中学教员，著有《攘书》及《中国民族志》行世，后任东京《民报》记者。
- 林 獬 福建侯官 留学生 《警钟日报》 甲辰
字白水，号少泉，甲辰冬佐蔡元培先后任《俄事警闻》及《警钟日报》记者，后复创设《中国白话报》，至乙巳春相继停版。
- 孙寰镜 江苏无锡 报界 《警钟日报》 甲辰
字静庵，曾任《警钟日报》及《二十世纪大舞台》记者。
- 林宗素 福建侯官 留学生 《警钟日报》 甲辰
林獬之女弟子也，甲辰任《警钟日报》副编辑，为上海报界女记者之第二人，后东渡与陈撷芬同学。
- 陈去病 江苏吴江 报界 《警钟日报》 甲辰
字佩忍，号巢南，甲辰任《警钟日报》记者，另创《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所著有《清秘史》及《陆沉丛书》。
- 胡子晋 广东南海 教育家 《广东日报》 甲辰
字骏男，向任广州进取学堂教员。甲辰郑贯公在香港创办《广东日报》，子晋任记者。其后《有所谓报》、《东方报》先后出版，均任撰文。丙午因《东方报》言论排外，为香港政府驱逐出境。民二任稽勋局秘书。
- 陈树人 广东番禺 画家 《广东日报》 甲辰
名画家居廉弟子，甲辰任香港《广东日报》及《有所谓报》编辑。
- 劳纬孟 广东 报界 《广东日报》 甲辰
《广东日报》出版时任副编辑，此报创刊不及一载，郑贯公去职，报亦旋停版。
- 贺之才 湖北蒲圻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一九〇五）
字培之，癸卯由鄂省派赴比国留学，乙巳春由刘成禺作书介绍引见孙总理。贺及史青、胡秉柯、朱和中、魏宸组等闻总理在美国穷困，即措集旅费迎总理莅欧，及总理至比京，即发起新革命党，令诸生各宣誓入会。后数月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始定名同盟会欧洲支部。
- 史 青 湖北安陆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字丹墀，欧洲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孙总理到比国即寓其家，第一次开会时，总理亦照章写誓约一纸，众举史负责保藏之。

魏宸组	湖北武昌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胡秉柯	湖北潜江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孔庆睿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喻毓西	湖北鄂城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陈宽沆	湖北安陆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刘荫蓓	湖北黄陂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李藩昌	湖北天门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李仁炳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胡 铮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王治辉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程光鑫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以上十一人均留比学生，先后加入欧洲同盟会。

朱和中	湖北建始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	------	-----	-------	----

字子英，系留德陆军学生，闻总理来欧，亲至比国迎迓，并参加第一次开会，旋偕总理赴德，并介绍同志加盟。

刘家仝	湖北汉阳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陈匡时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周泽春	湖北随县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马德润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钱汇春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上記五人，均留德学生，由朱和中介绍入会。

孙鸿哲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	----	-----	-------	----

时孙总理由德赴英伦，留英学生加入此革命团体者，只有孙鸿哲一人。

唐 豸	湖北应山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汤芑铭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向国华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王发科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王相楚	湖北	留学生	欧洲同盟会	乙巳

二王均留德学生，亦由朱和中介绍，既入会，忽大悔，乃急走巴黎，与陈匡时、汤芑铭、向国华数人同谋向总理哀求发还誓约，迨至总理寓处，适总理外出，二王遂以小刀割取总理所携小革囊，盗取所藏各人誓约，赴清使馆谒孙宝琦检举，备言悔状。宝琦令二王将各誓约发还本人，二王持交朱和中，朱遽火之，其后朱与贺之才等仍秘密补填誓约。

田 桐	湖北蕲春	留学生	《廿世纪之 支那》	乙巳
-----	------	-----	--------------	----

字梓琴，武昌文普通学堂学生，因倡言革命被黜，甲辰留学日本，乙巳春与白逾桓、宋教仁等发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白逾桓	湖北天门	留学生	《廿世纪之 支那》	乙巳
-----	------	-----	--------------	----

字楚香，甲辰东渡留学，与田桐等组织《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因著论抨击日本侵略政策，被禁止，仅出至第二号。

刘炳标	湖北襄阳	留学生	《廿世纪之 支那》	乙巳
-----	------	-----	--------------	----

本名湘，字仲文，后改名公。家世富豪，好施与。乙巳负笈日本，《二十世纪之支那》之组织，以其资助之力为多，辛亥武汉倡议，出资最巨。

鲁 鱼	湖北嘉鱼	留学生	《廿世纪之 支那》	乙巳
-----	------	-----	--------------	----

字雯青，乙巳任《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编辑人，此杂志第二号被日当局没收，后数月，合并于《民报》。

王 汉	湖北蕲水	学生	科学补习所	甲辰
-----	------	----	-------	----

字涌涛，乙巳春鄂人刘敬庵等闻清廷派铁良南下建设兵工厂，特组织暗杀团以狙击之，日知会员王汉愿任此责，专候铁良于河南彰德府，诤以戒备严，不克近。愤甚，自投井死。

吕大森	建始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张难先	沔阳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冯特民	夏口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朱子龙	江陵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康建唐	江陵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欧阳瑞骅	江陵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何季达	黄冈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吴贡三	黄冈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刘度成	江陵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龚国煌	崇阳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刘 彦	湖南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欧阳振声	湖南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李亚东	河南	学界科学	补习所	甲辰

以上各人事迹，均叙述至乙巳秋同盟会成立前为止。其后继续加入

同盟会，或在同盟会时期内有相当工作者，仍当于《同盟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一文分别补述之。至各人职业籍贯，或因一时记忆力不及，或以此时交通梗塞，未便查询。错误遗漏，自所不免，容于《革命逸史》全集告成时，一一修正。海内外诸老友若能匡其不逮，无任欢迎。

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

《伦敦被难记》英文本为孙总理于丙申年（民元前十六年）在伦敦清使馆被囚出险后所作。书中第一章叙述自身所经历之革命事由，甚为简略。余文则记载被囚情形及师友营救出险经过。考其第一章全文所述，曾投身主张君主立宪之少年中国党及纠合全体党员向清廷联名上书请愿立宪，并在澳门入党，上海设总部等事，皆与总理生平言行完全不符。此种政治运动，亦向为总理所深恶痛绝，决无冒昧参加之理。此书在民元以前并无译本，故鲜为世人所注意。余于辛丑（民元前十一年）春始在横滨总理寓处见之。时余及粤籍留学生郑贯公、冯斯栾、李自重、王亮畴诸君方发起广东独立学会，日往还于东京横滨之间。常假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地总理寓处为聚谈所。总理实赞助甚力。余获读此书第一章后，深为诧异，乃向总理请示如此措辞之理由。总理曰，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若与之谈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国人必不乐闻，故不得不从权以此立言。且香港为其殖民地，时有禁压党人行动以交欢清政府情事。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容日后至相当时期方可据实修正云云。余心为之释然。兹将民智书局出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译文加以修正，其词句有与英文原本意义相差太远者，则为误译英文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作兴中会一语。两者宗旨：一主张和平渐进之君主立宪，一主张激烈急进之革命排满，性质互异，有同冰炭，读者如不了解总理当日对外措辞之困难，而混为一谈，则离题万丈矣。译文录载如次：

余早年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之存在。此种政治运动，大可以名之曰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之形成。余以该党宗旨识见宏远，适合时势，深表同情，即报名入党。盖为国利民福计，极欲有所尽力耳。该党原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

廷，俾推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旧式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少年中国党所由设也。该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原冀皇帝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敝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或能赞助人民此项运动。以是余及其他同志奋然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但结果反令多人受严厉之惩罚。时则日本正以重兵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背全国人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如此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吾党至是始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少年中国党总部确在上海设立。而其实行活动之地则在广州。

以上一段译文，凡稍读总理传记及革命史者，皆知为不符事实，而竟出于总理之著述，其为一种对外忌讳之措辞，不言可知。自民国建元后，中外文士以此向总理质疑者，大不乏人。总理久欲追述往事，据实修正，以释群疑。以劳于国事，无暇执笔。直至民国七年广东军政府改组赴沪闲居时，始抽暇撰成《孙文学说》一书。书中第八章首段即声明否认《伦敦被难记》第一章全文所述之革命事由，而加以郑重修正；次段乃追述其三十一年来所记忆之事实，如数家珍。及民国十二年一月复有《中国革命史》之作。文中所述革命之运动，（一）立党、（二）宣传、（三）起义三则，更足补《孙文学说》第八章所未及。由是一部学者对于《伦敦被难记》发生之误解，一扫而空，无复有致疑者矣。兹录载《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首段如左：

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宗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上文即总理对于《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修正，且声明为全文之修正，而不止一字一句之修正。所云“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其意义至为明显。世有再援引总理久已根本取消之革命事由，而仍称之曰遗教，即无异强指总理为主张君宪之保皇党，诬蔑甚矣。《孙文学说》第八章首段既修正《伦敦被难记》所述革命事由后，同时于次段追述革命原起及三十年来所身历之革命事实。凡一

万二千言，实为清季革命时代最正确之历史资料。兹更录载原文所述兴中会成立以前之革命事实一节如下。此即对于《伦敦被难记》第一章全文之修正辞也。

兹篇所述，皆就余三十年来所记忆之事实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余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录之无遗。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事体日繁，附和日众，而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笔录于兹篇。当俟之修正革命史时，乃能全为补录也。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色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之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学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实效。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则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二三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总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下略）

此外总理尚有民十二年一月所著《中国革命史》。其第一章叙述兴中会成立前后之革命事由，可与《孙文学说》第八章互相印证。就中列举“立党”一则，

于兴中会创立之年代地点人数，尤为正确明白，毫无疑义。亦对于《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修正辞也。兹更照录原文首段如下：

（一）立党乙酉以后，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原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下略）

观上文所录，总理对于《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修正辞，及前后追述兴中会成立以前之革命事由，即可证实《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所载“余在澳门”云云至“少年中国党总部设于上海”之全文约三百字为子虚乌有。更可证实甲午赴檀岛创立兴中会之前，并无以革命主义立党情事。事实彰彰。有目共睹。余前于所撰《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一文，尝谓《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为总理当年对英人之外交措辞而并非事实，盖有所本也。然该章全文虽经总理郑重声明修正二十余年，但逞奇立异，道听途说，仍援引该章全文之一二句语以颠倒事实者，至今尚有其人，似属骇人听闻。今再根据总理之修正辞，及先后追述之革命事实，不揣冒昧，谨分别列举定义五点，以供研究革命史者之参考。倘有同志能不逾越此定义之范围质疑问难，余固甚乐闻之。关于兴中会成立前之革命事由，应下定义五点如下：

（一）《伦敦被难记》第一章全文，已经总理于《孙文学说》第八章首段郑重修正，认为不符事实，应作根本取消，以后不得再为援引。

（二）根据总理修正文，在兴中会成立前，世间并无所谓“少年中国党”之存在。所称澳门云云及上海设总部，均属因时制宜，子虚乌有之谈。

（三）总理始终并无加入主张君主立宪和平改革之少年中国党情事。

（四）兴中会确于甲午年（民前十八年）在檀香山创立。一见于《孙文学说》第八章“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创立兴中会”之自述，二见于《中国革命史》“立党”一节“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之自述。三见于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总理所颁布之中国国民党宣言“溯自兴中会以至于今，垂三十年”一语（按甲午至民十二年，恰为三十年）。故兴中会于甲午创立于檀香山之事实，实为确凿不磨之遗教。以后不得再有异议。

（五）民智书局及坊间出售之《伦敦被难记》译本均错译英文 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国党）为兴中会。凡稍解英文皆知其误。读者幸勿将错就错。

中和堂小史

中和堂始创于日本横滨山下町唐人街，一华侨工界之俱乐部也。成立于清季戊戌己亥年间，即民国前十二三年，时兴中会驻日分会，早不存在。盖兴中会自孙总理及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于乙未冬（民国前十七年）在日组织分会以来，前后收纳会员不过三十余人。及丁酉（前十五）下半年，横滨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中西学校，以教育侨胞子弟，征教习于总理，总理以梁启超荐，梁举徐勤自代。复由康有为改名为大同学校，自是康门徒侣，群集横滨；以大同学校为渊藪，駸駸乎有喧宾夺主之势。及戊戌（前十四）清帝厉行变法，康门弟子皆弹冠相庆，不敢与总理及陈少白等往还。而侨商亦多趋炎附势，歌颂天王圣明，兴中会以是大受影响。会员中能始终如一而不为康梁所惑者，寥寥无几，是为当日兴中会最不振之时期。大同学校校址原属中华会馆公产，康徒既蟠据学校，复伸张势力，欲借扩充校务名义，覬觎其他公产。侨众大愤，因而发生三种反响。一为该校强逼耶稣教徒弟，向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违者勒令退学。故耶稣教徒赵峰琴、关贵等，乃另创华侨学校，以示对抗。二为该校不设国语教员，凡江浙子弟，亦一律用粤语教授，故江浙人郭外峰等迫而自设三江帮学校。三则工界及小资本商人愤恨康徒之专横，遂组织一小规模之俱乐部，以图自卫，此即中和堂所由发起也。

中和堂成立之初，本无名字，且无政治性质。其发起人为鲍唐、杨少佳、陈泽景、温炳臣、陈和等数十人。其组织颇类航业工人来往之俱乐部，即粤语所谓“行船仔馆口”者，会所设于唐人埠某街角之二层楼，堂中设关羽神像，每逢神诞及纪念日，恒锣鼓喧天，设宴高会，初由兴中会员尤列与堂中人相识。代定名曰忠和堂。及己酉年夏秋间，闻康徒谋攘夺中华会馆公产，愤然不平，始由会员温炳臣、陈和二人，介绍兴中会员陈少白为该堂顾问，是为该堂与革命党发生关系之嚆矢。

少白既作该堂座上客，乃为之设计改良。首改忠和堂三字为中和堂，次则主张废去关羽之神像，以便接纳耶稣教徒，各会员皆惟命是听。时全埠侨众，因大同学校侵占公产事，在中华会馆开会争论多次；大同学校值理多属殷商，隐然有操纵议事之能力。少白乃指挥该堂会员，于每次开会时聚众反对；卒使中华会馆公产，不致为康徒侵占，该堂之力也。

中和堂自废除神像后，耶稣教徒加入堂籍者，不乏其人，翟美徒其一也。翟为

德商某洋行之书记，兼英文夜校教员，与少白为旧相识。己亥冬少白奉总理命，赴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众乃推翟主持堂务。翌年庚子，尤列自香港莅横滨，中和堂请其演说时事，慷慨激昂，听众大为倾倒。旋举尤任会长，由是该堂常有兴中会员及留学生足迹。遇有革命党名士路过，辄请其演讲国政，而该堂会员之种族观念，遂与时俱进矣。辛丑年（前十一）阳历元旦日，该堂应留日学生励志会之招，特派尤列、翟美徒二人，参加该会新年庆祝会。是日被邀莅会者，尚有日本进步党首领犬养毅，及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等；当拍照以志纪念，此照今尚存也。（著者按：此照余今尚保存之，民二十五年拟印载上海《逸经》半月刊，因照片稍模糊，故未登出。）

辛丑年尤列赴南洋，初在新加坡埠，悬壶行医，其医馆设于牛车水单边街，以精通治花柳杂病，其门如市。时南洋各埠保皇党声势鼎盛，闽商邱菽园，及粤商七家头朱子佩等，成为康梁张目。尤初至，不敢公然向商界谈革命，乃渐以国医术受知于工界及下层社会，且常涉足烟馆赌场中，借烟赌以鼓吹革命排满，久而久之，收效渐宏，继游吉隆坡、槟榔屿、霹雳、柔佛诸埠，从之者日众。于是首创中和堂于吉隆坡，其会所高悬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随风招展。青天白日旗之实用于海内外公共建筑物，当以吉隆坡中和堂为最早。自是英属各小埠亦陆续有中和堂之设，会员中有黄伯耀、黄世仲、康荫田三人，皆湛通国学之文士，以絀于家计，出洋谋生，同在赌场掌理笔墨。余暇时辄投稿于新加坡之《天南日报》，畅论时事。及与尤相结识，尤乃先于后推荐三人于香港《中国日报》及新加坡《图南日报》，充任记者。黄世仲字小配，又号禺山世次郎，即香港各报之名记者，常以撰作《洪秀全演义》及《二十载繁华梦》二说部见称于时者也。

兴中会在南洋始终并无组织，在壬寅、癸卯以前（前九、十），南洋马来亚各埠势力，几为保皇党徒独占。及尤列创立中和堂后，革命思潮，始渐传播。时有闽籍富商陈楚楠及潮籍富商张永福二人，夙醉心民族主义，知尤为兴中会员，特登门请谒，一见如故。陈张等向与少数侨商组织小桃源俱乐部，为研究革命之聚谈所，自是该俱乐部常时有尤列之足迹。癸卯，上海《苏报》案起，陈张等乃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驻沪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邹容、章炳麟二人于清吏。复集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改名《图存篇》，分送南洋各埠，及闽粤各县，以广宣传，尤与有力焉，然陈张固非中和堂分子，盖南洋工商二界畛域颇严，中和堂只限于农工人物，富商巨贾，实不便参与也。

是岁秋冬间，陈楚楠等集资发刊《图南日报》于新加坡福建街二十一号，筹备数月，至甲辰（前八）春始出版。初由尤列介绍郑贯公任总编辑，郑以事辞，乃改聘陈诗仲，郑、陈二氏皆前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也。此外，更聘尤列为名誉编辑，黄伯耀、何德如、康荫田、胡伯镶、邱焕文，分任撰述译务，黄、何、康、胡等多属中和堂会员。出版第一日，尤作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者

是也。

自《图南日报》出版后，中和堂之势力，亦蒸蒸日上。乙巳年（前七）冬，《图南》为华侨冯夏威因美国新颁华工禁约，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门外事，举行追悼大会于仁济医院。先期向当地华民政务司署领取开会许可证，英官以尤列有左右工界能力，诚恐发生事端，遂以是日尤不列席为条件，陈楚楠等允之。尤闻之大愤，及期，先到会场登坛演说，痛言拒约抵货之理由，及迁就外人之失当，座众大为鼓掌，事后英官竟不干涉。未几，各地抵制美货之风潮愈益扩大。适有英船载运政府定购之美货到埠，码头工人头领多中和堂分子，咸拒绝起运。华民政务司乃请华译员何宽设法。何曰：“若得《图南报》陈楚楠君，代向码头苦力疏通，乃易为力。”英官遂邀陈至署，请其劝告各工人勿拒运美货，陈以无此能力拒之。英官谓只须陈君代解释英轮所载美货，乃当地政府先期定购之用品，与普通美货不同，即生效力，不必为劝告工人语亦可。陈于是勉为署名。此项公告张贴后，不及半日，英轮所载美货完全卸陆。英官乃知《图南报》对群众之势力，为之咄咄称异。是亦可见中和堂在工界势力之一斑。

《图南报》出版后数月，总理在檀香山见之，知南洋向无革命派报纸，乃移书尤列，探询此报创立经过，尤具告之，总理深为喜慰。乙巳年（前七）自欧洲东归，先期函电尤及秦力山等，嘱于舟过新加坡时，引诸同志相见，时新加坡禁止总理五年入境之期未滿，故届时总理不便上陆，仅由尤领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登轮晋谒。总理谓欧洲留学界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即可组织革命党总机关，嘱尤等预为布置，以利进行，尤等唯唯。是年冬，总理复由日抵新加坡，适英政禁止入境期限已滿，尤等遂以张永福之晚晴园为招待所。总理报告中国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本部，余此来目的，在组织新加坡分会，尤、陈、张等遂一一宣誓如式。众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自兹而后，各埠中和堂会员，遂继续加入同盟会。总理及胡汉民、汪兆铭等先后在南洋筹措义捐，中和堂分子之助饷者，皆以同盟会员名义行之。然其旧有之工界小俱乐部，仍旧存在。如戊申年（前四）某月保皇党假振武善社，开政闻社成立会，革命党员孙眉、田桐、邓子瑜等，率百数十人到场，破坏其事，且殴打康徒徐勤，使会众如鸟兽散。其中摇旗喊呐以助声威者，即此辈为之也。是岁夏，滇省河口革命军失败，退入越南境界，为法人遣送至新加坡之败军将士，凡数百人，总理乃命陈楚楠、张永福、林受之、沈联芳等，设法收容。且在蔡厝港开办中兴石山，及介绍于各埠矿山农场以安置之。然败兵多出身游勇，颇不受拘束，有声言给养不良而聚众滋事者，有闹事杀人而招警吏干涉者，亦有劫掠行旅而妨害治安者。尤列以总理穷于应付，乃运用其平日怀柔工界之手腕，出而排难解纷。而败兵中亦渐就范。然尤列竟因此辈杀人嫌疑案，被牵涉入狱。后总理致书英吏保证，始获开释。己酉（前三）七月，总理赴欧洲，同盟会南洋支部亦迁地槟榔屿，宣传机

关之《中兴报》以款绌停版，是为南洋党人最零落之时间。然尤列仍安居新加坡或吉隆坡，优游自得，即受中和堂旧友供养之力。迨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民元南北统一，尤尚迟迟不愿归国，亦以此故。

中和堂原属一工界俱乐部性质，凡人皆可报名入会，并无拜盟宣誓等仪式。于民国前后，始终并无派人在国内征求会员情事。辛亥粤省光复之后，有人利用孙眉名义，恢复兴中会，招收会员，亦有组织扶正同盟会，以反对都督胡汉民、陈炯明等。时有二三中和堂分子，亦欲假借尤列名义，在粤设置中和堂，以染指政权，屡邀尤回粤主持其事。尤不欲惹起当局误会，遂于民元春夏间归国时，不之粤而之滇。迨抵昆明，滇都督蔡锷留学日本时，早与尤相结识，至是大开欢迎会，设宴赠金，礼之甚优。民二春间，尤北游京津，过港沪时，国民党干事疑尤已不与总理合作，无招待之者。及抵北平，共和党本部开会于虎坊桥以欢迎之。尤乃以中和堂名义，向内务部呈请立案，内务部即予批准。时袁世凯厌恶总理特甚，王揖唐进言曰：“人皆言孙某为革命党首领，不知革命党中尚有中和堂会长尤某，较孙某资格更老，若崇尤抑孙，大可减削孙某之势力矣。”袁从其计，乃聘尤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并馆之于石驸马大街之旧醇王府。尤因得以养尊处优，逍遥啸傲于燕山者两载。及闻袁蓄意称帝，不欲自污，始托故悄然出京。居天津数月，资斧乏绝，赖中和堂旧友印刷商温德泽、任少荃助，始得避地日本神户，以著作自娱，居东多年，其生活费仍恃南洋各埠中和堂旧友之源源供应。

民九、民十两年间，尤渐厌居扶桑，乃归香港，以教授蒙童为生活。其私塾先后设于九龙西洋菜街及弥敦道等处。侨港之中和堂旧友，以其所得束修不足供家费，乃各分任若干以供应之。并提议恢复与南洋各埠堂友之关系，由是南洋信息，络绎不绝。尤所以不求仕进而能只身维持生活者，堂友协助之力也。

民十年，总理开府广州，命许崇智斥资三千元，修治观音山文澜阁，特延革命时期四大寇之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居之，以叙旧谊，尤欣然就道。居粤未久，因与陈少白语言不合，且数为某某所揶揄，遂拂然去粤。总理挽留不得，乃馈以两千元，用壮行色。即归港，仍赖教书自给，穷苦一如当年，惟值每年寿辰，其同志亲友及中和堂旧人，必群集称觞，大举庆祝。是亦敬老尊贤之美意也。

民二十年秋，东三省失陷，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于洛阳，尤被征为国难会议员，以病不克就道。民二十四年，值其七十一寿辰，各地兴中会、同盟会、中和堂诸老友特举行庆祝大会，亲赴香港称觞者，颇不乏人。尤以外侮凭陵，乃通电全国，主张统一御侮，继以全国统一有望，遂扶病晋京，晋謁中央当局，面陈救国方略。林故主席及蒋委员长均以其年高德劭，深致敬仰，礼遇优渥。是冬十二月十二日，尤病势渐沉重，其随从秘书马白眉，叩以主持中和堂之后继人，尤瞑目不答。遂于是晚溘然长逝。而中和堂之名义，亦随尤以俱去矣。

尤既逝世，其嗣子某乃偕尤生前友好数人，税居九龙弥敦道洋楼一层，为中

和堂会所，以示继承中和堂之统绪。会中附设尤列小学，以纪念亡父。及民二十九年，更欲扩大组织，改组为委员制，推举民党前辈李纪堂、曾克齐、李天德等为执监委员。纪堂闻人言中和堂尚有财产数百万元在南洋，信以为实，谓既任该堂常委，即可调动存款，以供祖国国防之用。乃使人抄录该堂与南洋各地通讯地址，以便直接通讯，因而引起尤嗣子之误会，竟借细故向纪堂大事攻击。于是各执监委员纷纷辞职，以脱离关系，纪堂旋亦束装赴渝，避此纷扰，该堂经此风潮，遂成无形的瓦解。中和堂三字，将不复再见于香港九龙间矣。

此外尚有中和堂发源地之日本横滨中和堂，其会所于民国成立后，改称中和堂书报社。民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该堂分子皆登记为国民党员。民二及民六两年，北京政府举行参议院华侨参议员之选举，规定海外各书报社及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三种团体，皆有选举权。该党两次均派夏重民赴北京参加选举会，中和堂之享有选举权者，只此一处。南洋各部中和堂于事前未设书报社，皆无选举权也。时横滨会员以尤列未列名国民党籍，多视同路人。民三后，尤闲居神户多年，而足迹未至横滨，即以此故。横滨中和堂于维持当地华侨学校，及筹饷讨袁等义举，多所尽力。迨民十二年间日本发生地震，横滨华侨财产尽付一炬，该堂会所亦不免于难。事后华侨重建居留区，不复闻有中和堂之组织。

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

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且普遍。蒋观云（智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诚至言也。考民国成立以前出版之提倡革命各种书报，可分为三类：一为日报类，隔日报及星期报属之；二为杂志类，旬刊及半月刊、月刊、年刊等属之；三为图书类，自著及译本、书报等属之。兹调查昔年海内外各地各种革命书报，自乙未年（一八九五）以迄辛亥，约千数百种。其名称，年代，地点与编辑人发行人，分别胪列并简单说明如左：

一 日报类

名称	时期	出版地	编辑及发行人
中国日报	己亥（一八九九）	香港	陈少白、洪孝充、陆伯周、 杨肖欧、郑贯公、冯自由、

陈思仲、黄世仲、陈春生、
王军演、廖平子、卢 信、
胡汉民、谢心准、朱执信、
李纪堂、李煜堂。

按《中国日报》为海内外各革命日报之元祖。民前十三年己亥夏秋间，孙总理特派陈少白至香港组织。是年十二月下旬出版。地址初在香港士丹利街门牌二十四号。其资本在庚子以前，由总理拨付；庚子以后，由同志侨商李纪堂、李煜堂诸人补助之。

同文沪报

庚子（一九〇〇） 上海 田野橘次。

此报为日人田野橘次所设。与吾国维新志士颇有关系。庚子，唐才常、林述唐等在上海张园召集国会，暨谋在汉口起事，皆假此报为宣传机关。

大同日报

壬寅（一九〇二） 美国旧金山 唐琼昌、欧渠甲、刘成禺、
冯自由、徐甘棠、蒋梦麟、
廖卓庵。

此报为美国洪门致公堂所组织。创办人为唐琼昌、欧渠甲。癸卯（一九〇三）后改组，乃聘刘成禺、冯自由、蒋梦麟、廖卓庵等先后主持笔政。

台南日（报壬寅台湾连雅堂。）

苏报

壬寅 上海 陈 范、吴敬恒、章士钊、
汪文溥、蒋维乔。

此报初为日本人所设。后为陈范出资承办。至癸卯春，因俄人进兵东三省，清政府极力压抑国人之爱国举动，始大倡革命，声震一时。是岁夏间，卒为当局封禁，即清季惊天动地之《苏报》案是也。

世界公益报

癸卯（一九〇三） 香港 郑贯公、崔通约、谭民三、
黄世仲、李大醒、黄鲁逸。

国民日日报

癸卯 上海 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
张 继、卢和生。

是报继《苏报》而起。出版仅数月，因内部风潮停歇。

檀山新报

癸卯 檀香山 程蔚南、何 宽、许直臣、
林鉴泉。

是报又名《隆记报》。前已出版数年。是岁秋冬间，始奉孙总理命，改为党报。檀岛之有革命言论机关，自兹始。

女苏报	癸卯	上海	陈赓芬。
萃新报	癸卯	金华	张 恭、刘 琨、盛 俊。
白话报	癸卯	杭州	孙翼中。
鹭江日报	癸卯	厦门	不详。
图南日报	甲辰（一九〇四）	新加坡	陈楚楠、张永福、尤 列、 陈思仲、林义顺。

是报为华侨在南洋群岛创刊革命机关报之嚆矢。出版二年而止。

俄事警闻	甲辰	上海	蔡元培、刘光汉、陈去病。
警钟日报	甲辰	上海	蔡元培、刘光汉、汪允中、 林 獬、陈去病、林中素、 陈竞全。

广东日报	甲辰	香港	郑贯公、黄世仲、陈树人、 胡子晋、劳纬孟。
------	----	----	--------------------------

华暹新报	乙巳（一九〇五）	暹罗槟角	萧佛成、陈景华、王 斧、 康荫田、胡毅生、卢仲琳。
------	----------	------	------------------------------

南洋总汇报	乙巳	新加坡	陈楚楠、张永福、许子麟。
-------	----	-----	--------------

此报乃继《图南报》停歇之后而起。后因内部纷扰而致拍卖，竟落于康党之手，成为反对党机关，与《中兴报》大开笔战。

有所谓报	乙巳	香港	郑贯公、黄世仲、陈树人、 王斧、李孟哲、胡子晋。
------	----	----	-----------------------------

此报又名《惟一趣报》。庄谐并重。规模虽小，而销场较大报为广。

群报	乙巳	广州	沈孝则、雷 震、陈止澜。
民生日报	丙午（一九〇六）	檀香山	曾长福、张孺伯、卢 信。
东方报	丙午	香港	谢英伯、陈树人、刘思复。
仰光新报	丙午	缅甸仰光	庄银安、秦力山、萧小珊。
少年报	丁未（一九〇七）	香港	黄世仲、杨计伯、康荫田。
中兴日报	丁未	新加坡	田 桐、居 正、胡汉民、 汪精卫、王 斧、周杜鹃、 张绍轩。

华英日报	丁未	加拿大温	周天霖、崔通约、高 华。
光华日报	丁未	槟榔屿	黄金庆、雷铁崖、周杜鹃。
中华新报	丁未	汕头	谢逸桥、陈去病、叶楚伦、

警东新报	丁未	澳洲墨尔本	林百举。
自由新报	丁未	檀香山	不详。
神州日报	丁未	上海	曾长福、卢 信、温雄飞、 谢英伯、吴荣新、孙 科。
大声报	丁未	檀香山	于右任、杨笃生、汪允中、 汪彭年。
星洲晨报	戊申（一九〇八）	新加坡	卢 信、孙 科、许 棠。
日华新报	戊申	日本东京	谢心准、周之桢。
泗滨日报	戊申	荷属泗水	夏重民。
光华报	戊申	仰光	田 桐。
黔报	戊申	贵阳	杨秋帆、居 正、吕志伊、 陶成章、陈仲赫。
苏门答腊报	戊申	荷属口里	周培艺。
民铎报	戊申	荷属泗水	不详。
民呼日报	戊申	上海	不详。
民吁日报	己酉（一九〇九）	上海	于右任、范光启、王无生、 庞青城。
国民报	己酉	广州	于右任、范光启、朱葆康、 景耀月、周锡三。
长春日报	己酉	吉林长春	邓悲观、冯百砺、黄轩胄。
中国公报	己酉	上海	徐竹平、蒋大同。
帝国日报	己酉	北京	陈其美、陈毓川、陈去病。
大汉日报	庚戌（一九一〇）	加拿大温	白逾桓、陆鸿逵、宁调元。
进化报	庚戌	仰光	冯自由、张儒伯、高 华、 黄希纯。
少年中国报	庚戌	旧金山	吕志伊、陈钟灵。
民醒报	庚戌	庇鲁利马	李是男、黄超五、张霭蕴、 黄伯耀。
民立报	庚戌	上海	李硕夫等。
西南日报	庚戌	贵阳	于右任、宋教仁、吕志伊、 景耀月、沈缙云。
民国日报	庚戌	澳洲雪梨	张百麟、周培艺。
商务日报	庚戌	汉口	洪门致公堂。
南越报	辛亥（一九一一）	广州	刘尧澄、查光佛。
			苏棱讽。

人权报	辛亥	广州	陈耿夫、黄霄九、李孟哲。
平民报	辛亥	广州	陈树人、邓慕韩、潘达微。
天民报	辛亥	广州	李竞生、黄 平。
军国民报	辛亥	广州	卢岳生。
齐民报	辛亥	广州	王秋涓、邓警亚。
中原报	辛亥	广州	卢岳生、杨计白。
可报	辛亥	广州	陈炯明、叶夏声、马育航、 邹 鲁。

此报为反对开赌之广东谘议局议员所组织。陈炯明实为主脑。

南侨日报	辛亥	新加坡	黄吉辰、卢耀堂。
国风报	辛亥	北京	白逾桓。
国光新闻	辛亥	北京	田桐、景定成。
公理报	辛亥	菲律宾	郑汉淇、吴宗明、王忠诚。
大江日报	辛亥	汉口	黄 侃、胡 瑛、詹大悲。
天铎报	辛亥	上海	李怀霜、戴天仇。

二 杂志类

名称	时期	出版地	编辑及发行人
中国旬报	己亥（一八九九）	香港	陈少白、杨肖欧、黄鲁逸。 是为《中国日报》之副刊。内设鼓吹录一门，专载谐文、戏剧、粤讴等种。海内外各报增加谐部自兹始。
译书汇编	庚子（一九〇〇）	东京	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 雷 奋。 留学界出版之月刊，以此为最早。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名著，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
开智录	庚子	横滨	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 是报专提倡自由平等之真理，出版至十余号而止。
国民报	辛丑（一九〇一）	东京	戢元丞、沈翔云、秦力山、 王宠惠、杨廷栋、冯自由。 留日学界公然主张革命排满及反对康梁保皇邪说者，是报实为滥觞。
大陆报	壬寅（一九〇二）	上海	戢元丞、秦力山、杨廷栋、 陈 冷。

《国民报》停刊后，戢元丞重组此报于上海，反对康梁之保皇会最力。

湖北学生界	壬寅	东京	刘成禺、李书城、程明超、尹拔一、王存一。
新民丛报	辛丑	横滨	梁启超、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

梁启超于此报出版第一二年，阐扬民族主义，不遗余力。所著《破坏论》尤为激烈，影响国内青年之思想至巨。及游美东返，始论调一变，而有“吾游美国而梦俄罗斯”之说。

浙江潮	癸卯（一九〇三）	东京	孙翼中、蒋智由、蒋方震。
江苏	癸卯	东京	秦毓璠、张肇桐、汪荣宝。
湖南游学译编	癸卯	东京	杨守仁、梁焕彝、樊 锥、黄 轸、周家树。
女学报	癸卯	上海	陈撷芬。
童子世界	癸卯	上海	爱国学社社员。
觉民	癸卯	松江	高天梅。
中国白话报	癸卯	上海	林 獬。
女子世界	癸卯	上海	丁初我。
旧学	癸卯	东京	《湖北学生界》增刊。
二十世纪大舞台	甲辰（一九〇四）	上海	陈去病。
汉声	甲辰	东京	《湖北学生界》改名。
扬子江丛报	甲辰	上海	杜课园。
扬子江白话报	甲辰	上海	杜课园。
女子魂	甲辰	东京	抱真女士。
二十世纪之支那	乙巳（一九〇五）	东京	田 桐、白逾桓、刘炳标、宋教仁、陈天华。
民报	乙巳	东京	胡汉民、陈天华、章炳麟、汪精卫、刘光汉、朱执信、汪 东、汤增璧、陶成章、黄 侃。

是为中国同盟会之机关报，出版于乙巳年十月，革命党本部之发行机关月刊，以倡导三民主义，此为第一。

时事画报	乙巳	广州	潘达微、陈 垣、高剑父、何剑士。
复报	丙午（一九〇六）	东京	高天梅、柳亚子、田 桐。

鹃声	丙午	东京	雷铁崖、董修武、李肇甫。
云南	丙午	东京	杨秋帆、吕志伊、赵 伸。
洞庭波	丙午	东京	陈家鼎、杨守仁、宁调元。
竞业旬报	丙午	上海	傅君剑、谢消庄、胡 适。
直言	丙午	东京	直隶留学生。
中国女报	丙午	上海	秋 瑾。
中国新女界	丙午	东京	燕 斌。
国粹学报	丙午	上海	章炳麟、黄 节、刘光汉、 邓 买。
新世纪报	丙午	巴黎	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
天讨	丁未（一九〇七）	东京	《民报》附刊。
晋声	丁未	东京	景定成、景耀月、谷思慎。
天义报	丁未	东京	刘光汉、何殷震。
汉帜	丁未	东京	陈家鼎、景定成、仇式匡。
大江报	丁未	东京	夏重民、黄增耆。
醒狮	丁未	东京	高天梅。
神州女报	丁未	上海	陈以森。
四川	丁未	东京	雷铁崖。
华铎报	己酉（一九〇九）	荷属八打威	白苹州。
时事画报复刊	己酉	香港	谢英伯、潘达微、郑侣泉、 何剑士。
南报	庚戌（一九一〇）	桂林	赵正平。
民声丛报	庚戌	上海	陈 匡、陈其美。
少年学社旬刊	庚戌	旧金山	李是男、黄魂苏、温雄飞、 黄超五。
平民画报	辛亥（一九一一）	广州	尹笛云、冯润芝。
南风报	辛亥	桂林	廖 璋。

三 图书类

名称	时期	出版地	编辑及发行人
太平军战记	甲午（一八九四）	东京	曾根俊虎。
扬州十日记	乙未（一八九五）	横滨	王相楚、冯镜如。
原君原臣	乙未	横滨	黄梨洲、冯镜如。
以上二种，为兴中会最初之宣传品。均于乙未九月广州失败			

后在横滨印行,《原君》、《原臣》,即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之选本。

盛世危言	甲午	上海	郑官应。
新政论议	戊戌(一八九八)	香港	何 启、胡礼垣。
新政权衡	戊戌	香港	何 启、胡礼垣。
劝学篇书后	戊戌	香港	何 启、胡礼垣。
仁 学	己亥(一八九九)	横滨	谭嗣同。

此书由横滨《清议报》印行,其排满之激烈论,为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擅行删去,至为可惜。

馗书	庚子(一九〇〇)	上海	章炳麟。
经国美谈	庚子	横滨	矢野文雄、周宏业。

此书演述上古希腊齐武国志士驱逐斯巴达光复故土事,日人矢野文雄著,由湘乡周宏业用小说章回体译出。初在横滨《清议报》分期发表,后有单行本。

佳人奇遇	己亥	横滨	柴四朗、罗 普。
------	----	----	----------

此书叙述欧美各灭亡国家志士及中国遗民谋光复故土事。日人柴四朗著,由罗普分期译载《清议报》,有单行本。惟关于中国志士反抗满虏一节,为康有为强令删去。

贞德传	庚子	横滨	冯自由。
-----	----	----	------

是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

烧饼歌注解	庚子	香港	不详。
太阳经注解	庚子	香港	不详。
瑞士建国志	辛丑(一九〇一)	香港	郑贯公。
中国秘密会党史	辛丑	东京	平山周。

此书乃日本志士平山周偕湘人毕永年,深入吾国腹部各省调查而得,归国后乃有此作。

新广东	壬寅(一九〇二)	横滨	欧榘甲。
新中国未来记	壬寅	横滨	梁启超。
黄萧养回头	壬寅	横滨	新小说社。
东欧女豪杰	壬寅	横滨	罗普。
俄罗斯大风潮	壬寅	上海	马君武。
法兰西革命史	壬寅	东京	青年会编译部。
广长舌	壬寅	上海	中国国民丛书社。

革命军	癸卯（一九〇三）	上海	邹容。
驳康有为政见书	癸卯	上海	章炳麟。
辨康有为政见书	癸卯	香港	黄世仲。
黄书	癸卯	上海	王船山。
黄帝魂	癸卯	上海	不详。
孙逸仙	癸卯	上海	黄中黄。
女界钟	癸卯	上海	金天翮。
陆沈丛书	癸卯	上海	陈去病。
苏报案记事	癸卯	上海	不详。
沈荃	癸卯	上海	黄中黄。
中国民族志	癸卯	上海	刘光汉。
新山歌	癸卯	上海	敖嘉熊。
教育界之风潮	癸卯	上海	爱国青年。
无政府主义	癸卯	上海	张继。
轰天雷	癸卯	上海	藤谷古香。
瓜分惨祸预言记	癸卯	上海	轩辕正裔。
洗耻记	癸卯	上海	冷情女史。
俄国革命战史	癸卯	上海	人演译社。
台湾开创郑成功	癸卯	东京	张铸立。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	癸卯	东京	新智社。
国民日报汇编	癸卯	上海	章行严。
图存篇（《革命军》改名）	癸卯	新加坡	陈楚楠等。
革命先锋（《革命军》改名）	癸卯	香港	《中国日报》。
救世真言（《革命军》改名）	癸卯	上海	不详。
章邹合刊（《驳康书》及《革命军》合称）	癸卯	横滨	冯自由等。
攘书	癸卯	上海	刘光汉。
逐满歌	癸卯	上海	章炳麟。
猛回头	甲辰（一九〇四）	上海	陈天华。
警世钟	甲辰	上海	陈天华。
最近政见之评决	甲辰	东京	陈天华。
太平天国战史	甲辰	东京	刘成禺。

三十三年落花梦	甲辰	上海	宫崎寅藏、金一。
支那问题之真解决	甲辰	美国	孙逸仙。
清秘史	甲辰	上海	陈去病。
新湖南	甲辰	东京	杨笃生。
波兰衰亡史	甲辰	上海	薛蛰龙。
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	甲辰	东京	陶成章。
郑成功传	甲辰	东京	匪石。
女狱花	甲辰	上海	王妙如。
多少头颅	甲辰	上海	亡国遗民。
女娲石	甲辰	东京	海天独啸子。
瓜种兰因	甲辰	上海	汪笑依。
种界魂	甲辰	上海	不详。
创世英雄	甲辰	香港	徐桂。
自由血	甲辰	上海	金天翮。
国民必读	乙巳（一九〇五）	上海	陈天华。
中国革命史论	乙巳	东京	陈天华。
黑龙江	乙巳	上海	不详。
狮子吼	乙巳	东京	陈天华。
洪秀全演义	乙巳	香港	黄世仲。
自由结婚	乙巳	东京	张肇桐。
灭汉种策	乙巳	东京	宋教仁。
敬告同胞	乙巳	上海	吴敖。
南洋先生退化史	乙巳	上海	不详。
虚无党女英雄	乙巳	上海	江西一青氏。
孽海花	乙巳	东京	曾朴。
卢梭魂	乙巳	上海	怀仁。
石达开遗诗	丙午（一九〇六）	上海	高旭。
澄心楼史界拾遗录	丙午	东京	时敏。
铁券	丙午	东京	思汗子。
文信国指南录	丙午	东京	静虚斋主人。
顾亭林明季实录	丙午	上海	东大陆印刷局。
估占辽东	丙午	汉口	日知会。
刺客谈	丙午	上海	新中国之废物。
破梦雷	丙午	汉口	日知会。
作新民	丙午	汉口	日知会。

训兵谈	丙午	汉口	日知会。
革命箴言	丙午	仰光	秦力山。
孔孟心肝	丙午	上海	吴之铨。
亡国惨记	丙午	东京	田桐。
心史	丙午	东京	郑所南、但焘。
无名之英雄	丙午	上海	包天笑。
汉风	丙午	东京	但焘。
满清二百年来失地记	丁未（一九〇七）	香港	陈春生。
中国民族史	丁未	东京	陶成章。
王露谓崇祯宫词	丁未	东京	嚶嚶子。
洪武圣政记北平录刻	丁未	东京	嚶嚶子。
徐锡麟	丁未	上海	毕志社。
秋风秋雨	丁未	上海	黄民。
轩亭复活记	丁未	上海	王钟祺。
六月霜	丁未	上海	赢宗季女。
秋瑾	丁未	上海	不详。
夜未央	戊申（一九〇八）	巴黎	新世纪社。
鸣不平	戊申	巴黎	新世纪社。
自由言论	戊申	檀香	山卢信。
人道	戊申	东京	卢信。
革命与外交问题	戊申	新加坡	汪精卫。
立宪问题	戊申	新加坡	胡汉民。
支那革命实见记	戊申	东京	池亨吉。
新世纪丛书	己酉（一九〇九）	巴黎	新世纪社。
浙案纪略	庚戌（一九一〇）	东京	陶成章。
教会源流考	庚戌	东京	陶成章。

编者按：上述各种革命书报，内容颇为复杂。有最初主张革命，而其后反对革命惟恐不力者，如梁启超于初期《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月报》，鼓吹破坏论及民族主义，异常激烈；及游新大陆归来，乃高唱“自有后膛枪出而革命之迹绝”之说，且与《民报》笔战经年。前后反复，如出两人。然该报初年之努力鼓吹，影响青年思想至巨，功不可没也。美洲致公堂宗旨，虽曰“反清复明”，然洪门中人以代远年湮，久已失却本来面目。康徒欧榭甲能多方诱导，使措资创设党报，可谓煞费苦心。徒以猜忌性成，因勾结保皇党徒，力阻洪门人士欢迎中山先生之故，卒为《大同日报》下逐客令。然《大同日报》实为欧一手造成，固事实具在，不容抹煞也。

他如新加坡之《南洋总汇报》及缅甸仰光之《仰光新报》，均以内部股东意见参差而起纷扰。《总汇报》初由民党操纵言论，后落于保皇党之掌握，《仰光新报》则因登载秦力山所著《革命箴言》，而为守旧派股东强力制止，并毁灭文稿，卒以此宣告停刊。此新加坡《中兴日报》及仰光《光华报》两党报所由继起也。

又如北京之《帝国日报》及《国风报》、《国光新闻》等，同立足于虏廷专制之下，言论殊不自由。白逾桓、田桐、景定成乃先后冒险北上，阳假赞助满虏预备立宪之名，而阴行策动中央革命之实。庚戌二月之北京炸弹案，汪精卫、黄复生之幸而不死，及辛亥革命清帝后退位之顺利，该报等与有力焉。

要之，当日党人出版书报之艰难，及所遭遇清廷与保皇会压抑倾陷之剧烈，殊非片纸所能尽述！事详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兹不赘。

革命富人李纪堂

香港革命富人李纪堂，已于民三十二年十月六日在重庆武汉疗养分院病故。凡属同志知交，无不同声悼惜。纪堂事略，已见余著《革命逸史》第一集。惟语焉不详，未足以窥其全豹。余与纪堂订交，在民国前十二年，庚子，且在香港《中国日报》共事多载，于其家世及生平可歌可泣之侠行轶事，知之綦详，今更就记忆力所及，拉杂补述之。

纪堂广东新会县人。其父李升，又号李璇，港人皆称之曰大班璇。初任其族兄李耽梁之财产管理人。故时人以大班二字呼之。耽梁善营商，富甲全港，临终时以妻弱子幼，托孤于族弟璇，并委托其经理全部遗产。璇诚实不欺，不独使族兄财富大为增加，且令己产亦足与族兄相伯仲。及其族侄长成，乃按照所得归还财产多倍，丝毫不苟，时人义之。民国后曾任参议院议员之李茂之，即耽梁后人。璇在港房产甚富，有街道名李升街，即其财产之一部。且有银号数家，皇后大道之高升大戏院亦其所有。有子女八人，纪堂行三。长次二子为大妇生，纪堂以下皆庶出。纪堂名柏，柏字与北字音相近，故港人多以李北称之。璇去世时，分配遗产，高升戏院为长子分得，纪堂则分得益隆银号，所值百数十万元。港中纨绔子弟，年少即竞蓄姬妾，纪堂不能免俗，亦有妾五六人，而第二妾最得宠爱。其夫人因不喜乃夫置妾，早年即入空门念佛，以故家政全由第二妾司之。及其后纪堂家渐中落，众妾遂渐次遣散，仅第二妾相依为命而已。

纪堂自幼活泼好动，凡骑马练枪击球操舟射猎诸术，皆优为之，绝无富家子骄惰气习。弱冠任香港日本邮船分公司买办。民国前十七年乙未秋，孙总理因在广州起义失败，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搭日轮摩岛丸东渡。纪堂在买办室闻之，以性好奇，遂登轮请谒，一见大为倾倒。然其时，尚未具有远大之国家思想，但知崇拜朱洪武、洪秀全一流人物而已。寻以资望渐高，被推为东华医院值理。港人之得任议政局或卫生局议员及东华医院或保良局值理者，皆称太平绅士，有随时维持地方秩序之权。纪堂性任侠，尤热心好事，闻高升戏院及重庆戏院门前，常有无赖子弟于戏剧散时，以唾痰吐于妇女衣服为戏；乃每晚持手杖巡游戏院附近，凡遇见此种恶作剧者，即施以鞭撻，一时狂徒为之敛迹。自是李三少热心保护妇女之名，因而大显。

在庚子以前，纪堂于革命党中仅认识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记者谢纘泰一人。纘泰为兴中会员，尝参与乙未重阳广州倡义之役，与杨衢云友谊最笃。时总理方经营惠州军务，衢云、纘泰均驻港相机策动。庚子年二月初五日，纪堂偶访纘泰谈及拳匪乱事，谓外人将乘势实行瓜分政策，殊为可虑。纘泰曰：“欲免瓜分，只有推翻现在满清政府，建立民主之一途。君素热心国事，何不加入革命党。”纪堂欣然从之，遂于三月二十三日由纘泰介见杨衢云，加入兴中会。是岁六月，总理自日本赴越南，舟过香港，衢云引纪堂登轮相见。总理大喜，盖自乙未广州兵败之后，港人无出资勦助革命者，纪堂之加入革命党，实不啻为兴中会添一最强大之生力军也。时总理立给纪堂军资二万元，使充驻港财政主任。从是日起，以至惠州三洲田之义师解散，党人之给养补充及遣散抚恤等费，所耗不貲，大部由纪堂解囊供给之。又自庚子以至丙午（民前六年）秋文裕堂书店歇业，此七年间香港革命机关之党务报务，均由陈少白负责主持，而其经费则皆仰给于纪堂。而纪堂对于少白所请，有求必应，毫无吝色。故纪堂对于革命事业之贡献，亦以此七年间为最伟大，可以谓之庚子至丙午时代兴中会之中流砥柱。

谢纘泰与杨衢云友谊最深厚。自杨衢云于庚子年冬被清吏派人刺杀之后，日谋在广州举事，以为死友复仇。其父日昌为三点会前辈，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从侄全福相善。全福在洪门中资格甚老，有号召各地会党之能力，屡欲起兵反清，而缺于财。纘泰父子谓如得纪堂相助，大事可成。遂于民国前十年壬寅八月，介绍全福与纪堂相见。纪堂闻为洪天王族侄，曾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慨然信之，即允担任发动经费五十万元。全福于是大举进行，定期癸卯正月元旦在广州发难，预定国号名曰大明顺天国。纪堂对于组织内容绝不过问，只预制自用之军服刀剑等物，以备届期赴粤，参加恢复河山大典。此次运动，与兴中会干部绝无关系，只由纘泰父子与全福秘密进行。时总理方居越南河内，尝约陈少白往会。纪堂于少白首途时，特馈赠总理旅费一万元，托少白携往，并略告以是役计划经过；并谓待吾夺得广州即迎中山先生回粤云。及是岁除夕，全福等以事机不

密兵败，全福与主事人梁慕光、李植生等分途出险；被逮及殉难者，有梁慕义等十余人。事后，纪堂复出资办理抚助遗族诸事。日昌愤极成疾，逾年病故。而纪堂经是役后，家渐中落，日形拮据之象。最可异者，纪堂是役费如许资财，而于谢洪等所定国号茫无所知，甚至所撰讨满檄文亦未过目；陈少白谓其少不更事，诚为的论，至谓其“欲过皇帝瘾”，则未免谑而虐矣。

民国前十三年己亥冬，总理命陈少白至香港开设《中国日报》，其资本概由总理拨付。及次年冬惠州义师败挫，总理抚伤恤死之不暇，已无兼顾宣传机关之能力。故自庚子以至丙午之七年间，维持《中国报》之经费，大都取自纪堂一人。就中由庚子至甲辰（民前八年）之五年为无限公司，及甲辰乙巳间（前七年）乃与香港著名印刷业之文裕堂合并，扩大组织，定名文裕堂股份有限公司，内分文具、印刷、报务三部，《中国报》即属其三部之一。并设总经理三人，纪堂、陈少白、容星桥三人分任之。改组后两年，《中国报》虽蒸蒸日上，而印刷事业竟一蹶不振。时纪堂生计已不大若往年之丰裕，卒无法挽救文裕堂已残之局，故文裕堂遂于丙午（民前六年）秋宣告破产。幸事前一月，余与同志李煜堂等以五千元向文裕堂承购《中国报》，方不致受连带破产之损失。然李煜堂等初期所集之资本五千元，中有三千元为文裕堂对纪堂之负债，盖纪堂于事前愿将此项目旧债权转为《中国报》新股，以助煜堂等之新公司成事也。自丙午至庚戌（民前二年）正月，《中国报》社长一职，改由余任之，财务则由李煜堂等源源补充。纪堂虽渐乏经济能力，然直接间接仍多所匡助，其热心仍不少衰。如在丁未年（民前五年）春夏间，纪堂忽出资千元，在《中国日报》登载广东地方自治征文，首二三名分别给奖，由陈少白评阅。结果应征者寥寥无几，第一名为陈春生，第二名为何子耀，均《中国报》记者，第三名为朱执信。据陈少白评语云：“三篇中原以朱文为最优，惜乎论旨浮泛，复不专指广东一省，勉降作第三”等语，是可见纪堂于不甚得意时，尚不忘地方政治之改良也。

檀香山兴中会员邓荫南于乙未失败后，开辟一农场于香港新界屯门，以经营种植畜牧事业。纪堂于辛丑壬寅间，亦在青山购地数百亩，以继其后。以财力雄厚，规模较大，且于港之中环街市设商店曰青山栈，专事经售该农场出品。所产鸡蛋为港地之冠，价值较他店特昂，而西人争购之，该店每年获利颇厚。纪堂于破产后多年，仍能支持家计，即该店挹注之力也。丁未夏，张静江、周伯年莅香港，纪堂尝偕静江往游。静江巡视后，谓其所植果木多而无序，应彻底改善，始能获大利；所见极有见地，然纪堂不能用也。该农场地处偏僻，足为党人之遁逃藪，故丁未潮州黄冈及惠州七女湖二役之败将，常隐匿其间，以避清吏逻辑。管场人以若辈不爱惜花果，任意毁折，屡请纪堂加以制止，而纪堂皆一笑置之。刘忠复、汪兆铭、黄复生、喻培伦等，欲谋暗杀清吏，迭在港觅地试验放施炸弹方法，即假青山及邓荫南之屯门为之。凡此种爆裂品之试验，纪堂恒自驾小火轮迎

候，并预备食品供应一切。至民国建元后数载，纪堂以在港日少，且亦无心农业，遂将该农场及青山栈贱价出售，闻者惜之。

乙未年，纪堂对于科学教育及社会教育有二大贡献。一为纪念其亡父之“李升格致学堂”。盖李父逝世后，其昆仲六人皆拥厚资，对于国家社会毫无裨益，纪堂深以为耻。故特斥资十万元创建格致学堂，即以其父李升名之。既可纪念亡父，亦足提倡科学教育。所聘校长为兴中会员邝华汰博士，美国加省大学之名教授也。此校创立半载，即因邝校长逝世停办，港人引为憾事。二为“采南歌剧团”。是团为程子仪、陈少白所发起，纪堂醖款二万元以助成之。其目的在改良粤剧，及宣传种族观念于通俗社会，收功颇巨，是为开创粤省革命新剧之先声。

丁未戊申二年，为香港同盟会军务最活动时期，而饷糈奇绌，实为屡次蹉跌之原因。纪堂目击进行困难，无以为助，忽发奇想，向朱执信、胡毅生及余等献策，谓其亲族某，为富不仁，其父枢厝于广州北门白云山脚某寺多年，为迷信风水，久不埋葬。若使会党中人密迁柩于近地，然后向其家勒索，可得巨款，倘此策不成，则其家于每岁清明，必遣其独子扫墓，届时亦可于途中绑票。各同志多赞成之，遂如言进行。卒以无人负责，事皆不谐。是可见纪堂筹饷之尽力无微不至矣。丁未夏五月，黄冈革命军将领余既成因兵败逃港，被清吏诬为强盗，逮捕入狱。同盟会为延律师营救，以纪堂与律师庚元有旧，乃委托其代办此案，纪堂为此奔走甚力，结果三次在香港法院得直。余既成获释离港，纪堂与有力焉。戊申春，纪堂以负债累累，为债主多人控告系狱，半载始出，卒致宣告破产。说者谓纪堂若非百足之虫，则体僵已久云。

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广州新军之役，及辛亥三月黄花岗之役，纪堂因与港中枪炮业中人娴熟，故于购买军械事极形尽力。及八月武昌革命军起，粤港二地党人急谋响应，清水师提督李准知满清大势已去，欲向革命党首领输诚反正，因托香港议政局议员韦宝珊为介。宝珊以告纪堂，纪堂因与胡汉民磋商如何接纳方法，李准乃率所部先期纳降。迨粤省光复，遂以纪堂为军政府交通司长，迄南北统一粤军政府改组而止。综核纪堂一生，当以此际为最得意时期。

纪堂首次两兄，同为香港首富，以吝啬闻于世。于纪堂破产潦倒时，辄以白眼向之，其家人亦鲜与往还。迨纪堂任职交通司长，其兄嫂乃态度一变。长兄因乏子嗣，且有以纪堂一子承继其财产之议。迨民国后数年，纪堂官运不佳，而所经营事业鲜不亏折，因而承继之权，竟为纪堂第某弟之子所得，此与纪堂一生命运之穷通贫富，关系至巨。纪堂每对友言，如其子可继承乃兄财产，则彼此后可以毋须低首下心，以仰人鼻息，且足恢复幼年时代之气势，谁敢妄为轻视。牢骚至此，诚有慨乎言之矣。

民国后，粤当局之属民党籍者，以纪堂功高望重，尝先后委以交通司长、琼崖公路局长、某某县长、民产保证局等职。然纪堂出身富家子，幼年不甚读书，

对于政治毫无经验。每次从政，皆以用人不当去职。嗣为家贫故，仍不甘寂寞，孜孜以求，虽微员下吏，亦愿屈身以就。当局以其往日政绩平常，多爱莫能助，至为可悯。民国二十七年，日寇进陷广州，纪堂迁寓九龙何文田一小楼，潦倒万状。民二十九年冬，中央驻港某机关知其窘状，乃月给港币二百元以济之，而生计随之稍苏。

民二十五年中和堂首领尤列在南京病故，其嗣子某与少数友人仍设中和堂会所于九龙西洋菜街，借以联络南洋各埠之中和堂同志。民二十八九年复欲扩大组织，纪堂亦被推为常务执委。尝就商于余，余曰：“南洋中和堂主要分子，在清季同盟会时代，皆已加入同盟会，故在同盟会成立后，并未闻有中和堂会员捐助革命军饷情事，及民国后，中和堂已成一有名无实之破烂团体，历年除庆祝尤君少纨寿辰外，毫无事业可言，君实无参加之必要。”纪堂曰：“吾闻该堂在英属各埠有财产数百万元，倘余任该堂执委，大可以设法使之送回祖国，充国防用。”余曰：“此说等于一种神话，在乙巳年同盟会开创以前，余已闻诸南洋同志。盖在民前四五十年，南洋英属柔佛等埠之三合会团体，时有互相械斗残杀情事。英政府以其妨害地方治安，乃将其价值百万元以上之财产全部没收，以惩戒之，据新加坡同盟会第一任会长陈楚楠所言，吾党同志中亦尝有人请求英政府将该项财产拨还华商团体，充慈善事业之用，卒无效果。此乃三合会多年旧事，发生在中和堂成立数十年前，与中和堂无涉。无知者竟误作中和堂，实属大谬，幸勿为此类谣言所惑。”纪堂不听余言，毅然允任该堂常委。接任未久，即使人抄录该堂与南洋各埠通信地址，直接通信。因是惹起尤嗣子种种误会，竟借细故通电攻击，纪堂亦以恶声相报。说者谓纪堂以开国元老，而与后生小辈闹此闲气，殊属不值云。

民二十九年冬，纪堂应蒋总裁命来渝，旋任侨务委员会委员，于华侨工业最为热心。初寓中一路某招待所，迨其寓处为寇机炸毁，乃迁寓林森路广东同乡会。有华侨陈某，组织一侨光汽车木炭炉制造公司，以纪堂地望足以号召资金，延聘为董事长，月送薪八百元，纪堂欣然允之，筹办数月，复以用人不当，尽耗其预备金三十万元。纪堂乃吁请政府借款维持，经当局派员澈查内容，以不合贷金条例，未允所请。而该公司遂于开办以前中断瓦解，此三十一年秋冬间事也。三十二年夏患足疾渐剧，迄秋复罹心脏病，中央党部乃送之至李子坝武汉疗养分院诊治。诸老友更代呈蒋总裁请求救济，总裁特赐三万元助之，及是冬十月六日，卒以病重逝世，享寿七十一岁。遗子一、女六，皆在香港。丧葬事宜，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及侨务委员会办理一切，中央当局诸友好，特于十一月七日，开追悼大会于渝市夫子池新运会大礼堂，以志哀思。是日与祭者，有吴敬恒、王宠惠、孙科、吴忠信、胡毅生、李文范、吴铁城、许崇灏、陈树人、姚雨平、萧吉珊、刘纪文、李思辕、李晓生、邓刚、周演明、邓川山及余等数百人，左右张挂挽联挽诗甚

夥。余作挽诗六首，录载如次：

挽李纪堂盟兄

太原公子长香江，富埒王侯具热肠，慷慨投身光复党，惠州倡义贡军粮。

革命先河中国报，赖君灌溉日葱茏，三民潮汐滔天涌，文字宣传第一功。

不甘铩羽更图强，独散家财夺五羊，遗恨洪梁功未立，岁除壮举媲重阳。（壬寅冬，纪堂独出资五十万元谋光复广州，是役洪全福、梁慕光任正副元帅。）

青山岛上旧农场，家破犹堪种稻粱，多少困穷亡命客，望门投止等归乡。（纪堂破产后，全赖青山农场供给日用，并收容避难党人颇众。）

纾难倾家第一人，共和缔造几元勋，釜鸣钟弃寻常事，且作微员救赤贫。（民国后，纪堂在粤，屡谋小职自活。）

昨方觅句哀平子，今又为文吊纪堂，旧侣几人零落尽，不堪回首话香江。（纪堂廖平子及余，皆《中国报》旧人。）

乌目山僧黄宗仰

晚清壬寅癸卯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著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著之《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外方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

宗仰又号中央，后称印樛禅师，江苏常熟人。生而颖悟绝伦，自幼博览群籍，尤工诗古文辞，旁及释家内典，因飘然有出世之想。年二十，出家于清凉寺。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为之摩顶受戒，赐名宗仰，自署乌目山僧。以研精佛理，工兼绘事，渐为世人所知。时上海犹太富商方构筑爱俪园于静安寺路。其夫人罗迦陵崇信沙门。斥巨资，就其园建设经堂，延致群僧讲授梵典。慕山僧名，特礼聘主持讲座。山僧应邀莅沪。受罗夫人香花供奉，几于无言不从。其后，哈同复贻金二十万以刻佛藏，且即其园立华严大学教诸释子，山僧之力为多焉。

辛丑壬寅间（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清廷庶政日坏，东西各国鹰瞵虎视，咸伺隙思逞。山僧蒿目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因与旅沪志士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诸人日商挽救之策。众以其热诚恬淡，咸礼重之。壬寅春，山僧遂联络章、蔡、吴及蒋智由、蒋维乔、黄炎培等，发起中国教育会，为促进全国文化之策动机关。盖以是时译本教科书，多不脱专制陈腐思想，非重新编制完

善，不足以改良教育。救亡之根本方法，固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入手不可也。是会设于泥城桥福源里。群推山僧为会长。以绌于开办费，赖山僧向罗迦陵求助，始于是岁秋冬间宣告成立。

癸卯春，俄人进兵东三省。留东学生大愤，因有拒俄义勇队之组织。日政府竟徇驻日清公使蔡钧请，禁止中国学生肄业陆军。诸生于是纷纷归国。同时，南洋公学学生因学校当局禁压学生谈论时政，亦有全体罢学之举。山僧乃向教育会提议，集资自设学校，以收容各方退校学生。章、蔡、吴、蒋、黄等咸赴其议。山僧复为言于罗迦陵，承慨助巨款，学校赖以告成，即号称东南革命大本营之爱国学社是也。未几，学社一部师生，因权限细故，与教育会董事发生意见，遽于《苏报》登载《与教育会脱离关系》之广告。山僧事前多方调处，煞费苦心。终以斡旋无效，不得已于是岁闰五月初一日，以中国教育会会长名义，揭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于《苏报》以答之。由是，教育会会员之任学社教职者，遂多谢去。山僧为之扼腕不置。正纷纭间，而清吏封禁《苏报》及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之事起，教育会及学社主要人物，多在通缉之列。蔡元培，吴敬恒，陈范诸人，先后出亡。山僧独留沪，百方为《苏报》及章邹二氏营解。卒不得，始赴日本暂避。时孙总理方自越南莅横滨未久，寓山下町某号。山僧素仰总理德望，亟诣高野方拜谒（其时总理自署高野长雄，门首书高野方三字）。总理一见如故，雅相推重，特辟楼下一室以居之。山僧就其居室壁上，画老梅树一株，枝干盘屈，繁花灿烂，见者咸啧啧赞美，侨商郭外峰、黎炳垣、张能之等，以山僧和气如春，谈风甚健，皆与亲昵。尤以法国邮船公司买办黎炳垣为最相友善。是岁秋冬间，总理将游檀香山，以绌于旅费为虑，山僧慨然赠以二百版。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以经济困乏，势将停刊，山僧为言于上海友人龔资助之，该杂志赖以不倒。翌年春，上海党案风潮平息，山僧乃返沪，仍居爱俪园，为哈同夫妇讲道兴学。哈同更就其园建立广仓学会，以祀黄帝、左史、仓颉。纳山僧言也。山僧自是专事重刻日本宏教书院佛藏。工作艰巨，历多年始成，诸名流罔不佩其毅力。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兴，九月十三日，陈其美率民军敢死队攻上海制造局，不克。乃徒手入制造局劝降，为清军锁禁一夜，李燮和遂令所预约之防营管带陈汉钦督兵乘夜进攻，出其美于险。事后，其美、燮和所部，各欲推戴其首领任沪军都督，相持不下。山僧以绅商各界咸属意其美，乃力劝燮和退让，使率所部退驻吴淞，并愿代筹饷糈以助之。燮和卒从其言。是役，哈同捐金三万版以接济吴淞军政府。从山僧言也。无何，章太炎自日本归国，山僧亲至吴淞迎之，相偕至爱俪园下榻。太炎自是与哈同相交莫逆，山僧之介也。旋革命军攻金陵，金山首当其冲，寺院为兵马践踏，凌乱万状。出僧乃力与诸将言，请禁兵士樵牧，诸将感山僧高义，各诫所部勿犯，事乃已。

十一月初旬，总理自欧洲返国，山僧亦至吴淞，登轮执手话旧，兼代达哈同欢迎意旨。总理登陆，遂首访哈同于爱俪园，哈同大张筵宴以饗之。民国既成立，与山僧游者，皆骤贵显，山僧独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民国三年，复充江天寺首座。于是闭关遍览十二部经。三载始毕。迨民七八间，游兴勃发，由是遍登匡庐、黄山、九华、雁荡、天台诸峰，所至留连旬日，辄不肯舍，而其肌体亦日肥胖，旧游诸友，骤见多不识之。盖山僧自返金山后，与诸闻人多半阔绝，尤厌新起持政柄者，惟间访章太炎谈佛说偈而已。民国九年，栖霞寺寺主法意，礼推山僧为该寺住持。山僧应之不辞，众称印楞禅师。栖霞寺建于齐梁间，即明代高僧绍隐所居。清咸丰时，半毁于兵燹。山僧喟然欲修复之。各方善士，闻山僧宏愿，多乐观厥成，不数月而善款大集。由是度材商工，规模略定。山僧以积劳得病，遽于民国十年七月圆寂于僧舍，年五十有七。其弟子惟德诸人，于缮完殿堂后，复建宝塔为山僧纪念。章太炎为撰塔铭曰：彼世如蝇。菌萑腐蒸。公逃于僧。朱张不恒。见龙在滕。戎狄之膺。汉道既升。归而担簦。凄然如冰。呜呼禅师。斯所以为如来乘欤。

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

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于三十二年春出版，余尝寄赠吴稚晖先生请益，旋得稚晖先生复书云：“自由先生勋右，奉赐书暨惠赠大著，感谢不尽。大著记《苏报》案，系据当时香港上海报纸，颇有不同。适近来介石先生欲知《苏报》等案由，弟记忆所经缕叙寄去，今使学生钞出一篇奉上，与大著相印证。而子民先生与此案尤风马牛，人皆以为潜逃，诬妄特甚。且《苏报》案后，蔡先生仍回上海作《警钟报》，足见彼初无惧在上海之事。又陈吉甫陈子及刘龙皆禁三年而出，并未即解。独太炎受禁二年，成为大名，殊亦有幸有不幸也。一笑。匆叩道安。弟敬恒顿。六月八日”等语。稚晖先生此段记事，诚为《苏报》案最有价值之实录。所述蔡子民先生事前已往青岛，及陈吉甫陈子（仲彝）及刘龙皆禁三年而出，并未即释等事，尤为前人所未道。亦足补充拙著所不及。实于革命信史关系匪浅。兹亟录之，以告世之热心读史者。

（前略）癸卯（民元前九年）五月一日陈梦坡赏章行严之文才图将其女陈撷芬配之而未言，即招章入馆司主笔，即揭登章太炎之《客帝篇》及章太炎所作《邹容（革命军）序》，从此每日《苏报》公开载革命文章，将张

园之演说，大登特登，余并未主持《苏报》，去年及今年，不过常常采登余文而已。

其时有为俄事，日本学生派钮惕生汤尔和往见袁世凯，被袁斩首之谣，两江总督魏光燾，本倾向新党，其孙亦赴日留学，其时之候补道陶森甲、俞明颐、蒯光典等，皆与蔡子民素识，故其子弟赴日本，皆至爱国学社来周旋，至是时魏派陶森甲赴日，尽劝其子弟回国，陶森甲等亦常至社，劝蔡子民注意言论，稍温和，免为北方当局所惧。我等皆漫应之。

五月十二晨，俞明颐之子曰大纯者，方二十左右，已留须，自日本归，急入余房，余未起，揭帐问惕生斩首，确乎不确，是时已知不确，即告之而别。

五月十七在社旁空地（今为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等，是时空出有十许亩，民元尚拟用三十万元为同盟会购其地），开中国第一次运动会，观者一二万人，有沈葆楨外孙何梅士，用齿咬住薛仙洲之侄十五岁学生之衣，在盘杠上回旋三次，众俱骇服。是日余在场照料，甚辛苦。傍晚运动会散，回至社中，方入门，张溥泉递余一纸，大言曰：你看。我接了，欲纳入袋中，曰：我坐定细看。彼怒叱曰：不看还我，夜间开会。余怪甚，即笑曰：夜间准到会。

夜间开会于社中一书房，有余，有蔡子民、章太炎、张溥泉、王小徐、吴建常（时为会计，现在审计部为参事），学生有穆抒斋、贝季眉、胡敦复、沈步洲、曹惠群（现为大同校长）。章太炎先开口，学社乃教育会之附属品。沈步洲说，有学社才使教育会有会所。蔡子民即板起面孔，似表两方皆鄙陋。余至此，方知章太炎日日与学生暗斗，将逐去学生，另开学校。余即笑曰，如此争执，两方皆有主持校务之意，然校又无校款，止有板凳一套而已，宁争板凳耶。蔡子民闻余说得太过，即怒而起曰，何至争及琐末，不成说话，即起去。余亦起，众皆散，溥泉悻悻而出。

明日蔡子民即表示欲往青岛，不愿多问社事，众留不可，渠略收拾，二十三日竟出校上轮船赴青岛。

二十四日余眷新由曹汝霖陪送归，住泥城桥东小月电灯公司楼上，余亦出社回寓，不过问社事。

二十九日（恐系三十日，在日记记清，今不能确忆）沈步洲与何梅士同至余寓曰，今日社中吵得不得了，章太炎大发火，学生亦不弱，为胡敦复等五六人执持其手足，章行严之弟陶严，脱下皮鞋，掌其颊四五，一哄而散。余皱眉曰，闹得太不成了。

闰五月四日，星期日，余在寓尚未起，见有一穿蓝呢马褂四十许之上等人入室，递与余女一函，即去。拆阅，乃俞明颐之子大纯致余者，言适自南京来，有要事奉商，请至大兴里七号进士第杨相晤。余起，有同乡前曾任广东香山县知县朱仲超来，遂同出，至盆汤巷桥上土船上，送孙叔方（即前年同

在日本逐回者，后曾任南京教育部简任秘书，今已死），船开，余告朱仲超，愿往大兴里进士第杨否，彼欣然。至则所谓大兴里者，乃上等私门妓之巢窟，有二十余石库门小楼房，至七号，果有牌子曰进士第杨，入门一青布长衫二十许少年，方据师座，有清洁穿蓝竹布衫小女，皆十二三岁者五六人，为学生，是时上海尚少女校，大奇。少年即起问何事，余曰上有俞先生，约余等来。彼即让余等上楼梯。既登楼，即见靠窗坐一老官僚，面目依稀俞大纯，心知必系俞明颐恪士，彼起立笑面相迎曰，是稚晖先生乎。余想既客气，或无危险，即应之。彼又与朱相谈，亦表闻名已久，坐定，见送信之蓝马褂人抱水烟袋坐床上，不与余等招呼，俞开口即曰：《苏报》闹得太厉害了，梦坡我熟人，余昨往，彼适出门，见其会计陈吉甫，先生等劝其温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余曰：二人脾气，恪士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难怪出言愤激。彼皱眉曰：话如此说，太厉害，亦叫当道受不了。即起至窗前案上，抽上一公文示余，即两江总督部堂魏所发：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看至此，彼即抽回，压入书堆曰：“笑话笑活，我们吃面。”其时下面着青布长衫之先生，托一木盘，有面三碗，饺头两盆，俞先生坐下，且每盆先吃一筷曰“我们不客气”，若表示面与菜皆未下毒，余等亦泰然而吃，且曰：“请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因我于半月前，又被老巡捕房捕头蓝博森传至其寓曰：“你们藏兵器否。”我曰：“断断没有。”他曰：“没有兵器，你们说话好了，我们能保护你们。”所以我心中亦知道你不敢捕，彼又曰：“笑话笑话，我想最好多到外国去留学，可帮国家改新。”我曰：“法国很便宜。”他说：“法国不好，还是去美国，我的儿子，要他去美国。”余等见无话，即起身告辞，彼送至楼梯头不下，曰：“我住南京芝麻营六号，我们可以常通信，称我俞燕，你叫吴谨好了。”我莫名其妙，唯唯而别。

出门，方知所居必系驻沪办事处常住之知县某即蓝马褂之进士杨也，青布长衫先生或系小舅子，女学生皆左右妓家之养女，识字而使唱也，不知是否。

出门，朱亦大笑，同往五马路五层楼茶馆，约晤友人许侣肖董茂堂，告以即刻之事，董结语曰：所谓俞燕，表示我燕安不捉拿了，你吴谨者，你谨慎点罢。大家皆笑曰，想来如此。

是夜，沈步洲何梅士又来，余曰，外面传说南京来捉人，《苏报》捉了一个账房陈吉甫去，尚要捉五人，有章太炎、陈梦坡等。我曰：“盍往《苏报》一探。”三人同行，行至日升楼前，章太炎与嘉兴学生敖孟姜同由东边走来，余等告以捕人事，彼等亦随余等赴《苏报》馆。至则陈梦坡父女皆出见，梦坡曰：“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从南京来，我心知有异，推说出门，

他与我账房略谈报事而去。今早巡捕房派巡捕二人来，先见陈吉甫，问明姓名，即被拘住。又见余，彼等住在邻近，甚知余者。余即直入，使人告知已出门，彼等却亦未入内搜捕，乃出拘票一纸，上有陈吉甫之名，又有六名，陈范、陈梦坡、章炳麟、邹容、刘保恒、龙积之；将我一人变成二名，且吉甫拘住，我则认识，又任我入内而不拘，至今亦未再来，吉甫请求保出，要具六千元保单，我请文明书局出保，文明书局因保费要现款六千元，不肯保，这种怪现象，不知是何缘故。”我闻巡捕认识梦坡而不拘，心知有异，且误陈范、陈梦坡一人而二名，此事必系俞明颐所为。俞与梦坡熟人，为误二名，表示不由于他。拘住吉甫，不拘梦坡，延长一日不拘人，必系拘一账房，使其余者逃去，即可从轻发落，自可对付北京，此乃官僚惯技。然当时章、敖二人听了，方冷笑。梦坡女傭芬又急急向我催问，要我解说，且言既认识而不拘，必有缘故，要想说出宜乎遁走，又不肯说，然情景毕露。章乃对敖曰：“我们去罢。”表示鄙此畏缩，悻悻而出。章敖去，我即告傭芬曰：“他既认识而不拘，想要放我们逃走，既放我们逃走而不逃，乃就先将脑袋送去，方鼓吹革命矣。”梦坡微笑，傭芬曰：“我亦劝父亲且去避一避再说。”沈何二人亦赞同，即去唤黄包车二乘，梦坡披了风帽，算病人，其妾挟铺盖同行。我与何、沈三人，在未上车前，先行约在爱国学社宿舍，同入宿舍再议。走至爱国学社宿舍，车亦至，时已十一点，敲门久，楼下徐覲吾出启门，彼已经章太炎告其事，即鄙梦坡之逃，将门门丢了便跑入曰：“夜深又来闹。”我等上楼，楼上空铺纵横，已睡三人，一即章太炎，在被中骂曰：“小事扰扰。”一为王小徐（此人现在昆明）推被起坐，呆视余等不语，无所表示。一汪允宗，蒙被若不知。未几傭芬亦来，数人七手八脚，铺被于空床，使梦坡下楼关门，我等五人各出散归，临行约沈步洲，明早同到宿舍，迁梦坡于吴彦复新闻寓中，宿舍不可居。（彦复即章行严之岳父，为吴长庆之子，长庆乃奉李鸿章之命，带兵至朝鲜，捉朝鲜王之父大院君回天津者，其役袁世凯皆随去，世凯以同知升知府，作驻朝鲜委员。）

闰五月五日星期一，全上海皆知为《苏报》事，要捉许多人了，然自早上至下午五时，并无举动。

早上余至爱国学社，沈步洲亦到，正在探问，有叶浩吾入门即对余拱手曰：“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何在。”彼且说且由后门往宿舍，余等随往，彼已出门，亦有留此身以有待之声浪随出，即匆匆而去。我等入宿舍门，章太炎方坐楼梯下一方桌上食粥，见余等，即曰哼哼。我一面上楼，一面报以滑稽曰，哈哈。

上楼收拾，沈往唤洋车三辆，下楼章已不在。我等乘洋车，经赴新闻，彦复已赴天津（时袁世凯每月送钱）。我等至，说明来意，彦复之母吴太夫

人大骇，竟曰：“速去速去，迟则将唤巡捕来。”我等无奈，改往白克路修德里常州汤中之人演译社，汤欣然容纳，我等各归。

至晚沈步洲、何梅士又来余寓，告曰：“今日六时，巡捕多人走至爱国学社，章太炎方在账房算账，巡捕出拘票，问有某某等否，章曰：‘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系之，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许。”我曰：“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沈、何亦微笑。”

六日报亦披露，满城风雨，且闻陈梦坡之子与刘保恒皆被捕。（刘保恒者每当张园演说，亦必登台，惟语无伦次，人以其自说开过大矿。要款子，大亦不要紧，日往《苏报》。至五月，我与蔡子民发现其介来一人，欲去广西起兵，要借五千元，刘且同来。刘既常说有大钱，何以其友又来借五千元，我一日告梦坡，想刘不可靠，梦坡曰：稚公勿疑，刘至圣至仁至义。我听了大骇，且亦不值反驳，反正我们既讲革命，听他好了，即笑笑而罢。至民国后，我与蔡子民谈及，子民说，当时梦坡曾告我，刘是孙某化名，我不信，然不驳，笑笑。国民政府到南京，刘又出现，方知为镇江一流氓，又吹其子曾出洋，什么外交都能办，因其坐过三年牢，亦漫应之，然未求官，抗战前尚未死，不知今在否。）

晚上又哄传章太炎已在捕房写信，劝邹容、龙积之自行投到。后闻邹容已被张溥泉藏匿虹口教士处，得章信，邹即出。（龙积之桂林人，本康梁派，亦常至张园，人极老实，后为焦易堂岳父，今尚健在，年八十四，住桂林，当时亦禁三年。）

七日邹、龙皆自首，早上开庭，成一大案，然捕头蓝博森等常保证惟有言论，不允拘人，何以今食言，当时莫名其妙，后余到英，方知英国除藏兵器及得罪英王外，任作何语，空言必不拘。当时南京控告之词，因章炳麟文中有骂载湉小丑，骂了皇帝，所以照例要拘，并非着重革命。其时上海人无知此例者，南京请了律师，以骂皇帝必要引渡，照例可以引渡，捕房允定罪而不引渡，他们算是看重革命党，当时我等皆不知。

九日余至老捕房探看彼等五人，章太炎、邹容、陈子某、刘保恒、龙积之同拘一室，彼等环立铁栅内，我在栅外，我亦不好意思多开口，彼等颇沮丧，见余自由，必内忿。然彼等可逃不逃，逃又自首，亦不屑计较我之自由。章反温然，向我点头。巡捕在旁，不许我等多言，即赶我去。

余出捕房，适遇南洋公学账房江趋丹，此人遭公学开除，彼见我自由，大奇，凶目对我，我不顾而行。

十日，许倡肖（许为李四光之岳父，今已故），方佐福开森在盛杏生寓内译书，来告我曰：昨日江趋丹来告福开森，请福告盛杏生，要求捕房并捕我，福虽未允，然江必大煽动，你不如稍避。你既知演说革命，不必先送头

去，应一避。余笑颌之，余女即雇洋车送至中红桥一石灰公司楼上住，此公司乃与余同晤俞恪士之朱仲超其兄所设也。

数日，许与沈何等皆在外接洽轮船，闰五月十六日早上，即车至金利源码头，上太古轮船，送余至船上者，章行严、沈步洲、胡敦复、伍某（即南洋公学置墨水瓶于师座之人，后久在《申报》任事）、曹惠群等，陪余往者何梅士，彼亦拟赴欧留学。

船至香港，余住下，何梅士至广州，向其六舅筹川资，为舅扣住，不许出。其时余滞香港半月，晤陈少白、冯自由等，有洪某者，闻亦革命党人，其子方留学伦敦，作书介我于其子，其时最殷勤招待我者为《华字报》之某先生，已忘其名。过十日，余友陆炜士挟来六百元，乃彼与方子仁庄思缄各赠二百，我欲赴法，彼强我赴英。（我所以赴法，因爱国学社初开时，李石曾偕同曹汝霖、夏霜秋同访我，聚餐于四马路杏花楼，其时彼随孙宝琦赴法，曾戏约我赴法，炜士必强我至英者，惧法为革命策源地也。）其时方有疫，禁坐三等舱，遂以二百八十元买日本船丹波丸二等舱票而行，上船晤林文庆，彼进京晤肃王，曾来爱国学社演说，彼介我与苏格兰人鼓浪屿中西学堂校长兰庚认识，兰庚偕其夫人与小女同行，并有厦门学生夏雷两人同去，我与夏雷两人同房，后至苏格兰，同住两年，彼等学我蓝青官话，我与彼等同居说中国话，使初出说话之锋铄一挫，嗣后又不离中国人，至英语不能自由。

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

陈楚楠原名连才，别号思明州之少年，福建同安县厦门人。世居新加坡，有商店曰合春号，设于美芝律街三百二十七号，营木材及罐果业。幼抱大志，思想新颖，目击国人惯受外族欺凌，心焉忧之，因拟结合同志共商救亡之策。初纳交于同省名士邱菽园，菽园闽南举人，继父业致富，康有为推为南洋英属各部保皇会分会会长，自号星州寓公，楚楠与之游，因得遍览《清议报》、《知新报》、《开智录》、《新民丛报》、《新广东》等刊物，主张日趋急进。庚子（民国前十二年）七月唐才常谋起兵汉口，以康梁扣压海外华侨捐款不汇，改期数次而致失败，事后唐友秦力山、朱菱溪、陈云龙、沈翔云诸人先后莅南洋，向康有为算账，菽园缘是熟知康徒骗款卖友内幕，遂向康、梁宣布绝交，楚楠因亦明了革命保皇两主义之异同，思欲有所建树。然是时南洋各埠尚无革命党人足迹，虽有心结纳苦无机会，惟时用思明州之少年名义投稿新加坡《天南新报》及香港《中国日报》，

抨击政府，略抒其愤懑而已。

庚子秋惠州革命军失败后，其将领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先后亡命南洋，兴中会员尤列亦于翌年辛丑跟踪而至，旋在新加坡牛车水悬壶行医，藉医术以向下层阶级宣传革命排满，工界从之者大不乏人。已而创立中和堂于新加坡及吉隆坡等埠，会所上高悬青天白日之革命军旗，工界入会者亦颇踊跃。楚楠时与同志张永福、林义顺数人设一小桃源俱乐部为聚谈所，闻尤为兴中会员，遂偕永福专诚往谒，一见如故，自是小桃源俱乐部常有尤之足迹。永福广东潮州人，系新长美布匹店东主，义顺为永福外甥，向任合春号店伙，精通英文，楚楠之左右手也。

癸卯闰五月（民国前九年）上海《苏报》案起，清政府向租界会审公廨要求引渡章炳麟、邹容二人归案。楚楠等闻之，乃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驻沪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于清廷，以重人权。其后复措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改名《图存篇》，散播南洋英、荷各属，并设法输入闽南粤东各府县，广事宣传。时新加坡华侨风气闭塞，以商界最为顽固，其初对于康梁之维新派，亦反对甚力，及革命论兴，尤摈弃不置。惟农工二界思想较为开通，初有尤列开设中和堂设法启导，继经楚楠等散播《革命军》小册，侨众始渐了解清政府之不足恃，及挽救危局之必要。是年秋楚楠以提倡革命非借报馆为喉舌不可，因与张永福各出资筹办《图南日报》，为南洋群岛革命党人之第一言论机关，尤列初荐前香港《中国日报》记者郑贯公充任主笔，郑以方创设《广东日报》，荐陈诗仲自代，诗仲亦《中国日报》记者也。《图南报》馆址在福建街二十一号，经营数月，至甲辰（民国前八年）春始出版，报社总理楚楠自任之。

《图南报》编辑部，除陈诗仲主编外，更有黄伯耀、康荫田、何德如、胡伯镶、邱焕文诸人分任撰述译务，此外另聘尤列为名誉编辑。第一日尤作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初印一万份。后减作一千份，然长期定阅者仅三十余份。盖其时风气未开，商店多视为大逆不道，群起责难，且严诫其子弟伙友，不许购读，故出版多日，销数寥寥，仅作宣传性之赠送品而已。是冬楚楠、诗仲等更别开生面，筹划推广报务之新方法，乘庆祝乙巳（民国前七年）新年之机会，印刷一种富有民族刺激性之月份牌，分赠华侨各界，以资宣传。上题“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二十字，下题“哲理皇汉帝位满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为耶稣降生后一千九百零五年至零六年”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局，书檄布东南”等句。中绘自由钟及独立旗各一，异常美观，英荷两属各埠华侨、工界团体会所多悬诸座右，而报纸销场亦因之递增至二千数百份。是岁冬，《图南报》为华侨冯夏威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门外以殉美政府新颁华工禁约事，发起追悼会于仁济医院，华侨各界莅会者数千人，自是各埠抵制美货之风潮逐渐扩大。适有英船载运政府定购之美货到埠，码头华工激于爱国大义，咸拒绝起运，华民政务司乃请译员何式宽设法，何曰：“若得《图南

报》主人陈楚楠君代疏通码头苦力，乃易为力。”英吏遂邀楚楠至署，请其劝告工人勿拒运美货，楚楠以无此能力却之。英吏谓只须陈先生代解释英轮所载美货乃当地政府先期定购之用品，与寻常商运不同，不必为劝告工人语亦可。楚楠勉为署名，此项公告张贴后不及半日，英轮之货完全卸陆。英吏闻之，始知《图南报》对于群众之势力，而楚楠之物望，遂益为外人及侨众所敬重。

孙总理于庚子年尝到新加坡一次，向知南洋尚无革命党机关，恒引为憾事。癸卯年冬自日本至檀香山，时助《檀山新报》撰文，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偶见《图南报》致《檀山新报》请求交换报纸函，及寄来报纸月份牌等，知吾道不孤，大为快慰。乃移书尤列探询该报为何人组织，以便通讯。尤举楚楠诗仲等姓名告之。乙巳岁六月总理自欧洲东归，先期函电尤列，嘱于舟过新加坡时，引楚楠等相见。届期，尤以新加坡政府禁阻总理五年入境之期未滿，乃邀楚楠永福义顺等登轮晋謁。总理对楚楠等深相嘉勉，并告以欧洲留学界已成立革命党团体，此行赴日本，谅不日亦可成立。令楚楠等在南洋预为布置，以利进行。楚楠等唯唯。总理离新埠后数日，更在法轮途中致书楚楠如左，是为总理与楚楠通信之第一次。（原函曾影印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星洲一会，欣慰生平，惜为时匆匆，不能畅叙一切，为憾。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不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日前所言林氏之亲戚，祈将其姓名住址详开寄我，以得有便，或请他来，今或派人往见他，以联合闽广，而共大事。有信寄横滨如左之住址便妥。

日本横滨邮箱二百六十一号黎炳垣先生转交孙逸仙医生

西贡人心亦大开，已有同志欲创报馆于此，以联络各埠之声气，惟不知办法及欠人员。弟今许助补此两缺点，大约两三个月后由东京南回，则此事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匆匆不尽，余俟后续。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位同志统此问好不另。

弟中山谨启 七月七号西贡发

按总理致楚楠函所询之林氏亲戚，查即新加坡著名医学博士林文庆之岳翁黄乃裳，黄为闽省名孝廉，早岁有心革命，年事虽高，而主张急进。楚楠与之交好多载，其种族观念，亦多由黄启导之（黄事详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一七四页^①）。

《图南日报》资本全部出自楚楠、永福二人，以销路不广，亏折殊巨，至乙

^① 见改版后第299页。

已年夏秋间，前后支出三万余元，以是赔累过甚，不得已宣布停刊。是年冬，楚楠不欲民党喉舌中断，复集资重办《南洋总汇报》，惟股东半属中立派，主张不能一致。出版之初，仍由楚楠、永福二人主持，报面不用清朝年号，且高唱革命如故，中立派陈云秋、朱子佩等深恐得罪满清，遽提出拆股及抽签之议，楚楠等不得已从之，抽签结果为陈云秋所得。楚楠于是退出《总汇报》。而南洋之革命言论机关由是缄默者一年有余，翌年《总汇报》更延康徒徐勤欧榘甲伍宪子等担任笔政，成为保皇党之御用报纸，是为楚楠生平最痛心之事。

乙巳夏秋间总理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旋于是冬作南洋之游。适是时新加坡政府禁止总理五年入境之期已满，楚楠等遂欢迎登陆。寻开设同盟分会，为南洋英荷两属之革命总机关部，假晚晴园为会所，初次开会加盟者，有楚楠、永福、尤列、林义顺、许子麟、刘金星、黄耀廷、邓子瑜、林幹廷、吴悟叟、张华丹、张秉庚等十二人，公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由是会务日渐发达，逐渐增设分会于英荷两属及缅甸各埠，楚楠之力为多焉。至丁未（民国前五年）春，楚楠复与永福义顺子麟子瑜沈联芳陈先进诸人发起《中兴日报》，为《图南日报》之后继，筹备数月，至是岁七月十二日始出版。发刊未久，即与《总汇报》为革命论与君宪论之大笔战。翌年戊申（民国前四年）二月总理自越南河内移居新加坡，东京《民报》诸记者亦群集南洋，一齐加入战线，《中兴报》销数骤增至四千余份，是为清末南洋革命党报全盛时代。又丁未戊申两年同盟会在粤桂滇三省发动革命军多次，如丁未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同月惠州七女湖之役、七月钦州防城之役、九月惠州汕尾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戊申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总理每次均令楚楠等筹款接济，楚楠恒踊跃输将，惟恐不力。黄冈革命军首领余既成事败逃港，被清吏诬告系狱，楚楠更厚集讼费，电汇香港《中国日报》冯自由，代延律师为之抗辩。余既成被锢八月，卒获胜诉出狱，楚楠与有劳焉。

河口革命军失败后，其将士多退入越南境内，概由越南法官缴械拘留，转送新加坡安置。总理乃令楚楠等设法收容，各给相当工作，使免冻馁。楚楠于是开设中兴石山公司于蔡厝港，以安插彼等，且介绍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得所，而众心始安，总理之负担因亦为之一轻。惟楠楚以历年为革命事业，耗用合春号公款过巨，发生兄弟分产涉讼案，无力兼顾党务。张永福亦因商业亏折，几致破产，《中兴报》缘是乏人支持，负债累累，屡次招股，均随手辄尽，无法抵欠，遂于己酉（民国前三年）冬总理离南洋后数月停版歇业，闻者惜之。说者谓倘楚楠当日不因分产案被控，而丧失其处分财产之自由，则《中兴报》决不致停刊，是可知楚楠一人关系于南洋党务之兴衰矣。楚楠后于庚戌、辛亥（民国前一、二年）两载，在党务军事均无所表见，殆即为此。

民国成立后，楚楠家业久未恢复，其母逝世之前，以楚楠曾动用公产逾额，

遗嘱以楚之子为继承人，俟其子成年，始以遗产授予之。楚楠以是失所凭依，渐形潦倒，时其旧店伙林义顺已借种植树胶致富，扶摇直上，有树胶大王之称。楚楠赖其协助，生活为之稍舒。民六年楚楠归国，谒总理于广州市士敏土厂大元帅府，总理礼之特优，并聘充大元帅府参议。民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楚楠先后两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及民二十二年其子已达成年，依法可以接收其祖母所授予之遗产。楚楠于是重返新加坡，代其子接收产权，其中不动产附有田园矿场多处，所值不赀，故楚楠大可息影南洋，而团团不作家乡想矣。民廿六年日寇祸作，越二年而汪兆铭降敌，遂以伪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二席为饵，诱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张永福就范，永福竟颯然从之。且奉命使南洋，招致楚楠归国，以加强伪组织之声势，诿楚楠不为少动，且以顺逆大义责之，永福乃知难而退。事后楚楠即移书老友冯自由详述此事之经过，冯以呈报蒋总裁，并转告在渝诸老友，闻者莫不深敬楚楠之为人。迨民三十年新加坡沦陷，至今消息隔绝，楚楠个人之安危，无从探知，殊令诸老友惓惓不置耳。

刘光汉事略补述

余前记刘光汉略事，于刘家世事迹及生平学术，语焉弗详，爰补述之。光汉原名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世传经学。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寿曾，父贵曾，均治《左传》、《春秋》，发名于清道咸同光四朝，列清史儒林传。光汉少承先业，早孤。母李夫人亲授诗《毛传》、《郑笺》、《尔雅说文》，十行并下，过目不忘。弱冠即博览群籍。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十九岁，中壬寅科举人，时扬州学派自凌曙刘文淇后，继承乏人，渐以中落。光汉绍述先业，毅然以复兴扬州学派自任，所著述有《左传旧疏考》一卷，《春秋左氏传略例》一卷，《礼经旧说考》一卷，《周礼古注集疏》二十卷，《驳太誓答问》一卷，《周书略说》一卷，《老子斟补》二卷，《庄子校义》一卷，《荀子斟补》若干卷，《吕氏春秋斟补》一卷，《楚辞考略》八卷，《贾子新书斟补》一卷，《春秋繁露斟补》三卷，《文说》一卷，《广文言说》一卷，《文笔诗笔词笔考》若干卷，诸书先后刊世，名以大著。癸卯（一九〇三年）夏，上海《苏报》案起，光汉少读《东华录》，夙具民族思想，尤佩仰章太炎学术。甲辰（一九〇四年）秋冬间，以家贫不能自给，遂应友人王钟麟（王字无生，江都人）之邀莅沪，谋充学校讲席。时蔡元培、陶成章等方组织光复会，光汉以同志介绍，入会为会员。及元培改组《俄事警闻》为《警钟日报》，延光汉充编辑主任，尤能针砭时

政，阐扬革命，深博社会称许。乙巳年（一九〇五年）春是报以批评清廷外交失败为德人所忌，于二月廿日为清吏封禁，光汉以是逃匿于平湖大侠敖嘉熊家者数月，旋易名金少甫，主讲皖江中学及安徽公学，二年成就甚众。同时粤人邓实（秋枚）、黄节（晦闻）等倡设《国粹学报》于上海，光汉及章太炎均任撰述，光汉复拟筹建国粹学堂，手编国学教科书五种行世，又著论中国宜建藏书楼，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乡土志，以沟通全国文化，条例各万余言。各地士子多响应之。丙午年（一九〇六）六月，章太炎在上海西牢期满出狱，东京《民报》社迎为总编辑。光汉应太炎之招，亦至日与太炎同居，并任《民报》记者，笔名韦裔，撰有《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及《普告汉人》数篇，极为海内外传诵。光汉时向太炎请益，学乃益进。当世有二叔之目，以太炎初字枚叔，光汉亦号申叔也。戊申己酉二年（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同盟会内部风潮迭起，清肃王及江督端方频派干探至东京收买党人，许以种种权利。光汉之妇何振及挚友汪公权先为所动，因力劝光汉向端方投诚，光汉竟变节从之。同志金华人张恭在沪遽为所卖，并解送南京。侠士王金发乃枪杀汪公权以示儆，并持枪威挟光汉，使立誓保全张恭生命。光汉匍匐乞饶，张恭得以不死。光汉自是足迹不涉沪租界者多载。旋由端方聘充江督幕僚，兼任三江师范学堂教习。辛亥，从端方入蜀，端至资州为民军所杀，光汉遂只身流亡入成都。蜀名士谢无量邀主四川国学院，与著名今文大师廖平角立，手订所为辞赋诗文若干首，成《左庵文集》五卷。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光汉以为党人所不齿，遂由蜀入晋，潦倒不堪。嗣袁世凯解散国会，蓄谋帝制，山西都督阎锡山乃荐光汉于袁。袁任为参政院参政，因迎合袁意旨，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杨度、严复五人同发起筹安会，上书劝进。世号洪宪六君子。复与陕西城固人康宝忠重组《中国学报》，以君政复古相揭橥。康字心孚，亦旧同盟会员，袁世凯既逝，光汉流寓天津，几无以为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闻之，以念旧情切，延充北京大学教授，寻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生活赖以不匮。自兹谢绝交游，神志颓丧。年未四十，而疾疚缠萦，体日衰弱。以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北京旅次。无子，后归葬于仪征先塋之原。说者谓其晚节披猖，由于贫病所致，其然岂其然乎。

王汉事略

王汉字竹庵，别号怒涛。湖北蕲水人也。父浚川，兄伯寅，俱名诸生。少受庭训，年十八通五经大义。旋从乡先辈何焜阁孝廉问易，好之，须臾不释手。焜

阁语汉以大易需时义，汉喟然曰，人各需时奈何，需之义曰利涉大川，大川险也，维涉险，然后可以济天下之险，故曰利。焜阁无以难之。汉于治经之暇，间涉新闻杂志，觉亡国无日，愤慨而究兵书，讲剑术，结纳当代豪俊。甲辰（民前八年）游武昌，识黄冈何季达、潜江刘静庵（贞一）、桃源胡瑛、江陵朱元成。汉、静庵均沈毅少大言，两人最相得。会仲夏吕大森、曹亚伯、张难先、胡瑛等设科学补习所于省城，潜谋革命。汉与静庵毅然加盟所中，预定乘清西太后那拉寿期诸大吏集皇殿庆祝时，一举而歼之。汉闻此计划，每日摩拳擦掌，急欲一试。湘省黄克强所组之东文讲习所早约同时并举，无何湘事泄，巡抚陆元鼎得悉鄂中秘密，电鄂督张之洞按治。科学讲习所被封，汉愤不欲生，与胡瑛、陈教懋将运来之枪枝藏于鹦鹉洲。在汉阳南郊，偏僻辽阔，早在此辟一秘室，以备非常之用，汉与胡瑛即匿居于此，刘静庵匿美教堂圣公会。探悉虏廷欲假伪立宪名义搜刮东南财赋，派户部侍郎铁良南下，由江、浙、皖、赣抵鄂。静庵与瑛汉密谋除之。刘年稍长，王、胡请行。汉于是携所藏于鹦鹉洲之手枪以去，先拟狙击于汉口大智门车站。比至，铁车已开，知铁尚有事于河南彰德，尾追及之。汉轰击不中，杂人丛中逸，搜索急。汉以膏虏廷刃为羞，于是投井死，留有手枪遗书于逆旅。逆旅主人隐其事，托商人折阅行短见者扬于市，募金以瘞之。事在甲辰年腊月。年二十三，结婚仅数月，无子，妻高氏苦节至今。

论曰，烈士痛吾国士大夫萎靡疲沓，谓将以此亡国，于是行荆、聂之行以振之。并谓作事不必计成败，成固善，不成以死继之。必有慕风兴起而竟其志者。烈士死，果有吴樾访其事于胡瑛，感奋而炸清五大臣于北京前门。清廷之亡，实基于此。后之举大事必反复踌躇于成败之间致失事机者，观此当知所从违矣。

著者按，右稿为张难先先生寄赠，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科学补习所所长吕大森

吕大森号槐庭，湖北建始人。少入邑庠，倜傥非常，望而知为伟器。稍长投身武备学堂，日与朱和中、欧阳瑞骅等向军学各界诱导种族思想，收效颇著。甲辰四月与张难先、朱元成、曹亚伯、刘静庵、胡瑛、宋教仁、康建唐诸人组织科学补习所于武昌，计划实行工作。众推大森为所长，将乘清那拉后十月诞辰举

事。先派教仁入湘联络黄克强，大森则偕建唐回施南，交结会党，届时响应，已而谋泄，鄂吏封闭补习所，党员星散。总督张之洞行文施鹤道，施某通缉大森、建唐。施明白人也，设法弛解，此案赖以平息。大森自是晦迹山中数年。辛亥八月鄂军反正始出里，往烟台佐胡瑛，理戎机，旋南归。审袁世凯阴蓄帝制野心，在上海与同志合谋讨袁，被苏督逮捕下狱。民国九年复因靖国军事下狱，十一年又以驱湖北督军王占元下狱，至是过囹圄生活三次矣。十六年以共产党猖獗，避走安徽。十九年张难先任浙江省主席，大森往游，居仅旬余。病歿旅舍，葬于西湖，年未五十也。大森颇能饮，喜吟咏，有遗诗《放歌行》一首，录之如次。

放歌行

四十七年穷不死，犹思乘风破万里，誓将热血洗神州，不憚投笔来皖水。曩昔曾从宋黄游，生平亦识孙总理，廿年奔走蹶而颠，三在縲绁非其耻（民三讨袁民九靖国民十一驱王三役胥失败被逮入狱）。主义知难行亦难，治人先贵能治己，迩来徒尚口头禅，夸诈相习风日靡。言辩行乖吾谁欺，以言取人谀则喜，道德沦亡非所忧，英雄埋没宁足纪。滔滔同此貉一丘，狂澜执作中流砥，酒酣耳热置且呼，眼中落落无余子。大厦宁容一木支，况复言讷衣朴鄙，脱帽豁然头已童，绕颊于思霜盈鬓。语既逆耳貌亦憎，所如不合良有以，先生到老不识时，自谓材力犹堪使。掉臂东行头不回，拼弃妻子如敝屣，毕生心志百未偿，一蹶再蹶仍难起。吁嗟乎，先生之命何其否，只今坐困愁城里，任使饥寒相迫挤，谋生术拙颇有疵。谁为为之一至此，忧患端从读书始。（民十六年九月作于安庆）

著者按，右稿为欧阳瑞骅先生寄赠，谨此声明。

炸清五大臣者吴樾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少有大志，极慕孙逸仙、章太炎为人。原名越，以亲友某尝密为纳监，乃弃前名，加木旁为樾，盖表示与满清脱离关系也。有兄弟五人，樾居四，幼而聪慧好学，好为古文诗歌，尤嗜读历代掌故，独鄙弃八股文，不应考试。二十岁后，由乡到上海，欲入广方言馆习外国语不果。旋北上，由其族人吴汝纶介绍保定高等学堂，刻意求学。课余之暇，浏览革命书报，更联络苏皖二省同学数十人创办旅保上下两江公学，自任义务教员。又创办《直隶白话报》，自任义务主笔。由是知交日众，在同侪中以任侠称。与湘人陈天华、

杨笃生，苏人赵声，鲁人张榕，尤称莫逆。二十八岁，毕业于保定高等学堂，因凡应考毕业，例必得清吏奖励，乃于将举行毕业礼时，特出游东三省以避之。时上海《苏报》案起，樾闻之益愤清政之无道。及知邹容在狱遇害，乃倩友人密贻书章太炎，戒其慎防。其实樾与太炎固无一面之识也。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冬，皖人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樾闻之精神勃发，语人曰，吾人对付卖国贼，自当用暗杀手段，但制造卖国贼者满洲政府，擒贼擒王，不可不歼厥渠魁，以儆余众。王之春特一小卒，无狙击之价值，如此大才小用，殊属可惜。闻者莫不壮之。未几，清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民财，急于星火，东西各省，元气大损，怨声载道。有鄂人王汉谋狙击之于顺德府，卒以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乃愤而遗书一通，并将所携手枪存于逆旅，自投井而死。樾闻其事，慨然曰，吾辈以身许国，纵使一时不达目的，亦必须继续为之，务使贯彻所事而后已，岂可无故轻生，而贻薄志弱行之诮乎？于是决意实行暗杀满清一二重臣，以鼓动全国民气，而完成王汉未竟之志。是时革命党员最热心暗杀事业者，以杨笃生为最，尝在日本与黄克强、胡瑛诸人秘密研究制造炸弹方法，颇有心得。樾志既决，初从日本购得手枪，继念手枪之效力不大，乃欲改用炸弹，惟以未谙爆裂物学，乃就商于挚友赵声，声为介绍于杨笃生。笃生时居北京，遂授樾以制造炸药及装配炸弹诸法。尝偕至西山八大处附近婆罗山上实行掷弹试验，声如巨雷。山下兵警闻声而来查问，以诡辞答之，得未被识破。惟笃生所知之二种制法皆甚简陋，一为以银药或水银药装配弹内，使掷放时自行爆烈之法，此法于用硝酸配合时易致危险。留东同志因之受伤者已有数人，笃生遂弃不用。后乃改用普通黄炸药，先在铁壳之底开一孔，然后置药壳中，通以雷管及导火线，必将火线燃着，始能掷去。笃生仍以为不便，及偕樾试验数次，乃发明用撞针发火之法，此法与第二法略同，只以撞针代燃烧品，盖壳底之撞针与硬物相触时，壳内之雷管及炸药即因撞针接触火线而爆烈，其施放手续实较上述他法为容易，而少危险性也。樾练习数次而有心得者，即属最后之一种。其所用铁壳亦为笃生所预制待用之物，至是乃举而赠樾。樾以筹备既竣，遂进而选择目的物，伺机一逞。

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夏间清廷决定施行预备立宪，以消弭革命风潮之政策。是岁六月，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及绍英等五人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借以掩饰中外耳目，收揽人心。保皇党徒谓此为立宪之先声，莫不额手称庆，歌颂圣明。樾最初狙击之目的，原在铁良，及闻清廷忽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报，深恐立宪告成，益不利于汉族。乃变更计划，专向清五大臣下手。所志既决，即以所抱愿望详告其未婚妻，有“愿子为罗兰夫人”及“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之语。复于入京前，以其所见笔之于书题曰《暗杀时代》，文长万余言，详见《民报》特刊天讨号吴樾遗书。又于实行前十日，先后邮寄两书于其未婚妻，其后书发挥反对满洲立宪之意

见，最为透辟，兹录其遗书原序如次：

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余父弃官为贾，至是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弟兄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为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免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岂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是时奉天被占，各报传惊，至时而知国家危亡之在迹，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然于朝廷之为异族与否，仍不在意念中。逾时，某君假予以《清议报》，阅未终编，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自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得阅《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次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夫梁氏之为满酋游说，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解言之，无俟我哓哓矣。然予复恨梁氏之说之几以误我者，其误我同胞当不止千万也，予愿同胞宁为梦梦不醒之汉族愚民，而不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盖梦梦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虽认贼作父，亦苦于不自知，一旦复醒，究未有不欲杀尽逆贼而复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满奴，名则以玛自尼加富尔自居，实则吴三桂洪承畴之不若。甚至欲尽一己之利，甘作同胞之公敌，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彼则积羞耻而成仇，遂不惜强辞以夺理，昌言曰，国朝之制，满汉平等。又曰，满洲之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又曰，今皇仁圣，不惜牺牲己位，以立宪政。此等云云，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满酋之使此辈为奴隶，甘害同胞，以利异族，则满酋之手段不亦其毒矣。此辈为奴隶者也，满酋使奴隶者也，不清其源，而绝其流，又乌乎可！予于是念念在排满。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贼而何？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主动力无尽，而助动力无尽。予于是念

念在杀铁良。然此念虽立，其如徒手无具何？势不得不稍俟时日。逾时有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出，又逾时忽有刺客某刺铁良逆贼未成而遁，并有王汉谋刺铁良逆贼未遂而先自尽，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风可慕，然予不能不为之抱憾者。盖以万子之刺术固疏，而所指之事亦不过曰联俄之主义而已。夫以联俄之主义为非，则所是者必在联日。联俄主之满洲，联日亦主之满洲，满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试问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隶之籍则已，苟欲去之，则必先事排满而排外非所计也。若刺客某，则又不免失之于怯。虽其目的较万子为善，而于生死关头，又不若万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则心有余而智不足，虽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而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使于顺德失望时，即起身来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即不遇，亦可将铁良同类之人一刺，以为代价，则王子不虚死矣。虽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数月（此志偶于友人某君前言之，计在万福华以前数月），王子复先我而行之，虽其不成，亦足见王子之志与我同也。王子有灵，当不使我覆蹈万子之辙！今者予之枪具，已自日本购来，其迟迟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务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惊，家居多所防备。拟缓数月，观其动静然后就道，斯时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劝予笔之于书，以遗后世，以释人惑。予自维素不能文，即强为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动人观听。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实事而不在虚文，使来者皆事虚文，恐实事终无可成之日，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然一念万、王二子之后，竟未闻有接踵而兴者，则予当此发轫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观感于同胞矣。今则迹来之所见，并信札之有关切于此者，亦连类及之。缀为若干篇。名曰《暗杀时代》。是为序。

乙巳八月二十六日，清考察宪政大臣载泽等五人自北京赴天津，拟取道放洋。当其至前门车站登车时，京中王公大臣送行者极形挤拥，预定是晨十时启行，因端方一人迟到，故慢开半小时以候之。樾于是月中旬已得消息，自天津到京，寓桐城会馆，谎言将入大学堂，故同乡中人无有知其将有激烈行动者。事前一，自置酒饌与同馆友人汪炘等畅饮，谓明日有事往天津，再会不知何日。次早偕同志张榕同到车站，以身穿学堂操衣，不得入，遂急购前清官差所用无顶官帽及布靴，改装跟班人样式，操衣则包而提之，遂得混入车站内工人丛中，图登清五臣所坐花车。卫兵询系何部跟人，因口音不似北语，阻未得上。值端方登车时，始得冲入专车前段之夹道中。诂是时列车适与机关车拍合，车身猝然被撞，后退，来客为之倾侧。樾所用炸弹为撞针式，其针受此打击，未及抛掷，已自动爆裂，轰然一声，铁片四散。樾下半身先震碎，肠腹崩裂，手足皆断，即重伤死。血肉模糊，面目不辨。车旁伤毙三人，中有端方亲属，五臣中载泽、绍英同

受微伤，徐世昌因有跟人五春元在侧，五受重伤。徐之帽及袍带均被弹片炸破。送行清臣中，伍廷芳两耳亦被震伤，同志张榕以立处距离较远，未罹于难。事变后，清廷大震，有诏令将所有外城工巡局委员及南营参将铁路委员等从严究办。徐世昌、绍英遇炸后不果行，九月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之。

樾殉义后，以面目血污，人皆不知为谁，居桐城馆友人次晨在其枕头下搜得遗与同乡一书，谓“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而被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置他处，以免受嫌”等语。各同乡恐被牵连，多迁寓他所避之。樾之遗骸，经警厅用药水洗涤，露出来本面目，乃用玻匣装置，招人认识。复摄影多纸，使警士遍访其姓氏，久无所得。至十月某日，桐城会馆前小女儿见警士所示像片，指而识之曰，此非吴老爷乎？警士跟踪查问，遂捕去与樾同寓之汪炘一人，始悉刺客为安徽桐城人吴樾。端方谓汪炘必是刺客同党，主张严办。经巡警总办赵秉钧力争乃免。樾之尸体，于出事后暴露数日，后经警厅掩埋之于丛葬处。其老父及弟曾亲到北京遍寻不得。民元安徽都督孙毓筠特遣樾之胞弟楚至北京寻访，多日后乃于丛葬处得之。旋由吴楚及同志等改殓归葬。旅北京革命党员蔡元培等及皖同乡特开追悼大会以志纪念。樾之聘妻某，后数年嫁鄂人白逾桓。白先后为东京二十世纪支那社发起人，及北京《帝国日报》社长，亦革命党员之铮铮有声者，民二，为众议院议员。

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

（一）同盟会四大纲领之起源

同盟会四大纲领者何？即乙巳（民国前七年）同盟会入党盟书上所载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事是也。在同盟会成立前十一年之兴中会，其入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三事。当时，有人译英文之民主政治（Republic）为合众政治。故兴中会盟书所用“创立合众政府”一语，与同盟会盟书上所用“创立民国”之意义相同。其不同者，则为兴中会盟书无“平均地权”四字。考孙总理最初采用此四大纲领为革命党人会誓词，实在乙巳同盟会成立前之二年癸卯。有人谓总理于壬寅（民国前十年）冬赴越南河内观博览会时，曾在该地设立兴中会。于黄隆生、罗惇、杨寿彭

等加盟时，早已采用上述之四大纲领。是说无从证实。且黄隆生等均属侨商，并非文化界中人，似亦无更改兴中会原有誓词之必要。至于癸卯年之始用此四大纲领为词辞，则有余躬与目睹之事实。且先后根据檀香山、旧金山、比利时、德国、法国各同志函告当日入会宣誓情形，其誓词及宗旨皆为此四大纲领。则总理在癸卯年已始用此四事为誓词，可谓毫无疑义。查总理于癸卯秋至乙巳夏同盟会成立前之三年间，用此四事为誓词者凡五次，今分别述之：

一、总理于癸卯上海《苏报》案发生后数月，自越南抵日本。是秋，尝与日本同志军人日野熊藏、小室健次郎等，创设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以收容有志军事教育之留学青年。在此校肄业者为黎勇锡（仲实）、桂廷銓（少伟）、伍嘉杰（小魏）、刘维焘、饶景华、郑宪成、雍浩、李锡青、卢牟泰（可峰）、区金钧、卢少岐、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等十四人。于该校开学时，曾由诸生举行宣誓式。其誓词即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是为总理用此四大纲领作誓词之第一次。查当日宣誓入校之十四人，现在生存者，只有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三人。其时，余兼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记者，于该校成立及解散之经过，皆所与闻，故知之特详。

二、总理于癸卯年秋冬间重游夏威夷群岛，曾召集有志者复兴兴中会之组织。在檀香山入会者，有黄旭升、曾长福等，在希炉埠入会者，有毛文明、黎协、黄振、卢球等。其兴中会誓词，改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与甲午年始创兴中会之誓词截然不同。是为兴中会更改誓词句语之第一次。

三、总理于癸卯冬十二月自檀香山至美国旧金山。甲辰春，曾召集耶稣教徒拟设立兴中会。耶稣教徒伍盘照、伍于衍等，只允捐助革命军饷而不愿入党。因是正式宣誓入党者，仅有加省大学教授邝华汰博士一人。其誓词与数月前在檀香山所用者同。

四、甲辰春，美国洪门致公总堂请总理起草致公堂总注册章程，以便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总理乃为手订致公堂新章要义及规程八十条。其中第三条所载，有“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一项。洪门致公堂之宗旨，本为反清复明之民族主义，其会员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意义多不了解。当日致公堂主事人黄三德、唐琼昌等，因欲总理代其遍游各埠鼓吹注册，冀募集巨款以充实致公总堂基金，故对于新章条文绝未加以详密之研究，因之，数月后各埠致公堂均有此新章窒碍难行之表示。而此新章第三条亦随其他条文束诸高阁。

五、乙巳年春，总理自美国抵欧洲，首至比利时国京城创立革命团体。我国留比学生史青、胡秉柯、魏宸组、贺之才等率先加盟。其誓词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惟该团体究用何名称？询诸在场诸

人，咸不能记忆。有说是“中国革命同盟会”者；有说是“兴中会”者；亦有说是“中华革命党”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及是年六月杪，中国同盟会本部成立于东京，始正式通告驻欧各国分会划一名称。其后，总理复遍游柏林、巴黎、伦敦各地，留德、法、英诸国学生朱和中、周泽春、宾步程、刘荫菲、孙鸿哲等亦次第加盟，其誓词与用于留比学生者同，是为同盟会确定四大纲领之初步。

以上所述，为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前总理采用四大纲领为革命党宗旨及誓词之经过。然当同盟会在东京召集第一次开会之日，总理仍将会名及所建议之四大纲领提经各省莅会同志逐一表决通过，始成正式决议案，故在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前之他地开会，虽经过一种宣誓手续，但因革命团体之名称尚未确定，只可谓之预备会而已。

（二）同盟会誓词与天运年号

乙巳年夏六月总理自欧洲莅日本，即于是月杪假座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召集各省革命党员大会。莅会者有黄克强、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吴春阳、曹亚伯、邓家彦、马君武、蒋尊簋、程家桢、梁慕光、黎勇锡、朱大符、田桐、董修武、但焘、李文范、张树枏、时功玖、朱少穆、古应芬、刘道一、张我华、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谢良牧、何大炯、孙元、权道涵、于德坤、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六十余人。总理首言全国有志革命者应联合组织大团体，以从事实行革命工作之必要。全场鼓掌赞成。继提议本会名称拟定名“中国革命同盟会”。时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名称者，亦有谓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四讨论，卒从后说，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复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造民国、平均地权”四事为宗旨。时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删去此项。总理乃起而演讲世界各国社会革命之历史及其趋势。谓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与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目前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问题之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全体人民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语。详细说明，约一时许。众始无言。即由总理拟一盟书方式。经众推黄克强、陈天华二人审定词句如下：

联盟人 省 县人，当

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押

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在当日各同志宣誓时皆不知此年号之出处。查甲午兴中会及癸卯东京革命军事学校之盟书，向未闻有此年号。是总理之用此年号于革命党盟书上究起自何年乎？以余所知，则“天运”二字实为洪门三合会之年号。总理于甲午创立兴中会及癸卯开设东京革命军事学校时，尚未加入洪门团体。至癸卯冬，始由洪门会员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致公堂拜盟。以洪门文告所用天运二字，富有种族上之意义，遂开始采用之。初见于甲辰春所手订之美洲致公总堂新章，次见于欧洲同盟会宣暂时之盟书。据当日留欧学生史青、朱和中、贺之才等言，总理首次在北京提出盟书草稿时，天运二字亦尝付诸讨论之列（参阅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一三二页^①）。总理所举之理由有二：（一）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其运祚亦已告终，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即汉兴满亡之表示，其意义极为深长。（二）明亡后，中国各秘密会党如天地、哥老、三合诸会，均沿用此年号，由来已久。吾党用之可以吸收全国各秘密会党为我用云云。此足证明天运二字实为洪门历代人士所用之传统年号，同盟会特袭用之耳。

（三）革命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

总理毕生以革命为惟一最大之事业。故心目中无一刻不以革命为鹄的。当其自次召集各省同志发起同盟会之日，所提议中国革命同盟会之名称，虽经会众通过删去革命二字，以利事实上之进行，然于个人所发布文告及委任证书，仍多署中国革命同盟会字样。同盟会成立后一月总理第一次发给之文件即为余及李自重二人之委任状，原文如下：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特委托本会会员

冯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粤城澳门等地联络同志二君热心爱国诚实待人足堪本会委托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押（印）

天运岁乙巳年八月十日发

此委任状余现仍保存，曾制版影印于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首页。同盟会员能保存当日之委任状至民国以后者，仅此一纸而已。及同盟会成立后二年东京本部诸干事，自总理与黄克强离日后，即为枝节问题发生无数纠纷。总理有鉴于此，久有扩大誓词意义及改订会名之计划。以忙于军事，迟迟未

^① 见改版后第274页。

果。直至庚戌（民国前三年）正月在美西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始毅然将乙巳同盟会之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并将盟书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十八字。原文如下：

联盟人 省 县人 当

天发誓：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中华革命党党员

押
主盟人
介绍人

天运 年 月 日

是时，总理虽在美改订会名及扩大盟书誓词意义，然仍令会员表面上沿用中国同盟会名称；且亦未通告东京本部通令各地一律奉行。至庚戌秋间，总理自日本再游南洋，尝由槟榔屿通告南洋英荷两属，令仿美洲党员新例，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然为日无多，事实上未易实行，东京本部及香港等处均未知之。是年冬，余在加拿大组织同盟会，及辛亥夏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设置中部同盟会，皆仍沿用旧章，未改一字。

中华革命党在民国前一二年未正式成立，而在民国后二三年竟由国民党改组而成立之，此为总理所万不及料。当民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后，总理已令国民党籍之都督省长起兵讨袁，而党员多因循苟且，延不应命。至是年七月，始由赣皖宁粤湘闽各省仓卒发难，致为袁氏所乘，讨袁军相继解体。总理亡命日本后，鉴于前此致败之故，乃于是年十一月实行严密的组织，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先后通告海内外同志一体奉行。其誓约原文如下：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 省 县人某某某（下盖右手中指印）

民国 年 月 日立

中华革命党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开始收纳党员后，旅日之各省国民党员因誓约上有附从孙先生字样及须在入党人姓名下加盖指印二事，多迟疑观望。经总理再四晓谕，就中服膺大义绝对附从者，固不乏人。而借口反对二事拒绝入党如陈炯明者亦所在多有。故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大会延至民三年七月八日始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自民五袁世凯自毙至民八之四年间，仍沿用此誓约。民八年十月十日总理复通告改中华革命党名称为中国国民党。但誓约上除党名外并不更改。至民十二年一月后，始渐取消宣誓及加盖指印二事。（笔者按：陈炯明于民九自闽南返粤时，始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总理特许其以小章代指印。）

（四）平均地权与平均人权

同盟会四大纲领之“平均地权”一项，乃总理首次纳入社会革命条件于革命党誓词之滥觞，实为我国历来革命党人所未道。考总理在乙未（民国前十七年）九月广州失败之后，即漫游欧美各国，考察政治社会经济各种状况。对于社会问题尤热心研究。在己亥庚子间（民国前十三年至十二年），与章太炎、梁启超及留东学界之余等聚谈时，恒以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其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总理以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故倡导惟恐不力。在欧洲及日本两地同盟会成立时所提议“平均地权”一项，即斟酌采用亨利佐治学说而自成一家者也。惟当日之革命青年，眼光殊不远大，虽经总理剖切讲解一致赞成之后，对于未来之社会经济问题，殊不重视，且有譬为不急之务者。本部干事某等，以有志入会者问题纷起，解释困难，遂有另立他种团体名称，及删改平均地权一项，以应付时宜者。故欧洲同盟会成立后一年，胡秉柯、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尝另组公民党为同盟会之预备会。公民党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三事，凡有志者须先加入公民党若干时，乃使正式加入同盟会。厥后留欧同盟会员中之王鸿犹、高鲁、石瑛、黄大伟、杨循祖等，即由公民党而转入同盟会者也。（参阅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一四〇页^①）

东京同盟会成立后二年丁未，会员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余晋城、刘仲文等以同盟会庞大复杂，为联络长江沿岸各会党头目起见，谓非另设小团体，并委用熟识秘密会党情形者分途招纳，不易收功。又以同盟会盟书内“平均地权”一项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故另约一部同盟会员别组共进会，特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时多费唇舌。其盟书句

^① 见改版后第279页。

语除改一“地”字作“人”字外，无一不与同盟会誓辞相同。辛亥八月，武昌发难之革命团体，以共进会为最有力。当日全国报纸均登载起义革命党人之入会誓辞，即共进会誓辞。与同盟会盟书相异者，仅为平均“人”权与平均“地”权之一字耳。盖共进会原属同盟会之支派，其最高干部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门别户，独成系统也。

（五）三民主义简名之由来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简称名词也。此三大主义之名词，始见于乙巳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盟会言论机关之《民报》发刊词，为总理所手撰。在《民报》出世前，总理虽有此三大主义之思想，惟尚未有确定之名词。至《民报》出世始确定之。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何以简称之曰三民主义？则始见于是年十二月香港《中国日报》之代售《民报》广告，盖当日《民报》委托《中国日报》为西南各省及南洋各埠代理。余时任《中国日报》社长，以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乃简称三民主义以代之。翌年丙午（民国前六年）二月，《中国日报》及《有所谓报》联络香港学界发起追悼陈天华烈士大会于杏花楼，余作挽联曰：“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天华字）殉国，近午（黄兴字）何之，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南洋同志向讳称总理姓名曰公武）鸣钟，自由不死，誓覆满清政府，实践三民。”联为陈少白手书。是时，海内外同志尚未通用“三民”二字。至丁未年（民国前五年），新加坡《中兴日报》出版，始渐采用之。然胡汉民于此名词通用后三四年己酉（民国前三年），尚讥余用此简称为不当，往往以此为谈柄。已而总理自亦以此简称为适当而采用之。于是此名词遂确立不易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之普通名词矣。（参阅民十七年出版之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一七七页）

（六）开国前民生主义之宣传

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旧译为社会主义 SOCIALISM，总理在乙巳《民报》出版以前初亦常用之。其后总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己所发明之意义，乃别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 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自总理发明此主义后，多数党员仍莫名其妙，有心研究者百无一二。总理初命廖仲恺译述美人亨利佐治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PROGRESS AND POVERTY）载于《民报》，以广宣传。廖仅译数千字即尔搁笔。余于《民报》出世后一月，即撰《民生主

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刊于香港中国日报，几二万余言，登至二十余续。是为阐发民生主义之第一篇文字。《民报》第四号及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皆转载之。《民报》出版后一年，其著译文字属于倡导民生主义者亦不多觐。至丙午年冬十月十二日，《民报》社举行一周年纪念会于东京锦辉馆，是日总理演说，始畅谈民生主义及五权宪法。梁启超因此在《新民丛报》对民生主义大加非难。《民报》与之笔战经年，至十九号而止。其中最精采者为民宪驳梁启超之论文，凡五六万言。民宪为胡汉民之笔名。而关于民生主义之资料，则皆由总理所口授。此外党员所著译之刊物，有刘光汉之《天义报》，及卢信之《人道》，均属鼓吹社会主义之名作。同时留欧党员张人杰、李煜瀛、吴敬恒等发行《新世纪报》于巴黎，其宗旨为巴枯宁及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之无政府共产主义，发挥废政府、废国家、废家庭、废宗教等学说，不遗余力。其性质与同盟会之民生主义迥殊。余尝请示总理以对于无政府主义之意见。总理答曰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 UTOPIA，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由此可知总理对无政府学说之态度。

庚戌春，总理在美国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时，始将入会盟书句语修改，更添入“实行民生主义”一项于誓词之内，以代平均地权四字。其意义较前尤为广大。民二年冬。总理在日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其誓约有“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一语，即导源于是。

（七）开国后民生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民国成立以后至民七八年俄国大革命之七八年间，国民党员中之热心倡导民生主义，始终不懈者，亦只有总理一人。据其元年四月解临时大总统职后在南京同盟会钱别会之演说，及十年来在广州上海武昌杭州北平桂林各地之多次演讲，什九是讲解民生主义之真谛。苦心孤诣，三十年如一日。当元年五月返广州时，尝对粤省议会及各报记者再三说明平均地权之实施方法，欲省议会通过土地国有之照价收税及照价收买之二种方法，以利进行。当日各议员多赞成之。惜粤当局缺乏革命精神，此议于总理离粤后旋即搁浅。其他各地党员亦多偷安苟且，仍谓中国尚未产生类似欧美之大资本家，此时提倡民生主义未免过早，故对于总理所大声疾呼之真知灼见，咸乏研究之兴趣。民元八月，北京同盟会本部宋教仁等，因欲联合其他四政团改组国民党以争取国会议席，竟不惜将同盟会实行民生主义之党纲改为国家民生政策，以迁就四政团。且不列入所主张十大政策之内。殊失总理革命建国之原意。实吾党一大憾事。

自民元以来，一部党员以为民国建立，即当功成身退，敝屣荣利。其关心社

会经济问题而别有组织者，亦不乏人。然多不循民生主义之正轨，而倾向巴黎新
世纪派之无政府学说。如广州刘思复、莫纪彭、林直勉、郑抵岸等所创设之心
社，规定十二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
役，（五）不婚姻，（六）不称族姓，（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轿及人力车，
（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陆海军，（十二）不信宗教。然
此十二戒约刻苦难行，仅刘思复一人能始终实践耳。同时，上海吴敬恒、张继、
汪兆铭等亦有“六不会”之结合，六不者，即（一）不作官吏，（二）不作议
员，（三）不坐轿及人力车，（四）不用仆役，（五）不饮酒，（六）不吸烟是
也。其不易实践及入会者不旋踵而破戒，与心社同。

民元后，海内外所刊各书报能鼓吹民生主义者，等于凤毛麟角，仅有民三年
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由余主编之《民口》杂志，尚能倡导弗衰。所译述关于欧美
各国社会主义之书报，约占全部篇幅之三分一。中以孙哲生译述者为最夥。及民
五年六月袁世凯自毙，总理自日本返沪，尝先后应上海各团体之邀，演讲救国大
计，其论题亦多以民生主义为号召。其时，党员中仍以此种学说为不急之务者实
繁有徒。某日，余等随总理参加某商会团体之欢迎会。当总理演说时，余闻胡汉
民、马君武二人蹙额相告曰，先生今日又讲民生主义矣。一若深虑商界中人必不
乐闻民生主义者，是可见民五六年间随从总理左右者，尚多对于民生主义之能否
实施有所怀疑也。

民八年北方五四运动前后，国中有志青年渐趋附无政府主义，即所谓安那其
主义，ANARCHISM。全国最高学府之北京大学，得蔡元培热心领导，尤风靡一
时。当日鼓吹新文化之学者，多属此派，谓新文化即德谟克拉西
（DEMOCRACY.）与安那其之配合品。余于是年秋，代表香港《大光日报》及
《香江晨报》两社参加广东记者赴日本考察团，尝在我国留东学生欢迎大会演
说。解释新文化二字即为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颇唤起诸生之注意。是时，
欧战甫告结束，俄德二国大起革命，先后成立社会主义的新政府，世界人士之观
感为之一新。沪上各刊物已渐注意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斯之《资本论》亦已译
述一部，惜无全本。香港之《香江晨报》及《大光日报》宣传社会主义及劳工
解放问题最力，较沪上党报尤有过之。余所著《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亦于此
时付梓。书中极言我国推行民生主义之必要及其实施之程序，凡五万言。是书即
余在两报所撰论文之单行本也。又陈炯明于民七八年驻兵漳州时，颇能尊重思
想自由。故无政府主义信徒梁冰弦、陈秋霖等，时假闽南为宣传安那其学说之尾
间。后以鼓动军人拒绝兵役，始为陈下令取缔。要之，民八年五四运动前后，诚
为我国无政府派全盛时代，凡研究我国政治思想史者不可不知也。

（八）国民党容共一幕之前奏

自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成立后，赤化怒潮磅礴我国，影响至巨。全国人士之思想为之丕变。青年学子之好奇立异者，更趋之若鹜。北京大学诸教授之信奉安那其主义者，多转而倾向布尔斯维克（BOLSHEVIK）的过激共产主义。陈独秀、李大钊、顾孟余、于树德诸人，且通款第三国际，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上海之上海大学为大本营，在长江沿岸各省努力宣传，同时，复派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等赴粤运动工学两界，扩张势力。时陈炯明主持粤政，对于陈独秀等颇示收容。因而工学两界受其麻醉者日众。罢工罢学事件之发生，日有所闻。民十年冬，苏俄共产党邀请我国各团体派代表出席莫斯科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我国国民党亦属被邀者之一。总理时督北伐军驻桂林，国民党本部特电桂林行营请示应派代表与否。总理复电，谓无派代表之必要。故上海国民党员张秋白之出席该会，乃以个人资格赴会，与国民党无涉。同时我国人出席该会者，有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旧军人代表黄士龙；广东机器总工会代表黄凌霜；广东女界联合会代表黄璧魂诸人。然苏俄对于共产党以外各代表，皆虚与委蛇，只许列席旁观，而不许发言提议。故各代表莫不失意而去。

民十一年冬，陈炯明在粤叛变。总理自粤至沪，仍从事于民生主义之著述，孜孜不倦。时，苏俄发布彻底实施新经济政策宣言未久，俄代表越飞密通款于总理，有中苏两国宜联合以抵抗帝国主义之表示。总理察知苏俄新经济政策与彼国革命初期之过激政策有异，且与本党所主张之民生主义原则上相同，遂派廖仲恺赴日本热海，与越飞商订合作条件四事：（一）苏俄认苏维埃共产制度不适宜于中国，愿以友谊援助国民党完成全国统一及国权独立；（二）苏俄愿再声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并抛弃帝政时代所订中俄条约；（三）中东铁路之管理，由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之；在未开会议前，暂维持现状；（四）苏俄声明并无意见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此四事总理认为满意。故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越飞到上海时，由总理及越飞二人签字作实。同时越飞并应允二事：一苏俄愿供给军械若干，以助国民党讨伐军阀统一全国；二苏俄愿下令中国共产党员使一律加入国民党籍，以示合作诚意。是为国民党容共一幕之前奏。

（九）总理之三民主义大演讲

民十二年春，总理自沪返粤，开府广州。是冬十一月，遂有容共及采用苏俄制度与纪律改组国民党之举。同时发布改组宣言，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

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至民十三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遂开会于广州。除各省市及海外各代表外，新入国民党之共产党代表参加者有李大钊、顾孟余、于树德、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沈定一等十余人。时多数代表对于民生主义与过激共产主义宗旨之异同，及容共后旧共产党员能否尽忠于国民党，颇滋疑虑。粤党部邓泽如等且列举疑点，上书总理请示。总理除批答粤党部外，更假广东大学礼堂，逐日分别演讲三民主义之真谛，条分缕析，透辟无伦。即民十四后印行之三民主义原本是也。惟此书只有民族主义六讲及民权主义六讲已经完毕。至民生主义则以时日所限，讲至第四讲而止。其实民生主义经总理多年之研究，最有心得。非数十讲不能尽。今乃仅四讲而中断，诚中华民族莫大之损失也！

当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前，一部党员及会内多数青年，震于苏俄无产阶级大革命之成功，误认布尔斯基的过激共产主义为比较新颖及适合时势，因而逞奇立异堕入歧途者，络绎不绝。总理有见于此，乃于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及演讲三民主义时，再三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大小异同，并为图表以解释之。略谓民生主义之范围至大至广。欧美盛行之社会主义，乃包括于民生主义之内。而共产主义及集产主义，则更包括于社会主义之内。若俄国今日所施之新经济政策，实非纯粹共产主义，而作为一种集产主义。其实施方法与本党之民生主义，原则上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之别。又谓中国共产党各代表前于抵俄时，俄人尝对之极力称赞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故彼党遂悉心研究三民主义，认定救国大计非此不可。由是对于本党之三民主义心悦诚服，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云云。经总理详明解释后，世人之重视共产主义及怀疑民生主义者，乃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而三民主义之炳如日星，包罗万象，更足奠定中华民族革命建国之基础。倘非当日跨党作祟及引蛇入室之共产党徒，包藏祸心，窥窃党统，以移花接木之阴谋，行鹊巢鸠居之盗行，则全党一心，举国一致，而国民革命军之统一南北，当可提早四五年。何待东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旗，始形成统一之局乎。

（十）国民党之护党及清党工作

在国民党实行容共之前后，共产党徒陈独秀、李大钊等早已不守信约，日在其宣传机关《新青年》及《向导》等刊物，造作破坏团体，挑拨恶感，诋毁国民党历史，鼓动分化工作等种种言论，公开不讳。其攘窃国民党党统之各种计划书，亦次第发现。于是国民党员之忠实分子，遂不得不大声疾呼，为救党救国之运动。一见于民十三年二三月间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萧佛成、徐清和、张秋白、王祺、凌毅、方瑞麟、江伟藩、谢良牧、冯自由诸人对李大钊等之开会警告。开会地点在广州太平沙林宅，各省及华侨党员参加者五十余人，邓泽如为主

席，通过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诟警告书尚未发出，而廖仲恺、李大钊及俄人鲍罗廷等已向总理指名控告刘成禺、谢英伯、徐清和、冯自由四人，谓为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总理乃定期在士敏土厂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召刘、谢、徐、冯四人亲自讯问。鲍罗廷亦在旁观审。遂由刘等详细答辩，并提出《新青年》及《向导》所载陈独秀、李大钊等论文多件，为若辈诋毁本党历史及不守入党信约之实证。总理讯毕，即宣告无罪。事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十三年春议事录，有案可稽（笔者按，当时任中常会秘书者为谭平山）。二见于同年中央监委张继、谢持、茅祖权等对共产党员蓄谋破坏本党之弹劾书。三见于民十四年春北平党员在北京大学召集大会之反共护党宣言。四见于民十五年北平西山会议之反共宣言。五见于民十六年蒋委员长之厉行清党工作。经多数忠实党员四五年间努力奋斗之结果，始将党内不良分子渐次肃清，而维护正谊公道于不堕。此则三民主义之真理，经总理详细说明后，大放光明，正能克邪所致也。自兹而后，三民主义将更普照大千，无远弗届，行见世界人类同沾福利，岂独中华民族而已耶！

（十一）三民主义与中华民国

以上所述，为总理领导革命党实行三民主义，创造中华民国，三十余年奋斗之经过。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既已按照昔年同盟会所制定革命方略及建国大纲三级程序，推行筹备宪政工作。徒以牵于内忧外患，久久未能依期实践，殊属遗憾。然国民政府于多灾多难中，尚能积极设施，努力不懈，卒于民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宣布立法院议决之宪法草案，即世称五五宪草是也。宪草首定中华民国之国体曰“三民主义共和国”。此为总理毕生救国救民之最大目的。不知牺牲几许仁人志士之头颅膏血，而后成此美果。其大公至正，确属毫无疑义。盖总理昔尝认定非实施三民主义，不足以克尽救国救民之职责。三大主义中有一不能实施，即革命建国之目的有等于零。故国民政府今日首定“三民主义共和国”之名称，实为继承总理遗教之惟一事业。亦犹俄人之于大革命后，名其国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意义相同。特三民主义较布尔斯维克的社会主义，尤为广大耳。一言以蔽之：中华民国乃建设于三民主义基址之上。无三民主义即无中华民国。三民主义乃中华民族救苦救难之慈航宝筏。三者具连环性，缺一不可。

或谓总理所颁布建国大纲，明定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即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同时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国内政党不止一国民党，实无规定“某种主义共和国”之必要。此种见解殊属错误，盖三民主义乃中华民国立国之基本要素，非国民党所得而私有。凡属国民皆当一律奉为天经地义，不得违背。至总理历来对于宪法颁布后人民二字之解释，乃经过军政训政两时期的“人民”之谓，

而非一蹴而可以享受宪政权利的“人民”之谓也。故总理昔年常引中外各国史例多件，以证明民权之不易享受。略谓法国拿破仑之称帝，乃经通法人大多数投票之选举。我国袁世凯之称帝，亦曾接受全国各省军政学商农工各界函电之请愿。皆民意也。美国总统林肯不惜血战五年，以脱黑人之奴籍，而黑人竟谓林肯破坏其衣食生活，怨之澈骨。此亦民意也！此种“人民”以未经过若干年限适当训练之故，遂致倒行逆施而不轨于正。名虽民意，实则预种日后无穷之隐患耳。总理于民国前六年丙午，已高瞻远瞩，编制革命方略，划分建设程序为军法约法宪法之三时期，即为杜渐防微，期策万全之计。今国民党秉承总理天下为公之牺牲精神，奉行万古不朽之神圣遗教，名其艰难缔造之中华民国曰“三民主义共和国”，务使全中华民族顾名思义，确实同沾民有民治民享之福利。其心至公，其法至美，诚为天下人所共闻共见，世有致疑于“三民主义共和国”之名称者，倘能于本文所述同盟会之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之历史沿革，加以精密之研讨，则饮水思源，数典知祖，其可涣然冰释矣乎。

香港同盟会史要

（一）同盟会成立前之香港革命党

香港为革命党对内活动之策源地。兴中会于乙未（民国前十七年）九月广州之役及庚子（民国前十二年）闰八月惠州之役，均以此地为军事之出发点。且其唯一之宣传机关《中国日报》亦设于此。故在一部革命史上，香港地位之重要，实占全部之第一页。此凡读建国方略总理自传者无不知也。及庚子惠州三洲田一役失败之后，兴中会之元气为之大伤，急切间实无余力可以再举。于是孙总理乃变更计划，暂时中止国内各省之军事活动，而专从联络留学界及海外华侨入手。盖留学界可以培植建设及军事之人材，而华侨则可以募集发动之资金，二者均为革命进行必经之途径也。故自庚子以迄丙午（民国前六年）之七月间，革命军务始完全停顿。香港之党务报务向由陈少白一人负责主持，而所需经费则多取给于当地富商李纪堂。在此期间，兴中会等于取消，从未收纳党员一人。惟《中国报》则推销于粤省各县及海外各埠，异常发达，因之革命思潮轰轰乎有一日千里之势。就中壬寅（民国前十年）冬谢纘泰、洪全福、李纪堂、梁慕光等曾企图在广州起义失败，其主事人除洪全福外，皆属兴中会员。然是役兴中会干部并不预闻。

在同盟会成立前之数年，香港革命党可略分为二派，即陈少白派与郑贯公派是也。贯公粤之香山县人，早岁在日留学。庚子秋冬间与冯斯栾及余三人发刊《开智录》杂志于横滨，专发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思想新颖，以能文称。辛丑（民国前十一年）春由总理介绍至香港主《中国报》笔政，崇论宏议，深为读者所欢迎。惟其人赋性不羁，渐为少白所不喜，在职未及一载，即出而另组《世界公益报》，复先后开设《广东报》及《有所谓报》，均以革命排满为宗旨。以一人而陆续创办三报，其号召之能力可以概见。时港人约可区别为绅士及商工学之二种社会。绅士方面以少白为接近，而商工学各团体范围较阔，贯公广事交游，尤得人望。徒以二人意见甚深，不能合作，遂使香港党务不能充分发展，而发生种种障碍。总理于癸卯（民国前九年）夏及乙巳（民国前七年）夏两度舟过香港，体察情形，深以为忧。及是岁六月下旬中国同盟会本部成立于东京，以余方任《中国日报》驻日记者，且与贯公有同学旧谊。乃于八月初十日特派余及李自重至香港联络少白、贯公二人组织香港、广州、澳门等处同盟分会。其委任状照录如左（原状今尚保存）：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特委托本会会员冯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
粤城澳门等地联络同志二君热心爱国诚实待人足堪本会委托之任凡有志入盟
者可由二君主盟接收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押（印）

天运岁乙巳年八月十日发

（二）乙巳同盟分会之成立

余于是岁九月初旬抵香港，即与李自重、陈少白、郑贯公等筹备组织同盟分会。正进行间，而总理适于十月间偕黎仲实、谢良牧、胡毅生、邓慕韩等乘法邮船赴越南西贡，舟过香港。余遂偕陈少白、李自重、郑贯公、李柏（纪堂）、容开（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登轮晋谒。即由总理亲主持同盟会宣誓式，令少白等一一举手加盟，虽旧兴中会员亦须填写誓约。后数日开同盟会成立会于《中国报》社，众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是年继续入会者，有李树芬、李自平、邓荫南、邓警亚、梁扩凡、温少雄、廖平子、卢信、李孟哲、李伯海、王斧诸人。时李自重与史古愚、伍汉持、陈典方、崔通约设光汉学校于九龙，提倡军事教育。香港各学校纷纷举行兵式体操，均延自重为体操教员。盖自重早年曾肄业于总理所设东京革命军事学校，以教授军事训练蜚声于时也。事为港政府所忌，乃禁止各校设体操一科，并拟驱逐自重出境。自重遂不得已他适避之。十一月黄克强至香港，寓《中国报》社，旋易名张守正，号愚臣，

赴桂林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陆军小学监督蔡锷等策动反正。以郭、蔡二人意见不合，有碍军事进行而止。于是取道龙州，访钮永建、秦毓鎰等于边防督办公署，有所计划，亦不得要领。旋经越南返香港。

是年美政府颁布取缔华工禁约，华侨冯夏威自杀于上海美领事馆门前，以警同胞，因而各省抵制美货之怒潮风起云涌。香港及广州商工学报各界亦组织拒约会以响应之。是冬驻美国商会特派代表向港粤各代表磋商转圜方法，港代表为何启、曹善允、李煜堂、吴东启、陈少白诸人。双方议定解决条件九款，郑贯公代表报界一部分，指为未经众议通过，认为无效，因是《中国报》与《有所谓报》为此大开笔战。经余多方调处无效，会总理自南洋赴日，过港时乃召少白、贯公二人至法轮，劝令和解，二人从之。然中美双方代表议决之九条件遂尔搁浅，诚属憾事。是时粤港人士之对美外交，竟为革命党两报言论所左右，是亦可见革命党势力之一斑矣。后数月贯公以染疫逝世。港中各界人士开追悼会于杏花楼，莅会者千数百人。各地同志咸为惋惜不置。

（三）《中国报》改组前之党务

《中国报》自癸卯（民国前九年）夏秋间已合并于文裕堂文具有限公司，成为文裕堂公司产业之一部。丙午年春从荷利活道迁寓至德辅道，同盟会未设会所，其会所即附设于《中国报》社长室内。是年党务无显著之进步，对外仍守极端秘密主义，故新进会员寥寥可数。由是年一月至七月之七个月期间，有二事件于党务报务有极大之关系，一为粤督岑春煊违法强将粤汉铁路收为官办案。港商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等均属该路大股东，遂召集全体股东组织粤路股东维持路权会，函电向清政府极力抗争。而为之谋主者，即为《中国报》社长陈少白。凡会中一切计划，莫不言听计从，所有文电咸出少白手笔。《中国报》之社长室无形中成为争路会之秘书处。《中国报》销场向以售于粤省为多数，及粤路风潮发生，《中国报》及各港报均仗义执言，一致抨击岑督之非理。岑督莅粤之初，颇能励精图治，尤重视《中国报》，对于该报用人行政之批评，间有采纳。嗣为港报同声反对。遂下令禁止港报入口，《中国报》亦不免焉。此举实于宣传主义之损失，可谓绝巨。时《中国报》方受文裕堂营业亏折之牵累，岌岌可危。陈、杨等事前尝语少白，谓《中国报》如不能支持，彼等当斥资万金解其窘厄。借以报酬争路直言之劳等语。是秋《中国报》果濒于难。而陈、杨等乃食言而肥。苟非余及李纪堂、李煜堂等另集资本，事前向文裕堂预承购《中国报》，则此革命元祖之宣传机关落于保皇党徒之手。其关系一党之名誉，岂浅鲜哉。

次为康有为之女同璧控告《中国报》赔偿名誉损失案。先是《中国报》搜罗康梁师徒借保皇党名目混骗华侨巨款种种证据，揭诸报端，涉及康同璧名字。同璧

乃委托保皇会员叶惠伯为代表，在香港法院控《中国报》毁谤名誉。要求赔偿损失五千元。此案涉讼经年，迄未解决。中国报所举证据极为充足，大有胜诉之望。惟英律凡被告无能力延律师抗辩，即等于败诉，讼费须由被告负担。时《中国报》属文裕堂有限公司资产之一部，故文裕堂如因营业亏折，宣告破产，则所附属之《中国报》亦须付诸拍卖，以供讼费之需。时陈少白束手无策，余以此举关系全党名誉至巨，乃求助于外舅李煜堂，得其助力，于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购取《中国报》，始得免于拍卖。总理在南洋闻之，以文裕堂虽无力供给此案之讼费，然为全党名誉计，仍当继续抗诉，以竟全功。特汇款三千元于少白，使延律师力争。少白以讼事牵缠，费时失事，主张不再兴讼。故此案结果遂为无形之失败。

余等于是岁八月接收《中国报》后，遂迁报社于上环德辅道二〇一号。新股东为李煜堂、李纪堂、李亦愚、潘子东、伍耀廷、吴东启、伍于簪、麦礼廷等，众举余任社长兼总编辑，于是全局改组。壁垒为之一新。同时陈少白亦辞退同盟会长一职，众举余承乏。是岁各方同志来往港粤沪桂日本南洋欧美各地，极形匆繁。其在报社暂驻者，有黄克强、吴崐（奉天）、梅霓仙、胡毅生、朱执信、古应芬、张树楠（伯乔）、李文范、邓子瑜、许雪秋、陈和、张继、曹亚伯、谢寅杰、夏重民、马达臣、潘信明、谢杞原、刘樾杭、刘思复、周毅军、谢良牧、易本羲诸人，以八月间《中国报》改组后为尤盛。当十月萍乡醴陵党军举事时，港人之有志者，日至报社探候捷音，其门如市。革命党多年停顿之局势，至是生机勃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状矣。

（四）丁未年之党务报务

丁未（民国前五年）一年为香港革命党复兴时期，自丙午秋《中国报》易主后，同盟会会务随之发达。时会务仍守秘密性质，一切措施咸由会长主持之。同盟会规例，只会长一人有权收纳会员，派往粤桂闽各地扩张会务者皆称代理主盟人。凡经手人之盟书均须密寄会长，仍由会长负责。是年会务以在粤桂闽三省最为活动，尝先后派出代理主盟员及军事联络员分赴各地，收揽会员，扩张势力。在香港及广州入党者，有李是男、张如川（谷山）、姚汉强（雨平）、何克夫、谭剑英、莫伟军、刘古香、葛谦、曾传范、谭馥、何秉钧、温贵（子纯）、陈佐平、张铁臣、韦立权、刘培嵒、詹承波、吴金标、李子伟、许佛童、曾捷夫、林海山、冯坤、严用卿、杨宝山、吴进、金葆、曾仪卿、周毅军、李济民、萧惠长、黄旭升、林菊秋、张人杰（静江）、周觉（伯年）、赵声（伯先）、方紫柟（楚侨）、林五、余丑（既成）、余通、陈涌波、陈纯、林旺、孙稳、林震、张醅村、郑添、陈稳、陈二九、林鹤松、李经之、卢鸿、李少穆、张宋军、林希侠、康荫田、李衡皋、罗梦觉、李天麟、杨希说、陈元英、陈春生、何子耀、巴

泽宪、谢明星、陆兰清、李煜堂等数百人。各方同志过港登记者，有黄克强、胡汉民、汪兼士（精卫改名）、方瑞麟、郭公接、周杜鹃、邓子瑜、陈芸生、黄乃裳、乔义生、廖仲恺、方汉城、张梦庚、谢逸桥、林时埭、何天炯、谢心准、金章、池亨吉、萱野长知、柳杨谷（聘依）、孙眉、杨锡初、罗惇、李福林、谭义、黎广、李菱、李亦如、潘子东、李燮和（柱中）、李天麟、胡秉柯、贺之才、李思唐、黄耀廷、余绍卿、张煊、方次石、李次温、谭人凤、陈湘南、周仲良、陈方度、时功璧、田桐、黎量余、彭俊生、居正等百数十人。兹将是年香港同盟会所派出各地代理主盟人及军事联络员姓名地点连载如下：

张谷山	姚雨平	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长乐留学公所
朱执信		广州豪贤街朱宅
赵 声	方紫栳 葛 谦	广州黄埔陆军小学
张树栴		广州制台前张大夫第
陆兰清		南海佛山北胜横街黄照普书馆
李福林	谭 义 黎 广	广州河南大塘乡万馨茶楼
曾传范	谭 馥	虎门陆军速成学堂
罗 惇		广州秀水五眼桥联昌坭水店
刘樾航	刘思复	澳门荷兰园和隆街二十一号乐群书室
刘樾航	刘思复	香山石岐西门外武峰里书报社
许雪秋	方瑞麟	汕头至安街铁路公司
萧惠长	谢逸桥	兴宁城兴民学堂
余既成	陈涌波 余 通	潮州饶平县黄冈城
周毅军	李济民	惠州归善水东街广荣号
莫伟军	何克夫	连州三江墟两等小学堂邢斌
胡毅生	巴泽宪	廉州小学堂新军粮台毛执官张焜
黄旭升		连州三江番摊公司转王神父
刘古香	张铁城	柳州府弓箭街富贵升旅馆
刘培崧	王和顺	浔州大王江埠广亨号
王和顺		南宁城内中街法人书院林百中
韦立权	谭剑英	梧州大南门外文明阁
谢明星	吴金彪	汕头浮洋市长春堂
许雪秋	乔义生 池亨吉	汕头幸阪旅馆
许佛童		惠州汕尾
黄乃裳		林菊秋厦门

上述各员之成绩，以许雪秋、邓子瑜等之运动惠潮会党及张谷山、姚雨平等之运动广州军学两界为最著。是时会所仍附设于《中国报》四楼社长室，另先后分设招待所于宝庆坊、坚道、兰桂坊、湾仔进教围、摩礼臣山道各处。胡汉民夫妇及汪精卫、黄耀廷、刘思复、黄克强、廖平子、池亨吉、萱野长知、谭人凤、许雪秋、方瑞麟、林时壘、柳杨谷（聘依）、何克夫、谭剑英、田桐、莫伟军、何天炯、张谷山、黎仲实、陈湘南（砚樵）、胡毅生、李文范、古应芬、朱执信、林希侠、李燮和、张树枏、孙眉、杨德初诸人莅港时均下榻于报社或招待所。

是年报务亦有相当之发展，盖各地革命军之举事，《中国报》皆有详细记载，且时发号外，以广宣传，国内及海外皆恃为耳目焉。六月间香港华民政务司以《中国报》经售东京《民报》特刊天讨，附有清光绪帝破头插画，谓为煽动暗杀，经余依法力抗，卒以没收所存天讨了事。同时驻菲律宾清领事杨士钧以《中国报》驻小吕宋访员通信揭载其玷辱国体情事，特延控律师控告《中国报》赔偿名誉损失，余乃提出人证，按律拒之，士钧卒知难而退。至八月，香港议政局徇清政府请，通过禁止报纸登载煽惑友邦作乱文字专律，殆为《中国报》而发。然《中国报》不为少屈，盖英人只禁谈排满革命，若易以民族主义及光复等名词，非彼等所能了解也。

（五）丁未之军事活动

丁未一年亦为同盟会军事最活动之时期。先是黄克强于乙巳年冬十一月绕道香港，亲入广西桂林，说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郭以受他部牵制，不敢轻举。丙午冬郭举粤督令率所部来粤，驻军肇庆，许雪秋、邓子瑜亦报告惠潮各属军事经营就绪，孙总理、黄克强在日得余电告，认为绝好机会，遂偕胡汉民、汪精卫，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南游。丁未二月初二日抵港，总理原船赴越南西贡，克强、精卫、萱野留港，拟赴肇庆促郭人漳起兵袭取广州。池亨吉则偕留学生方瑞麟、方汉成、乔义生等往潮汕助许雪秋举义。克强、精卫居松原旅馆数日，张树枏自广州来，谓郭人漳又调钦州剿匪，粤吏探悉克强由日来港，已备文向港政府要求引渡等语。而松原旅馆亦忽有粤吏派侦探窥伺其间，克强以郭已他调，留港无用，乃命胡毅生随郭赴钦，相机行事。精卫则移居普庆坊招待所，与刘思复、廖平子同寓。于是许雪秋、陈芸生、余绍卿、邓子瑜、刘思复、张谷山、胡毅生、何克夫、姚雨平、王和顺、李福林、谭剑英、黎仲实、谭人凤、柳杨谷诸人先后分赴广州汕头汕尾归善博罗钦州廉州各地，极力进行。计是年许雪秋、陈芸生等所经营者，有正月十二日潮州城之役、四月十一日饶平黄冈之役、九月初六日惠州汕尾之役。邓子瑜所经营者，有四月二十二日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所经营者，有七月二十七日钦州防城之役。而刘思复则以谋炸清提督李准之故，于

五月初一日在广州因制弹失慎炸去一臂，被逮系狱。此外大事之可纪者，则有黄冈义师首领余纪成及汕尾党首许佛童，先后被清吏以强盗罪名控之香港法院等事。两案曾延律师抗辩，涉讼多月，卒获胜诉出狱。又十月谭人凤、田桐、何克夫、陈湘南、谭剑英等奉总理召赴越南，顺携带英法文革命军债券二箱，在海防被法人扣留。后由总理向越南总督交涉，始获发还，然谭等竟因此被逐回港。是冬黄克强计划在钦州发难，其弹药多由余在港密购，交法船买办同志黎量余、彭俊生等运赴海防供应之。故自香港同盟会成立以来，是年所发难诸役，除防城义师是由总理在河内亲自策动外，其余诸役皆由港同盟会直接指挥。余初以一人精力不遑总管报务党务军务三项，尝力请总理派员助理军务，总理乃于是年二月命汪精卫留港勤助。四月间精卫奉召赴越南河内，胡汉民旋来代之。迨八月汕尾运械之役失败，汉民亦于九月十六日奉召继往。又是岁春夏间，刘思复赴粤谋炸李准之前，亦假《中国报》四楼为银炸药及水银炸药之制炼所。是《中国报》之社长室不独为革命军之总枢纽，亦且为革命军之兵工厂矣。

（六）戊申年之党务报务

戊申（民国前四年）正月同盟会改选干事，冯自由仍任会长，黄世仲庶务，谢心准书记，乃添设招待所于皇后大道马伯良四楼，以容纳各方来港同志。是年新会员加盟者，有黄伯淑、谢英伯、马达臣、谭民三、卢岳生、吕杰、易侠、黄轩霄、倪端（映典）、黎尊、严国丰、罗澍苍、钱占荣、姚碧楼、罗贯之等数百人。各地同志莅港登记者，有吕志伊、关人甫、黄隆生、杨寿彭、甄吉庭、甄璧、张翼枢、卢仲琳、李应生、梁恩、高德亮、麦香泉、饶章甫、陈义华、陈发初、刘梅卿、陈璧君、徐宗汉、李渭川、李晓生、谢仪仲、李煜瀛、陶成章、刘辉廷、刘岐山、高剑父、梁秋、关唐、刘易初诸人。自丁未九月汕尾接械一役失败之后，香港机关部对于粤桂滇各地军事只任辅助供给职责，而无直接指挥情事。惟是年春尚有劫夺日轮二辰丸运载枪械之计划，时余据澳门党员报告，探悉旅澳华商柯某等雇日轮二辰丸由日私运军械至澳门附近华界图利。因使陈佐平、温子纯、林瓜五（大盗林瓜四之弟）等届期聚众劫夺，即以所得械药在香山新安等处举事，筹备略竣，继复探悉二辰丸系预定在澳门葡界湾泊起卸，而所载之械为村田式枪一千挺，仅辅以弹药十万发。余等均认为在葡界海面不便活动，而弹药太少，亦不足用，遂中止进行。是即是年二月中日二国发生大交涉案之二辰丸也。该轮后果由葡人包运至澳门海面卸械，为清军舰越界捕获，致为日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卒由粤督向日领谢罪释船了结。事后粤省各界大为愤激，群主抵制日货以报复之，独《中国报》力排众议，谓对于日本可以抵制之理由极多，不当借运械助党一事为口实。并详举国际公法领海权各事例，以相质证，由是舆论

渐为转移。盖《中国报》向认军械之能否入境为革命党人之生死问题，二辰丸载械虽与革命党无涉，然凡对于一切足以妨害革命党进行之事实及言论，皆当悉力以排除之也。是岁夏秋间，姚雨平、葛谦、李济民等先后来港报告运动广州防营将次成熟，嘱代商请同盟会干部汇款接济，请示进行方略。余乃据以电告总理，时当河口义师败挫未久，吾党正在财源枯竭，故总理数次复电，均令勿轻举妄动，以待时机。因是对于各地之军事进行皆暂时停顿，专候总理之命令为进止。先是驻越南河内海防同志及历次义军将士，经丁未七月防城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及是年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多次失败以后，多由越南法政府驱逐出境，分别遣送至新加坡或香港等处。其遣送或逃亡至香港之一部，有黎仲实、高德亮、饶章甫、麦香泉、陈义华、陈发初、关人甫、黄隆生、杨寿彭、甄吉庭、甄璧、刘岐山、刘梅卿、李文金、李时乾、刘辉廷、张翼枢、卢仲琳、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陈湘南诸人，均分驻报社或各招待所。时香港党部以支应浩繁，穷于应付，屡电向新加坡总理告急，而总理亦以忙于安插河口败军将士，诸形困难，无法接济香港之厄，是为香港党务最吃紧之时期。余以报社财政受军事影响，渐呈危象，乃请总理另派人主持关涉军事之招待事务，以免有根本动摇之虞。旋得总理函电，均令静候，并嘱来港诸同志孙眉、黄隆生、关人甫、张翼枢、刘梅卿、卢伯琅、陈发初、李文金等数十人赴南洋听命。皆由余筹措旅费陆续就道。又是冬十月清帝母子暴亡，在粤军事联络员湘省同志葛谦与曾传范、谭馥、罗澍霖等向日从事联络军队，渐次得手，至是认为时机不可错过，特发放保亚票，以资活动。十一月月上旬主持人葛谦亲至港报告运动成绩，洵余电请总理汇款接济，并促黄克强、谭人凤到粤主持。时总理方由新加坡赴暹罗，电去多日尚无复电。至是月十四日，以散放票而失慎事泄，葛谦、谭馥、严国峰三人先后死之。事后港粤二地同志特开会追悼，并募捐千数百元恤其遗族。事详后文《保亚票之革命运动》一则。不赘。

（七）丁戊二年之革命收支账目

香港同盟会于丁未戊申两年经营军务之收支账目，概由余一手管理，计由丁未一月至戊申九月作一结束。计收入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支出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兹将丁戊两年旧存日记所载收支账目大要分别开列如下：

丁未一月至十二月收高野（即总理别名）先后来款多次共三万四千三百四十二元一角五分

丁未五月十七日收新加坡张永福来协助黄冈同志余既成讼费二千四百元

丁未七月十三收张静江自上海来款五千元

丁未十月二十五日收檀香山希炉埠黎协来一千一百五十元
丁未十一月十九日收暹罗王杏州来一千九百元
戊申一月至五月收高野四次来款二千一百元
戊申五月二十八日收庚先律师补还余既成案胜诉讼费一千元
戊申八月初三日收美国巴士杰埠致公堂捐款八百元
以上共收入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
丁未七月十三日付电汇河内高野四千三百元
丁未三月及七月两次付许雪秋在潮州饶平惠州汕尾等处起事军费七千元
丁未二月二十一日代高野付陈少白二千五百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付余绍卿起事费一千五百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付黄耀廷起事费一千二百元
丁未三月付邓子瑜惠州起事费三千一百元
丁未八月付曾捷夫曾仪卿惠州平海接械费六百元
丁未五月付长崎萱野长知购械租船等费一万二千元
丁未四月后陆续付余纪成被逮案四次律师费及杂费约六千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付邓荫南五百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电汇黄克强一千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汇官崎寅藏三百元
丁未三月后陆续付池亨吉旅馆川资等费九百五十元
丁未十一月付购运海防弹药及制弹机件九百五十元
丁戊两年付诸同志舟车旅馆给养抚恤招待及邮电购物各费共七千三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
以上共支出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

比对上述收支两项，不足五百四十二元五角二分，系由《中国报》垫付。此项总账细目，余以忙于报务，至庚戌（民国前二年）春将游北美时，始列表向总理呈报。惟《中国报》虽号称革命党之宣传机关，而其资本则纯出诸同志商人，向未受党部分文之补助。数年来各地来往同志多奉报社为东道主，招待供应，日形繁剧，纵稍巨之支出由党部担负，而直接间接之小费，亦为数不貲。至戊申十二月下旬《中国报》结账时，负债累累，几于不支。经余向外舅李煜堂及戚属等多方挪借，始获渡过年关。未几胡汉民奉总理命返港接管军事关系之招待事务，余之责任为之稍轻。然《中国报》以历史习惯之关系，仍无法避免多少之义务的供应也。

（八）戊申年之党务报务

戊申以前香港同盟会忙于军事活动，诸事咸守秘密，故不便在港内大张旗鼓，招收会员，以避侦探耳目。自戊申三月河口义师失败，军事停顿将及一年，遂得专心党务，改取开放主义，以广收同志为务。至己酉（民国前三年）二月乃取消皇后大道马百良药店四楼之招待所，而设新会所于上环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门。仍因避免港探侦伺起见，榜其名曰民生书报社。会员日常开会讨论进行，不复如前之秘密。另在广州设立通信处曰守真阁，由高剑父、徐忠汉、潘达微、梁焕真、胡少翰、朱述唐等筹备成立，会务亦颇发达。是年粤港两地新会员有陈逸川、潘达微、梁藻如、何丽臣、朱润之、陈自觉、马骏声、何辑民、刘一伟、关非一、胡津林、蔡忠信、潘达贤、何剑士、李以衡、李昌汉、梁焕真、罗道膺、杜药汉、黎德荣、洪承点、陈俊朋、廖侠、陈哲梅、张志林、莫侠仁（纪彭）、李光炎（文甫）、林复轩（直勉）、陆觉生、黄侠毅、容铨、陈恭谱、陈瑞云、卢博郎、李文启、陈铁五、孙武（尧卿）、陈炯明、黄洪昆、江运春、王占魁、尤龙标、黄忠汉、甘永宣、古振华、林开盛、王功田、杨欲兴、余瑞麟、林灿辉、梁有成、翁式亮、冯江、车振彪、黄端胜、林亮励、李然兴、陆志鸿、黄端辉、车伯福、黄荣彪、辛发利、王兴、黄福、张家彬、梁海、王鸿志、曾广鸿、陈永升、练致祥、曾焕熊、颜学材、周田福、王汝丰、田能胜、萧积生、陈威林、谭瀛、钟善全、古振华、易培之、麦瑞岐、陈同好、叶心泉、张孟荣等二千余人。各地同志莅港登记者，有陈景华、黄咏台、陈铁君、胡少翰、何侣侠、区寿山、张恨民、张志坚、卢我让、陈有全、黄叔允、胡季白、彭瀛渔、卫沧海、梁侠依、李一天、吴仁甫、刘汉在、梁焕熙、黄复生、喻培伦、方君瑛、李书城、程克、张绍轩、胡灵媛、欧聘珍、李熙斌诸人。新会员中以倪映典所招致广州新军兵士居大多数，因在军队中无法保全誓约，乃于是冬除夕兵警交哄时，全数毁灭，故无册籍可考。至十一月民生书报社以会所过狭，迁于中环德辅道捷发四楼，更易名少年书报社。

是春暹罗《华暹新报》记者陈景华由槟角来港，陈为清朝举人，曾任广西贵县知县，以刚愎好杀，为粤督岑春煊逮捕，乘间脱狱走暹，与萧佛成创设《华暹新报》于槟角。戊申年加入同盟会，会暹同志侨商马兴顺以事归潮州，为保皇党构陷系狱。暹同志以陈与粤中官绅多有旧谊，乃请其回港营救。陈与清太史江孔殷善，乃浼江向粤吏关说，旋获开释。港同盟会以丁未谋炸清提督李准之同志刘思复久系香山狱，亦托陈从中设法，陈复为言于江，江向李准说项，遂亦解禁出狱。港同志乃开会欢迎思复于愉园。革命党在香港公众地点开会欢迎同志，前此所未闻也。又是年夏秋间汪精卫、黎仲实、陈璧君、黄复生、方君瑛等自日本

莅港，秘密税屋于黄泥涌道，筹备暗杀团机关，尝偕李纪堂赴青山农场试验施放炸药方法，至十一月始离港北上。

《中国报》于是年春夏间已呈竭蹶之象，盖该报自丙午八月由余接办以来，前后所集资本仅得商股九千余元。以号称革命党机关报而不受党部丝毫津贴，竟能维持三年有余，殊非易事。时有新会员林直勉者，富家子也，由莫纪彭介绍入党。因与其叔父争产兴讼得直，获资二万余元，即认《中国报》新股三千元，而《中国报》之难关赖以渡过。又广州《时事画报》亦为鼓吹民族主义杂志之一，创于乙巳年，业已停刊多载。是秋谢英伯潘达微等以林直勉之助，重组该报于香港，刊至十余号而止。是冬《中国报》为节省用费起见，复由德辅道迁至荷理活道二百三十一号。

（九）南方支部与庚戌新军反正

己酉九月，香港同盟会员以各地党势日盛，建议于香港分会之外，添设南方支部，以扩大组织。遂推举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书记，林直勉会计，会所设于黄泥涌道。其开办费初由直勉捐助之，自是南方支部与香港分会划分权限。分会专任香港以内党务，西南各省之党务军务则由支部统理之。江精卫仅任书记三月，即离港北上。是冬十月倪映典自广州来，报告联络新军反正已告成熟，可以约期大举。时总理方远游美国，支部乃电告以运动经过，请即筹汇二万元应急，同时并电邀黄克强、谭人凤、赵声来港主持大计。旋得总理自纽约复电，谓二万元决可筹足，嘱令赶紧进行。未几黄克强谭人凤赵声相继抵港，倪映典亦盘马弯弓以待，而总理旅行纽约、波士顿、芝加高三埠向华侨募捐。三次电汇香港《中国报》，总数仅港币八千元，距二万之数尚远。支部诸人以为时已迫，异常焦灼，有同志李海云者，文咸东街远同源汇兑业商号之司事也，目睹本党需款情形，认为机不可失，乃下大决心，尽提该商号存款三万余元献诸南方支部，以充军费之需。己则隐匿他处，以避股东之追究。支部得此意外之生力军，遂派海云驻广州河南大塘乡李福林家，专任民军购械会计事务。十一月鄂人孙武因事过港，访余于《中国报》，谓伊与鄂省同志有共进会之组织，如粤有事，鄂必响应。余知孙尚未入同盟会，即请其补行宣誓手续，孙从之。未几李书城随龙州道庄蕴宽自桂赴沪，庄与陈少白有旧，过港时同到《中国报》访余叙谈，李私求见黄克强，谓闻粤中新军已有动作，现桂省军界运动亦甚得手，最好两省同时大举，以分清军之势，可否延缓数月等语。克强托故不见，而使胡汉民代表见之。至十二月下旬，海内外同志麇集香港广州二地。羊城分设党人机关十余处，大有弦满待发之势。

先是倪映典于十月间受任后，先在《中国报》领取《革命先锋》及《外交问题》、《立宪问题》等小册子万数千册，散布军队中，以广宣传。新军兵士咸

通文字，感化最易。一二月间收效至巨。继由《中国报》领取特别印制之同盟会小盟单万张，携至省中各机关，令各兵士举手宣誓。每逢假日，则在白云山濠泉寺演说革命，新军三标兵士趋之若鹜。至十二月下旬，一切筹备俱已就绪，乃与香港党部约期于庚戌（民国前二年）正月初旬发难。预定先由新军首先反正，而李福林陆荣廷等则率四乡会党扑城，以相援应。詎兵士中有因杀敌在即，不免志骄气扬者。三十夜兵士吴元英以购名片细故，与警察争执，竟致兵警各聚众互相殴击，如临大敌。倪映典深恐所事因之破露，乃匆匆赴港与黄克强、赵声等重订发难日期，相约缩短时间，瞬即大举。而往返间，新军之败露已无可弥缝矣。倪于初二日早自港抵省。初拟力劝新军暂忍耐数日，勿遽暴动僭事。及抵燕塘，见新军与防营已列阵对垒，知大势无可挽回，遂毅然入炮工辎营主持攻战大计。新军见倪入，欢声雷动。初三晨倪督兵向清军进攻，以新军缺乏子弹败绩，倪头部中弹死之。是役新军阵亡者及先后被获者各百数十人。头目易培之、王占魁、黄洪昆、江运春、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等七人被获后，均直认起兵革命不讳，遭害。此外逃匿香港数百人，多由《中国日报》及《时事画报》临时供应，事后南方支部特开倪烈士追悼会于会所，以弔英灵。

（十）庚戌年之党务报务

自庚戌正月新军反正失败之后，同盟会在军界之活动为之一大顿挫。《中国报》于己酉冬十月迁址荷理活道，原为减政节约，以巩固基础起见。及军事蹉跎亡命同志栖宿报社者大不乏人，因之报社度支大受影响。会加拿大温高华洪门致公堂有《大汉日报》之创设，以余与洪门人士素有渊源，特致函挽留余代聘主笔。余以是时报社财政拮据万分，各股东不能为助，且值吾党军事新败，亦当另辟新财源，以为卷土重来之计。遂自告奋勇，向《大汉日报》效毛遂之自荐。加拿大之域多利及温高华两埠致公堂均来电欢迎。余遂于是月杪请南方支部接办《中国日报》，同时并辞退香港同盟分会会长一职。南方支部乃派李以衡任报社司理，张绍轩、谢英伯等先后充任记者。自后报社股东虽仍属李煜堂、李纪堂等，而每月经费则由南方支部拨公款维持之。然支部仅接办数月，即以款绌停止供给。李以衡等遂不得不仍有赖于李煜堂之资助，此余离港后事也。

同盟分会以余提出辞职，乃改选谢英伯为会长，潘达贤陈自觉等为干事。余于离港前始将历年所藏入党盟书千数百纸缴存南方支部，然已破裂不全。盖余为避免香港警探搜查，密将各盟书收藏两睡枕之内。枕为绿豆屑所制，几经磨擦，遂成片段。此项旧盟书于辛亥革命成功后存贮广东国民党支部。至民二年八月龙济光入粤，始付一炬，今余尚有副本存也。余因向港政府领取加拿大入境护照，延至是年夏始首途渡美。在未离港前，总理适由日本赴南洋，舟过港时，黄克强、赵声、胡

汉民及余等均登轮晋謁。克强等以新军一役大伤元气为辞，颇形懊丧，总理婉言慰之，谓此行至南洋大有筹款把握，嘱各同志仍积极进行勿馁。嗣闻余将赴温高华则大喜慰，谓加拿大从未有革命党员足迹，得余亲往，必较美国已往成绩为优云。

是春沪同志王金发以枪杀变节党人汪公权案逃至香港，由余招待之于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冯宅。未几黎仲实、喻培伦、陈璧君等因与汪精卫、黄复生谋刺清摄政王于北京，失败来港，在九龙城设置机关，专从事营救精卫之活动。奔走一载，毫无所成。黄克强、赵声、胡汉民诸人以得总理电邀，相继往南洋筹划进行方法。他如谭人凤、林时壘等或渡日本，或至上海，多已离港他适。故庚戌一年之香港党务，极形不振。新会员仅得庄汉翘、李佩书等百数十人而已。

（十一）黄花岗一役策动之经过

辛亥一年为同盟会最奋斗及种族革命收功之时期。先是孙眉、黄克强、赵声、胡汉民等于庚戌冬十月应总理召赴南洋槟榔屿，开会商议筹款再举方法，决定重在广州发难之议。各埠代表吴世荣、黄金庆、林世安、邓泽如、李孝章、沈联芳、陆秋露、郑螺生、李源水、伍熹石、黄怡益、朱赤霓、黄心持、陈占梅、李月池、郭应章诸人均允尽力募捐，以成义举。预定募足十万元，即可著手进行。开会后一月，总理即赴美洲筹饷，克强等守候月余以英荷各埠所认筹措之额已及半数，遂亦取道返港向粤中军队及会党各方面积极发展。初拟辛亥正月发难，后因各事均未办理完善，故迟迟未发。至是年十二月运动略具端倪，即函约留东及沪鄂湘皖闽赣苏浙各地同志齐集港地，候时出发。并派会员多人分赴各地购运枪械弹药至港备用。至辛亥正二月间，各省及海外同志被邀莅港者数百人，遂组织革命军统筹部为总枢纽。众举黄兴为部长，赵声副之，其下分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总务调查各课。以胡汉民、姚雨平、胡毅生、陈炯明、李海云、洪承点、罗帜杨等为课长，统筹部设于跑马地三十五号。又设实行部于摆花街，专事制造炸弹供冲锋之用。另在港粤二处设招待所多处，以供来往同志食宿。至三月初旬，海外各埠所筹饷糈已先后汇到十余万元，而由各地购置枪械亦陆续运省，一俟动员令下，即可大举发难。先是黄克强等于正月初旬以时机渐熟，曾分电南洋北美各处催款。余在温高华《大汉日报》得电，即与总理发起洪门筹饷局。首由域多利埠致公堂以变产所得，于正月底电汇港银三万元。温高华及都朗度两致公堂于二月间各汇一万元，此外加属各埠同志先后捐助约二万元，总数七万余元。统筹部得此巨款，乃大形活动，及二三月间南洋英荷两属之款亦次第汇到。至三月下旬，计已收到海外汇来十五万余元。兹将黄克强赵声胡汉民当时收到余第一二次电汇四万元后，于二月十九日复书如下。读者于此可知当日筹款之不易也。（原书现由余保存）

自由我兄大鉴：连读手书两通，敬悉。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万元后，即具公函作覆，并请转寄一函向域埠致谢，想俱收览。昨午得来电，知温高华又汇到一万元。以加拿大一隅，而筹得如许巨款，惟兄赞助之力，必不及此，佩感何似。第二手书云，兄尚可力任筹饷事，为源源之接济，真是余勇可贾。即从大局论之，事若发起，幸而有成，内地固不乏资，而外力仍不能无赖。以军用浩繁，无能预算，且购械购船等类，有不可限之于何方面者。欧美皆须有党中可恃之人，则前途乃大得力。兄能力任于外，匪细事也。（日本于日俄战争时期中，其派任专员于欧美者，其得力不止在外交上，彼为成国且然，何况吾党。）现在时期已迫，惟款尚不足。除英属收到四万余元（日厘坤甸在内），西贡暹罗不过数千，加属四万，美属仅收旧金山五千，视预算总额尚差五万元左右。（预算额中以购械为最大宗，盖新军无子，则必为之助者，此事兄可推测而知。而其谋已经告知中山。中山亦大以为然，惟原拟购械之价，今以困于窘难，每个之价常逾于原拟，乃不得已之故。）至当时所以预算至十四五万元，第一固由规模不得不大，第二则收入之预算，以为英属及西贡暹罗可得五万（今所差无几），美洲全境可得六七万，荷属可得六万。（此为谢良牧、姚雨平、刘子芬数人运动。当港军事部成立时，据彼处资本家报谓，八打威泗水等处已筹定此数也，而岂知其后不然。）今美洲加属亦已筹到四万。金山虽则仅五千，然尚曰仍筹，则美洲或亦去原预算无几。所难堪者，荷属所汇到者至今不及万元。此外则以款绌要缓之电相报。于是荷属之预算收入乃差五万，于全局关系至大。中山东行，则纽约、波士顿、檀香山等处，必仍有大望。然能使时期展开，以待款来，则不可知。此次筹款以加属所得为最巨，即兄之能力可知。若于加属以外，更为中山之助，使得速举，亦所望也。尊夫人闻须待日本船，故至速亦须待月底动身。克如作好字，当交带上。专此即颂

近安

兴
弟 声 顿首
展堂
二月十九日

是役革命军统筹部于二三月间先后派人至广州城内外及河南等处租屋三十余处，为招待各省同志及收藏军械之所。兹录各机关地点如下，

小东营五号

办事总机关。黄兴、林时埭、喻云纪等寓之。

大石街

莲塘街十二号

二牌楼

长堤嘉属会馆

谢恩里

司后街陈公馆

牛巷

大北直街

仙湖街始平书院

莲塘街头发店

小北仁安里粤成公司

粤秀里

西湖街甘家巷八号

万福里一七八号

河南溪峡

厂后街十一号

大马站六十五号

大东门廿二号肉行会馆同福堂

小东门海旁西街宝丰米店

育贤坊米店

高第街瓷业公司

天香街

三眼井

容福里五号

长兴里江家祠

十六甫丽真影相店

九眼井

小南门二十四号

仙羊街祥龙里

河南但公馆

泰泉旧里

大塘街

花县同志集合所。莫纪彭、徐维扬、庄汉翘、宋铭黄等寓之。

同志招待所。何克夫、刘梅卿等寓之。

赵声办事处。宋玉琳等寓之。

姚雨平等寓之。

接洽军队之所。吴雨苍、饶辅廷、廖叔唐等寓之。

陈炯明寓所。

陈铁崖等寓之。

军医学生寓之。

藏军械之所。钟秀南等寓之。

由香港运械到此贮藏。

此乃头发店，由港运械到此。陈镜波等寓之。

藏军械之所。胡宁媛等寓之。

李应生与其弟妹寓之。

由港运械到此。罗鐔及其妻女等寓之。

由港运械藏此。徐宗汉、庄六等寓之。

制硫黄硝黄烟弹等处。李应生等寓之。

同志来往之所。

招待男女同志之所。

为担保租屋而设。黄中理等寓之。

为担保租屋而设。梁起等寓之。

接洽军队机关。郭冠三、郭冠雄等寓之。

同志宿所。周增辉等寓之。

同志招待所。

广西同志招待所。刘古香等寓之。

藏械之所。亦供同志住宿。

藏械之所。杨光汉等寓之。

姚雨平机关。王兴中、叶挺芬等寓之。

姚雨平机关。亦同志宿舍。

旗界放火机关。陈达生、郭莲花寓之。

福建党员宿舍。吴适、刘元栋等寓之。

同志招待所。林树巍等寓之。

接洽军队机关。姚右军等寓之。

炸粉街
司后街
观音山脚六十四号
高第街联胜里

接洽军队机关。罗俊等寓之。
接洽军队机关。邱锦芳等寓之。
同志招待所。
军械贮藏所。

黄克强等以各事筹备成就，遂决定于三月二十八日发动，惟军械大部尚未到齐，仍须设法赶速运省。二十五晚克强至广州，宣布发动日期。然是时有一极难问题发生。即发觉承运枪械之同志陈镜波原属清提督李准密探一事。彼已将由头发船运进之械弹若干报知李准，幸由他路运进之械为渠所不知，故不疑党人迅速起事。二十六日粤督张鸣岐因闻报大帮党人抵省，乃派兵驻守观音山及各要区，严密防卫。是时同志中有因此倡议改期者，克强及一部同志坚持不可。谓改期无异解散，一旦前功尽弃，殊无以对海外助款之华侨同志。又有主张赵声所部同志多外乡人，易为清吏侦知，不如暂退驻香港，届时再来。于是赵部返港者三百余人。二十八日观察外情，仍决议如期进行，即于下午电港，使赵部再来。是夜商议次日进行方法，克强任由小东营出攻督署。姚雨平任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枪炮局，并迎防营及新军进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任率同志二十人守大南门截击清军，并定期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一齐发动。至二十九日上午，乃分发枪械于各处。然是晨城门已闭，赵声所部自港来时已不能入城。及下午五时二十五分，克强遂不顾一切，毅然率众如期出发。惟其他三路到时皆未发动以致孤军失援，多所伤亡，殊属憾事。是役攻战情形及伤亡各同志姓名，有是年四月某一日黄克强、胡汉民二人具名之海外报告书详细记载，兹不赘述。

（十二）辛亥广东光复前之活动

黄花岗一役失败后出险之各省同志先后离粤。黄克强亦变装裹伤绕道澳门，于四月初二日抵港。病中尝以左手写一报告书详述是役失败之原因，原书已影印刊载余著《开国前革命史》中编。赵声以忧愤过甚得病，竟于是月十九日逝世。诸同志咸为悼惜。克强于是役本欲一死报国，至是更决心行险，拟亲至广州暗杀一二满清大员，以振作全国之民气。时总理与余均在美洲，闻克强有必死之志，乃与致公堂及同盟会诸同志再三函电香港，力劝其不可轻生僨事，致碍大局。克强复电要求先筹汇二万元在广州设立暗杀机关，始允不亲自出马。旋得美洲中华革命筹饷局电汇如数。克强得款，即派人至广州布置各事。是年闰六月十七日，遂有陈敬岳、林冠慈之狙击李准，及九月四日周之贞、李沛基等之谋炸凤山，即由此机关指挥发动之也。八月初旬克强得鄂同志居正书，报告鄂省军界运动成熟，请即筹集巨款，克日北行，共图大举。于是急电总理及余求汇款接济，并拟

偕数同志赴沪策划一切。诿行旌未动，而武昌发难之电已至，遂即兼程就道转鄂。

南方支部于黄花岗一役后，以失败同志纷纷抵港。所支出抚助遣散各费为数至巨。据统筹部出纳课报告，是役前后收支总数为收到海外各地义捐计共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余。尚有随后收到约三万元未入数内，故总数约为十九万元。南洋美洲各埠同志先后得黄胡二人报告书后，人心愈为振奋，绝不因是役失利而气馁。仍陆续汇款于南方支部所指定收款地点文咸东街金利源药材行转李海云收。海云即南方支部会计主任，金利行则同志李煜堂所设数十年之老药店，迄今仍旧存在也。支部迭接总理自美洲函电，谓已组织洪门筹饷局以备再举，故仍向各方面继续进行。除粤省以外，滇桂及长江沿岸各省均派人联络军学会党各界，日见功效。及八月鄂军发难，湘赣秦晋滇黔浙苏各省次第响应。广东以革命策地见称，竟远落他省之后，粤同志莫不耻之。时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等主持支部事务。对于粤省发难策略，独注重绿林会党方面。初令陆领、陆常等在顺德乐从起事，粤督张鸣岐派粤绅江孔殷率防营攻之。陆领等竟为所败，党军声势因之顿挫。于是全粤同志多不受支部节制，各自为谋，纷纷在广惠潮汕高雷各县举义。陈炯明王和顺起于惠州，与清提督秦秉直大战于飞鹅岭，苦战数日，克之。高剑父、莫纪彭、任鹤年、林君复等以驻香山钱山之新军反正，自称香军。黄明堂起于高州，自称都督。此外陆兰清、李福林、陈逸川、何克夫、周之贞、王兴中、梁金鳌、杨万夫、石锦泉、刘肇槐等等亦揭竿而起，各树一帜。张鸣岐等大形恐慌。李准自被陈敬岳、林冠慈等刺伤后，知满清大势已去。至是乃通款于本党，由李纪堂、谢良牧、韦玉等介绍于胡汉民，接洽率领水师投诚方法。九月十八日绅商集谘议局倡议独立，鸣岐遂率所属出走，各绅商乃举胡汉民为都督，即悬青天白日旗于谘议局之上。此旗即江孔殷击败陆领军队而夺取者云。二十日汉民偕港商李煜堂、林护、容星桥、余斌臣、邓仲泽、杨西岩、伍于簪、李茂之等十余人晋省就都督职，全粤由是大定。至十月初旬，总理自欧洲返国，汉民迎之于香港，即奉命偕行赴沪。及总理膺选临时大总统，李海云遵命即将南方支部存款三十余万元尽汇上海，作大总统就职日赏犒军士之需。

是年同盟分会会长仍由谢英伯充任，港人于黄花岗一役后，对于政治问题大感兴趣，入会宣誓者异常踊跃，因之《中国报》之销场亦大为增加。谢英伯于是夏以就檀香山华文学校教员之职离港，分会会长一职，众举陈逸川代之。《中国报》仍由南方支部拨款维持，其司理李以衡于是春辞职。支部乃派由美归国之同志李其承乏。时保皇党之《商报》于三月二十九之后，复乘势排斥革命，鼓吹君宪。《中国报》乃根据法理事实严词辟之，文多出朱执信手笔。是岁五月檀岛《自由新报》主笔卢信自檀归港，支部以供给《中国报》财政，诸形困难，乃使卢信集资接办。卢遂约华侨同志黄时初等将报务重加整理，自任社长，及九月广

州光复，同盟会迁粤，《中国报》遂亦随之。至民元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政团改组为国民党，《中国报》因亦成为国民党之宣传机关。嗣民二年八月陈炯明以广东独立失败，《中国报》因而停刊，其印刷机器旋为龙济光没收。

（十三）香港分会与南方支部之成绩

要之香港同盟会实为清季西南各省革命军之大本营，其主持党务军务报务，可区别为同盟分会及南方支部之二时期，自乙巳年冬至己酉年冬之五年间为同盟分会处理时期。所有扩张粤桂闽三省党务及经营两粤军务，如丁未正月潮州府城之役、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同月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刘思复在广州炸李准之役、九月惠州汕尾接械之役，皆由同盟分会发动之。至己酉年冬南方支部成立，始与香港分会划分权限。故自己酉冬至辛亥秋二年为南方支部处理时期。所有香港以外之党务，及经营军务，如庚戌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辛亥三月广州黄花岗之役、闰六月林冠慈陈敬岳轰炸李准之役、九月周之贞李沛基轰炸凤山之役、同月广州光复之役，皆由南方支部发动之。至于乙巳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宣传机关之《中国日报》，亦可区别为四个时期：一为陈少白处理时期，自己亥（民国前十三年）冬至丙午秋之七年间属之；二为冯自由处理时期，自丙午秋至庚戌春之四年间属之，此时期纯由同志商人措资接办；三为南方支部处理时期，自庚戌春至辛亥夏之一年有半属之；四为辛亥夏至民二年秋之二年为卢信处理时期，此时期亦由同志商人集股经营。以上所述关于党务报务之各项事实，与中华民国之肇造，关系绝巨，凡读史者宜无不知，固不俟余之喋喋矣。

（著者按此文原拟将多年珍藏之香港同盟会员名册副本附录于后，因此副本现密存香港戚友寓所，暂时无法取用，容俟日后补述。）

革命诗人廖平子

廖平子字苹庵，一号任肩，广东顺德人，少聪颖好学，工诗古文辞。清季壬寅癸卯间（民元前九年十年）与王军演、黄晦闻、卢信等同鼓吹民族主义，时投稿于革命机关之香港《中国日报》，抨击清廷暴政，不遗余力。《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慕其名，延任笔政。以诗歌及小说蜚声于时。乙巳（民元前七年）秋中国同盟会在日成立，孙总理派余赴香港组织分会，平子与郑贯公、黄世仲、卢信、陈树人等率先加盟。丁未（民元前五年冬）同盟会添设招待所于香港普

庆坊，以应接来往同志。胡汉民、黄耀廷、刘思复、许雪秋，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先后下榻其间，平子亦为驻所之一人。是岁冬东渡日本留学，旋与夏重民、卢信、黄增寿等发刊《大江月报》，宣扬革命，排斥君宪甚力。己酉（民前三年）归国，欲在其原籍顺德勒楼乡，以新法改良种桑养蚕，辟桑田十亩充之，锐意以振兴农业为己任。余暇仍不断为香港《中国日报》及广州《平民日报》美洲加拿大《大汉日报》等撰作文字，作品中有《尺素书》（小说）、《南宋亡国演义》（小说）、《帝女花》剧本（粤曲）、《从军乐》（诗歌）多种行世。上述作本今俱绝版，问诸平子本人，亦云无存，殊为可惜。

辛亥革命成功，余任临时稽勋局局长，平子被聘为该局审议员，与各省同志张通典、雷铁崖、潘公复、邓玉麟、查光佛、彭素民、恽越山、井勿幕、易廷熹、秦毓蓁、周培艺、张翊初、郭凤山诸人共事，于调查全国革命勋绩事，深资得力。民二年秋各省讨袁军失败，遂弃职返粤，自是专心社会慈善事业，不再涉足政界，尝先后主持广州花埭孤儿院及上海精武体育会，饶有成绩。民十九年胡汉民长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聘任为该会编纂，平子因有南京之行。二十一年以主持易人，遂拂袖归粤，仍在故乡以耕桑自活，暇时专意绘事，艺乃大进，深得宋元人笔意，友好得其片纸，如获拱璧。有力劝其写制多幅以开展览会图利者，答曰：画品只供雅人清赏，若鬻以得钱，即成俗品矣。坚不肯从，其高洁如此。

民二十七年日寇进陷广州，平子时居乡，乃号召乡团，组织敢死队与战，以械劣而败，家产为之荡然，遂挈眷走澳门，以贫无立锥，乃将自作诗文绘画，发行一种抗战诗史之半月刊，名曰《淹留》，所有写作订装邮递诸事皆一身任之，丝毫不假人手。每期仅能写作十五册，每册只取纸墨费十元，借以糊口，虽至好亲友概不赠送。此种刻苦卓绝之工作，诚为中外古今文士所无，闻者莫不惊叹。时蔡元培居香港，闻其事，乃约知交多人尽购《淹留》每期所有。就中有以数百金购一册者，而平子之日用赖以不缺。《淹留》出至四十期，改名《天风》，复出至十四期而止。民三十年冬日寇复占香港，澳门生活亦受影响，平子于是决计归粤，以故乡幼童日蹂躏于倭寇铁蹄下为可恼，遂偕同志周之贞冒险入顺德沦陷区，抢救难童四百余人，即向中央振务委员会求拨款救助，振会以顺德非华侨区，格于成例，碍难拨款答之，平子为之大困，终以无资给养而罢。

民三十一年冬，平子挈眷间关至曲江。侨务委员会陈树人闻其困状，为言于蒋总裁，总裁特给二千元济之。粤当局亦赠以千元。平子谓授受无名，婉辞却之。居曲江鹤涌仲元中学校校园数月，日以诗画自娱，得抗战纪事诗甚夥，惟以家用乏绝。势虽自存，遂师昔年在澳门故智，重发行一种抗战诗史之半月刊名曰《予心》，所有文辞诗画写作装订诸事，亦如前以一身任之。其第一期于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出版，卷首弁以山水画一幅，其自序云：倭寇陷吾乡时曾与战，因

器械悬殊而败，走马交，草淹留四十期，天风十四期，皆以诗歌为抗战工作，枪放下，笔可操也。今归矣，山居寂寂，而精神则在战场，遂乃再草此集。屈灵均云，虽体解其犹未变，岂予心之可惩，此意也。杜子美云，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亦此意也。盖再接再而又再厉，以毋负此生也。是为序。又与余书云：抗战以来，弟素持吞口水养命之法，手写诗稿，靠些笔墨费度日，因口水是自己的，自己吃自己的口水，胜似求人多多。《予心》之作，拟月出两期，每期十五本，共得三百元，一家四口，可供米食，余则另行设法等语。《予心》发刊后各友好除纸笔费外颇有馈赠。某老友适任县长，以其所得薪俸一千元购取一本，平子谓某老友两袖清风，不当以重价购其刊物，遂移作购滑翔机献呈政府之用。然平子近年饱经忧患，心力俱瘁。《予心》之写作，往往因病延期。仅出至第五期，竟成绝笔。

三十二年四月余得平子书云：弟近有一种志愿，拟鬻书画。将所得购滑翔机一架献诸政府，以为抗战之用，此事若成，当可为一般书呆吐气。机架一万元，现已卖得书画约四千元。写画之作，用以救国，《予心》之资，用以救己，如此公私两得等语。其处世之清高，爱国之热诚，可于字里行间见之矣。九月中旬余又得其九月一日书云：弟日来患病，时发时愈，缠绵匝月，第六期《予心》尚未执笔。曲江月来时疫大作，死亡枕藉，弟所患只是伤暑，本来旦夕可愈，亦因求医吃药皆成问题，遂乃缠绵如此，真觉可痛等语。是月廿二三日，余及陈树人、梁寒操等先后得曲江仲元中学校长梁镜尧电，称廖平子先生贫困病重，入河西医院，十九日逝世。身后萧条，无以为殓，孤儿寡妇，无以为生，请各故旧设法。余等得电，除各致奠仪外，即由吴秘书长铁城电请李主席汉魂就近代办善后，并于十月五日提请中常会赐予抚恤，即通过由抚恤委员会办理。查平子家世，在民国以前尚称小康。顺德勒楼乡旧墟设有永隆杂货店，及桑园数百十亩。民国后经共产党之摧残及日寇之蹂躏，遂为一空。其夫人早丧，现存继室及十岁幼子，以故乡沦陷寄居曲江，身后萧条，亟待救济。

平子一生著作甚富，积诗万数千首，每经一次变乱，即散失一次，早年所作，殆已无存，存者惟近年歌咏而已。近年所撰抗战诸诗史，如《淹留》、《天风》、《予心》诸咏，慷慨悲凉，大有希腊罗马诗人荷马拜伦之风概，就中《予心》第四期所载《焦林》古风一首，极写粤北树木抵抗寇机轰炸之忠勇状态，绘声绘影，洵足惊天动地而泣鬼神，读之而不激起敌忾同仇之观感者，真草木不如矣。兹采录《予心》所载数章如次：

归 国

壬午八月秋，廖子返家国。虽无佳意境，却有好颜色。朋友送我行，恐我难喘息。或忧寇未已，沿途施鬼域。机簧入魔手，一弹拟胸肋。或恐家未

复，群众无衣食。骤添酱醋茶，比屋求不得。况此霸气森，风起闾阎黑。单衣蒙雾露，倍感虫唧唧。不如留须臾，免使神魂恻。含情对客言，此语实忖测。应思血气在，未有甘羈勒。五年困夷境，实感胡儿逼。朝遭碧眼瞋，暮受红头抑。知余值倭难，出语尖酸极。谓当归保护，不然尽诛殛。不自知纤小，遽欲伸羽翼。令人气愈结，令人愁愈织。奈无肘下剑，诛此西方魑。只恨形势殊，田旱甘螟螣。迄今机已熟，滞留难顷刻。归哉复归哉，归途我尚忆。

五年羁旅梦，瞬息遇三丧。我弟与我妻，权葬道路旁。更有庶母棺，未得完坟场。未归魂已断，归后弥悲伤。所经闾与闾，什九无衣裳。草头搜已尽，所剩惟枯桑。桑叶实难餐，多啮肌为黄。邻童闻叩户，怖极偷眼张。疑我已非人，何得返门墙。高声呼我妹，我妹正倾箱。冀觅几尺布，换取半日粮。忽闻人叫唤，拭目出檐房。原来乃阿兄，兄何欠健康？言时声已咽，举步益徬徨。

故园无别物，树木尽凋枯。还窥阁上书，屋漏痕模糊。不敢出门往，虎张塞前途。刺取一时影，遂为千日俘。十里无鸡声，百里闻鬼呼，此境与此态，宁不神为渝。

无力为秉烛，骨肉冥然坐。归来亦偶然，宁得几时舒。渐闻岫嶙山，余脉不曾堕，只因民气盛，亦遂多瓜果。邛须复邛须，故友多招我。

焦 林

黑炭撑天天为乌，赤血流地地不枯，泱泱神州有如此，为问倭奴胆慑无！寇机初来使人恐，寇机再来使人勇。万木萧萧有战声，枝枝叶叶丹心捧。粤北由来产健儿，屡战屡捷何曾疲？倭奴自怵诚无力，欲罢又怕旁人嗤。寇机去年有抒写，不能伤人只伤马，今年伤马亦不能，只向森林炸一下。原来树木亦英雄，漫言旷代皆洪蒙。丫杈别具支撑态，苍翠不忘锻炼功。果然落弹声如吼，炸遍树前兼树后，虽然不使人震惊，也许寒林尽枯朽。谁知树木亦犹人，愈战愈勇诚无伦，身躯纵使凌夷甚，生命未尽还屈伸。远观但见全林黑，黯黯一天浑似墨，都道伤哉植物丛，一朝拼命扶家国。此林外面虽全焦，此林心性不曾凋！春来又作葱笼色，茁茁新枝几万条。此林借问更何似，极似盈盈一江水，但见前泓续后泓，何曾有日甘停止！此林又似古英豪，独立乾坤迈等曹，穿胸断脰何曾惜，壮志森森山月高。我来曲江为翘首，鸟不惊飞兽不走。精神无日不焦林，焦林诚足为吾友。焦林新苗万千枝，每枝绰约东风吹。但觉胸怀更鬱勃。

亦如勇士扬须眉。中原本有好颜色，自汝一焦更怪真能力。谁为志士谁仁人，愿将气味相交织。

平子噩耗到时，余闻之不胜惨悼。诗以挽之如下：

乡灾惨重系人思，忽报莘庵亦死之，三十九年同难友，电传噩耗痛何如！
寄供钱物刚三日，展读音书未匝旬，岂料遽成生死别，最怜贫病两戕君。
(九月一日尚有书寄余告病，谓医药皆成问题，十九日即不起。)
欲借诗歌扫敌氛，拜伦荷马见斯人，淹留以后予心继，立懦廉顽振国魂。
(淹留刊于澳门，予心刊于曲江，皆平子个人写作之抗战诗史。)
鬻画从公事壮哉，献机杀敌出书呆，诗翁正气塞天地，愧煞贪污国难财。
(本年夏平子发宏愿，拟鬻画，购滑翔机一架献政府。)
孤高恰似林和靖，义勇强逾管幼安，一读遗篇一垂涕，秋风秋雨倍神伤。
(平子尝号召乡团与日寇战而败，去冬偕同志周之贞冒险入顺德沦陷区
抢救难民四百余人。)
去夏香江吊亚斧，今秋淪市哭莘庵，九泉若遇倭奴鬼，敬恳偏劳杀一场。
(亚斧系监察委员王斧别号。)

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

丙午（一九〇六）岁秋，孙总理委派潮州人许雪秋为中国国民军东军都督，使在潮州各县筹划起兵讨满。雪秋向与潮属各地会党关系甚深，受命后，即由南洋归汕头从事活动。是岁冬，渐臻成熟，各地同志先后参加义举者，有黄乃裳、陈宏生、余既成、陈涌波、余通、萧竹漪、吴金铭、李子伟、萧竹荷、吴金彪、林鹤松、刘龙苍、林苍龙、黄得胜、林惠卿、谢明星、薛金福、刘荣华、罗木斗、李杏坡、吴东升、黄伟斋、吴焕章、林希侠、罗飞雁、蔡德等百数十人。丁未年（一九〇七）春，孙总理复派留学生方瑞麟、方汉成（安徽人）、乔义生（山西人）、方次石、李思潮、郭公接、张煊、谢良牧、李次温、池亨吉、萱野长知（日本人）赴潮汕相助。此外在香港就近策划进行者，有冯自由、胡汉民等。在新加坡担任接济饷糈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受之、林义顺等。是年正月初旬，雪秋率各地同志分途大举，预约饶平、揭阳、惠来等处会党于初七晚会攻潮州府城。适值是夜风雨大作，交通困难，不得已暂行解散。雪秋经此挫折，乃赴香港筹款再举，正进行间，而饶平县属黄冈城之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以不堪当地清军之压迫，遽于四月十一日率众发难，一举而占据黄冈城。众以雪秋未到，推余既成暂主其事。十四日，陈宏生、方汉成始从汕头赶至，众复推为临时司令长。雪秋在香港得讯，亦于十四日率同志十余人赴汕头，督促各路响应。十四十五等日，党军进至汫洲，与清将黄金福剧战数次，互有胜负。继而清军各路援师大

集，党军以械劣弹尽，无法接济，卒向黄冈城撤退，旋下令解散。是役主持军事者，为余既成、陈宏生、陈涌波、余通、萧竹漪等数人。雪秋传已载《革命逸史》第二集，兹叙述既成、宏生、涌波、通、竹漪五人传略如次：

一 余既成

余丑，号既成，广东饶平县黄冈人，少列洪门会籍，在会中资格最老。为人率直好义，遇社会不平事，每出而排难解纷，闾里中咸引以为重。值清清末季，苛政如虎，民不聊生，遂慨然以反清复汉为己任。潮安县人许雪秋夙有志革命，甲辰乙巳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已在潮梅各县著手联络秘密会党，知既成素负重望，遂深相结纳，引为左右手。丙午年（一九〇六）冬，引既成赴香港访冯自由，即加入同盟会。丁未年（一九〇七）正月，雪秋向潮汕铁路公司承领建筑工程，使既成等召集同志千数百人充作路工，预备起义时分头响应，克期是月初七日大举。诂各路党人齐集浮山时，适遇风雨交作，各乡来会者以消息间断，遽尔分散。既成因此偕陈涌波赴香港，谒胡汉民、冯自由等筹商再举计划。旋得孙总理自河内来电，令勿躁进轻举，谓须与惠州党军同时发动，以分虏势。及四月初旬，潮城镇道据饶平营县禀报黄冈党人谋乱可虑，即派守备蔡河宗率兵驰赴黄冈，捕去余族同志二人，且拟搜查余通所设之泰兴店，希图一网打尽。驻黄党人大愤，多欲乘势举事，以救被捕同志。惟以首领赴港未返，犹豫不决。适既成自港回，主张即行起兵，庶免为敌所掣。是月十四晚，密集同志七百余，在城外连厝坟侧誓师，即率众进攻协署，另分兵攻城内各衙署，清军次第败降。都司隆启守备蔡河宗被擒，巡检王绳武城守把总许登科伏诛，全城大定。十一日，陈宏生自汕头至，众推为临时司令，以代雪秋。十五日，陈涌波率兵进驻泮洲，与清总兵黄金福剧战，以土炮不能及远，死伤数十人，命蔡德赴黄冈求援，党众闻讯，有怯战者。既成于是披发誓众，众大感动，誓以死战，遂率余众往救。清军武器精良，弹能及远，党军不能支，乃群负湿水棉胎，借以避弹，易枪为刀。与敌扑战，清军阵势大乱，将次溃退。忽清游击赵祖泽从盐竈领兵由水路来，清军得生力之助，士气复振。党军前后受敌夹攻，械劣弹乏，渐失战斗力，迫得退守下围乡。继而麻峡头亦被清军别队攻占，形势益不利，乃向黄冈退却。议决解散并令主要部队移驻乌山岭，徐图再举。既成与各将领均由海道逃往香港，党军退后一日，清将黄金福始列队入黄冈城。粤督周馥探悉既成在港，遂照会香港警署，指既成为大盗，请求引渡归案。港吏乃于是岁五月十二日捕既成入狱。同盟会驻港分会会长冯自由即延庚先及白克理两律师为之抗辩。孙总理在河内得讯，亦致书港督卜氏证明既成为革命党将领。此案经警察所裁判所及高等裁判所研讯十余次，前后牵缠八阅月，耗费讼资九千五百元。至戊申年（一九〇

八) 正月，卒由高等裁判所判决无罪释放。既成脱险后，即赴新加坡，随孙总理为护卫。至辛亥大革命，始归汕头，与许雪秋同任军事，拟训练队伍参加北伐。因卫兵失慎，被枪击身死，同志莫不伤悼。

附录余既成当日在香港狱中英文供词译文于左：

吾姓名余丑，别字既成，现在拘留在域多利亞監中，而所言均是實事，一句不虛。我于西六月二十四號被拘，迨後移禁在此域多利亞監中，當今清政府誣告我西四月十六號間在饒平縣下園村聚匪搶劫，此事均是虛詞誣我，彼時西三月二十七號，我乃居于香港，至西五月十號我仍在香港居住也。

我確是一個完全革命黨人員，當西五月二十二號，我黨嘗在饒平縣黃岡地方起事，攻破黃岡城後，此城被我黨所得，我確是此黨一位極需要之頭目，對付打城之時，我極效勇出力公事。後我黨戰敗，城被清軍攫奪，至西六月二十號清官出有告示賞格花紅銀一千元，希圖捉我。此告示上所言，特為我做革命與彼反對之事而捉我，且其文中絕不提起我有搶劫情事，如今不知何故，妄以劫案誣我。

我作革命事後，由黃岡逃來香港躲避，詎意西六月二十四號有票拘我，謂我作平生第一次劫盜搶掠入案。

該移照會票上乃西六月二十四號所給發，而票上並無提起我是在何時搶劫，或是在何鄉何處搶劫何人之物。況下園鄉之案乃西曆四月十六號被搶，距我被拘之時已二月有餘。且我乃西六月二十四號被拘，而証人則延至西七月二十號方來港指証，由下園村過黃岡至汕頭只有二十英里，每日有小輪船往來渡客，水程不過四小時即可由黃到汕，再由汕至港，亦不過二十四小時之航路。

當我被拘之時，其情形既如此離奇，以後我在監中慢慢設想。

我現在已明白矣，因有別人告我知道云，當拘我之時，其照會並未注明我所犯何案，不過清官素來恨我，知我在港躲避，故即移文來拘，及我到案之後，彼然後加入犯搶劫之罪誣蔑我。我敢矢誓，此次拘我之文票，決是留有一處空白可加入盜案者無疑。我敢直言清官所派來之証人亦均是假偽的，因諸干証貪圖領取西六月二十號要捉革命黨賞格所載捉余後應得一千元花紅，故此來港妄言指証，且此証人余廷式（土名振善生）乃素日在饒平縣衙門當差，我是確定認識的。

我確是革命黨，若不信可看省港華文報所登兩廣總督辦黃岡革命黨之事，及上奏北京政府之奏章，在此奏章內並不提起我犯有搶劫之名目。且西六月二十號清官賞格之告示，亦不提起我犯有搶劫之罪名。

我直言清官此次欲捉我回省之意，皆因為我作革命黨與之反對，故欲將我抵罪然後甘心，並不是因劫案之故而欲得我回省。

我如今有人告知我云，我所犯乃国事公罪，应受英国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与清国所立换犯条约 C 字第一章，不交国事犯之条例。

我又闻他人告知我云，此次审事官判我解省之判词，若照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中英之条约》第二十一章，或遵照英国审判官一千八百九十年第七十六章之例，审事官亦不能判我解省。

前日过堂之时，乃审判官一时误会，以华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第四章第一条所定之章程办理，故以乱匪案判余解省。

又前日我过堂在审事台前之口供，已足信下园村之劫案与我绝无干涉，盖下园村被劫之时，我确在香港也。以上所言，句句真实，我可当天发誓。余既成即余丑号，证明余丑号者李康美。此篇口供系在香港域多利亞监中所取（译员）通事李康美押特派审事官 R. H. A.，结历押一千九百〇七年九月十六号

二 陈宏生

陈宏生，广东潮安县金沙乡人。少倜傥不羁，性好挥霍，金石古董，尤所笃嗜。所与游者，多属豪富。与同郡人许雪秋吴金铭最相友善。弱冠游南洋，获识闽人黄乃裳，慕其德行学问，因执弟子礼。乃裳素服膺顾亭林、黄梨洲学说，在闽省士绅及南洋侨胞中负重望。宏生从之游，故亦心醉革命仇满之论，日以复国驱胡为职志，丙午岁（一九〇六）冬，许雪秋召集留日归国同志谢逸桥、谢良牧、方瑞麟、李次温、李思唐、张俞人、郭公接、方次石，及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余通、萧竹漪、蔡乾初、薛金福、余亦兴诸人，在潮安县宏安乡开革命进行会议，宏生亦与焉。是日议决定期丁未年（一九〇七）正月初七日，聚集潮属各路会党于饶平浮山，即晚袭取潮州府城。及期为风雨所阻，旋聚旋散，事遂不成，同志薛金福、李杏坡以是被捕身殉，许雪秋以是赴香港，谒胡汉民、冯自由筹商再举，并将潮汕统筹事宜，委托宏生及萧竹漪、林国英、陈老四四人便宜行事。迨四月十一日，黄冈同志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仓卒发难，宏生在汕头得讯，遂偕皖人方汉成星夜前赴战地。十四日抵黄冈，众以雪秋在香港，暂推宏生充临时司令长，义师旗垒为之一新。未几，余既成、陈涌波之众败于泮州，而分攻潮州城之众又不得手，事败垂成，同志先后殉难者二百余人。宏生以化装得免。既抵香港，旋赴南洋，访潮商张永福、林受之等计划善后。戊申年（一九〇八），浙江会稽人同盟会员陶成章从日本至南洋，以与本党干部不协，特在英荷两属发起光复会，遥戴章太炎为党魁。时距云南河口之役未远，各地义军将士亡命英属马来亚半岛者甚众。就中借口本党干部招待不周，而怀缺望者，顿不乏人。宏生与许雪秋其最著也。闻成章有别树一帜之组织，遂纷然和之。及辛亥武昌革命军兴，宏生及黄冈诸首领相率归国，谋在潮汕大举响应。宏生于九月至香

港，知陈炯明、邓铿、林淑真等将起兵惠州，乃力筹义饷二万余元以助之。旋偕许雪秋、陈涌波、余既成等回汕头，先后光复饶平、潮安、惠来、大埔诸县，倡议率领所部参加北伐。正在编练间，遽为降将清总兵吴祥达所忌，民元三月二十六日祥达忽夤夜以降卒围攻汕头旧道署。宏生与许雪秋、陈涌波等事前毫无戒备，均遭惨杀。同志莫不哀之。宏生遗子二，长名静轩，次名诗豪，身后萧条，遗孤无以为生。事逾二十年，国民政府据方瑞麟、古应芬、谢松楠、萧公望诸同志呈请，明令予宏生以恤典，并准诗豪入国立中山大学肄业。

三 陈涌波

陈涌波，广东饶平县黄冈人，性坦直，好技击，膂力过人，屡与朋辈驰马校猎，枪无虚发。潮州各县会党咸敬服之。时值清季，秕政百出，尝有地方弱小良民为豪绅恶役欺凌，涌波见义勇为，辄挺身斥之，莫不锻羽而退。乙巳丙午间（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福建人黄乃裳偕许雪秋赴粤闽交界各县，联络地方豪俊，鼓吹革命真理。涌波与余既成、余通等咸乐为用。丙午秋冬间，遂随雪秋至香港，谒冯自由于《中国日报》社，即加盟于中国同盟会。丁未（一九〇七）春，雪秋大会各路同志于浮山，乘势发难，因雨阻愆期，不得已宣布解散。事后饶平县吏驰报潮府道镇，请增开黄冈城防范。涌波知事势日急，即偕余既成赴香港报告，并商议袭据饶平策略，以四月初旬归汕头，猝闻清守备蔡河宗已奉总兵黄金福命，领兵至黄城搜索党人甚急。遂星夜返黄，时已漏残，当即集众开会筹商应付之策，决议先发制人。谋定，遂于十一夜齐赴城外连厝坟侧誓师讨满，即晚分途进攻。涌波领队为前锋，由北门入击协署，冲锋所至，连歼蔡弁队兵多人。敌据北门死力抵抗。正酣战中，天忽大雨。义军枪械多属旧式鸟枪，弹药尽湿，扫射失效，几为敌所乘。涌波乃亟纵火焚毁协署左侧之昭忠祠，以寒敌胆，在火光熊熊中，众见义军中有勇将，手持青天白日旗，叱咤冲突，亲冒锋镝者，即涌波也。清都司隆启率所部抗拒一夜，卒不能支，遂缴械纳降。涌波即在旧都司署设立军政府，布告安民，且集义师全军拍照纪念。照中右侧有人高持青天白日旗者，亦即涌波。黄城既定，众推涌波为先锋官，即督师进取。十四十五等日与清将黄金福大战于汧州，互有胜负，卒以众寡不敌，而土枪不能及远，伤亡数十人。不得已退守下闸乡。未几，敌军复得清提督李准所部防勇十营来援，义师形势益趋不利，众遂决议暂时解散，以待后图。涌波于是潜由海道赴新加坡，随侍孙总理于晚晴园。辛亥秋，潮汕光复，涌波在汕头召集旧部，加紧训练，以备北伐。忽为清降将吴祥达挟嫌杀害，弃尸盐埕头，有旧友某潜收其骨，草草埋之于汕头葱陇。题其碑曰：“呜呼陈涌波先生之墓。”

四 萧竹漪

萧竹漪，字弈华，其先人由澄海溪东乡迁于庵埠官里，遂为潮安县人。父名任顺，经商南洋群岛，竹漪随侍左右；目击外人欺侮侨胞情形，慷慨激昂，时下泪沾襟，发为文辞，以激发乡人爱国思想，闻者动容。嗣在新加坡结识黄乃裳、张永福、许雪秋、陈宏生、林受之等，相与筹划国事。复国保种之志，愈益坚决。旋由张永福介见孙总理于晚晴园，即宣誓入同盟会。乙巳丙午间（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自南洋归国，尝随黄乃裳遍游闽粤汀漳潮循各县，联络秘密会党，灌输革命思潮，慷慨激昂，闻其说而感化者，所在多有。丁未（一九〇七年），饶平浮山之役不幸失败，薛金福、李杏坡、黄顺、张四等死焉。事后许雪秋赴香港谋再举，留汕同志陈宏生、方汉成、刘任臣、乔义生、陈四、辜景云、柯斗南等以幸阪洋行及庵埠之两合号楼上为机关，日研究卷土重来之策。竹漪时奔走其间，最为努力，且尽货其田产，得资数千金，借供运动经费。及四月十一日黄冈义师遽起，乃出助余既成陈涌波等组织军政府，一切措施，悉照同盟会规定之革命方略办理，故纪律严明，民众悦服。黄冈人士，至今犹称道弗衰。迨义军瓦解，竹漪亡命南洋，其老母妻儿为虏搜索多次，以预匿戚属家得免。既抵新加坡，仍坚贞不挠，益致力于宣传主义。及闻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败，悲悼过度，至于卧疾。是岁秋，武昌革命军起，广东相继光复，竹漪归汕头养病。民国元年，卒于庵埠故居，年仅二十九岁，遗孤三人，女一。

五 余通

余通，字子明，广东饶平县黄冈人。少负气任侠，稍读书，深慕荆轲、豫让为人。弱冠营商，开设泰兴杂货店于黄冈城之挑水岸。饶平各乡镇之洪门党人咸假为东道主，通恒引以为荣。丙午年（一九〇六）与许雪秋结识，以雪秋之介，加入同盟会。自是党人每开秘密会议，辄假泰兴号楼上为机关。通供给活动费，毫无吝色。丁未（一九〇七）春，雪秋派人至黄，与通约期发难。通乃召集陈涌波、余既成、张跃、余永兴、余五戒、余耶、张三棣等二十四人，分配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众皆服之。是岁四月初旬，清潮州镇黄金福派守备蔡河宗自黄冈搜索党人，余姓同志有二人被捕，通见事急，遂与余既成、陈涌波等会商应付之策，决议号召部众在城外连厝坟誓师讨满。十一日清军悉降，全城大定，各将领以孙总理所委东军都督许雪秋在香港未到，于会商进行方略时，或主速攻潮城，或主分略诏安，议论纷纭。久未解决。通以行军迁延，实犯兵家大忌，力主从速进攻之议。众虽从之，然已犹豫二三日。敌将黄金福得以从容戒备，陈兵泮州以

待，则义师进兵迟延之过也。十五日义师既败，通仍力主誓死决战，作背城借一之举。时敌军云集，声势日盛，党众多无斗志，遂不得已挥泪勉从众议解散。旋南游赴新加坡，经营种植，颇有所获。居三载，以病身死，同志优礼葬于新加坡泮水港，题曰“丁未黄冈义士余通之墓”。

南洋《光华报》记者方南冈

方次石，字南冈，广东普宁县古分乡人。有兄弟五人，次石居长。家世显宦，伯父仰欧任甘肃某府太守，父韶石为邑中名诸生。次石少年聪颖而有志，幼从硕儒卢鸿盘学，以敏慧过人，器宇不凡，为卢所重，以女妻之。稍长，不治举子业，亦不直其伯父所为。有劝其从政者，辄以仕途恶浊己所不屑答之。甲辰乙巳（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二年，潮梅青年东渡留学者日众，次石与族人方瑞麟与焉。乙巳夏秋间同抵东京，肄业于警监学校，与陈其美同砚，甚为相得。翌年加入同盟会，日与诸同志研究革命进行方略，主张起兵暗杀二事须同时进行，以分虏势。故独注重于学习制造炸弹方法，尝从日人某秘密研究，饶有心得。丙午（一九〇六）年冬，潮人许雪秋自南洋返国，谋在潮城各属分途大举。事前致电孙总理，请派遣留学生相助。总理乃派谢逸桥、谢良牧、乔义生、方汉城、张煊、方瑞麟、李次温、李思唐、郭公接及次石等十余人回国。丁未一月（一九〇七）在潮属宏安乡许宅，召集各路首领大会，决定初七日在饶平属浮山墟集合各路党众，会攻潮州府城。及期，以风雨大作，交通困难，来会党人无法集合而止。事后，雪秋乃命次石常驻饶平县之黄冈城，赞襄该处同志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之军事布置，以备再举。其后黄冈革命军发动时，秩序整然，深为乡民称道弗置者，次石造就之力为多焉。

是岁四月十一日，革命党余既成、陈涌波等仓卒起事于黄冈城，一战而据有之。时次石方潜居下布乡制造炸弹，以备军用。不幸失慎，受伤，乃赴香港，入西人医院疗治，遂不及参加义举，深以为憾。迨黄冈革命军失败，而七月初旬由日本雇船运械至汕尾大举之计划，亦为许雪秋坐误事机，全局顿挫。（事详余著《革命逸史》：许雪秋事略中）次石以潮惠事无可为，愤无可泄，乃思别出途径，欲于无办法中另寻办法，以资救济。因与同志方瑞麟等密商，谓其伯父叔父均在甘肃作吏，欲往寻亲，假其官力以向回回教民运动，建立革命基础。同志多嘉其志，惟以旅费无着，得好友陈竹友陈敬庭之助，始得成行。既抵甘肃，其伯父初见之甚喜，特为游扬于大吏，拟荐充某要职，使襄办某项新政。诿到后两月，其

伯父忽接家书，语次石交接逆党，图谋不轨，非严加约束，必有倾家灭族之虞等语。以是大为震怒，立拘禁于署内，不许与外人相通，赖其戚某援手，伺隙将其释放，并盗马二匹赠之，次石因得逃至汉口，即以售马所得，再渡日本求学。

时革命党在钦、廉、镇南关、河口各地，相继败挫，党人纷集南洋；次石旋亦赴新加坡，谒孙总理请益。知本党经多次失败，元气大伤，一时不易再举，乃暂为《中兴日报》撰文，纵论横议，深博侨民欢迎。及庚戌（一九一〇年）冬，仰光同志庄银安及槟榔屿同志陈新政、黄金庆等合办《光华日报》于槟榔屿，延次石主持笔政。时总理远游欧美，黄克强、胡汉民均已他适，南洋党务以措置乏人，渐呈暮气。独次石与蜀人雷铁崖在报上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使英荷两属侨胞之精神为之一振，而南冈之笔名亦以大显。

辛亥武昌革命军起，粤省迟迟未应，华侨渴盼乡土消息，如望云霓。次石以机不可失，急欲回潮发动，遂买舟赴汕头。过新加坡时，登岸访许雪秋不遇，而船将行，乃留函劝许速即返粤，入潮主持军事，及抵汕，久候许雪秋不至，至形焦灼，于是前在黄冈发难诸将领，乃各自为政，自行成立司令部，向目的地举事。余既成据黄冈城，陈涌波据饶平城，孙丹崖据潮州府城，次石不欲势力失堕，亦起兵普宁以应之，寻许雪秋亦抵汕，见旧日黄冈各部将势不相下，遂亦自组一军，以张声势。次石以各军形同割据，岌岌可危，遂经揭阳赴汕，向许雪秋献议潮属各军统一联络之法，并愿负责担任疏通，以期速成。许以军饷问题无法解决为辞，未允所请。次石复劝许亟赴省城，谒见胡都督商量办法，许然之。然许尚未就道，而胡都督已委任张立村、孙丹崖为统领潮属各军正副司令矣，许与余既成、陈涌波等金谓胡都督不念旧谊，且并不征求众意，遽用局外人为正副司令，咸忿形于色。次石知各军不肯就范，必无好果，遂即日解散所部，自赴南京。

民元春，南北和议将次告成，次石闻临时参议院将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认为养虎遗患，尝屡向当局诸老友言之，闻者多以为迂，次石乃愤然再渡南洋，仍主槟城《光华日报》笔政。时南洋各埠党报记者，皆先后归国任事，其作前度刘郎者仅次石一人耳。未几，许雪秋、陈涌波、陈芸生等先系在汕头为降将吴祥达惨杀，消息传至，次石大愤。即于《光华日报》力辩其冤，并致电都督陈炯明请为申雪，陈竟置之不理，闻者多为扼腕。及民二宋教仁在沪被刺，次石首在报上揭发袁世凯主谋行凶之罪，谓凡旧官僚均不可靠，如不将此辈恶劣分子根本肃清，不独旧日党人将被诛夷殆尽，即民国基础亦岌岌可危等语。作此论时，洪述祖、应夔丞、武士英等奉命行凶之证据，尚未发觉，事后读者无不佩次石具有先见之明焉。

民二秋，各省讨袁军失败，党人亡命南洋群岛者至众。翌年春，孙总理为整理党务实行纪律起见，令海外各埠国民党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次石率先从之。时李烈钧亦莅槟城，与次石最为友善，往还至密。民四，袁世凯帝制揭晓，次石遂偕李烈钧秘密赴香港有所策划；以香港时有龙济光暗探窥伺，乃移居澳门

嘉宾酒店，日与同志商谈运动粤省军队方法，事为龙探侦悉，遂有人冒充党人，设法图与次石接近，次石不察，竟为所愚。某日，龙探潜以迷药下于食物，乘次石昏迷中，遽用汽车载送前山，交伪统领袁带，解送龙济光邀赏。次石醒后，始知为奸人所卖，然以事无佐证，乃更名“雷信”，对于一切进行经过，虽迭经严刑研讯，均不肯供出只字。初禁于观音山，后以查无实据，认为轻罪嫌疑犯，移于大监。次石以为危险已过，遂时与其家人通讯往还；且在监中日向各犯演讲革命真理，抨击官僚罪恶，各犯人僉以老师称之。次石复对犯人言吾辈应组织一同囚社，以便互助；我有旧友某某素为热心，现居香港，如致书向彼求助，彼必有资财接济，届时大家可以共用。旋书两函，交狱卒代寄，狱卒以呈管监，遂为龙济光所知；并探得次石在狱中言行，认为革命党无疑，即下令提出加害。事后多日，其亲友多方查探，始知其殉义经过，遂派人赴省城设法觅得遗骸，寄葬之于广州东郊外之潮州义庄。次石死年二十九岁。

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

一 留日学生之革命思想

河南省革命之动机，实以该省留日学生为主脑，当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后，最初乙巳丙午二年河南留学生加盟而载诸名册者，只有曾昭文（光东县）、杜君然（汲县）、刘基炎（光山县）、阎铁生（新蔡县）、李锦公（商水县）、陈庆明（延津县）、刘积学（新蔡县）、杨曾慰（祥符县）、张鸷翎（荥阳县）等十余人。其后陆续加盟者，尚有朱炳麟、潘印佛、陈伯昂、安沼白、刘醒吾、王传琳、张钟端、李纲斋、罗殿卿、程克、燕斌（女）、刘青霞（女）等二十余人。又有直隶通州人寄籍河南名车钺者，人极热心，自加入同盟会后，时赴学生各宿所宣传革命，劝人入会。豫省武备学堂所派留日学生被其感化者，颇不乏人。乙巳冬同盟会庶务长黄兴赴广西，张继代庶务长。丙午春，张继赴南洋，以朱炳麟代之。庶务长职权甚重要，总理不在本部时，例由庶务长摄理之。同时同盟会命各省籍会员自组织本省分会以处理党务，及宣传诸事。河南会员乃推举曾昭文（可楼）为河南同盟会分会会长，刘基炎、杜潜、刘积学等分任各部干事，党务由是蒸蒸日上。丙午十月，萍乡醴陵革命军起，声势颇盛，留日各省同盟会会员自动回国参加或谋响应者数十人。车钺亦慷慨归国，濒行贻书河南留学生同乡会，极言国事之危危及根本改革之必要，语极沈痛。车返国后，不知所终，有谓其投身革命军在路

上为清吏杀害者。河南同乡会得车钺书后，诸生多为感动，遂集资发刊《豫报》，以为启导本省文化之宣传机关。及丁未年（一九〇七），朱炳麟、曾昭文、刘积学等以《豫报》内部分子复杂，社员中有主张君宪者，同盟会员鼓吹革命之文字时受干涉，深感不便，乃借口基金不足，遽将《豫报》停版，另由河南同盟分会组织《河南》杂志以代之。众推刘积学为总编辑，张钟端为发行人，此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等月刊停刊已久，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每期销流数千份，以输入本省者占半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志之力为多焉。及出版至第十号，驻日清公使以其言论过于激烈，特请日政府代为禁止。日警厅遂禁止该杂志出版，并拘禁发行人张钟端数日始释出，而张之留日官费学籍，即因此事被清使馆借口革除矣。与《河南》杂志先后出版者，尚有河南女同盟会员燕斌、刘青霞所创设之《女界》杂志，燕、刘二女士及数同乡任撰述，朱炳麟任发行人，实为留学女界组织女报之先河。发刊至第六号，以论文有《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等标题，为日警厅禁止出版。先是留东河南同盟分会曾派同志李炯斋、罗殿卿、刘醒吾等返国，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专为代理《河南》杂志及各种革命书报之机关，豫省各地风气之进步，该书社大有力焉。至是亦为清吏查封，并通缉任事人。李炯斋以事前闻警得免。己酉年（一九〇九）冬，豫省当局特派委员赴日侦察留学界行动，为同盟会员程克（字仲渔）所知，乃诱至东京郊外暗杀之。事后程逃至香港，访《中国日报》冯自由。冯乃匿之于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自宅。居港年余始他适，时河南同志已由宣传工作而渐进于实行工作矣。

二 同盟会员之革命工作

留日各省同盟会员自丙午丁未二年起，属于长江沿岸及南方各省之学生回国从事革命工作者颇不乏人，至北方及中部各省学生，则以地理关系较为稍后。戊申己酉二年鲁直秦晋陕豫各省同盟分会亦纷纷推举同志各归本省活动，河南同志担任此项工作者，有杜潜、程克、杨曾慰、刘醒吾等数人。程克以暗杀满侦探事避往香港，杜潜（字扶东）等至豫，即召集学界同志刘芬佛、阎子固、杨源懋、张宗周、暴式彬、杨汉光、刘纯仁、南玉笙、李子仪、段厚浦、李心梅、韩警亚、王庚先、李纲斋、王治军、任芝铭、王梅溪、王钟远等二十余人，开秘密会议于开封南关中州公学。此校校长即为杨源懋，杨汉光、韩警亚、暴式彬、李心梅等均任教员，故众议即假该校为河南同盟会总分会会所，所有组织各县分会及招收会员事务，皆在该校秘密处理之。成立未久，各地同志先后加盟者已有二百余人。中州公学学生入会者殆占全数。未几，各县分会亦次第成立，以阎铁生、

刘积学、刘芬佛等。俱属新蔡县人，故各县中以新蔡成绩为最优，其会所即设于刘芬佛所设私塾。自是同盟会势力渐蔓延于河南全省。庚戌午（一九一〇）直隶同志商震以参预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满亲贵载涛之嫌疑，避难来豫。山东同志刘冠三为在青岛震旦公学鼓吹排满，被当局下令通缉，亦因此避地开封，震旦公学学生随之来者十余人，均由河南同盟会招待之。刘居豫颇久，其师徒皆宣传革命甚力，清吏据侦探密报指为革命党人，遽下令逮捕，刘等以闻风逃避得免。阎子固亦以招收党员，在汝阳县为县警拿捕，阎所识绿林同志甚众，遂有附城大盗展友亮、冯甲岭等聚众数十人劫狱出之。及辛亥年（一九一一）春，河南全省革命之思潮，日益蓬勃，众闻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诸同志死事之壮烈，尤愤不可遏。适刘积学归自日本，诸同志遂开会决定大举进行，并推定人员分途担任运动军队会党绿林等各项职务，同时复集资开办日报二处；设于开封者名《国是日报》，设于北京者名《国维日报》，刘积学即负此任务赴北京筹办一切。

三 辛亥革命之策应运动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各省纷纷响应，豫省同盟会员杨汉光、杨源懋、张钟端、王庚先、刘荣棠等亦加紧进行，联络军学各界及河南谘议局议员多人，同谋克日发动。刘积学在北京闻讯，即日归豫策划一切，其机关分设于开封北土街和合堂，及优级师范学堂、中州公学、公立法政学堂、谘议局等处。谘议局多数议员及陆军协统应龙翔均表同情。河南巡抚宝棻闻之大惊，因应龙翔素与黎元洪有戚谊关系，深恐其即领所部幡然反正，因派干员语龙翔，谓抚台决意退休，即将携眷离汴，并以事权交龙翔署理，请龙翔至抚署办理交代，龙翔信之，及至抚署，竟为宝棻使卫兵禁锢一室，而另派一私人统领河南陆军，且向清廷告变，并呈请辞职，求速派新抚接替，清廷因任齐耀琳继任豫抚，且以河南地当京汉铁路要冲，稍有变动即足牵动进攻武汉之大军。遂于沿路各要站，节节驻扎重兵，以备不虞。此举实足令同盟会员之策动计划大受打击。然各会员仍志不少屈，以省垣防备周密，乃变更策略，改由各县同志召集当地会党绿林就地发动，群向省城进攻，而后由城内同志举兵应之，庶可收内外夹击之效。遂划分全省为五路，公推张钟端为河南革命总司令，王庚先副之，担任攻取省城职务，是为中路，另推杨汉光、杨源懋、刘纯仁、王天纵等担任西路，刘积学、段厚甫、孙豪、海廷璧、赵伯阶、焦文斋、魏士骅等担任南路，刘荣棠、谢鹏翰、李锐五等担任东路，暴式彬、韩立纶等担任北路，定议东南西北四路在外得手，会攻省城，中路即在城内发动，藉收全功。西路军发难最早，而声势亦较大，初由侠盗王天纵集合所部，由嵩县进攻洛阳，刘镇、华骞、冉效、张仲琴等亦运动一部会党应之。河南知府启绥欲率防军与战，以士无斗志，遂弃城出走。清廷以洛阳险要，势在

必争，乃由袁世凯派赵倜、周黼麟等统领大兵来攻，杨汉光派刘纯仁、纪宗义往说赵倜纳降，竟为赵所捕杀。王天纵等大愤，遂率队迎战，相持月余，卒以众寡不敌，不得已弃洛阳而退入陕西边境。时陕西革命军已占西安省城，张凤翔为都督，知清军进克洛阳后将乘势西进，遂派张钊（湖北人）领兵出潼关拒之，王天纵等得陕军供给，声势复振，因与张钊等合兵同拒清军，赵倜等数次进犯潼关，均不得逞，卒为革命军掩袭，败退，固守浥洛，不敢西侵。然王天纵等亦无力再攻洛阳也。南路军由刘积学等在叶县设机关于城北焦文斋家，由焦及魏士驤用办民团名义往开封购取洋枪子弹运回南阳，预定即以此械在南阳起事，夺取县城，组织军事机关，以相号召。事为南阳县令侦悉，预派兵警在叶县城下截夺，所购枪械竟被夺去，刘积学以计划失败，遂赴开封另图进行，其任务概由孙豪处理之，孙与海廷璧、赵伯阶等遂往来鲁邾宝等县，招聚豪杰，搜集枪械，经营月余，远近来投者千数百人。于是率队进攻鲁山县城，县令某一面求援于南阳总兵谢宝胜，一面托县绅多人出军谒孙请降。绅等愿以身家为县令担保。孙信县绅言，竟不之疑。嗣偕县绅入城，县令遽下令枪杀之，并悬首城上以示威。赵伯阶等大愤，遂率众攻城，而驻南阳谢总兵已得讯来援，民军内外受攻，势遂崩溃，赵伯阶阵亡。南路军以是全部瓦解。北路军之任务，在破坏黄河铁桥以阻清军南上，暴式彬等从事此项工作多日，以清军于各站均驻重兵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乃率所部数百人闯关渡河而南，并入西路。东路军在商丘睢州等县联络仁义会，附和者号称万数千人，惟均无枪枝，刘荣棠等乃挑选若干人，为敢死队，使乘隙突入开封城内纵火为号，而以大队自外应之。某日乘天未晓时，有一队曾冲进开封曹门内，被城兵觉察驱散。城外大队以所图不成，亦逐渐散去。中路军计划原拟候外路各军得手，然后内外大举，及闻各路相继失败，乃决议推举同志赴他省求援，以上海一地比较重要，即派刘积学任之。开封为省会中心，仍当积极进行，乘时发动。遂由总司令张钟端派定王天杰为敢死队队长，李幹公副之，另派王庚先、张兆发等联络军队，刘荣棠、王月波、李古民等联络学界，方贞、张嘉谋等联络谘议局议员，此外各界加入者亦极踊跃。张兆发旧与河南巡防营统领柴得贵同事有年，至是乃介绍柴与张钟端、王庚先等接洽反正条件。谓柴久已倾心革命，愿为黎元洪之续。张王等不虞其诈，遂约期于十一月初三日大举发难，詎柴得贵竟向新抚齐耀琳密告邀功，齐遂派柴领兵突然包围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处之师范学堂，张钟端等一无准备，除刘荣棠等数人逾墙逸脱外，在场束手就擒者二十一人。齐抚旋派委员将被捕诸人严刑取供，备极惨酷。张钟端慷慨激昂曰：“我为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志在驱除满虏，光复汉业，今乃落于无耻汉奸之手，死固其宜。尔等亦属汉人一分子，应顾念同族感情，我一人之外，请尽释放勿问。”齐抚不恤，判将张钟端、张兆发、王天杰、李幹公、徐振源、冯广才、刘凤楼、张得成、王盘铭、徐洪禄、单明晏等十一人置诸极刑，其余同案王子杰等十人，以有当地巨绅出名具保，准予省释。自张钟端殉

义后，豫省同盟会之元气摧残殆尽，大有一蹶不振之象。

四 对外请援及向外发展

留东豫省同盟会员于武昌举义后先后归国者，有刘基炎、潘印佛、张国威、李愍、田璧臣、夏述唐、王书云、陈冠群等十余人。就中曾毕业日本士官学校及东斌学校者，殆居半数。抵上海时，适陈其美、高子白、黄郛等正计划攻取江南制造局，力邀刘基炎等相助，刘等从之。九月十四日，光复上海制造局之役，河南同志担任先锋最为勇敢，张国威等尝以木棍解除守兵之武装，众多称之。故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河南同志咸居重要职务，都督府设四科，军事科科长潘印佛任之，军务科科长刘基炎任之，军械科科长李愍任之。另组织威武军，以张国威为司令，其军官强半属河南人。未几，刘积学抵上海，即持河南同盟会公函分谒陈其美黄兴求援，并拟集合内外豫省同志组织河南北伐队。黄陈均允所请，当由南京陆军部及沪军都督府各拨给枪枝子弹炸弹等若干备用，旅上海苏州湖州等处之豫人同乡会亦捐集数万元，以助军需。定议募集青年三百人为河南北伐军之基本队，会刘芬佛、阎子固、陈伯英、冯甲岭诸人，以军事失败，亦相继莅沪，随来同志颇众，北伐队不旋踵而告成，陈其美乃使张国威率威武军，经由皖境侧攻河南，与刘积学一军协同动作，师至芜湖，乃改道赴黄州阳罗，进抵河南光山县境，更联络淮上军及鄂省奋勇军，齐向河南进攻。淮上军为皖同志张汇滔所策动，豫同志刘芬佛、阎子固、陈子英等均隶属之。阎子固奉命率兵由三河尖进攻河南新蔡县，占领县东南三盆口，以清将倪嗣冲从颍州出兵，恐被抄袭后路，乃回军自保，旋复再出师占领固领商城等，开封洛阳均为震动。奋勇军为旅鄂豫籍军官所组织，武昌举义一役，豫人在营伍中充当下级军官及兵士者甚众。时以本省久未归诚，特在中州会馆开会，决定组织奋勇军以光复本省，豫人参加者二千余人，众举马云卿、查光复、鲁鸿宾等为代表，晋謁鄂都督黎元洪请援。黎许之，即任马云卿为奋勇军标统，而使荆襄招讨使季雨霖所部相机协助之。马云卿于是进军至河南新野县，一举而占领县城。继又攻克邓州南阳等县。清军南阳总兵谢宝胜抗命，为义军击杀，并枭其首以为孙豪赵伯阶二同志复仇。时三路军连战俱胜，拟齐向河南中部会师。正进行间，而南北和议告成，南京政府电令制止各军一切军事行动，而三路军遂不得不奉命撤退，因之整个的河南地域乃仍为北方军阀之势力范围矣。当刘积学赴沪请援时，在沪军都督府服务之河南同志刘基炎、杜潜等均欲参加河南北伐队，适南京政府方有事山东，陈其美乃命刘基炎率兵三千，乘军舰至烟台登岸，复命杜潜带闽兵三千先行。杜潜等既抵烟台，即暂代胡瑛为鲁军都督，此豫同志在外发展之大概也。又辛亥十月直隶滦州王金铭、施从云等反正一役，豫同盟会员凌钺亦为策动人之一，时任北伐敢死队长，与清

将王怀庆剧战，以兵败逃脱，未及于难。

广州保亚票之革命运动

一 保亚票成立之动机

戊申（一九〇八）冬十月廿一二日，满清帝后相继逝世，在粤革命党员葛谦、曾传范、罗澍苍、严国峰、谭馥、黎萼、钱占荣诸人，欲乘时大举革命，因有组织保亚票，以联络军队之举，主持保亚票之重要分子，以湘籍志士为多。葛谦、罗澍苍、谭馥、曾传范、黎萼，皆该省同盟会员也，先是湘人郭人漳（葆生）于乙巳年（一九〇五年）奉桂抚李经羲征调，任桂林巡防营统领，蔡锷（松坡）时亦任陆军小学监督。郭、蔡二人均以维新人物见称于时，故同乡之有志者多赴桂投效。是年夏秋间，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黄兴（克强）与郭、蔡二人素有渊源。遂于是冬绕道香港入桂，拟策动郭，使以所部举兵反正。会人漳方因事与蔡锷大生意见，各不相下，经克强多方调解，仍无法合作。克强不得已，乃从联络下级将弁入手，爰组织同盟分会于桂林之钵园。郭部将弁及随营学堂与陆军小学师徒加入者，有葛谦、曾传范、林纬邦、雷颢、谭道源、彭新民、梅霓仙、陈国良、林虎、杨锐锋、谭二武、陶表封、邹永成、刘慕贤、王德渊、张熙等八十余人，事为桂抚李经羲所闻，特派委员查究。蔡锷得讯，即令学生毁书灭迹，而将最激烈之学生张熙潜送出境寝事。及克强离桂，郭人漳旋亦调驻粤省肇庆，葛谦、曾传范等先后来粤向军界继续活动，旋赴香港谒同盟会总会长冯自由取同盟会各项文件，在虎门黄埔等处组织通信处广收会员，军界入党者大不乏人。至戊申冬，值清室大丧，遂决计克期大举，以同盟会三字易惹起清吏注意，乃仿庚子唐才常富有票办法，另立一名目曰保亚票，以利进行。同时复得湘人谭馥、罗洽霖、黎萼，鄂人严国峰、钱占荣，粤人姚雨平、姚碧楼等相助，势力乃日益发展。冬十一月初旬，葛谦亲至香港《中国日报》，请冯自由致电孙总理，请示方略，并汇款接济，更函邀黄克强谭人凤来粤主持大计。时孙总理方偕胡汉民、胡毅生、何克夫等由新加坡赴暹罗，消息因之阻滞，至是月十四日以机事不密，全局瓦解。

二 保亚票以前之粤省军界

乙巳冬，香港同盟会成立后，梅县人谢良牧首介绍其邑人张谷山入会。张字

如川，向任嘉应州（梅县）师范学堂教员，加盟后，锐然以联络省城军学两界为己任。丁未（一九〇七年）春，组织一长乐留学公所于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为秘密运动机关。黄埔及虎门等处陆军学生入会者颇众。姚雨平、何克夫、莫伟军、谭剑英、刘古香、林震、张我权、张禄村等其最著者也。时赵声（伯先）由江南改调来粤，初任督练公所提调，旋改任燕塘新军标统。在粤同盟会员朱执信、胡毅生、张伯乔等介绍谷山与赵声相识，并在三元宫置酒欢会。未几，郭人漳奉粤督岑春煊调赴钦州剿匪，赵声继亦调驻廉州。谷山仍在粤运动不为少懈。及是夏五月初一日，刘思复谋炸李准不成，谷山以同事嫌疑，始仓忙出走。然姚雨平尚极力谋使驻省之嘉应籍防军相机反正。曾有一次偕李文范赴香港报告，谓有嘉应籍防军二营适调驻省城，可以策动大举，请冯自由电达孙总理求接济饷械。旋得复电，谓各方筹备未竣，戒勿轻举，遂尔停顿。此丁未戊申年间事也。在桂林之同盟会员自郭人漳改调，多随营来粤，葛谦初赴日本肄业东斌学校，曾传范则投入虎门陆军速成学堂，借资联络。未几，葛谦复由日来粤活动，并先后结识谭馥、罗澍苍、黎萼、严国丰、姚雨平、罗贯之诸人，声势为之一振。时葛谦等专任联络驻粤之外省陆军，姚雨平则运动嘉应州籍之巡防营如故焉。

三 保亚票之运动方法

曾传范自桂来粤，即只身投入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有所计划，以该校有旗籍学生二十余人，运动殊形困难。经数月后，始结识有志者何秉钧、骆凤翔、蔡向荣、邓镇藩、林贤绍、陈海波、李经之等数人。初用书面讨论时事，未敢公然往还，及葛谦自来，乃复获交赵声、谭馥、罗澍苍、罗贯之、姚雨平、黎萼、刘古香、姚碧楼等。同志日众，因有组织同盟会通信机关之议。于是推定葛谦、姚雨平等主持省城分会，曾传范、谭馥等主持虎门分会，所有入会盟书，概送香港《中国日报》冯自由保管。迨戊申年冬，清帝母子暴死，众以机会难逢，一致主张加紧工作，克日举兵。为利便联络各营士兵起见，另发一种票据，名曰保亚票，其方法系仿照湘鄂哥老会规程，删繁就简，会中一切阶级隐语概行删去，仅制一元长纸条，四角绘有山堂香水及内外口号诗句等。由谭馥等办妥后分发之。又以在粤之外省军人旧多属哥老会籍，故所用宣传材料，亦多抄袭洪门海底以说明之。大旨谓自满虏入关后，吾汉人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三日之惨，明末遗老因此组织此会，以为复国讨贼之预备。迨清康熙八年少林寺之光复计划失败，乃更分途向长江沿岸及粤闽川桂滇黔各省推广势力，以图再举。其旗号为反清复明四字，即所以标明洪家宗旨。惟日久玩生，各会员多忘却本来面目，甚且有忘亲事仇为虏效力者，实属本会之奇耻大辱。今革命党首领孙文、黄兴二先生集合全国人才，讨满兴汉，救民水火，与洪门创始之宗旨相同。凡哥老会员要救

国复仇，应即加入革命之同盟会才有力量等语。一时风声所及，在营伍中之哥老会籍会员莫不以加入革命党及领取保亚票为荣幸，就中以水师提督亲军营加入者为最众，殆占全数中十之七八焉。并为预防一部失败牵及全部起见，凡保亚票会员，除葛、曾、谭、罗、黎诸人外，概不令与其他之同盟会员相识，用意颇为周密。所规划各事亦颇得手。葛谦、谭馥等以筹备渐次就绪，遂于城内桂香街师古巷大同旅馆设一办事处，以为接洽各方军人之出发点。同时复亲赴香港同盟会商议接济饷械方法，由冯自由给与活动费三百元及《革命方略》二册，备起兵时设置因粮局之需，其文告亦悉照《革命方略》所编定者，于是赳赳乎有弦满待发之势矣。

四 是役失事之经过

十一月中旬，葛谦、谭馥二人为进行第二步工作起见，对于加入保亚票之水陆巡防各营兵士，实行点验人数，以便发难时指派任务，特遣同志分别通知各营兵士，令于假日出游必须经过桂香街，各自解开军衣上第二纽扣为记，以便暗行点验。时有负责通知水提亲军营之严国峰，不幸于十四日在太平街水提行署遗落保亚票一纸，为水师提督李准之巡捕拾得，即呈报李准。李知事体重大，遂派员弁严行查究。是晚在燕塘测绘处将严国峰拿获，检出日记簿，记有葛谦、谭馥、曾传范、罗澍苍、钱占荣等名字。于是跟踪至师古巷大同旅馆，续获葛谦。谭馥以适外出得免。惟将谭预备起程之包裹检去，内有保亚票册底天花板旗帜及往来信件等证据。又在观音山下龙王庙水提亲军中营续获曾传范。十六日，在乐从墟水提亲军左营获罗澍苍，是晚水提亲军营兵士因藏有保亚票而被逮捕者约二三百人，同谋之黎萼、姚雨平、姚碧楼诸人，皆闻风逃避。所有城内桂香街、马鞍街、惠爱七约、观音山、姚家祠、古家祠、双门底、太平沙，各机关人员出走一空。李准以本营士兵入会者如此之众，大为震骇，逆料他营入会者亦必不可少。况在国丧，连得谍报有革命党谋在广州大举及新军不稳之说，深恐一事株连，反令铤而走险。遂即晚令将被捕士兵一律释放，并分设悔过自新箱悬挂各营，令凡领有保亚票者自行投置箱内，即准予自新，照常供职，又令统领吴宗禹派兵严密防患，全省戒严，如临大敌。

五 诸烈士就义及审讯情形

是案破获之后，李准初派委员提讯数次，葛谦等均坚不吐实。李准遂会同臬司蒋某亲自审讯，且破例使之坐供，以示优待。严国丰供称湖北襄阳人，年二十六岁，先在广西营，后在武健军，随入广东将弁学堂，去年转入陆军学堂毕业。

八月奉派往高州当教练员，请假回省，寻入先锋卫队，先识谭文炳即谭馥，后识葛谦，经谭招令入会，并先后给予会票五十张，已散去十四张，遗失二十一张，现存十四张。该会以孙文为首领，谭文炳为广西首领，章程仿照新军办理。散票五十张者作排长，月薪四十两。散票百五十张者作为队官，月薪八十两。散票五百张者，作为管带，月薪五百两以上。尚有标统协统参谋部等名。入会者广东已有五六百人，军队为多。广西已有二千余人，长江一带人数更众。广东首领系嘉应州王姓。定期十二月在广东起事，钱粮由孙文在外洋接济，惟军火难于转运，故欲专向军队中之外省人运动，届时有军火应用，易于成事等语。葛谦供称余字诞麟，湖南湘乡人，年廿四岁，系日本留学生，前岁在东洋识孙文于演说坛，遂动革命思想，盖满人盗窃我汉族神器二百余年，近日且以预备立宪欺骗汉人，吾党首领孙、黄二公因此创立同盟会，专以恢复汉室，建立民国，救民于水火为职责。吾入会后即回国北走辽满，西走陕甘，中历长江，东来两广，三年之间，联合同志不下数十万人。此次到粤，先赴钦廉访郭统领不遇，囊空如洗，贫病相乘，欲归不得，抵省后与谭文炳同住一棧。宗旨虽同，各行其道。谭志在散票联络军界中人，我则不甚注意。我们党人为救国计，多愿降志辱身，到各营充当下级职务。我近数年来，观中国腐败至此，皆由满人压力太甚，视我汉族如牛马奴隶。故我等同动公愤，结立团体，思为我汉族复仇雪耻，以救国家之危亡。成败利钝，盖所不计。目前国势日益衰弱，民心莫不怨愤，正为我等起事之机会。但欲成大事，必须我汉族人同心合力，乃克有济。现中国人心尚多参差不齐，老票党以洪帮居其大半，而票党与革命党宗旨亦颇有不同之处。盖若辈多数未受教育，无历史知识，久已忘却满汉二族之深仇大恨，故吾等正拟开通其知识，鼓励其勇气，凭借其势力，合革党之铁血以成大事，务使后人跳出苦海，共享太平之福等语。供词千余言，无一语牵及他人，再三研讯，仍坚称我之宗旨只是如此，我的同党我断不能供出，已拼一死，愿快死为乐。我一人流血，留他们做大事业。历观欧美各国之大革命断无不流血而成者，近来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之宗旨，虽死亦不能变其方针。言尽于此，请速杀为愈。又云，今世界人只知有成功之华盛顿，而不知有失败之华盛顿。盖必有无数失败之华盛顿推于先，挽于后，然后成功之华盛顿以出，今我既不能为成功之华盛顿，亦当为失败之华盛顿。我此次到粤，凭我这张口舌运动军政两界，此两界有人可以为我用，则大可凭借其枪炮势力作为内应。我的宗旨目的自然能够达到。可惜广东军人程度太低，极少高尚思想，惟学界差为开通。今既被拿获，我之身虽死，而我之灵魂仍将为千百化身，以继续我等之志云云。罗澍苍供称原名洽霖，湖南新化人，年二十四岁，曾入新化速成师范，后入京津学堂。今年五月来广东，初欲入虎门陆军学堂，至六月十五在先锋队当兵，二十八日销差，复在亲军中营当哨官。葛谦、谭文炳二人九月初间在虎门会过，谭说他的办法，在运动军界数千人，即通知孙文进兵，届时官方必派营勇对敌，而营勇多系我党，则倒戈相向，易如反

掌。广东素以富著，民间亦多藏有军械，起义时一经传檄，军民响应，大事成矣。虎门各处炮台为入口要隘。现并设法运动，多布同志，以便由香港进兵及输运枪炮。既得广东，即西略广西，北进湖南江西各省，此筹划布置之大略云云。曾传范、钱占荣二人均不承认有人会情事，仅供称与葛谦、谭文炳相识，并不知情等语。讯问既毕，李准及蒋臬司均谓葛谦年仅二十余，少年英伟，深为可惜，颇欲开其自新之路。因问曰，如我等不将汝正法，你日后何以自处。葛稍思片时，答曰，此后或可披发入山，不躬行革命之事，惟口舌鼓吹仍难止息，革命宗旨断不因此而稍变。李准谓该逆叛志已深，不可与言。遂令将各人解开镣锁，拍照存留。至二十三日早，由营务处复讯，稟请粤督及王命，即提葛谦、严国丰二名押赴市曹加害。临刑时毫无惧容。其罗澍苍，虽与葛谦书信往来，证据确凿，惟须待拿获谭文炳审讯明确，暂缓发落。时罗澍苍见五人同时拍照，以为亦将加害，乃索纸笔书对联曰：“撒手足千秋，黄种国民应有恨；伤心惟一事，白头老母竟无依。”当摄影时，罗即以联粘在身旁，谓欲付回原籍乡人以留纪念云。又判钱占荣、曾传范二人虽无人会的据，然以军人学生而与逆党往来，显系同党，拟定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在逃之谭馥即文炳，散放保亚银票至数千张，罪大恶极，饬知各地方官一律通缉。其初此案本牵连四十余人，李准恐葛谦等供仇不供党，是以一律免究。又当审讯时，李准令各给矮椅使坐，并给以笔墨，借示优待。故各人亦不待研鞫，所书亲供皆各千数百字。葛谦供词中且牵涉及钦州统领郭人漳，略谓郭全恃彼党之力，始得与钦州土党相安无事，后以富贵薰心，顿易初志，殊为可鄙等语。李准原与郭人漳订金兰之好，至是乃力为郭辩护，谓葛曾在钦州与郭部营弁王德渊结党起事，王被郭诱获惩办，葛仅以身免，故诬攻以图报复云。

六 保亚票党人之生死

谭馥于十四晚李准派兵搜捕大同旅馆时，以身材矮小，乘间逃出，即赴姚雨平所设机关送信。旋逃匿一小艇中，翌早赴清远转韶关，居杨发贵统领营中。时省令严缉党人甚密，不敢久伏，拟返湘活动。至郴州被捕解粤，严讯百余次，卒不牵及一人。后为清吏秘密加害，其就义时日，至今无知之者。曾传范、罗澍苍于葛谦殉难之日，在狱作二挽联弔之曰：“自中华失南越以来，美雨淋淋，欧风飒飒，汉奸授首，满贼低头，壮志渡重洋，直将吸海国文明，代四百兆同胞续命；闻烈士遭东林之祸，词如金石，气贯山河，妇孺寒心，胡奴丧胆，声名腾百粤，愿留得英雄碧血，为五千年历史增光。”又曰：“赤手拯乾坤，壮志西归名不朽；丹心贯日月，珠江东去血横流。”翌年己酉（一九〇九年）正月十九日，粤吏始派警弁将曾罗二人分递湖南湖北，行至郴州，钱占荣乘间脱逃，以后不知所终。曾传范留郴州狱二十余日，得州官谭丞元优待，輿送至益阳原籍，复得益

阳知事恭正怜恤，于庚戌年（一九一〇年）六月，禀知大吏，准交保开释，在益阳任教职数月。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夏，弃职来粤，仍秘密运动军队阴使反正。及武昌起义，乃赴肇庆联络西路统领隆世储宣布独立。九月十九日，广州之光复，与有力焉。罗澍沦为谭人凤之得意助手，此次被逮，因有人致谭馥信，内有斌麟澍三先生字样，故连而及之，讯问数次，均饰词掩过，且于涉及时事时，无不慷慨言之，但只谓政治不良应当从速改革，而无激烈言论。问及保亚票事，则称一毫不知。与之谈被捕诸人，则以葛谦虽已供认不讳，而曾传范不肯直供。故曰，葛之势力甚大，学问甚好，曾学问有限，不足革命。李准终以嫌疑太甚，卒判令监候待质。至辛亥光复，始乘机破狱而出。黎萼字建侯，湖南长沙人，与葛谦谭馥等素有关系，是年来粤，易名投效新军，充见习官，以联络新军为己任。及葛谭等事泄，乃潜走广西。己酉春，复来粤向军界有所活动，于四月初二日被捕入狱。辛亥九月十八日，在狱闻粤督张鸣岐出走，乃与罗澍苍释放同囚，号召同志三百余人，占领水师行台及各机关，称建字军统领，旋被委充北伐军第三混成协协统。要之保亚票一役，湘人葛谦、谭馥二人实为主脑，曾传范、黎萼、罗澍苍、严国峰、钱占荣等次之。在省城粤人与有间接关系者，只姚雨平、张煊、姚碧楼、姚启新、罗贯之等少数人而已。又是役筹备尚未完全成熟，实仍在运动之中，有人谓已定期举事，实误。事后在香港广州等处之同盟会员特募集捐款，以恤助是役殉义同志葛谦等遗族，中以女医生梁焕真所捐一百元为最多云。

七 关于此役之清吏文电

两广总督张人骏等自破获葛谦等一案后，以葛等供词有“同党散布在广东者约有五六百人，其头目王姓系嘉应州人”等语，复据外埠领事馆文报调查，咸谓外洋革党亦以潮属人居多数，因是电令潮州镇道督率文武，认真防范，严密查缉，并转飭嘉应州州官邹某访拿王姓头目，务获解办，并分电各省督抚一体严缉归案。又以李准部下各员破案神速，特奏请清廷论功行赏，兹录当日张人骏文电如左：

现获革党葛谦等讯据，供称在逃之谭文炳与伊由日本来粤运动军队，希图乘国丧起事。已散票布数千张。并云现在长江一带军队较粤省军队开通，易于办事，入会之人甚好。诘其长江头目何人，抵死不供。应即飭属严密防范等情。当即飭令督练三处及营务处转飭镇协统制水陆巡防队统领严密防范，所有各军队外来信件，概须认真检查。并飭臬司巡警道一体认真查缉云云。

又张人骏奏拿获革党人员电文云。查粤省地接港澳，匪党最易潜踪。值此国家多难，臣深虑变出意外，即与署水师提督李准熟商，密调营队，扼要屯扎，并暗派侦巡四路确探。乃该匪党葛谦等竟乘机潜来，分头散票运动军队，

以图一逞。幸在事各员弁赴机迅速，罪人始得，大局赖安，更属难能可贵，自应遵旨择尤请奖。所有最出力之降补府经历县丞广东补用直隶州知州伍秉诚，拟请开复原官，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同知衔。副将衔补用游击水师提标中营拣发都司林国祥，拟请免补都司游击，以参将仍留原标尽先补用，督标中营尽先守备潘镇藩，新会营崖门千总梁潮彝，均拟请免补守备，以都司仍留原标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相应仰恳天恩俯赐照准给奖，以示鼓励云云。

葛谦事略

葛谦，字诞麟，湖南湘乡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具民族思想。居常语人，辄斥胡、左、彭为汉族罪人。闻者多以狂士目之。弱冠，遍游长江沿岸及东三省各埠，目睹时局日非，庶政败坏，所志乃益坚决。甲辰年（一九〇四）冬，黄克强、马福益等谋在长沙举义失败，谦闻之，义愤填膺，由是深敬克强为人，欲往从之而不得途径。乙巳年（一九〇五）夏，湘人郭人漳调任广西巡防营统领，特在桂林创办随营学堂，召集湘中志士于一堂，有所企图。谦知人漳与克强素有关系，自赴郭部投效，人漳许为干材。是岁夏六月，克强与孙总理集合各省党人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冬十一月，绕道香港，入桂，拟运动人漳率所部相机反正。谦由是交克强，如得师保，克强乃倡设同盟会于大校场之校室，先后与盟者，有谦及郭人漳、林虎、梅霓仙、曾传范、谭道源、彭新民、邹永成、谭二武、陶表封、王德润、杨锐封、陈国良、张熙、刘慕贤、林纬邦、雷飙等八十余人。会陆军小学监督蔡锷与人漳因事不合，人漳虑为所乘，迟疑不敢先发。克强与蔡锷亦属故交，几经调解无效，知事无可为，乃于丙午年（一九〇六）春三月，赴龙州，访钮永建秦毓鎏等计议军事。旋取道越南至香港。葛谦自克强离桂，即东渡日本，肄业于东斌学校。丁未年（一九〇七）春，郭人漳奉粤督岑春煊命调驻粤省，随营学堂诸同志曾传范等咸随之来，传范投身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拟联络学生扩张党势，数月未见成效。未几，谦自日来粤，渐结识赵声、谭馥、罗澍苍、刘古香、姚雨平、黎萼诸人，决定组织广州虎门等处同盟会通信机关，以厚势力，并亲赴香港与同盟分会长冯自由商定联络党员及处置盟书方法。所有盟书概密送冯自由妥为保管。广州联络事宜，谦与姚雨平任之。虎门联络事宜，曾传范任之。由是虎门黄埔等处陆军学生各地文士入会者，颇不乏人。是岁春夏间，郭人漳被调赴钦州平乱，黄克强、谭人凤先后来越南至钦州郭营，谋挟人漳发难。谦闻克强人凤在钦，遂往从之，七月王和顺起兵防城。克强先与和顺约，欲夜半率郭部开城应之，以钦廉道王瑚临时戒备，不果。是役清廷以人漳平

不慷慨言之。但言及革命，只言政治不良应当改革。问保亚票事，一毫不知。与之谈被捕诸人，则谓葛谦之势力甚大，学问甚好。曾传范学问有限，不足革命等语。当十一月十八日提讯摄影时，闻营中有人呼空手二字。澍苍误听为红手，盖红手者杀人之刽子手也，知事不免，乃即书一联曰：“撒手自千秋，黄种国民应有恨；伤心惟一事，白头老母竟无依。”翌日，广州各报以特字登之。当道见此联，虽有革命嫌疑，而一片仁孝之心跃诸纸上，乃以监候待质，下广州狱。己酉（一九〇九）四月，黎萼亦被捕下狱，故友相逢，虽在狱中不忘国事，仍进行不懈。及辛亥九月光复，即乘机破监而出，召集保亚票同志谭鼎新、朱清等成立建字军于藩署。黎萼任统领，澍苍任执法处长。民国三年，奉母返新化原籍，知袁世凯阴谋帝制，必为天下大患，遂与曾传范、谭二武等谋联合资江流域同志，在益阳设机关于曾传范家。聘日本人山本大郎等暗制炸弹，谋狙击湘督汤芗铭。自赴新化运动各驻军，为新化劣绅杨某密报县署，诱捕解省，刑讯数十次，无供被戮。家有老母八十余岁，子甫数龄，其老母幼子皆赡养无着云。

曾传范事略

曾传范，字绍欧，湖南益阳人，少有大志，年十五，从邑名士张缉熙游，渐具国家思想。乙巳岁（一九〇五）获交葛谦曾叔世于长沙，引为同志，遂同走广西，入郭人漳统领所设随营学堂。是冬黄兴到桂，乃加入同盟会。丙午（一九〇六），经郭人漳电调赴粤，是冬入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渐与同学何秉钧等结合，组织同盟分会通信处，与姚雨平葛谦等分担革命责任，广州新军官长黄埔陆军小学及各学校同志归姚、葛等联盟，虎门陆军速成学堂及水陆巡防各营归虎门分会通信处联盟。及戊申年（一九〇八）十月，清帝后暴死，遂与葛谦、谭馥等开办保亚票，谋集同志于省城，乘清室国丧举义。诂于十一月十四日，保亚票为李准侦悉，严国峰、葛谦、罗澍苍等被捕，传范任同盟会与保亚会上下联络之总枢，同时被捕入狱，葛谦严国峰死之。传范以供词不承认与保亚票有连，得免于死，判递解回籍监禁。己酉（一九〇九）正月十九日，传范与钱占荣三人分递湖南湖北，行至郴州，钱占荣乘间脱逃。传范留郴州狱二十余日，适该州官谭丞元有改良监狱之事，传范乃上改良监狱条议，并附禀请释。批云：“禀悉，案奉粤督行由营务处发交南海市转解前来，自应递到原籍，方能销案，所请在州勉尽义务各节，均难照准。惟阅禀帖，该犯生于新旧各学皆已具有程度，其所议论亦甚切实，并见性情。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应即将此禀附入公文，一并解递贤有司留心物色，维持宪政，端赖斯人，当

尊、钱占荣、姚雨平诸人，遂由葛谦介入同盟会。谦等以其曾隶秘密会党，大可借以联络驻粤之外省籍军队，咸器重之。丁未年（一九〇七）七月，革命军占领防城县，旋进攻钦州城失败。馥闻黄克强在钦，乃只身赴钦寻之。及至，则克强已他适，遂与葛谦王德渊运动郭人漳部兵士反正，事泄，王德渊被捕就义，馥与葛谦狼狈逃走得免，人漳仍下令通缉之。馥再至广州，与葛谦同寓桂香街机关，馥从事运动军队之下层工作不懈。戊申年（一九〇八）冬十月，清帝母子相继毙命，葛谦等主张乘时积极进行，克日大举。馥建议谓运动外省籍军队，宜沿用联络长江会党散放票布之方法，利用各地兵士之旧习惯，可以事半功倍。众赞成之，并定名曰保亚票，即推馥专任此项工作。进行十余日，省中防营及新军领票入会者大不乏人，惟外属水陆巡防各军仍多未受部勒，馥乃决计亲赴北江各地从事联络，以竟全功。诟于行前一日，即十一月十四日，同志严国峰在天平街水师行署遗落保亚票一纸，为李准部卒拾取，遽尔事泄。李准所部跟踪至桂香街，将葛谦捕获。馥以身材矮小，乘间逃脱，所预备携往北江之包裹，内藏票据旗帜文件等物者，均被搜检一空。李准因得按图索骥，依次搜捕。保亚票之经营以是全盘瓦解。馥逃脱后，即赴姚雨平寓处报信，是晚匿于一小艇中，翌晨赴清远转韶关，居杨发贵统领营中，时省令严缉党人甚急，馥不便久伏，即取道返湘活动，行至柳州，被清吏指名逮捕，即解回粤省。经李准派委员严讯百余次，卒不肯牵及一人。在狱结识与庚子（一九〇〇）唐才常及壬寅（一九〇二）洪全福二案有关之苏子山，即龚超改名，二人相见恨晚。仍与同囚之罗澍苍、黎尊等密谋联络在外军队如故，庚戌年（一九一〇）正月，倪映典以广州新军反正失败，粤中大吏异常恐慌，遽令将谭馥秘密枪决，以绝后患。在粤党人，皆不知烈士殉义时日云。

罗澍苍事略

罗洽霖，字澍苍，湖南新化人。少毕业新化中学，获交于谭人凤，因有兴汉灭满之志。弱冠弃书事武，初拟学陆军，以头发红黄为各当道所弃。丙午（一九〇六）党人举兵浏醴之役既败，乃走广东投巡防营当兵，以写作俱佳，常代兵士写信，得众欢心。其后借此得散发保亚票数千于营伍中。水提亲军营收效尤著，澍苍之力为多焉。统领魏宗禹见其书法甚佳，提升司书，粤中所谓红毛司书者是也。戊申冬，以保亚票案失败被捕，讯无确据，其被捕原由，乃因所致谭馥信内有斌麟澍三先生字样，故连而及之。问数次均饰词掩过，及与之纵谈时事时，无

乱有功，明令开复二品道衔以奖之。人漳且与李准互订兰谱，誓共生死，对于党人渐怀异志，以所部营弁多与克强有连，严令勿与往还。谦抵钦时，克强人凤均已他适，遂力运动郭部王德渊、陶表封、霍时安诸人暗袭钦州府城，以接应克强东兴之师。事泄，王德渊霍时安先后死之，谦与谭馥逃回广州，人漳更指名通缉之。谦既返省，仍偕谭馥、罗澍苍、曾传范、严国峰、钱占荣、黎萼诸人向新旧驻军宣传革命，行之二载，收效日宏。外省籍之巡防营兵士多受部勒。谦等以羽毛渐见丰满，正拟待时大举，至己酉年（一九〇九）冬十月下旬，忽闻清帝母子暴亡，举国人心皇皇，众皆认为发难之莫大机会，谭馥提议仿效庚子汉口唐才常富有票方法，散放一种保亚票，以便吸收外省籍兵士入会，一可容易联络湘鄂哥老会员，二可避免与无直接关系之同盟会员彼此接触，庶不致于泄漏时牵及全部。谦等咸趋其议。十日后，外省籍兵士之领票者，有如蜂拥，尤以水师提督之亲军营为特众。十一月上旬，谦至香港，请冯自由电达孙总理、黄克强报告运动成绩，并求黄克强、谭人凤届时亲来督师。当由冯自由给与《革命方略》二册，备发难时设置因粮局及出示安民之用。并给与三百元为活动费。时驻省各军略已运动就绪，惟外属水陆巡防诸营尚缺乏联络，乃派谭馥于十五日赴北江各属向当地兵士散放票布，以竟全功。詎同志严国峰不慎，于十四日在太平街水师提督行署遗失保亚票一纸，为李准卫兵拾取，李准遂派兵警跟踪将严国峰钱占荣二人捕获，复到桂香街大事搜索，仅谦一人就逮。谭馥以机警逃脱，兵警遂将谭束装待发内藏票据书函之包裹抢去，因得按址续获曾传范、罗澍苍等及士兵数百人。李准以水提亲军领票最众，大为惊异，深恐一事株连，逼成大举。即晚令将被捕兵士释放免究。旋将葛谦、严国峰、罗澍苍、钱占荣、曾传范诸人分别研讯，复由三司及营务处督练公所水提等会审，葛谦供词长数千言，慷慨激昂，各承审员咸为咋舌。（供词已见前文不赘）李准初以谦年少英伟，有成全意，后以谦矢言始终贯彻革命宗旨，以求速死为乐，遂与严国峰同判死刑。是月二十日，就义于珠江天字码头。在粤及香港之同盟会员特开会追悼，并赙资恤其遗族。

谭馥事略

谭馥，字文炳，湖南湘乡人。少与哥老会诸首领游，因熟识洪家反清复明之宗旨，慨然以光复为己任，弱冠投身营伍，亟欲运动各方兵士之属哥老会籍者使为己用，以湘中兵士陋习太深，多失本来面目，久难收效。闻黄克强、谭人凤在粤，乃间关至广州求见，抵粤后，渐结识葛谦、曾传范、罗澍苍、严国峰、黎

不任久困囹圄矣”等语，遂从优與送，于三月到益阳原籍。知事恭正，号直方，甚为怜恤，再请稟释。亦批云“披阅稟词，情殊可悯，该犯生解到未久，纵或上稟请释，必干宪诘，不如安分守法，静坐一年，专阅修身有用之书，悔悟当年应改之过，养成忠孝性质，绝无浮嚣气习，庶其将来自可见用于世。昔司马迁在狱著书立说，一腔抑郁发于史记，藏之名山，传之不朽，何尝非书生不幸中之乐事。该犯生年未而立，正可效法，不必亟亟，且俟年满，本县必当为之设法矣”。至庚戌（一九一〇）六月，由恭知事稟请交保开释，在益阳任教职数月。及闻广州三月二十九之败，心甚愤恨，即弃教职潜来广东肇庆，因与西路统领隆世储管带蔡向荣有旧交，遂居于营，一面稟请李准说明脱狱原由，一面通知各营同志重行联络，并与同志刘文斌设武术团于营中，为各营联络机关。迨湖北起义，故造党人如何进取广州之谣，而隆世储等遂日夜不遑其处矣。九月九日，张鸣岐慑于党人威势，欲宣告独立，继而中悔。传范以事不可缓，乃赴香港与姚雨平、谢良牧、陈益年等遇，潜赴肇庆与隆世储、贺蕴珊、蔡向荣、黄光耀、陈俊杰等商议，决由肇罗举义率兵攻省城。时陆兰清兵驻南海，王和顺入惠州，钱厚斋曹树人等运动新军济军，谢良牧、姚雨平等专从事广州独立。九月十八晚，传范乃集中西路巡防三营广安水师三营于肇庆，与统领隆世储宣布独立。翌早，黎萼在省以独立闻。故西路军驻肇未动，即组织肇罗军政分府，推隆世储为分都督，传范任总参议，贺蕴珊统罗防营，李耀汉统肇防营，释囚安民，筹备北伐。十一月，迭接武昌黄兴、黎元洪，长沙谭延闿电催赶练老军北上援鄂，传范乃率肇罗北伐军抵广州。十二月抵南京，与广东北伐军合，传范任第四标标统，随大军驱张勋，下徐州，历数十战，因和议驻军南宿州。议成，改任江南陆军步兵第六团团团长。民二年二次革命，即组织铁血团，联合第一三八等三师营长杨锐锋、刘峰立、周光廉等二十余人拥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传范充参谋处谍报股主任，失败后返湘，对于护国护法驱汤驱张各役无役不从，卒以湘南势力渐移于新军阀之手，事不可为。民九，仍走广东。民十二，复随湖南讨贼军入湘，充游击司令，在益阳独立，驱赵恒惕部贺耀组于益阳。湘南又失败，仍返粤。民十五，从川湘边防督办赴常德。民十六，充第四集团军三十军参谋处长，宁汉分裂，率刘凤池师归叶开鑫。二十年赴粤，任驻粤国民政府参军。

黎萼事略

黎萼，字建侯，湖南长沙县人。父讳志洛，前清总兵。少与陈天华、禹之谟、谭人凤等相善，因热心革命真理，弱冠入江西陆军随军学堂。丙午（一九〇

电译文登载独多。

五、本报自发起以来，组织备极艰辛，而内容益求精美，故取价不得不独高。（全年九元，邮费在内，另买一分八厘。）

六、本报虽未出版，而预定者已及数千份，恐赶印不及，故出版时仅于本埠送阅一天。

七、本报除第一日送阅外，第二日特备福引券一千张，如有至本社购报三份以上者，均有赠彩，第三日除本报四大张外，附送世界社精印之《六十名人》画像一张，出报一月内定阅本报全年者，特送六十名人一册（原价一元），半年者送书券一纸（值洋一元），外埠展限一月。

八、本报为提倡商务学务起见，特送商学界告白十日。

九、本报博征海内外名人各种著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十、本报每日精印图画一大张，皆系请名手所绘，庄谐各极其妙，不另加费。如同人有以画片见惠者，并择尤刊登，借广流传。

二 出版后之困难

《民呼报》既出版，除于右任自任社长外，执笔者有范光启、吴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锡三诸人，崇论宏议，渐受世人欢迎，惟鉴于往日《苏报》及《国民日报》之覆辙，对于汉满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以故渐为各省当局所嫉视。即在上海各旧派报纸，亦以《民呼》放论敢言，销场日盛，彼此相形见绌，遂多假借外人势力或当地官威以横施压迫，且有在报端公然以恶语诋毁者。《民呼》忍无可忍，遂于己酉年四月初七日在“天声人语”栏宣示该报态度，题曰欢迎本报者看看，嫉妒本报者看看，其辞云：“本报出版以来，自知势弱力薄，不敢与有势力之报相抗，故立言无不谨慎。乃发行数日，蒙有心人以青眼相加，销路大增，而某某无价值之报，虽送阅而无人过问。遂老羞成怒，讥诋本报不遗余力，不道德之言，无日无之。似此挟势相凌，旁观者为之不平，投函者日数十起。同人以忠厚待人，发表者仅十之一二，连日乞哀，当为阅者所共见。乃该记者不知自量，欺我孤立无援，又插画以诬我。同人虽存打狗看主之心，讵能忍一再再二之消。今特正告天下，倘若辈再挟势相凌，使我忍无可忍，必正堂堂作诛心之论，以雪连日之耻，使人知弊端不自我开，若辈实为祸首，我人春秋之作，不得已也”等语。观此可知《民呼报》当日环境之困难及应付恶势力之不易矣。

三 关于甘肃赈款之讼案

《民呼报》揭发各省吏治之腐败，以抨击陕西政界为最力，故陕西省大吏恨之

上海《民呼日报》小史

一 筹备出版之经过

三原于伯循（右任）于丁未年（一九〇七）春与同志杨笃生、汪允中、叶仲裕、王无生、金怀秋诸人创设上海《神州日报》，刊行未及一载，以邻居失火殃及，全馆悉付一炬，右任遂辞退该报社长之职。翌年戊申年（一九〇八）秋间，复筹办《民呼日报》，以为之继。助之者有庞青城、柏小鱼、张人杰、周柏年诸人。号称募集股银十万元。张人杰、周柏年且以所设巴黎世界社为其后盾，世界社系巴黎《新世纪报》诸人出版图书之机关，如《世界大事》，及《世界六十名人》、《夜未央》、《鸣不平》诸书，皆其出版物。《民呼日报》出版告曰，声言凡订报半年，或全年者，均分别赠送世界社图书或书券若干。是即张人杰、周柏年之馈赠品也。右任于戊申八月初一日已用个人名义，在上海各大报登载启事云：“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报》，因火后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股额定十万，每股百元，现已招足六万元。俟机器运到，即宣布出版日期。卷土重来，誓以劫后之身，雪前此无功之耻。海内外同人如有宠锡教言，及愿担任访事者，请函寄上海四马路西三山会馆东隔壁本报事务所为幸”等语，惟以措集资金煞费心力，经营七八月，至己酉年（一九〇九）三月二十六日始在山东路望平街一百五十六号宣告出版。发行前十日，复在各报登载广告如下：

《民呼日报》特别广告（见清宣统元年三月十六日上海各报）。本报已定本月二十六日出版，所有主见，宣布如下：

一、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

二、本报为纯全社会之事业，所有办法，是系完全股份公司，不受官款，不收外股。故对于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无所瞻徇。

三、本报编辑总目，凡分三大部，曰言论之部，曰纪事之部，曰丛录之部。其余各子目凡二十余，如外论，佚史，吉光片羽录，陆沉小识诸门，其特色皆为本报所独有。

四、本报又欲引起国人世界观念，于世界各国各港新发生之重要事件专

六) 返湘, 与宁调元、葛谦、谭馥、罗澍苍等相识, 其志益坚。丁未(一九〇七)偕谭馥、葛谦潜至广州, 易名投效新军, 充当见习, 专从事新军运动。戊申(一九〇八)冬, 清帝母子死, 乃与姚雨平、张煊、姚碧楼、姚启新等分设机关于广州师古巷大同旅馆及小东营芳草街等处。时葛谦、姚雨平任广州同盟会事务, 曾传范任虎门同盟会事务, 谭馥则办保亚票联络士兵。十一月中旬, 严国峰漏泄保亚票事, 被清提督李准捕获, 葛谦、严国峰当时就义, 谭馥走湘边, 被捕解粤, 死之, 曾传范、罗澍苍系狱。粤则潜走广西, 己酉(一九〇九)回广州再图起事, 谋泄。四月初二日, 被捕入南海狱, 鞫讯三十余次, 五刑备尝, 体无完肤, 在狱与罗澍苍、吴汝开秘密联络狱卒与各囚犯, 以为他日之助。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义, 粤中党人亟图响应, 粤乃派李降甫等分往前山任鹤年处, 及肇庆隆世储、曾传范处, 密约起义。九月十八日, 乘粤督张鸣岐慑于党人声威微服出城之际, 遂率同志吴汝开、罗澍苍释囚出狱。十九日正午, 与黄忠汉、王国柱、黄汉夫、谭元、谭鼎新、冯伯翥、朱永汉等三百余人, 联络友军光复广州, 占领水师行台及各衙门, 即派罗澍苍、谭瀛代表往港欢迎胡汉民到省就大都督职, 旋委粤为建字军统领, 复改充北伐军第三混成协协统。民元, 南北统一后, 改任第五独立旅旅长兼潮梅绥靖会办, 民二七月, 赣宁讨袁军起, 粤乃解职返省, 因与谢英伯、陈逸川诸人分途运动独立, 粤则以联络军界为己任。无何, 陈炯明为龙济光所败, 全局牵动, 乃亡命赴香港, 与谢英伯、陈逸川、李槐新等密设机关继续进行, 而在粤所有家产悉被抄没净尽。民三春, 粤在港加入中华革命党, 与陈云波、马时辉、邓承访、朱尚武、张励、王国柱、黎作图、熊振球、熊连访、莫笑侗、吴振伯、卜尚武、杨志政等密商进行。议决由潮梅起义, 并与邓铿、朱执信分途大举。时王国柱方任营长驻梅县, 即推王为梅属司令。三月二十七日, 率众向韩江直下。二十九日攻克潮州, 甫入潮安, 即被该县知事蓝和光主使游击队诈降, 暗中开枪将王国柱击毙, 全军失其主脑以致失败。陈云波、熊连访、熊振球等十三人次第被吴祥达捕杀, 邓承访逃赣, 为李纯所害, 斯时陈复秋任陆军小学校副官, 担任驻省事务, 亦遭龙逆济光所杀。是役各同志先后被捕者数十人, 殉难者三十余人。粤于事败后, 赴日本谒孙总理, 陈述经过。民四, 由日返沪, 与唐继星、阙麟书、凌毅、章武、凌霄三等赴镇江、江阴、浙江台州各处运动起事, 俱未收效。唐继星在沪被捕, 解北京受袁杀害。民五春, 复与陈英士等谋夺肇和兵舰以进攻制造局, 均失败。民六, 国会二次解散, 孙总理回粤, 成立大元帅府, 任粤为参军。民九秋间, 随粤军返粤, 任游击司令。民十二, 粤省大总统府任为建国桂军第十二师师长。民二十, 在粤国民政府成立, 与曾传范同任参军。民二十五年三月, 因发起庆祝尤列寿辰, 与朱少穆、李天德同被粤当局逮捕, 未几释出, 现状极为潦倒。

刺骨，日思有以中伤之。时旅沪陕甘二省人士刘定荣、李岳瑞等方发起赈济甘肃巨灾，有甘肃筹赈会之组织。于右任亦会员之一，其办事所即假《民呼报》社内一室充之。陕吏借此为题，遂诬攻《民呼报》主持人侵吞赈款，砌辞倾陷。己酉年六月中旬，陕甘总督毛有电飭令上海道蔡乃煌查究此事。旋由蔡道飭札公共租界公廨臬员宝子观云：“为札飭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护理陕甘督宪毛电谕，以上海《民呼报》馆内所设之甘肃筹赈公所与盛大臣暨商会诸君所办义赈并非一事，且并未将办法函告，亦未将所收赈款姓名数目时日，按照义赈向例，随时报解，登报声明，《申报》馆席裕福称有墨洋四千元交其汇解，迄未收到。朱经帅汇赈款三千两亦交解甘。访闻该公所在沪募赈数已三万余金，人多谓其敛钱肥己，意图渔利，实于赈务有碍，嘱飭解查明勒令解清等因。查甘肃义赈公所设在《民呼日报》，而《民呼日报》馆系陕人于伯循所开，前经呈明行解有案。今义赈收款既有三万余金之多，解到甘省止有二千两，究竟钱归何用？款存何处？仰即提案严究押追，限三日内将所收赈款全数缴出，呈由该廨禀请扫解。毋许蒂欠。借赈敛钱，情甚棍骗，该报馆有经收之责，如逾期不缴，应如何严办禀候核夺，毋得延庇”等语。是月十八日，遂由会审公廨派警探将《民呼报》社长于右任及职员陈飞卿二人拘至捕房。次晨十九日，由宝臬员会同英领事开庭审讯。时有商店四家盖章保证于陈二人在外候讯，臬员只许陈飞卿保出，于右任仍系捕房，不准交保。二十一日第二次审讯，被告于右任等延德雷司及佑尼干两律师抗辩，声明该报只借地与甘肃筹赈公所办事，所有筹赈事务概不过问，复由上海商会及旅沪陕甘二省人士数电北京农工商部及陕甘总督毛某详细解释，并声明于陈二人被拘之冤抑。上海《时报》、《神州日报》及各西报均著论批评清吏压迫舆论及故入人罪之非法。公廨臬员以是不敢再为已甚，因向被告律师稍露但求当局顾全面子即可息事宁人之表示。

四 朱蔡陈等之三讼案

与甘肃筹赈公所一案同时控告《民呼报》者，尚有其他三案：一为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指称毁谤名誉案，二为已故上海道蔡钧之子国桢指称毁坏其父生前名誉案，三为新军协统陈德龙指称毁坏名誉案。盖清吏目的在于彻底打倒《民呼报》，使其一蹶不能复起。特授意有关系之各方面，先后提出控诉，以极尽摧残之能事也。朱云锦控词云：“《民呼报》某日所载安徽旅沪同乡公叩之广告一则，另加评语任意谤毁，与路政前途大有障碍。朱于去年九月间由全体公举，至路事之迟速，实因款未筹足，朱接办后，总理周味西嘱朱节省经费，裁并局所。朱即裁去多人，被裁者挟嫌，乃函致《民呼报》登载其所叙同乡公叩广告，询诸皖绅，皆称不知。朱于初四日见报后，即往该馆声名实在，并拟稿送请

备不虞，出版之日，刊有于右任撰之宣言书，及景耀月撰之《出世之辞》二篇，文辞典雅，大为士林传诵，以继承民呼报统绪号称敢言之故，不及数日，即已风行一时。兹录该报宣言书于后：

昔者太师陈风，爰烛氓膜，朦叟讽政，使通下情。训方陈四民之言，道人宣万国之铎。季世而降，厥详罔闻。以达喆之儒，遭浇薄之世。往往假呼暑之语，为沈疴之鞭。是以元鸟其哀，王孙兴悲于麦秀；镐绪既坠，诗人致慨于繁霜。不平则鸣，盖其然矣。繫我中土，实维神皋，芸芸蒸氓，藐勋爵之胤；吾壤斤斤，号圣明之都。揆诸各洲，罕可伦比！自祖龙焚书以愚黔首，黜陟操之一己，清议乖乎庶人。行道者惧砧砒之诛，偶语者危约法之令。内訾外逼，日以踣越。绵历千祀，迄于今兹。是非不章，好恶回迕。绎绎原庙，将播为烬烟。林林生民，靡避乎薰隶。何者？上下之情睽，而呼泣之声阻也。白人既兴，国势日上，语通九译，程越万更。离娄失明，臾区沮气。遂使窥破八极，凿空五洲。究其富强之源，实惟报纸之力。褒贬众著，见闻大同。记载确而论著公，隐阐正而事情审。琅玕骄主，有三千毛瑟之言；花旗名王，发九万全球之叹。吾国自东西沟通，始有日报。更倡迭起，都百余家。然而枢铃之效未彰，记纳之极鲜立，虽抨顽击懦，恒林植于通衢，而燕语郢书，或取讥于达士。则有作达官之机关，为他人之奴隶，猜嫌日积，争无谓之雌雄。城府既深，味来来之宗旨。徒逞臆见，第升膝而坠渊，搥成是非，将指鹿而为马。更或取齐东之谰语，为中朝之国闻。略知方言，嗤国学为无用；好语急进，诋和平为愚人。乃至金缙夕输，政绩日曝。鲁市有虎；贤君因而致疑；曾参杀人，慈母为之投杼。欲其并万化，主众极，回易群视，昭苏国魂；譬犹裘蓑裳以御冬，画饼形以馈馁，未有能济者也。即或以贤彦之心胸，为下民之喉舌，然而鸱鸒鸣辄，而彩凤之音不章，桀茅塞途，而揭车之烈罔播。蓬悲出塞，惜忌嫉之偏多；兰忌当门，痛诛锄之太速。当此阳九运厄，天人道乖，斗分飞荧惑之铓，地轴列蚩尤之戟。黄星西指，知天意之瓜分；黑水东飞，恫憧萌其波沸。听杜鹃之聒耳，诚知来日之大难；抱精卫之微忱，犹冀横流之有托。同人等义务所在，不敢不勉，远惟贾生汲古之训，近懔亭林有责之箴。深维管子四维之言，无缅诗人陈词之旨。用集资本，组斯报章，小之可以觐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睢睢盱盱，目营八荒，汹汹隆隆，手执寸管。天骥独嘶而九州振暗，晨鸡一鸣而天下皆白。将见片纸风行，千里雷应，鬼难风灾之地，葱岭自东而至西，矛炊剑浙之乡，天山由南而亘北，无不受其影响，被其陶甄。将以康时屯，拯民痼。忧时之士或有取于斯乎？呜呼，苍鹅西去，极惨惨于人疴；白马南来，恫哀哀于帝思。头颅顾我，吾欲问天；生活羞

六日出版至六月十八日被封，在世仅五十二日而已。

六 报界公论及变相复版

《民呼报》案结后，中外各报多主持正义，咸著论斥责会审公廨判词之失当，尤以《神州日报》、《时报》、《东方》杂志等为激昂。《时报》批评云：“《民呼日报》案为赈款也，曰赈款未侵吞，是《民呼日报》无罪也。《民呼日报》案，为朱蔡陈控毁名誉也，控毁名誉仅曰不为无因，是《民呼日报》未定罪也。《民呼日报》何罪，于朱蔡陈何罪，而乃至于押一月余，至于逐出租界，至于具不开报打结。呜呼，所谓言论萌芽不宜摧折者，顾宜如是耶？乃忽又曰，上海各报时有凭空诋毁是非之事，岂以一《民呼报》为未足，又欲尽上海各报而一网尽之耶？呜呼，上海各报果能摧折尽净否，即令摧折尽净，报馆尽死，能令人心尽死否？噫嘻。”等语，他报评论大率相同，清吏无如之何。于右任经此打击，所志仍不少懈，即日卷土重来，另起名目，为变相之复版。是年八月十四日，遂在各报登载《民呼报》最后之广告云“呜呼，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等语。二十日后，遂有新创之《民吁报》在山东路同一地址呱呱诞生焉。

上海《民吁日报》小史

一 《民吁日报》出世之宣言

上海《民呼日报》被会审公廨取消发行权后二十余日，己酉年（一九〇九）八月十六日沪上各报载有《民吁日报》出世广告，略谓“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仍设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号内，即日出版。内容外观，均擅海内独一无二之声价”云云。是报创办人仍为陕西人于右任，助之者有范光启（鸿仙，安徽人）、景耀月（帝召，山西人）、朱葆康（少屏，江苏人）、王先生、周锡三诸人。惟右任以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故以朱葆康为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且为避免会审公廨鱼肉起见，特在法国驻沪领事署注册，以

该报更正，该报竟置之不理”等语。于右任辩称，该广告乃皖路董事范姓交来，由范某签押负责，可以随时传讯。据《神州报》载皖路总理周味西之广告所言，可见《民呼报》所载并无不合，朱云锦所交来要求更正之底稿一纸，措辞多毁谤铁路股东，亦属不合。且篇幅太长，例须自担负广告费，而朱吝不照交，故不能照登云云。又关于蔡国桢及陈德龙二控案，据《民呼报》辩称，两案均照有人负责之来函登出，可以随时传讯。查蔡钧生前任沪道时，创办淞口验疫所，有一候补知县过口，令其跑跳，殊失文明体统。当时由陈一清目击，是以具名投函该报，谓其查验中西人员，看待有别。并叙述蔡之历史，该报即照来函登载，并未添改一字，且蔡之革职，系奉清廷谕旨。京报与上海各日报，均于八月十五日登出，蔡系先朝佞臣，煌煌上谕著交地方官严加看管，所登各节，并非毁坏名誉云云。蔡国桢所延律师答曰，中国官场短处，报纸是否尽量登载，考中国定律，为子者应保父之名誉，《民呼报》任意谤毁，或因于右任欲向蔡国桢购买南方报机器未遂，以致挟嫌亦未可知云云。讯员与旁听席闻言，咸为失笑。

以上三案，均属附带性质，中西讯员，均不重视。而三原告人怯于各报之正论，亦不愿扩大讼案，致起非议。故会审公廨于判决甘省赈款时，一并连带判决，实不过借此构成《民呼报》向日不守本分之罪名而已。

五 会审公廨之非法判决

租界会审公廨连续研讯《民呼报》讼案十四次，于右任因此被羁捕房月余，中西谳员以甘肃赈款数目迭经各方证明，确无侵吞情事，且与《民呼报》无涉。至是年七月二十四日遂不得不糊涂判结，将于右任逐出租界，并取消《民呼报》之发行权，作为了事。即由宝谳员宣布判词云：“赈务为救灾要政，报馆为舆论代表，宜如何洁身自爱，一秉至公。于右任系甘赈发起人，公所账房《民呼》报馆所派，岂容推诿，经公堂调查账册，弊混丛生，现虽据悉数呈缴，然非经此番彻查，难免将公款归其私蚀。律以挪移，百喙难辞。至朱星斋陈德龙等各控案，报载诸多失实，大乖舆论代表之旨，原告控其损坏名誉，不为无因，叠被控发，至再至三。攻讦甚而讼狱繁，非地方和平之福。于右任外借公论，内便私图，言是行非，昧良肥己，道听途说，捉影捕风，实非安分之徒，足扰公安之治。本应从重惩办，姑念赈款清缴，尚未侵吞，言论萌芽，未宜摧折。查上海各报时有凭空毁谤是非之事，向来未经公堂惩办。《民呼》报馆不安本分，叠被控发。公堂念系初犯，姑予从轻议结。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陈飞卿系公所发起，且系《民呼》报馆主笔，应并饬具安分结存案。嗣后如有借开报馆，不安本分，凭空毁谤，叠被控发情事，定当重办，不得仍援《民呼》之案为例”等语，此案既结。《民呼报》由是闭歇，计自三月二十

人，臣将蹈海。木叶将陨，自召长年之悲，河流欲尽，自陨枯鱼之泣。不辞苦口，庶看白日之再中；稍尽寸心，犹望狂澜之可挽。谨尽胸臆，为祝词曰：

皇天姬蒞万汇兮，赜纷迤而回蚀，伊神皋之沃壤兮，冒霾翕翕而蕴鸿质，是实吾祖宗百战所经营兮，济之以五十年之声明文物。胡时日隳以适逝兮，颤海水其群飞，殷总总其监我脑兮，飏骘云泛攢以滂迷。下民靡所托命兮，绕地三匝乃无枝之可依。朕恫国魂之不见既四千载兮，樛巫阳使要之。黄云作而钻策兮，羲氏占曰善哉。利为下民请命兮，指日月以为期。揖子乔而伉伉游兮，载范成而与之偕。聆神结而惑涣矇释兮，薨焉魂交雪焉形成。恫夫帝阍之不可扣兮，奋额触关而抗词。九阍门者不为予通兮，纷攀泪其涟沔。玉女投壶而帝醉兮，虽呼器而天后又不知。朕登昆仑之颠以吹法螺兮，王母怒而与之，岫嵎之峰有天书降兮，其光烛乎九幽。曰予畀而以口舌兮，将使而奋纛而舞，暑喁呼唿以拯我神州。而诚忘身卫国兮，而出朕值。朕必如而愿以相酬。予承嘉命维兹民之四百兆兮，是乃轩羲姚姒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貽留。予将手执斑管以经营八表兮，用求坠鼎而复我金瓯。彼邦人父老有以教予小子兮，同协而力，以力扼此横流。系曰中宸胚洋育汇类，地胡此倾天胡醉，苏吾民兮万千岁，国魂归来兮神哉沛，张我文兮发蒙盖，道超超兮镇高迈，元黄氤氲，睨天滓于须乐兮拯殍殍。

二 日领封禁《民吁报》之原因

《民吁报》出世后，崇论宏议，可与前之《神州日报》及《民呼日报》相伯仲，时当日人侵略满蒙，至为急进，清廷向守“宁赠送友邦不与家奴”之政策，丧权辱国之事，层见迭出，举国人士靡不痛心疾首，海上各报以慑于官吏积威及日人暴力之故，咸噤若寒蝉，莫敢抗议，独《民吁报》不畏强御，日以危言警惕国人，使为之备。是年九月下旬，驻沪日领事松冈照会苏松太道蔡乃煌，谓《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蔡道以该报曾在法领事注册，乃先商允法领事，将领署挂号注销。一面飭知会审公廨从严儆戒。及十月初旬，日领复照会蔡道，谓该报于初四初五等继续载论中国之危机及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各论，仍一味揣摩臆断，恣意诋骂，催促从速惩究。蔡道于是札飭会审公廨，即将该报封禁。并商请驻沪领事团领事承认。至初六日，捕房遂奉命派警将《民吁报》发封，并将该报主笔范鸿仙传讯到案。计该报自出版以至被封，为仅五十余日而已。此案发生后，旅沪各省人士异常愤激，纷纷开会反对，并要求清吏将该报启封，以重公道。时有江南学界人士分电北京外务民政两部及苏松太道谓“上海《民吁报》因日领要挟，未讯先封，既失主权，复背报律，舆论哗然，乞大部速飭沪道先行启封，秉公核办。该报是否

有罪？应按报律为出入，庶保国权，而伸舆论。宁苏皖赣四省学界刘仁航、李方谟、闻之骝、刘鸿著、时雄飞、汪树德、倪维汉、盛朴、卢志鸿、郑燕、夏敬恂等八百人公叩”云云。蔡道以舆论不直所为，老羞成怒，复发布牌示云：“照得《民吁报》宗旨不正，所著论说类多臆断，挑动中日衅隙，损碍两国邦交，既为日本领事所持，故飭令封禁，实属咎由自取。该报本托法商出面挂号，交法国书信馆及日本邮便局递寄各埠销售，本未到道请领执照。初则乞怜于外人，以图抵制中国，被封之后，又复百出其技，鼓动多人胁制本道启封。本道既恶其诿张，外人亦嫌其反复，弄巧成拙，何能照准。为此牌示诸色人等一体知之，特示。”等语。各报按语，均谓此示不言日本领事照请封禁字样，与札飭会审公廨委员之文，语出两歧，是蔡道直承认封闭《民吁报》为一己所为，不啻代日领受过，殊属可耻云云。

三 此案审讯之经过

是案于初八日首初开审，英领事辞不到堂，只有清臬员宝子观及日本两副领事中烟、三穗等三人会讯。《民吁报》主笔范鸿仙、延礼明及担文二律师要求将案由宣布，并宣称照律此案未经审讯明白，不当遽行封禁，应请先行启封，以候公判。日领事不允启封，且欲遍传该报在职各人讯问。宝臬员谓范鸿仙既愿负责，无庸再传。二十六日第二次审讯，二律师复要求将该报启封，谓未讯先封，中外各国，均无此办法。且日领及会审公廨均不承认此案原告，尤欠法律根据。中西臬员谓须候日领将所指摘《民吁报》所载各条开列前来，始可讯理。事后二律师屡催臬员公布案由，均以日领回文未到为辞，延搁多日，至十月十一日审讯。日领于前次照会沪道札文所指出者外，复开列《民吁报》所载外交回顾之惋叹、国民之自觉、利益均沾之余焰复兴、伊藤噩耗杂感、伊藤公赞、呜呼歌舞英雄、满洲痛史之鳞爪、和平了结之忠告、伊藤怪物之行踪、野心家走满之警告、外交危机之愈迫、华人受挟制之可怜、解除抵制日货之善后、国际礼仪释例、满洲风云日急等六十二则，均指为排日之证据。十七日，为最终审判之期。日领早与蔡道商定办法，预由蔡道授宝臬员以判决之大意。开庭时，被告二律师声称公堂办理此案，殊不合法。日领事否认为此案原告，已见公牒，日本政府既不愿日领出为原告，则此案系属捕房寻常案件，应归英德美三国领事会讯。此系公堂定例，请为照章另行订讯。宝臬员曰，此案确由日领发起，函请道宪札廨办理。前堂早经宣布其所著论说有关中日两国邦交，故与英领无干。曾由道宪与日总领事会商，准由日领到堂会讯，所有发交指控之各论稿，究竟有无关碍，请贵律师即行声辩。被告律师曰，似此办法，殊难申辩。盖因公堂定例历久奉行，断非一二国人意见所能更易。今已违章，本律师不能服从，惟有申请领事公会提议此案之办法是否合宜，再请订期会讯。宝臬员商之日领，不准被告律师所请，遽

强行宣布判决文云：“案奉道宪札开，上海《民吁日报》所载论说，多系臆测造谣，妨碍邦交，准日本总领事函请将该馆该人严行惩办，飭即提讯等因。下臬正飭传问，续奉道宪札飭，准日本总领事函，该报日来所载各论，仍然一味揣摩造谣，实属有意挑衅。飭将该报馆封禁。遵即将该馆封禁在案。查该报并未注册挂号，已属有违报律，乃所载论说多系臆测造谣，实于中日邦交有损，迨经传讯，复不稍自悛敛，尤敢有意挑衅，实为不合。本日会讯，据所延担文律师声称，须俟领事公会核议，现在未便代为辩护等语。查此案关系中日两国邦交，该报发封业经多日，日领事摘出六十余条，律师既未能辩护，此案自未便久悬，到案主笔范鸿仙并非该报紧要之人，从宽判将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予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张之用，由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云云。

四 中外舆论对此案之不满

此案既判结，《民吁日报》最受打击者，为判词上须具保该报机器永远不许作印刷报纸之用。故虽欲如前次《民呼报》之变相的复版，亦不可得。该报主持人于右任、范光启、景耀月等于庚戌年（一九一〇）九月，始组织《民立日报》，以为《民吁》被封后一周年之纪念特刊，然相距《民吁》被封之日已近十三阅月矣。是时海上中外各报对于此案，均评论会审公廨判决之失当，尤以《字林西报》及《捷报》为激昂，爰译录二章如次：

（甲）附译《字林西报》论说 《民吁报》案之结果，殊令人惊讶。当星期三过堂时，被告律师以仍由日本两副领事到堂审判，公堂组织太不合法，反对不认，言将诉之领事公会，以待公判。当时会审官亦在堂。而昨晨会审官遽发出堂谕送至律师处，奇哉！既无原告，又不容被告有辩护之隙，而遽为判断之词，是可谓不合法之甚矣。夫当该报社被封时，既属背法，则此次草率裁判之为野蛮，固无待言，而此野蛮裁判之责，日总领事不能不任之。夫日领虽不欲认过，彼岂能说明此判词乃华官所独断而未经彼签字乎？当封该报时，由英副领事签字，日领或能不认其咎。然以后继续之行动，及律师屡次之反对，则日领事明知而承认之，苟日领欲遏人之讥评，除非能为满足之说明，而与公正之理挑战不可。夫使此案在中国官署固不足异，惜哉其出于为人仰望文明新进日本国之代表人也。窃恐此事不能即为了结，或将经领事公会及北京公使之判断，亦未可知。所可憾者，此案牵涉英副领事在内。然英领虽有此举，日官仍不能因此而自诿其过误，但英领苟能以乏于经验，幡然为合法的取消，则更善矣。

（乙）附译英文《捷报》论说 噫！今岁年终何不幸，乃遭一不测之

事，足使本埠多数西人与华官之感情大为损伤，不亚于前三年闹公堂案之烈，即《民吁报》案是也。《民吁报》徒以不谐华官之意，沪道及公廨会审员尤为反对，致令案情全出乎常理之外。当星期三复讯时，被告律师以公堂组织不合法，反对不认，而是晚公堂遽下判词，违法背理，置租界章程于不顾。噫，情势如此，使工部局尚欲行其权力于租界华人而保护之，使不再受华官压制者，安得不以强硬手段行之哉。

该报之逮案，照公堂办法，既无原告，又未将得罪之条宣布，仅由会审官以含混之词，谓其损害中日两国邦交而已。该报之果有损害与否，我等不必研究，但问案未审实，遽封报社禁其发行，使其发行人等对簿公庭，受一无案由无原告之审判，果为合法否？此则英陪审官盲从华官之请，遽行签字，不能辞其咎者。夫既无原告，又无证据，而星期三复讯。日本官又居然到堂会审，经被告律师费烈君据法驳诘，义正词严，遂未成讯，而是晚会审员乘律师不在，遽下判词，无端加被告以机器不准印报之罪。不法至此，亦可谓肆无忌惮矣。

更有一怪异之点，足以显明华官全在日本人权力支配之下，即日本领事到堂会审，纯然为不规则之行为，且与日总领事所说明此案，“原告既非日领事，亦非日本政府”之一言，显相冲突者也。至巡捕房对于此案，甘受会审员之指导封闭该报，其所持理由，亦仅曰其意出诸华官而已。若廨员之行为，则似既为原告，又为裁判者，而于被告及辩护人不在之时，擅下判断，岂不奇哉？（下略）

刘铁事略

刘铁，原名光锡。字璧如，湖北京山人。少多疾病，天性朴厚，言讷讷不出口。入塾攻读，成绩冠侪辈。乙巳年（一九〇五）冬，随其族兄刘英渡日本求学，时孙总理、黄兴等已发起同盟会于东京。铁夙有志革命，翌年遂由同乡吴岷、宋开先等介绍入会。未几，同盟会员张百祥、邓文辉、焦达峰，刘仲文诸人为利便联络国内秘密会党计，另有共进会之组织，铁亦列名会籍。是岁，黄兴等以日政府不许私费生学习陆军，乃与日人陆军同志合设东斌学校，专授私费生以军事教育，入学者十九为同盟会员。铁与同志刘杰、宋镇华同考入受业，因取德相卑士麦铁血主义及苕宏血化为碧之义，更名铁，改字璧如。阅二年普通科毕业，更入专门科，试辄列优等。虽雅不与人交接，独于四川张伯祥、江西曾小

岩、汉川向寿荫数人，则披肝授胆，称莫逆焉。己酉（一九〇九）卒業归国，往来长江上下游，偕焦达峰、刘仲文等组织革命机关于武昌昙花林及汉口英租界。辛亥八月，武昌举义，刘英首先响应于襄河上游，称湖北第二镇副都督，铁为之部署一切。光复京山、天门、监利、潜江、江陵等县，都督黎元洪忌之。旧日同志在黎左右者亦阿附黎，极力排挤。时襄河下游清兵尚猖獗，铁冒险至鄂军政府请领枪械，黎元洪靳不予，致襄城已成之功归于溃败。伪统领刘温玉陷京山，铁之里闾焚掠一空，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盖铁及刘英、刘杰等均素封之家也。季雨霖招讨安襄郢荆，率其兄英之部属附合焉，充招讨军游击队长。钟祥之役，铁率所部攻西南二门，击走伪司念张楚材，招讨使擢铁为十八标标统。及招讨军北伐，铁充右路总指挥官，招讨使闻伪提督谢老道负固不服，防御甚严。乃调铁由中路前进，铁移驻吕堰驿，星夜渡黄渠河，间道进攻新野，拂晓破之。谢老道胆慑，遣使乞降。旋南北和局告成，招讨军旋鄂，铁改充第八师三十团团团长。黎元洪忌铁较忌其兄尤甚，命铁驻蔡甸，实远之也。未几，又调铁驻沙洋，铁仿随营学校制，设讲习所，遴选兵士知文义者教之，并躬任教务。时值盛夏，挥汗如雨，未尝一日辍也。民国二年夏，宋教仁被刺案及大借款案发生，七月南六省联盟起讨袁军，黎元洪甘为袁世凯鹰犬，请北兵屯驻武昌。铁闻之愤甚，仰天叹曰，袁贼罪恶滔天，赣宁倡议，吾辈尚恨其晚，何长江以北竟无起而响应者乎？是真无人气矣。于是秣马厉兵，募图大举。黎元洪逆料铁必与南军通款，电袁政府授铁陆军少将以笼络之。旋迫令铁解散军队。铁遂毅然以孤军宣布独立，暴袁世凯之罪告天下，黎遣伪队长徐镇坤攻陷张截港多宝湾。铁累挫之，并设伏袭夺其机关枪队。一面进攻荆州，思以荆州为根据地，西联川湘，东瞰武汉，分北兵南下之势力，而壮南方讨袁军之声威。兵抵龙背桥，距荆州城仅数里矣。血战数日，弹药告罄，其团长沈翼世死于阵。铁睹势不能支，乃遣散残军，微服东走，由鄂而皖，而赣，而宁，而沪。时张勋攻陷金陵，南军之残局已散。铁于是东渡日本，谒孙总理于东京，自愿宣誓入中华革命党，诸同志莫不服铁之沈毅有为。铁尝谓第三次革命须从北方入手，以南方民气堕窳已极，不能为用。闻者多非笑之。铁坚持其说，专意物色北方豪杰之士。民国三年春，中华革命党设军事训练学校于东京，专教授同志之有志军事学者，名浩然庐。铁任通译员。数月后辞职。将北游旅顺大连，纵览关东形胜，其兄英函促归国，筹划湖北进行事宜。铁寄其眷属于长崎，只身返上海，终未肯因他人之言，易其北游之志也。不意住沪数日，因他种关系炸弹案发现，竟被逮焉。袁政府之陆军部以重金啖某国领事，要求引渡，伪湖北将军段芝贵并专员到沪，与某国领事秘密交涉，同志号呼营救，虑无以敌袁政府金钱之能力。鄂人彭养光者，铁之老友也，啮指作血书向孙总理告急。总理即电告某国国会内民党领袖，提议保全烈士，却袁政府引渡之要求。诂某国外交部电达上海，而铁已先一日引渡矣。袁政府深嫉刘铁，于引渡

加拿大同盟会史略

英属加拿大地居北美洲，华侨散处所属各地者约四万人，以沿太平洋岸维多利亚及温高华二地为最众。属卑司省。维多利亚系一小岛，为卑司省首府，有华侨约四千人。温高华面积最广，为工商业繁盛之交通孔道，有华侨约一万人。华侨各团体以洪门致公堂为最大。总堂设于维多利亚，分堂遍设各埠，侨众挂名堂籍者殆占十分之八九。致公堂即三合会之别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顾以代远年湮，会员能了解本堂宗旨者百无一二，仅借“手足相顾患难相扶”之旗帜相号召而已。戊戌（民国前十四年）秋清室政变，康有为亡命日本，翌年春首游加拿大，创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侨商以康伪托受清帝衣带诏，盲从者颇不乏人。维埠之李福基、刘康恒、林立晃、罗俊，温埠之叶生、叶恩、黄孔昭等，其最著者也。就中林立晃为致公堂之司库员，因而致公堂会员之误入保皇党彀中者，亦繁有徒。嗣康有为离加后，其徒梁启田、梁启超相继莅止，倡设机关报于温埠曰《日新报》。保皇会在海外各埠筹款，以此地为成绩最优。时有人倡议凡华侨归国均须缴纳保皇会捐款若干，其势力可见一斑。丙午（民国前六年）冬，温高华埠耶稣教徒周天霖、周耀初等发刊《华英日报》，延教友崔通约为编辑，崔亦康门弟子，与保皇党颇有渊源。偶因揭载粤吏搜捕康党新闻一则，为保皇党所恶，保皇党恃其势力，捏告《华英报》于当地法院，且施以种种压迫，《华英报》不能支，遂尔停刊。通约以是失意渡美，改任旧金山埠《中西日报》记者。

温高华埠致公堂大佬（洪门称其首领或总理曰大佬）陈文锡及书记黄壁峰熟知洪门反清复明之掌故，以常读香港《中国报》及旧金山《大同报》，益了解洪门与保皇会不能并立之真义。及己酉（民国前三年）冬筹办一言论机关曰《大汉日报》，特致书香港托余代聘总编辑一人，余迟迟未有以应。嗣庚戌（民国前二年）新正广州新军反正失败，同盟会元气大损，《中国报》财源告竭，亦无力维持，余乃自告奋勇，欲为吾党辟一新天地，以为卷土重来之计，因辞退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及《中国报》社长二职，迳就《大汉日报》之聘。是岁夏，乘日轮伊豫丸先抵维多利亚埠，加拿大以前从无革命党人足迹，至是维温二埠致公堂均派代表远迓，维埠致公总堂大佬马延远，先锋谢秋，书记张挥等设宴为余洗尘，并邀全埠华商李梦九等作陪。余之入境护照为报馆主笔证书，系香港政府发给。时加拿大移民局条例只准教员入境，而尚无报馆主笔入境之明文。李梦九时任移民局译员，特为商请移民局长，将余之主笔护照改为教员，余始有权在加居

子弹入粤，所携行囊二具满贮危险品，皆置船舱后女客室旁，陈李二女士均提心吊胆，坐卧不宁，独宗汉态度安闲，怡然入睡，事后人咸称其镇定不置。

庚戌（民国前二年），正月初旬广州新军反正之役，宗汉于一月前偕其侄李应生等奉南方支部命，设机关于羊城高第街宜安里，拟于举兵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吏耳目，及初二日倪映典率新军发难，宜安里机关于纵火后旋即扑灭。宗汉于事后探悉机关内所藏内缝青天白日旗之被褥为警吏移至警署，乃托其女友庄汉翘赴警署领回原物，警吏谓须物主亲到方可发还。宗汉至是始知事机破露，乃偕汉翘逃往香港。是亦可知其处事镇定之一斑。又是役党人与绿林同志李福林接洽者，除朱执信、胡毅生、李海云等外。宗汉亦为传达消息之一人，故河南大塘乡时有宗汉之足迹。

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前，宗汉率其亲属为党军秘密输运枪械弹药，由香港至广州。异常尽力。并在香港摆花街设置机关制造炸弹，及发难期近，则移至省河南溪峡，担任分发弹械于选锋同志，其门外贴大红对联，伪饰喜事，故人不之疑。是月二十九日晚，黄克强率众焚攻督署后。脱险至河南，寻至溪峡机关，宗汉为裹指伤。至四月初一始为克强改装，亲送至哈德安夜轮，相偕赴港。抵港后，以指伤过剧，乃入雅丽士医院割治，照例割症须有亲族签名负责，宗汉遂从权以妻室名义行之。未几伤愈出院，而夫妇虚名竟成事实，洵可谓患难奇缘也。

是岁八月初旬，克强迭接鄂沪同志居正、吕志伊等函，谓鄂事发动在即，敦促赴沪转鄂主持一切。正摒挡行事，而武汉捷音已至，遂偕宗汉兼程首途。既抵沪，以沿江各口岸清吏搜查严密，稍事犹豫。时张竹君方在沪开设医院，宗汉乃向之求助，竹君即托词组织红十字救伤队赴武汉战地服务，使克强变服潜迹其间，宗汉亦身充看护妇偕行。是役克强之得以驰赴汉阳督师拒敌者，竹君及宗汉二人之力也。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宗汉两弟同任陆军部副官，两兄亦分任各官署要职，两姊佩兰、佩瑶于黄花岗一役亦具相当劳绩，以宗汉一人身入革命党，而弟兄姊妹子侄相率随之，非血诚感人，当不致此。独其家翁庆春一人浸染官邪，无法拔脱耳。

民二秋，赣宁讨袁军败挫后，次年克强渡美洲，宗汉偕行。先后得二子，号一美一球。及民五克强逝世，宗汉抚养遗孤，至于成人。民十七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遂接办南京贫民教养院，从事贫儿教育工作，对于革命先烈遗裔，尤热心爱护，成绩斐然。继复创设农场于苏皖二省，试种各种农产品，日以振兴垦殖为务。抗战后移居重庆，以年高多病，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八日逝世，享年六十有八。

之日，即枪毙于上海西炮台，时民国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铁就义时，年二十有六，夫人袁氏，女一，名弥瑛，三岁，子一，方一岁，名舞侯。

徐宗汉女士事略

徐宗汉女士原名佩萱，广东香山县人，上海招商轮船总局买办徐雨之之侄女也。幼随父在沪读书家塾，有兄弟姊妹多人，年十八，适惠州海丰县人李庆春之次子某。庆春孰谙英语，充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与武弁杨植生相善，同称政界红员，有大厦在省河南跃龙里，长子娶宗汉长姊佩兰为室，次子则娶宗汉，盖兄弟二人分娶徐家二姊妹，即世所谓亲上加亲者也。宗汉之夫晋一少与兴中会员陈少白同习英文。故亦颇具新思想。得子女各一，子名应强，女名若鸿。结缡数年即以病去世。宗汉教养遗孤，辛勤备至，亲友咸称誉之。

辛丑壬寅间（民国前十年至十一年）广州市有女医师张竹君者，毕业于美国教会所设夏葛女医学堂后，即出而悬壶济世。医所内附设福音堂，每值星期六晚及星期日，恒聚众宣扬耶教福音，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一时两粤志士如胡衍鸿、程子仪、朱通儒、马君武、俞伯杨、周自齐、庄炳汉、王亦鹤、卢少岐、桂廷奎、梁新武、张嵩云诸人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宗汉与竹君为手帕交，尝由竹君介绍洗礼入教，信仰弥笃，其子女咸称竹君为谊父（竹君持不嫁主义，故喜人称之为谊父），由是竹君每有兴创，宗汉辄悉力助之。竹君先后向富家募资创办提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及南福医院于河南漱珠桥侧，继设育贤女学校为全粤女学之先声，宗汉常鬻珍饰以助，无吝色。而昔年所蓄妆奁为之一空。故竹君在粤数年所经营之社会事业，皆与李二少奶有最密切之关系，此在当年粤中志士无不知之者。

丁未戊申间（民国前四五年）宗汉次姊佩瑶设教于南洋槟榔屿华侨某学校，函邀宗汉往助，宗汉因是有南洋之游。时槟榔屿初设同盟分会，革命志士日往宣讲光复大义者颇不乏人，宗汉闻而善之，亟投身为会员。时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扩张党务，深资得力。戊申（民国前四年）秋归粤，访冯自由于香港《中国日报》，即介绍其亲友数人入党。时距云南河口革命军失败未远，香港同盟会渐取开放主义，遂委任宗汉在粤与高剑父、潘达微等组织分机关，以发展党务。宗汉因与剑父达微及何辑民、胡少翰、朱述唐等创设守真阁裱画店，以传达各方消息。女医士梁焕真、陈瑞云、罗道膺、杜药汉等数人入会。即宗汉所介绍者也。己酉（民国前三年）秋冬间，同盟会将有事于广州，派宗汉及陈淑子李自平三女士密携炸药

留，此则李协助之力也。致公堂诸理事探知余亦属洪门党籍，尤为欢洽，盖三合会向视会外人为风仔（奸细之称），畛域至严。余于甲辰（民国前八年）曾在日本横滨加入该会，于洪门秘密记号知之至审，马延远等一见余之暗示，即辨为同会手足，礼遇异常渥优。辛亥三月广州黄花岗一役以前，维埠致公堂能采纳余言抵押公产以助革命军资，即以此为导线。

维多利亚距温高华仅一衣带水，旅程须乘渡轮七小时。余抵温埠时，《大汉日报》已出版半月，暂延清领事馆书记张泽黎（孺伯）为编辑，黄希纯为译员。泽黎亦吾党报界健者，前任檀香山《民生报》主笔，尝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笔战经年，时方随其叔父驻温高华清领事张康仁服务领署，故《大汉报》请其暂代余职。及余至，洪门会员惟余言是从，因得尽量发挥反清复汉之宗旨，《大汉报》之发达殆一日千里。各地侨胞莫不人手一纸。温埠保皇党所设之《日新报》以相形见绌，渐向《大汉报》挑战。余乃对于康梁邪说，痛加针砭，论文以外，附以粤曲歌谣。尤足发人深省。半载以后，收效大著，保皇党徒以是登报脱党而服膺革命真理者，络绎不绝。就中以保皇会现任会长黄孔昭，前任会长叶恩，前《日新报》编辑何卓竞等之脱离康梁关系为最著。自是保皇会在加拿大之势力，遂一落千丈而不可收拾。

在《大汉报》出世以前，维多利亚埠有少数华侨青年组织团体名击楫社，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其会员只有吴子坦、李翰屏、方幹谦、黄希纯、吴侠一（一飞）、黄蔚生等七八人。创立未久，即以会员分散各地而致解体。及余主《大汉报》笔政数月，有志青年多以发起同盟会支部为请，余以致公堂实为当地革命党之中枢。而该堂会员均以革命老前辈自命，一向鄙视后起之革命党为后生小子，若一旦另起炉灶，殊易惹起洪门人之误解，亦大足妨害将来革命资金之募集，故暂不欲公开组织同盟会的团体，以免牵累日后之大计。故到加半年，仅秘密收容有志青年黄希纯、周盛、吴侠一（一飞）、黄子锡（祝辰）、黄纪杰、黄蔚生、司徒汉民、黄元仕、甄一怒、黄传杏、卫汉等十余人而已。而在《大汉报》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奋斗最勇敢者，亦为此十数人。

余在《大汉报》文字鼓吹之外，复周游加属东南各埠，宣传三民主义。所至咸受侨众欢迎，莫不以祖国何时恢复，满虏何时倾覆为问。余知事机成熟，乃是年冬电告孙总理，谓旅加华侨多倾向革命，保皇会势力大减，此时向之筹饷，大有把握，请于渡美途中先来温高华。时总理方在南洋槟榔屿与黄克强、赵声、胡汉民等计划在粤重图大举，正以款绌为虑，得余电大喜，遂即西游欧洲，转途渡美，甫抵纽约，遽取道入加拿大，径趋温高华。

余得总理将莅加消息，即函电附近各埠致公堂，使各派代表集合温埠迎迓，借敦盟谊。辛亥正月初二晚总理车到，洪门人士群集车站接候者千数百人，遂同赴致公堂，与各会员一一握手相见。总理中坐，余与致公堂大佬陈文锡，书记许昌平，

为之一空。是岁十月洪门筹饷局及致公堂同盟会之三团体公推余为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归国参加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事宜。余受命返抵上海，仅一星期，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元二月黄希纯亦离加回国，众举周盛继任温埠同盟会支部长，自是党势逐年发展，蓬蓬勃勃而有今日之国民党加拿大总部。

上海《民立日报》小史

一 组织《民立报》之经过

于右任自所创《民呼》、《民吁》两日报先后被封禁后，在沪销声匿迹者，几及一载。至庚戌年（一九一〇）春夏间，始著手组织《民立日报》，以为卷土重来之计。襄助集资者，有宠青城、沈缙云、孙性廉、张人杰、周柏年诸人，预定于《民吁日报》被封后一周年纪念日，即是岁八月廿八日出版。嗣以筹备未竣，乃改期九月初九日。是时上海各报登载《民立报》出版及招股广告，略谓“本报组织半年，今幸成立，特将内容及进行方法通告如下：一、关于内容者，本报以唤起国民责任心为宗主。编辑分五大部：（一）论说部，（二）批评部，（三）纪事部，（四）杂录部，（五）图书部。二、关于股本者，本社之志愿在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机关，故组织之性质，系完全商办有限公司，所有股东之权利及义务，悉遵商律办理。股额定十万元，大股百元小股五元，现由发起人认定三万元，即行缴足，预备出版。海内人士如有愿购本公司股票者，请至下开各处为幸：收股处，上海南市信成银行，北市信成银行，泰崇钱庄，天津信成银行，《大公报》馆，北京信成银行，汉口正金银行吴春荪君”云云。馆址设在三茅阁桥。出版之日，《神州日报》致祝词云：“《民吁日报》以去年八月二十八日禁止出版，《民立日报》本日继之而起，独惜不能于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作一极有研究之纪念耳。惟今日适值重九，则是报之继长增高，决可预言。该报纪载诸贤，半系旧友，信乎吾道之不孤也”等语。盖是时沪上各报与《民立》同一论调者，只《神州日报》一家而已。

二 《民立报》发刊词

《民立报》内部组织，由于右任自任社长。先后主笔政者，有景耀月、宋教仁（渔父）、吕志伊（天民）、谈善吾（老谈）、范光启、王无生、徐血儿等。人

任支部长，周盛为副部长，黄希纯为书记，会所设于唐人埠以外之区域。盖是时仍属秘密的组织，不欲公开活动，以免惹起致公堂会员中思想顽固者之反感也。同盟会既成立，余复从事华侨各团体之联络，以广宣传。适温埠中华会馆每年改选董事期届，向例由全埠侨众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董事二十人，华侨缺乏政治思想，对于会馆董事殊不重视，故历年皆由保皇会员马大淳等包办，凡得三四票者即可获得董事，且每次当选皆属商店主人，而工界不与焉。余认此次改选董事为伸张党势之机会，乃授各会员以选举运动之方法，令各向同姓之团体或商店求助，华侨最重同姓感情，平时虽惯放弃选举权利，为协助同族兄弟计，自然乐为玉成。及选举日，侨众投票者较往年多出十倍，揭晓后非得二十票以上不得入选，各旧董事咸咄咄称异。结果当选者为同盟会员刘儒堃、周盛、杨芳（三人皆商店主人）、黄子锡（某洗衣店主人）、叶求茂（永生商店主人前保皇会长叶生之子）等十二人。致公堂干事黄纪杰、黄树球《大汉报》司理、李起辰等四人。中立派殷商三人。保皇会员仅孙振邦一人。以其为总理同邑同族，且于总理莅温时召集邑人设宴欢迎，故举之。是时温埠同盟会人数不满百人，竟能操纵万数千人之选举权，不独为各地华侨历史所未闻，亦属国内各省推行选举制度所仅见，是举实足以奠定同盟会在加拿大之基础。及辛亥武昌革命军起，同盟会员遂于中华会馆发起募集爱国义捐，源源汇款于广东军政府，为数不资，即中华会馆新董事措置得宜之力也。

黄花岗一役既败，总理乃至美国旧金山，拟联合致公堂及同盟会组织洪门筹饷局，以供应国内同志再事大举之需。惟以洪门人士向鄙视后起之革命党，而同盟会员亦多诋致公堂中人为老朽，两者格格不相入，殊足为兴汉复国之障碍。庚戌正月广州新军反正及辛亥黄花岗之二役，旅美同志所筹措军饷，寥寥无几，即两派不能合作之故。因与全美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大同日报》社长唐琼昌等商酌，拟令驻美同盟会会员全体加入致公堂，以便合组机关，募集巨款，而利进行。黄唐等均赞成之，同盟会诸干事李是男等亦无异义，于是洪门筹饷局定名国民救济局。于五月下旬成立。筹备既竣，总理旋于七月初二日首途游历各埠，演讲募捐，濒行，仍虑同盟会青年与致公堂叔父感情不能融洽，影响大局，以余素与致公堂及《大同日报》有多年关系，特电令余克日赴美相助，余接电未久，即向《大汉日报》辞职，于八月初旬行抵旧金山，《大同日报》社长唐琼昌乃聘余主持该报笔政，未及二十日而武昌南湖革命军之炮声轰动全球矣。余离加后，同盟会支部长一职，众举黄希纯承乏。迨鄂军首义，诸省响应，加属各部侨胞陆续宣誓入会者，更有曾石泉、周子骥、曾北、钟暖、邝堂、马少汉、李天民、李佛池、侯民一、许一鹏、黄炳基、崔景、李血生、黄发文、黄熙贤、李铁血、赵卫平、钟健锋、何梦龄、李慈五等四百余人，各埠相继开设分会，党务日形发达。实则余离加时，温、维两埠党员全数不及二百人，而维多利尚未成立分会也。当祖国义师四起之时，温埠同盟会尝电托余在美定制青天白日满地红之襟章二万枚邮寄加属各埠出售，侨众争相购用，数日

先锋李寿等左右列坐。寒暄后，总理问各会员对革命有何疑义，会员起问质疑者数人，总理均予分别解答，众皆心悦诚服。复由致公堂假得华人大戏院，逐日请总理演讲革命之利害得失是非种种问题，每日听讲者逾千人。保皇党徒及中立各派来听者亦踵趾相接。余知人心可用，乃提议设立洪门筹饷局，从事募集革命资金，为祖国发难之准备，众无异议。遂推举刘儒堃为筹饷局总理，岑发琛为司库，陈榛如为中文书记，黄希纯为英文书记，黄纪杰为交际干事，规模既备，成效渐著。温埠致公堂首捐香港银一万元，以为众倡。是时香港已设革命军统筹部，黄克强、赵声、胡汉民等分任其事，以运动成熟，屡电催款。余对总理言，洪门会员多属劳工。仅凭个人捐助，为数无多，且不足以应付急需。查各埠致公堂皆置有产业，若能使之变卖助饷，实为事半功倍。总理深以为然，顾以事属公产，余等外客均不便倡议，仅授意热心青年相机进言而已。维多利亚埠致公总堂向为各埠领袖，其向背之态度，足为各堂表率。余随总理参加该堂公宴，席间有某散仔（洪门称年长而望资深者曰叔父，普通会员曰散仔）倡议，谓孙大哥（洪门称屡次起兵反清之首领曰大哥）现接香港急电，广东起义在即，急需军饷，吾等有心协助，缓不济急，本堂现有楼房可以抵押现款，似宜向银行商借若干电汇济急等语。各叔父闻之，态度犹豫，未置可否。次日召集大会研究办法，总理及余报告起义需饷之紧急情形后即退席，于是各散仔纷纷提议将公堂楼宇抵押充饷之说，全场一致赞成，遂派员持公堂楼宇契据向温高华银行抵押现款，即遵总理指示，电汇香港文咸东街金利源药材行转交李海云收港币三万元。金利源商号为余外舅李煜堂所设，李海云是其族侄，时任革命军统筹部出纳课长。自维埠致公堂变产赴义后，当地侨商林礼斌、朱文伯、黄宣霖等亦自动汇港币四千元，由是各埠洪门人士捐助义饷，异常踊跃，半月后总理复沿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达美东纽约，旅途所历各埠，侨胞均热烈欢迎，就中都兰多埠致公堂亦效法维埠致公堂，将其楼宇贱价变卖得港币一万元，汇充军糈，可谓后先辉映，统计洪门筹饷局先后经余手电汇香港统筹部收者共港币七万余元，占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役全球各地筹饷成绩之第一位。查是役失败之后，革命军统筹部出纳课所报告收支总数，收入海外各地义捐共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中以加拿大所获为最巨。余涉足加土不过十月，而得此良好之收获，殊出总理意外。然加属经此役后已成强弩之末，及是岁八月武昌举义前后，虽继续发起筹饷，然其成绩远不如黄花岗一役之优异矣。

总理离加未久，广州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一役即告失败，洪门筹饷局亦渐事结束。余始著手同盟会之组织。在温埠先后入会者，有刘儒堃、杨芳、盘棠、叶求茂（剑胆）、司徒旌（英石）、李俊、谢恩、黄荣、汤添、汤崇富、汤万、何就、黄邑、黄茂、黄林、汤崇德、吴湘鸿、陈高、伍时均、陈榛如、黄壁峰、周鹤年等百数十人。在维多利亚先后入会者，有高榜（云山）、朱礼（文伯）、方幹谦、曾暖、黄伯度、司徒街衢、李翰屏等十余人。是岁四月开成立会于丽安织造公司。众举余

才济济，可称一时之盛。出版第一日，鸿文巨著，美不胜收，尤以于右任撰之发刊辞为脍炙人口，洵不愧新旧文学合流之代表作。其后戈公振著之《中国报学史》曾选录之，兹录载如次：

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悲天欤？悯人欤？噫！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吾亦悲悯中人也！

而孰意万卉将零之时，独有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者，此何物？吾爱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气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岂非世人之所谓晚节黄花也耶？噫嘻！噫嘻！晚节黄花！噫嘻！噫嘻！晚节黄花！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未能忘。”当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远。当此名花照耀东大陆之际，而更有其色其香其气概坚于彼寿于彼璀璨于彼者。是何物？非国香乎。万花环绕，民立现矣，是为民立发祥之日，是为民立出世之瑞。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能修”，此非昔人之所自命也耶？民立之际此时会，此佳节之中而产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敢不自重。大凡一杰物之出现此社会，与此社会即有际地蟠天之关系；否则新事业无异乎陈死人。倘其适宜于此社会也，虽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气，时来时往于两大之间，时隐时现于世人耳目之表，待时而出，自足风靡乎一世；而社会宝爱之，而国家更须珍惜之。夫自后始能自立于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于国民。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呜呼！岂不重欤！

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事实，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智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眼光。此则记者之所深赖，而愿为同胞尽力驰驱于无已者也，虽然，未已也。

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东海愁云，侵及满洲原野，歃血之约，恐又使马首欲东者，转而西图。新亡国民之臭名，岂独戴高帽子之族含无穷之痛乎？嗟嗟，将不远矣。迎秋一叶，已先零矣，恐此后切切凄凄之声难断也。本馆同人之生此时，目痛其智之仅能知此，目信其政见之亦足以济此，所补助于

国民者，则此后对外当如何有一定之方针，对内当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对经济恐慌当如何有一定之补救法，对人心卑下当如何有一定之救济法，容他日分析言之。不敢以讹言乱国事；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力虽不逮，不敢不勉。夫前数年吾国之言论界，其气魄之雄健如何，其精神之发越何如，而今日者，则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顽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记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吊，吾吊此，吾欲作招魂篇。吾特名之曰“骚心”。夫离骚，非爱国者之所作乎？其生也，谁知之？其死也，谁怜之？而其忠爱之心，则自信之。记者读而泣，泣而又读，则请诵其辞于同胞之前曰：“余固知蹇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三 《民立报》与辛亥革命

《民立报》出世之日，正为满清君臣昌言预备立宪时代，国中言论实较已往数年为自由。海内外革命党人乘此时机，纷纷在长江沿岸诸省大举活动。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前后，谭人凤、宋教仁、吕志伊、居正、陈其美、杨玉如等往来上海香港汉口各地，均假《民立报》为东道主。是岁，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参加者亦以《民立报》关系人物为特盛。三月廿九一役，虽不幸失败，《民立》、《神州》二报反借此宣传民族主义，鼓荡革命精神，竞载殉义烈士之嘉言轶事，如数家珍。遂令全国之革命思潮，有黄河一泻千里之势。是岁八月，武昌首义，不数月而各省络绎响应，清祚以亡。则两报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嗣民元南京政府告成，《民立报》诸贤多出任要职，陈其美任沪军都督，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长，吕志伊任司法部次长，宋教仁任法制局长，范光启任安徽铁血军司令，庞青城、沈缦云均任司长。报中枢要，为之一空。及南北统一，遂为同盟会机关报，仍由于右任负责主持。迄民二秋，各省讨袁军败绩，民党势力崩溃，以不禁袁世凯暴力之压迫，始自行停版。

福群公司倡办人李萑

李萑，原名祺初，字不生，广东阳江县人。少读书乡塾，志气豪迈，深慕前贤范少伯、张博望、班定远辈为人。弱冠以其家惨遭本邑豪绅鱼肉，避地香港，赖父执李煜堂之助，得在某药材行庸工。旋赴美国旧金山谋生活，差足自给。岁

己酉（一八〇九年），同盟会员李是男集合有志青年组织少年学社于旧金山，渐倡革命排满之说，祺初时入会为社员。翌年正月初旬，孙总理自美东莅金门，少年学社热烈欢迎之。总理命改组为同盟会，祺初亦随是男加盟焉。总理是次游美之目的，原有向旅美华侨集款，为策动粤省义师之大举。以奔走纽约、波士顿、芝加古三处，仅得义捐港币八千元，大为失望，乃兼程赴美西继续募捐。迨抵旧金山，而广州新军反正之役，已仓卒失败，倪映典死之。总理于是创设同盟会美国支部，为美洲党务之基础，日集同志演讲革命真理。祺初每日听讲，回国参加义举之志，日益坚决。是岁秋，遂毅然舍弃所业，买棹归香港。辛亥（一九一一年）春，黄兴、赵声、胡汉民等计划在粤大举，祺初担任粤港传达事务，奔走甚力。及举事日，特偕数同志至省，闻陈炯明言当改期，出就旅舍宿，不得与于役，深以为憾。是为三月廿九黄花岗之役。事后香港《中国日报》以祺初精勤干练，延充经理一职。后数月，复由同盟会派往菲律宾创设分部，既抵小吕宋埠，乃与郑汉淇、欧阳鸿钧、杨豪倡、黄三记、林日安、黄汉杰诸人从事组织。是岁夏秋间，小吕宋党部之成立及公理报之出版，祺初之力为多焉。八月，武昌革命军兴，粤省同盟会亟图响应，祺初受命发动阳江军事。逮广州宣告独立，清防营驻阳江者索饷不得，大恣抢掠。祺初以数十人入阳江，一州立定，徐集所部编为正军，系捕掠者，论如法。时民军多未遵轨度，祺初乃以守法为之先，乡人咸称颂不置。民元春夏间，溥仪退位，南北统一，祺初以为欲兴中国，必赖农业，傍扬子江沃野数百万顷，视美国沙土涉比河旁土尤丰饶，而弃为苇田，荒芜不治，至为可惜。因与同志侨商李煜堂、霍胜刚、李海云、李文启、陈永惠诸人商榷，拟集资创办“江南福群实业公司”在苏皖各地经营垦殖事业。李霍等均趋其议，各愿任发起人。祺初亲赴美国向旅美华侨募股，同志李梓青等咸赞助之，前后集得资金十余万元。遂于南京大胜关附近购置荒地千数百亩，举凡灌溉耕耘种植运输各种器具均购自美国，沿江农民耳目，为之一新。复用汽船逐日将农产品运至上海市场销售，购者莫不称美。经营半载，规模略具，复在津浦路苏皖交界处购得荒山万数千亩，为第二农场之准备。嗣民二年秋，赣宁讨袁军起，不旋踵而败。北军入宁恣掠，沿江岸民居同罹浩劫，福群公司亦蒙其损。冯国璋属吏以祺初属粤籍华侨，与国民党有连，乃拘捕下狱，经旅沪粤人温宗尧等多方营救，数旬始解。祺初获释后，知非更从事革命，彻底改造政治，兴农之业必不得济。乃毅然将福群公司所经营农场租借于南京高等师范农科为农事试验场。自归香港，谋再集旧部在粤举兵讨袁。时欧洲大战已启，全球人心骚动，祺初旧部皆流为盗，处阳江阳春二县山间，闻祺初至，皆大喜，愿从举义，誓死不悔。祺初以饷无所出，乃致书中华革命党驻东京本部，请孙总理准其提用福群公司存款二万余元，捐充讨袁军饷。孙总理许之。于是与朱执信、邓铿、朱卓文等谋在广东各府县分途并进，拟在惠潮高雷两阳等属先期发难，牵制广州龙济光之师，然

后在省城内应大举。诂事前各路缺乏联络，惠州及潮汕先期爆发，次第皆败，广州约内应者亦事泄死。独高州于十一月中旬起兵，兵势尤盛，祺初乃率所部谋与相应，阳江地与高州电白相接，义军已得电白而不能守，乃营于两县间之望夫山。祺初亦与相为声援，队主徐东海据阳春县之篱坪山，龙济光部将胁乡团合万人围攻之，战三日夜不止，而义军乏食，遂退。别队主钟生光亦引归其故地望夫山，众亦不得出。祺初以事无所济，乃东渡日本请示孙总理，愿往小吕宋筹饷再举。既得命，即启程前往。菲律宾同志素重祺初为人，助之数千元。民四年四月，祺初自小吕宋归，谋再集众，而队主钟生光适为其地乡团所击杀。祺初以乡团为龙济光所威胁，非出本怀，乃使人招与言，期不为抗而已。乡团素服祺初义侠，闻其来，皆自进输诚，愿受指挥。盖祺初于辛亥光复一役，尝率兵统治阳江才二百余日，以至诚感人，人无智愚，咸感服无忤。至是既得乡团之助，乃次第制造炸弹大小二百余枚，并购运长短枪百数十杆，密输入新宁毗连阳江之某处，以为本营。集革命同志数十人于其中，黄汉杰雷某等同与焉。时朱卓文奉孙总理命主持粤省军事，谓广州军界略已运动就绪，旦夕可发，祺初愿率旧部先占阳江，其策划先使高州民军与阳春阳江境中徐东海萧胜标两队集于篱坪山，以乡团为导，涉牛场水，夜袭阳江城。城中预伏同志十数人，挟炸弹数十，俟敌兵至投之。而在新宁之军亦集，附近之乡团亦会师城下。计已定，各同志挟弹伏城中待期，而朱卓文遽以事泄离香港，不得发，局势为之一变。祺初不欲半途废事，决以独力营之。是时敌将已闻祺初当至，备之严。祺初有弟居乡为农，实不与外事，竟坐是为县吏捕杀。祺初益愤惋，而所部久驻山中，需费供养，行军费亦未预集，乃不得已再赴香港上海求助于友人，复募数千元以归，前后所筹合二万余元，除购械弹外，皆供各队饷费。己则自奉俭约，恶衣菲食，以为表率。随从同志共甘苦而安之，八月中旬自上海归，定计亲赴徐东海队中，帅之以出，余悉依前计划不变。九月初，偕刘济川张某自香港乘船入粤，出间道，行山间千余里，以达阳春徐东海所屯地。而敌将已先闻高州义军将发，悉举阳江肇罗高州之兵向之。高州义军为所牵制不得发。徐东海、萧胜所部以去年篱坪山之役，子弹已匮。祺初前以炸弹步手枪托高州同志转运与徐，至是阻不得志。敌将李耀汉且陈兵山下，徐不敢独举，萧祺亦从徐议。祺初益为棘手，乃变更计划，相约先以新宁之众下阳江，预计阳江敌军已悉出，城中预伏内应，势在必得。徐萧各以所部驻山下，得城之后，会师以出，拊敌之背，必得志于高州。徐萧闻皆大喜，议既定，祺初于是以九月二十前后发阳春，二十八日至澳门，益购枪械以资新宁之众。十月四日复入新宁，定期十一日以乡团发难，限于十三日晨夺取阳江县城，并会合各路队伍大举，及偕同志黄汉杰等赴阳春篱坪山时，以避敌失道，劳瘁万分。届期将发，忽以沾染瘴气，全体发热病，不能起。时敌军已追迹至山麓，闻党人啸聚山间，亟调附近友军增援，聚众至千余人。乡人对革命党多表同情，或

畏事不敢言，无有为敌军向导者。以是党军得无事。迨祺初患病渐剧，众以山上缺乏医药，乃用竹器舁祺初至距此二十里之林木深处，借避敌军耳目。居二日，缺食，且无宿所，众乃欲迁诸远地。十一日晚，复分队出发，时众中有挟炸弹者，半夜行山谷间，误堕地下，立炸，其人毙，祺初亦为弹片所伤，首臂皆损，背创尤重。是时敌兵在近，爆声四闻，从者不暇更谋，挟祺初奔至一山下，时已近晓，乃暂息山窟侧。先后之众皆不属，在者惟黄汉杰等数人而已。众以祺初重伤，谋以船送之至香港，潜使数人往雇一渔艇，约酬以四十元。榜人畏成佯诺，俟雇船者去，则潜凿舟沈之以逃。雇者归，更舁病人行二十余里，至水次则无舟矣。乃又舁之归，是时大雨尽日不止，祺初既伤病，沾湿，重以无所得食，颠顿日余，自知不起，一以继起之业托同行者。言不及私，遂绝。时十月十日，日方午也，祺初逝后，黄汉杰等遂裸葬之山穴而后散归。是役先为敌军捕去数人，在阳江之同志亦俱奔窜，敌军仍戒严绝来往者近旬，后知祺初病故乃罢。

祺初入阳春时，与顺德人刘济川偕行，迨至新宁，济川以病不能从。祺初死后三日，济川亦死，病状与祺初未伤时同，盖皆染瘴山林，积久而发者也。济川善技击，少贾于越南，于同盟会尽力至久，钦廉镇南关各役，皆身为前锋，冒死不避。辛亥三月廿九之役，与攻督署，幸脱险出走。辛亥革命后，为厘厂员，以公廉称。民三年，朱执信邓铿等谋起兵逐龙济光，济川主任北江事，不克举，恨不即死，闻祺初将有事于阳江，自请从行，卒殉于此役。

祺初有子二，长曰伯振，娶兴中会员霍胜刚女公子为室。祺初既逝，家无余资，其父执李煜堂乃荐伯振于上海联保火险公司，充哈尔滨分局经理，使得资养母。民十一年后回粤，历任阳江县县长多载。至民廿四年，始解职。民廿九年冬，病卒于阳江原籍。次曰仲振，少由粤政府派赴美留学，既毕业归国，先后任广州市政府公用局长及中央审计部协审。

福群实业公司大胜关附近农场，以最低租金，租借于中央大学农学院为农事试验场者二十余载，该公司暂署经理李伯振及董事李煜堂、霍胜刚、李文启、李海云诸人以远任粤省，无暇兼顾。民廿五年春，该公司董事改选李自重为经理，始委托冯自由就近与中央大学农学院洽商收回农场，并集资扩张垦殖等事。筹划未竣，而民廿六年七月中日战事爆发，江宁相继沦陷，福群公司之农场遂亦不堪闻问矣。该公司产业有皖苏交界之荒山万数千田，曾一度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洽商借地种植烟草不成，后遂无人过问。闻该公司有华侨股东李某在荒山下经营小农业二十余年，久未归粤，今已成该地土著，乐不思蜀云。

贵州自治党首领张百麟

凡言清季之黔省革命运动，莫不知有张百麟其人。张字石麒，湖南长沙人。以先世宦黔久，遂家焉。少有奇气，不拘细行，好从卖浆屠沽者游。稍长，折节读书，于法政译述之书，研钻尤力。清季乙巳丙午间（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留东学界发行诸杂志如《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云南》等，先后出版，鼓吹革命，盛极一时，百麟尽购阅之；民族观念，油然而生。嗣丁未（一九〇七年）冬，日法、日俄两协约发表警告，震动全国；百麟乃号召黔中名士陈永锡、谭西庚、黄泽霖、周培艺、张泽钧、周伯良、钟振玉、张德馨、方策、刘镇、刘荣勋、黄守仁、王元藩、陈守廉、章可经、李泽民、钟昌祚、张鸿藻、彭述文、杨寿篪、黄德铤、孙镜、谭璟、宁士谦诸人，组织一爱国团体，命名曰自治学社；借政团之形式，为革命之运动。以法政师范警察各学堂学生之传播，弥漫全省。旋派员通款于东京同盟会本部。时平刚为黔学生贵州同盟会分会长，于德坤、漆运钧、王孝端、蒲剑、陈学钊、朱沛霖、保衡、胡肇安等，为评议部议员。遂开会议决承认自治学社社员为同志，订约互通消息，合力进行。平刚更介绍黔省先觉张铭于自治学社。铭为革命实行家，早年因谋举兵反清，失败逃亡，其部下留居贵州者尚众，至是以刚言皆加入自治学社，而学社团体乃日扩张，因有“自治党”之称。

未几百麟复创刊《西南日报》，以为言论机关，一以急进为宗旨。官吏及绅界有不法事，辄指责不稍假借，以是大招官绅之忌，己酉（一九〇九年）秋，清云贵总督李经羲道出贵阳，密语巡抚庞鸿书，谓闻有革命党张百麟在黔谋乱，宜急捕治。鸿书以无据，不肯兴大狱，事乃寝。其冬，列强监督财政之说，甚嚣尘上；自治党员人为激昂，以谘议局名义召集人民开全体会议，设国民捐会，票选蔡岳、周培艺、乐嘉荃为会长，分遣党员四出演说。密议集有巨款，即备军械练乡团，联合各省，伺隙大举事，为顽固派缙绅所知，乃百计破坏，利用官力以阻挠；自治党之策划，遂成泡影。然自治党之潜势力已散布于各界。教育方面如：公立法政学校、律师专修科、法官养成所、自治研究所、乐群两等小学校、光懿女学校、淑慎女学校、明德女学校等，合计毕业学生凡数千人。又各法定机关，如谘议局、教育总会、各属城乡议董两会等社团，自治党皆占优势。全省府厅州县，几无不有自治学社分社之组织，由是势力日盛，渐为官厅所注目。其初凡有会议，恒假百麟自宅；后以密探窥伺，乃综错其地点；或假谘议局等处，伪为会商要公者，或借绅士桂景沅等住宅，伪为宴集宾客者。故事机得进行无滞。

辛亥秋夏间，川省之铁路风潮勃起，全国震动，百麟认为时机已至，决定集合学社健全分子秘密计划，分头布置。初拟专用社员，部勒哥老会众，分兵四路。求通军事学者为统将，立大本营于省城，居中调度。又令各属社员取同一方法，先后发动，俟省城调兵四出，根本空虚，乃出其不意，劫军械局起事。嗣以平刚、陈永锡、周培艺等皆主张联络军界为必要，始变方针，从各方面着手。计所进行者，有军界、学界、警界及会党五方面，其情形颇为复杂，兹分别言之于次。

一、军界 军界中分新军、征兵营、巡抚卫队、巡防队四部分，略述如下。

（甲）新军 贵州新军驻省者，不足一标。自治党员之运动，可分为五路。张百麟、黄泽霖直接与标统袁义保洽商者为一路。平刚授教练官杨苾诚及督练官文崇高以方略者为一路。陈永锡与队官赵德全、陈启顺等接洽者为一路。张泽锦与正目杨树青等周旋者为一路。谭璟与司务长艾树池沟通者为一路。凡五路并进；前二路仅司其端，收效纯在后三路。

（乙）征兵营 贵州征兵不足一营，另驻武侯祠，不与新军相附丽。自治党担任运动之者为姜兆熊、胡刚。

（丙）巡抚卫队 卫队百数十人皆湘产，体魄雄健，技术娴熟，所持枪械尤精利，自治党人担任运动之者，为谭璟、周显谟。

（丁）巡防队 中路分统宋绍武部下为一路。涂宝煌、萧朗生等运动之。

以上所述，为自治党人向军队进行之方略。关于新军及征兵营之运动，为积极的，望其互相提携，共成大业也。关于卫队及巡防营之运动，为消极的，望其明晰利害，毋为敌助也。

二、学界 自治党人运动学界，分陆军小学及教育总会，公立小学三部分。

（甲）陆军小学校 其时陆军学生，渐具新思想，以政局日趋腐败，激于义愤，已有改进之动机。自治党陈康、江务滋、周凤文、廖谦、邝龙俊等专伺之散布革命种子，成效日著。

（乙）教育总会 由自治党员陈永锡、彭述文等，分头运动之。

（丙）公立中学校 该校全权均在君宪派任可澄之手，其中学生二百余人，自动趋向革命，举何端为代表，加盟于自治党。

三、哥老会 自治党员陈守廉、李立鉴、谭德骥、黎克荣、吴冠、孔鹏等所号召二千人，为一路，由黄泽霖支配之。另由刘鲁香号召五百人别为一路。

四、警界 省区警员二百数十人，新募巡查队百人，高等巡警学校，巡警教练所学生百数十人，皆受周培艺之指挥运动。

上列各方面，凡有排除障碍及进取机宜，皆由百麟主持调度，而陈永锡、黄德铤、余琛、孙镜、周培艺诸人佐之；尤其注意侦察官厅之意向及其准备规划，以便随局应付。故能事事俱占先着，不致僨事。

是岁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起，全国各省先后响应，百麟以时机已熟，即

照原定计划，派遣同志分路发动，已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九月十三日，绅界欲避免流血，要求巡抚沈瑜庆宣布共和；沈瑜庆仅允设“自保会”，公用行政之权于大众，和平派表示满意，急进派则大为激昂。其实瑜庆初无让步意，特以所任巡防统领胡锦棠仍未成军，所约刘显世之援兵，尚未由兴义开动，姑为缓师之谋；待调发既集，然后按册诛自治党人。作一网打尽之计。

是晚，自治党已下令各路马上发动，新军及陆军学生等发动于外，抚署卫队亦对其长官抗不应命。瑜庆知事无可为，姑低首承认独立，命劝业道至谘议局问谁能担保治安者，百麟与议长谭西庚毅然承诺，事遂定。旗帜文告，皆已先期预备，命党员分头布置，鸣金告众。翌晨十四日，新军遣代表蓝鑫，诣百麟请为都督，百麟力辞，乃由谘议局公举为枢密院院长。是时贵州军政府之组织，合都督府、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而成；都督管军政，行政总理专民事，枢密院参赞军机、筹划政务，两方皆得与闻，百麟开诚布公，调和党见，临机应变，消弭内忧。各属甫经反正，人心惶骇，百麟乃亲统兵出巡上游；所至为官绅划分界限，平其争端。复以金融风潮故，日演说银行之利益，以维持纸币信用，市面恃以安走。会郎岱厅属扁担山夷人聚族而居，号十数万，以光复后军政府号大汉，因起种族间之误会，有蠢动消息。百麟乃令党员深入其巢，招致酋长来，为解说事理，优其待遇，并给自治学社徽章数千枚遣之去，夷族之反侧以安。

先是百麟出巡时，闻汉阳失利，尝以电抵立法枢密两院，陈出兵援鄂之关系。且曰：“无武昌、是无民国也。诸公能以二千劲旅资麟者，愿以颈血溅北军，遂报国初志。”时两院已决议派都督杨蔭诚率兵东下，乃促百麟返省，百麟事竣归，目击君宪派及顾固绅界互相结托，渐有死灰复燃之势，怒然忧之。同志中颇有劝其防患未然者，百麟曰：“我以至诚待人，人必无危害我者。”泰然不加设备，且致书立法院提出辞职。议未决，而黄泽霖之难作矣。

时代理贵州都督为赵德全，统领新军及巡防营则黄泽霖任之；二氏皆光复贵阳有功革命之军人也。泽霖所部最众，先后派遣谭德骥抚定平越叛兵，又使岑少光讨平修文土匪，立功颇著。其擒斩巨匪罗魁，尤令奸徒恶棍，衔之刺骨。君宪派刘显世和之，乃阴谋以重资购买其部将唐灿章使聚众作乱，乘机刺杀泽霖，分裂肢体，陈尸广庭。继以百麟为自治党首领，恐其报复，复纵叛卒围攻百麟寓处，百麟先逃得免。旋奔广西，转徙至上海，尝谒孙黄二公，备陈黔局变乱之经过。然其时贵阳，由刘显世私引滇军袭据，自治党员已被诛锄待尽，有心人亦爱莫能助矣。百麟自是浪游南北各省，寂寂无闻。其为人英锐敏捷，凡所决事，进行无迟回，结果亦往往如其所期。然狙于成功，视事太易，终以此致败。今日黔人之稍知革命史者，莫不奉百麟为元功。百麟亦一代人杰也哉！

著者按：此文资料多由民元临时稽勋局旧存档案采集而成。此项档案，大部于民二秋袁世凯取消稽勋局时，早已散失。幸黔省一部分，由该局审议员周同志

培艺预为抄存，不致埋没，容次第披露之。

民元临时稽勋局小史

临时稽勋局之组织 民国元年三月，南京参议院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各部官制。复为革命时期崇德报功养生恤死起见，特制定临时稽勋局组织条例。其大纲有二：一曰稽核开国前及开国时之革命党人与军人之革命勋绩，二曰设置审议员（简任）调查员（荐任）若干人，经审议及调查后分别呈请政府褒奖或抚恤之。是岁四月一日，孙大总统颁解职令，南北实行统一。五月初七日，大总统袁世凯及国务总理唐绍仪依孙前大总统及黄前陆军总长之推荐，简任余为临时稽勋局局长。余受命北上，以是局直隶国务院，故局所附设于北京东城四牌楼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先后延置各省及海外曾参与革命诸役之同志多人，充任审议员及调查员。计审议员有邓玉麟（品三，湖北）、查光佛（竞生，湖北）、潘公复（善伯，湖北）、廖平子（任肩，广东）、易廷熹（季复，广东）、张通典（伯纯，湖南）、雷铁崖（昭性，四川）、彭素民（江西）、秦毓璠（效鲁，江苏）、张翊初（陕西）、周培艺（贵州）等十余人。调查员有徐万年（湖北）、蔡大辅（湖北）、牟鸿勋（湖北）、胡子晋（骏男，广东）、熊越山（广东）、黄希纯（广东）、李性明（广东）、彭□（江苏）、高一某（江苏）、雷飙（时若，湖南）、龚永（福建）、邱任元（福建）、戴戡（湖南）、易昌楫（直隶）、郭凤山（直隶）、于德坤（贵州）、张霭蕴（广东）、赵中鹄（奉天）、顾人宜（奉天）等二十余人。另在各省及海外各埠设立稽勋分局，各省由各都督省长组织之，海外各埠由当地国民党支部组织之。计开各省分局负责者姓名列左：

湖北 蔡济民、徐达明、王文锦

广东 朱执信、邓铿、黄侠毅

上海 陈其美、杨谱生、高一某

江苏 程德全、林述庆、彭□

浙江 俞炜、龚宝铨、徐则恂

福建 彭寿松、郑烈、黄乃裳

安徽 孙毓筠、柏文蔚、陈策、凌毅

江西 李烈钧、龚永、蔡公时

湖南 柳聘依、王延祉、郑人康

新疆 杨增新、冯特民

陕西 张凤翊、井勿幕
山西 阎锡山、景定成
奉天 张锡銓、杨大实
四川 尹昌衡、张培爵
云南 蔡锷、罗佩金、赵仲、雷飙
广西 陆荣廷、刘古香、张铁臣
河南 杜潜、王天纵
山东 周自齐、徐镜心、邓天一
贵州 杨蔭诚、张百麟、周培艺
直隶 冯国璋、杨以德

右列各省稽勋分局负责人，多由各都督省长就本省有革命勋劳者或他省人参加本省革命者遴选聘任，亦有由都督自兼者。就中直隶都督冯国璋所荐用之杨以德，即在南北统一以前屠杀多数北方党人之天津警察处处长。以著名惨戮革命党之刽子手而稽核革命勋绩，殊属滑稽之极。然余当日以环境所关，未便驳回，且本局亦自有调查北方义举之专任委员，绝不容无关系者颠倒事实，故只能暂时虚与委蛇而已。稽勋局成立半载，本局及各省分局进行审议调查手续，略具端倪，余仍恐沧海遗珠，挂一漏万，因由各省议员调查员推举各省及海外各埠曾参与革命诸役之同志；陈少白、章太炎、李纪堂、谢纘泰、尤列、李植生、梁慕光、谭发、孙眉、曾长福、邓荫南、黄三德、唐琼昌、沈翔云、刘成禺、马君武、谭人凤、陈楚楠、张永福、吴世荣、黄金庆、邓泽如、萧佛成、曾锡周、马培生、黄隆生、张奂池、阮英舫、庄银安、胡毅生、黎仲实、宋教仁、张继、蔡元培、刘揆一、贺之才、胡秉柯、史青、田桐、汪东、王文庆、黄侃、曹亚伯、邓家彦、但焘、白逾桓、孙毓筠、杜潜、程克、季雨霖、吴崐、乔义生、何天炯、刘思复、张谷山、方瑞麟、姚雨屏、谢良牧、邓子瑜、黄明堂、黄复生、卢信、黄晦闻、陈耿夫、邓悲观、陈春生、黄忠仰、谢英伯、徐宗汉、李是男、李海云、方楚乔、熊克武、何克夫、张人杰、周觉、高剑父、潘达微、孙武、蓝天蔚、刘公、蒋翊武、陈方度、陈景华、熊秉坤、刘岷、平刚、吕志伊、张绍轩、邓文耀、管鹏、张孟介、邹永成、陈去病、夏重民、景耀月、于右任、居正、范鸿仙、周震麟、温寿泉、李仲特、李根源、李福林、陆兰清、李恢、许崇智、郑祖荫、石青阳、但懋辛、龚镇鹏、莫纪彭、温世霖、王军演、邓慕韩、林百举、黎蕓、曾传范、徐维扬、胡瑛、詹大悲、刘英、李柱中、洪承点、姚勇忱、温炳臣、毛文明、李煜堂、徐绍贞、王传炯、卢谔生、王斧、黄咏台、吴子增、温雄飞、陈自觉、李元著、苏无涯、黄芸苏、宁调元、区慎刚、郑占南、赵铁桥、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二百余人，一律函聘为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请于审议会开会时出席讨论，或用函电商榷，以补调查所未及。另推举黄

兴、黎元洪二人为审议会名誉议长，借资领导。兹录当日所发聘函原稿如次：

敬启者，宏维先烈，新我旧邦，亦越伟人，创兹盛业。当帝政之末造，为民主之宣言。奔走者遍于五洲，失败者十有七次。锲而不舍，挫而不挠。剖脑剖胸，猛士之心不死；绝吭断脰，壮夫之志依然。以监狱为室庐，甘屠杀若餐饮。积诚所感，云合景从。用能使三楚健儿，反戈于一旦；八州豪俊，攘臂于浹旬。天地开颜，河山无恙，义声播矣，国体更矣。夫崇德报功，古有明训；出生入死，众人所难。不借表扬，何以劝后！本局职司所在，罔敢惮烦。调查务极其详明，审议必求其允当。诚恐见闻有未逮，耳目有未周，潜德闷光，固后死者之负任；滥竽充数，亦大君子所羞称。员额虽限于定章，赏恤宜征乎众意。夙谙先生民国先觉，革命人豪，鉴别人伦，既不差于累黍，熟悉历史，更何憾乎遗珠！谨推举为本局名誉审议，开会届期，在京者切盼出席讨论，在外者亦拟函电商榷。总期共抒谏论，毋负殊劝。庶几实至名归，永国民之纪念；信今传后，垂青史于无穷。此致先生。临时稽勋局冯自由上言。

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日

稽核勋绩之标准 稽勋局根据南京参议院所定官制，审议勋绩之标准，有开国前及开国时之区别。就中划分为三时期，从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孙总理、杨衢云等首次在广州起义，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革命为开国前。是为第一期；从武昌革命至民元一月南京政府成立，为开国时，是为第二期；从民元南京政府成立至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为翊赞共和时，是为第三期。一切褒奖抚恤即依此项标准，别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之九等审定之。例如辛亥八月十九日前捐助革命军饷一元，可抵民元一月一日前捐饷十元。又可抵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前百元是也。所规定审议勋绩之九级标准，大致如下：

临时稽勋局审议标准（按此不过约而言之，凡事实与章程相仿皆适用。）

甲等恤抚

一、开国前为革命党首领或革命军将帅，主持一切，屡次起义遇难或临敌身亡，劳瘁病故。

二、开国前为首轰刺满清重要官吏致毙，身命同殉。

乙等恤抚

一、开国前掌握革命党之高级军事机关，屡次起义，遇难或临敌身亡，劳瘁病故。

二、开国时为革命党首领，主持一切，屡次进行遇难或临敌身亡。

三、开国时为首轰刺满清重要官吏致毙，身命同殉。

丙等恤抚

一、开国前力佐革命党首领，作种种进行，运筹帷幄，屡起屡蹶，遇难身亡或劳瘁病故。

二、开国前希图刺杀满清重要官吏，事未成而身亡。

丁等恤抚

一、开国前握一方面之重要机关，屡谋进取，因而殉难或劳瘁身亡。

二、开国前率众起义，屡次血战身亡。

三、开国时随同希图刺杀满清重要官吏，事未成而身亡。

戊等恤抚

一、开国时率众五百人以上屡次血战，被害或阵亡，及劳瘁病故。

二、开国前投身满清重要机关，希冀内应，被害身亡。

己等恤抚

一、开国前四出运动，机关确立，著有成绩，被害身死，或劳瘁身亡。

二、开国时投身满清重要机关，希图内应，被害身亡。

庚等恤抚

一、开国时四出运动，机关确立，卓著成绩，被害身死，或劳瘁身亡。

二、开国前屡次输运军械，或破坏敌人重要机关，以致身亡。

三、开国前以文字或演说提倡革命，被害身亡。

四、开国前率众起义，临敌身亡。

辛等恤抚

一、开国时屡次输运军械，或破坏敌人重要机关，以致身亡。

二、开国时以文字或演说鼓吹革命，被害身亡。

三、开国前附随革命首领，被害或临敌身亡。

四、开国时率众百人以上，临敌身亡。

壬等恤抚

一、开国前或开国时制造轰击品，以致身亡。

二、开国前提倡革命，奔走海内外确有成绩，劳瘁身故。

三、开国时附随首领倡义，临敌身亡。

合于九鼎勋章甲等者

一、开国前暨开国时为全国革命党首领，主持一切，造成共和政体。

合于九鼎勋章乙等者

一、开国前暨开国时掌握革命党之高级军事机关，率众临敌，百折不挠，遂收全功。

合于九鼎勋章丙等者

一、开国前暨开国时力佐革命党首领，作种种进行之谋划，运筹帷幄，

屡蹶屡起，卓著功绩。

二、开国前暨开国时握一方面之革命重要机关，光复名城，卓著劳绩。

三、开国前奔走海内外，组织革命机关，团体确立，屡次起义，卓著劳绩。

合于九鼎勋章丁等者

一、开国前暨开国时率众五百人以上，屡次临敌，光复名城。

二、开国前暨开国时狙击满清重要官吏，使专制政府失其能力。

合于九鼎勋章戊等者

一、开国前暨开国时率众五百人以上，屡次临敌血战。

二、开国前身为内应。光复名城要塞，或运动五千名以上之军队反正。

合于九鼎勋章己等者

一、开国前身为革命党重要人物，卓著劳绩，被逮入狱，开国时仍有勋劳。

二、开国前率众百人以上，屡次血战，光复名城。

合于九鼎勋章庚等者

一、开国前暨开国时屡次输运军械，或毁坏敌人重要机关。

二、开国前率众百人以上，临敌血战。

合于九鼎勋章辛等者

一、开国前附随革命首领屡次血战。

合于九鼎勋章壬等者

一、开国前附随革命首领起义。

合于虎黑勋章甲等者

一、开国时为全国革命党首领，主持一切，造成共和政体。

合于虎黑勋章乙等者

一、开国时为一省最高级之革命首领，实行反正，与清政府鏖战。

二、奉南北两政府命令代表全权议和，确有大功。

三、统率海军全队反正，与清政府鏖战。

合于虎黑勋章丙等者

一、开国时为一省最高级之总参谋，运筹帷幄。

二、开国时首建义旗，统兵千名以上，屡次血战，光复名城。

三、开国时狙击满清重要官吏，使专制政府失其机能。

四、率海军一部分反正，与清政府鏖战。

合于虎黑勋章丁等者

一、开国时海军舰长率众反正，与清政府鏖战。

二、开国时助高级长官之谋划，屡次决战，光复名城。

三、开国时统兵五百名以上，首建义旗，血战光复名城。（余以兵额多少类推）

合于虎黑勋章戊等者

一、开国时为首运动名城要塞海军等反正，及运动兵士三千名以上反正，确有实据。（余以兵额多少类推）

合于虎黑勋章己等者

一、开国时设法截获敌人军械及军需品价值在三万元以上。（余以价值多少类推）

二、开国时曾经助战之协统及同等之将领。

合于虎黑勋章庚等者

一、开国时曾毁坏敌人重要机关，致敌人全军败溃。

二、开国时曾经助战之标统及同等之将领。

合于虎黑勋章辛等者

一、开国时完全担任各义师之兵战事务，输入粮食军械无缺。

二、开国时曾任助战之营长及同等者。

合于虎黑勋章壬等者

一、开国时曾任助战之队长及同等者。

二、开国时任本国及海外之各大团体职员，著有特劳绩。

合于醒狮勋章甲等者

一、以兵力赞成共和之军统。

二、开国前独捐革命资金一万元以上，筹募十万元以上。

三、开国时独捐革命金十万元以上，筹募一百万元以上。

四、开国前率先以文字提倡革命，成效显著，曾经入狱。

合于醒狮勋章乙等者

一、以兵力赞成共和之镇统。（防营将官同等者准此）

二、开国前独捐八千元以上，筹措八万元以上。

三、开国时独捐八万元以上，筹募八十万元以上。

四、开国前在海内外提倡革命组织团体，确有成效。

五、开国前以文字鼓吹革命，确有成效。

合于醒狮勋章丙等者

一、以兵力赞成共和之协统。（防营将官同等者准此）

二、开国前独捐六千元以上，筹措六万元以上。

三、开国时独捐六万元以上，筹措六十万元以上。

四、开国前在海内外鼓吹革命组织团体，确有成效。

合于醒狮勋章丁等者

一、以兵力赞成共和之标统。（防营将官同等者准此）

二、开国前独捐四千元以上，筹募四万元以上。

- 三、开国时独捐四万元以上，筹募四十万元以上。
- 四、开国前或开国时，以文字鼓吹革命，确有成效。

合于醒狮勋章戊等者

- 一、以兵力赞成共和之营长。（防营同等者准此）
- 二、开国前独捐三千元以上，筹募三万元以上。
- 三、开国时独捐三万元以上，筹募三十万元以上。

合于醒狮勋章己等者

- 一、开国前独捐二千元以上，筹募二万元以上。
- 二、开国时独捐二万元以上，筹募二十万元以上。

合于醒狮勋章庚等者

- 一、开国前独捐一千元以上，筹募一万元以上。
- 二、开国时独捐一万元以上，筹募十万元以上。

合于醒狮勋章辛等者

- 一、开国前独捐五百元以上，筹募五千元以上。
- 二、开国时独捐五千元以上，筹募五万元以上。

合于醒狮勋章壬等者

- 一、开国前独捐二百元以上，筹募二千元以上。
- 二、开国时独捐三千元以上，筹募三万元以上。

赏恤以外，复有例外办理一条，系专就开国前革命党人确有伟大劳绩者施行。如郑士良、洪全福、陈天华、赵声、杨守仁诸人是也。又开国前捐助革命军饷不满三百元者，及开国时捐助不满三千元，概分别给与褒功状及开国纪念章，以酬劳绩，而资纪念。说明例外办理，如本积劳病故或愤激自杀，可作为轰毙或阵亡之例是。

勋章种类之编制 右述九鼎虎罴醒狮之三种勋章，原属开国时南京陆军部为褒奖革命有功人员，特予编制。迨民元四月全国统一政府成立，南京黄留守特派代表彭某入京向稽勋局商榷接纳南京陆军部所编制三项勋章事件。稽勋局特开审议会详细研究，认为可行，遂全部接纳之。复经再四开会，规定三种勋章之施行细则。第一种之九鼎章取禹铸九鼎之义，于开国前革命党人及开国时建立殊勋者适用之。第二种之虎罴章取武勇卫国之义，于开国时之反正军人适用之。第三种之醒狮章取狮吼觉民之义，于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后各省赞成共和之军人，及开国前暨开国时以文字鼓吹革命者，与捐助饷糈者适用之。另制铜质开国纪念章一种，凡在民元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以前参加革命大小工作之战士及平民，均一律颁给，借资纪念。此外更印就褒功状多纸，略与南京总统府所发旌义状相仿，专为褒奖有功祖国之华侨用之。是时袁世凯先后公布民国勋位令八条及民国勋章令

十七条，颇与稽勋局所制定条例相冲突。当陆军部编制海陆军勋章条例时，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邀余讨论编制勋章办法，余谓“稽勋局所制勋章，系专颁给开国前暨开国时之有功革命人员，乃一次的及临时的，与海陆军之普通勋章性质完全不同”等语。未几袁世凯陆续颁赏勋章之令，有同雪片，大惹国人非议。各省疆吏有误会为稽勋局审议失当，而向之严厉指摘者。时在民元秋冬间，余方出游南北各省稽核革命勋绩，本局各审议以不便代袁世凯负责受过，遽用稽勋局名义通电各省，声言本局稽勋，对于审议及调查两项手续，尚需相当时日始能办竣。现时颁赏之勋位勋章，非本局职权所及，希勿误会云云。先是袁氏于是岁六七月内国务总理唐绍仪及同盟会阁员联袂辞职后，初拟提出余名为陆征祥内阁之工商总长，借以扰乱同盟会阵线，特使梁士诒征余同意。余以脱党求官，义不当为。乃托词稽勋事大，人阁事小，婉言却之。世凯意颇不悛。后乃补提蒋作宾、刘揆一二人充之。及阅报悉稽勋局通电否认与闻颁奖勋位勋章事，愤然作色语梁士诒曰：稽勋局何时可结束乎？余后间接获闻此语，已知稽勋局之危机预伏于是矣。

稽勋局之特殊工作 稽勋局除稽核革命勋绩外，尚有国务院命令办理之二项工作，一为南京总统府解散时遣送秘书处职员及勋人子弟出洋留学八十余人名单，其后湖北都督府及沪军都督府亦开列应派出洋人员姓名，呈请大总统援例遣送，均由国务院飭稽勋局会同教育部分别办理。稽勋局以财政部拨款不易，故分二期遣送，第一期学生五十余人，于民元秋间出洋，即任鸿隽、杨铨、卢维溥、萧幼梅、刘鞠可、黄芸苏、谭熙鸿、刘貽燕、吴永珊、马素、李骏、邵逸周、李晓生、居励今、宋子文、张承樵、冯伟、余森、王夏、吴昆吾、周仲良等是也。第二期学生二十余人，于民二夏秋间出洋，即李翊东、李作栋、李四光、赵实魁、张霭蕴等是也。二为保送因奔走革命而停学之学生继续入学事，盖当时因奔走革命工作而辍学之各省学生，大不乏人。迨民国成立，诸生多欲继续求学，而为母校所拒绝，故教育部特咨商稽勋局请代调查事实，然后特许继续入校。稽勋局因飭各省分局协助调查，其后此项学生即凭稽勋局证明书返学。

各省稽勋之成绩 各省稽勋分局先后由各都督负责组织后，其能依据本局审议标准，切实调查卓著成绩者，只有数处。而因循敷衍疲玩不振者，实居多数。就中如号称革命策源地之广东，都督胡汉民及余均属意朱执信，以为调查重责非伊莫属。顾朱耻言功劳，谦逊不遑。胡乃改以陆军司长邓铿兼任。邓于革命资格尚浅，辛亥光复前诸役均未参与，故设局数月迄无头绪。广东如此，他省可知。余为督促各省厉行工作，乃于民元九月出巡南北诸省，指导各分局调查方法。先是广东省议会与都督胡汉民因各争权限，大起齟齬。省议会特派议员温雄飞等四人入京，弹劾胡都督揽权违法，余以同党内哄，貽羞国人，乃力出任和解，事乃平息。至是余更邀温雄飞结伴赴粤，温从之。及由津至沪，历访陈其美、程德全、朱瑞三都督，知上海江苏浙江三分局调查手续，渐次就绪。遂于是月下旬行

抵广州。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邓铿、陈景华诸人及国民党支部均热烈欢迎，时胡汉民兼任国民党粤支部长，方筹划国会选举事宜。余以温雄飞可任党部特设选举进行部长为请，汉民立予赞成。自是省议会与都督府化冰炭为水乳，此行大力焉。余居粤半月，策进分局调查工作，略见眉目，遂于十月中旬偕随员张霭蕴取道北上，过沪时尝谒孙总理报告调处粤都督府与省议会之经过。孙总理甚为称许。途次经皖赣二省，对于安庆南昌两分局职员面予指导，旋溯江向汉口进发。鄂省为首义要区，对于稽奖事项，最为关切。黎副总统闻讯，预派蔡济民、徐达明、邓玉麟、胡秉柯、王文锦诸人率军乐队渡江远接，都督府及国民党民社伤兵医院遗族学校商会等各机关团体分日开会欢迎，招待优渥，得未曾有。余留武汉十余日，除与黎副总统军务司长蔡济民等商榷赏恤办法外，时往视察伤兵医院遗族学校及凭吊武昌楚望台、汉阳汉水、汉口歿生路各战场，益觉养生恤死，刻不容缓。时湘都督谭延闿已派郑人康等来接。滇都督蔡锷亦有电相邀。方期继续巡游湘蜀滇黔诸省，借收全效，奈余已出巡三月，本局以主持乏人。迭接催促回京，遂不克作他省之游，殊属憾事。十一月中旬归抵北京，即将此行经过详细呈报总统，呈文已载当日政府公报，惜未存稿。

恤死案办竣之经过 民二春夏间，各省分局调查勋绩表册陆续邮送到京，本局审议会遂根据调查报告，逐日讨论计功行赏办法，余以抚恤遗族重于褒奖生者，故先从恤死养伤入手。经郑重审议之后，至是年六月全部恤死案始大体竣事。内分特别恤抚及普通恤抚二类，在开国前建立殊勋如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洪全福、邹容、陈天华、吴樾、马福益、刘道一、徐锡麟、秋瑾、杨卓霖、刘敬庵、熊成基、倪映典、赵声、林时壘、喻培伦、温生财、林冠慈、陈敬岳、杨守仁、彭楚藩、刘尧澄、杨洪胜、焦达峰、吴春阳、吴禄贞、刘岐山等百数十人，均入特别类，此外概作普通类，各按审议标准之等级核定之。特别恤案于五月下旬呈请总统提前即下明令分别褒扬抚恤。袁世凯以财政支绌为辞。批令国务院存案候候办理。普通恤案亦于六七两月内分别省分先后呈报，袁亦所批如前，是岁七月本局始著手审议抚养重轻伤战士案及褒奖案。至是月廿二日余忽为袁世凯派兵警逮捕。本局旋亦取消。此十五月辛苦艰难之稽勋事业，一旦前功尽弃，是谁之咎欤！

冯自由被逮及出险始末 先是袁世凯以稽勋局通电否认与闻颁赏勋位勋章事，已有取消本局之意。嗣民二四月孙总理与国民党议员先后反对非法大借款，对于革命勋人，益增猜忌。是岁六月本局调查员熊越山与宁调元在汉口被逮，黎元洪遽以图谋不轨罪名枪杀之。七月赣宁讨袁军起，居京民党莫不岌岌自危。余知稽勋局势将不保，深恐各省调查册籍将随本局命运而消失，乃托词各省分局报告过于简陋，仍令重行详查，以利工作。并派各调查员携带本省册籍出京，约定在上海取齐，余亦预作日内离京之计。此项册籍第一批恤死档案二大箱，余先托友人密送交天津日租界旭街巴昔洋行友人莫炽南收存，备余取携，詎局中录事有

充总统府密探者，逐日将余行动报告袁世凯及戒严司令部，因是袁氏遂有捕余之密令。时余每夕必在李铁拐斜街粤籍国会议员所设公余俱乐部叙谈。此俱乐部向由粤议员邹鲁主持，邹于是月二十日得陈炯明在粤宣布独立电，仓卒出京，留书嘱余代筹措五百元支持俱乐部经费。二十二日晚八时，余莅俱乐部未久，忽有警吏大队前来围搜，如临大敌，将余及在座之各省国会议员汤漪、王鸿庞、李茂之、熊成章、彭建标、何士果、司徒颖、李自芳等全数逮捕。即押解至南城牛血胡同警察分署，羁留一夜，次晨改押于总警察厅，至下午厅长王治馨许将各议员释放。惟以不得在国会提出质问为条件。汤等不得已允之。是晚余被拘禁一室，王治馨以同僚关系，待遇似尚不恶，未几有内务部参事程克来访。程字仲渔，河南人，系老同盟会员，庚戌（一九一〇年）秋尝避难至香港，匿居湾仔东海旁余家数月，与余友谊颇笃。据谓近有人向当局告密，称余有不轨行为，彼当尽力向戒严总司令赵秉钧设法营救，倘余获释后，将往何处等语。余曰，余久居美洲，出狱后，仍当漫游海外，饱吸自由空气，程一笑握别而去。余系警厅五日，一切来访诸友，均被禁止接谈，满以为绝无生望。至廿六日下午，王治馨忽来道喜，谓余已获开释，即派警吏送余返西草厂胡同本宅。据余仆乔福所谈，警吏曾二度来宅搜索，并察看一切书札衣物，且向该仆及厨人严讯余已往情形，有余行篋所藏密函一纸曾被携出室外，后乃掷回书案上云云。翌晨余在警吏监视之下，匆匆袱被出京，登车时则见同乡议员伍汉持父子亦在一室。伍于当选前业医十余载，亦老同盟会员。盖自余等被逮后，国民党议员络绎赴天津避祸者百数十人，伍其一也。余既抵津，自谓安然脱险，恍同隔世，即贻书本局秘书，令代呈请辞职。居津两日，乃乘德轮驶沪。计余此次被逮，有可死之道四。总统府据密探报告，谓余有私移本局文书册籍出京情形，所言绝非虚诬，此可死之道一也。余抵津第一日，适逢粤议员叶夏声定期是日南下，即将巴昔洋行代存本局册籍二大箱托其顺道带沪，迨余离津数日，即有天津警厅会同日租界警吏至该洋行严行搜查，从可知余若开释稍迟，决难免祸，此可死之道二也。警吏搜索西草厂胡同余宅时，所欲携取而仍掷回书案之密函，查系余妇自香港最近所贻，函中措辞多涉时政，且有“袁贼”二字，如果从事罗织，足兴大狱，此可死之道三也。赣宁讨袁军起后，在沪诸老友邓家彦、易廷熹等电余敦促南下，有“吾兄于此青黄不接之交，万不宜作依违两可之计”等语，且刊诸上海各报，此电至京被扣，余抵沪始知之，袁世凯若入人于罪，此电亦属绝好资料，此可死之道四也。然余当时竟获无罪开释，或谓老友程克热心营救之力，或谓由于同乡京官从中说项所致，余迄今犹莫明真相。惟与余同车出京之粤议员伍汉持，抵津后寄寓日租界德义楼旅馆，于余离津后数日，在华法交界电车中被天津警探跟踪逮捕，未经审讯即为警厅长杨以德非法枪毙。国会议员慑于袁世凯威势，莫敢过问。夫余可死而不死，伍汉持可不死而竟不免于死，是亦世俗所谓有幸有不幸者欤！

稽勋局人员之牺牲者 稽勋局职员在工作期内为公牺牲者，有于德坤、彭某、熊越山三人。于系派往黔省之调查员，兼任国民党干事，在黔边为土匪刺杀，或谓是刘显世一派所为。彭某随钮永建宣抚内蒙，堕马身亡。熊越山偕宁调元于民二六月同莅汉口，被黎元洪派警捕获，指为图谋不轨；工商总长刘揆一电黎营救，黎复电申斥。立处熊、宁二人以极刑。及七月赣宁讨袁军起，调查员蔡大辅自京南下，亦为黎元洪所害。调查员龚永于赣省失败后，间关逃闽，见杀于闽代督刘冠雄。审议员秦毓鎰佐黄克强任江苏讨袁军财政处长，失败后为程德全拘禁系狱，至民五袁洪宪取消帝制，始获释放。此外与稽勋局素有关系，而被袁党疆吏杀害者，尚有徐镜心、蒋翊武、张培爵、沈翔云等十余人。

稽勋局之末路与取消 余出京后数日，袁世凯令铨叙局长许某兼任稽勋局长。许某一老官僚，新任局中简任荐任各职，莫非前清余孽，革命党人咸羞与为伍。不辞而去。许知此局命运不久，仅由总统府荐用审议员调查员数名，均属与革命党绝无关系者。中有在韩家潭娼寮区聚赌渔利之粤人梁志文号伯尹，清季某部主事，亦得滥竽审议员之列，其他可知也。许后查悉局中所存各项册籍缺漏不少，乃派科员石志翔赴沪调查分局办事处所存卷宗，余所托叶夏声携带至沪之册籍二大箱初存贮国民党沪交通部，后以党部收藏不便，乃移存分局办事处。及石志翔至沪，则余已往香港多日，此项册籍遂为石携取返局。是岁十一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会暨各省议会之国民党议员。旋更下令取消临时稽勋局，所有册籍档案移交铨叙局保管。

民五以后之稽勋尾声 民五国会恢复，黎元洪继任总统，余自沪电黎请恢复稽勋局，黎复电赞成。君宪派首领梁启超初力助袁世凯取消国民党，促成洪宪帝制，后以遭袁疑忌，愤然投身岑春煊。任肇庆护国军都司令都参谋，借报私忿。及闻黎元洪有恢复稽勋局之意，深恐国民党势力复盛，于君宪派不利，乃诬称袁世凯在位时勋赏冒滥全由稽勋局造成，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请一致反对恢复，应之者仅有四川某军司令刘存厚数人。黎元洪对于此举原无诚意，以梁启超等既宣言反对。遂即中止此议。而开国前崇德报功之非常事业，竟从兹万劫不复矣。民十七年国民革命军进抵北平。拟将北政府历年文书案籍移送南京，余虑稽勋档案将被遗弃散失，特贻书行政院长谭延闿，请其特别注意。谭复书谓已派杨熙绩前往妥慎办理，故此项档案于民十七后已全部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接收保全矣。民廿六十一月南京沦陷，闻事前国府已将一切文书册籍移送安全地区，则其中保管十年之稽勋档案，似亦在移送之列。万一此项卷宗亦不幸随政府机关而付诸一炬，则国家损失之重大，何可胜道。是则保管人责无旁贷，不容诿卸者也。

平情论之，袁世凯黎元洪皆非革命党人，且于光复前后，屠杀民党，确凿有据。国家既奉戴此等人为元首，则其破坏共和颠倒功罪之行为，夫何足异。惟自国民政府建树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

缕，然只限于鼎鼎大名妇孺周知之少数领袖人物，而于开国前暨开国时断脰流血舍生取义之多数无名英雄，仍未能追索当日稽勋局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不可谓非民国有史以还之最大缺憾也。嗟乎，青磷碧血，谁招屈子之魂；白草黄沙，罔恤若敖之鬼。秦伯克敌，首封淆谷之尸；明祖驱胡，不吝庚戌之赏。虽志士立身报国，原无取乎功名，而先烈遗族孤孀，岂容填诸沟壑。昔郑国天灾人祸，子产断为冤鬼作祟使然。由斯而谈，则今之内忧外患，世俗颇有一般忠魂烈魄为厉示警之说，似亦不为无据。愿吾当局于他日国是大定之后，切宜饮水思源重提稽勋公案，阐微显幽，程功计恤，岂惟邦家之幸，抑亦吾辈后死者应尽之责也！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

——一名“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史略”——

在一部美洲国民党党史中，实以民国三、四、五之三年间为最光辉之一页，此三年为林子超先生领导党务之时期，所经过办党及募款诸事，均于三次革命及护国讨袁一役，至关重要。余时在美洲，与子超先生共事三载，躬逢其盛，谨就记忆所及分别述之。

一 子超先生之游美护照

民二年秋，南方各省讨袁军先后败挫，孙总理与黄克强先生均出亡日本。照理，国民党领袖既讨伐违法叛国之袁世凯失败，国民党籍之国会议员应即弃职离京，以实行不合作之表示，惟其时国内国民党已缺乏首领，北京本部诸理事吴景濂等仍偷安苟且，举棋不定，对于所谓正式大总统之选举，竟腼颜列席投票。子超先生时任参议院议员，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遂预向外交部取得游历美国护照，以备不时之需。及国会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以目的既达。遂下令解散国会，并派警追缴两院国民党议员徽章。子超先生预料不免有此，以是从容不迫，悄然袱被南下，抵沪未久，即买舟渡美，诸友好咸服其有先见之明。

二 子超先生与中华革命党

民二年八月，总理莅东京后，寓曲町区灵南坂头山满别墅，以各省讨袁军之失败，实造因于国民党籍各省都督省长之不听号令，以至坐失事机，故坚决主张

取消旧国民党，另组织中华革命党代之。凡属国民党员必须重新签写誓约，甘愿服从中山先生实行革命，并于誓章后加盖指模，以示忠诚不二。时各省国民党员陆续亡命抵日者数千人，对于另填誓约及加盖指模二事，多迟疑观望，其率先遵命填写者，只有王统、陈其美、田桐、戴季陶、邓铿、凌钺、何天炯、钮永建、夏重民、蒋志清、柏文蔚、谢英伯、居正、叶夏声、谢持等百数十人。是岁冬十一月，谢君英伯以龙济光率兵据粤。遂持预领之美洲华侨宣慰员护照渡美，舟过横滨时入谒总理，总理使签写誓约，英伯从之。十二月子超先生自沪来，将谒总理，有赣籍议员某告以入谒即须填写誓约，请其考虑。子超先生闻之，毅然入谒。及总理语以改造新党及服从本人之理由，子超先生异常信服，即照式填写，不少踌躇。总理深为嘉许，闻其将赴美洲，乃特予中华革命党第六号秘密电码一纸，使有事时互通消息。民三年一月余亦从香港至横滨，转轮渡美，所持为洪门机关之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护照，盖余辛亥年冬自美归国时尝向美移民局领取回头护照也。余抵东时在子超先生去后二十余日，总理亦命余重写誓约，余欣然从之。余盖为中华革命党员渡美之第三人也。就余记忆力所及，最先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者为浙江永嘉人王统，曾任海军某舰长，系于民二年九月入党，其党证为第一号。此外各同志所领党证为戴季陶第六号，陈其美第七号，田桐第八号，钮永建第十七号，邓铿三十一号，凌钺三十八号，谢英伯第七十一号，夏重民八十五号，蒋志清一〇二号，柏文蔚一八九号，林森二三一号，冯自由二四二号，周应时二三八号，居正二五五号，邓家彦三三五号，胡汉民四五〇号，廖仲恺四五一号，谢持七〇九号，吴铁城七一一号，许崇智七四一号，是皆在民三年七月中华革命党宣布正式成立之前加入者，读者根据党证号码之多寡，即可查知入党之先后。

三 子超先生檀岛之游

子超先生赴美之前，并无相识友人，因闻檀岛风景优美，为世界有名乐土，故中途逗留，拟在其地暂息征尘，一享钓游之乐。及登陆后，初寓西人小旅店，以所持外交部护照须经中途本国领事署证明，始入美境有效。故尝高帽礼服访谒本国领事数次，办理过境手续，俟手续办竣，始敢与党人往来，初诣本党机关之《自由新报》访记者吴君荣新，吴君见其名刺有大总统府高等顾问某某字样，颇为惊异，子超先生乃告以本人所持游美护照为官照，每经一处，必须当地领事签盖证明，方免移民局为难，故不得不以旧日官衔往见领事，以资便利。并谓本人过东京时曾晋谒总理，奉命加入中华革命党云云。时吴君及在檀党员多人已于两月前谢君英伯过境时举行中华革命党宣誓式，至是乃邀子超先生赴党部，一一为许直臣、曾长福、梁海、黄时初、谭夔、郑贵、刘生初、杨厂达、杨耀焜、许棠诸同志介绍。然以当时子超先生未持有总理介函，主客间尚不便畅谈党事也。一月后始得总理之介绍书，且嘱诸同志善为招待。于是吴、许、曾、杨诸君乃请子超移居本党所立华文学校，

由教员杨君耀煜就近照料一切，用膳则在杨君广达之广昌隆杂货店。未几，余亦舟过檀岛，诸同志预得余函电，乃偕子超先生莅码头相接，握手甚欢，时黄时初、谭夔数君尚以所致疑者征取余见。余曰：“子超先生所持外交部护照例须在本国领事署登记签证，方可继续生效。且领事乃中华民国之领事，并非袁世凯私人之领事，向领事署登记，原无不可。子超先生不日即赴新大陆，此时实应早为预备，请君等幸勿误会。”由是众心为之释然。子超先生旋遍游夏威夷列岛，饱览火山名胜，及游兴渐阑，始应余函招赴美，行前尝向诸同志介绍吴君铁城到檀勤办党务，众从之。其后子超先生渡美未久，吴君旋亦抵檀。以上情形为许直臣、吴荣新二君所述。据吴君荣新所谈，有一日晚间在华文学校与子超先生闲话，子超先生自言曾邂逅一善相者相之，谓其日后必为元首，其所言甚有灵应。吴君笑其鼻歪，只可作副总统。子超先生力辩南方人鼻正不正，于相格无碍云。亦异闻也。许君直臣为老兴中会员，时任檀岛国民党支部长，民三十年日寇占香港时避地澳门，年已七十余。吴君荣新于抗战后粤省失陷时逃居香港，潦倒万状，民卅二年得中央党部二千元之救助，在粤北南华寺披剃为僧，法号宽永，今为仁化县丹霞山别传寺住持。

四 国民党名义之保留

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设于旧金山大埠，党章定每年冬季由各埠分部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次年正副支部长及各科干事一次。民二年冬，举行正副支部长，及各科干事大选举。时谢君英伯由粤莅美未久，众乃举谢君为正支部长，黄君芸苏为副支部长。民三年二月余自日抵美，适谢黄二君均称将赴美东哥伦比亚大学肄业，各辞党职，众乃推余代理正支部长，尚有代理副支部长一席虚悬，余乃介绍子超先生承乏，并致书檀岛征求同意。子超先生复函允数月后来美。

未几，美支部先后接奉总理命令三件。一为通令各埠党部取消国民党名目，自后一律须改称中华革命党。二海外国民党员须一律重新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及加盖指模。三海外各党部应即设立筹饷局，以为起兵讨伐袁世凯之需。余对于改组中华革命党及设立筹饷局二事，奉命惟谨，惟一律取消国民党名义一事，则以各地情形不同，再三向东京本部力争。谓如用革命党名义公然在外国筹饷起兵，实属有干当地例禁，辛亥吾党在旧金山所设洪门筹饷局定名国民救济局，即其一例。吾党此次最大之目的在于筹饷，今为筹饷便利计，表面上仍应沿用国民党名义，以避免外人借口干涉，总理得书，乃特许美支部保留国民党名义。余于是偕孙君哲生访国民党法律顾问那文律师（其后来华任铁路部顾问），请其代用国民党名目在当地政府登记为法人团体，以便利用慈善事业举行募款，并规定国民党英文名词为 Chinese Nationalist League。此英文名词只有美洲各埠党部用之，凡游广州黄花岗者，所见美洲各埠国民党捐款制造百数十碑石，其上皆刻有此英文名

称，即此字也。其后子超先生离檀莅美，体察情形，亦极以余之主张为然。复致书总理报告所见。故是年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附有“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民党名义，内容组织，则更张之”一语，即美支部再三请求之结果也。

五 民国维持会之成绩

国民党美支部所设讨袁筹饷局定名民国维持会，在子超先生离檀莅美之前已经组织成立，余首介绍子超先生为会长，众赞成之。兹将美支部所推举会内各干事姓名述载如次：

会长林森	副会长温文炳	监督冯自由
文牒书记陈达三	邓以介	英文书记孙科 赵鼎荣
司库郑藻森	核数梁树南	法律顾问那文律师
评议部长汤汉弼		
评议员龚显裔 马锦兴 高铁德 李是男 黄伯耀 刘殿生 朱伯元		
陈披荆 欧汉英 李培芬 刘日初 廖达生 树 莘 刘达朝 朱箕常		

民国维持会成立后两月，子超先生自檀抵美，半月后黄克强、邓家彦、李书城诸君亦联翩由日本来，旅美华侨久耳克强将军大名，且黄族人众，在侨胞中首屈一指，故各埠本党同志及致公堂黄江夏堂黄云山公所各团体纷纷开会欢迎，异常热烈。侨众报名入党者亦络绎不绝。余与子超先生乃定议向各埠侨众大举筹饷，规定每一党员每年至少捐助所得工资一月，至袁世凯倾覆之日为止。复由众推举谢英伯、邓家彦、冯自由、高铁德四人分途出发，向全美各地侨胞募捐讨袁军饷。邓、谢二人巡游中部各埠，冯、高二人巡游南北各埠，限期在美东纽约会齐，然后再定行止。谢等此行，成绩至佳，本党以外之侨众亦纷纷助款。余时兼任美洲致公总堂会长（时致公堂又称中华民国公会），故到处备受洪门同志之优待，所获尤多。及抵纽约后数日，黄克强先生亦到，美东侨胞欢迎之盛，不减美西。旋得子超先生来电，谓已应古巴同志之请，即偕黄君伯耀赴夏湾拿京城及各岛募饷，嘱余早日返金门主持一切，时谢英伯、邓家彦二君以须在哥伦比亚大学肄业，即停留纽约，不再他适。余遂偕高君铁德取道美北各埠返旧金山。计此次旅程费时四月有余，凡有华侨居留之区，均下车驻足，演说募捐。所至二百余埠，侨胞中无论老弱妇孺，亦各解囊相助，殊属难能可贵。沿途各埠有前未设国民党分部者，余皆劝令组织分部或通信处，以张党势，先后成立者有二十余处。子超先生在古巴三月，成绩亦极可观，彼国以前从无能党要人往游，自子超先生到后，其地华侨遂与吾党发生密切联系矣。子超先生旋买舟赴纽约，居留多月始

返西美。统计民国维持会所募集饷，至袁世凯死日为止，前后共汇交东京本部收者，约日金一百二十万元，其中由于子超先生于民五年归国时亲呈总理者十八万元，实占是役海外南北各地总支部筹饷成绩之第一位。

六 国民党之宣传工作

是役美支部筹饷成绩之优异，大得力于各地本党日报及杂志之鼓吹。计全美洲各埠之宣传刊物，日报及隔日报有《少年中国晨报》、《自由新报》、《新民国日报》、《民气报》、《醒华报》数种。杂志则有《民口》月刊一种。《少年中国晨报》创于旧金山，发刊于民国前二年庚戌冬，是时操笔政者为李是男、马醴馨数君。《自由新报》设于檀香山，发刊于民国前五年丁未，是时任主笔者为吴荣新、许直臣数君。《民气报》设于纽约，发刊于民三年，为谢英伯、赵鼎荣数君所创办。《新民国报》设于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发刊于民三四年间。推余为名誉总编辑，夏重民、谢英伯、甄一怒、高云山、李翰屏先后主持其间。《醒华报》设于加拿大之杜朗度埠，发刊于民三年，司编辑者为许一鶚、侯民一、李佛池数君。《民口》月刊为全美之惟一杂志，出版于民三年春，初由谢君英伯发起，向各埠党员集款创办，仅出至第一期，谢君即辞职赴东美，由余继任主编，担任撰译文字者有谢英伯、孙哲生、王祺、陈耿夫、陈茹玄、吴一飞、马醴馨、黄伯耀、夏重民、陈树人诸君，此报排击袁世凯独裁及发挥三次革命最力，余所著《三次革命军》一书，即余在《民口》月刊所撰论文汇编之单行本也。《民口》刊至十二期，以印刷困难，改由日本排印，并委托夏重民、陈树人二君经理，故中华革命党本部所发布文告，概由是报披露之，及民五袁世凯自毙，余及撰译诸君先后归国，《民口》遂刊至二十四期自动停版。除本党各报外，尚有洪门致公堂机关之旧金山《大同日报》及纽约《民国报》。《大同日报》发刊于民国前十一年辛丑，为美洲提倡革命刊物之元祖，余与刘禹生君曾主该报笔政有年，至是亦与《民国报》鼓吹三次革命，收效甚巨。余所游各埠，极受洪门人士之欢迎，该两报与有力焉。

七 国民党之军事教育

旅美各地国民党员由民二赣宁讨袁军失败之后，咸义愤填膺，多欲从事军事教育，以为三次革命之准备。民三年初春，有旧金山党员张洛川、汤汉弼、黄芸苏数君发起一秘密团体，名救国社，谢君英伯，孙君哲生皆赞成之。救国社会员加入中华革命党最早，即谢君为之主盟。此社之目的在募款讨袁及训练航空人员，以供党军之用。各埠党部干事之热心者多加入是项组织，尝派遣党员朱汉彝、刘恢汉二人入山的古埠航空学校习飞机驾驶术，肄业六月而毕业。然二人于学成后，仍留美工

作，无意归国服务，至为可惜。又此社发起募饷在民国维持会之前数月，尝汇寄日金数千元至东京，供给总理日用之需，复派党员唐瑞年携款回粤，接济驻潮州粤军营长王国柱在汕头起兵讨袁，虽不幸兵败殉难，然是举实为日后三次革命军之先声，有足多者。救国社于国民党内部改组中华革命党后，即宣布解散。

又民三夏秋间，有国民党贝市埠分部长伍横贯（原名宏汉）君组织军事研究社，推余为名誉社长，志在以军事常识灌输于各地党员，伍君为黄埔陆军小学毕业生，曾任粤新军连长，于清季庚戌（民国前二年）正月新军反正一役失败之后逃亡至美。军事学识颇为丰富。是社以函授学校方法，邮递讲义油印本于有志学员，讲义中有教授制造炸药及炸弹方法一门，为余所担任，内附电气发火化学发火钟表发火诸法，各学员皆深感兴趣。及民五春，居觉生君奉总理命发起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于山东潍县，旅美国及加拿大各埠之有志党员纷纷回国从军，伍君实为领导。时东北军特设华侨义勇团以收容归国同志，并委任夏重民君为团长，伍君为副团长，军事研究社之讲义遂因伍君离美停刊。

旅美党员从事军事训练者，除贝市及砵仑等处外，同时尚有加拿大之域多利、雷振打、沙士加寸、杜朗皮、卡忌利、意孟顿、云尼辟各埠。雷振打及沙士加寸两处之党员且有投身飞机学校学习航空术者。故在云南护国军倡义之后，旅美加各地党员经夏重民之招邀，遂络绎赴日，由夏君率领赴山东潍县，参加东北军附属之华侨义勇团。时由美国归者，有伍横贯、陈煊、黄培、伍颂唐、雷振等十余人。由加拿大归者，有黄伯度、周子骥、黄惠龙、马湘、李杰三、曾魁汉、司徒衍衢、吴泽里、胡汉贤、陈宝球等百数十人。就中有中途留日肄业于飞行学校者。至民五袁世凯自毙，东北军奉总理命解散，始相率归粤自觅工作。

民五年春夏间，子超先生在美支部提议选择党中青年，遣入美国航空学校，造成空军人材，为党国用，众赞成之。以党员或党员子弟曾毕业于美国公立小学为标准。有党员张君球廉者，欲遣其子惠长入学，以其子照章未能合格，为评议部审查批驳。张君乃力求子超先生特予便利，子超先生因是亲访评议部长汤汉弼君。谓此子经美利贺等数分部保证，应破例许其通融入学，评议部卒予照准。计初期选择入校者，有李光辉、张惠长、杨仙逸、陈庆云、蔡司度、吴东华、谭南方、黄光锐等二十人。杨君仙逸系由檀香山党部选派、陈君庆云系由日本党部选派，数年后学成返国，迭为党国服务，成绩斐然。子超先生制造空军人材之功，诚不可没矣。

八 各埠党员之爱国工作

时袁世凯破坏共和之暴行，层见迭出，公然称帝之说，亦甚嚣尘上，在美同志闻之，咸有食其肉而甘心之慨。民三年夏秋间袁世凯生辰，驻旧金山总领事及中华会馆中华商会各董事群聚中华会馆举行庆祝盛典，有国民党员香山人杨忠汉

者，乘会众热闹时，闯入大堂，愤然将所挂袁世凯肖像除去，以足毁之。列席者大骇，纷然作鸟兽散。事后上海各报载驻美访员专电，有“黄兴在美中华会馆怒毁大总统像”等语。实则黄克强先生游旧金山时，并未涉足中华会馆，且是时已离该地数月，与毁袁像事绝无关系。是可见旅美同志厌恶袁世凯之一斑。是年袁世凯派陈锦涛、蔡序东等数人到美。向华盛顿财政部商谈借款美金五千万至一万元，略有眉目，事为国民党所闻，于是旧金山总支部首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反对，谓袁政府未经真正民意之国会同意，私自向外国借款，敝国人决不承认。全美及加拿大夏威夷各埠党纷纷响应，即党外中华会馆及其他团体亦有拍电为国民党声援者。美总统先后得华侨反对函电二百余通，乃令财政部停止与陈锦涛商谈借款事件。并电复国民党总支部，谓对于借款问题已飭所属慎重考虑等语。陈锦涛等在美经营半载，忽接美政府停止商谈通告，知为国党破坏，遂快快归国。事详《民口》杂志第六号。总理在日闻之，以美洲党部建此殊勋，特函嘉奖。

民四年冬，进步党政客江西人黄远庸游历欧美各国，各报专电均载及之。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生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剥夺国民党各都督兵权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是岁十二月黄自美东到达。旧金山之康梁派宪政党宴之于都板街上海楼菜馆，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仆，瞬刻身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后三年进步党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由欧洲抵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将取道返国，有国民党党员香山人理发匠王昌枪杀汤于叙馨酒楼，以目的既达，即行吞枪自杀。此三壮士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自兹而后，国内曾助袁洪宪作恶之研究系交通系诸政客，莫不爱惜生命，视美洲为畏途，其有赴美游历，或参加欧战后华盛顿和会工作者，咸托人至上海环龙路向总理疏通，必俟取得国民党本部之介绍书为生命之保障，始敢安心渡美。王昌烈士遗体至民十年始由加拿大运回本国，国民党粤支部礼葬之于广州东郊。

九 癸丑二次革命纪念会

子超先生抵美后数月，美支部发起癸丑二次革命纪念，会场设于旧金山士笃顿街西人大戏院，门外悬一联曰“美洲八年战争，造就万年之幸福；中国二次革命，孕育三次之成功”。场内四周悬追悼二次革命殉难先烈及阵亡将士挽联千数百幅，中有一联曰，“倘诸君尽是暴民，袁贼焉能有今日；若大众都为乱党，华侨从此得生天”。盖是时东京甲寅杂志一派方丑诋主张三次革命之急进派为暴民，此联用意实针对此事而发也。是日党员及侨众莅会者三千余人，为民国建元后旅美华侨空前之盛会。黄膺白、孙哲生二君亦被邀莅会演讲，余于宣布开会辞后，

即首介绍子超先生于会众曰：“诸君知袁世凯在北京参议院就职临时大总统时，有人持正不阿，使之大煞风景乎？是日袁佩剑登场，意气扬扬，不可一世。临时参议院院长某君遽趋前曰：‘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机关，不能携带武器，请先生解除佩剑，以崇法治。’袁闻言为之变色，即腼然从之。此守正不阿之参议院院长，诸君欲见之乎？”即以手指子超先生而言曰：“余特为诸君介绍，此位先生即当日逼令袁世凯解除佩剑之参议院院长林森也。”于是全场鼓掌欢迎。是为子超先生参加旅美党员及侨众联合大会之开始。

十 全美国国民党恳亲大会

民三年冬，美支部举行翌年正副部长及干事之改选大会，子超先生当选正支部长，余当选副支部长。惟是时子超先生方逗留纽约，至民四年夏间方返旧金山就正部长职。是春余在美支部提出扩张党务二案，一为仿照基督教青年会征求会员办法。通告全美各埠分部限期征求党员，每一党员至少须征求侨胞一人入党，按所征人数多寡，呈请总理分别给奖。二为趁旧金山举行巴拿马大运河落成博览会之便，召集全美各埠国民党恳亲大会，除总支部党员报名参加之外，各埠分部须各派代表一二人出席大会，会期定为一星期。此二案经总支部通过，复分函各埠分部征取意见，各分埠均先后表示同意，惟有一二部分以第一案有滥收党员之嫌，要求慎重考虑，遂予暂行保留。第二案为海外华侨破天荒之盛事，各埠党员咸一致赞成之。于是由总支部推举汤汉弼、朱伯元、郑藻森、赵鼎荣、吕南五人为大会筹备员，复推举黄克强、钮惕生两先生为大会名誉正副会长，开会期定在秋季九月某日至某日，即以其中一日为国民党员游览博览会场之专日。巴拿马博览会董事团更特予国民党以种种利便，即名是日为国民党日，刊载于是月博览会秩序日程表内。

是岁夏间子超先生自纽约归抵旧金山，而余即于秋七月因公赴日本谒总理有所请示，以是未能参与恳亲大会之盛，殊属憾事！及大会期届，全美各分部派来代表陆续到达，会中外人之耳目为之一新。计各埠代表及本埠党员列席者，有林森、孙科、邓家彦、钟荣光、黄郛、李锦纶、梅培、陈耀垣、郑占南、李佛池、高云山、伍横贯、陈耀垣、温文炳、汤汉弼、高铁德、高廷槐、叶殖兰、邓广池、郑藻森、谭赞、梁树南、简振兴、伍颂唐、赵鼎荣、朱伯元、李是男、黄伯耀、马锦兴、吕南、黄经申、黄谦、李培芬、梁梦熊、龚显裔、伍学金、李七、李有棟、周无我、欧汉英、陈达三、李旺、刘殿生、刘惠略、刘达朝、陈披荆、谭南、陈树苹、唐貽攀、雷蕙泉、马礼馨、梅炯乃、李伟、何利、伍惠泉、刘日初、吴朝晋、朱箕赏等数百人，就中李佛池、高云山系来自英属加拿大杜朗度及域多利二埠，旅程须经过关津各种困难，尤属罕见，开会前先后收到总理自日本

及南美、中美、古巴、夏威夷、澳洲、加拿大各党部贺电数百通。至博览会之国民党日，不独国民党员群集会场拍照纪念，即党外侨众亦纷纷到场观礼，秩序整齐，蔚然大观，自有华侨历史以来所未有也！会期既毕，乃大设公宴于都板街之江南楼，主席子超先生方举杯向各代表庆祝此次悬亲大会之圆满，忽闻唐人埠内某堂与某堂猝然发生动员械斗之惨剧，列席党员有曾隶属某某两堂者，咸栗栗自危，座不安席。盖是时华侨堂号械斗之风犹未少戢，每遇械斗，则虽至亲好友亦视同敌国。国民党员中借名列各堂号，以图保障者，颇不乏人。及此恶消息传来，多欲临时退席，以避凶锋。时座中有北加斐埠分部部长兼出席代表郑广池者，向任最大堂号之秉公堂首领，素以热心党务闻。至是乃起言曰：“列位同志请少安毋躁，凡属国民党员皆如兄弟手足，无论身隶任何堂号，莫不以救国救民之国民党本身为依归，决无自相残害之理，本人敢始终保证诸君之安全，敬请各同志安心饮酒食菜”云云。于是众大鼓掌欢呼，谈笑如初。席终，由总支部派汽车一一护送回寓。说者谓是次械斗恶潮如在悬亲大会初期发生，则必令会务大受影响，或致延期。又谓此种难关，惟有国民党始能安然渡过，若在他种团体，则难免遭遇流血惨剧。所言不为未见。美支部自开悬亲大会之后，党务发展一日千里，尤于募饷讨袁之进行，大增助力。其后加拿大及古巴澳洲各支部亦各召集所属各埠开设悬亲大会，以联络感情，扩张党务。即以美支部为模范。

十一 旅美同志与对日外交

民四年夏间，日人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款，国人大愤。留日之国民党议员一部组织欧事研究会，主张暂时停止革命运动，以免妨害袁政府之对日外交。章行严、谷钟秀、杨永泰等所刊《甲寅》杂志即持此种论调。上海各报复掲載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五人署名之通电，文中首向全国民引罪自咎，次则声言愿停止国内革命运动，以实行举国一致御侮政策。时黄君克强居费城，钮君惕生居纽约，黄君致余书，有“请转告中山先生慎勿驱虎进狼”之言。未几，余得子超先生自纽约函电，谓连日钮惕生、马素二君约邓孟硕、钟荣光、谢英伯及森等联名致电中山先生，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举国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等语。余即复电，谓总理在清季革命时期，夙主张以革命止瓜分之说，今日人之强迫袁政府，与清季各国之威胁清廷，事同一例，谅总理必不赞同暂停革命之议，去电千祈勿署贱名云云。及钮、林、邓、钟、马、谢数君去电后，旋接总理复电，称“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等话。果不出余所料焉。中华革命党本部因此分函海外各党部，力辟暂停革命论之非计，文见《民口》杂志。同时旧金山之华侨各团体，亦在中华会馆开会，议决致电北京政府请

力拒日人无理要求。会议时竟有人昌言，国民党及《少年中国报》不当主张讨袁，以为日人张目者。无知之徒颇为此种浮说所惑。余于是即日召集总支部大会，决议组织华侨敢死队，延聘党员之中曾受军事教育者为教员，逐日操练，以备归国御敌及锄奸之用。并在《少年中国报》登载招军广告，一星期内党员报名应征者凡数百人，而党外人士怯于兵役，竟无一人应征者。余复撰《正确之爱国心》一文，载于《民口》杂志第十三四号，详释爱国心之真伪正误智愚各种界说，即为此事而发。

是岁五月袁世凯果签订日人要求之二十一条款，全国激昂，主张暂停革命之一部党员亦豁然大悟。于是钮君惕生决意东归，途经旧金山时，尝与余详谈调解党内两派同志意见，以期一致对外及对内方法。余深然之。未几子超先生亦从纽约来，谓曾与钮君细商，以当兹国势危殆，吾党仍分缓急两派，各自为谋，实于国家大大不利。宜设法早日团结一致，共谋国是，庶不致为内奸外患所乘。在纽约各老友皆欲余赴日本，以此意请示总理，及联络别派同志共商合作。请余克日东渡，务其有成云云。余以事关大局，责无旁贷，且身兼中华革命党本部党务部次长两载，亦有述职之必要，故毅然允负此责。时距恳亲大会会期不过两月，以时势紧急，遂不及候之，是即余不克列席恳亲大会之原因也。

余于七月间舟抵横滨，总理预派萧萱、苏无涯、严华生三同志在码头迎候，旋赴东京谒总理，备述旅美同志主张本党各派大团结，以推翻袁世凯拥护共和之意见。总理深为嘉许，谓本人始终如是主张，无奈旧党员中惑于缓进稳健及暂停革命之说者，颇不乏人，殊堪扼腕。近岑君云阶已派周孝怀、章行严二君来东商榷合作办法，正在洽谈之中，余本人绝无成见云云。数日后总理复招宴周、章二君于灵南坂寓所，余及胡汉民、戴季陶、居觉生、廖仲恺、谢持、邓铿诸君与焉。席间欢谈甚洽。事后余复约会李根源君一次，旋至神户访钮惕生君子须磨，略谈经过各事。未几总理派余至菲律宾群岛募集讨袁军饷，居小吕宋二十余日，乃返香港省问家室，并调查吾党筹备讨伐龙济光之进行情形。十一月再赴东京，向总理请示进止。时澳洲雪梨及美利滨、纽丝伦各地党部屡邀余往游。总理于是派余赴澳洲扩张党务。拟取道檀香山转船往雪梨，十二月中旬抵檀。尝偕吴君铁城游历夏威夷各岛鼓吹募饷。居檀半月，而云南护国之师遽起，总理亦通令各省同志发动中华革命军以应之。余时先得子超先生电催促回美。继得总理召回相助之命令，于是澳洲之行因而中止，即于民五正月返抵日本。

十二 子超先生之工作及生活

民五夏，子超先生自美东回旧金山就支部长职，党务为之焕然一新。凡与各埠党员通信，多亲自执笔，不假人手。往往因指导办党筹饷诸事，一信耗笺纸十

数张，解说详明，不厌烦琐，党员接信时，每见有厚而重之大信封，莫不曰：“此林部长信也。”其见重如此。又美京国会图书馆由某议员介绍，随时赠送国民党以新出版之参众两院立法条例一份，党部干事以卷帙浩繁，任意安置一隅。子超先生以为有碍观瞻，乃于党部大堂两廊，添设书橱以陈列之，琳琅满目，整然可观。由于种种之整理及努力，遂令各埠党务具长足之进步，而讨袁军饷之成绩，更凌驾南洋英荷两属及南美洲中美洲澳洲加拿大各总支部而上之。加拿大及夏威夷、古巴等三处本为独立之总支部，总理以美支部成绩特优，遂以领袖支部名义给予美支部，使加拿大及夏威夷、古巴等处之筹饷事务，就近由美支部督导进行。迨民五子超先生归国，领袖支部名义遂亦随之取消。是可见子超先生与美支部之关系如何矣。

子超先生在美之生活极为简单，美支部之正副部长均为义务的无给制，余居士笃顿街加州旅馆，而子超先生则居古里街中国旅馆，每日用膳，则同寄食于《少年中国报》。余每月尚有《民口》杂志总编辑薪金四十元之收入，而子超先生则并此而无之。及巴拿马博览会开会一载以前，闽省出品之商会代表与子超先生为旧交，尝委托其就近代为布置一切，月赠酬劳金若干，两年来子超先生恃以为生者，即此项收入也。博览会场各国之代表装饰品，中国馆为七层宝塔，日本馆则为富士山模型，子超先生则预托驻沪同乡运来南京雨花台之五色石子，即在中国馆内福建省部张挂雨花台大绘画，其下堆积雨花台出产之五色石子无数，附以英文说明，西人观者咸啧啧称美。是亦子超先生设计之巧思也。其后余到东京，曾向总理缕述子超先生之刻苦状况，总理乃函令民国维持会代赠子超先生美金三千元为生活费，及民五子超先生归国，美支部及民国维持会各赠大银鼎一座，以彰劳绩。要之，民三四五之三年间，美洲国民党对祖国及本党贡献之伟大，可谓空前绝后。该处同志多归功于子超先生之领导得宜，而在此期间奔走鼓吹者尚有黄克强、谢英伯、孙哲生、钮惕生、邓家彦、夏重民、黄膺白、钟荣光、马醴兴、张溥泉、黄芸苏、吴荣新、吴铁城、高铁德、马素、王祺诸君，亦属为力非浅。今值子超先生逝世未久，中央党史会方登报征集子超先生之嘉言懿行，用为国人表率。余与子超先生久同患难，亲炙有年，特据实胪列经过，以志不朽。又以上所述各事，孙哲生、钮惕生、邓家彦、黄芸苏、吴铁城、吴荣新诸君亦尝参与其间，尚祈各举所知，赐予补充，用匡不逮，亦吾辈表彰贤哲征信史实应有之责也。

馮自由著

革命逸史

第四集

居正題



本书第四集大意

一、本书第四集材料系汇集民国前香港《中国日报》，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加拿大《大汉日报》，及民国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华侨先锋》，《扫荡日报》，《南风》月刊，《永安龙凤》月刊各刊物，重新整理而成。并根据事实、时期、人物三者分别先后，另行编排。

一、本书所载史料，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分别录出外，其余概以己亥年（民国前十三年）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就中大部属于著者个人所独有，而为任何人所不知，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详，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二十年来迭蒙各公私文化机关及诸作家尽量采用。或编入党史，或选作教材，或改译语体，或演成剧本，具见拙作信而有征，殊深庆幸。惟拙作材料既大部为著者个人所独有，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甚望一般采用人士分别注明出处，以重责任。掠美之讥，文人所耻，此为文明国家尊重出版权及著作权所应尔。愿共勉之。

一、本书可与民国十七年出版之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中下三编互相印证参考，盖《开国前革命史》乃记述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而本书则特重团体组织及个人传记轶事，大足以补《开国前革命史》所未及。

一、本书于清朝年号概用甲子纪元代之，其下均注明公元后一九某某年或民国前某某年，以资识别。大抵前在上海香港写作者，多用公元注释，近在重庆写作者，多用民国前某年注释。兹以急于出版，未能整齐一律，读者谅之。

兴中会组织史

一 孙总理革命立党之动机

中华民国之产生，由于中国同盟会之艰难缔造，而中国同盟会之前身则为孙逸仙先生（以下概称总理）所手创之兴中会，此凡读革命史者无不知之也。考孙总理最初手创兴中会于檀香山，系在民国前十八年甲午十月，而其革命立党之动机，则远在民国前二十六年丙戌。其动机可分三期：一为丙戌肄业广州博济医学院时期，其同学有惠州人郑士良者，自少投入洪门三合会，颇得众心，总理知其有志革命，因与深相结纳，以备后用，是为联络会党共谋国是之开始。二为丁亥（民前二十五年）肄业香港雅丽士医学院时期，在学时获识同志陈少白、杨学龄、尤列三人，恒假歌赋街杨耀记商店为政治聚谈所，时人以其高谈造反覆满，故以四大寇三字称之。总理于将毕业医校之前一年，更结交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纘泰二人，相与志同道合，为他日扩大兴中会之张本。三为壬辰（民前二十年）广州行医时期，时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质甫、程耀宸诸人，遂假双门底圣教书楼后进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俱乐部，旧友尤列、陆皓东、区凤墀等与焉，是为乙未（民前十七年）九月广州第一次革命运动之导线。上述三期为总理革命立党之动机，亦即甲午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之前奏也。更就兴中会之组织及地域而言，自乙未檀香山第一次会成立以迄乙巳（民前七年）改组同盟会之十一年间，经总理及杨衢云、陈少白三人所设置之总会分会凡十区，一即总理最初发起之檀香山第一次会。二为乙未香港总部，外称乾亨行。三为乙未广州分会，外称农学会。四为乙未横滨分会。五为丙申（民前十六年）杨衢云经手之南非洲分会。六为丁酉（民前十五年）陈少白经手之台湾分会。七为壬寅（民前十年）安南河内分会。八为癸卯（民前九年）特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九为癸卯檀香山分会之复兴，希炉埠及各小埠分会属之。十为最后之甲辰（民前八年）旧金山分会。以上所说十区，于乙巳六月改组同盟会时，各地兴中会之组织健全而整个加入新革命大集团者，只有香港、河内、檀香山三处而已。兹就各地兴中会成立之历史，及其组织之次序，分别述之。

二 檀香山兴中会之发源

孙总理始创兴中会实录 檀香山为兴中会最初之发源地，亦为孙总理幼年之

读书所。甲午年（民前十八年）夏秋间，中日两国以朝鲜东学党事件势将构衅，时局严重，总理因至天津上书直督李鸿章，条陈改革，为鸿章所拒，知满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遂于是岁秋自上海重游檀岛，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总理少在檀岛耶教学学校肄业，同学及故旧至众，其兄德彰（原名眉字寿屏）为茂宜岛大畜牧家，交游至广，总理莅檀后，先赴茂宜牧场就商于乃兄，德彰首赞成之，且愿划拨财产一部为助。更移书檀埠各亲友为总理先容，其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经总理多方游说，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

冬十月间假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宅开第一次成立会，列席者有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原名松盛）、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等二十余人。

总理为主席，即由主席提议定名曰兴中会，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并宣布所起草章程九条，众无异议。旋公举永和泰商号司事刘祥及何宽为正副主席。永和泰号司账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李昌、郑金、黄亮、李禄、李多马、邓荫南、林鉴泉等为值理。章程内载每会员须纳会底银五元。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文中尚不便明言筹饷起兵字样，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公使领事之借辞构陷也。会毕，总理令各会员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如仪而散。自是相继入会者，尚有杨纳、李杞、侯艾泉、卫积益、李光辉、孙德彰、杨德初、陆灿、叶桂芳、尹煜传、邹德明、容吉兆、简永照等九十余人，会员总数约一百二十人。是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收取会员会底及银会股银，两项所得不满美金二千元。总理以事机日迫，急十返国，而所集戈戈之数，殊不敷大举之需，于是异常焦灼。德彰闻之，乃更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邓荫南亦尽变卖其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同时总理复假其师英兰谛文牧师所设学校，延一丹麦国人前曾充当中国南洋练兵教习名柏者，教授各同志兵操，每星期操练二次，同志中受教者，有侯艾泉、李杞、郑金、郑照、许直臣、杜守传、程宸臣、陆灿等二十余人。至十二月初旬，总理核算所得，约合港币一万三千元，遂即束装归国。同志先后返香港参加义举者，有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陈南、李杞、侯艾泉诸人，是为乙未（民国前十七年）九月广州首义之导火线。惟檀岛各党员资产多非富裕，或经营小商店，或开设小农场，实力殊不充厚，于总理归国后，即不能有所接济。总理于乙未秋失败后，是冬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故总理不得已而有美洲之游。

兴中会景初章程原文 兴中会原始章程九条由总理手订，与其后香港总会所修订者，略有不同，录之如下：

兴中会章程（最初在檀香山议决原文）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如，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规条胪列如左：

一、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一、凡入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五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惟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

一、本会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专司理会中事务。

一、每逢礼拜四晚本会会议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会，方能开议。

一、凡会中所收会底各银，必要由管库存储妥当，或贮银行。以备有事调用。惟管库须有殷商二名担保，以昭郑重。

一、凡会中捐助各银，皆为帮助国家之用，在此不得动支，以省浮费。如或会中偶遇别事要用小费者，可由会友集议妥当，然后支給。

一、凡新入会者须要会友一位引荐担保，方得准他入会。

一、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公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一、凡以上所定规条，各友须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随时当众议订加增，以臻完美。

按上述之檀香山兴中会原始章程九条，后经香港总会修正为十条，与原文大同小异，即现时坊间印本所载之兴中会宣言书是也。惟当日尚无革命及宣言书等名词，自民国十七年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出世，始改称章程二字为宣言书，嗣后公私出版各刊物多沿袭余著，似不知原文为章程二字者。其实章程与宣言书意义不同，为时代性区别起见，应遵照原文为是。又原始章程规定公举干事，有正副主席、正副文案、管库、值理、差委等名目，其后香港总会复修正

为总办、帮办、管库、华文文案、洋文案、董事等名目，皆为当日香港旧译名词总理特沿用之耳。英文革命 Revolution 一字，旧译为造反，即同此例。

檀埠兴中会会费收支表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从甲午十月二十七日起（即阳历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号），开收会底银及银会股份银，前后收入美金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此项收支表由副主席何宽保全三十年，题曰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表内时日概用阳历，所载第一日开收会费之日，查当年阴阳历对照表为甲午十月二十七日。故檀埠兴中会成立之第一日虽不能确实证明为何日，然以总理当日筹款之迫切情形推断之，当不出开成立会后之十日以内，殆无疑义。又上表所记会员人数共一百十二人，惟其中有一人二名者，有只付银会股份银而未交会底者，有直接付总理收者，故会员人数实不只此数，以代远年湮，无从查考，大概细数不满一百三十人。兹照录何宽所保全之进支表如下，此表曾载檀山《自由新报》某年编印特刊之“檀山华侨”号。

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列左：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何宽、李昌，二十八日卫积益，二十九日李光辉、黄锦凤、何旱、宋居仁，十二月六日刘卓、林鉴泉、李多马、程恒心、曾胜、陈孟谦，七日叶桂芳，十日黄亮，十一日钟宇，十三日程蔚南，二十日尹煜传、许直臣、夏百子、黄庆培，一八九五年正月三日胡味、李月、陆望华、杨纳、毛恩福，十日郑发、古义，十七日梁宾，廿一日郑仲昭、欧阳晃、许振、黄二、谭弼、容天煦、杨德初、谭全、谭瑞、容吉兆、孙眉、陆檀生、刘登、黄卓山。

邓松盛介绍来支会友十五名列下：陈天养、冯明、邓显德、邓松盛、邓合、伍于洽、伍亚来、吴俊德、吴元德、黄保、刘宗、郑子见、林培、邓贵德、邓黄彩。二月二十八日杨伯贵、刘罗发，四月十七日赖养、邹德明、冯才明、李润贵、黄木、张丁、李六、钟木贤、刘祥、张福如、卓海、李照、许进、郑金、许帝有，二十日陈南，二十二日陈五和、黎显祥、黄纯、李超、吴桓、卓海、陈楷君、戴贵、李林、简永照、萧义胜，五月二日程祖安、刘森，五月八日梁泽袍、林辉、陈帝棠、程道、骆珣、曹彩、李霄云、林德珠、何义、黄后、陈炳阶、程雨亭，六月二日伍云生、邹秀、胡廷、张丁贵、伍珍、李纶、黄秋、曾维高、叶金、李杞、侯艾泉。上列各会员每名捐入会底银五元，独宋居仁则三元，共进会员银二百八十八元。又进邓松盛股份银三百元，进土人股份银二百元，古同股份银一百元，郑仲股份银一百元，容吉兆股份银一百元，孙眉股份银二百元，李多马股份银一百元。（孙自带）

进各友会底银二百八十八元，进各股份银一千一百元。

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

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一千零四元。

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

共支银一千一百六十元〇八毛，除支存银二百二十七元二毛。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支宋居仁回唐水脚银二十五元。

三 香港兴中会总部与起义计划

乙未（民国前十七年）正月初旬，孙总理自檀香山归抵香港。即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创设兴中会总部，并拟联合各地同志扩大檀香山兴中会之组织，以利进行。因素知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纘泰等平日宗旨相同，遂与接洽组党事件。衢云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于总理习医时已相结识。至是欣然赞成。港侨于是陆续缔盟者，更有谢纘泰、黄咏襄、周昭岳、余育之、徐善亭、朱贵、丘四等数十人。

筹备既竣，即于是月下旬租定中环士丹顿街门牌十三号为总会所，榜其名曰乾亨行，借避警探耳目。二十七日开成立会，会名仍称兴中会。凡入会者须一律高举右手向天宣誓，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更将檀香山所定章程修正为十条，并规定总会支会之权限，以资遵守。总会成立后，众议决定在广州筹备大举，推定总理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佐之。衢云驻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黄咏襄、谢纘泰等佐之，二月二十日复议决遴选健儿三千人，由港乘轮船至广州起事之策略。陆皓东提议用青天白日旗式以代满清之黄龙旗，亦于是日通过。是秋七月各方运动将次成熟，众以乾亨行渐有警探窥伺，遂于是月初八日撤销之。八月二十二日众以发难在即，始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时会中分孙杨两派，衢云要求此席甚力，郑士良、陈少白力反对之。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谦退，力诫士良少白勿与竞争，结果此席为杨衢云所得。迨九月重阳广州之役既败，香港总会因而瓦解。至己亥（民前十三年）冬，总理自日本派陈少白至香港，发刊《中国日报》为兴中会宣传机关，兼理西南各省党务。十二月湘人毕永年与湘鄂两省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祐等联合各省秘密会党，有公举总理为全国革命党总会长之议。衢云闻之，乃向众辞退兴中会主席一职，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党各派代表在港开会，一致举总理为总会长，并特制总会长印章，派日人宫崎寅藏往横滨上诸总理。庚子（民前十二年）春夏间兴中会复策划广州惠州之军事，总理及杨衢云等来往日本香港南洋间，至为忙碌，因之党务亦大形进步，先后得新会员史坚如、李纪堂、黄福、黄耀廷、邓子瑜、梁慕光、李植生、江公喜、黄阁官、黄江喜、江维善等百数十人。及八九月间，郑士良、邓荫

南、史坚如等，在惠州广州相继失败，衢云且被清吏派人暗杀，兴中会元气大伤，党务殆陷于完全停顿。只余《中国日报》尚能发挥正论，且向满廷及保皇党作坚苦之奋斗而已。

四 广州兴中会及乙未庚子二役

兴中会总部决议在粤大举后，总理即偕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赴广州设立分会，租得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会所，外假农学会名义，以掩饰外界耳目。由总理手订农学会章程若干条。亟言中国非研究农学振兴家业，决不足以致富强之理，语极动听，粤中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署名资助者数十人，无有疑为挟有危险性质者。盖总理前于壬辰癸巳两年（民国前二十年十九年）在羊城洗基开设东西药局时，已借医术纳交于官绅士商各界，大吏巨绅等以其学术优越，咸器重之。此次总理得以措置裕如，经营顺利，实为两载以前播种所致。

在粤机关成立之后，同志加入兴中会者较香港尤为踊跃，先后填写誓约者，有左斗山、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陈廷威、王质甫、朱淇、朱浩、汤才、陈焕洲、吴子材、梁大炮、李芝、刘秉祥、黄丽彬、莫亨、程怀、程次、梁荣、苏复初等数百人。其后复添设分机关于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及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以容纳往来同志及贮藏秘密文件。此外省河南北尚有小机关数十处。筹备半载，城内防营及水师与附城各处绿林泰斗联络就范，北江会党由著盗梁大炮负责号召。香山隆都方面，则由侯艾泉、李杞二人担任发动，并购小火轮二艘为往来运输用。至八月间，各方运动渐臻成熟，香港总部遂定期于九月重阳日举事。预定由主要党员率领香港会党三千人，于是月初八晚乘夜轮进省，并木桶装载短枪，充作胶坭，瞒报税关。初九晨抵省垣时，齐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同时埋伏水上及附城之会党，则分为北江顺德香山潮州惠州数大队分路响应。更由陈清带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各以红带为号，口号为除暴安良四字。讨满檄文及安民布告由朱淇起草，先期印就，备到时张贴城内外。英文对外宣言由香港总部预请何启博士及英人邓勤等起草，以便到时通告各国，要求承认为民主国家交战团体。

一切计划颇为周密，讵于发动前一二日，此事竟为朱淇之兄彊生所知，以其弟名列党籍，恐为所累，竟用朱淇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以期将功赎罪。李得报，一面派兵士监视总理行动，一面亲赴督署禀报。是日总理方赴省河南王宅婚礼宴会，见有兵警侦伺左右，知事不妙，乃笑语座客曰：此辈其来捕余者乎？放言惊座，旁若无人。宴后返寓，兵警若熟视无睹。粤督谭钟麟闻李家焯报告有人造反，急问何人，李以孙某对，谭大笑曰：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坚不肯信，李失意而退。及初八日，杨衢云在港以布置尚未完备，遽电告粤

机关谓须延期二日。至初十晚，派丘四、朱贵全率领散处新安深圳盐田沙头各地集中九龙之会党先锋队二百余人，乘保安轮船晋省。然在此犹豫期间，已为驻港密探韦宝珊所侦知，遂电告粤吏使为戒备，同时党军所私运短枪六百余杆亦为海关发觉。谭督于初十日闻报，极形恐慌，急调驻长洲之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李家焯率兵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搜获党人陆皓东、程耀臣、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六人，及军器军衣铁釜等物。又令营官亲捧王令，督同弁勇四出兜拿，就地斩首。总理于是早闻报事泄，急电香港杨衢云以止办二字，令阻止所派之二百人来省，诂此电到时，人及枪枝均已下船，无从阻截，衢云只得复电以“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之十字。当保安轮船由香港启碇后，党人所备用之洋枪七箱，偶因他故，船中货物移易位置，七箱之上忽为多数杂货所积压，临时无法取用。党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该轮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严密截缉，捕获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余党知大事已去，一哄而散。谭督以事情重大，特令南番两县严刑审讯，陆皓东慷慨激昂，直认不讳，丘四、朱贵全亦如之，时有美国领事亲访南海县署，谓陆某系耶稣教徒，向充上海电报局翻译员，绝非乱党，伊可为之保证，李令以供词示之，美领无言而退。至九月二十一日，谭督遂令营务处签提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三名赴绞场杀害。李令颇敬陆为人，特饬人衣以长衣。其曾任广东水师统带之程奎光一人，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死。程耀宸禁大有仓后死。余外程怀、程次、梁荣等六十余人，一律指为愚民被惑，每名发给川资一元分别遣散。另悬重赏购拿孙文、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陈少白、魏友琴、侯艾泉、李杞、刘秉祥、吴子材、李芝、夏百子、莫亨、黄丽彬等十余人。又曾派兵查搜圣教书楼，捕获该店主人左斗山，以美领事提出抗议，卒获开释。当事泄时，党人郑士良、陈少白、区凤墀、侯艾泉、李杞、王质甫等闻讯，即已先后离粤。总理于事败后三日，尚匿迹城内，因搜索严密，未敢外出，旋雇小火轮从间道走澳门，十日后始抵香港。未几粤督派委员赴港要求引渡党人，港督乃判令孙文、杨衢云、陈少白三人出境五年，总理因是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东渡日本。兴中会在粤机关经此役后，全部瓦解。后六年庚子，邓荫南、史坚如二人奉令在粤与郑士良约期分路大举，特设机关于羊城水上紫洞艇及西关荣华东街，及城内后楼房等处。省垣同志加入兴中会者，有苏焯南、练达成、吴羲如、张硕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东、黎礼、刘锦洲、温玉山、黄守南、黄福、李寿卿等数十人。是岁闰八月十五日，郑士良一军已在惠州归善县之三洲田先期发动，连战皆捷，坚如以广州筹备未熟，势难速举，遂欲暗杀署粤督德寿，以牵制省城援惠之师，而解三洲田义师之困，于是派宋少东在抚署旁甬道之后楼房僦屋，为爆炸基地，谋以二百磅巨重之炸药炸毁抚署以死之。九月初六日布置事竣，遂于是早亲自燃点药线，仓卒离寓，一小时后，抚署后墙轰然爆发，声如巨雷，抚署后围墙

坍塌十余丈，附近民房倾覆者数宅，死伤各数人，德寿居室以相距甚远，只于轰然声中自床堕地，抛出数尺以外，尚无性命之虞。坚如原拟乘轮赴香港，嗣闻德寿未死，心乃大疑，遂雇肩舆直抵后楼房一探究竟，归途竟为侦探郭尧阶所识，密报介字营勇捕之，坚如以是初逮。德寿命南海县令裴景福讯之，备受刑杖，均傲睨自若，卒于九月十八日就义，香港同志李纪堂密遣党员蔡尧赴省收其遗骸葬之。与此案有关诸人多闻风脱险，只有担保居后楼房屋之刘锦洲一人被逮。堂讯时，口诵耶稣新约不已，官以其戇也，释之。兴中会于史坚如一役后，在粤机关不复存在；至乙巳（民前七年）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始在广州继续活动。

五 横滨兴中会

横滨华侨在甲午年冬十二月，孙总理自檀岛返香港过境时已发生关系。盖总理于船泊横滨期间，曾在舟中向归国侨胞演讲逐满救国，为该埠售物行商陈清所闻，陈以报告侨商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号奋初）等。镜如为横滨文经印刷店主人，生平行侠好义热心爱国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国人皆以“无辫仔”称之。紫珊为其介弟，亦营印刷事业曰致生活版所。有发为均昌洋服店司理。三人皆以笃信新学见称，闻陈清言船上有高谈反清复汉之异人，奇之，亟派陈重登该轮邀请总理登陆商谈国事。总理谓此船开行在即，不便登陆，授陈以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大束，令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且谓广州不日起义，陈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投效等语。镜如等得陈归报，遂召集少数同志为组织之预备，陈清于数月后赴香港谒总理投效，尝向镜如求助川资，镜如以三十元助之。乙未九会广州之役，有兴中会员陈清专任施放炸弹之工作，即此人也。是役既败，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亡命至横滨，首访镜如于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印刷店，文经为经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之老商号，冯氏开设三十余年，在侨商中藉藉有名。既相见，欢若平生，即请总理三人下榻于店中二楼，并邀紫珊、谭发、梁达卿、黎炳垣（焕辉）、赵明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余人在文经二楼会商组织兴中会事。众举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紫珊、有发、炳垣等为干事。半月后复设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继续加入者有温芬（炳臣）、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文、黎简卿、陈植云、冯懋龙（后易名自由）等十余人，以懋龙年龄为最少，时仅十四岁耳。是时旅日华侨尚多目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故会员咸有戒心，每次开会通知书皆不欲假手于日本下女，概由小会员冯懋龙分别派送。冬十二月总理决意远游美洲，拟向华侨集资为卷土重来之计，因向各同志商借五百元充旅费，诂各同志多以有心无力对，赵明乐且辞退管库一职，镜如紫珊兄弟二人乃合借五百元以应之。总理于是以此款百元供少白断发改装之需，另以百元给士良，使回港收拾余众，以备再举，然后只身再渡檀

岛。迨总理离日后未久，各会员供给月费者渐少，镜如等以经费无着，遂将会所取消，凡有会务均假文经商店二楼开会决之。同时少白仍移居文经号助镜如编辑《华英字典》，即当年盛行之冯镜如《华英大字典》是也。其后兴中会会务以少白不善交际，迄无起色。丁酉（民国前十五年）秋冬间，镜如联络旅日侨商开会于中华会馆，发起创设学校以教育华人子弟，公请兴中会推荐校长，少白特荐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之。学校总理邝汝磐持少白介函赴上海谒康有为于旅次，康谓梁启超方掌教湖南时务学堂，不能兼顾，改荐徐勤承乏，且代定校名曰大同学校。徐勤既至横滨，日为师门培植势力，所聘教员均为康门徒侣，大都出身科举，长于文学，其交际手段远在革命党人之上。故自大同学校成立之后，兴中会势力日见衰退，及总理于戊戌年（民国前十四年）春自欧洲再渡日本时会员中能宗旨一贯历久不变者，寥寥十数人耳。自是总理连续寓居横滨八年，从戊戌至乙巳（民国前七年）之七八年间，兴中会重要事务多在总理寓所决之。如庚子年（民国前十二年）协助菲律宾独立军事事件及同年惠州革命军事事件皆然。此外成效最著者，则为联络留东学界灌输革命思潮一事。自庚子以迄乙巳之六年间各省留日志士来往总理寓所商谈国事者，几于户限为穿，乙巳六月总理自欧美返日，不及一月而同盟会猝然成立，即此六七年联络有效之结果也。在总理出游期间，其永久通信地址为横滨海岸九番法国邮船公司黎炳垣转，至丙午年（民国前六年）移居东京始改寄《民报》社。

六 南非洲兴中会

杨衢云于乙未重阳广州一役失败之后，即漫游越南及南洋群岛印度南非洲各地，尝在南非洲之约翰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两埠设立兴中会分会，得同志黎民占、霍汝丁（胜刚）、王炽、王进、陈妹、何炽、马子方、马康、何益、江均、何禧、梁伯佳等数十人。经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丙申年（民国前十六年）十月，衢云扬言将回国起义，众多醵金助之，民占且贱售其商店事业从行。及抵香港，衢云以港地不能立足，遂之横滨，以教授英文自贍，民占居港日久，旅囊告竭，竟郁郁以终。嗣后南非党员皆寂然无闻，独有约翰尼士堡埠党员霍汝丁于民初返国，曾投资于李其所创办之江南福群实业公司，后数年复开设萃文书店于香港荷理活道六十号，专经营书籍文具事业，此店至今犹存。南非洲兴中会史事，独此一人知之。

七 台湾兴中会

兴中会会员杨鹤龄有族弟名心如者，亦兴中会员也。乙未九月广州失败后即

赴台湾谋生，充任台北永乐町美时洋行买办。陈少白于丁酉年（民国前十五年）至台湾访之，遂结识侨商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数人，共组兴中会分会，惟因党员不多，未设会所，即以心如居宅充之。其后此地会员对于祖国无所表见，心已于民国后留滞台湾多年，迄未返国，乡人亦多莫知其消息。

八 越南河内兴中会

壬寅年（民国前十年）秋冬间，总理因与越南总督韬美有约，遂借参观是年大博览会之机会，遄赴河内访之。时韬美适因公归国，预属其秘书长哈德安善为招待。总理居河内数月，尝致书香港约陈少白往会，相与讨论兴中会之进行方法。有广东新宁人黄隆生者，在河内保罗巴脱街二十号开设隆生洋服店多年，缝紵精工，向为当地法人官商所称道，隆生热心爱国，喜读香港《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种种腐败。一日总理入其店购取饰物，偶与攀谈，欢若平生。旋知为革命党首领孙某，则大为倾倒，坚求订盟，且次第介绍同志杨寿、彭罗鐔、曾克齐、甄璧、甄吉廷、张免池等入党，是为越南创立兴中会之嚆矢。以会员不多，未设会所，每次开会均假座隆生公司，越三年改组为同盟会。

九 兴中会特设东京军事学校

总理自庚子（民前十二年）惠州一役失败之后，即有意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以鉴于己亥（民前十三年）秋与梁启超联合组党计划之功败垂成，迟迟未敢著手，辛丑壬寅间（民前十、十一年）为留东学界革命团体最蓬勃时代，留学生某等屡请总理乘势扩张兴中会，总理均以徐图机会答之。癸卯（民前九年）夏，总理自越南抵日本，时距上海《苏报》案未久，各省旅日同志至横滨总理寓所访问者，踵趾相接，而总理亦未与商谈组党问题。惟当日私费学生之有志入陆军初级的振武学校者，常因清使馆严厉禁阻，不能入学，咸怀失望。同志李自重、黎勇锡等以此向总理求助，总理乃与日本同志武官日野熊藏少佐商设军事学校，以收容有志青年，是为兴中会特设之军事教育机关。日野为有名之新军事专家，曾发明日本式之盒子炮及木炮，因与总理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战术，遂成知己。是校设于东京青山，日野自任校长，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均属义务性质。是校仅收容学生李自重、黎勇锡、胡毅生、桂廷銓、区金钧、卢少岐、刘维焘、雍浩、郑宪成、饶景华、卢牟泰、伍嘉杰、郭健霄、李锡青等十四人，除雍浩、郑宪成二人属闽籍外，余皆粤人。开学之前，各生均须向总理前当天宣读誓词；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兴中会变更誓词之第一次，亦即后二年同盟会成立时之誓词也。学期规定八个

月，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及制造盒子炮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式散兵战法，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校章规定严守秘密。诸生各能孜孜向学，颇为日教员所嘉许。开课一月总理旋有美洲之游，校外事务概托冯自由管理。无何，校内各树派别，意见纷歧，四阅月后，内哄愈甚，经日方教员多方调解无效，不得已宣布解散。时总理方游美国，得冯自由详报该校解散经过，为之慨叹不置。是校解散后，雍浩、郑宪成回闽设教。刘维焘、饶景华设法改入振武学校。卢少岐留学英伦。桂廷銓、卢牟泰、伍嘉杰、李锡青返粤。牟泰旋病故。李自重、黎勇锡（仲实）、胡毅生奔走革命。区金钧、郭健霄仍留日入学。民国成立后，李自重、郭健霄改事商业，胡毅生从政，十四人中今尚健在者只此三人，余人先后去世。

十 檀香山兴中会之复兴

癸卯年（民前九年）秋九月，总理自日本乘西伯利亚轮船重游檀岛，该岛原为兴中会发源地，亲朋故旧，为数极众，计自丙申离此以迄癸卯重来，相距已有八载，党员寥落，面目全非，诚不禁今昔之感矣。先是总理曾于己亥年（民前十三年）与梁启超有合创新党之计划，以康有为从中作梗而致搁浅。是冬启超奉有为命赴檀香山创办保皇会，濒行求总理作书介见檀中同志，矢言诚意皈依革命真理，誓必合作到底。总理信以为实，竟介绍乃兄德彰及兴中会员李昌、黄亮、卓海、李禄、郑金、何宽、钟木贤诸人共助进行。诂启超抵檀后，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说，谓双方殊途同归，曾预得总理同意等语。德彰及李昌等不知其诈，皆为所愚，各捐巨金助之，德彰与李多马且托子于启超，使携往日本留学。及后为总理所知，急移书劝阻，则兴中会员多已中毒无能为矣。（事详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时檀埠有保皇会所设机关报名《新中国报》，其主笔为康徒陈继俨（仪侃），闻总理之来，深恐该党基础为之动摇，乃于报上丑诋总理为假革命，且及个人私德。旧兴中会员李昌、何宽、程蔚南、许直臣、黄亮、林鉴泉等成为愤激。蔚南与总理原有戚谊，时方主办一毫无宗旨之旧式报纸，名《檀山新报》俗称《隆记报》，总理遂使改组为党报，以笔政乏人，特亲自撰文与《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就中以《驳保皇文》及《敬告同乡书》二篇最为透辟。同时致书横滨冯自由，使代聘前《中国报》记者陈诗仲主持笔政，夏威夷各岛侨胞自有此报鼓吹革命，耳目为之一新。前之误投保皇会者，至是纷纷登报脱党。李昌、何宽等先后假座荷梯厘街戏院及利利霞街华人戏院请总理演讲革命真理，到者座为之满，希炉埠华侨毛文明等亦电邀总理前往演讲，假座耶稣教堂，听者二三千人即日成立兴中会。计檀埠新会员最得力者为黄旭升、曾长福等数十人。希炉埠最得力者为毛文明、黎协、黄振、卢球、李华根、刘安、古贺、唐安、黄义、郑銓等数十人。惟此次入会誓词与乙未兴中会稍异，其词曰：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反悔，任众处罚”等语。会名不用兴中会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与是年七八月间新创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誓词完全相同。总理此时已蓄意扩大兴中会之宗旨及组织，而改订团体名称矣。是年十二月下旬总理始乘高丽船离檀渡美，其后《檀山新报》以所聘记者陈诗仲因驻香港美领事拒发入美护照不克成行，遂改聘香山人张泽黎（孺伯）承乏，仍与保皇报继续文战，数年不止。其后《檀山新报》复先后改组为《民生日报》及《自由新报》。乙巳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此地兴中会至庚戌（民前二年）春始改组为同盟会。

十一 旧金山兴中会

美洲各地向无兴中会之组织，癸卯年十二月下旬，总理自檀岛乘高丽轮船抵旧金山，为清领事何祐及保皇会员勾结移民局员从中作梗，被困于码头木屋者多日，赖当地《中西日报》社长耶教徒伍盘照之助，与致公堂干事黄三德唐琼昌合力营救并向华盛顿工商部依法抗争，始获安然入境。既脱难，即下榻于致公堂会所，日间则寄食于《中西日报》，与教友伍盘照、伍于衍、司徒南达、邝华泰、邓幹隆、雷涛学等至为相得。以旅美侨胞多染康梁余毒，遂托《中西日报》印刷邹容著《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赠全美侨众以广宣传。同时更欲借此开设兴中分会，拟先从具有新思想之教友入手，于是召集耶教徒之有志者，假当地土作顿街长老会布道会所，开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众推邝华泰^①博士为主席。邝为有名学者，娶美妇为室，时任加省大学教授，对于总理主张异常倾倒，曾率先加盟中会，以为众倡。是日总理演讲革命救国真理后，即提议请座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谓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当然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利权云云。各教友对于购券事均甚赞成，惟闻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一节，多谈虎色变，谓吾辈各有身家在内地，助款则可，入会则不必。总理乃宣称此举志在筹饷，入会与否，一惟尊便，此项债券票面并不填写姓名，可勿过虑。众无异言，于是各教友先后购券，得美金四千余元，以华泰经手募捐者为最多。总理后偕黄三德周游美国各埠鼓吹洪门会员总注册，即恃此款为旅途之需。总理初意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泰等数人，当时耶教青年有志入会者原非少数。徒以司徒南达牧师危辞耸听，致有志者稍形犹豫，而总理为筹饷起见，遂不强之。是为兴中会最后一次之开会，以会员寥寥，无从发展。华泰于翌年挈眷归香港，由李纪堂聘充李升格致书院校长，旋得病身故。

^① 同“邝华汰”。

十二 兴中会改组同盟会

乙巳年（民前七年）春，总理在美应留欧学生史青、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朱和中等之招，抵比利时京城，商谈组织新革命团体方法。第一次在比京开会，得会员史青等三十余人，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两年前东京革命军事学校及檀香山兴中会复兴时之誓词相同。旋开第二次会于德京柏林，得会员刘家铨等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法京巴黎得会员王鸿猷等十余人。然是时尚未确定新团体之名称也。是岁五月由欧东归，六月初抵横滨，留东各省志士纷纷晋谒，相与讨论全国革命党合组新党问题，遂于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假座东京麹町区桧町黑龙会开第一次成立会，列席者六十余人。诸发起人中属兴中会者有总理及冯自由、梁慕光、黎勇锡、胡毅生等。属湖北日知会者有曹亚伯、时功玖等。属湖南华兴会者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属光复会者有吴春暘等。属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者有田桐鲁鱼等。众议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盟书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兴中会在癸卯东京军事学校所用之誓词也。又盟书上所用天运年号，亦即欧洲新革命团体所用之年号也。同盟会成立后，总理即通告留欧各国新团体，谓已确定会名曰中国同盟会，令一律通用，由是同盟会遂继续兴中会之革命工作，努力奋斗，百折不回，从乙巳以迄辛亥，经过七年之岁月，而产生今日之中华民国。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

兴中会自民国前十八年甲午十一月在檀香山创立以来，迄民国前七年乙巳六月同盟会创立时止，其致力革命工作之期间共为十一年。当时民智闭塞，国人桎梏于满虏淫威压迫之下，畏惧官吏，甚于蛇蝎，鲜有敢赞同起兵造反之说者。故兴中会之倡议，附者寥寥。海外各埠先后成立之分会，仅四五处，然亦旋起旋蹶，只有一香港《中国日报》为确定不易之永久机关耳。统计此十一年间之兴中会员，人数亦颇有限。其有名籍可稽者约计总数不满三百人。与其后同盟会之逐年兴盛，殆不可同日语。于此可见当日孙总理筭路蓝缕，艰难缔造，有非笔墨所能形容矣。今据余昔年闻诸总理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诸先生所述，及所藏历年笔记案牍书报等件，依次表列兴中会会员姓名籍贯职业地点组织事迹如左：

姓 名	籍贯	职业	居地	组织	年代
孙 文	广东香山	医生	香港	中会	甲午（一八九四）
字逸仙，幼名帝象，又号德明。乙未年（一八九五）亡命日本，尝从东俗自号中山樵，或称高野长雄，近人所称中山，即其留日时别号也。自幼从其兄读书檀香山。稍长返国，肄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年二十，在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旋转学于香港雅丽士医科学院。六年而毕业。在学时，日与友好陆皓东、郑士良、陈白、杨鹤龄、尤列等高谈起兵造反，有改造新中国之大志。壬辰年（一八九二）开设中西药局于澳门，兼悬壶济世，翌年，以为澳门葡医所忌，乃改设东西药局于广州，借医术以交结官绅，宣传革命，名曰以显。甲午（一八九四）夏中日二国为高丽事件发生争端，势将破裂。孙总理（以下概称总理）以国势阽危，忽萌上书李鸿章条陈改革之想，即偕陆皓东赴上海，以其草稿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王极称赏，仅为改订数字，并为函介于鸿章幕友罗丰禄；及抵津上书后，数诣幕府请谒，鸿章均拒弗见，总理因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遂决意赴檀香山，拟向亲戚故旧募集资金，归国大举革命。是岁秋冬间由沪放洋至檀，得亲友之助，于十一月间首创兴中会于火奴鲁鲁埠。旋得款合港币数万元，即于冬十二月返国。乙未正月初旬抵港，复与杨衢云、陈白、郑士良、黄咏商、尤列、陆皓东、杨鹤龄、谢纘泰诸人组织兴中会本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众议在粤大举发难，广州军务之措置，总理任之。香港后方之接应，衢云任之。经营渐竣，定期九月九日起事，詎事前为奸人告发，全局失败，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等死之。总理自粤脱险，旋偕陈白、郑士良之日本横滨，居两月，自赴美洲谋集款再举。					
孙 眉	香山	畜牧家	茂宜岛	兴中会	甲午
总理胞兄，字德彰，别号寿屏。少在夏威夷属茂宜岛经营畜牧，有牛千数百头，土人以茂宜王称之。总理在乙未广州一役及以后诸役屡得其接济，总理从事革命毕生无后顾之忧者，乃兄之力也。丁未年（一九〇七）以营业亏折，举家返香港，辟小农场于九龙牛池湾以自活。民国成立，迁寓澳门，四年病故。					
邓荫南	开平	农业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原名松荫，在檀岛有农场及商店，人以其行三，故人以三伯称之，兴中会成立时鬻产得万余元，随总理返国举义。庚子广州史坚如谋炸督署之役，亦为主动。失败后，遂在香港屯门岛辟农场以自给。民国成立后迭任东莞、开平两县长。民十一病故。					

- 简吉堂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尝与孙眉及总理拜盟为兄弟，甲午在檀筹饷，颇得其力。
- 杨文纳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 会甲午
总理之母舅。总理在癸卯（一九〇三）冬始加入洪门团体，即杨进言之力。
- 何 宽 香山 银行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檀埠美商卑涉银行华经理。兴中会第一次开会即假何宅为会场，被举为副主席。兴中会创办时文件由其保存，尝任《隆记报》协理。
- 程蔚南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与总理有戚谊。自总理于己亥年（一八九九）冬函介梁启超与旅檀兴中会员相识，诸会员遂渐与保皇会发生关系（事详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兴中会因而瓦解。癸卯（一九〇三）冬总理重莅檀埠，旧同志寥寥无几。时程方办一毫无宗旨之《隆记报》，又名《檀山新报》，总理即凭借此报亲自撰文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复由祖国延聘记者到檀主持笔政。檀埠兴中会因之复兴，程之力为多焉。
- 许直臣 香山 教育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原名许翥。少赴檀经商，兼任教员。甲午入兴中会后，曾与总理、程蔚南、郑金、李昌四人同拍一照，被清领事购得照片，移文粤督指名通缉，乃易名蜚辰。后任《隆记报》主笔，复创立华侨学校，华侨子弟多出其门。民国成立后，数任驻檀国民党支部长。及归国，曾任花县县长，民三十年香港沦陷时仍居港。
- 陈 南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兴中会成立后，次年返粤，参加乙未广州之役。其后曾在香港《中国日报》服务，后数年病故。
- 夏百子 新会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庚子冬随总理返国参加义举。事败后，清吏悬红通缉有名。民国后革命党在粤执政时代，迭任务公署小职员。
- 黄 桂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与孙眉交厚。后曾任清副领事，无所表见。
- 郑 金 新安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曾任移民局译员。与孙眉交厚。因甲午兴中会成立时与总理拍照，被清领事指名查抄原籍家产。
- 郑 照 新安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郑金之弟。专以代侨胞经理法律事项为业。民二十一年归国，任中央

银行经济研究处委员。民三十年尚在檀岛。

- | | | | | | |
|---|----|------|-----|-----|----|
| 李 昌 | 香山 | 公务员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任檀政府衙署通译员，与总理友谊最笃。兴中会成立时奔走最力。己亥年（一八九九）冬梁启超持总理介函到檀求助，李为所愚，竟力助梁设保皇会筹款。后常引为恨事。癸卯年（一九〇三）总理重游檀岛，遂与程蔚南复兴兴中会之组织。 | | | | | |
| 黄华恢 | 南海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永和泰杂货商行司事。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司库。己亥梁启超到檀时，曾列籍保皇会。旋赴墨西哥营商，民十七年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稽核员。 | | | | | |
| 宋居仁 | 香山 | 工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乙未返国参加广州九月之役。其后曾随邓荫南、尤列奔走两粤各地之革命工作。 | | | | | |
| 刘 祥 | 新宁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永和泰号经理，兴中会初成立时被推为主席，以后无所表见。 | | | | | |
| 杨德初 | 香山 | 工人 | 茂宜岛 | 兴中会 | 甲午 |
| 孙眉之助手。孙在茂宜经营畜牧，多得其力。丁未年（一九〇七）随孙返香港。 | | | | | |
| 谭 允 | 香山 | 商人 | 茂宜岛 | 兴中会 | 甲午 |
| 孙眉畜牧场之营业助手。任茂宜岛推销牲畜店经理。 | | | | | |
| 钟 宇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幼与总理在港同砚。总理在小学时常得其助。经营木厂致富。今尚存在。 | | | | | |
| 刘新寿 | 新宁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唐 洪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刘 卓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谢万宽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黄 亮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卓 海 | 香山 | 税关通事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曹 寿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钟木贤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李 禄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邹德明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简永照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 萧义胜 | 香山 | 商人 | 檀香山 | 兴中会 | 甲午 |

程顺安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卫积盛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光辉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绵凤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何 旱	新安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程恒心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曾 胜	香山	工人	奥华湖埠	兴中会	甲午
陈孟谦	新会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叶桂芳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尹煜传	香山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黄庆培	开平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胡 妹	开平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月	新宁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陆望华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巫恩福	不详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郑 发	香山	工人	奥华湖埠	兴中会	甲午
古 义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梁 宾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郑仲昭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欧阳晃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许 振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 二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刘 森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梁泽袍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林 辉	惠州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陈帝棠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程 道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骆 殳	新安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曹 彩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霭云	不详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林德珠	不详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何 义	不详	工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黄 后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陈炳阶	新宁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程雨亭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伍云生	开平	商人	奥华湖埠	兴中会	甲午
邬秀	不详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胡廷	新安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张丁贵	惠州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伍珍	新宁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纶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秋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谭弼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容天煦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邝全	新宁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谭瑞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容吉兆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陆檀生	香山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刘登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黄卓山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陈天养	不明	农业家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冯明	恩平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显德	开平	农业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合	开平	农业家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伍于洽	新宁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伍亚来	新宁	工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吴俊德	新宁	商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吴元德	新宁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黄保	新会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刘宗	开平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郑子见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林培	开平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贵德	开平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邓华彩	开平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杨伯贵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刘罗发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赖养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冯永明	新会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润贵	不详	工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黄木	不详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张 丁	不详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张福如	惠州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照	惠州	商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许 进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许帝有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陈五和	南海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黎显祥	新会	商人	卫禄古埠	兴中会	甲午
黄 纯	新宁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超	新宁	工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甲午
吴 桓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陈檻君	香山	商人	茂宜埠	兴中会	甲午
戴 贵	新安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林	新安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曾维高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杜守传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叶 金	不详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程宸臣	香山	公务员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古 同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郑 仲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李 杞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侯艾泉	香山	工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以上李杞、侯艾泉二人同于乙未返粤，参加九月重阳之役，担任联络香山隆都等处绿林响应义举。清吏曾悬赏通缉有名。

林鉴泉	香山	报界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	----	----	-----	-----	----

向助程蔚南任《隆记报》编辑。癸卯冬总理到檀，改组《隆记报》为党报，仍任主笔。

陆 灿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	----	----	-----	-----	----

向在《隆记报》任译员，程蔚南之左右手也。

李多马	归善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甲午
-----	----	----	-----	-----	----

业杂货商。己亥冬梁启超到檀设保皇会，竟为所愚，集资助唐才常勤王军在汉口起事，款为康梁中饱。复使其子李培到日本从学于梁启超，所付学费亦为梁经手吞没。香港《中国日报》曾载其事。及其子返檀报告，始登报退出保皇会。

以上为甲午冬在檀香山加入兴中会之最初期会员共一百二十六人。但其中有一人二名者，亦有不用本名者，以年代湮远，无从查考。此一

百二十六人中，至民三十三年尚生存者，查只有郑照、钟宇、许直臣、黄华恢等数人而已。

陈 白 新会 医学生 香港 兴中会 乙未（一八九五）
字夔右，号少白，与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院同砚，世称四大寇之一。长于文学，兴中会文告多出其手。己亥年（一八九九）奉总理命在香港创刊《中国日报》，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乙巳年（一九〇五）任香港同盟会长。辛亥粤省光复，任外交司长。民元后从事商业。兴中会员与总理密切者陈为第一。民二十四年在北京逝世。

杨鹤龄 香山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世称四大寇之一，以好谈造反得名。有祖传商店在香港曰杨耀记。总理在港学医时，恒假其店为革命谈话所。民元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嗣后隐居澳门不仕。

尤 列 顺德 舆图局员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号少纨，别字令季，总理肄业广州博济医院时，已相结识，世称四大寇之一。庚子（一九〇〇）后在南洋创立中和堂，以联络农工各界。惟在同盟会下半期及民国以后，与总理常持不合作态度，往还渐疏，民二十五年在南京病故。

陆皓东 香山 电报生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与总理为总角交。甲午随总理北游京津。乙未兴中会成立，建议采用青天白日为国旗。九月广州之役被逮殉义。是为兴中会员流血之第一人。

区凤墀 南海 传教士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总理曾从之攻读国学。总理入耶教时，原名日新，其后区为改号逸仙。乙未广州一役之后，旋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文案。陈少白己亥回香港创刊《中国日报》，多得其助。

杨衢云 福建海澄 英文教员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原名合吉，字肇春，后易名飞鸿。少任侠好义，精通拳术。迭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及招商局总书记等职。庚寅年（一八九〇）与谢纘泰等十人组织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为务，渐倡反清复明之说。总理于学医时已结识之。乙未自檀岛归港，即相约同组织兴中会。是岁八月兴中会选举会长，杨坚欲取得会长，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内争，遂以此席让之。九月广州之役，既败，杨亡命印度、南非洲各地设置分会。己亥（一八九九）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各首领合组革命党联合总会。杨即辞退兴中会长职。众举总理为总会长。是岁闰八月广州三洲田之革命军既败，清吏集矢于杨，派凶徒刺杀杨于香港结志街英文学校。诸同志葬之于香港英人公墓。

- 谢纘泰 开平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字康如，生长澳洲，深通英文。庚寅岁与杨衢云同设辅仁文社，乙未订盟兴中会，专任联络港中官吏及西报记者，极为得力。乙未失败后，尝任香港《南华西报》编辑。壬寅年（一九〇二）冬与洪全福、李纪堂等谋在广州起义，定国号曰大明顺天国，拟举容闳博士为大总统。其父日昌系洪门前辈，失败后以忧愤死。民国后纘泰久任港新祺昌洋行买办，著有英文《中国革命秘史》行世，内载兴中会史料颇富。
- 黄咏商 香山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之子，与何启博士略有戚谊。香港士丹顿街兴中会总机关部定名曰乾亨行，即黄所建议。乙未春杨衢云筹措饷粮，尝鬻其祖产苏杭街洋楼以助，后二年病故。
- 周昭岳 南海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曾从杨衢云组织辅仁文社。乙未订盟于兴中会。己酉复加盟于同盟会。
- 余育之 新宁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乙未
香港日昌银号及愉园东主。乙未曾助兴中会军饷万数千元，在红毛坟密交杨衢云手收。民国后以家计中落，在上海冠生园任招待员，至今尚存。
- 程奎光 香山 水师统带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程璧光之兄。曾任广东水师统带。癸巳年（一八九三）总理在羊城行医时，尝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魏友琴诸人假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秘密谈话所。奎光及其弟璧光与焉。乙未九月之役，奎光被逮，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而死。
- 程璧光 香山 水师舰长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乙未广州之役，以未在粤参加得免。民四任海军总长。民六从总理率海军南下护法，为桂军阀派人暗杀。
- 程耀臣 香山 水师武员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与奎光兄弟同族。乙未九月事败被逮，死狱中。
- 朱 贵 不详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丘 四 不详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以上朱丘二人于乙未九月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余人入粤，事泄，在羊城码头被捕，与陆皓东同日殉义。
- 朱 淇 南海 教员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字篆孙，善属文，兴中会之讨满檄文稿系出其手笔。朱之兄猗生向充省城清平局委员，知乃弟与党人密谋，遽向清吏告变，希图升官发财，

是为乙未失败原因之一。事后党人咸集矢于朱淇，朱乃走青岛创刊《胶州日报》。旋至北京发行《北京日报》，民国后《中国日报》仍责朱之不义。区凤墀乃作书为其辩冤，谓是乃兄所为，与朱无关云。

王质甫 花县 传教士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向任双门底圣教书楼内礼拜堂牧师。乙未之役以收藏党人军械失事，亡命日本。其后颇与官场中人往还，故党人避之若浼。

左斗山 番禺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主人。耳聋而心热。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书籍，均尽量经售，言新学者咸出其门。总理初在粤垣行医，即悬牌于此书楼。其内进为耶教礼拜堂，乙未起事之文件器具及军械多藏其中。事败后被捕入狱，由美领事保释。后复设大光书楼，任人浏览书报。

庞文卿 不详 医生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在博济医院时与总理同砚。后佐总理任广州东西药局司理。

朱 浩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汤 才 花县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陈焕洲 南海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刘秉祥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李 举 香山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吴子材 潮州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李 芝 南海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莫 亨 顺德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黄丽彬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以上九人各分任城内外起事职务，事败逃匿，经粤吏悬红购缉有案。

梁大炮 清远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系北江著名盗魁。时担任北江一带发难事宜。

容星桥 香山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容闳老博士之侄。乙未后任汉口俄商洋行买办。庚子年（一九〇〇）唐才常、林圭谋在湖北起事，总理事前曾函介林圭见之，富有票一役，颇得其助。及事泄，清吏同时派兵捕容。容化装轮船运煤苦力逃脱。其后迭任香港文裕堂印刷公司及大新百货公司司理。

徐善亭 香山 牙医生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杨心如 香山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杨鹤龄族弟，乙未败后经商台湾，任台北永乐町美最时洋行买办，陈少白于丁酉年（一八九七）到台湾设立兴中会，颇得其助。

陈廷威 番禺 水师将弁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曾在兵船充当大副。总理于甲午到沪时，由郑观应介绍相识。乙未回粤参加义举。后数年自向粤督岑春煊投效，得充水师统带，因贿案被岑所杀。

程 怀	香山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程 次	香山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梁 荣	番禺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乙未

以上程等三人均于乙未九月初十日在机关与陆皓东同时被捕。因供认为在内佣工，且状类工人，故清吏释之。

陈 清	南海	商人	横滨		乙未
-----	----	----	----	--	----

向业船上杂货商。庚子冬在横滨轮船上与总理相识。知广州将次起义，遂向侨商冯镜如求助旅费回粤，冯给以三十元。乙未广州之役，担任放炸弹之责。事败仍返日谋生。民六国会移粤护法，陈开设海珠酒店为议员招待所。

冯镜如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	----	----	----	-----	----

横滨文经文具店主人。少任侠好义，旅日侨工咸仰重之。甲午年已去辫易服。总理是年十二月舟过横滨时，命其组织革命团体。及乙未广州之役失败，总理偕陈白、郑士良到日本。冯与其弟紫珊招待一切。兴中会成立，被举为会长。未几总理赴檀，冯氏兄弟助旅费五百元。陈白旋移寓文经商店二楼。戊戌（一八九八）后冯屡设法使梁启超与总理合组新党，共同救国，以康有为从中作梗而止；辛丑年（一九〇一）文经商店被火全部损失，乃赴沪就广智书局总经理一职。癸卯年（一九〇三）因发起张园国民议政会，被清吏指名通缉。是岁冬上海《国民日报》发生内讧，与陈白出而调解息事。后数年返粤闲居。民二年冬病故。

冯紫珊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	----	----	----	-----	----

横滨山下町五十六番致生印刷店主人。人甚豪侠。兴中会成立时被举为司库。戊戌后为康梁所惑，推为横滨保皇会会长，复又兼《新民丛报》总理。康梁倚为长城。民十在粤逝世。

谭有发	三水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	----	----	----	-----	----

字奋初，横滨均昌洋服店主人。甲午十二月因闻陈清言有人在船上大谈造反，特登轮访谒总理。后偕冯氏兄弟同组织兴中会。平日恒主张由汉人自举皇帝之说，故有谭皇帝之称。民国后以营业亏折返粤，中央月给百元以济之。民二十七年病故。

赵明乐	新会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	----	----	----	-----	----

耶稣教徒，广福源商店主人。总理于乙未九月失败后抵日本时，尝持

教友介绍函见之。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众推为司库，不就。

赵峰琴 新会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耶稣教徒，明乐族弟，亦广福源号东主，被举为兴中会书记。后尝组织华侨学校，与康徒主持之大同学校相抗衡。

黎炳垣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字焕墀，横滨海岸九番法国邮船公司买办。庚子后总理恒假其寓所为通信机关，并以家事托之。横滨兴中会员始终忠于党务者，以黎为最。庚戌（一九一〇）年春逝世。

温 芬 南海 洋行职员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字炳臣，向在某洋行任职，总理居横滨时，常在寓所担任招待。民国后业煤炭生意。民二十六月日军寇华之前，横滨兴中会员生存者，仅余温及黄焯文二人。以后无所闻。

黄焯文 香山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英国邮船公司买办，民国后任国民党支部长多年。民二十六月寇侵华后，挈眷返国寄寓澳门。

陈 才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向业包裹货运生意，其弟和常充总理随从。

陈 和 南海 工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绰号大泡和，向业打包店工人，常随总理充任庶务员。总理往来南洋香港，辄携之行。丙午（一九〇六）后在南洋逝世。总理尝戏撰一联曰：“陈和叔冷巷失鞋”，即指此人。

陈植云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人和洋服店及永乐酒楼主人；党人聚餐常假永乐酒楼举行之。

黎简卿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横滨东昌打包店主人，黎炳垣之叔也。

温遇贵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某洋行买办，温芬之叔也，不久即与党人脱离关系。

梁达卿 南海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著名出入口商，广万泰商号主人，与冯镜如交厚。

郑晓初 香山 商人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日本正金银行及英商某保险公司买办，入会数月即不生关系。

冯懋龙 南海 学生 横滨 兴中会 乙未
冯镜如之子，字建华，十九岁易名自由，自幼留学日本。乙未兴中会成立时，年十四，奉父命宣誓入会，为全体会员之最年幼者。十九岁（庚子）肄业东京专门学校（后二年改称早稻田大学）。旋与郑贯公、

冯斯栾等发刊《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学说。二十岁（辛丑）与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等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又与戢元丞、秦力山等发刊《国民报》。所译德人那特硃博士著《政治学》即于是年出版。二十一岁（壬寅）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又与叶澜、秦毓璽等组织青年会。二十二岁（癸卯）任香港《中国日报》及美洲旧金山《大同日报》驻东记者。二十四岁（乙巳）随总理及黄克强等发起中国同盟会，旋被派回香港办理香港澳门广州各地党务。二十五岁（丙午）任香港《中国日报》社长，兼同盟分会会长，先后策动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及汕尾等处革命军事。二十九岁（庚戌）赴北美温高华任《大汉日报》记者，兼募集发难资金，占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海外各区募饷之第一位。三十岁（辛亥）赴旧金山主持《大同日报》笔政。及武昌起义，旋由致公堂、同盟会、洪门筹饷局三团体推举归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三十一岁适民元南京政府成立，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南北统一任临时稽勋局局长。三十二岁（民二）七月赣宁讨袁军起。被袁世凯派兵逮捕，旋开释，离京。三十三岁（民三）赴美筹募讨袁军饷，任国民党美洲支部长兼中华革命党党务部次长，并发刊旧金山《民口》杂志。是年所著《三次革命军》出版。三十六岁（民六）当选参议院华侨议员。四十二岁（民十二）以反对曹锟贿选回粤，适国民党改组，奉派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四十七岁（民十七）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总经理，是年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出版。五十一岁（民二十一）任立法院委员。五十八岁（民二十八）所著《革命逸史》出版。六十二岁（民三十二）任国民政府委员。

黎民占 鹤山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一八九六）
乙未失败后，杨衢云亡命南非洲，在约翰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等处创设兴中会。黎向在尊尼士堡埠经商，丙申鬻其财产，随衢云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以株守待时，尝在《中国报》服务，旋病故。

霍汝丁 鹤山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号胜刚，民元后回国。与李箕组织江南福群实业公司于南京大胜关。后数年在香港荷理活道开设萃文书店。民三十年香港沦陷前尚存在。当年南非洲兴中会党务，只有此君尚能记忆一二耳。

王 炽	番禺	商人	南非洲
王 进	番禺	商人	南非洲
陈 妹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何 炽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马子方	顺德	商人	南非洲		
马 康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何 益	顺德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江 均	顺德	商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何 禧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梁伯佳	顺德	工人	南非洲	兴中会	丙申

以上王炽等十人皆由杨衢云收揽入会，丙申年秋衢云归国时，尝募集数百金镑为起义军饷。

宫崎寅藏	日本	东京		兴中会	丙申
------	----	----	--	-----	----

号白浪滔天，日志士赞助我国革命者，以此君为最力。丙申年后，与总理及陈白相识，一见如故。从相识至民十四总理逝世，始终为我国尽力。著有《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述参加吾国革命经过颇详。其故居在熊本县荒尾村，总理曾潜居月余，以避日政府干涉。民二十三年中央党部曾斥资购之，改作总理纪念馆。

平山周	日本	学者	东京	兴中会	丙申
-----	----	----	----	-----	----

与宫崎同时认识总理，戊戌清室政变，尝至北京援救梁启超出险后，偕毕永年赴湘鄂各省交结秘密会党。著有《支那革命运动》一书行世。至丁未年（一九〇七）因事与总理不合往还渐疏。

容祺年	香山	商人	台湾	兴中会	戊戌（一八九八）
-----	----	----	----	-----	----------

吴文秀	福建	商人	台湾	兴中会	戊戌
-----	----	----	----	-----	----

赵满潮	广东	商人	台湾	兴中会	戊戌
-----	----	----	----	-----	----

丁酉年（一八九七）夏陈少白游台湾，以同志杨心如之介绍，收揽会员数人，即容吴赵等是也。后数年竟不通消息。

毕永年	湖南长沙	学者	横滨	兴中会	戊戌
-----	------	----	----	-----	----

字松甫，湖南拔贡生，与湘鄂哥老会关系至深，谭嗣同倚之如左右手。戊戌政变后东渡谒总理于横滨，加入兴中会，并引湘鄂会党龙头李云彪辜鸿恩等数人至香港，共图大举。后以李等惟利是视，而唐才常亦不愿取消勳王名号，遂愤然遁迹普陀，披剃为僧，释名悟玄。

史坚如	番禺	学生	香港	兴中会	己亥（一八九九）
-----	----	----	----	-----	----------

原名文纬，澳门格致书院（即今岭南大学前身）学生。初由日人高桥谦介见陈少白、杨衢云于香港，遂入兴中会。庚子总理谋在广州惠州同时大举，史坚如与邓荫南担任粤垣发难之责，是岁闰八月广州革命军起，粤垣不及同时响应，坚如乃埋炸药于抚署后楼房，以轰炸粤抚德寿。弹发而德寿不死，坚如仍不肯逃，遂于九月初六日被逮，死之。

史古愚	番禺	学者	香港	兴中会	庚子（一九〇〇）
-----	----	----	----	-----	----------

坚如之长兄。坚如从事革命运动，与有力焉。后易名张儵然，在香港以教读养母。民元任粤海关监督。

史憬然 番禺 医学生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坚如之妹，办事沈毅勇敢，为坚如之大助。尝学医于广州夏葛女医学堂，辛丑年（一九〇一）在广州染疫，死于其戚张竹君所设之医院。

李纪堂 新会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名柏，香港富商李升之第三子，父死分得遗产百万，挥金如土。庚子三月由杨衢云主盟加入兴中会，时总理方策动惠州三洲田军事，立委为驻港财务主任。是役失败善后诸费及历年维持《中国日报》，均赖其源源接济。壬寅年（一九〇二）除夕与谢纘泰、洪全福谋起义广州，耗资五十万，家业由是中落。辛亥九月粤省光复之役，清提督李准先率水师反正，纪堂与有力焉。旋任交通司长，其后数任县长，均不得意。民二十六年潦倒万分。二十八年奉召莅渝，任侨务委员会委员。三十二年病故。

摩 根 英国 学者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总理于丙申（一八九六）到伦敦时识之。庚子来中国谒总理，愿为中国革命尽力。总理往来南洋，辄与之偕。是岁邓荫南、史坚如在粤活动，颇得其助。欧美人入兴中会只此一人耳。

山田良政 日本 退职军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与郑士良同入惠州，参加三洲田之役，以失路遇害。日志士殉难于义军者，独此一人。

内田良平 日本 退职军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日本黑龙会干事，庚子随总理至香港数次。

福本诚 日本 学者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号日南，著作颇富，庚子随总理至香港图入惠州不果。

末永节 日本 退职军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随总理至港，拟任惠州革命军参谋，以道远不果。

张硕臣 四川 学生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黎俊民 东莞 学生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以上二人皆澳门格致书院学生，与史坚如同砚，庚子秋协助坚如进行军事颇力。

苏复生 广东 耶教徒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乙未后，圣教书楼主人左斗山在羊城西边街设一大光观书楼，陈列各种新书译本，供人观览，新学志士聚观如鲫，史坚如兄弟其最著者。复生即书楼司事，故结识志士至众。

- 黄 福 归善 会党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又名盲福，在三合会中资望最老，久在南洋婆罗洲谋生。庚子应郑士良命回国，惠属各处会党咸听号令。三洲田发难时，郑士良在港未到，众推为革命军大元帅，及械绝兵溃，仍返南洋。
- 黄耀廷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三洲田之役任先锋官，以勇敢闻。失败后赴新加坡营旅店业。丁未年（一九〇七）奉总理命回国再举。到香港后，以警吏窥伺，仍返南洋。
- 黄阁官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新安县属之绿林多受其节制，于庚子三洲田发难时甚为得力。
- 江公喜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之役担任攻取新安及虎门。因三洲田革命军改途东向，故停顿不发。
- 梁慕光 博罗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闰八月担任在惠州博罗起事，及三洲田发动，遂于是月二十一、二日聚众千余人围攻博罗县城。以清军各路云集，众寡不敌，乃分路解散。壬寅（一九〇二）洪全福谋攻夺广州，被委充义军总司令。事泄亡命日本，民国成立后返粤，任税务征收局员。
- 李植生 博罗 化学师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属德国巴陵教会，精通化学，善制各种炸药，亦三合会前辈。庚子与梁慕光同经营惠州军事。壬寅复同助洪全福，谋在广州发难。失败后逃横滨，以教授留学生制造炸药为生活。各省留学生能制炸药者，多出其门。
- 江维善 新安 学生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庚子秋任博罗革命军参谋。民国后不求仕进，潦倒万分。闻至今尚存。
- 曾捷夫 归善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三合会首领，庚子助郑士良联络会党，深资得力。
- 曾仪卿 归善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捷夫族侄，亦三合会有力者。在惠州平海一带党徒甚众。庚子三洲田之役，曾号召平海会党响应。丁未（一九〇七）九月许雪秋在惠州汕尾接收日轮幸运丸军械失败，仪卿受冯自由命，赴平海接械谋再举。以幸运丸奉日领事令仓卒返日，不果。
- 林海山 博罗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惠州三合会首领之一，庚子之役协助郑士良，甚得力。

邓子瑜	博罗	商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庚子之役郑士良发动绿林会党，倚之如左右手。事败走南洋，经营旅馆业，为新加坡广亿昌客栈主人。丁未奉总理命回国策动惠州七女湖之革命军。民国成立先后任讨袁及讨莫东江别动队司令。民七任海山盐场知事。惠州人从总理者，以子瑜为最久。
罗 生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其家在归善县马栏头，屋宇颇广，庚子三洲田革命军之大营即设其中。是役败后，清军纵火焚其全村。
林侠琴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廖 和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唐 皮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何 松	博罗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卢灶娘	新安	会党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以上林侠琴等五人均与黄福等驻三洲田大营数月，发难时分任军中职务，至解散后乃避地香港。
蔡景福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陈 怡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以上蔡景福等二人系三洲田义军将校，事败同走南洋。
蔡 牛	新安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陈 福	河源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黄 杨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刘运荣	博罗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何崇飘	新安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杨 发	归善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以上蔡牛等六人均三洲田义军将校，于沿途进军时血战阵亡，在清吏文告中亦有名。
曾金养	河源	会党	惠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惠州义师之别动队司令，闰八月二十五夜率众攻和平县城，不克，死之。
吴羲如	顺德	绅士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顺德大良人，曾入耶稣教，久任武弁，熟识营伍中人。庚子邓荫南、史坚如等运动粤垣军队及会党，多赖其力。
李寿卿	鹤山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夏秋间助邓史等运动广州军界。
练达成	番禺	船户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广州河南船户（一说是客籍），与内城旗人关系密切。庚子史坚如在抚署旁埋置炸弹，即赖其在旗满街租屋及布置之力。辛亥光复曾任民军统领，后改业医生。

苏焯南 番禺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耶稣教徒，庚子邓史等私运军械及炸药入粤，均由经手接运，盖其乡地近番禺黄埔，为港轮所必经，易于转运也。癸卯郑贯公创办香港《世界公益报》，亦与有力。其后改营商业。

宋少东 旗籍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史坚如在抚署后楼房租屋，即用宋名，而以宋夫妇居之，出事后幸早逃脱。

黎 德 广东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庚子史坚如所用炸药，乃由邓荫南及黎德密运交西关荣华东街机关，在城外来往搬运，多由黎任之。

宋玉臣 旗籍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亦耶教徒，与宋少东二人均由圣教书楼介绍，与史坚如相识，于轰炸抚署之役，甚为得力。

黄 福 番禺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亦耶教徒，庚子助史坚如轰炸抚署，初任炸将军衙门，以布置不及而止。民六年助邓荫南编练民军，为李耀汉捕杀。与惠州革命军司令之黄福异人同名。

温玉山 广东 工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史坚如所用炸药每次均由温乘肩舆暗运入屋。庚子九月初五夜史率同志四人彻夜掘地埋药，温其一也。

刘锦州 广东 商人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亦耶教徒，史坚如所租埋炸药之屋，是由宋少东托耶教徒裱画店主人刘锦州作保，事败被株连下狱，由博济医院美国医生嘉约翰保释。后在广州三望冈麻疯院传教。

毛文敏 连县 传教师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后更名文明，住西城宝华大街长老会。史坚如常假其地贮藏危险品。及九月初五夜尚到毛处二次，毛力劝史勿再入险地，史不听。癸卯年（一九〇三）赴檀香山任传教师，尝助总理复兴兴中会。辛亥粤省光复，初任财政司长，旋任连县县长。

黄守南 广东 耶教徒 广州 兴中会 庚子
向管理城南五仙门福音堂事务，庚子练达成为史坚如密运炸药，常假黄处为收藏所。

胡心澄	番禺	传教师	广东	兴中会	庚子
胡心泉	番禺	传教师	广东	兴中会	庚子
胡氏兄弟均天主教修道士，史坚如从事轰炸，甚得其助力。九月初六日坚如一击不中，仍图再举。二胡力促其赴港，均不见听。民二后心泉赴美国传教，曾任纽约国民党分会长。					
蔡 尧	新安	工人	香港	兴中会	庚子
史坚如在粤殉义后，李纪堂曾派同志蔡尧赴省垣收史尸葬之，即此人也。					
郑贯公	香山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辛丑
原名道，字贯一，己亥（一八九九）秋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庚子（一九〇〇）夏任横滨《清议报》编辑，与冯自由冯斯栾二人发刊《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及天赋人权学说，即在《清议报》印行，保皇会海外势力因之大受影响。辛丑（一九〇一）春为《清议报》所逐，孙总理乃函介至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笔政。癸卯后（一九〇三）先后创办《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三种，港人多欢迎之。乙巳香港同盟会成立，任庶务干事。丙申春染疫逝世。					
黄隆生	新宁	洋服商	越南河内	兴中会	壬寅（一九〇二）
壬寅冬总理应越南总督韬美之请，赴河内观博览会，与黄结识，黄遂入兴中会，并组织兴中分会。丁未总理驻节河内，策动钦廉及镇南关河口各处革命军，黄相助甚得力。民国后曾任广东省银行经理。					
杨寿彭	南海	米商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以河内大商资格，被推为华商帮长，总理与法人接洽多经其手。丁未云南河口之役，与黄隆生同被越南法官勒令离境。					
张奂池	南海	学者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向任河内广东会馆书记，河内党人与各方首领通信，咸出其手。					
甄吉亭	新宁	洋服商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甄 璧	新宁	洋服商	海防	兴中会	壬寅
二甄为兄弟行，吉亭居河内，璧居海防，同由黄隆生介绍入会。					
罗 鐔	南海	工程师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曾任滇越铁路工程师，辛亥光复之役，联络附城民军甚得力。民国后尝任广三铁路工务长。					
曾克齐	南海	工人	河内	兴中会	壬寅
向在滇越铁路承揽筑路工程，辛亥光复之役，策动广州附城民军起事，颇得会党信仰。					
刘岐山	新宁	商人	海防	兴中会	壬寅

由黄隆生介绍入会。丁未年（一九〇七）任海防同盟会分会会长，担任招待来往同志及输运接济钦廉党人弹药军械，至为得力。戊申年（一九〇八）被法人勒令离境。辛亥秋与李海云光复新宁县城，为土匪杀害。

李自重 新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一九〇三）
原名炳星，庚子留学日本。辛丑春因闻清廷有割让广东与法国之说，乃偕冯斯栾、王宠惠、冯自由等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于横滨。癸卯（一九〇三）秋总理与日武官日野熊藏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以利便同志之有志军事者，留学生宣誓受训者十四人，自重其一也。乙巳（一九〇五）秋同盟会成立，奉总理命，偕冯自由回香港设立分会，尝在九龙设光汉学校，教授军国民教育，全港学校靡然从风，以是为英吏驱逐出境。旋在广州光华医学校习医。辛亥秋广东光复，与李海云在新宁城举义。民国成立后脱离政界，任商办广东银行副经理。革命军事学校入校誓词，即用兴中会誓词，故亦可称为兴中会会员。

翁 浩 福州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郑宪成 福州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以上翁郑二人曾于癸卯春同人拒俄义勇队所改组之军国民教育会。是秋总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二人同宣誓受训。翁浩字友珉，甲辰（一九〇四）任长沙明德学堂教员，参加华兴会之役。

黎勇锡 高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字孝渊，号仲实，广州时敏学堂学生。辛丑留学日本，癸卯夏参加拒俄义勇队，是秋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丙午（一九〇六）奉总理命偕法武官巡游西南各省。戊申（一九〇八）春随黄克强起义钦州，人称副元帅。庚戌（一九一〇）春偕汪黄等人北京谋炸清摄政王，事发时，因赴日本采购炸药得免。

胡毅生 番禺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广东高等学堂学生，因与学友梁孝肃昌言革命，被革退。癸卯春东渡，加入拒俄义勇队，是秋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乙巳同盟会成立，朱大符、李文范、古应芬、胡汉民等均其介绍入会。丙午奉命偕法武官巡游西南各省。丁未由黄克强派赴钦廉，拟策动郭人漳、赵声卒所部反正。辛亥粤省光复，任海军司长。现任国民政府委员。

卢少岐 东莞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壬寅夏留学日本。癸卯参加拒俄义勇队，是秋与李自重等同入革命军事学校。甲辰返香港任《中国报》记者。后之英国游学。民七，任护法政府外交部司长。

桂廷銮	南海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字少伟，清季举人，癸卯春东渡，旋入拒俄义勇队，是秋受训于革命军事学校。甲辰回粤，发狂病故。
刘维焄	兴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饶景华	兴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刘饶二人皆为革命军事学校学生，是校解散后，同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广东光复后均任军职，以不得志，先后去世。
李锡青	梅县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伍嘉杰	南海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以上李伍二人均曾参加癸卯拒俄义勇队，是秋同肄业于革命军事学校，是校解散后，各回粤病死。
郭健霄	潮阳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与李自重等同宣誓入革命军事学校。民国成立后在沪经商，并不涉足政界，至今尚存。
区金钩	南海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卢牟泰	高要	留学生	日本	兴中会	癸卯	区卢二人皆广州时敏学堂学生，壬寅东渡，入同文书院。癸卯与黎勇锡同肄业革命军事学校，及是校解散乃各返粤，任各学校体操教员，旋病故。计革命军事学校十四学生中，现在尚生存者，只有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三人耳。
黄旭升	连县	传教师	檀香山	兴中会	癸卯	号扶桑，与毛文敏有戚谊。癸卯至檀香山传教，是秋总理抵檀，谋复兴兴中会，黄首加盟，且力助其复兴。丁未在连县传教，兼任同盟会特派员。民国后在粤经营实业。
曾长福	香山	商人	檀香山	兴中会	癸卯	字望雄，檀岛巨商，癸卯入兴中会。檀埠党报《民生日报》及《自由新报》两时期，多赖其供给。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数时期，党人倚若长城。民国六年应卢信招，回国投资实业，其资产亏折甚巨。其后供职京沪铁路及上海市政府自给，异常潦倒，今尚存在。
黎 协	香山	农业家	檀岛希炉	兴中会	癸卯	总理癸卯秋到檀，适毛文敏在希炉埠传教，即集有志华侨欢迎总理演说，同时成立兴中会。华侨中以黎为最得力。及同盟会成立，被举为会长。民四年病故。
黄 振	香山	商人	希炉埠	兴中会	癸卯	
卢 球	香山	商人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郑 仲	香山	商人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郑 鑾	香山	农业家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唐 安	香山	农业家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李华根	香山	工人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唐 安	香山	工人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胡 锦	香山	工人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古 贺	香山	洋服商	同上	兴中会	癸卯

以上黄振等九人为希炉埠基本会员，后皆加入同盟会。于每次筹饷均甚努力。

张泽黎 香山 学者 檀香山 兴中会 癸卯

字孺伯，癸卯秋总理到檀，改组《檀山新报》（即《隆记报》）为党报，与保皇党大开笔战，初延前《中国报》记者陈诗仲为主笔，陈以赴南洋不能来，乃改聘张承乏。张与保皇报文战甚久，其后《檀山新报》改组《民生日报》，张仍任总编辑。

邝华泰 新宁 大学教授 旧金山 兴中会 甲辰（一九〇四）

甲辰春总理游美，为保皇党勾结移民局阻止登陆，赖中西报社社长耶教徒伍盘照等援助，始安然入美境。总理于是号召耶教徒筹募革命军饷，并拟创立兴中会；邝华泰博士时任加省大学教授，率先宣誓入党。盘照等谓各人皆有亲族在祖国，只可捐款，而不便入党，总理遂不强之。众捐饷得数千元，以邝博士为最得力。闻是时华侨入兴中会者，除邝外，尚有数人，后无所闻。邝娶美妇为室。乙巳（一九〇五）归香港，任李升格致书院校长，旋病故。

统计上述兴中会员姓名，共为二百八十六人，系由甲午年十一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至甲辰年春旧金山兴中会成立时止。其明年乙巳（一九〇五）春总理迭在欧洲比法德英诸国组织革命团体，其誓词与檀香山所用者相同，惟无兴中会名目。是岁六月杪同盟会本部成立于东京，令欧洲革命团体统称同盟分会，故不能以兴中会名之。又上述之二百八十六人皆有名籍可稽，其无名籍可稽者，想亦不在少数。要之兴中会存在时期之七年间，其会员无论有无名籍，总数不满五百人，殆无疑义。此外辛亥粤省光复以后，尝有好事者拥戴总理长兄眉，以恢复兴中会相号召。此项投机的团体，与革命时代之兴中会，性质判若天渊。此在明眼人皆能辨别之也。再查上述二百八十六人中目前生存者，只有：郑照、许直臣、钟宇、冯自由、温芬、黄焯文、余育之、霍汝丁、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曾长福等约二十人，是可谓硕果仅存者矣。

兴中会初期重要史料之检讨

在清季革命史料中，以兴中会初期一部为最简略。盖自甲午年（一八九四）冬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至己亥（一八九九）冬香港《中国日报》出版之五年间，革命党尚无书报，以供记录及宣传之需。及陈少白发刊《中国日报》于香港，始有纯粹党报之诞生。然当日香港政府对华文报纸取缔甚严，批评时政，动辄得咎，故《中国报》虽号称革命言论机关之元祖，然对于党人之进行工作，咸讳莫如深。其报道资料之虚实及其是否言过其实，则惟身任社长知之耳。余于乙未年（一八九五）冬十月始认识孙总理于日本横滨，时总理以是年九月重阳广州之败，偕陈少白郑士良两先生亡命至日，同下榻于余父所设之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印刷店，因得晨夕亲炙，熟聆兴中会成立前后之掌故。余为年甫十四之小党员，自幼好读小说，对于起兵造反之奇闻勇行，闻之殊感兴趣，每于读书余暇，辄请总理及陈郑二先生讲说故事，而所谓故事，即洪秀全如何起兵广西定都南京；李秀成如何六解天京围；如何打败英人戈登；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广州之役前后，总理长兄眉公如何贱卖其牛牲，以助军饷；总理在广州出险时，密乘小火轮走澳门，因舵师不知水程，如何代司舵机，自执罗盘行驶，卒达目的地，等类是也。余亲譬欻多载，获益良多。此项史料虽属散漫无章，然举以编入有系统之正史，则趣味浓厚，更为有声有色。余于民十七年后陆续编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多册，即得力于是。

以往兴中会诸前辈叙述初期革命事迹之记载者，只有总理在《孙文学说》内所撰自传，及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谢纘泰著英文《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三种。中以谢著为最有系统，此书虽寥寥三十余页，然与革命初期之大事，均能表列明显，有条不紊；且以日记式按年月日分别排述，尤为难能可贵。余幼时尝向总理及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诸先生叩以兴中会在何月日成立，兴中会之总统在何月日选出，青天白日旗在何月日制定，等各问题，诸先生皆忘记之，均以待查见答，独谢著则按阳历年月日依次表列，一目了然，惜无中文译本，遂令不谙英文者无从采录耳。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于民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版，书中所载兴中会初期大事，即根据谢著之英文阳历年月日，译为阴历年月日，吾书得此最有价值之记载为依据之基石，诚不啻为中华民国革命史大放光明矣。后四年即民二十一年九月，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之《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出版，初稿中所引兴中会初期大事年月日，即采用拙著所述，其后坊

间所编印党史，革命史，民国史百数十种，相率从之，是可知谢著之有助于党史国史，诚不在总理自传下矣。兹根据谢著所举兴中会初期大事之阳历年月日，及拙著转译之阴历年月日附以大事纲要，表列如次，供一般史家之参考。

一、壬辰年（一八九二）二月十五日杨衢云、谢纘泰等十六人创设辅仁文社于香港百子里第一号二楼。

一、乙未年（一八九五）正月二十七日，孙总理、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黄咏商、尤列、杨鹤龄、谢纘泰等成立兴中会本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提纲为“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干部正式成立于香港。”

一、乙未年二月廿日（阳历三月十六日）兴中会议决采选健儿三千人由香港乘船至广州起事之策略。同日陆皓东提议用青天白日旗以代满之黄龙旗。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提纲为“二月干部会议议决军事策划及青天白日国旗”。细目为“是会讨论结果决选会党三千人由香港航运广州，即袭取广州为根据地。陆皓东所创国旗式亦可决。”

一、乙未年七月初八日（阳历八月廿八日）兴中会因广州筹备已竣，乾亨行颇有密探窥伺，遂宣布将该行取消。初九日总理等假西营盘杏花楼开会，何启及西报记者黎德亦在座，众推何启主席，是日议决攻取方略甚详。黎德允担任运动英国承认中国反清政府，不加干涉。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为“秋七月八日开会议于香港西营盘杏花楼，讨论革命方略”。细目为“乾亨行屡为侦探注目，是日乃改会于杏花楼，会众以外，尚有英人黎德、邓勤俱至，众推何启主席，议决攻取方略。启及邓勤起草对外宣言，至运动英政府承认革命，则黎德任之。”

一、乙未八月二十二日兴中会因广州运动成熟，将次发难，众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时会中分孙、杨两派，竞争颇烈，总理不欲因此惹起纠纷，表示退让，结果杨衢云当会长。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所载略同，但未将选举会长日期编入。

一、己亥四月二十八日，冯镜如介绍杨衢云梁启超二人相会于横滨文经印刷店，商谈兴中会与康有为派合办救国问题。事后衢云函告纘泰，谓梁启超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鄙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等语。

一、杨衢云于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乘日轮若狭丸从日本抵香港，向兴中会提出会长辞职书，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在香港开联席大会，同举总理为总会长，并制总会长印章，由日人宫崎寅藏赍往横滨上诸总理。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庚子（一九〇〇）春三月，长江闽粤

各会首大会于香港，加入兴中会。举总理任总会长。”查当日实在情形，是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开联席会议，公推总理为革命党各派之总会长。三合、哥老会首领之中，虽于开会前后有毕永年、曾捷夫等二三人加入兴中会，而哥老会各龙头并未加入似宜更正以符事实。又所载列席三合会首领添入黄明堂名字，亦属误会。盖丁未年（一九〇七）十月在广西镇南关起事之黄明堂，于八年前尚未与革命党发生关系也。

一、庚子三月二十七日，杨衢云乘日轮阿波丸赴日本，与总理商议发难计划。

一、庚子五月中旬，总理偕杨衢云及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余人乘日轮烟狄斯赴香港。先是粤督李鸿章因京津拳匪之乱，从港督卜力劝告，拟联合兴中会会员宣告广东独立，预嘱幕僚刘学询函邀总理来粤合作，及总理船抵香港，粤吏已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及衢云二人过船开会，孙杨得香港同志报告，知鸿章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故不欲冒险赴粤，仅派宫崎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夏五月，率中外同志抵香港谋广东独立。”细目略同前，文不赘。

一、庚子六月二十日，总理偕宫崎从新加坡乘日轮佐渡丸抵香港，率郑士良及日本志士多人同入惠州发动军事，欲联络孙康两派合作，甫抵新加坡，即被康有为向英吏诬为蓄谋暗杀，被捕入狱。得总理由西贡亲往营救始免。而总理行踪，遂为香港政府所知，于船到日即派水警监视，不许登陆，总理乃于二十一日召集中日同志在舟中开军事会议，将惠州发难之责委之郑士良，而以日人远藤为参谋，平山福本等助理民政事务，自折回日本。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所载略同前文。

一、庚子三月三十日，谢纘泰介绍香港商李纪堂加入兴中会，由杨衢云主盟。总理于五月间至港，衢云偕往法轮晋謁，立给以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所载，只云纪堂于庚子春由杨衢云主盟入兴中会，惠州之役领总理款二万元，充驻港会计主任。

一、庚子十一月二十日上午粤督购买凶徒陈林，刺杀杨衢云于香港结志街五十二号三楼英文教授室。总理在横滨接电，不胜哀悼，乃于十二月初七日，召集同志开会追悼，并集款恤其遗族，是月廿五日（阳历二月十三日）函请纘泰代办善后。原函由纘泰保存多年，前曾影印于《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冬十一月十二日，盗杀杨衢云于香港。总理厚恤之。”细目云，“总理在横滨得耗大痛，于十二月初七日，集同志追悼，并募捐巨款恤其遗族。又函嘱谢纘泰就近代筹善后。”

一、辛丑年（一九〇一）十二月初九日，总理由日本乘日轮八幡丸至港。寓上环永乐街《中国日报》社三楼，时港政府乙未九月禁止总理五年入港之期

已满，故得登陆无阻。惟居港数日，即被警厅讽使他适，故总理遂于是月十五日离港。及总理去后，港政府又复重申禁令。至辛亥光复始行撤销。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冬十二月至香港，居《中国报》社。旋返日本。”

一、辛丑年八月十四日，谢纘泰、洪全福、李纪堂等定议在广州发难。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充起义资金。纪堂担负军饷金额。纘泰提议推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众无异议。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细目略谓，洪全福、谢纘泰、李纪堂等于辛丑八月十四日会商在广州起义。进行方法，与上文完全相同。

一、壬寅年（一九〇二）十二月三十日，洪全福、谢纘泰、李纪堂、梁慕光、李植生等谋在广州举事期前事泄。全福、慕光逃脱，党人被捕殉义者，有梁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岐、何萌、苏居、李秋帆等七人。在狱毙命者，叶木容一人。监禁二十年者李伟慈、龚超、梁纶初三人。

按以上事实，《总理年谱提纲》云“十二月晦日，洪全福、李纪堂、谢纘泰等谋起义于广州。事泄，梁慕义、梁慕信、陈学灵、叶昌、刘玉岐、洪达明、何萌、苏居、李棠、李秋帆等死之。”其细目全文亦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大同小异。

以上所举兴中会初期大事十五则，为谢著最有系统之记录，原书为英文，曾载民国后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谢居生长澳洲雪梨新金山，深通英国文学，尝于兴中会成立前二年，偕杨衢云等发起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研究新学为宗旨。与衢云相交最厚。及兴中会成立，担任外交事务，与律师何启及西报记者黎德、邓勤、高文、克银汉、马礼逊诸人，尤为莫逆。生平经历均录入日记内，其所著《中华民国秘史》，即根据历年保全之日记而编述者也。所载各大事之年月日，也概用阳历，故全采用以编入吾书时，须一律改译阴历，然余改译时，乃凭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内之阴阳历对照表，殊不能保证余译之是否准确。举例言之，谢著谓兴中会之英文对外宣言，系于阳历一八九五年十月九日，由英人黎德及高文二人起草，再由何启谢纘泰等订之等语。余所译作阴历乙未年九月廿一日。后查是日已在重阳日失败后十数日。尚何有起英文对外宣言之需要，是可证明余之错译，毫无疑义。及今回头一思，不禁哑然失笑矣。职是之故，余甚望一般史家于采用吾书时，仍须参校百年来之阴阳历对照表。验吾书转译之能否准确，倘能据实指正，借免以讹传讹，貽误史册，则岂惟吾书之幸，亦一般党史国史之幸也。又谢君纘泰自壬寅除夕广州一役失败之后，即不再预闻革命军事，尝一度与英人克银汉同发刊英文《南华早报》，鼓吹中国政治，应根本改革之说甚力。上述之《中华民国秘史》即其民十三年所作。民二十年后在香港病故。闻遗留兴中会初年之笔记书札及图像甚富，其后人不知爱护，竟致失佚无存，良可惜也。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

澳门原属我国广东省香山县滨海之一小渔村。明朝正德时（民国前四〇六年）葡萄牙商舶来此汲取淡水，渐有彼国人足迹。嘉靖时（民前三九〇年）又辟港设官，年向我国纳租二万两。万历时（民前三三九年）减为五百两。我国向视其地为化外，一任葡人治理，不过问也。及清光绪十三年（民前二十五年），驻北京葡使通牒清廷要求割让，时任军机大臣者为满人倭文端。大言曰，澳门与新加坡相邻，我国要之无用，遂与葡使订割让条约五十四款及专约三条承认葡国在澳门之管理权，而澳门遂不为我所有矣。葡人既领有澳门，即恃为远东殖民地之主要财源，以扩张烟赌事业为谋利致富之政策。全市之烟馆赌场，五光十色，触目皆是，故居留其地之我国人，十九以烟赌为业。而从广州香港等处往来澳门之赌客，以交通便利，朝发午至，因而破家丧生者，时有所闻。至葡人所施之政制，大都以保护及繁荣烟赌为方针，故积弊重重，影响及于华侨知识至巨，以视邻境香港之崇尚法治，殆有天渊之别。

孙总理于壬寅年（民前二十年）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首在澳门康公庙前创设中西药局，悬壶济世。以医术高明，渐为世人欢迎。惟当时澳地民智尚极闭塞，居民多不相信泰西医学，欲使移风易俗，已属非易，更未便向之商讨国是。因询知镜湖医院为全澳有名绅商所公立，向用中药施治贫病。若从事政治运动，非先向该院绅商人手不可。遂由邑人吴节薇介绍，迭请该院兼用西医西药，以济中医所不及，并愿担任义务，不受诊金。该院绅商感其高义，竟破例从之。总理由是与各绅商时相往还，友谊日笃，就中绅商之具有声望势力者，只何穗、田卢九、吴节薇、陈席儒、陈庚如、萧瀛洲数人。卢、萧二氏为烟赌巨商，向以交结中外官宦为光耀，最称顽固。二陈为檀香山大农业家陈芳之子，稍具洋化而乏远见。穗田节薇思想较新，可作政治谈友。穗田尤热心爱国，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总理所认为好友而时得其助力者，即此何吴二氏耳。总理居澳半载，时欲物色热心同志如郑士良陈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只有同邑人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间。相与畅谈时政，余人皆不敢引为知己，因之遂有易地广州另创门面之意。适是时当地葡医因总理医业兴盛，大招所忌，遂提出禁止外籍医生在澳门操业之议。总理早认澳门一地不能为政治之活动，乃乘机收束中西药局而移于广州。即第二次开设之广州冼基东西药局是也。

乙未（民前十七年）重阳兴中会在广州失败之后，总理与澳门旧友不相闻

问者多载。丙午丁酉间（民前十五年）康有为高谈变法，梁启超、汪康年等发刊《时务报》于上海，风行一时，在粤康徒亦开《设知新》报于澳门以应之。康之弟广仁（幼博）及诸弟子徐勤（君勉）、麦孟华（孺博）、刘桢麟（孝实）、吴天民（介石）、陈继俨（仪侃）、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何章（易一）、梁铁君诸人群集其地，各为危言异说以耸动观听，可称一时之盛。而当时为康门师徒之惟一东道主者，厥为巨商何穗田，亦即前数年总理在澳业医时最得力之好友也。时康徒陈子褒康圉子张寿波等亦各倡办学校，以谋独占该地之教育权，均大得穗田之助。及戊戌（民前十四年）清帝政变，康有为复分设保皇会于澳门，即以穗田为分会长，并兼总会财政部长。同时更在澳筹备东文学校，聘日人田野橘次任校长。田野即庚子（民前十二年）在上海出版之《同文沪报》社长，该报即汉口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宣传机关也。穗田少入葡籍，与葡人多有瓜葛，康徒咸恃为护符，是为保皇会在澳门全盛时代。迨庚子七月唐才常自立军在湘鄂以事泄失败，唐部秦力山、朱菱溪、龚超诸人追咎是役挫败由于康梁中饱华侨捐款所致，群向诸梁算账。康梁归过于穗田。秦等先后至澳门查阅收支账册，结果乃知穗田仅为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此案大白后，穗田始觉察康党棍骗之内幕，豁然大悟，渐与若辈疏远。又是年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因领衔绅商千余人致电清廷抗争清帝废立事，被通缉逃至澳门，葡督徇清廷请，囚之于大炮台。康徒乃求救于穗田，穗田以无力对，后由香港兴中会员谢纘泰代求香港总督卜力转向葡督说项，经元善始获出狱。穗田自是与保皇会脱离关系。而澳门亦渐不见有康徒足迹。

壬寅癸卯间（民前九至十年）香山人郑贯公、徐桂、刘思复等在县城石岐发起书报社，以开通民智。寻拟设分社于澳门。以和者寥寥而止。及乙巳（民前七年）秋东京同盟会成立，总理特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发展香港澳门广州各地党务。冯于丙午丁未间（民前五六年）先后遣刘樾杭阮亦周等至澳门荷兰园和隆街二十一号设立机关，颜曰乐群书室。刘思复曾假是寓试验炸药炸弹。然成立数月，仅得基本会员数人，不得已宣布解散。丁未冬冯得香山大盗林瓜四之弟瓜五报告，有澳门奸商柯某租用日轮，由日本私运军械至澳门附近华界海面起陆图利。即派同志温子纯偕瓜五赴澳。预备劫夺该械后，乘势在香山钱山聚集起事。其后查悉该轮卸陆地点系在澳门而非华界，恐因此惹起国际纠纷，遂尔中止。是即次年戊申（民前四年）正月中日发生大交涉之日轮二辰丸所运载之武器也。嗣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澳中党人亟谋响应。时邻接澳门之钱山驻有新军一团，早于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广州倪映典反正之役，与同盟会发生关系，至是遂有同盟会员刘忠复、林君复、莫纪彭、郑岸父诸人在澳组织机关专发动该军反正。该军官长何振任鹤年陈可钰等毅然举兵应之，为辛亥九月广东独立之一大声援。世称香军者是也。要之澳门一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其地位远不如香港之重。

要，良由该地华侨文化水准低下所致。查该地出版之日报，不独在民国以前一无所有，即在民国建元迄今三十余年，亦只见有规模简陋之小报二种，以较香港大小刊物之日新月异，充斥市间，相去何可以道里计耶？

入民国后，在粤民党先后派人至澳门开设分会，扩张党务。乃因该地侨民缺乏国家观念，及葡政府种种压抑，二十余年来从无特著之进步。然在恶军阀盘踞广东期间，革命党人曾数次利用该地为进取之出发点，亦大有足迹者。一为民五袁世凯称帝时代，是春肇和军舰奉令自上海调防粤省，时朱执信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军务，李文范、古应芬、邓铿、李朗如等佐之。其指挥部设于澳门。首定夺取肇和以攻袭广州之计划。某日遂派死士马伯麟等百数十人假充乘客，同附澳门开往广州之轮渡，于半途将抵黄埔海面时，突然用武力夺取该轮之驾驶权，强迫驶近肇和舰攀登其上。拟得手后即利用舰上大炮以轰击广州。不幸众寡不敌，马伯麟等俱为敌军擒获。至龙济光失势去粤，始脱囹圄。是役为中华革命军讨袁最勇敢之史实，足与民四年十二月陈其美在沪攻取肇和之役后相媲美。又是役后数月，滇人刘少延周伯甘等奉中华革命党命运动驻香山小榄之龙济光部旅长纳顺洪易帜反正，亦以澳门为出发点，是澳门一地在中华革命党期间，固大有军事上之价值也。

次为民九桂军阀陆荣廷莫荣新踞粤时代，是冬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粤，连战俱捷，莫荣新知大势已去，始向桂省撤退。而威逼莫军撤退之有力者，实为国民党最初由美购入之飞机一架，盖是时美洲国民党训练之飞行技术人员甫毕业回国者，有杨仙逸、张惠长、李光辉、陈庆云等数人。朱执信、孙科等即令其设法购取飞机及汽油，用以协助粤军攻击莫荣新。杨仙逸等得机后，乃先疏通澳门当局，得由其地起飞以达虎门，更由虎门以飞抵广州，轰炸督军公署，莫荣新岑春煊杨永泰等不禁一吓，仓皇作鸟兽散。此役为我国空军出现战场之第一次。其出发基地则为澳门，故谓澳门一地尝占有我国空军史上首页之相当位置，亦无可。上述数事为民国后革命党利用澳门作根据地之史实，此外无可记者。

自民三十年冬日寇占领香港以来。澳门以葡人严守中立，得免蹂躏于倭奴铁蹄之下。香港及粤省人士咸视该地为安乐乡，趋之若鹜，旅澳人口因之大为亟增。赌场烟馆舞厅旅店各业十分繁荣，得未曾有，虽日寇多次寻事挑衅，葡人惟面颜忍隐，强分让烟赌利权之一部以迁就之。近四年间远东各商埠得脱离兵燹之灾劫者，独此方圆数十里之一片土耳。最近日寇在太平洋诸岛迭为美军所败，已成全部崩溃之众，我军在西南各省发动反攻，亦已著著得利，克敌致果，为期不远，将来战事完结后，以前我国与各国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当然一律根本撤销。不久澳门亦必归还于我。吾信我国当局于收回失地后，必能清除积弊，一扫该地烟赌传统之流毒，而改造一优良之模范商港，可预决也。（此文发表于民三十四年五月）

孙总理庚子协助菲律宾独立及 购械失败始末

戊戌年（一八九八）四月，美人借口西班牙治理古巴群岛不善，向之宣战，古巴土人应之，西军败，美人许古巴独立。美人复占领西属之菲律宾及夏威夷二岛，菲独立党首领阿坤鸦度初与美人约，率其部下举兵叛西。而美人则助菲人独立，后竟悔约，据菲岛为已有。阿坤鸦度大愤，转以拒西之师拒美，因器械缺乏，竟为所屈。阿氏乃函电求援于亚洲各国，并于己亥年（一八九九）夏秋间密派代表彭西 M. Ponee 赴日本购械，图再举。彭西知我国革命党孙总理与日民党素有关系，遂由香港友人介见总理商议购械方法，且托以全权。总理时以绌于资金，对于国内军事多不如意，闻之大喜，乃提议率党员至菲岛投独立军助其成功。事成后，由菲人协助中国革命，以为报酬，彭西及中日同志咸赞成之。彭西以告其首领阿坤鸦度。阿闻中国革命党缺乏饷糈，乃命彭西馈赠总理日金十万元，以表示中菲两国合作诚意，总理欣然接受。是秋即派陈少白回香港开创《中国日报》为宣传革命之喉舌。次年复遣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等策动惠州广州军事，菲人之助款，大有力焉。事后保皇党之檀香山《新中国报》及香港《商报》尝诬攻总理骗取菲律宾独立党巨款。其实阿彭二氏首次致送总理十万元外，以后尚有所赠。此为中菲二国革命党互助携手之义举，殊非甘作满清鹰犬之康梁师徒所能了解耳。

总理既受彭西重托，即派日同志宫崎寅藏以购械运输事求助于日进步党首领犬养毅。犬养素主中日亲善政策，而与吾国民党关系颇密，闻宫崎言，曰：凡私运机械者必须避免警吏之耳目。吾与汝非其才，商人又贪利而忘义，宜择友人中诚实而具商人之手腕者任之。沈思良久，复曰：使中村弥六当之如何？渠近屡对余言菲岛事，或有意于此，盍往说之。宫崎从其言，中村慨然允诺。宫崎归报总理，总理以犬养特荐，亦信之不疑，于是购械及租船两事皆委托中村负责办理。而总理与中村之间，则以宫崎及平山周二人为传达机关。宫崎平山均日志士中赞助我国革命之最早者，尝奔走我国南北各省数次，总理大得其助。戊戌清室政变，二氏亦曾分途营救康有为梁启超脱险，故在彼邦有侠客之称，此次亦愿附从总理协助菲岛独立。中村为现任进步党干事，兼众议院议员，亦彼邦名士之一，众咸以为付托得人矣。是年冬十二月，中村自枪炮商大仓会社购得军械，复向三井会社雇一轮船，名布引丸。运载赴菲。由宫崎等介绍同志林及高野二人担任押运，预定驶至马尼刺附近一小岛，由菲人接收起陆。平山及退職武官远藤隆夫、

山下稻、清藤幸七郎、岛田经一、伊东正基诸人则随后赴菲布置军事，相机进取。总理则预定于菲独立军大举时偕彭西杨衢云宫崎及香港党员多人，取道小吕宋埠加入义军。一切计划颇为周密，至庚子年（一九〇〇）正月，布引丸遂启碇开往菲岛，不幸于航行浙江海面时触礁沉没，押运员高野林二人及船员多名死焉。总理及彭西等闻船械俱失，异常懊丧，中村谓如有资金，可以二次购械，务求达目的而后已。总理乃商诸彭西仍托以重任。中村于是重向大仓会社洽商，购得村田式铳及弹丸如前数，方期雇船运输，则以日本政府鉴于布引丸之沉没，取缔轮船出口，监视严密，无法输运。蹉跎数月，而菲独立军因缺械失援，连战失利，卒为美军屈伏。中村代购之械尚存贮大仓商店，竟无所用。总理时方委派郑士良策动惠州军事，乃商诸彭西欲借该械供中国革命之需，彭西欣然赞许。

总理既得借用菲独立党之军械，益有所凭借，遂于庚子五月中旬偕杨衢云及日志士宫崎、平山、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清藤幸一郎^①等十余人，乘法国邮船烟狄斯至香港。廿一日在船旁一小舟开军事会议，列席者有衢云、陈少白、邓荫南、谢纘泰、史坚如、李纪堂诸人，议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邓子瑜、黄江喜等赴惠州。邓荫南、史坚如等赴广州，各准备发难。衢云、少白、纪堂等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衢云等办事。自偕英人摩根 Morgan 乘原船赴西贡，预定于六月归途经香港时，即偕日志士等入内地亲率郑士良等大举。是月廿六日抵港时，忽被港政府预派水警监视，不得登陆，遂不得不变更计划，召集诸同志在舟中开会。将惠州发难之责委之郑士良，自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相机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时士良所派黄福、黄耀廷等已集合所部屯驻惠州归善县之三洲田稔山等处数月，专候士良命令进取。日久风声外露，是岁闰八月初旬粤督德寿据各方谍报，乃令提督何长清、邓万林等率兵进驻淡水镇隆，以塞三洲田之出路。士良因战机日迫，电台湾求总理速予接济，总理初复电谓筹备未竣，令暂解散，待时再行召集。另电东京宫崎，使将菲人存械取出，准备雇船运粤。驻三洲田革命军诸将黄福等虽得士良转来总理暂解散电令，咸以为清军不足虑。乃续电总理，谓当率兵向沿海岸东上，仍请设法运械至平海及海陆丰一带，以便收接。电文由士良亲往香港拍发。寻清军复逼新安县属之沙湾，三洲田大受威胁，黄福等势无可忍，遂不待士良之归报消息，突于十五晚率敢死士八十人袭击沙湾之清军，阵斩四十人，俘三十余人，夺获械弹无数。清军大骇奔溃，适士良归自香港，带回总理令向厦门前进以便接械之复电，于是全军改道东向。廿二日趋镇隆，一举而败清将邓万林之师，掳其管带杜凤梧及兵士数十人，杀伤甚众，革命军军威为之大振。

宫崎在东京得总理自台湾电，乃派远藤向中村交涉取用前次购存军械事。中村

^① 同前文“清藤幸七郎”，此处疑为笔误。

托故他适，而使远藤自赴大仓商店取械。大仓主人直告以此物尽属废铁，只可售给外国以求利，绝不能施诸实用。远藤至是始觉察中村之诈，遂以告犬养、宫崎，众闻之咸为诧异。寻惠州革命军连战俱胜之消息纷载东京各报。宫崎远藤原预定赴香港转入战地，至是因中村欺诈事件之暴露，不得不中止其行，而专向中村提起严重之交涉。时惠州革命军已先后大破清将邓万林、刘邦盛、马维骥、莫善积，各路部队连占白芒花、崩冈墟、黄沙洋、三多、祝白沙各地，有众二万余人。总理在台湾原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有协助武器之约，詎于中村棍骗购械资金案发时，而日本政府适于是时更换内阁。新首相伊藤博文对中国之外交政策与前大异，即禁止台督协助中国革命党，又禁止器械出口及不许日本武官投效革命军，因是总理潜渡内地及接济武器之计划全盘失败。乃派日志士山田良政偕同志数人，从香港经海丰而达革命军大营，传令郑士良等，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不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云云。士良等得电，以饷械两乏，势难持久，遂不得已拔队回三洲田宣布解散。山田后以归途失路为清兵杀害。

总理在台湾得宫崎电，谓查悉中村代购武器尽属废物等情。即复电令向中村索还械弹原价六万五千元，犬养以是亲访大仓商店主人，劝其归还原价，大仓谓渠只收到械价五万元，除中村及其左右所索利益外，所余无几，只允出资一万二千五百元取还原物。犬养使其增加至三万元，大仓不允，谈判良久，始允以一万五千元息事。于是犬养复令宫崎亲访中村索还渠经手自肥之一万五千元。合大仓所偿为三万元。拟汇给总理应军前之需，詎中村竟否认所获之数，且反颜相向，卒与宫崎远藤二人不欢而散。由是犬养与中村二人之友谊亦渐破裂。相持多日，而惠州革命军亦以械乏援绝瓦解。总理旋自台湾返日，始知其详，复发觉中村有伪做总理私印冒签情事。进步党各干事亦大不直中村所为，群促其觉悟，中村自知理屈，亦有还款服罪之意。事为东京《万朝报》所知，遂将此事经过尽情揭发。而中村之名遂为社会所不齿。中村疑为犬养所为，老羞成怒，突然取消前议，拒绝还款，进步党诸干事以谣言日盛，多劝中村脱党自保。中村腼颜弗允，犬养乃不得已以总务委员之权力除其名籍。时总理亦延律师梅井三善二人，欲向日本法院起诉，后经详细研究，乃知此案关系中日菲德四国，将酿成极大之外交问题，非短时期可以解决。适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出而斡旋，不欲此案扩大，以致耸动一世之观听，总理从之。遂允收回中村偿款一万三千元草草了事，一场风波遂尔停息。然宫崎因此事竟为日本诸同志所责难，恶声四起，犬养特设宴为之和解。席间宫崎与内田良平大哄，各拔刀恶斗，宫崎额为所伤，经旬始愈。事后菲独立军代表彭西于独立军失败后，仍居日本，与总理往还不绝。乙巳年（一九〇五）后移居越南西贡菩里连街一百四十号（140，REUPLLERIN，SAION），总理过西贡时辄任访之，彭亦频贻书总理，由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冯自由等转达。事后宫崎因此次购械纠纷见疑于彼邦同志，特致函总理说明详细经过。原

书尝载于宫崎所著《三十三年之梦》，读之可以明白兹事真相。照译如左：

逸仙先生足下：辱交于兹，已四年矣。以大君子之容人，而效奔走于三色旗之下。谋事不成，屡遭蹉跌，然不足以灰仆之心也。乃者谗口中伤，恶声四出，以先生知仆之明，本不待乎陈辩。第吾二人心性尚未至乎至圣灵通拈花微笑之境，距离又远，难保无风云阻隔。故谨述中六事件之经过于左右，表明心事。先生若有疑乎，愿得此以解之。无则笑而弃之。

方先生在台而电促军器，仆与远藤木翁研究方法，皆知急送之难。然其始中六实以全权独当交涉之冲。未由窥其机奥。适中六有巡游某地之说，远藤遂诿以准备而止其行。否则请代理人面当此事。彼不得已而托远藤以委任状，此远藤代中六而与小仓相接之原因也。

远藤访小仓求领收械弹之事，彼曰，时有不利，故不能交付。远藤曰，目前需要至急，决无已付货价而不能收用之理。彼曰，品物虽属君有，然决定运送之机则权操自我。曾明白规定于与中六所订契约条款之内，远藤闻之大为惊异，乃要求检查货品。彼曰，此物今存某某仓库，虽吾亦不易见之，且为数二百五十万，检查至难。远藤曰，吾曾奉职陆军略谙此道，可以方法鉴定之。彼悄然曰，此物原属废铁，不如运销国外以图厚利。此中六所贻与君等之利益也。此语令远藤更为诧异，盖小仓误以远藤为中六同谋，故坦白告之。远藤于是驰告木翁，又以电话招余，而中六之非行遂全盘暴露焉。

余悉小仓、中六二人营私舞弊后，即电告先生请示。先生覆电谓须向之索还货价，于是木翁亲访小仓交涉此事。小仓允以一万二千五百元取回原物。木翁谓货价原为六万五千元，而仅赔补五分之一，未免损失太巨。彼坦然曰吾仅收价五万元，而五万元内之利润，多为中六及其左右所得。木翁因是获知中六克扣不贻，乃要求小仓退还三万元作了。小仓愿再添二千五百元，卒许以一万五千元取回原物。

木翁谓余曰，中六之罪不可逭矣。虽罪而责之何益。若设法使彼以所肥者仍献于公，合小仓所偿之一万五千金，以应孙公前敌之急，实为上策。然彼常貌为贫而介，苟直接交涉，而使之偿金，彼决弗承。故宜示意小仓。使切实劝告中六，然后由小仓出名归款，彼或可就范也。

方惠州革命军起事之消息传来，仆与远藤急至横滨候之。及闻捷报频传，不禁魂飞肉跃，恨不能飞渡支那海而奔走麾下。虽梦中弦索，如闻大军凯歌之声，而所以绊此軀者，实中六之事也。及中六归京，仆即往见，依木翁意旨予以暗示，实则要其退还所吞没之一万五千金。彼似略有觉悟。允与小仓商量答复。明日仆再访中六，未得要领。旋木翁以电话招余，仆应命往，则远藤时亦在座。据其报告曰，吾面中六，适彼访小仓而归。见余愤然曰，木翁不义无情

之伦，胡为向小仓前詈吾之短。吾与彼为政友，而视之曾商人之不若。言次，殆如狂人。窥其意，殆因彼劝小仓归款，而小仓亦以彼所行之非劝之。遂不得不取证木翁之言（即五万金与六万五千金之别）。彼自知众口不理，狼狽周章而演此狂剧。然而此一事也，事之外犹有事，则私书私印之伪做是也。翌日仆复访中六，而远藤先至，伪为不知。叩以如何答复所问，彼强言厉色曰：吾自后不与闻购械之事。仆问以故，彼复骂木翁。仆晓之曰：此非木翁之事，而为孙君之事，亦非孙君一人之私，而实天下之公义也。君与木翁有争，异曰可也，今奈何以私愤而害天下之公义，不速了此事乎？彼更状类疯狂，恶口相骂，仆与远藤不能复忍，乃怒骂而出，于是第一和平之手段以破。

中六既不可理喻，而小仓亦非愿舍其资者。但事前与小仓及德商之间所订之品物交换书，又不能不烦中六。于是日北任其劳。由中六之手而得德商之书，以了结小仓之方面。中六既奋自弃之勇，而张背水之阵，与木翁为敌，乃游说党之一角。曰木翁之伤吾，欲摧毁旧革进党之势力也。此时木翁犹秘中六之非，而世皆知木翁与中六不惬。且有诘问事实者。渐为党中之一问题，而木翁犹不轻发，惟密告党之二三领袖。时则先生已从台湾归，而揭发私印私书之伪做。

一日有小岛君忽来访仆，谓仆曰，昨日中六约余相见，吾不与彼晤面已久，想必与君等之事有关，试访之何如。是日木翁出游仙台，故不在京。仆往促之归，告曰，中六外强中干，其意欲得机会，使吾当调停之役，翁闻言甚喜。既而中六果托小岛求与木翁会见，翁答曰，会见可也，然吾与中六不宜单见，须有一二友人在座。宜就麻翁、莫北、冈浩中选之，相会之地亦可于三人住宅。乃商定在莫北寓所，而请麻翁参加。及期翁使仆预抄录伪造书原稿怀之而临会场。会谈中中六所解说甚长，其巧辩足以文过饰非，余无言，惟出所作伪书二纸示之。彼无辞可答。始低首服罪。

此会原属秘密性质，并未向人发表，亦为中六守秘密之德义。况中六既已服罪而愿偿款，则一线之希望从此复生。不图《朝报》忽揭发中六之非，将驱逐之于名誉的世界，而断绝其政治的生命。彼之狼狽万状，自属不免，适值更石君亦向之求见。君以胆力见称于时，彼有罪恶而恐怖也固矣。中六谓《朝报》此举为木翁所授意，木翁惟有坚请《朝报》停止登载以自明，而《朝报》不之恤，且并伪做书而亦暴露之，此与宣布中六之死刑无异。遂令彼益采毒血之决心，而第二平和之手段亦破。

中六之方面如此，而木翁方面又有新生之问题，则于党内之处分中六是也。自伪做书一显于纸上，党内要求处分中六者极众，翁亦无由曲庇，遂私劝中六自行脱党。中六不允，乃以总务委员之权力而行除名处分，由是平和益无望，最后惟有进行起诉之一策耳。先生以中六前对木翁言自愿偿款，遂

亲访中六要求践约，而中六不顾。先生愤而欲起诉之，乃托法律之事于三善君。复以更石所介绍无报酬之梅井君为辅，此仆与先生共历之事也。

仆等既下最后之决心，以对中六之毒血，而却以二木君之一言而转向者。此不得不更向先生详述者也。二木君为仆之亲戚，渠招余往见时，富井君亦在座。二木君曰，君意欲陷中六于死地乎？曰否。然则木翁如何？曰，与仆同意。彼掉头曰，木翁之穷追中六，未免太甚。曰登报，曰除名，因此二事，天下几目木翁为无血无泪之人。今又闻起诉中六，是岂欲杀中六而反自伤乎？仆于是详告以此案始末以晓之。复答曰，木翁岂不知一身之利害，但思对于孙君而克尽其责任，不得已而出此耳。彼甚有解色。忽一变其语调曰，然乎？今当为君所以酬木翁知遇之时矣。仆问其故。彼答曰，吾悉木翁之心事较他人多，然外间多疑木翁为无情。且中六鬼蜮之罪虽不可道，然君非曾一信赖而依托以大事乎？彼有罪，君等不明之责自在其中。何不拓君心胸，以迎中六，且使木翁脱世人之疑乎？仆闻言心动，然素知中六奸智，能对敌情而弄缓急。故所言终不得要领。行时，彼直言中六曾托其斡旋此事。既而木翁亦以电话招仆。据言麻翁适来访，力言穷追中六之非策，吾已辞而辟之，彼乃传言欲会吾于红叶馆。此日即与先生约会于小岛寓所。同访辩护士三善而不值之日也。麻翁之言，略如二木。仆略述其事之不得已。翁曰事情吾知之，但我木翁之良友也，想君亦然。而君孙君之至友也。君与木翁同致力于异乡亡命志士之高义，吾甚感动。但中六与木翁亦为多年政友，如为活孙君而杀中六，是岂仁者之所为乎？木翁谓吾弄机智而啜亡命志士之膏血，绝无可洒之泪。是理也。理虽有理，然人间之泪不洒于泪，而流于情。君等若强行其决心，则世人之同情宁倾于中六。却上木翁以无血泪之徽号，夫何不勒马悬崖。以保全木翁之誉，而遂孙君之事。倘君有此心，吾请当中六方面，愿君不言额之多额，以便取偿，余诺之。此实平和一着之再起者也。麻翁又曰，君若容我所请，则可即中止起诉。仆曰，非也，余等约三善会谈，犹余二日。想君与中六之谈，一席可决。仆又曰，吾甚疏于金钱之事，愿得好顾问。乃推小岛君，二日后，仆偕先生往访三善，乃知对于三善之罪虽有定法，然事涉阴谋，关系中日菲德四国问题，关系之人又不可不受多次之讯问，至于终局约费数年，故先生之意亦动。又恐为中六所知，乃故示麻翁以进行起诉之状。终以中六之一万三千金来，草草结局。此又仆与先生共历之事也。

事实如前所陈。今请括言其要。则不杀中六而立义于先生者，木翁最初之希望也。宁杀中六，受无血无泪之讥，而立义于先生者，木翁最后之决心也。而救中六于九死，复欲自出千金以补中六之短，而先生不受者，麻翁之至情也。仆不幸而承乏于其间，又不幸而洞察两翁之心事，又能知先生之状况，故毅然愿当其冲，绝不感觉如何之困苦也。

仆言尽于此矣。中六之起诉不成，而仆反若起诉于先生者，知先生之笑其愚也。然使仆至于此愚者，谁乎？陈其情于左右，希与先生之交情完于万世也。先生其鉴之。幸甚。

宫崎寅藏百拜顿首

著者按：宫崎原书所举姓名，多用隐语。以著者所知，中六即中村弥六。木翁即犬养毅。小仓即大仓，更石为内田良平，日北为福本诚，冈浩为平冈浩太郎，余数名待查。

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

庚子年（一九〇〇）五月，北方义和拳匪作乱，围攻各国使署。清西后不独朋比为奸，且下诏对各国宣战，举国鼎沸，大局岌岌可危。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博士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BLAKE），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织新政府。事前已经何启征求卜督同意，始向少白言之。少白即拍电详告总理取进止。时总理方居横滨，计划惠州军事。得电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遂由少白召集各会员研究进行策略，随起草致港督函稿。复由何启、杨衢云、谢纘泰等译成英文。具名者为孙逸仙、杨衢云、陈少白、谢纘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柏诸人。其文曰：

中国南方志士某某等，谨上书香港总督大人台前，窃士等十数年来，早虑满洲政府庸懦失败，既害本国，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节，祸恐靡既。用是不憚劳瘁，先事预筹，力谋变政，以杜后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祸。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势将糜烂。受其害者，不特华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士等睹此时艰，亟思挽救。窃恐势力微弱，奏效为难。政府冥顽，转圜不易。疆臣重吏，观望依违。定乱苏民，究将谁属。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

于内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则内无反侧，外固邦交。受其利害，又不特华人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贵国其慎裁之。否则，恐各省华人望治心切，过为失望，势将自谋。且祸变之来，殆难逆料。此固非士等所愿，当亦非贵国之所愿也。时不可失，合则有成。如谓满政府虽失政于先，或补救于后，则请将其平素之积弊及现在之凶顽，略为陈之。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失势则媚，得势则骄，面从心违，交邻惯技，是谓尚诈术。较量薄弱，恩可为仇，朝得新权，夕忘旧好，是谓渎邦交。外和内狠，慝怨计嫌，酿祸伏机，屡思报复，是谓嫉外人。上下交征，纵情滥耗，民膏民血，叠剥应需，是谓虐民庶。锻炼党罪，杀戮忠臣，杜绝新机，闭塞言路，是谓仇志士。严刑取供，狱多瘐毙，宁狂毋纵，多杀示威，是谓尚残刑。此积弊也。至于现在之凶顽，此后尚无涯涘。而就现在之已见者，则如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是谓诲民变。东乱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凶，命为前导，是谓挑边衅。教异理同，传道何罪，唆耸民庶，屠戮远人，是谓仇教士。通商有约，保护宜周，乃种祸根，荡其物业，是谓害洋商。睦邻遣使，国体攸关，移炮环攻，如待强敌，是谓戕使命。书未绝交，使犹滞境，围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谓背公法。平匪全交，乃为至理，竟因忠谏，惨杀无辜，是谓戮忠臣。启衅贪功，觊觎大位。不加诛伐，反受兵权，是谓用债师。裂土瓜分，群雄耽视，暗受调护，漠不知恩，是谓忘大德。民教失欢，原易排解，偏为挑拨，遂启祸端，是谓修小怨。凡此皆满政府之的确罪状，苟有反正，为祸何极，我南人求治之忧，良为此矣。士等深知今日为中外安危之所关，满汉存亡之所系，是用力陈治弊，曲慰同人。南省乱萌，借兹稍缓，事宜借力，谋戒轻心。上国远图，或蒙取录。兹谨拟平治章程六则呈览，恳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除去祸根，聿昭新治。事无偏益，利溥不同。惟是局紧机危，时刻可虑。望早赐复，以定人心。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计开

一、迁都于适中之地。

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

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

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之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惟于年中所入之

款，按额拨解中央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及官中府中费用。省内之民兵队及警察部，俱归自治政府节制。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备，暂向自治政府择之，俟至若干年始归民间选举，以目前各国之总领事为暂时顾问局员。

三、公权利于天下。

如关税等类，如有增改，必先与别国妥议而行。又如铁路，矿产，船政，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教士旅居，一体保护。

四、增添文武官俸。

内外各官，廩禄从丰，自能廉洁持躬，公忠体国。其有及年致仕者，给以年俸。视在官之久暂，定恩额之多少。若为国捐躯，则抗养其身。后。

五、平其政刑。

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如文学科学，律学等，俱分门教授。学成之后，因材器使，毋杂毋滥。

书既上，复由何启向港督代达一切，卜力极表同情，因向粤督李鸿章接洽数次。谓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时清廷以大势危急数电促鸿章北上。鸿章以拳乱祸首，势焰张甚，迟迟未行。嗣港督向之提议广东自主计划意颇为动。惟以清廷尚未陷于绝境，故仍迟疑观望，未有正当表示。其幕僚有粤绅刘学询，号问刍者，早年与总理为旧交，且名列农学会籍。乙未（一八九五），广州重阳之役，亦尝知情。总理以其具有帝王思想，故未与合作。及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颌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总理初得少白函电，稍知原委。嗣得学询函，更悉港督所提议已渐发生效力，遂偕杨衢云，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于五月中旬，乘法国邮船烟狄斯赴香港。二十一日抵达，粤督已派幕僚曾广铨率安澜兵轮来迎，即邀总理及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时总理得少白等报告，知鸿章尚无决心。另一报告，谓督署幕僚，且有设阱逮捕孙杨二人之计划，故不必冒险赴粤，仅派宫崎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已则乘原船赴越南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宅，与学询密谈一夜。学询述李督意，谓各国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并商定对于清帝后回京或西迁之二种办法，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以时机未至，遂返香港。

宫崎返港后，以总理他行，无事可办。因戊戌年（一八九八），清室政变时曾保护康有为赴日，于有为有恩，遂欲赴南洋游说有为，使与总理联合组党救

国。以其意商诸陈少白，少白认为徒劳无益。然宫崎意坚决，卒偕其友清藤幸一郎赴新加坡。事为康徒徐勤所闻，并探悉宫崎曾留刘学询宅一夜，遂疑宫崎此行，为奉粤督命谋刺有为以邀赏。迳电有为，请预防范。有为以告新加坡当局。故宫崎清藤甫抵新埠码头，即被该埠警吏拘禁入狱，搜获日本刀及港币一元钞票三万张。警长询以携此二物何用。宫崎答以刀为日本武士道本色，港币为中国革命党首领孙某之物，渠不过代其保管等语。盖总理舟过香港时，预备偕郑士良入惠州起兵，故命少白等兑换一元之港钞三万张，为发给军饷之需。兑换后，随交宫崎保管。宫崎于赴粤时，此款尚存行囊。及返港，乃挟以赴南洋，欲就近还诸总理。警长讯问后，对于日本刀尚能谅解，惟对于港币巨额，不能无疑。宫崎二人，遂系狱中一星期许。总理在西贡得讯，即兼程赴新加坡，以绅士林文庆医生之介，入谒新加坡总督，说明宫崎来此原意。并承港币为己物，即用以预备发给革命军饷者。新督聆言，始令将宫崎、清藤二人释放，并发还倭刀及港币等物。惟于总理离境后，旋颁布孙某五年内不许入境之令。日志士经此事后，咸称康有为为忘恩负义之无情汉，不复有主张孙康二派联合之说者。

是岁六月二十日，总理偕宫崎等乘日轮佐渡丸抵港，少白等报告联军攻陷北京后，清廷已派招商轮船安平来粤，迎李鸿章北上议和。鸿章闻清帝母子出亡无恙，决意北上，不再谈粤省自主事。港督之意欲扼之于香港，便与民党合作，约是日上午十一时会见为最后之劝告。倘渠能慨然应诺，则粤省可即宣告独立。粤督可以特许总理登陆，以便取道入粤。总理谓李以八十老翁，本无远大思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劝告，而中止其行。及鸿章与港督会谈，果不出所料。盖鸿章先后闻港督及刘学询之提议，未尝无采纳之意，惟其主见以清帝后存亡为断。设使清帝后，一旦遇难，乃可以借口宣布独立，以图自保。嗣闻出亡无恙，君臣之见犹存，始毅然北上。学询及曾广铨均随行。少白乃登安平轮访之。学询谓傅相意甚坚决，无法劝阻，事遂绝望。总理时欲偕日志士多人入惠州亲率郑士良等发动，因港政府得新加坡当局电详告宫崎一案，预派水警监视，不许登陆，遂不得已仍搭原船直赴日本，转渡台湾，以便接应惠州军事。

鸿章舟过上海时，留学询于沪，以处理南方各省事务。学询乃贻书横滨，告总理以通信地址。是岁闰八月十五晚，郑士良黄福等起义于惠州归善县属之三洲田，连败清军，声势大振。总理时驻台湾，亟谋用种种方法以援应义师。乃派平山周持密函赴上海访学询求助巨款，并约与合作。原函前尚存平山手中，照录如次：

耦耕主人足下：前次会议，已决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今据明文，迁都已实，则惟有余之办法耳。数月以前，已令部下分途起事，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兵力稍单，则乘机袭城，以为基本。袭城之道亦分二法，一为部下日前布置之

法，据报城内外各要地已种烈雷，一燃可陷官军八九。但此法伤残太甚，因知所种之物“大拿米”已有四万余磅，银粉亦有百余磅，若一燃之，则恐羊城虽大，片瓦无存也，此又焉能借为基本之地哉！故力诫勿行，且飭俟便起回，以免自伤，未审能照命而行否？其二，为弟亲率大队从乡间进迫省城，在内部众同时起应，此法较为妥善，今已约部下待命矣。今惠军已起，日内则肇、高、北江等处必继之。省城之兵，不能不外调，城中不能不单薄，一击必下，计属万全矣。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未行之前，欲先将内外局面布置妥当，以为万全中之万全也。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伉当财政，李君柏伉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工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今欲计出万全，转祸为福，第一要著，为厚雄资财，速办外局之事。欲保全苍生，瓦全羊石，则欲速雇舟直渡内地，以慰众心，而一众志，否则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列强瓜剖，华夏陆沉，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难逃奇祸。故欲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勿以斯言为河汉，幸甚幸甚！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恐未必肯从吾请。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已传语反正军中，俟到可扬布之日，则照扬布之矣。江鄂两督，趣意如何，如不以此举为不是，可致意力守，遏外人侵入。如不以此举为然，则弟取粤之后，即当亲来吴楚与彼军一见也。内局布置妥当之后，足下宜预备行装回粤相会可也。余事不尽，周君面述之。此致，即候筹安不一！弟长雄谨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于台北。

按总理此次致学询书，含有种种作用。总理鉴于乙未广州之役，知学询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函中所举姓名，耦耕，即学询别号；长雄，即高野长雄，为总理别号。周平山，即平山周。杨文，为杨衢云。李柏，为李纪堂。盛宣，为盛宣怀。何容，为何启、容闳。又镜海即澳门。大拿米，为英语炸药译音。时平山抵沪后，即访学询，备述总理拥戴之意。学询惟虚与委蛇，绝无诚意。平山竟无

所得。遂电告总理复命。总理于是即由台湾乘日轮至上海，舟泊黄浦码头，使平山邀学询至日轮会谈。学询托故不往，平山强之始行。孙刘密谈数时，均不得要领。自是学询与革命党人遂不再发生关系矣。无何，惠州革命军亦以失援解体。总理运动广东独立之一幕，由此告终。

记东京大同学校及余更名自由经过

余原名懋龙，民前十七年乙未冬在横滨加入兴中会即用此名。民前十三年己亥秋肄业于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高等大学校，此校系横滨华侨郑席儒等捐款开设。校长为梁启超，教务长为日人柏原文太郎（进步党首领犬养毅代表）。时梁启超方与孙总理磋商联合组织新党问题，议推总理为会长，而启超副之，日常来往东京横滨间，高谈民族主义。康徒之赞同者有韩文举欧榭甲梁子纲张智若罗伯雅等十余人，独徐勤麦孟华数人反对耳。故高等大同学校充满革命空气。所取教材有卢骚《民约论》、《法国大革命史》、《摩西出埃及记》、《华盛顿传》、《英国革命史》诸书。学生林锡圭、秦鼎彝（力山）、蔡艮寅（后更名锷字松坡）、李炳寰、范源濂（静生）、田邦璇、蔡钟浩、周宏业（伯勋）、郑贯一、冯斯栻、唐才质、李群、陈为璜、李渭璜及余等三十余人皆志大言大，各以摩西、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卢骚、福禄特尔、克林威尔诸杰自命。是秋康有为在新加坡得徐勤告密，函谓“卓如（启超字）近为行者所惑，有组织新党企图。行将实现”等语。读之大怒，立派叶觉迈至日本，严令启超赴檀香山开设保皇会，不许逗留。康徒向视其师如父，启超遂不得不离日赴檀。濒行约总理会谈，矢言不变初衷，请总理介绍檀香山兴中会诸同志商谈合作事宜，总理不之疑，竟作介函使见乃兄德彰及李昌、黄亮、郑金、何宽、李多马诸人。庸诘知启超食言而肥。莅檀后遂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语欺骗兴中会员使尽入彀中乎。启超所创之横滨《清议报》于启超行后，改由麦孟华主编，其论文译著由欧榭甲罗孝高及大同学校诸生秦力山、蔡松坡、郑贯一、周宏业等分别任之。未几欧榭甲亦以所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论》为康有为调往旧金山主持保皇党机关之《文兴日报》，罗孝高所译日人柴四朗《佳人奇遇》说部中有“支那革命党志士谋颠覆满清”一节，亦被康有为严令删改。秦力山等闻之，异常愤激。民前十二年庚子春唐才常谋起自立军于湖北及长江沿岸各省，约留日学生往助，留学界赴义者二十余人，而以大同学校籍学生为多。是役秦力山任前军统领，驻大通。田邦璇后军统领，驻安庆。林述唐任中军统领，驻汉口。是岁七月十五日力山在大通先期举兵，

以孤军失援而败。唐才常以康梁克扣华侨捐款不汇，改发难期数次，卒于是月二十七日事泄被逮。大同学生殉义者为林述唐、田邦璇、李炳寰、蔡钟浩、李渭璜等五六人。众咸归咎于康梁之敛财肥己营私害公，亡命日本之党人群向梁启超算账。启超不胜其扰制竟迁居横滨避之。在庚子四五月间余仍在大同学校。一日，代校长麦孟华语余等曰，现在《清议报》有一极困难问题，康先生对于报中言论，事事皆来责难。梁任公（超笔名）之《饮冰室自由书》来函不许再提自由二字，即独立二字亦在禁止之列。此后可暂以自立二字代之，此字可包括自由独立两种意义。康先生再来信责备时，乃再商办法云云。余愤而叱之曰，汝等怕老康如虎狼，真不脱奴隶根性。汝不敢言自由，我即更名自由，看谁人可以侵犯我之自由。语毕，即在黑板上大书冯懋龙即日改名自由数字，诸同学咸为鼓掌。是秋余与郑贯一、冯斯栾三人发刊《开智录》杂志，专提倡自由平等学说。余之笔名曰自由，郑贯一号自立，冯斯栾号自强，世称三自。是为余命名自由于刊物之开始。

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

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丁酉（民前三十四年）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自费生只有粤人罗孝高一人在早稻田专门学校肄业，即后四年改名之早稻田大学是也。官费生有鄂人戡元丞粤人唐宝锷数人，系由湖北省派遣，均住公使馆内。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绎不绝。及辛丑年（民前十一年），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是年秋冬间遂有中国留学生会馆之组织，馆址设于骏河台，外观颇为宏伟，由各省学生开全体大会选举干事若干名以处理之。开幕之日，鄂省士官学校学生吴禄贞宣布开会辞，谓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云。会馆成立后，以经费支绌，乃请清公使蔡钧拨款补助。蔡钧要求须将中国二字改为清国，始允所请，干事会不得已许之。未几清贝子载振东游，会馆欲其为经费之捐助，而干事曹汝霖等亦借此为仕途进身之捷径，竟号召全体学生开大会欢迎之。壬寅（民前十年）夏有粤籍高等工业学校学生汤某引日本女学生数人，在会客室操弄钢琴，事为东京《二六新报》访员所闻，竟在该报揭载新闻一则，谓支那留学生引诱日本卖淫女子在会馆内借玩琴为由，深夜始出等语。干事以该报记事失实，要求更正，该报不之恤，于是召集留学界全体大会于神田锦辉馆讨论此项问题。吴敬恒主张革除汤某学籍，以保全留学界名誉，众多和之。汤某因是赧然归国。是可见当日留学界注重风纪之一斑。是冬会馆以经费不足，通知各省学生同乡会请代征收每人月费以资维持。照会章每一学

生须纳月费三角，由同乡会代收缴付。自会馆改名清国后，学生借口不交者，大不乏人。因是发生种种纠纷，而干事会遂穷于应付，时广东同乡会亦为此事开会讨论办法。有粤省派来学务视察员崔伯越者，谓吾人益属大清国学生，顾名思义，当有缴付会馆月费之责任，劝告各人勿为邪说所惑。冯自由起言，区区三角之月费，吾人照章缴付，原无问题，但吾人是中国人，而非清国人，故只可缴付中国会馆之月费，而不可缴付清国会馆之月费。若谓吾人各享会馆权利，而不尽会馆义务为不当，则满清既可强占我中国土地二百四十余年，吾人又何不可享受清国会馆之权利。吾人念亡国之仇，殊无交纳任何经费之义务云云。众多鼓掌和之。讨论结果，卒通过缴纳月费与否任人自由之议案，其他各省同乡会亦如之。此会馆至民国成立后仍旧存在，但已改清国二字为中华民国。

壬寅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

大明顺天国者，民国前十年壬寅革命党员洪全福、谢纘泰、李纪堂等预备起义广州所定之国号也。其最初之主动人为兴中会员谢纘泰，谢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县人，生长澳洲。其父日昌在澳洲雪梨埠经商数十年，为洪门三合会前辈。纘泰自幼饱闻父执辈反清复明之言论，因有建立汉族国家之大志。弱冠随父至香港，以深通英国文学，甚为港中政界及报界所器重，各西报记者恒与亲匿。遇有关于我国风俗礼教之事件而不了解者，往往向之请益。时距中法甲申之役未远，港人中能稍知新学改革之要义者，渐有其人。就中有杨衢云者，原名飞鸿，字肇春，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人，曾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英文教员，及轮船招商局书记长，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赋性行侠好义，精通拳术，自中法战役之败，即有志于逐满救国，尝于粤中物色同志，无应之者。民国前二十二年庚寅，纘泰与之结识，一见如故，遂约合同志刘燕宾、黄国瑜、罗文玉、周昭岳、胡幹之等十六人，发起辅仁文社于香港，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及民国前十七年乙未正月，孙总理自檀香山返香港，创立兴中会本部。纘泰与衢云同加盟焉。是岁八月衢云当选为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即纘泰吹嘘之力也。九月重阳倡义广州之役既败，孙总理及衢云出亡海外，独纘泰留港任英商祺昌洋行买办。民国前十二年庚子，兴中会复有惠州三洲田革命军之策动，衢云为清吏众矢所集，于是岁十二月遭凶徒刺杀于英文报授室。纘泰痛恨清吏，久欲伺机大举，暗袭广州，尽诛满员，以报仇雪愤，至壬寅夏秋间与洪全福结识，始决定大举计划。

洪和原名春魁，一字梅生，后改名全福，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洪秀全之从侄

也。幼随秀全于广西，起义后，转战桂湘鄂皖苏浙诸省，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十岁，天国败，逃香港，佣洋船为庖丁，挂名于香港义和堂行船馆，转籍东莞县洪屋围村，立家室焉。航行四十载，春秋已高，不克任劳，稳居香港，悬壶自贍，与纘泰之父日昌为旧友，往还素密。纘泰熟聆全福叙述太平天国遗事，及其在三合会之潜势力，油然神往。遂商诸其父，拟请全福担任攻取广州之责，谢父极为许可，全福亦毅然引为己任。惟以缺乏军资，无从著手。壬寅八月，纘泰以此求助于同志李纪堂。纪堂广东新会县人，香港寓商李升之第三子也，父死后分得财产百万，疏财尚义，挥金如土。庚子二月由纘泰介绍，缔盟于兴中会。是岁八月惠州三洲田之役，及《中国报》历年之维持，多得其助。闻纘泰言有太平天国亲王愿出而肩任起兵逐满之责，慨然赞成，遂于八月十四日在谢寓会商进行方法。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召集全省洪门兄弟克期大举，并定国号曰大明顺天国。纘泰提议于攻占广州后，即推举容闳老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纪堂对于洪谢主张，均无异议，且允以个人之力担负军饷全额。议既定，全福等遂大集党徒积极进行，惟此次计划，兴中会干部概未与闻。时孙总理方在越南河内，曾函邀《中国报》社长陈少白往会。纪堂语少白曰，吾与纘泰不日可在广州举兵，待夺得省城时，即迎中山先生返粤，一切宗旨与兴中会相同，可勿过虑。并赠总理旅费一万元，即托少白赍河内。

全福等旋设总机关部于香港中环德忌笠街二十号四楼，颜曰和记栈。全福原名春魁，至是乃改名全福，以示借洪秀全福荫之意。首派梁慕光为南粤兴汉大將軍府某军总司令，李植生为总参谋。慕光植生均兴中会员，惠州博罗县人，庚子之役尝担任博罗方面发难事务。受任后，慕光开设信义洋货店于广州同兴街，又在省河南分设继业公司及和记公司，另在城内设分机关二十余所，均为集合党人及贮藏武器之需。植生向日精通化学，时方在下芳村德国教堂为汉文总教习，且在教堂侧建筑继业公司制造肥料厂一所，至是乃将工人尽行辞退，改为贮藏军械军服弹囊旗帜刀斧粮食饼干等物之用，又遣宋居仁冯通明赴北江各县，联络绿林会党，以资响应。及十一二月间。筹备渐竣，遂定期十二月三十除夕举事，约以俟全城文武官吏齐到万寿宫行礼时，放火为号，即各路并起，炸万寿宫，据军装库，焚火药局，然后占领各衙署，宣布共和政治。又遣人预约惠州会党同时起义，以牵制陆路提标。香山东莞会党则担任牵制水师提标。著名盗魁刘大娣则统其部众，握省城北路。分五部为五军，一军守东北以堵御清兵，一军夺增步军器制造厂而攻西门，一军惠爱五约等处，以截击旗兵，一军攻万寿宫诛杀清吏，一军驻城中为各军救应。一切计划既已确定，至是月下旬军装装备已大部如期运省，大有弦满待发之势。

纘泰在港专任对外交涉之责，平日与各西报记者黎德及克宁汉、马礼逊博士，英国海陆军武官多人均有往还。所草英文革命政府对外宣言，尝就正于马博士，马极称许，诸人亦允相机协助。及是役失败，驻港同志被英警逮捕者多人，

赖各西报记者黎德等在外报主持公道，并拍电驻伦敦友人向殖民部求助，香港总督得殖民部保护国事犯之电，始将被拘党人全数开释。

全福等以各事成熟，复预印制大明顺天国檄文告示多种，备起事时安民之用，其上均横书“公理既明汉裔可兴”八字。此项文告多出缙泰老友香港《中外新报》记者洪孝聪手笔。孝聪曾任《中国日报》主笔，故发挥排满兴汉，辞极透辟，照录如下：

大明顺天国兴汉大将军檄文一

大明顺天国兴汉大将军天赐，为声罪致讨事：案查满清者，乃西胡鄙族，而东辽小邦也。政等虎苛，情同狼毒。当多尔袞渡江之后，乘吴三桂战疲之余，顺踞京城，逆戕明裔，托词讨贼，恣志杀民。嘉定则屠戮全城，根苗尽薙，扬州惨杀三日，玉石俱焚。迨耿尚之南征，成粤桂之奇祸。五羊城外，十八甫寸草不留，六脉渠中，四万众残生莫保。君臣无罪，骈首受剥洗之刑。妇孺何辜，袒胸任干戈之刺。呜呼惨已，能勿凄然。乃复外托仁慈，阴恣狼毒，借口轻徭薄赋，肆意吸髓敲膏。汉民则尺布寸丝，既征厘复征税。满人则暖衣饱食，女不织男不耕。晋爵则汉卑而满高，授官则满多而汉少。凡此多偏之政，应为不平之鸣。况今日者，义和拳之乱，乃满官酿之，非我汉人之究也。而割地尽属汉土，赔款征自汉民。颐和园之建，乃清廷所居，非我汉人所到也，而初筑八百万，复修六百万。款项不足，税厘重征。货物之价既昂，田房之捐继起。民不堪命，已同涸辙之鱼。君尚晏安，无异怡堂之燕。明颁节之诏，暗恣挥霍之豪。西陲回銮，东陵谒驾，耗费者数百万，北京修殿，南海葺园，拨款者千余万。呜呼，赔款交逼，民悲避债无台，浪费任情，君喜宴游有所，良心何在。苛政频加，是以民怨繁兴，群思拨乱反正，用能天心感应，迭生水旱瘟疫，此正天亡满清之时，即为天兴我汉之候。本将军应天顺人，吊民伐罪，邀集豪杰之士，爰举义旗，务灭满清之政，重兴汉室。为此檄飭军民人等，须知天命攸归，可见人心所向。无天风云之际遇，各秉精忠，停看日月之重光。务清妖孽，其各知之，须至檄者。

大明国 元年 月 日

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告示一

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天赐，为安民告示：尔等宜知，清朝无道，官吏贪私，荼毒天下，加税加厘，抽捐重叠，竭尽民脂。爰动公愤，特举义旗，除满兴汉，大公无私。保商保教，立太平基。吊民伐罪，顺天应时。凡尔士庶，相安勿疑。

大明国 元年 月 日

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告示二

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天赐，为申明纪律事：照得治国以刑政为本，行军以纪律为先，本将军现当义旗初举，天下未定，刑政各事虽迟以有待，纪律须先订定，俾军民有所遵守，为此示谕官绅兵勇商民人等，各宜凜遵。下开各条，毋得违犯，切切特示。

计开

一、本将军宗旨系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人民公举为总统，以理国事。

一、无论官民，相待如平等，如有奇才异能之士条陈政治军务得失，固必优礼相待，即耆老小民有事申诉，亦必以平等之礼接见。

一、无论官军人等，不得擅入人家，不得妄取人物，不得强买强卖，不得欺压平民，不得吓诈毁焚，不得毁弃人家器皿物业，如有违犯，准尔绅民到场指控，或被本营访知，均严加审讯，酌于责罚。

一、无论官军人等，不得奸淫妇女，不得暗行勒索，不得妄杀无辜，如有违犯，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即按典刑惩办。

一、本军需用粮食器械等物，必照市价，公平购买，如有官军经手私肥，不给价值，许尔事主赴营喊禀，除追给原价外，并得将该官军严予惩儆。

一、绅民人等许于大军到境时，若能箪食壶浆，恭顺迎迓，必优予赏赉。

一、绅民人等倘不知顺逆，妄思抵抗，必将为首数人重典惩办，其附和诸人，仍酌予责罚，以儆效尤。

一、绅民人等遇本营购物，只许照市价公平交易，倘有抬价居奇，必薄予惩儆。

一、本将军政尚仁慈，无论官军绅民犯罪，除奸淫妄杀拒敌三罪应斩首以外，其余视其情罪轻重，或罚或责，以示薄惩。

一、本军初到，或有误杀教堂教民物业，误伤教士教民性命，定会会同领事官，秉公酌议赔偿。

右十条为初议之纪律，如有续议，再行宣示，凡尔等官军绅民其各凜遵，勿违勿忽。

大明国 元年 月 日 发贴 省 府 村晓示

十二月下旬，党人纷纷入城准备发难。二十六日全福特雇小火轮从香港赴澳

门，入香山布置一切，留三人守和记栈总机关部，以便交通。詎有奸人周某向香港警厅告密，引警察至和记栈查搜，连童仆五人悉被拘留，周某并将搜出之文件抄报粤督德寿，请派兵查搜各机关及轮船。同时李纪堂定购大批枪械之沙面曹法洋行预收去定洋数万元，以届期不能交货，亦向捷字营管带杨植生告密，于是事情败露。全福仍思用他法补救，特由澳门用舢板二艘，满载枪械，覆以煤炭运省，詎驶至香山百口村，乘船人赖某竟通报该乡人拦截，以致失败。同时梁慕光亦将从沙面某德商洋行所购快枪二百杆，欲以小艇载往花埭大通烟雨涌内，不意事泄，途中被驻沙面捷字营勇截缉，慕光拔枪立毙营勇一人，泅水而遁，枪械尽失，慕光至下荒川，知所设机关皆被查封，遂偕李植生由间道赴港。

清吏先后探悉党人起义消息，及各机关地点，遂于三十日派防营管带杨植生，会同南海县署缉捕及安勇等，围捕省城同兴街信义洋货店及芳村河南两继业公司花埭信义公司等处，搜获旗帜号衣刀斧食品等无算，各党人寓处均被查封，并在省港澳轮船拿获梁慕等十余人，因此案牵涉德国洋行及教堂教民，乃由南海番禺两县令捷字营管带杨植生会同德国领事，将被拘党人逐一提讯。德商某洋行管栈员沈子铭以行贿三千元得释。判死刑者为梁慕义、梁慕信（慕光之弟）、陈学灵、叶昌、刘玉岐、何萌、苏居、李秋帆等十余人，监禁二十年者为李伟慈（李植生之子又名李顺）、苏子山（即庚子汉口唐才常案有名之龚超）、梁纶初（又名梁平）等三人，在狱毙命者叶木容一人，其在香港被捕之党人，粤督特派洋务委员杨枢沈毓岱二人赴港要求引渡，港督乃电伦敦殖民部请示办法。旋接复电，谓此乃国事犯，不应拘留，于是被禁党人一律依法省释。

全福于事败，偕纘泰之弟子修设法乔装出险，由澳门返香港，时清英二国侦探全福者踵趾相接，洪福因是改名浮萍，避地于新加坡，清吏遍索不得，乃悬重赏购之，生获赏二万元，官守备，死致赏一万元，官千总。未几遂有张佐廷者贪图重赏，以广州河南鸡鸭栏吴六貌肖全福，年亦相若，遂佯认为义父，诱至香港，鸩杀之，伪为全福尸，盛于篋，外飭寄付货物状，请粤吏派小兵轮赴港，载之返省，德寿喜，给赏如约。不数日，此案发觉，港政府以清吏在其治下任意杀人，妨害地方治安，大为不满，向粤政府严重交涉，纘泰纪堂乃力助港官缉凶严办，粤督不得已亟诛佐廷并将经手办理此案之属吏何长清等数人撤职以塞责。由是清吏以后遂不敢在港再行其暗杀党人之故技。全福于数年后因病回港，就医死于香港国家医院，年六十有九，葬于香港英人公墓第六千七百八十一号。梁慕光李植生先后亡命横滨，慕光从事供应轮避食品营业，植生则以教授留学生制造炸弹火药等法为生活。至辛亥革命始联袂返国，谢日昌愤恨成疾，于民国前九年癸卯二月逝于香港，年七十二，纘泰与英人克宁汉同发刊英文《南华早报》，专在言论上鼓吹改革，不再预闻军事。民十三年尝追述其革命见闻，笔之于书，题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刊诸《南华早报》，于兴中会初期革命运动，叙述颇详，

惟无中文译本。纪堂经此役后，家资损耗过半，所营商业亦相继亏折，及民国前五年丁未以负债过巨，卒致宣告破产。至民三十二年始在重庆逝世，享寿七十二岁。自是参加是役之革命人物已无一人生存矣。

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一名四十二年前民生主义之今昔观——

著者按此文系民元前七年乙巳冬香港《中国日报》社论。时连续登载十余日始告完毕。后复转载于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及东京《民报》第四号。查当年香港《中国日报》旧报今已无存。兹编乃由东京《民报》第四号转载。《民报》原题目为《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复加按语曰：“著者此文曾刊香港《中国日报》。兹更加订正寄至本社。以篇中发挥与本报宗旨有合。故录之”云云。

在乙巳年十月东京《民报》出世以前。世间尚无“民生主义”之一名词。孙总理与同志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仍称社会主义。但曰吾所主张救济社会经济之宗旨及方法。实较目前欧美人所言之社会主义为广大云。此言凡乙巳以前之留东革命同志多闻之也。余于己亥（民前十三年）至乙巳之七年间日聆总理伟论。获益良多。故于总理手撰《民报》发刊词最初制定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名词之后一月。即根据总理学说。在《中国日报》首先著论阐明民生主义之真理。以破除世人对于吾党主张之疑惑。盖在乙巳年以前。吾国人之具新知识者对于吾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之一问题。固多持反对论调。即号称吾党中坚之上海《警钟日报》。其编辑人如蔡元培刘光汉汪允中等。亦有“社会主义若行可以立亡中国”之社论。是可见当日吾国新学人士对于社会主义完全隔阂之一斑矣。及乙巳年冬东京《民报》与民生主义之名词同时出世。《中国日报》及海外各党报陆续从事三民主义之鼓吹。而世人始渐信民生主义为救世之良药。而舆论为之一变。惟《民报》发刊辞虽已首定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之名称。而其发挥民生主义之学理。则在該报第四五期与《新民丛报》大开笔战之后。亦即在《中国日报》吾文发表五六日之后。故以阐明民生主义学说诸论著而言。吾文实可谓同盟会成立后关于民生主义之第一篇文字。

复次。平均地权之一名词。亦为总理手订同盟会誓词四大纲领之一。在乙巳年冬《中国日报》提倡以前。向未为任何刊物所称道。本文以平均地权为实施民生主义之最大原则。故特别阐明之。又本文所载军国主义及军政府武断政策等

名词。即同盟会制定革命方略所区别军法约法宪法三大时期中军法时期之意义。以本文写作在乙巳年冬。而同盟会革命方略则成于后一年丙午（民前六年）秋。故名词稍异。读者幸注意焉。

十九世纪下半期欧美森林中，因殖产兴业膨胀之结果。发生一关于经济上社会上最重大切要之新主义。列国政治家因此问题。苦心经营竭力调停者数十年。而其结果。卒致此主义之暗潮。灌输人群。磅礴世界。有逆之者。辄如摧枯拉朽。猗欤盛矣。斯何物。曰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开幕以来。生产的兴盛。物质的发达。百年锐于千载。而斯主义遂因以吐露锋芒。光焰万丈。推察其原因。则以物质进步。地租腾涌。而工值日贱使然。社会党之昌盛。有由来矣。欧美诸国社会党之气焰。如日中天。其尤盛者。厥惟德国。美法英俄等国次之。德国下议院为社会党员占其半数。义和团之役。德国社会党魁于议院痛攻德皇誓师立言之非理。德皇慑其威势。不敢论辩。此尤指数年前事而言。上月社会党魁欧毕普路更于议院斥德皇之外交政策。则其最近焉耳。今日德政府之对内政策已无不根据民生主义。其工商业膨胀之速率。大有驾英凌美之概。游欧洲者。与谈政治。盛称柏林。谓其屋宇整齐。事物有序。为列国之冠。此宁非民生主义之成绩哉。法国之第二大政党。社会急进派居其一。而下议院议长一职殆常为社会党所蟠据。此次选举大总统。社会党魁下议院议长多马氏虽为共和党上议院议长花利亚氏所争胜。然其党势蓬勃郁葱。久有左右议会之势力。英国社会工党。往年其势力远不及他党。及本年大选举。社会工党之投票迥异昔年。一千九百年该党之投票。数仅二千七百三十一票。一九〇五年则竟增至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二票。伦敦《太晤士》及《士丹达》二大报咸目社会工党之成功为空前重要之问题。则该党势力之膨胀。于斯可见矣。俄国革命之大风潮雷动全球。俄皇颁行国会条例。允给人民以自由。而俄民犹未履所欲。俄京之大监狱如法国革命前之巴士的狱者。且一举而荡平之。世皆知为俄国社会党之力。特其民未获自由。则其对内政策不得不异于列国。而未尝不为吾国改革方针之一助也。美国生产之进步。一日千丈。自商界魔王工界蠹贼之托辣斯制发起以来。美民之生计日苦。而工党遂不得不设法以抵制资本家。同盟罢工之惨状。日有所闻。即今美国之禁制华工何。莫非资本家压制其工人。而其工人之反动力有以致之者。因禁工一事。而验美国工党之势力。则民生主义之泛滥于新世界。其成效固昭然若揭矣。近年来此主义之狂涛。更駸駸然以万马奔腾之势。横流于亚东大陆。而日人幸德秋水片山潜之辈。乃奋然提倡日本社会党。幼稚之日本政府。虽禁压不遗余力。而其对内政策则反采用国家民生主义焉。烟草也。铁道也。火柴也。糖酒也。日政府皆逐渐收为国有。或专卖。去年某等更有国家社会党之设。又东京补选代议士一次。社会党木下尚江得票二十余。虽不当选。而日人咸视为空前重要之事。盖以日本

维新以来。未闻社会党员有被选举者也。准是言之。则民生主义之成绩。于欧美诸国也如此。而于亚东之日本也又如彼。则其影响之大及于中国。岂惟关于社会上经济上之问题而已。吾将更解释民生主义之性质及其得失。次及关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关于民生主义之解释。其条理甚繁。诚非一朝一夕可毕言之。兹篇所云云者。其纲领耳。民生主义之发达何以故。曰。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最大多数之幸福故。贫富不均何以故。曰以物质发舒。生产宏大。而资本家之垄断居奇故。夫自十九世纪以降。欧美列强除俄国外。民权民族之二大主义殆将告厥成功。世人方以为自兹而后。专制之淫威日渐渐灭。而人权自由之幸福巩固如磐石矣。而孰知事实上竟有大不然者。君主之有形专制方除。而富豪之无形专制更烈。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不观英国乎。据《太晤士报》所纪。伦敦市民之仰给于英政府者凡一百万人。又伦敦富豪蓄犬之屋。其庄严靡丽埒于王侯。贫民靡论矣。夫以宪法最善美之民权母国的英国。而其贫富之悬殊若此。遑问他国。本年英国大选举。社会工党骤然膨胀。拟举候补代议士八十人。以组成国会之第四团体。其势力之勃兴。洵可惊异。是不得不为英国民生主义之进步贺矣。又不观美国乎。自各大公司联合而实行托辣斯。而怪雾妖霾惨雨腥风乃弥漫于新大陆。其余波及于大西洋西岸。欧洲诸国之形势且为之生一大变象焉。其结果也。遂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悉厕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今美国惟有大资本家及工人之二大阶级。而中等资本家之可数者。概已落落如晨星。非无由也。前月美人苏卢沙在纽约某教会演说。以“霸美国者谁也”为题。据称“美国现有居民八千万。全国之富约值金银六万五千兆元。而八千万之中。其富者不过二万五千人余。以贫乏之工人为多。考察此贫富不均之原因。则由二十年来各大资本家以垄断土地及货物价值之涨落使然。倘不急思救治之法。则至二十世纪下半期。各大资本家可垄断美国财产四分之三。忆二十年前大富翁洛克斐勒之资产仅值数万元。今则竟致数千兆元”云云。苏氏此言于美国社会之状态。可称淋漓尽致。然其积弊犹不止此也。美国各大公司以煤油大王之士丹达公司为最巨。自筑大铁路数枝。工人数百万。支店遍于全球。俯仰叱咤。则全国之商业。列国之金融。相率视之为转移。而立法行政诸机关之仰其鼻息勿论矣。循此以往。合众共和国之大总统将不免为数大资本家之生产物。盖各大公司之役使工人。有千万人者。有数百万人者。当选之年。各大资本家之能力遂可攫取其多数工人之选举权。使之向其私人投票。而对于外此之工商士农。亦均可以炙手可热之威权恐吓之。或利用金钱主义而运动之。是则大资本家垄断之政策。微特可施于工商业。而一国之立法行政机关亦不啻为之傀儡而已。嗟乎。立宪共和制为最可尊贵之无上政体。不知掷几许头颅。洒几许血雨。乃达此完善境域。庸詎知其大多数市民之受少数大资本家之无形专制。实较君主专制及贵族

专制为尤烈。是岂华盛顿、佛兰克林、林肯诸贤所及料乎。君子观于此。而知民生主义之实行为一刻不容缓者矣。

托辣斯(Trust)于民生主义为绝对的反对。一则蹂躏天赋之人权自由。而增长少数富豪之私利。一则救正贫富之大不平等。而维持多数人民之公安。其利害得失。固已判若云泥。无俟余喋喋矣。日前粤省某报抄袭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一知半解之谬论。竟绍介大怪物之托辣斯于中国。并有“吾爱中国吾尤爱托辣斯”之呓语。在某报记者之见。或以此论发自所谓大文豪能封中国维新军大元帅之梁启超。则不妨鼓吹其说。以动阅者之观听。其为利为害。可莫问也。虽然。报纸者。国民之舌也。徒摭拾他人之余唾。而自无审辨之能力。则所谓舆论之母之价值。尚何足贵。中国而有此无识之报纸。则中国国民之不幸也。抑亦世界人类之不幸也。夫托辣斯之毒害商工业。美国学者论之綦详。即美政府亦宁不知者。徒以不能先事预防。遂致酿此尾大不掉之大患。使今日而禁制之。则已非政府威权所能及矣。欧洲诸国政府鉴夫美国之前车。相与竭力防遏祸害于未萌。顾以商业之关系。金融之流通。卒不免受其影响。中国日本等国以僻处远东。犹未大波及焉。顾其期亦将不远。托辣斯之为祸中国。特时日之问题耳。列国政府方排斥抵抗之不暇。而我国报纸乃转为之推波助澜。一若中国非实行托辣斯。决不足以富强也者。抑何蒙昧无识之至于斯耶。吾请下一解决曰。托辣斯者。中国未来之大毒物。救治之法。舍实践民生主义末由。

当民生主义之萌芽时代。而欧美学者间有一说为之敌焉。则谓民生主义实行后。人类已无贫富贵贱之分。则竞争心因以消灭。而世界由是退化是也。是说于十九世纪下半期略有讨论之价值。然及今已成过去之陈言。稍有识者当能辨别之矣。盖世界文明之真伪。以人类能享权利自由之多寡为断。使大多数人民而蜷伏于少数资本家羁制之下。则其为文明乎。抑野蛮乎。进步乎。抑退化乎。若谓人民安于逸乐而将失其竞争心。则吾亦有辞以溶解之矣。人类之公德心。名誉心。因社会之文明而愈发达。民生主义之实践。诎非社会文明之推进器耶。民生主义行。而人类之公德心名誉心以进。世界文明有此保障之两大神圣。遂万无退化之道。是则所谓退化之说。可以例上古史上半开化的埃及印度之膏腴沃壤(泰西史学家成称印度埃及之上古文明乃由自然之作用,然物产富而衣食足。则其民安于逸乐而不用努力。由是日渐退化而递于亡国),而不可以例民生主义之极乐世界。彰彰明矣。闲常涉猎政治经济诸书。而参以在学时专攻之课本。及教师之讲演。则欧美政治经济学者之于民生主义。有异言者。颇不乏人。而其论旨大都为不平等而积弊深之欧美社会状态设想。而于民生主义之精髓。盖已不复能置一词矣。或以为贵富之界既相悬绝。则强而平之。适足以酿成最大灾害之媒。谚所谓杞人忧天。一孔之见。得毋类是。挽近民生主义之精髓。以德国学者为发挥无余蕴。欧美诸国靡然从风。游学柏林者。相夹于道。德国各大学之学席。殆为外国留学

生占其半数焉。伟大哉民生主义。神圣哉民生主义。敢以民生主义之灵幡招展于我中国。而苏我四万万同胞之国魂。

抑民生主义之滥觞于中国。盖远在希腊罗马之文明以前矣。三代井田之制。人皆授田百亩。分配公平。后世以为至治。特井田不过平均地权之微意，未足以包括民生主义之总体。是则不无大小之区别耳。三代以后。行之者未尝无人王莽新制。国人不得自名其奴。且不得自名其田。尤为民生主义之精理。纪元千八百六十一年。美国以解放奴隶之问题而启南北之战祸。相持八年。及北军大胜。李支望城陷。而贩奴之虐制始废。黑人且获有选举权焉。王莽乃于二千年前具有释奴之伟识。其贤于林肯远矣。若夫不得名田之制。则直平均地权之要旨。虽其目的未达。吾人固不当效世俗之见。以成败论英雄也。宋王荆公新法多含民生主义的性质。惜乎所用非人。而当时士子大都顽腐。坐令功败垂成。诚遗憾耳。太平天国之役。满军破苏州及金陵时。设有天军特设利民之公仓。满军因是腰缠十万。满载而归。公仓亦民生主义之一端也。由是观之。民生主义实为中国数千年前固有之出产物。诚能发其幽光。而参以欧美最近发明之新理。则方之欧美。何多让耶。近年吾国无识之学者。于民生主义颇有异议。梁启超称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不知彼于己亥之间。曾剽窃某革命家之口吻。倡言世界必难免经济革命及女子革命之二大阶级。今则并其旧说而亦忘之。此种翻云覆雨日与己挑战之凉血动物。吾不屑责。然以维持公理如上海之《警钟日报》。犹不免有“社会主义若行可以立亡中国”之论。噫！是则大可怪也矣。

自甲午以后。民族民权二大主义之潮流。滔滔然激湍全国。惟使人人皆得享人权自由之幸福。脱专制之羁轭。而民权之说生焉。惟知异族政府必无改革之能力。且根于种族观念。而民族之说出于焉。是故民族者。民权之花。民权者。民族之果。斯二者固互相为用。而不可须臾离者也。丧心病狂之徒。倡为保皇立宪之说。面目无耻，于斯为甚。彼其脑髓固已满植奴隶之根性。是安得有讨论民生之人格。本篇之意见。特欲与服膺民族民权二大主义之吾党一研究其得失耳。夫吾党提倡斯二大主义之原因。非本于企图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乎。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非吾党日以为建设新中国无上之宗旨乎。然使吾党之目的而达。则中国之政体将变为法国之共和。美国之联邦。而于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果有悖否耶。是则吾不能无疑矣。夫拿破仑之用兵欧洲大陆。强迫列国政府与民以权。彼固不知百年后富豪之跋扈较君主为烈也。而吾党今则知之矣。华盛顿抗英而创立共和政治。彼固不知无形的托辣斯将毒害其大多数人民也。而吾党亦知之矣。审夫欧美最近社会之大弊。而吾党犹蹈其覆辙。不思设法预防。则匪徒蔑视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抑亦奚忍令吾民更受资本家之惨害。而预隐第二社会革命之伏线耶。故曰为祖国同胞计。为世界人类计。不可不综合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

民生主义之实施时期。当在中国政治革命初起之时期乎。抑在政治革命以后

乎。此为研究斯主义者异常重大之问题。诚不可不推察而解决之。以为后日之预备。在鄙人之见。则以革命军举义初期实施之为最宜。过此则无可实行。使强行之。而其难点亦不异于今日之欧美。何以言之。少数资本家之增长。乃因物质之进步使然。而物质之进步。即为其国富强之明镜。今日中国之资本家犹未林立者。特患物质未发达耳。革命军不成功则已。苟其奏效。则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而其富强岂不可计日而待耶。既富强矣。则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予以横施焉。而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罹于富豪之无形专制。其祸可胜言哉。且观欧美最近社会之状态。彼都人士殆无不觉察资本家之积弊。徒以病入膏肓。欲疗治之。良非易易。说者谓欧美今日之同盟罢工。不绝如缕。恐终难免经济上之社会革命。其祸害之酷烈。将百倍于政治革命云。似虽过言。然欧美之终难脱此惨淡时期。则欧美学者已多言之矣。中国以政治未革。商业未广。故其受病犹未特深。吾辈不乘政治革命之良机。而同时实施民生主义。则将来之大害。日益滋甚。宁有芟除之日耶。不宁惟是。中国之实行斯主义。不可不以武断政治行之。使他日共和政府成立完备。然后次第举行。则不第惹起资本家之反对。而于行政方针之运用。亦不免陷于上下掣肘之困境。欧美列国政府之近状。大都然矣。列国政治革命之进行。必以军国主义而暂建设一军政府。中国奚独不然。凡军政府驻在地或其统属之行政。皆以武断政策出之。故无涩滞之弊。是知民生主义之实行。舍政治革命之时期决无良机。可无疑义矣。横览世界列国。其受资本家之害未深者。惟我中国。其能实施民生主义而为列国之模范者。惟我中国。登昆仑之巅。而俯视中国处世界上之地位。及中国人处人类上之身世。神圣哉中国。伟大哉中国人。吾惟有发扬民生主义之光焰。由祖国而次第普及于一般人类。

吾人之实施民生主义。不可不有行为之秩序。极端之民生主义。固非于政治革命而社会秩序未完复之期间可得行之。若夫国家民生主义。则于军政府之行政方针最相适合。吾人所应努力研究以期实践者也。国家民生主义（National Socialism）日人译作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政府之对内政策纯用之。其效果大著。日本政府近年之行政。亦大有倾向于斯主义之趋势。而列国政府亦多采用之焉。国家民生主义之要旨。首在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也。土地也。电线也。铁道也。银行也。轮船也。烟草也。糖酒也。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盖文明立宪国之政府为该国人人之共有政府。若收回私人可垄断之权利而使之归公。则其收回事业所得之利益。即不啻全国人共享有之。固与中国现在之异族专制政府之攫取人民所有权利。而饰其名曰急公好义忠君爱国者。良不可同日语也。虽然。国家民生主义之条理。有一纲领焉。苟先解决之。则凡百条理皆可迎刃而解。而极端之民生主义之实行亦胚胎于是。此纲领为何。请于后篇详论之。

所谓国家民生主义之纲领为何。则土地问题是也。括而言之。则平均地权

也。此学说于英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鼓吹之为最力。前此欧美学者之唱道者虽不乏人。而其影响不广。穿凿未精。故不得不推亨氏为斯学说之巨子。亨氏初为报馆之排字工。无识之学者。有因其出身微贱而蔑视其学说焉。是则以阶级之谬见而论当世之大哲。盖卑卑不足数者矣。亨氏著有《我辈之土地及土地政策》及《进步与贫乏》、《土地国有论》数书。欧美妇孺交相传诵。重印至数万版。且其为文雄奇畅达。当世文学家多称道之。即有异议于其学说者。而观其文。则咸啧啧称羨焉。其书之价值殆不让卢骚之《民约论》。可断言也。抑平均地权之要旨。即吾国三代井田之微意。前论已略言之矣。近年生产进步之速率。冲激流湍。甚于海啸。而地租于以腾涌焉。贫民于以增加焉。世人方以为列国既注重殖民政策而开拓土地。则其地租必可轻减。而贫民亦可略轻其负担。而孰知其结果乃如此。呜呼。是亦不大可慨也欤。

夫土地者。人类居住所必需。关于人类之生存。殆无有重于土地者矣。太古之世。土地无值。人民多逐水草而居。固无所谓地租也。即今未开拓之国土。如南美诸国之山林。彼方求人开拓之不暇。何论值焉。亦无所谓地租也。地租之起原。关于生产之进步与夫物质之发达。此理人多言之。然细察其因果。则生产物质之二事但占其小部分之势力。而别有人为之绝大势力焉。何以言之。自上古以来。而中古。而近古。其地租增长之速率。至为濡滞。第因时势而逐渐变动而已。洎乎十九世纪而后。野心家大地主缤纷并起。相与大施其垄断政策。而蚕食大多数人民之土地。由是地租之膨胀。迥异曩昔。前之地价每亩数元者。今则腾至数千万元者有之矣。蚩蚩之大多数人民。以地主朘削之故。中等之家遂日渐凌夷。具劳动者则仅得托足他人之土地。服从地主之权力。劳劳终日。始得若干工值。以偿其栖息之地租。求得一饱。且不获焉。则望其稍蓄余资。以养赡室家者。亦大难矣。不亦大可哀乎。慈善事业纷布里闾矣。适足助成贫民之好懒心。于贫民奚补焉。宪法备矣。徒为少数地主权势之推进器。于大多数幸福之真理奚有焉。呜呼。地主之为害于社会如此其酷。不有平之。则大多数人民将生生世世厕于奴隶阶级之境遇而已。

吾今更列举列国土地私有之弊害。以实证平均地权说之刻不容缓。世有疑吾说为杞忧者。当亦可以释然矣。英国地主之跋扈。以爱尔兰为最。全岛耕地殆为各地主吞并无余。其居民苦于地主之压制。遂纷纷侨居新大陆及澳大利亚。以保其残喘。全岛居民寥寥。商工业以无起色。国会因爱尔兰土地各问题。保守党及自由党各出救济之策。讨论数十年。殊无效果。至旧岁八月始决议。每年由国库拨出一千二百万镑为购买爱尔兰土地经费。渐由政府向地主赎回耕地。酌给农民耕植。是为英国实行土地国有制之嚆矢。然究非正本清源之政策。特临渴掘井而已。纽约为美国第一大会都。当二百五十年前。印第安土酋仅以英金五镑购得之。而今日纽约全城之价值奚止数万万镑。又其后政府曾拨出一地以筑教堂。即

今纽约百老汇路之三一堂是也。迄今出租。岁得英金二百万镑。遂为世界最富之教堂。相去二百余年。而其地租竟腾至数万万倍。虽曰世运之发达。岂非人事哉。今纽约市之地租有每一英方尺而值金钱数百万元者。试砌叠此数百万之金钱而累积此一方尺之中。则其容积高度为何如。宁非世界上空前之绝妙奇观耶。上海黄浦滩于未开租界之前。不过一每亩地价数元之僻壤耳。今则成为东方第一之商埠。单上海银行一家屋之地价。已浮于数十年前全黄浦滩之地价数十倍。则其他可想见矣。课余之暇。辄与二三友人散步于日本东京皇宫之二重桥外。窃念此地密迩日本桥（东京商场最盛者）最宜贸易。奚以家屋绝少。地土偏僻至此。及询之日人。则咸以地主之居奇告焉。是知地主之流弊。不特使贫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抑亦为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可断言也。吾国近年以生产进步之影响。都会之地租已次第膨胀。然幸无地主之辈出面钻弄。故犹不至如欧美地租之一跃千丈。顾亦时日之问题耳。吾国热心志士宜三致意焉。

然则救治之法为何。则惟有实行土地国有（Land Nalisation 即平均地权）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森林矿山及交通机关等应为国有。可无俟言。即都会耕地亦万不可不收为国有。盖都会耕地之为私有。微特伤害社会多数之公益。即于卫生上亦至危险。吾辈不打破此私有之陋习。则富豪地主辈之专断。曷其有极耶。地主之最大弊害。尤在居奇之狡策。不问人口增加事业发达之关于文明进化之如何。彼惟垄断土地家屋以肆其金钱之利己主义。国家民生主义大家骨苛儿曾断定此种居奇手段为经济上道德上之不正行为。可谓至言。国家果能以雷厉风行之政策。而一旦收回土地家屋于一私人之手。以付之社会公共之所有。则地主之野心遂无从施其伎俩。而土地家屋之价格。于以保其平准。大多数人民乃得脱却地主专制之牢笼。如登春台矣。近年英人于澳大利亚大施民生主义。成绩极佳。而以土地国有之事业为尤著。欧美社会党至目澳大利亚为民生主义之安乐窝焉。其成效昭昭矣。中国以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其矿山森林道路大都官有。而各省官田亦至繁夥。故举行土地国有之政策。实较列国为轻易。矧于革命之际。军政府之对于一般社会之建设。全以武断政治出之耶。

今之学者或以为地租既因物质之进步而腾贵。则工值亦必随之倍加。而劳动界未尝不以此受益。是说也。似于言论上颇足动人。但于事实上观之。则却成一反比例焉。何以故。盖工值之涨落。亦由资本家及地主辈操纵之。劳动界虽要求增加以维持其生计。然资本家等固可漠然置之。劳动界固无如之何也。近年同盟罢工之纷扰。不绝如缕。察其结果则资本家无大让步。且倚赖国家军队之武威以镇静之焉。行见地租愈起。而工值贱日。劳动界日臻于奴隶之境遇已。不第此也。地主之以土地为其居奇的事业。实为近人相传人满说之恶结果。诚以土地既属私有。则其地价因而腾涨靡穷。究其终极。必令多数之劳动者为区区之地租而疲于奔命。纵其上智者或可勉强作工以自食其力。然而下愚之辈。则于地主未发

生之时代。既已限于谋生。今以地租之腾贵。工值之低贱。则倚赖其一己之材力以为独立之生计。不亦难乎。世界虽广。而尺地莫非地主所有。谓人满之患制造于少数地主之手。岂虚语哉。

统观近年经济界之大势。其关于机械发明。生产发达。而产出之富。第一为地租。乃地主所有者。第二为利息。乃资本家所有者。第三为溢利。亦资本家所有者。而劳动者之所得。仅工值耳。据民生主义大家英人洛毕所著《乐英国》一书。述英国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调查表如左。

国民储积总计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镑
地租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镑
资本家之利息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镑
雇主之溢利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镑
劳动者之工资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镑

由此可知十三万万五千万镑之巨富。其中地主及资本家占四万万九千万镑。雇主占三万万六千万镑。三者合占八万万五千万镑。其为劳动者所有。则仅总额三分壹之五万万镑而已。夫地主资本家雇主等总数不过全国人口之八分之一。以八分之一之少数不为劳役而坐享八万万五千万镑。其八分七之多数劳动者。则仅得五万万镑焉。天下不平之事。宁有甚于此耶。此犹指十一年前事物之状态而言矣。今日经济界。则因世运之发达而为长足之进步。试以近一二年英国之调查。与前表相较之。则其进步之速率与夫贫富所得之悬殊。诚有令人惊骇不置者。单以地租一项而言。其总额已逾于劳动者工资之全数。则综合其他资本家雇主等所得。更不堪问矣。以视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地租总额犹不及工资之半者。何可以道理计耶。嗟乎。近世机械发明及生产发达之结果。其受益者不过少数之富豪。而大多数之贫民。则反以此受害焉。宁非异事。自兹而后。为祸益烈。吾试为今后社会之状态思之。吾心悸。吾胆寒。而益知实行土地国有制度之万不容已矣。

土地国有之制。固非横领强占之谓也。特牺牲少数之私利而化为大多数之公益。如千百六十七年美国之释奴云尔。夫以释奴事喻之。则当年南美之资本家豪农等固以黑奴为唯一之大资本。殆与今日地主之恃其土地为投机事业者。无以异也。而林肯且不惮以八年之血战而卒废除之。则较释奴事尤易举行之土地国有制。焉有不能达其目的者耶。各国社会党诸团体关于土地国有之宣言。其意见大都一致。第于税法问题。则有后起之单税论一派崭然露头角。社会党各派之唱道旧税法者。殆皆为之辟易焉。吾尝研究各税法之利弊。而取其最适合于吾国政治社会之状态者。盖莫如单税论之切实易行矣。单税法（Single Taxation）滥觞于英人亨利乔治。于各税法中为最善之税法。且简单便易。可无骚扰之虞。其主旨

则曰，除土地真值外。一切租税俱捐免之。如斯而已。亨氏自创此论。受社会之绝大欢迎。然社会党各派犹不免有征税于各事业之论。因是与亨氏之单税论不无冲突。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遂与各派分离。而独树一帜。故谓亨氏为单税派之元祖。亦无不可。

大地列国之易行民生主义者。无如中国。而易行土地国有制者。亦无如中国。前篇论之详矣。单税法则更为中国之现行制度。诚能以共和立宪之精神而斟酌损益。则不徒成为尽善尽美之税法。且于民生主义大纲领之次第举行。亦端赖之焉。盖自满清入关以来。满酋玄烨颁布一条鞭法。纳丁于地。而中国本部之行斯制者。既二百数十年矣。一条鞭法即亨氏唱道之单税法。其条理虽有不符。而大旨则无以异。特斯制出自满酋。则其居心无非为羁縻汉人起见。且专制国之举行行政事。殆皆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形式的而非精神的。其不能为社会上种良好之果者。其根本的羞谬使然耳。降及近年。满酋之野心乃逐渐发露。于是有所谓台炮经费房捐甑捐亩捐船捐膏捐花捐之种种税法。离奇百出。非惟世界列国之特创。即其所谓圣祖仁皇帝所颁布假仁假义之一条鞭法。亦弃同敝屣矣。呜呼。同一催眠术。而良医用以疗治病人。而小人则用以作奸犯科。妨害秩序。满清之颁行一条鞭法。奚异于是。然而异族政府行之于前。则吾党因而改良之。弛张之。自较他国之特别创作者为轻易。是未始非他日共和政府成立之行政之一助焉。

单税论之适于中国现税法之实行。既如前述。然其关于普通社会之利益更为宏大。试举其特著者言之。则调和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弊害也。维持财产之增殖力也。课税之单简易行也。收入之确实也。此外可举者甚多。之四者特其大旨而已。兹更逐条解释。以为热心斯道者研究之资料焉。

曷言乎调和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弊害也。夫救治贫富之不均。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则不可不向唯一之土地而赋课租税。盖土地为一般社会莫大之需要。故其税率宜确定之。以免贫民苦于地价腾涨之困厄。即使腾涨焉。而其价格腾涨之原因。决非个人之力。而在于社会一般之力。其腾涨之价格。人人负担之。腾涨之利益，人人享有之。是知以此租税而供国家公共之享有。实为最公正之处置。考之租税原则。当以此法为最完善。税法既公平。而社会上犹有贫富之二大阶级存焉者。吾不信也。

曷言乎维持财产之增殖力也。今日列国政府之借为税源者。大都对于制造贸易资本工值之各事业而征抽之。其流弊不止剥削贫民之所得而助长社会之不均。且将减少生产力。而令产业社会有萎靡衰退之恐。在列国政府之政策。或以各事业之课税为限制产业社会。勿使跋扈之善法。然土地既非归公。则制限之适足以减削其生产力。于世界进化之前途。为之障害不鲜。设能实践土地国有制度。而单向之课税。则其生产力。国家将有以维持之。纵令产业社会之增殖力为之膨胀焉。而其增殖之利益固为一般社会所共享。决非如今日之仍为地主等所垄断者可

同年而语也。故曰。单税论为财产增殖力之保障，良非过言。

曷言乎课税之单简易行也。列国之税法纷然淆杂。专制国固以全国租税为其一姓所有。即立宪共和国之人民。亦有苦于苛税而颠连无告者。观于西欧之法国。东亚之日本。良足征矣。故为人多数之幸福计。诚不可不委其税源于唯一之土地。而确定其税率。若是则赋课租税之方法。自可单简易行。而国家亦可因土地而得确实之收入矣。

曷言乎收入之确实也。列国对于各事业之课税。以征集纷扰。咸有不确定之弊。若实行单税法。则其收入将较各事业之课税为确实。且税率既已确定。则于国家之预算至为利便。此实租税原则上之必要条件也。

由此观。单税论之有利于普通社会。若是宏大。吾党可不努力研究。以为实行之准备乎。或谓单课地租。而其余租税一概废止。恐不敷中国他日政治改革及扩张海陆军备之用。此殊不然，试观近年来欧美列强之财政出入表。其全国地租（政府所征集及地主所得）之总额。实浮于其岁出之总额多倍。中国诚能实行土地国有之制。则几地主所得概为国家所有。以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其地租总额之收入。可埒于欧洲全土之地租。一旦得此重大之国用。则政治上社会上之充分改良。直旦夕间事耳。彼欧美列强不且瞠乎后耶。而谓单税法不敷国用。其谁信之。

吾论民生主义万余言。今亦可暂止吾笔锋矣。虽然。吾更不惮重伸前言。以为世之服膺民族主义者一警告之曰。诸君主持破坏恶劣政府之目的。非有建设之破坏耶。民生主义也。土地国有制也。单税法也。即建设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针也。诸君其勉旃。

吾深愿吾党研究民生主义。

吾深愿吾党研究民生主义之土地国有论。

吾深愿吾党研究土地国有论之单税论。

美洲革命党报述略

吾国驻美洲之革命党报可分为二时期：一为清季癸卯年至辛亥年即民国前九年至前一年之提倡革命时期，二为民国元年至五年之提倡讨伐袁世凯时期。而革命党中又可分为二派：一属洪门致公堂之机关报，一属同盟会或国民党之机关报。今分别述之。

一、檀香山《檀山新报》 此报又名《隆记报》，为檀香山最老之报纸，创立于甲午乙未（民国前十七八年）年间。其通信地址为火炉鲁邮政信箱九百七

十四号。其东主为香山人程蔚南，曾于甲午年冬加入兴中会，与孙总理略有戚谊。其主笔为许直臣，亦兴中会员。当年华侨思想尚极闭塞，故此报全属商业性质，毫无革命色彩。己亥年（民国前十三年）康有为派梁启超陈继俨（仪侃）到檀开设《新中国报》，大倡保皇，此报绝不敢向之抵抗。至癸卯年（民国前九年）秋，总理自日本履檀。《新中国报》反对革命甚力，总理遂令程蔚南将此报改作兴中会机关报。以主笔乏人，乃亲撰长篇论文驳斥保皇报之谬说，并专函托余延聘香港《中国日报》前任记者陈诗仲为丰笔。诗仲在香港向美国驻港领事设法领取夏威夷岛入境护照，数月不得，乃改就新加坡《图南日报》之聘。而《檀山新报》自总理渡美后，终无法聘得适当之文士主持笔政，仅由某学校教员许直臣兼任。之后一年始聘得张泽黎为记者。张字孺伯，香山人。就职后与保皇党《新中国报》记者梁文兴大开笔战，数年不休。及丁未年（民国前五年），程蔚南以年老力衰，无意续办报业，由同志曾长福等措资接办，易名《民生日报》。

二、旧金山《大同日报》 此报创立于辛丑年（民前十一年）。为全美洲洪门致公堂机关报，设于美国旧金山大埠士坡福街三十八号。当保皇党最盛时，康有为尝派其徒欧策甲（云樵）赴美主持该党机关之《文兴报》。欧原籍广东惠州归善，其乡人多入三合会，欧亦厕身会籍。莅美后，以是因缘与美洲致公堂大佬（总理之称）黄三德、出番（英文译员之称）唐琼昌往还颇密。旋游说黄等创办致公堂机关报为洪门喉舌，黄等从之，是报定名《大同日报》，于辛丑壬寅（民前十年）年间出版。以唐琼昌为经理，欧为总编辑。发刊后，欧自署笔名曰太平洋客，发挥洪门改革之理由，及反清复明之历史，极为动听。继撰一长文鼓吹广东独立，极言粤省有脱离满清政府之必要，登至数十续，痛快淋漓，大为侨众欢迎。横滨《清议报》特为印作单行本，题署“新广东”三字，风行一时。癸卯冬，总理自檀莅美，为清领事及保皇党所构陷，被扣留于移民局木屋者数十日。赖致公堂主事人黄三德唐琼昌延律师向美政府依律抗争，始获自由留美。欧与总理原属旧交，己亥（民国前十三年）在横滨编辑《清议报》时，尝与梁启超日访总理高谈革命。及闻总理在美登陆，以挟同党《新中国报》笔战之嫌，遂假《大同报》攻击总理为伪革命党，讥黄唐等之欢迎总理为不智。黄唐等初劝欧与总理合作，共复汉业，至是忍无可忍，始下逐客之令。遂请总理推荐留日学生主持笔政。总理首荐余任是报驻东记者，并嘱余代物色主笔。余初荐马君武，马以事辞。乃改荐湖北人刘成禺。刘于甲辰（民国前八年）春始买舟抵美，以留学余暇兼任《大同报》总编辑。自是大倡革命排满，放言无忌。美洲华侨革命思潮之激荡，刘之力为多焉。是报主事人唐琼昌以外，尚有朱三进、邓幹隆、朱柄唐诸人。任编辑著译者，先后有徐甘棠、蒋梦麟（唯心）、廖云翔、刘恢汉、梁菊东、邓以介诸人。余于庚戌主编加拿大《大汉日报》时，亦兼任是报撰述。辛亥八月由加赴美，即就是报编辑之聘。民三年春二次渡美，是报已改名《中华

民国公报》，于讨袁筹饷之鼓吹，亦甚尽力。

三、檀香山《民生日报》 此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创刊于丁未年夏秋间。乃由同盟会员曾长福等措资购入《隆记日报》之机器铅字，而加以改组者。其社址设于檀香山正埠施美父街门牌一千〇十六号。最初主持笔政者，仍由《隆记日报》记者张泽黎任之，旋致函东京同盟会本部求推荐记者。时香港《中国日报》前记者卢信方在日留学，愿任此职，遂向驻日美领事署取得主笔入境护照登陆。保皇党知其事，乃嗾使檀埠税关出而为难，谓美国向无允许主笔入境之例，欲将卢信拨回中国。此报遂延律师向美政府抗争，兴讼多月，卒由美政府判决报馆主笔属教员一项可以入境，盖美国定例只许中国官吏商人教员（传教士适用此种）留学生游历五种人入境，即所谓官商教读游是也。自是凡持主笔护照入美者，皆可通行无阻。惟加拿大未经涉讼之解释，仍参照美国移民律施行，至今尚未许中国主笔入境，殊属憾事。卢信向美政府抗争胜诉后数月，复将内部改组，易名《自由新报》，改为隔日刊，卢信仍任总编辑。

四、檀香山《自由新报》 此报出版于丁未年冬，乃由《民生日报》改组。其邮政信箱为一千〇二十号。先后担任撰译编辑事务者，有卢信、孙科、温雄飞、吴荣新诸人，为纯粹之同盟会机关报。由丁未至辛亥之四五年间，几无日不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笔战。且于笔政而外，往往因报上一字一句之微，与保皇党人涉讼法庭。盖美人管理夏威夷群岛之法规远较美国本土为严密，其条例援引之解释，最易兴讼。故报业中人于办报经常费外，尚须为讼费之预备，实较在美国本土办报为困难也。辛亥年春卢信归国，总编辑一职以温雄飞承乏。温于是年冬亦归国，吴荣新代之。及民国成立，吴仍供职如故。民二秋袁世凯叛国，大杀党人，《自由新报》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民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犹屹然存在。近年已易新名。

五、温高华《大汉日报》 此报为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机关报，出版于庚戌（民国前二年）夏间。其社址设于温高华埠偏打街五号。先是温埠致公堂大佬陈文锡书记黄璧峰等于己酉年（民国前三年）已著手筹办，尝致书香港《中国日报》托余推荐主笔，余因吾党于庚戌新正广州新军一役失败后，元气大伤，故欲在海外辟一新财源，为卷土重来之计，遂自告奋勇，远就《大汉日报》之聘。以在港须领取加拿大入境护照，延至庚戌夏间，始买舟抵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加拿大移民律向无中国报馆主笔可以入境之明文，故登陆时赖域多利致公堂之助，预托税关译员李梦九将主笔护照改为教员护照，始获完全通过。及余抵温高华时，《大汉报》已出版半月。暂延张泽黎代理笔政，张即前檀香山《隆记日报》记者，曾与保皇党之《中国报》大开笔战之勇将，时方随其叔父现任温高华埠清领事张康仁到温任领事署书记，故《大汉报》请其暂代余职。是报为加拿大洪门唯一之言论机关，其经理人为黄璧峰、黄树球。先后任译员者则有黄希纯、

吴侠一（一飞）、黄蔚生等。余受任两月，即与同地保皇党之《日新报》为革命保皇之论战。计余在加一年有半，大好光阴几全耗于笔战时代。加拿大原为康有为创始保皇会之发源地，经余口诛笔伐，侨胞之陷溺君宪邪说者，遂多豁然觉悟，而改趋革命一途。是岁冬余得总理自南洋函电，命在加发起筹措革命资金以供国内起义急需。余知人心可用，遂电请总理来加相助。辛亥正月初二，总理抵温高华，遂组织洪门筹饷局。域多利、温高华、都朗度等各埠致公堂先后变产助饷，约得港币七万元，占辛亥三月廿九黄花岗一役海外各地捐款总额之半数，是即《大汉报》宣传之力也。是岁七月下旬，余奉总理命赴美国旧金山协助募集革命军资，并兼任《大同日报》笔政。及武昌起义后三月，即被推举为驻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民国政府事宜。《大汉日报》于余离加后数月，延聘崔通约为主笔。崔初属康有为门下，后投身为同盟会员，曾任旧金山《少年中国报》记者，以行为不端及宗旨不正，为同盟会驱逐出党。及民二年秋各省讨袁军失败，崔乃挟嫌唆使致公堂中人反对民党以媚袁世凯，而致公堂中人未得南京临时大总统府颁给旌义奖状，早怀不满，至是遂为金壬所惑。其实美洲各地团体应给奖状者，曾于南北将统一时，由余开列名单呈请孙大总统一一签盖发给，并交庶务科长朱卓民邮寄各地。闻朱于临时大总统府解散时尚有旌义状多纸未予付邮，其应给各地致公堂者谅亦在内，以是有数处致公堂借口有功不赏，起而指摘，《大汉报》所以易为崔通约愚弄，即以此故。温高华致公堂于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变产助饷，厥功至伟，竟以奖状积压细故，改变初衷，一旦前功尽弃，殊属憾事。

六、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 此报为驻美同盟会之机关报。设于旧金山大埠古里街。出版于庚戌年（民国前二年）冬。当驻美同盟会未成立时。有青年志士李是男、黄芸苏、黄伯耀、许炯葵、温雄飞等十余人，组织一爱国小团体于己酉年（民国前三年），定名少年学社，初用油印版刊行一种杂志，鼓吹革命排满，以民智未开，销数寥寥。及总理于庚戌正月初旬行抵金门，少年学社会员开会欢迎，即由总理主盟，一律加入同盟会。是年会务日渐发达，遂将杂志改为日报定名《少年中国晨报》。在美各华文报纸数家均于每日正午出版，独此报一家为早报，实为各华文报纸开一新生面。此报先后任笔政者，有李是男、黄芸苏、黄超五、崔通约、张霭蕴、黄伯耀、伍平一、马醴馨、刘涤寰、林华耀诸人。在清季则鼓吹革命排满，在民国三四五年则主张三次革命，均收效甚著。民国后旅美国民党员对于此报之主权问题分为二派，一谓此报之组织系由党员集股构成，故其主权应在股东，是为股东派；二谓此报资金除向党员招股外，另有一部资金由新党员源源供应，盖国民党美支部规定，凡新会员入党费每人须附加《少年报》股金数元，故其主权应由党部执行之，是为党部派。此二派争执至烈。余与林子超任美支部正副部长时，从中调解多次。幸尚不涉及国内政见。及民十三容共反共之大问题发生后，两派各有主张，势同冰炭。嗣国内当局决定一

致反共后，两派仍因人事向背，互相指摘，不易和解。当时党部派陈披荆等曾另创《国民日报》，以对抗股东派之《少年报》，且依附国内之汪精卫派而左倾。迨汪于民廿九年腭颜降敌，陈披荆等遂即放弃主张，一致抗日。其后经国内党部之指导并派员主持笔政，始渐入正轨。

七、秘鲁《国民醒报》 此报设于南美洲秘鲁国利马埠。乃民国前一二年爱国侨商李硕夫等所组织，其时该地尚未有同盟会团体之建立。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后，此报主张革命倒满甚力，故在武昌起义前后数月，旅秘鲁侨胞筹汇革命军饷于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者，为数不貲，《民醒报》之力也。

八、古巴《民生报》 《民生报》为古巴国民党支部之机关报，设于古巴京城夏湾拿埠。出版于民国元二年间。一以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及檀香山《自由新报》之主张为政见。民国三四年尝邀美洲支部长林森往游，党势由是大为扩张，所募集讨袁军饷亦为数不貲。其后屡挽国内党部代聘主笔，梁楚三、周雍能等曾应其聘，至今尚存。

九、纽约《民国报》 此报设于美国纽约埠，美东洪门致公堂之机关报也。出版于民元二年间。蒋梦麟留学美东时，曾任此报编辑。余于民三年秋赴美东向侨胞筹措讨袁军饷，此报经理人伍洪尝陪余往游波士顿、砵仑缅、纽特各埠，鼓吹三次革命，异常尽力。

十、旧金山《民口》杂志 此为全美最伟大之华文杂志。发刊于民三年春。初为谢英伯向国民党美支部提议创办，故认股者皆为国民党员。其社址设于旧金山大埠古里街。提倡急起三次革命军以讨伐袁世凯，最为激烈。谢于发行第一期后，即拟赴美东留学，适余亦自东京抵美，遂由余继任主编。先后担任撰译文字者，有谢英伯、孙哲生、王祺、陈茹玄、吴一飞、马醴馨、黄伯耀、陈耿夫、夏重民、陈树人诸人。民四年秋冬间，余有《三次革命军》之专著在东京出版，此即汇集余在《民口》杂志历期所撰论文之单行本也。是刊发行至第十二期，以印刷困难，改由日本排印。并委托夏重民、陈树人二人经理，故民四年中华革命党本部所发布文告，多由《民口》杂志披露之。及民五袁世凯自毙，余及撰译诸君次第归国，《民口》遂刊至二十四期自动停版。

十一、加拿大《新民国报》 《新民国报》为全加国民党之机关报。地址在卑司省首都之域多利埠。出版于民三四年间。遥推余为名誉总编辑。发起人为高云山方幹谦李翰屏黄伯度诸人，初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延夏重民为主笔。夏持主笔护照入境，加政府以移民条例无许可主笔入境之明文，只准居留一月。故夏仅任笔政一月，即返日本。其后复由纽约邀谢英伯承乏。加政府亦只许居留若干时，故谢履加未久，亦返纽约，因是笔政乏人主持，由余自美不断撰文供给之，不久甄一怒自温高华至域充任编辑，报务始臻完善。民五六年间总理尝派陈树人至加主持此报笔政。至今报务日益发展，与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在美洲互相

犄角，各放异彩。

十二、纽约《民气报》 《民气报》为美东各埠之国民党机关报。设于纽约城。为谢英伯、钟荣光所创办，出版于民四年，规模不大，至今犹存。

十三、杜朗度埠《醒华报》 此报设于加拿大中部之杜朗度埠。出版于民三四年间。创办人为李佛池、许一鶚、侯民一等，一小规模之国民党机关报也。其后逐渐扩大，所延主笔政者多由国内党部代聘之。

要而言之，革命党驻美洲各机关报之出世，远在保皇党各机关报全盛时期之数年。盖总理虽于乙未广州失败之后，尝于丙申（民国前十六年）、癸卯（民国前九年）、己酉（民国前三年）之三年三度游美，极力为个人之奋斗，然以缺乏同志文士襄助，且无言论机关为之宣传，故收效不著。反观康梁师徒自己亥（民国前十三年）立党以至己酉之十一年间，美国加拿大檀香山墨西哥古巴各地无一处不根深蒂固。其机关报则有旧金山之《文兴报》、《世界报》，纽约之《维新报》，檀香山之《新中国报》，加拿大之《日新报》等等。其利用实业名目以行棍骗之商店，则有上海广智书局，墨西哥银行，纽约琼彩楼，杂碎馆，香港振华实业公司，墨西哥轮船公司，广西天平山锡矿，香港华益公司等等。所募集资本当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吾侨胞多年蓄积物资之精华，竟为若辈剥夺大部，良可愤慨。革命党直至民国前九年癸卯上海《苏报》案发生后，始渐从事于海外之宣传。是年冬总理亲自将檀香山之《隆记报》及旧金山之《大同日报》次第改组，而美洲全土始略见革命党人之足迹。后四年檀香山有《民生日报》及《自由新报》，后七年加拿大有《大汉日报》，旧金山有《少年中国晨报》。民智渐开，人心日奋，然后革命党乃得仰首伸眉于美洲侨胞群众社会之中。甚矣吾人当年在新世界开辟一新生面之不易也。更从事实上言之，革命党各报当年进攻之大敌，名为满清政府，实则康梁党徒。盖满清政府之驻外公使领事绝无抵抗革命党之势力，只有康梁师徒深虑革命党得势，使若辈有地盘丧失之虞，是以甘为虎伥，多方中伤，期使革命党人不能涉足美境。其自残同种之罪，固远过于满清官吏万万也。故吾党各报之工作，多与保皇党报为长期之笔战。至民国前一二年庚戌辛亥，始将君宪邪说大为肃清。多数侨胞亦如大梦初醒，幡然来归，络绎为祖国义师之助，此不能不归功于清末各党报多年奋斗之结果也。

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

南洋各地华侨思想，在甲午中日战役以前，素称闭塞，其子弟生长本土者，什九不通国文，绝无祖国观念。及戊戌（民国前十四年）清室政变，维新改革

之风潮播动海外，侨胞之稍知爱国者，始渐从事学校及报馆之组织。英属新加坡为南洋英荷两属及缅甸印度越南澳洲之交通孔道，该埠侨众思想之进化，及教育发达与否，实予其他各埠同胞以重大之影响。甲午前后该埠已有《星报》及《叻报》之设，两者均仿效香港《中外循环》等报格式，除纪录清廷谕旨公文以外，略载时事新闻，言论陈腐毫无精采。就中《星报》为有名富商俱乐部“古友轩”所创办，医学博士林文庆亦古友轩会员，曾荐其岳翁黄乃裳充任总主笔。乃裳为福建名孝廉，素服膺顾炎武、黄梨洲诸家学说，闽人之言新学者咸奉为泰斗。就任未久，以主张急进，与诸富商格格不相入，遂拂袖而去。己亥（民国前十三年）康有为设保皇会于新加坡，以该埠闽籍巨商邱菽园为南洋分会会长，菽园亦福建名孝廉，物望颇隆。戊戌（民国前十四年）四月发刊《天南新报》，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由是该埠侨众遂分为维新及顽固二派，《天南新报》属维新派，而《叻报》则属顽固派，是时南洋各埠固无革命党人之足迹也。及庚子（民国前十二年）兴中会在广东惠州举义失败后，败将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皆逃南洋谋生，翌年辛丑尤列亦跟踪而至，旋向义兴会员（即三合会）及农工二界宣传革命，渐见成绩，继设中和堂以收揽下层阶级，然参加者仅为农工方面，商界中表同情者只有陈楚楠、张永福二人而已。楚楠，福建同安县厦门人，有木材及罐果店名合春号；永福，广东饶平县人，有布匹店名新长美号。楚楠初与邱菽园为旧交，以浏览新学各书报，而萌起民族思想。自号思明州之少年。时物色闽粤侨商中，只有永福一人与之志同道合，及结识尤列，始得探索革命党之门径。迨癸卯（民国前九年）上海《苏报》案起，楚楠、永福乃致电驻沪英领事，要求勿引渡章炳麟、邹容二人于清廷，以重人权，是为南洋华侨赞同革命之第一声。是年秋冬间，楚楠等遂有《图南日报》之发起，其后缅甸之仰光，暹罗之曼谷，英属之槟榔屿，澳洲之墨尔本，菲律宾之曼尼刺，爪哇之泗水等处，党人亦相继组织报馆，各鼓吹革命，收效殊巨。兹分别述列如下：

《图南日报》 此报为南洋革命党报之元祖。地址在新加坡宁阳会馆侧，即福建街门牌第二十一号及第二十二号。筹备于癸卯年秋冬间，至翌年甲辰（民国前八年）春始出版，其资本完全出自陈楚楠、张永福二人，绝无第三人参加。初由尤列介绍郑贯公充任该报总编辑，贯公以方筹办《广东日报》辞，并荐陈诗仲自代，郑、陈均前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也。此外更聘尤列为名誉编辑，黄伯耀（黄世仲之兄）、康荫田、何德如、邱焕文、胡伯镶诸人分任编辑译述。第一日尤列作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初印一万份，全属赠阅性质。是时风气未开，各商店咸视为大逆不道，严禁子弟伙友购阅。出版一月乃减印一千份，然长期定报者仅得三十余份，半载后，人心日渐归附，乃递增至二千数百份。孙总理与楚楠永福二人素不相识，癸卯年冬在檀香山获读《图南日报》请求《隆记日报》（又名《檀山新报》）交换报纸函，始知南海同志大有人在，乃移书尤列，查

询该报为何人组织，尤具告之。乙巳夏，总理自欧洲东归，途中自科伦坡致电尤列，嘱介绍《图南日报》诸同志相见。迨舟抵新埠，尤引楚楠永福林义顺等登轮晋谒，总理对楚楠等赞扬备至，并以振兴南洋党务相嘱托。惟是岁冬，《图南报》竟以资金周转不灵而致停版，盖此报财源全由楚楠、永福二人供给，开办之初，所耗已逾万金，及添设印务，亏负益多，维持二载，前后支出一二万余元，已非二人财力所能胜任。因是积欠编辑部及排印工人薪金为数不貲，总编辑陈诗仲为此辞职返粤，司理林采达以避工友索薪，亦匿迹不见，遂不得已宣告歇业。

《南洋总汇报》 《图南报》停刊后两月，楚楠永福不欲民党喉舌中断，复谋募集资金，重整旗鼓，适有友人黄江生介绍商人许子麟沈联芳陈云秋等合股改创新报，拟集资二万元。《图南报》所存机器铅字家具等物作为价值一万元，其余半数由许等任之，另迁新址，定名《南洋总汇报》。出版之初，仍由楚楠、永福主持，报面不用大清年号，称清帝光绪为载湉，与前身《图南报》之立言宗旨，尚能终始一贯。诂陈云秋思想顽固，胆小如鼠，力诫办事人不得登载激烈文字，而编辑部不之恤，仍高谈革命如故。至丙午（民国前六年）春，云秋遂提出拆股承让之议。后乃改为抽签，即由抽得者接受报业，结果为云秋一派所得，楚楠等仅取回拆股金五千元而退。云秋复约保皇派商人朱子佩等加股合办，而《总汇报》竟化为保皇会一纯粹机关报矣。其后康徒欧榘甲、徐勤、伍宪子等即凭借此报与革命党为敌。

《仰光新报》 仰光为缅甸首府，甲辰年康有为自印度游缅，以保皇变政相号召，侨商受惑者颇不乏人。闽商庄银安被推为仰光保皇会分会长，并担任创办机关报，名之曰《仰光新报》。地址在大埠勒达街二十号，银安自任经理，其股东新旧不一，甚有认保皇变政之言论为危险性者。故该报形式陈腐，主张和平，不过稍偏于康梁方面而已。乙巳五月，东京《国民报》记者湘人秦力山自香港抵仰光，由同志陈甘泉介见庄银安，历述康梁棍骗华侨，及彼与唐才常在庚子年汉口一役失败之经过，银安豁然觉悟，遽宣布脱离保皇会关系。力山因著《革命箴言》二十四章，凡六万余言，由银安嘱《仰光报》逐日揭载，登出后，全缅甸侨众读之，大为感奋。乙巳六月，力山自滇边致书新加坡《图南报》主人陈楚楠，略云：“顷著有《革命箴言》一书，已寄赠《仰报》，该报日销数千份。此书若在贵报重登，或得照邹书一例，能翻刻送人尤妙也（共有六七万字）。惟此书成于十二日之内，多有理论未完全之处，将来公如肯俯就，一灾枣梨，望嘱诗耀两兄为之校斧，或于同胞之条理与理论，均不无小补，弟因邹书徒事漫骂，而不言理，故不得已而有此作也。书中诘驳康党之处甚多，可一惩其顽焰”等语。惟此文仅刊至第十六章，即为该报之顽固派董事所反对，竟将余稿八章强行毁灭，读者莫不引为憾事。是岁十月，力山在滇边干崖染疫身死，是报以股东内部意见水火，无法维持，旋亦停刊。

《华暹新报》 是报地址在暹罗京城曼谷生日桥街五十三号，发刊于丙午年（民国前六年），其创办人为陈景华、萧佛成、沈荇思、王杏洲、何少禧、陈美堂、陈载之、朱广利、马兴顺、梁挺英诸人。景华前任广西贵县知县，因得罪粤督岑春煊，亡命暹罗。既创办此报，即高谈革命，与香港《中国日报》互通声气。先后任笔政者，有康荫田、王斧、卢伯琅、胡毅生诸人，其内容分华文暹文两版，暹文由佛成与其女公子任之，萧女深通暹文，雅为暹王子某所赏识，彼国王室为多妻制，暹俗王子得抢夺民间女子入宫，以不犯法论。时暹王有子数十人，萧女尝被某王子恃强绑去，赖报中伙友追至街头夺回，亦幸事也。戊申（民国前四年）冬，总理偕胡汉民、何克夫、胡毅生、卢伯琅等莅暹。此地始成立同盟会，自后是报遂为我国革命党在暹之唯一机关报。至民国三十一年日军入寇暹罗，始被迫停刊。是为海外各地我国在南洋革命党报之寿命最长者。

《槟城新报》 此报设于英属马来亚首府之槟榔屿罗申街。槟榔屿又译庇能，其地富商黄金庆、吴世荣、陈新政等，尝于乙巳年组织槟城书报社，以开通民智为务，旋复创办《槟城新报》，延聘民党文人为记者。初出版时态度和平，只注重提倡新学，及丙午年新加坡同盟会陈楚楠等派员来设分会，黄、吴、陈等一律加盟，报社言论遂日趋急进，然此报固常以中立派自命也。赖有槟城书报社诸会员历久维持，故不若各党报之旋起旋蹶，迄民国成立后多年，仍屹立南洋如故。

《中兴日报》 《南洋总汇报》改变宗旨后，南洋各埠之革命喉舌为之喑哑者一年有余。乙巳年冬，总理至新加坡已开设同盟会，陈楚楠等率先举手加盟，由是党员日众。附近各埠侨胞入会者络绎不绝。及《总汇报》易主后，缺乏报道机关以资联络，各会员莫不引为大耻，楚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陈先进、邓子瑜、沈联芳诸人，乃于丙午春发起募股，重创党报。初函托香港冯自由代聘记者及购办铅字，冯荐何子耀、王斧二人任之，筹备至是岁七月十三日始出版，定名《中兴日报》，社址在吉宁街第十三号。出世未久，即与《总汇报》为革命论与立宪论之大笔战，先后主笔政者，尚有田桐（恨海）、居正（药石）、陶成章、林时壘、胡汉民、汪精卫、方瑞麟、林希侠、张绍轩（西林）、周杜鵬、何德如、胡伯襄诸人。任事者则有林义顺、邓慕韩、萧百川、汤百令、吴悟叟、周华、罗仲霍诸人。当两报笔战时，总理适于丁未年自越南移居此地，寓东陵东明律一一一号，东京《民报》诸记者亦联翩而至，一齐加入战线。总理亦托名“南洋小学生”，亲自撰文以驳斥“革命足以召瓜分”说之非。两报论坛争辩之剧，殊不让香港《中国报》与《商报》之激战也。时《总汇报》记者仍为欧渠甲、徐勤、伍宪子等，伍宪子尝集《中兴报》记者笔名，作一联以嘲《中兴报》诸人，联曰：“药石无灵精卫含冤填恨海；汉民遭劫杜鹃啼血怨西林。”药石为居正笔名，恨海为田桐笔名，西林为绍轩笔名，洵可谓谑而虐矣。丁戊两年间，《中兴报》日销至四千余份，英荷两属侨众，直接蒙其感化，厥功至伟。

至己酉年（民国前三年）春，总理因事远赴欧美，楚楠以历年为革命耗资，发生兄弟分产涉讼事，无力兼顾党务，永福亦因商业亏折，几致破产，其他党员无积极负责者，《中兴报》负债累累，屡次招股，皆随手辄尽，无法抵欠，支持至庚戌（民国前二年）年春，卒致停版歇业，闻者惜之。

《光华日报》 缅甸同盟会成立于戊申年（民国前四年）三月，众举庄银安为会长，数月后由银安与同志陈海瑞、陈守金、陈玉著、李海国、陈清波、陈文豹诸人集资缅币八千余盾，发起创立《光华日报》，以三千盾承购旧日《仰光新报》之铅字印机，赶行出版，其社址在仰光百尺路旧门牌六十二号，银安任经理，陈仲赫副之，筹备至是岁八月初一日始出版。总主笔为滇人杨秋帆、鄂人居正二氏，先后助理编辑者，有黄大哀、何荣禄、苏铁石、傅春帆、陈绍平、林文曲、黄兰士、徐赞周诸人，其资本多半招自该埠普通商人，非尽党员也。是报初出版即高唱革命排满，抨击保皇立宪，尤不遗余力。康党嫉之如眼中刺，陶成章所著《浙案纪事》，即在此报登载。未几秋帆入滇谋起兵讨满，荐滇人吕志伊（天民）自代。康党初嗾使该报非党员之股东解散报业，计不得逞，会是冬十月清帝母子同时身死，天民在报上征联曰：“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应者虽多，惜无佳构。时同盟会副会长卢喜福忽发奇想，私电袁世凯，请立汉人为帝，乘机革命以倾覆满祚，清廷因是根究电报来源，遂向北京英公使交涉重订电报新约，以后缅甸华侨有电达本国政府者，不得代为转递，此例至民国成立后二十余年，犹未废除也。事后保皇派商人乘势以全体商人名义函电清廷，请简派领事驻缅，清廷准之，未几遂首派蜀人萧永熙充驻仰光领事，永熙履新后，屡借为丧家点主事，向商户敲诈取财。《光华报》特用“领事神主”四字，为撰一联，加以讥刺。永熙老羞成怒，遂以行文抄没本籍财产为辞，威胁该报之七股东代表，令即停止营业，七股东多怯于官威，独李海国一人坚决拒之，余六人竟腼颜屈从。是报因是歇业。结果报社全部财产付诸拍卖，竟为保皇派商人间接出资购得，与昔年新加坡《南洋总汇报》之落于敌手，同一耻辱。

第二《光华报》 全缅同盟会以《光华报》被保皇党攘夺，大为激昂，深悟招集党外商人资本之非计，遂开全体大会，筹募复兴资本，一夜集股一万三千余盾。是岁十一月朔日，乃有第二《光华报》继起，地址在仰光五十尺路二号。先后任经理者有陈仲赫、黄永田、陈汉平等，主笔仍为居正、吕志伊二人。时康党于购得前《光华报》全部财产后，即已易名《商务报》，延张石朋、李牙聪二人为编辑，石朋笔名顽石，牙聪绰号聋子，皆保皇会会员也。《光华报》既复活，仍与《商务报》大开笔战，论争数月，《商务报》记者张石朋自知理屈，愿归依革命真理，毅然脱离该报，李牙聪因亦缄口无声。时人戏撰一联曰：“生公（居正笔名）说法顽石点头；天民示威聋子投地”即指此事。无何，《商务报》以寡助歇业，民党声势为之益张。至庚戌（民国前二年）夏，康党与清领事萧

永熙合谋倾陷《光华报》以泄愤，由永熙密电外务部，动以危辞，诬《光华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请将该报当事人驱逐离境。英使以告缅甸总督，缅甸竟下令递解居正、陈汉平二人出境，其驱逐令有“押送广东交清官办理”字样。舟过新加坡时，幸该埠同盟会预延律师，向新加坡总督极力依法抗争，因得改为自由出境，亦云险矣。《光华报》受此摧残，元气大损，同时复有封报拘人之谣诼，报中职员人人自危，庄银安首避地槟榔屿，其他职员亦多隐匿别埠，《光华报》遂不免第二次之停刊。

《星洲晨报》 此报发刊于己酉年，乃新加坡同盟会员周之贞、谢心准等所创，可与《中兴日报》并驾齐驱，在庚戌春《中兴报》停刊后，革命党恃之为马来半岛之喉舌，惜以资本不继，开办不满一年，亦继《中兴报》而歇业。

第三《光华报》 仰光之第二《光华报》既受摧残，庄银安避地槟榔屿，即与该埠同盟会员陈新政、黄金庆、徐洋溢诸人，措资举办第三《光华报》于其地，以继承仰光党报之统绪。聘东京《鹃声》杂志记者蜀人雷昭性（铁崖）为总编辑。方次、石周、杜鹃等助之，即于庚戌冬十月一日出版，时新加坡《中兴日报》及《星洲晨报》均已相继停刊，独此报在马来亚首府大声疾呼，光芒万丈。适总理亦于是年由新加坡移居此地，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以前之同盟会军务会议，亦在此地开会。黄克强孙眉赵声胡汉民谢逸桥谢良牧诸人均络绎莅止，《光华报》于此时期，尤多所贡献，盖庚、辛两年南洋革命党之大本营已由新加坡移至槟榔屿，此报之地位与前三年之《中兴报》相同也。

《进化报》 仰光之第二《光华报》停版月余，吕志伊、陈钟灵、徐赞周、李海国、魏海国、陈震川、丘思道诸人，不甘为汉奸及外力所屈伏，即已著手组织第三次之同盟会机关报。改光华名曰进化，即以旧《光华报》资产充之，于庚戌年二月出版，陈钟灵任经理，吕志伊仍司笔政。其鼓吹革命仇满之勇敢，不让于前，清领事终无法以抑制之。是报发刊后八月，康党复勾结地方警吏，借假查账之名目，向该报任意摧残，终以公理不胜暴力，不得已重行停刊，吕志伊因此离缅返国。

《泗滨日报》 此报开设于戊申年间，其地址在荷属爪哇之泗水埠，乃普通侨商所组织，实非革命党报，不过其股东中有一部是同盟会员耳。《中兴报》记者田桐于戊申、己酉间曾就此报之聘，充任总编辑，颇能宣导民族思想，因著《南国篇》批评荷属政治，竟为爪哇政府驱逐出境，其内容及经过，以非党报，故不详悉。

《警东新报》 此报开设于澳洲墨尔本罗索尔街一百八十九号，出版于己酉、庚戌年间，在此报发刊之前，澳洲各埠只有雪梨新金山之保皇党《东华新报》一家，梁启超曾游历其间，大倡保皇，并荐唐才常之弟才质主持笔政，故全澳华侨之思想开通者皆属保皇会员，革命党人在民国以前从未涉足此地。至己酉年间，始有少数青年受祖国革风思潮所感化，自动组织《警东日报》，鼓吹民族主义，时与香港《中国日报》通气，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尝募捐饷糈，以助义师。

《公理报》 此报设于菲律宾首府之曼尼刺埠（又名小吕宋），在庚戌年以前，菲岛各埠华侨尚无报馆之组织，至辛亥年春夏间，始有美洲归国之同盟会员李箕自香港至曼尼刺，联络孙总理昔年在香港雅丽士医院同学之闽人郑汉淇，开创同盟会，同时创办《公理报》。总编辑为闽人吴宗明，继续维持至民国三十年日寇占领以前，尚屹然存在，其寿命与暹罗《华暹新报》相类。

《民国报》 澳洲侨胞自己西、庚戌间墨尔本埠有《警东新报》之发刊，至辛亥年春，澳京雪梨新金山更有《民国报》之继起，是报为该地致公堂所组织。其宗旨为反清复明，以迭受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及加拿大温哥华《大汉日报》发挥本来宗旨之影响，遂亦开设言论机关，以相呼应。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亦尝先期募集军资数百镑，以济义师。民国成立后多年，是报仍继续奋斗。其任事人刘涤寰、伍洪培、黄右公先后归国服务，旧金山少年报老记者刘涤寰，即当年主持是报之编辑人也。

《缅甸公报》 缅甸仰光《进化报》停刊后数月，其任事人徐赞周乃联络同志张永福（与新加坡之张永福同名不同人）、杨子贞、曾上苑、陈钟灵、饶潜川诸人，以学务总会名义承买《进化报》印机铅字，另发刊《缅甸公报》。于辛亥年春出版，仍以宣传革命为务，至民国成立后另行改组，易名《觉民日报》。

《南侨日报》 新加坡自《中兴》、《星洲》两报停歇后，党人之宣传机关缄默者将及一年。至辛亥夏间，有同盟会员黄吉辰、卢耀堂等始发刊《南侨日报》，为《中兴报》之继续，时距三月二十九广州黄花岗一役未远，革命怒潮澎湃海外诸岛，人心亦渐振奋，故出版时大博英荷两属侨胞之欢迎。出版后数月，武昌义师勃起，侨胞多根据是报所传播之消息为趋向云。

此外，尚有荷属泗水之《民铎报》，八打威之《吧城日报》，日里埠之《苏门答腊报》数家，皆与党人有直接间接之关系，虽非党报，而抨击满清虐政及发挥民族主义，与党报殆同一论调。迄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一役之后，潮流所趋，虽中立派报纸亦渐归急进。所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旨哉言呼。

海外各地中国同盟会史略

香港同盟会

香港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乙巳年秋冬间，是岁六月杪孙总理创设同盟会本部于东京，八月初十日首派冯自由、李自重至香港广州澳门等处组织分会，冯抵港，

即与陈少白筹商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新旧同志先后加盟者，有陈少白、李纪堂、容星桥、邓荫南、郑贯公、李自重、黄世仲、陈树人、李树芬、邓警亚、卢信、廖平子、温少雄、梁扩凡、李孟哲、李伯海诸人，众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会所在中国党报社长室，香港分会向例须兼理西南各省之军务党务，及南洋美洲各地之交通事务，故分会长一职极为重要。成立未久，总理即由日本赴南洋，船过港时，在舟中召集同志开党务会议，及十一月，黄克强亦来，旋绕道赴桂林，拟策动清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此外鄂人吴崐、湘人梅霓仙等因公来往湘鄂桂粤诸省，均由香港分会招待。

丙午（民国前六年）八月《中国报》改组，陈少白辞同盟会长职，众举冯自由代之，次年丁未为同盟会西南各省军事最活动之时期，总理先后派胡汉民、汪兆铭二人驻港协助冯自由进行一切，时受任发动广惠潮钦廉各属军务者，有许雪秋、黄耀廷、邓子瑜、余绍卿、刘思复、王和顺诸人，分派各方协助者，则有方瑞麟、乔义生、方汉成、李思唐、郭公接、方次石、李次温、池亨吉、萱野长知（池、萱均日人）、谢良牧、谢逸桥、张煊、张谷山、张树楠、朱执信、胡毅生、何克夫、谭剑英、莫伟军、柳扬谷、邓慕韩、刘樾杭诸人。在受任发动人中，许雪秋曾于是年二月策动潮州饶平浮山埠会党夺取潮州府城，届时，以偶值风雨大作，不能集合而止，四月复策动余既成陈涌波等在潮州黄冈城举事，以械劣失败，九月日人萱野长知租用日轮幸运丸载运大量军械驶至惠州汕尾海面，港分会预派雪秋届期接械大举，以雪秋措置不善，致误事机。邓子瑜则担任惠州发难之责，尝遣林旺、陈纯、孙稳等起事于归善县七女湖，与清军转战十余日，至弹药告竭始散。刘思复于四月杪入广州谋炸清提督李准，以响应潮惠之师，诂于五月初一日因装置炸弹失慎，断去一臂，为警吏拘捕入狱。以上数役为港分会直接指挥之军事，其他八月钦州防城之役，及戊申（民国前四年）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则由总理在越南河内亲自发动，港分会只任供应军用品之责而已。故丁未戊申两年均为港分会处理军务最殷繁之时期，而丁未尤为紧张，各方同志来往港地者几于应接不暇，因是《中国报》社之外，另在坚道及普度坊，摩理臣山道，湾仔进教园，皇后大道各街分设招待所多处，以收容之。至于党务亦异常发达，先后派出代理主盟员及军事联络员多人，分赴广州虎门、黄埔、澳门、潮汕、归善、博罗、梅县、兴宁、连州、北海、梧州、浔州、柳州、南宁、厦门各地，发展党务，及联络军队。各方同志于此两年相继加盟者，有张谷山、姚雨平、何克夫、谭剑英、莫伟军、黄旭升、陈佐平、温子纯、陈纯、林旺、孙稳、詹承波、吴金标、余既成、余通、陈涌波、林英侠、萧竹漪、李子伟、许佛童、陈二九、林五、张人杰（静江）、周觉（伯年）、倪映典、方紫楠、黄伯淑、李煜堂、谢英伯、巴泽宪、卢岳生、李海云、葛谦、谭馥、严国丰、曾传范、黎萼、罗树霖、杨希说、周毅军、李济民、萧惠长、刘古香、张铁臣、韦立权、刘

培钦、林菊秋等千余人，及戊申冬十一月，湘人葛谦、谭馥等欲乘清帝后逝世，运动驻广州防营反正，葛亲至香港谒冯自由，求电请总理接济，并邀黄克强、谭人凤二人来粤主持，冯、葛未得总理复电而事泄，全局瓦解，葛谦、严国丰、谭馥等死之。港粤同志乃秘密开会追悼，并醮款恤其遗族。

己酉（民前三年）以前，港分会忙于军事，不便大张旗鼓招揽党员，以避侦探耳目，自戊申三月河口革命军失败，同盟会元气大伤，军事进行因之停顿一年有余。遂得专心党务，改取开放主义，以广收同志为务，是年二月特辟新会所于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门某楼，榜其名曰民生书报社，党员日常开会，不复如前之秘密，另在广州省垣河南分设机关，名守真阁，由高剑父、潘达微、徐宗汉、朱述唐、梁焕真等筹备成立，会务亦颇发达。是年港粤两地加盟者，有刘一伟、陈元英、马达臣、谭民三、李以衡、陈逸川、黄轩胄、关非一、何丽臣、何剑士、梁焕真、何辑民、陈自觉、梁藻如、杜药汉、陈瑞云、蔡忠信、潘达贤、莫纪彭、李文甫、林直勉、罗道膺、黄侠毅、张志林、陈哲梅、何振、马小进、易侠、胡津林、廖侠、刘守初、陈俊朋、李昌汉、李文启、李少穆、朱润芝、洪承点、容铨、陈恭谱、麦瑞祺、陈炯明、黄洪昆、王占魁、江运春、尤龙标、甘永宣、易培之、黄宗汉、苏美才、孙武等二千余人。就中以倪映典所招致新军兵士居大多数，惟无名册可考，至十一月，民生书报社以会所过狭，复迁于中环德辅道捷发号四楼，易名少年书报社。庚戌（民国前二年）春冯自由因改就云高华^①埠《大汉日报》之聘，辞退会长一职，众举谢英伯承乏，谢于辛亥年夏赴檀香山，由陈逸川代理会长。

己酉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与港分会划分职权，自后西南各省党务军事由支部主之，香港地方党务由分会主之，众举胡汉民为支部长，汪兆铭为书记，林直勉为司库。冬十一月倪映典自广州来港，报告运动广州新军成绩，众决议大举，即电总理请求接济，并邀黄克强、赵声、谭人凤来港主持，十二月间黄、赵、谭先后到港，总理自美国三次电汇到八千元，同志李海云亦提其商号存款二万余元，以充义举。众以筹备成熟，定期庚戌正月初旬大举，詎因新军兵士于除夕以购名片细故，与警察发生争执，遂成军警互相殴斗之大风潮，粤督袁树勋闻变，立派防营弹压，遂成敌国，倪映典初拟劝新军勿遽暴动僨事，及正月初二早抵燕塘，知大势无可挽救，遂毅然领导全军发难，以各枪枝扳机及弹药早为清吏密令缴去，致战斗力全部损失，遂为清军所败，竟以身殉之，是役功败垂成，洵为历次义军之最大憾事。南方支部经此失败，黄克强、赵声、胡汉民等乃赴南洋槟榔屿谒总理筹划再举，是年冬，总理号召各埠同志拟集巨款，作卷土重来之计，南洋美洲诸地党员均如期响应，踊跃以从，黄、赵、胡等遂返港设置革命军统筹部，以策动一切，是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实占全部革命史最辉煌之一页。是役香港及

^① 此处疑为“温高华”。

各方来往同志莫不奔走骇汗，为义师尽力，其壮勇义烈可歌可泣之事迹，已有专书记录，兹不赘述。是岁八月武昌革命军起，南方支部先后遣派党员分赴全省各路策动响应，而驻港各同志亦多自动赴义，惟恐不力，用成辛亥九月广东省城不流血而光复之殊勋，是则香港同盟会员多年奋斗之结果不容湮没者也。

暹罗同盟会

《华暹日报》设于暹罗国京城槟角埠生日桥侧五十三号，为萧佛成、陈景华、沈荇思等所创办。先是香山人陈景华任职广西贵县知县，因得罪粤督岑春煊，亡命暹罗，旋与老华侨萧佛成等发刊此报，内容分中国、暹罗两种文字，暹文部分由佛成及其女公子任之。出版一载，渐主张革命，于乙巳年冬与香港《中国日报》互通声气，并托《中国报》代聘主笔，《中国报》乃推荐前《有所谓报》记者王斧及前《图南报》记者康荫田二人应之，侨商之赞成革命者，有王杏洲、陈美堂、何少涛、陈载之、朱广利、马兴顺、梁挺英诸人，皆该地商界中之名望素著者。戊申年（民国前四年）冬，总理偕胡汉民、胡毅生、何克夫、卢仲琳等自新加坡抵暹，侨商开会欢迎于中华会馆，列席者百数十人，越日暹政府即来干涉，限总理于一星期内离境，并不许谈及政治问题。驻暹美国公使闻之，以总理为檀香山籍公民，特向暹政府提出抗议，因得延期一星期。因是总理不便再赴会演说，惟秘密组织同盟分会，华侨入会者，颇不乏人。众举萧佛成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沈荇思为会计。总理居暹十日，仍返新加坡，留胡毅生、卢仲琳二人助理《华暹报》笔政。己酉（民国前三年）春马兴顺因事返潮州原籍，旅暹保皇党人以马为《华暹报》大股东，特致电粤督，控以附逆党恶罪名，清吏因是将马逮捕系狱。陈景华受暹同志之托，特回香港设法营救，卒赖粤绅江孔殷代为斡旋，保释出狱。马于开释后未久，以在囚备受虐待，得病逝世。

新加坡同盟会

新加坡同盟会成立于乙巳年冬，先是，总理于是岁五月从欧洲赴日本过新埠时，尤列偕《图南报》同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登舟相见。总理谓在欧时，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嘱各人预为筹备，楚楠等唯唯。总理莅日后，即于六月杪与各省志士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是冬重游新埠，适是时该地政府禁止入境之期已满，楚楠等遂欢迎登陆，寻设立同盟分会，为南洋英荷两属之总机关部，假晚晴园为会所。首次开会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尤列、邓子瑜、张华丹、吴梧叟、林幹廷、

张秉庚等十二人，众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以后陆续加盟者，有丘焕文、何德如、沈联芳、卢耀堂、李晓生、李渭川、谢己原、谢心准、谢仪仲、黄乃裳、许雪秋、郑聘廷、胡少翰、何心田、李凌溪、黄康衢、陈武烈、陈芸生、林文庆、陈嘉庚、林航苇、黄吉宸、吴应培、陆秋露、周之贞、康荫田、徐统雄、周华、罗仲霍、黄鹤鸣、李文楷、李竹痴、郭渊谷、胡伯襄等四百余人，复派员分赴英荷两属及缅甸各埠设立分会，楚楠等更向各埠同志招股，重组党报，于丁未（民国前五年）七月出版，即同盟会南洋唯一机关之《中兴日报》是也。戊申（民国前四年）二月，总理从越南河内移驻新埠，寓东陵东明律三号，会务更形发达，是岁四五月间黄克强、胡汉民以云南河口之役兵败，亦先后离越南到新，是役败军将士韦云卿等六百余人被越南政府遣送前来新埠，英官初不许入境，经总理向当地政府声明为政治犯，并非乱民，并使楚楠、永福等向当局保证一切，始许登陆。是时对于革命军将士之给养问题极形困难，总理令楚楠开辟中兴石山于蔡厝港以安插之，且介绍于槟榔屿吉隆坡毗叻文岛各埠工厂矿厂农场，使各安生业，经营数月，此项善后问题，始告一段落焉。

戊申年秋，总理以英荷两属各地陆续成立分会及通信处者有百数十埠，乃更设立南洋支部以统治之，特派胡汉民为支部长，另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通告各处团体一律遵守。时河口败军将士虽已多方设法安置，然以份子复杂，良莠不齐，常发生妨害地方治安情事，清领事更借端要求英吏干涉革命党行动，因之党务进行愈形棘手。翌年己酉（民国前三年）春，总理遂决意将南洋支部移于槟榔屿。令胡汉民归香港扩张南方党务，自赴欧美游历，以谋国际上之协助。新埠党务自总理他适后，《中兴日报》旋以乏人主持，遽告停刊，遂于无形中失其领导之地位。及庚戌年（民国前二年）十月，黄克强、赵声、胡汉民等赴槟榔屿谒总理谋集巨款在广州再举，各埠党员莫不踊跃捐输，胡汉民、邓泽如等尝诣新埠，召集党员开会于晚晴园，莅会者有沈联芳、卢礼明、李孝章、陆秋露、周之贞等百余人，合得捐款三千余元，中以沈联芳所捐壹千元为最巨，其后各复加捐若干，合英属各埠共得四万七千余元，是即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华侨义捐之一部。

越南西贡堤岸同盟会

乙未年冬，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自日本到越南西贡，该地法国银行正副买办曾锡周、马培生及侨商李竹痴等大为欢迎。西贡为法国商行林立之区，而华人商店及各大米绞则在附近之堤岸，故总理留西贡一二日，即赴堤岸就华侨之欢迎会，该地闽粤商人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关唐、李亦愚、颜太恨、潘子东诸人招待优渥，即日成立同盟分会，举刘易初为会长，李卓峰副之，即以易初所设之美荻街三〇四号昌记行为通信机关，自后西贡堤岸两埠

同志对于粤桂滇三省革命军事，均先后赀助巨款，为他处侨商所不及，就中以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所捐为最巨。总理到西贡数次，锡周、培生等有求辄应，毫无吝嗇。黄景南开设卖豆芽小店，市人称之为芽菜祥，每日恒以所得投入扑满中，贮为捐助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丙午年秋香港《中国日报》改组，李亦愚、潘子东、颜太恨等合认新股三千余元，《中国报》大得其助。

英属七洲府同盟会

七洲府即英属海峡殖民地之总称，凡新加坡檳榔嶼（又名庇能）吉隆坡怡保吡叻坝罗大小各埠均属之，其首府设于檳榔嶼。丙午，总理派陈楚楠、林义顺至檳榔嶼设立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辜立亭、林志诚、丘明昶、薛木本、陈民情、徐洋溢、熊玉珊、吕毓甫、徐宗汉、王寿兰、丘有美、林福全、丘又绍、潘弈源、丘能言、郑玉指、林世安、陈璧君、王得清诸人，公举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金庆等旧设檳城日报系商界中立性质，然于革命宗旨隐然赞成，又设檳城书报社地址在甘菜园九十四号，条理整然，足为南洋各埠书报社之模范。庚戌年（民国前二年）夏秋间，仰光同志庄银安以该埠所设《光华报》迭受清领事之摧残，乃避地檳榔嶼与陈新政、黄金庆、徐洋溢等，重组《光华报》于其地。聘雷昭性（铁崖）、方次石、周杜鹃等为主笔，崇论宏议，与新加坡之《中兴日报》后相辉映。先是，总理于己酉三月赴欧洲时，已将南洋支部移至檳榔嶼，及庚戌七月从日本再来南洋，即挈眷移居檳榔嶼柑子园，是时曾通告南洋各埠，令仿美洲党员新例，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然为日无多，事实上未易实行。是冬黄克强、赵声、孙德彰、胡汉民等同聚檳榔嶼，谒总理商定广州大举策略，决议分途募捐以利进行。未几，总理因在清风阁演说革命，为当地政府限令一星期离境，遂有美洲之行，其眷属仍居柑子园，每日家费由檳榔嶼及吡叻吉隆坡芙蓉四处党员分任供给之。统计辛亥三月廿九广州之役，英属七洲府各埠合筹军饷共四万七千六百余元，至于各埠得力党员，在吉隆有陈占梅、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王清江、刘襟侠、陆秋杰、陆秋泰、丘帖领、王君赞、陈秀遵、张志升、杜棠等。在怡保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刘业兴、黄怡益、梁焱楠等。在芙蓉有黄心持、谭容、朱赤霓、蔡炽三、伍熹石等。在爪哇那那则有邓泽如等。在麻六甲则有李月池、沈鸿柏等。在关丹有陆秋露等。在金宝有杨朝棟等。在林明有冯子芸等。在太平有陆文辉、陈志安等。在武叻有邓清泉等。在麻坡有汤寿山、刘静山等。在砂朥越有罗从谏、萧春生、李振殿等诸人。又各埠多设书报社。其中有纯粹为同盟分会者。有与同盟会员具相当关系者。有因当地商会或中华会馆为守旧派或保皇会所把持。故另设新团体对抗者。此类书报社

有百数十处。其地名、社名详载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不赘。

越南河内同盟会

在南洋各埠华侨之中，与革命工作有直接关系者，以越南河内海防二处为首屈一指，盖其地与粤桂滇三省边界接壤，总理与黄克强、胡汉民、王和顺、黄明堂、关人甫诸人经营三省军事，均假道越边为出发点也。总理于壬寅年参观河内大博览会时，已与当地华商杨寿彭、黄隆生、甄吉廷、张奂池、吴梓生等共设立兴中分会。及丁未年春总理为策动三省军事起见，驻节河内，设机关报于甘必达街六十二号，即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先后加盟者有杨寿彭、黄隆生、吴梓生、张奂池、甄吉廷、王和顺、黄明堂、关人甫、曾克齐、罗惇、李福林、谭义、黎广、李菱、李佑卿、刘岐山、甄璧、梁秋、高德亮、麦香泉、何海荣、饶章甫、李应生、张邦翰、卢仲琳、张翼枢、林焕廷、陈耿夫、彭俊生、黎量余、刘梅卿、梁建葵、梁瑞廷、陈二华、梁恩等数百人，海防分会设于台湾街三十二号万新楼，以刘岐山为会长，甄璧、林焕廷、陈耿夫等为干事，其地邻接粤省钦州防城县东兴镇，总理及黄克强、王和顺于丁、戊两年经营钦廉各地军事，即由海防就近发动及配备一切。戊申年二月黄克强率众由越边进攻钦州上思，所需之弹药，系由香港冯自由购办。托河内轮船买办彭俊生及于爱轮船买办黎量余二人密运至海防，交刘岐山接收。岐山招待来往同志非常周到，时人以小孟尝称之。张奂池任河内广东会馆书记多年，生平有写信癖，凡海外有同盟会之处，莫不寄书通报消息，且任香港《中国报》之义务访员。丁未十月镇南关及戊申三月河口之役，总理迭向当地法国商行购入盒子炮及手枪多具，以饷糈不足，多由杨寿彭、梁秋等负责保证，限期偿还债款，黄隆生于河口之役，因运米粮供应前方，致为法政府遣送出境，此外杨寿彭、刘岐山、甄吉廷、麦香泉、高德亮、饶章甫、陈二华、梁恩诸人，或输送武器，或接济粮食，或筹募经费，或参加义师，均被陆续驱逐离越，转赴香港。自戊申四月以后，同盟会籍之侨商因有参加革命军之嫌疑，而被法人下令驱逐，不得已牺牲商业者十余人，损失财产，实属不赀。各埠党员直接对于革命之贡献，不得不首推河内海防二地矣。

缅甸仰光同盟会

旅缅甸华侨之具有新思想者，始于癸卯（民国前九年）闽人林国重、陈金、杜诚诰、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诸人之倡设中华义学于仰光大埠，同时庄银安、徐赞周更另设一益商夜学，以利侨胞之日间不暇攻读者。是岁康有为由印度来缅甸组织保皇会，银安及一部侨商误认康为热心爱国，颇为所愚，独陈甘泉、

徐赞周数人主张革命排满最力，不肯入其彀中耳。乙巳（民国前七年）五月湘人秦力山自香港抵仰光，以闽人李竹痴之介，下榻于陈甘泉宅，甘泉引之见银安，详述康梁棍骗华侨历史，及己身参加汉口富有票经过。银安豁然觉悟，于是众侨商公请力山重修中华义学章程为民族主义之教育，并求时向银安所主办之《仰光新报》撰作论文，以启愚蒙，力山因作《革命箴言》六七万字。连续登载报上，缅甸之知识因之大开，是文刊至十六章，竟为该报顽固股东私自毁灭，读者咸以不得一窥全豹为憾，时力山方在滇边干崖土司办学。丙午（民国前六年）秋徐赞周另组织一《商务调查会》月报以代《仰光新报》，力邀力山回缅主持笔政，力山于首途前得病，竟于是年十月十一日卒于干崖，说者谓缅甸革命党之成立，因力山之死而延搁两年，非无故也。

仰光同盟会之成立，较南洋英荷两属稍迟，戊申年春三月王群由日本带来同盟会本部委任证书，徐赞周、陈仲赫、陈守礼、张源、陈国章、沈维昌、林水都、王永和、林金源等十余人率先加盟，旋开第一次成立大会于仰光大贺胥园。以外间反对者众，开幕三月，仅得会员三十七人，赞周等乃商设机关报，以张党势，得巨商陈玉著、张永福（与新加坡之张永福同名异人）、陈金在曾广庇多人附股，报社赖以成立。是岁八月朔日同盟会机关之《光华报》出版，主笔为滇人杨秋帆及鄂人居正二人，均由孙总理推荐而来。出版月余，党势大振，会员增至四百余人，同盟会会址遂由益商学校迁于河内滨街与百尺路转角之三楼，其初定名演说社，以避忌者之耳目，后改称觉民书报社，会务日以发达。是秋九月总理特派汪兆铭、吴应培二人到缅甸指导进行，冬十一月二十日开选举干事大会，公举庄银安为正会长，卢喜福为副会长，陈财春财政，沈继昌会计，陈振川庶务，林铁汉书记等等。《光华报》出版后数月，复派居正、陈仲赫二人赴缅甸各埠开展分会，前后成立分会多处，并派定各埠有力党员为主盟人，就中规模较大者二十五处。兹开列埠名人如次：

埠 名	主盟人	
木各具	陈虞卿	郑耀蒸
毛淡棉	丘伯钟	朱绰业
洞 遇	陈国珍	杜子乾
兴沙塔	陈颇阵	林明敲
吉 桃	陈文造	
新彪遵	陈就正	
绕彬九	陈振玉	
知 亩	卢省三	
仁兰姜	郑 庇	
瑞 帽	陈巽南	李旷耀

敏 建	周子器	陈绍平	
瓦 城	刘观於	陈太昌	杨 名
勃 生	陈子卿		
沙 包	陈延谟		
居 脉	林启仁		
彬文那	陈昌袞	杨明察	
蒙 摩	尹寿生		
力不丹	丘景芳		
渺 咯	苏细仕		
榜 地	区伯扬		
勃 卧	李萱琳		
猫 宇	李景兴	蔡寿民	
卑 谬	林幼雨	杨景藩	常寿山
洞 枝	黄锡三		
密 沙	陈章逊		

缅甸同盟会成立后，以先后筹款维持党报之故，对于总理历次募饷不能多所协助。戊申至辛亥之四年间，汪兆铭、陶成章、胡汉民、黄克强等相继来缅筹饷，银安等每次均以数千元助之，各党员因迭受清领事及保皇党之构陷摧残，极形艰苦。据徐赞成所藏缅甸同盟会人名总册，从戊申三月成立起至辛亥年止，实发给会员底号共二千三百四十三人，为国内外各地同盟会所存名册之最完整者，殊属难能可贵。

南洋荷属同盟会

新加坡同盟会成立后，同盟会本部于丙午丁未两年迭派谢良牧、李柱中、李天麟、陈方度、曾连庆、梁墨庵诸人赴荷属各埠组织分会，因避荷官干涉，多称书报社或某某学堂，以掩耳目。各地主持党务者，泗水有刘亚泗，巴城有梁墨庵、李天麟、八打成甲太有许金璋，文檳港有温庆武、李柱中、曾连庆，双溪烈有黄庆元，勿里洋有伍连忠，勿里洞吗吃埠有欧阳福成，武陵埠有徐云兴，流石埠有蓝瑞元，日里棉兰有梁瑞祥、欧水应、李增辉，坤甸有沈复权，三宝垄有李载霖。至于各学堂及书报社之设立，远在壬寅癸卯（民国前九年至十年）年间，某学校曾向日本早稻田大学求介绍教员，早稻田大学以董鸿祎荐，其后董复介绍王嘉矩、王文庆、沈钧业、魏兰诸人分赴各埠设教，董、王、沈、魏等皆留日学界之革命前辈也。及乙巳丙午间（民国前六七年）新加坡中兴公司主人张诚忠受荷属文岛各埠华侨之托，欲聘用教员多人，张商诸陈楚楠，陈为介绍于香港冯

自由，于是冯乃分函东京、汉口、安庆、广州各机关请推荐同志赴海外为教员，先后应聘者有易本羲、张继、李柱中、时功璧、田桐、陈方度等二十余人，由是革命学说遂沛然灌输于学生及其家长，多在校内附设书报社，即以学校之名称名之。而书报社遂成革命机关之变相焉，荷属各埠此类书报社陆续成立者五十余处，其中最著名者，有苏门答腊亚齐埠书报社，坤甸图存书报社，泗水书报社，三宝垄乐群书报社，老巴杀书报社，野横埠书报社，巴城书报社，日里棉兰华崇书报社，日里氏中华书报社，文岛槟港中华书报社，文岛双溪烈启智书报社等等，皆与该地同盟会员有直接关系者也。又各埠党员开设之报馆，泗水有《泗滨日报》及《民铎报》，日里棉兰有《苏门答腊报》。田桐曾任《泗滨日报》主笔，因著《南国篇》涉及荷属政治，竟为爪哇政府勒令出境。张继曾编述昔年荷属华侨抵抗荷人之革命史，寄载香港《中国日报》，尤难能可贵，惜无存稿。丁未戊申间（民国前四五年）陶成章遍游荷属群岛，大倡光复会，用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募款，不受同盟会本部节制，李柱中、曾连庆、汪文庆、许雪秋、陈芸生等助之，泗水富商蒋报和蒋报礼兄弟亦入其会，故势力颇盛，駸駸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戊申河口革命军起事，汪兆铭、邓子瑜奉总理命往荷属筹饷，至文岛时，大受光复会会员反对，无功而还。庚戌（民国前二年）冬黄克强至南洋筹募广州起义军资，力劝李柱中、陈方度等捐除意见，合力筹款，陈李等从之，且愿赴粤参加义举。是役曾派谢良牧、黄甲元、古亮初、伍连忠、梁纽若、刘芷芬、曾伯潆、姚雨平、吴伟康、温庆武等，分头募集军饷，结果于辛亥三月广州一役以前得款三万余元，而同盟会已散涣之势为之一振。

美国同盟会

在己酉（民国前三年）冬季以前，美洲各地尚无同盟会之组织，甲辰年（民国前八年）春总理尝周游美国东南西诸埠，联络洪门会友，但以其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保皇会机关林立各处，虽奔走经年，仅能改组旧金山之《大同日报》为革命宣传枢纽，一新全美华侨之耳目而已。乙巳（民国前七年）同盟会成立后数年，东京本部屡欲遣派专员赴美开设分会，以限于美国移民律，不易领取入境护照而止。丁未（民国前五年）冬生长美国之香港同盟会员李是男因事返美东旧金山，冯自由授以收揽同志之委任证书，使在美扩张党势。李在美数载，以环境恶劣，未便进行，至己酉夏秋间，始联络有志者温雄飞、黄芸苏、黄杰廷、黄伯耀、许炯蓼数人发起少年学社，为进行之预备，暂以黄伯耀所设永生殡仪馆为通信处。又同年有美东纽约埠华侨署名哀崖狂士者，向香港《中国日报》投函定购报章，冯自由复书，谓既名哀崖，必是热心革命排满，请以真姓名见告，以便介绍入党。此人自称名赵公璧，极愿加入革命党，冯自由乃为作介绍函，使于总理抵美时持之往见。

以上所述李是男赵公璧二人，即后来开设美西美东同盟会之主动者也。

己酉春，总理以历年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相继失败，南洋同志筹饷之力渐告枯竭，遂决计远游欧美，另辟财源，以谋再举。是岁四月自南洋渡欧洲，九月杪由欧抵纽约，时有洪门老友黄溪记亲至码头接待，黄号佩泉，有商店在巴也街七十二号，其店即以溪记名之，时赵公璧持冯自由介函请谒，并介绍同志陈永惠等数人，即日成立美东同盟会。第一次加盟者，有黄溪记、赵公璧、钟性初、陈永惠、吴朝晋、唐麟经、吴赞等七人，数日后忽接黄克强、胡汉民、冯自由等自香港来电，称广州新军经已运动成熟，有港币二万元即可发动，烦速接济等语。总理得电立复电黄等，谓二月内决可电汇二万元，令即进行，并嘱各党员设法筹措。时分会甫告成立，能力有限，连致公堂书记雷月池、伍洪赏所募之款，仅汇香港第一次香港银三千元而已。总理乃就近往波士顿埠谒致公堂大佬（主事人）梅宗炯求助，梅素热心革命，即向各会友募得港币二千元，亦电汇香港《中国报》收。十月初八日总理由纽约赴美中芝加哥城，时有耶教牧师萧雨滋及其子汉卫夙具革命思想，闻总理之来，预约同志多人恭迎于车站，并开欢迎宴会于聚英楼。总理即席演说革命真理及其趋势，听者莫不倾心。同时提议设同盟分会，第一次加盟者，有萧雨滋、萧汉卫、梅培、曹汤三、罗泮辉、程天斗、梅乔林、李雄、梅天宇、梅赐璧、梅友夥、梅彬等十余人，谭赞、伍颂唐、何宝衡、梅寿、林光汉等数十人继之，即以梅寿所设之泰和店为通讯处，总理更向诸会员募款应广州之急，居芝城月余，得捐款港币三千元，即汇香港《中国报》转陈同名收，陈同即胡汉民之假名也。总理以三处所得总数仅港币八千元，去二万之数尚远，遂于十二月三日首途赴美西继续募捐。又是地致公堂总董梅宗周兼任保学会会长，故致公堂人士独无所助。

总理前读美国军事学家堪马利所著《美日未来太平洋战争论》而善之，尝与堪氏通信数次，故于此次于役美西途中，在洛杉矶下车，访堪马利于其村居，畅谈一日，始向旧金山进发。是月二十八日下午车到，李是男率少年学社同志数人欢迎于车站，下车后在唐人埠之克里街粤东旅馆下榻，时少年学社只有社员十余人，全属侨校教员或工界分子。总理语以亟须筹饷接济广州新军事，金以有心无力对。总理乃亲访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及《大同日报》社长唐琼昌求助，致公堂于甲辰（民国前八年）春总理登陆美境时，曾出大力援助出险，惟对于国内起兵反清诸役向无供应情事，只有美国南部巴士杰埠一小致公堂尝于戊申年（民国前四年）春捐助革命军资港币八百元汇寄香港《中国报》而已。黄三德等闻总理报告军事后，即向堂内各值理筹商，成谓募饷事大，非短期内所能解决。正商谈间，而广州新军仓卒举事失败倪映典战死之港电传至，总理及诸同志闻之，异常悼惜。即由李是男向其父佑宽所设立之和隆皮鞋店假借美金数百元，汇香港《中国报》收港币一千元，为义师善后之需。统计总理此度游美，四次汇款总数为港币九千元，皆由《中国报》代收转交南方支部，足可见当年募集革命资金之不易矣。

总理鉴于是役筹饷之困难，益觉成立革命团体之必要，遂令李是男等改组少年学社为同盟会，正月十八日宣告成立，总理亲为主盟人。第一次宣誓入会者，有李是男、黄芸苏、黄伯耀、许炯葵、赵煜、刘汉华、黄杰亭、李旺、刘达朝、黄经申、伍进、邝辉、李梓青、王华彩、崔通约、胡祖、张霭蕴、杨汉魂等十八人。其后加入者复有黄超五、雷祝三、林朝汉、邝佑治、卢维溥、黄富、李七、周拔五、郑占南、陈树华、司徒介臣、朱卓文、马锦兴、龚显裔、伍平一、刘鞠可、刘冠辰、寥达生、朱本富、刘广华、简振兴、欧汉英、梁日东、余森郎、刘日初、郑超群、陈耀垣、甄春年、雷蕙泉、黄晋三、何利、李伯眉、郑广池、刘博文、周文培、梁梦熊、邝灼、高廷槐、刘殿生、伍惠泉、陈披荆、谭南、朱汉彝、张汉侠等百余人，查总理此次组织美国同盟会最关重要者，为扩大同盟会盟书词句，及改用会名一事。以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今乃易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之十八字，又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亦易为中华革命党党员，然对外对内，仍用同盟会名义如故，此为总理是次游美之创举，东京本部及国内外各分会均未接到此项通告焉。旧金山同盟会既成立，总理旋以春三月赴檀香山，自是会务日渐兴盛，众乃集资筹办党报，于秋冬间出版，即《少年中国晨报》是也。冬十一月接总理自南洋来书，谓粤省军事大略筹备就绪，有十万元即可发动，清美洲各埠同志担任此数，电汇应急等语。未几总理应加拿大冯自由之邀，复由南洋渡美，十二月下旬甫抵纽约，即兼程赴加拿大温高华埠策动筹饷，同时更催促美东西各分会从速进行。李是男等奉令后，极力筹措得港币一万元，纽约党员不多，亦得港币二千元，均由香港革命军统筹部发给收据，是为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举义捐之一部。及是役失败，总理于五月复莅旧金山，联合致公堂及同盟会两团体共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募集义捐之总枢纽。由是两派合力进行，巨款斯集，大有助于是岁八月武昌革命之发难及中华民国肇建，厥功懋焉。

檀香山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后五年，檀香山兴中会尚未改组为同盟会，卢信于丁未（民国前五年）到檀主持党务，曾兼奉开设同盟分会之使命，以一部同志侨商鉴于往年驻檀清领事数次移文粤督查抄兴中会员李昌等及保皇会员梁荫南等原籍家产之前辙，有所戒惧，故未便大张旗鼓，从事改组。及庚戌三月总理自美抵檀，卢信、曾长福、黄亮、梁海、黄堃、雷官进诸人迎迓于码头，数日后，诸同志开欢迎大会于荷梯厘街华人戏院，侨众列席者千余人，座无余隙。总理宣布广州新军一役失败之经过，谓全国军人多已趋向革命，如军饷充足，即可随时大举，座众聆言成为鼓舞。旋即召集兴中会员开会于《自由新报》楼上，令改写盟书，补行同

盟会入会典礼，众无异言。第一次加盟者为曾长福、梁海、雷官进、黄堃、许棠、许直臣、温雄飞、程就、邝良、林光、谭逵、古柏荃、孙科、卢冠等二十余人，公推梁海为会长，曾长福为司库，卢信为书记，继以同志商人中有不便公开入党者，特另设同盟会秘密团，使不致为清领事所罗织构陷。复在钟宇住宅开秘密会，与会者有钟宇、杨广达、李烈、谭逵、谭亮、黄亮、雷官进、卢信诸人，众如式加盟后，由总理委任杨广达为团长，李烈为司库，卢信为书记，谭逵、雷官进、黄亮、钟宇等为值理。其后茂宜及希炉两岛兴中会亦继续改组为同盟会，茂宜埠加盟者有邓明三、陆进、谭进、刘聘、谭贵福等。希炉埠加盟者，有黎协、林弼南、李成功、刘安、李社银、郑功、袁僚、谭惠金、古鹏、古贺等。总理居檀两月，旋买舟赴日本，濒行语曾长福等，谓旅檀华侨子弟日众，应设学校以教育之，故事后曾长福、卢信、杨广达、李烈、黄亮、钟宇、雷官进、谭逵、杨著昆、古柏荃等，遂联合埠中殷商赵锦、古今福、龙文照、许发、刘伟良、余楫、杨年、林业举等，措资创办华文学校，其中捐款最巨者，首推长福，是岁五月卢信归香港，代聘谢英伯为校长，是校续办多年，成绩卓著，即民十七年改名中山学校者是也。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之前，檀岛同盟会亦接总理公函，令募款接济，以乏专员前往督导，故收效甚微，结果香港革命军统筹部仅收到该埠捐款港币三千元，尚不及曾长福一人赀助华文学校之数，殊出总理意外云。

加拿大同盟会

加拿大向称保皇会之发源地，康梁师徒颇有操纵侨众之势。及戊申己酉间（民国前三四年）徐勤因与同党刘士骥争夺广西天平山矿产，遽派何其武刺杀刘于广州，为粤政府通缉，刘士骥一派大动公愤，温高华保皇会会长叶恩兄弟为天平山矿公司大股东，与刘交厚，因是愤然脱党，加属各埠从之者，大不乏人，是为保皇会分裂之原因，亦为革命党势力暴涨之机会。在戊申己酉间，华侨有心革命者寥寥无几，维多利埠尝有少数有志青年组织一小团体，名击楫社，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其会员只有吴子垣、李翰屏、方翰谦、黄希纯、吴侠一（一飞）、黄蔚生、司徒旄等七八人，创立未久，即以会员分散各地而解体，其后多加入同盟会。

庚戌夏冯自由抵温高华，有志青年多以发起同盟分会为请，冯以此来最大目的在于募集革命资金，致公堂为当地革命党之中枢，该堂会员素以老前辈自居，若一旦另立门户，殊易惹起洪门人士之误解，故不欲公开组织同盟会，致牵动未来筹饷之大计，因是到加半年，仅秘密收容有志青年黄希纯、吴侠一、黄子锡、黄龙杰、黄蔚生、周连盛、黄传杏、卫汉、甄一怒、司徒汉民、黄元仕、伍时均、汤万、汤崇德、汤添等十余人，而在《大汉报》工作中直接间接最勇敢者，亦为此十数人。

辛亥正月，总理来加发动筹饷，同盟会员假座周连盛所设纺织公司开欢迎

会，会员及有志青年列席者三十余人，及总理离埠，洪门筹饷局将事结束，冯始著手同盟会之组织。在温埠先后加盟者，有刘儒坤、叶求茂、杨芳、盘棠、陈榛如、司徒旄、李俊、谢恩、黄璧峰、司徒锡、周鹤年等百数十人。在维多利亚先后加盟者，有高榜（云山）、朱礼（文伯）、方翰谦、曾暖、黄伯度、司徒衍衢、李翰屏等十余人。是岁四月开成立会，众推冯自由为支部长，周连盛为副部长，黄希纯为中文书记，会所设于唐人埠以外区域，盖是时仍属秘密的组织，不欲公开活动，以免招致洪门会员中顽固派之反感也。

同盟会既成立，适温埠中华会馆每年改选董事期届，向例由全埠侨众用无记名投票法选董事二十人，华侨缺乏政治思想，对于会馆董事，殊不重视，故历年皆由保皇会员马大淳等包办。凡得三四票者即可获得董事，且每次当选皆属商众，而工界不与焉。冯自由认此次为申张党势之机会，乃授意会员以选举运动之方法，令各向同姓之团体或商店求助，华侨最重同姓感情，平时纵惯于抛弃选举权，为同族兄弟计，自然乐于成全。及选举日，侨众投票者较往年多出十倍，揭晓后，非得二十票以上不得入选，各旧董事成咄咄称异。结果当选者为同盟会员刘儒坤、杨芳、周连盛、黄子锡、叶求茂、司徒锡等十二人，致公堂值理黄树球、黄纪杰、许昌平、李起辰等四人，中立派周天霖等三人，保皇会员孙振邦一人，孙虽属保皇会籍，以其与总理同邑同族，且于总理莅此时，曾召集邑人设宴欢迎，故举之。是时温埠同盟会员尚不满百人，竟能操纵万人之选举权，诚为海外各地华侨历史之创例。

是岁五月，总理在旧金山令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会籍，与该地致公堂联合组织洪门筹饷局，以应国内革命军需要。恐留美同盟会员仍与洪门人士有所隔阂，特电令冯自由赴美相助，冯遂于七月下旬离加拿大，同盟会长一职，众举黄希纯承乏。不及一月，武昌革命军起，会务日益发展，华侨继入会者，有曾石泉、周子骥、曾兆、钟暖、曾甦汉、马少汉、邝堂、李天民、李伟池、侯民一、许一鶚、黄炳基、崔景、李血生、黄发文、黄熙贤、李铁血、赵卫平、钟健峰、邝佐治（与旧金山之邝佐治同名异人）、何梦龄、李慈五等数百人，各埠分会亦相继成立，实则冯自由离加时，会员仅约二百人而已。

菲律宾同盟会

菲律宾华侨与革命党发生关系颇早，徒以美属入境禁例森严，吾国人来往不易，因而革命党不便派人前往发展党务，延至辛亥年始有同盟会员之足迹。甲辰乙巳间（民国七八年），其首府马尼刺侨商渐倾心革命，香港《中国报》及世界公益报在该处各销售数十份，有闽籍西医郑汉淇者，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生，曾与总理同砚，素主张民族主义，为旅菲闽侨之巨臂。又有闽商杨汇溪之子豪倡，

自幼生长广东，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冯自由交谊最密，二人均时向侨众抨击清政，不遗余力，闽粤同胞多为感化，尤以欧阳鸿钧、何宝衡、陈达三、林日安等数人为激烈。丙午年（民国前六年）保皇党徐勤假座该处广东会馆演说立宪，欲乘机开设帝国宪政会，杨豪倡、欧阳鸿钧、何宝衡等曾聚众破坏其事，徐勤几为殴伤，卒无所成。辛亥春，阳江人李箕奉派自香港至马尼刺，访郑汉淇议辟同盟分会，汉淇遂号召同志即日成立团体，受盟者有郑汉淇、黄三记、王忠诚、黄汉杰、邓宝廷、林日安、吴宗明、杨汇溪诸人。旋发刊《公理日报》，以汉淇为经理，吴宗明为编辑，是为旅菲华侨设报之嚆矢。

惠州革命军首领邓子瑜

粤省惠州人追随孙总理参加革命最得力者，有二人焉。一为郑士良，一即邓子瑜是也。子瑜归善人，自少行侠好义，日与其乡之秘密会党游，深得众心。归善、博罗、惠阳数邑之三点会豪俊咸昵就之。庚子（民前十二年）年春，郑士良奉总理命策动惠州革命军事，以子瑜为左右手。会总理自日本赴南洋，特引至香港海面登法轮晋謁受教，总理极器重之。是秋闰八月十五日，士良与黄福黄耀廷等在归善县之三洲田发难，连败清军于沙湾、镇隆、永湖、崩冈墟、黄沙洋、三多祝各地，所向皆捷。子瑜则联络惠阳、博罗、新安、河源等处会党，以相响应。及是月杪，三洲田一军以械弹缺乏，接济断绝，士良不得已宣布解散。子瑜因之亦停止动作。以香港不能立足，遂偕黄福黄耀廷等，避地南洋新加坡，开设旅馆，自谋生活，并改名曰“朱民”，以掩饰外人耳目。其旅馆名“永新祥”，设于新加坡牛车水大门楼门牌九十五号，惠属党人之来往南洋者咸奉为东道主。

乙巳年（民前七年）冬，总理至新加坡，召集同志于晚晴园，设立同盟分会，子瑜与尤列黄耀廷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率先加盟。丁未年（民前五年）总理决计在粤东江各属分途大举，先后派许雪秋黄耀廷余绍卿及子瑜四人自南洋回国，雪秋担任潮州方面任务。先后在潮城及黄冈二处发难。余绍卿担任阳江阳春方面任务，绍卿原为两阳会党首领。于是年三月上旬至香港，凭总理介函向香港同盟会分会长冯自由领去公费一千五百元，旋入内地，去后杳无消息，不知所终。黄耀廷亦于三月下旬在冯自由处领去公费一千二百元，彼为庚子三洲田革命军先锋官，以善战称。原拟领款后即入惠州，嗣闻陈少白言，香港警局已知其入境，嘱其注意，乃匆匆回新加坡，一去不返。独子瑜一人留港，苦心孤诣以图东江军务之发展，与潮州之许雪秋各当一面，约期同举。

总理原定惠潮两府同举之计划，使雪秋及子瑜分途发动，以分清军之兵力。子瑜有得力同志陈佐平、温子纯二人，亦在香港营旅馆业，子瑜在南洋时，对于国内会党之联络，均赖二人为之互通声气。又有归善、博罗两处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数人供其指挥，预备随时可以在东江各邑起事。是年四月十一日，许雪秋所部余既成、陈涌波、余通诸将以清军压迫过甚，仓卒在潮州饶平县大举发难，一战而占领黄冈城，清巡检王绳武把总许登科伏诛，都司隆启就擒，连败总兵黄金福之师，声势大振。子瑜在香港得讯，即向冯自由领款一千二百元，使陈纯、林旺、孙稳等赴归善、博罗、龙门三处分路举事，谓每路只需用费四百元，随处有清军防营枪械可取而利用等语。陈纯等奉命入惠州，以博罗龙门两处会党不易会合，乃号召百数十人集中于归善县属距惠州府城二十里之著名墟场七女湖，于四月二十二日起事。一举劫夺该处防营枪械，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二十五日进攻泰尾，守兵望风而逃，二十七日至柏塘，清营勇拒战，党军杀其哨弁一名，尽缴其械，于是连克杨村三达数墟，随分攻八子爷公庄等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粤督周馥迭接惠州知府陈兆棠告急文电，先后撤调东路巡防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及中路防营管带钟子材等赶速赴援。时党军有众三百余人，横行于水口、横沥、三径、蔗浦等处，所向披靡。五月二日洪兆麟率兵到八子爷，为林旺领敢死士五十人从山后邀击，洪中枪堕马，所部死伤极众。李声振、吴整、钟子材各部亦连战俱北，省城异常震动。粤督复电飭水师提督李准移攻潮州黄冈之师，从汕头往接应惠州，顺道由澳头登陆，党军与清军混战十余日，来去飘忽，使清军防营为之疲于奔命。子瑜在港购置弹药，原拟亲自押运，从间道入惠接济，及闻黄冈一军已败，遂派人使林旺等相机解散。林旺等亦以弹药缺乏，势难持久，于是拔队至梁化墟附近村落，将枪械埋于地下，然后分途向香港撤退。是为革命史上最有名之惠州七女湖之役。据孙文学说内总理自传所载“继又命邓子瑜发难于惠州亦不利此为予第四次之失败”，云云。其实此役虽为子瑜所发动，而领军主将则为陈纯、林旺、孙稳三人，子瑜固尚留驻香港，待时乃赴战地也。又是役子瑜于事前只领取军费一千二百元，及事败，亦仅领取善后费八百元，计共领取二千元。以区区二千元而获此战果，诚难能可贵矣。

陈纯等事后避地香港，冯自由以粤省密探环伺左右，乃遣往屯门青山之李纪堂农场隐匿，后复给资使赴南洋谋生。邓子瑜因系此役主动人，粤政府向港督要求引渡，港督乃判令出境，故子瑜仍赴新加坡营旅馆业。其后协助同盟会南洋支部开辟各埠分会。是冬，十月广西镇南关及戊申（民前四年）云南河口两役，曾奉派赴英荷各埠募集餉糈，异常尽力，总理大得其助。民国成立后，旅外党人什九归国求职，独子瑜不慕科禄，操旧业如故。民二年秋国民党讨袁军失败，总理特创中华革命党，以领导三次革命。陈炯明一派因拒绝签写誓约，另组织水利速成社，别树一帜。惠州人以乡土关系，视陈之态度为向背者，颇不乏人。子瑜

独与徐统雄等力持正义，劝告同邑人士勿为陈派所惑，实为南洋中华革命党之中坚。与挂拿比膀埠之邓泽如同任筹措讨袁军饷，厥功甚伟。民六年秋总理率海军南下护法，子瑜回粤效力，总理令潮桥盐连副使李海云畀子瑜以一席。子瑜任海山盐场知事数月，以盐政腐败，无从改革，毅然拂袖而去。后数年居乡病故，身后萧条，其遗族时赖故旧救助云。

美军人争取中国帅印之一幕

戊戌（民前十四年）清室政变后，康有为以保救清光绪帝名义在美洲倡设保皇会，华侨之醉心利禄，或渴望维新者趋之若鹜，故美国及加拿大各城市莫不有保皇分会。己亥庚子辛丑壬寅四年间（民前十年至十三年）康徒梁启超、梁启田、梁期杰、徐勤、欧榘甲、陈继俨诸人时用起兵勤王及倡办银行矿务轮船书局种种美名，骗取美洲华侨资财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是为保皇会全盛时代。当壬寅年梁启超作新大陆旅行时，以澳洲华侨鲍炽为通译，尝极力向美人冒称清光绪帝特派代表，有权在美国招募将官统领中国维新军之说。有旧金山退职武官福近卜者。闻而信之，遽向保皇会报名投效。梁启超乃由中国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封福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且与福及鲍炽同拍一照，梁中坐、福鲍二人左右立。及游洛杉矶埠，复有在野军事批评家堪马利（Hermerley）求谒，梁惊其盛名，亦以维新军大元帅封，事为福近卜所闻，遂向梁严词诘责，由是福堪二氏各登报相骂，竟成一出取帅印之话剧。福愤无可泄，乃将梁所给委任状及三人摄影送交洪门致公堂机关之旧金山《大同日报》制版登载，下有梁启超用英文亲笔署名。同时香港《中国日报》亦接到福之委托书，及同式之委任状与摄影等件而转载之。自是康梁棍骗之证据日益暴露，华侨因而登报脱离党者时有所闻。已而堪马利亦知梁启超所给委任状之诈伪，宣布与之脱离关系。时堪著《美日太平洋战争未来记》出版未久，风行一时，丁未年（民前五年）日人池亨吉尝译成东文，深为彼邦军界所重视。孙总理亦读而善之，尝与堪通信数次，彼此函商近代战术，至为相得。己酉（民前三年）冬十二月下旬，总理自美东纽约赴旧金山筹募军饷，于经过洛杉矶时，特下车至堪氏村居访问，畅谈一日而退。及辛亥武昌革命军起，总理于九月间自美绕道欧洲返国，先期电约堪偕行，堪挈其妻赴伦敦应之。嗣南京政府成立，孙大总统特委为高等军事顾问。南北统一后，堪仍返美乡居。民二得病逝世。民三黄克强游美，曾至洛杉矶祭其墓。

日轮幸运丸二辰丸与革命党之关系

清季戊申年（民前四年）正月日本轮船载运军械至澳门葡界海面，为清舰捕获，日人以清舰擅在葡界扣押彼国商船，有违国际公法，提出严重抗议。清粤督卒以赔偿日轮损失及鸣炮谢罪了事，是为清季最重大之外交失体案。事后粤人引为大耻，纷纷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日人无如之何也。当年世人莫明此案之真相，颇有疑该船所载军械属革命党所有者。近人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亦有此项误载，殊属不符事实，应有纠正之必要。盖载运军械之日轮名幸运丸，其预定之起卸地点在惠州海丰县属汕尾港，事在丁未年（民前五年）九月初六日，乃余与胡汉民、许雪秋、邓慕韩、柳扬谷、谭剑英、萱野长知（日人）等亲自参与之事实。若二辰丸所载军械，则为澳门奸商柯某购自日本枪炮商，借以图利之私贩品，事在戊申正月，与幸运丸事件隔四五月，与革命党人实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兹特分别追述，以明真相。

关于革命党于丁未年雇日轮运载军械至广东海岸事，在《孙文学说》总理自传内有“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之纪述，语焉不详，而事实上固非如是简略也。先是，孙总理及日本同志萱野长知于丁未春间已有从日本购取大宗军械租赁商轮运至粤省相当港口接济党人起事之计划。最初拟在潮州饶平县汫洲港后宅港籍篮港三处择一卸陆，供给许雪秋等发动，因黄冈党人于是岁四月十一日仓卒举兵，未及进行，乃改议在钦州防城县之白龙港起陆，以接济三那王和顺部队。复以运军械到达须与党军起事时期相同，方不致为清吏防害。王和顺远在三那，每有举动，须先遣人赴越南河内请示总理，迨总理决定办法，又须电嘱香港《中国日报》，由余转告日本萱野，辗转传达，实为军事上所必不可能，因是白龙港之议亦即取消。嗣黄冈防城二役相继失败，许雪秋提议，谓惠州海丰县汕尾港距香港汕头二处甚近，交通便利，大可为起事及停船接械之适当地点。倘械到有期，彼可先期召集海陆丰各乡会党接械举事等语。总理及胡汉民与余均赞成之，遂电萱野在日本进行租船购械各事，以备克期发动。至总理自传所述运输武器因被泄破坏事，系指是岁七月王和顺攻占防城一役而言。盖萱野在日购械时为其他日本同志北辉次郎所知，以告民报社章太炎等，谓风闻萱野购武器，全属废物，恐误军事，太炎信之。遽用明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谓此项武器万不能用。以是春光外泄，而船械均不便如期开来，此总理自传所以有“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一语，其实白龙港卸陆之

议，早因起卸地点及时间问题完全变更。有如上述，虽无东京章太炎之明电，亦无法利用此地点矣。事详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记丁未防城之役及汕尾之役。不赘。

时香港军事由胡汉民及余二人主持，购械事件则由萱野一人负责办理。余等与许雪秋既选定汕尾为接收军械地点，萱野遂于五月初七日乘轮渡日本进行雇船购械等事。是月二十日由长崎电香港，谓所事已有头绪，嘱汇款备用。即由余经正金银行电汇长崎宝屋 KAYANOTAKARAYA NAGASAKI 萱野收日金一万元，萱野于是奔走东京神户长崎之间，至为忙碌。卒由山下汽船会社主人三上丰夷及同志宫崎寅藏之助，购入明治三十八年村田式快枪二千枝，每枝附弹子六百发。另手枪三十枝，各配弹子百发。此项武器买价颇昂，除先付一万元，余款由三上丰夷保证清偿。所雇用商船亦大得三上之助。船名幸运丸载重二千八百吨，乃日本纪州和歌山县藤冈幸十郎所有，由山下汽船会社租用。该船适有代三井洋行载运煤炭往香港之约，萱野三上均以吾党雇船乏款，为节省经费计，乃命该船主将此项武器顺道载往汕尾海面起卸。日本同志愿趁船赴战地效力者，有宫崎寅藏义弟前田九二四郎等十余人。萱野以筹备竣事，遂于六月中旬电余，使速派熟悉汕尾地形之引港人渡日，以供幸运丸航行之指导。许雪秋乃荐汕尾土人陈二九任之。适邓慕韩于八月十五日回日本就学，余遂托邓带领陈二九赴神户听萱野调度。并约定萱野于船械出发前一日，由长崎电告香港，余得电即通知雪秋赴汕尾准备接械。并预部署该处会党同时大举。

是役雪秋预算需用经费三千元，由总理批准向余处领取。在六七月间先后派许佛童、范妈鲁、林鹤松、李子伟、吴金彪诸人分途进行，至八月上旬已布置就绪，预备于船械到达时，可召集海陆丰沿岸会党万数千人听候指挥。并约定运械之船须于夜间入港，用红灯为号，借避清吏耳目。事前雪秋须预备大帆船二十艘在海上接械。九月初二日余得萱野自长崎电知船械约初五日可到汕尾，即使雪秋速往该处准备。香港距汕尾至近，乘小火轮数小时可达。初三早雪秋偕刘之咏（湘人柳扬谷改名）、谭剑英等多人出发，及初六日上午，幸运丸驶抵汕尾海面，久未见有帆船接运，停泊三句钟，始见雪秋驾驶一小舟来探消息。萱野责其筹备不善，令速以大船至，雪秋匆匆去，谓数小时后大船必来。诂是时汕尾捷胜沿岸连日因雪秋招集会党，风声四起，清碣石镇吴总兵祥达略有所闻，已飭属严密戒备。碣石港原驻小兵轮一艘，时见日轮停驻海面逗留不去，遂驶近日轮侦查行动，萱野以运械船未来，已惹起清舰注意，欲将船驶往别处，伺晚间再来。惟船主以该轮原租与三井洋行载煤，如发生危险，无以对三井，主张径驶往香港再图别法。萱野不能阻，雪秋及党人见日轮一去不返，大为懊丧，于是半载经营之雇船运械空前大计划，受雪秋之筹备不周，而致功败垂成，殊属憾事。是项枪械为革命史上最有利作战之军用品。总理自传于是役竟遗忘登载，余于民十年尝请总

理补充修正，总理谓偶遗忘，俟于《革命史》完成时乃详细补入云。爰据实补录，以符史实。

幸运丸于初七日清晨抵香港，萱野偕邓慕韩、陈二九同赴《中国日报》访余报告运械失误经过。余乃招待萱野及日同志陆军大尉定平伍一等各人在坚道七十二号机关部下榻，即邀胡汉民、萱野及惠州同志温子纯、曾捷夫、曾仪卿等在机关部讨论补救办法，决议择定惠州平海为第二次卸械地点。该处界于香港汕尾之间，交通便利，土人多属三合会籍，捷夫、仪卿叔侄二人久在其地拜盟立会，党徒甚众。先由仪卿即乘小火轮赴该处召集党人预备接械，而捷夫、子纯则担任在港招募同志会党五百人，预计三日三井洋行煤炭起卸完毕时，由捷夫率领各人乘原船赴平海，与岸上党人联络大举。会毕即由余给资令曾温等赶赴各地筹备一切。正进行间，初十日早驻香港日本代理领事忽以电话召集山下汽船会社经理人到署，谓港督得粤督电，称有日本商轮代革命党人载运大批军械至港，祈即查明扣留等语，特询该公司有无此事。经理人以实对，日领谓载械有犯港律，现警察已著手侦察，如发觉必发生交涉，切嘱该轮立即离港避祸。经理人不得已，乃不俟三井所载煤炭卸毕，遽命该轮启碇返日。事后萱野始知其事，虽欲使之暂停泊平海附近，然已不及矣。于是第二次接械起事之计划又成水泡。幸运丸返抵长崎为日警扣押，久无办法，三上前既保证购械借款，至是又须负责承受该轮所未卸毕之三井洋行煤炭，两项损失实属不赀。幸运丸于次年因与别轮相撞，竟沈没于门司港外，日人皆以不幸运称之。距是役失败三阅月之后，始有澳门奸商私运军械营利之二辰丸案出现。

是冬十月驻港同志多已他适，胡汉民赴越南河内，许雪秋赴新加坡，萱野归日本。十一月间据同志温子纯、林瓜五报告，谓澳门商人柯某由日本雇用商轮私运军械至澳门，转售内地图利，第一次获利甚丰，今又谋第二次私运。闻其数目为村田式枪一千枝，不日可运抵澳门附近华界海面起陆，吾党可设法夺取，即以此械为起事之用等语。子纯为邓子瑜之左右手，瓜五为香山巨盗林瓜四之弟，瓜四死后代领其众，与柯某向有售械之关系，其言自有可信。余即令瓜五担任夺取此项军械之责，而使温子纯、陈佐平、曾捷夫等佐之。拟于船械到达时，即率领所部袭击来船，夺取武器，随驶至香山钱山附近供给党人起事。筹备将竣，十二月初间复据瓜五侦查报告，柯某此次运械虽有一千枝，而枪弹全数仅十万发，担任由船上运输起陆者为葡人，故该轮停泊地点乃在葡界，而非华界云云。余乃召集林温陈曾等详细研究，讨论结果，以此项军械所配弹药太少，不足供作战之用，且在葡界易起交涉，而瓜五所部势力范围亦止限于华界，故不得不停止进行。至次年戊申正月遂发生二辰丸一案，运载此项军械之日轮即此二辰丸。清舰拘获该轮地点，即在澳门附近之葡界海面，非中国主权所及。因此惹起日人严重之交涉，卒不免有鸣炮道歉及赔偿损失之举。由上所述，可知二辰丸所载武器不

独与革命毫无关系，且为革命党初拟夺取而中途罢议之物，此凡研究革命史者不可不知也。关于许雪秋及萱野与幸运丸运载军械之事实，详见《总理全集》所载总理丁未十二月二十六日慰劳萱野书，及胡汉民、冯自由二人向南洋同志陈楚楠等报告（原函曾影印张永福编《南洋与革命运动》一书）。兹照录当日冯胡二人原函如下：

楚楠、永福、子麟、子瑜诸兄均鉴：启者，东江经营之事，海内外属目，而功成九仞，忽遭意外，为人力所不能抗者。以致顿挫（其详细可由雪兄亲自报告），殊足痛惜。兹雪兄等力气不为之折，誓为卷土重来之举，即彼处机局虽有所阻，而大势依然，未尝败坏，所缺欠者，则此再图之经费。日本同志萱野长知君此度为吾党之事尽力经营，牺牲甚巨，而未睹成功，立誓不生还瀛国，因与雪兄同莅南洋各岛，为经济之运动，企集众腋以图之。盖惠潮之事今虽暂停，而前功未废，况得战阵之事如萱野等以为助（萱野君外尚有日本陆军大尉士官数人。萱野君曾在东三省日俄之战争时代，屡与马杰联合，辄战胜俄兵），其成绩当出前者期望之外，吾党有志光复者断不因一次之小挫而灰心。加以异国之人犹且尽力如是，尤足生其观感，所望诸兄尽力之所及而辅助之。潮事关于大局至重，而可否再图，纯属经济问题之解决，弟等不胜祈盼之至。专此，敬请侠安！

冯自由

弟 顿首

胡衍鸿

湖北日新学社社长吴贡三

吴贡三原名之铨，字保春，湖北黄冈县人。少习举子业，兼通西学，聪颖绝伦。入洋后设帐教乡里子弟，分经学史学地理时务四科。尝对学生讲解孟子一书，讲至君之视臣如犬马及民为贵两段，则声震屋瓦，目眦尽裂，故其及门弟子若殷子恒吴崐等，咸感动，愿献身革命。校外复设有日新学社，自任社长，名为讲学，实则宣导民族主义。尝先后手编《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诸书，散布武昌军学各界。且亲刻始祖黄帝大刀阔斧像，下缀说明书，印数万张，遣学生回乡分发，一时远近之士闻风来归者，有蕲水之王汉，武昌之胡维安、邹特夫、方剑侯、范尚立，江西之钟剑林，湖南

之郑子瑜、钟退龄、成邦杰等，皆一时倾向革命之士，有所就正，满意而去。闻武昌日知会为革命机关，令弟子吴崐殷子恒往来通声气，与密谋，并翻印《警世钟》、《猛回头》、《黑龙江》、《占辽东》、《训兵谈》、《革命军》等书，送日知会散布，由是日知会与日新学社同为官厅所注目。丙午（民前六年）萍醴革命军举事，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奉同盟会本部命归鄂，约日知会首领刘贞一（敬庵）等谋响应，鄂吏得谍报，为一网打尽之计，先捕刘贞一、朱子龙、胡瑛、梁钟汉、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七人下狱。复派测海兵轮抵黄州，捕贡三及殷子恒、吴崐三人。崐逸，贡三子恒被逮，指所著《孔孟心肝》诸书为大逆不道，迭施刑讯，贡三不少屈。后经美人主教及公使游说于清廷，得轻减，判以有期徒刑，发还原籍监禁。辛亥八月武昌首义，黄冈县绅耆与县长潘诵捷迎贡三出狱，以全权交贡三求其处理，时巡防营营长姚福忠犹持两端，贡三晓以大义，亦归心焉。当派高荷湾知府事谢琦为县长，己则驰谕黄州八属反正。民元南北和议成后，见目的已达，依然还我初服，执一卷以终。以民二十六年十二月卒于黄州，享年七十有四。

（著者案：右稿为张难先先生寄赠。）

檀香山《自由新报》小史

自由新报前之党报 檀香山向无革命党报之组织，自癸卯年（民前九年）冬，孙总理重游夏威夷群岛，为宣传革命及对抗保皇党起见，始将兴中会员程蔚南所设《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改组为革命党机关报，而停顿多年之兴中会，亦因之复兴。该报主笔张泽黎（号孺伯）与保皇党之《新中国报》主笔陈继俨（号仪侃）文战剧烈，久久不休。后三年（民前六年），社长程蔚南以年老力衰，向各同志提议，拟将报社转让别人集股接办。于是曾长福等乃将该报从新改组为日报，易名《民生日报》，社址设于斯密士街一零一六号，仍由张泽黎主持笔政，与《新中国报》新任记者梁文兴（号秋水）继续笔战，剧烈不减于前。至丁未年（民前五年）秋，泽黎因事辞职他适，《民生日报》乃函东京《民报》社，请总理推举主笔。总理命前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卢信（号信公）应之。信抵檀后数月，以编辑部发言权时遭股东干涉，愤然辞职，拟即买舟离檀，曾长福坚留之。卢谓必须另创一报，编辑人须有绝对之言论自由权，股东只有供给经费之义务，而无过问言论之权利，伊始可取消东归之意。长福从之，因即另行集资，授信以编辑全权创办新报，即《自由新报》是也。是报以自由名，即

表示名实相符之义。

《自由新报》发刊后之经过 卢信既创办《自由新报》，筹备数月，于戊申年（民前四年）八月出版，报面所载编辑人卢梭功，即卢信别号也。信自任社长，黄堃（号时初）为司理，孙科为译员，曾长福、黄亮、谭逵、梁海、杨广达等为董事，每星期一三五等日出版，是为隔日报式。发刊后言论自由，不受股东拘束，因得高谈革命排满，无所顾忌。其创刊日所载发刊词，骈四骊六，揭布宗旨，为录如后：

呜呼，神州已矣，痛黄裔其长沉；奴隶甘乎？哀人心之尽死。昊天不吊，二百年憔悴谁怜？虏运未终，四百兆酣嬉若梦。问汉家宫阙，哭断冬青。睹胡族衣冠，悲兴胡黍。回观大陆，尽是愁城。千重之毒雾重埋，半角之斜阳有限。新亭未坐，哭已失声；故国濒危，言其无罪。迺者人联同志，结文字之因缘；报号自由，振天声于海国。或者谓贾生痛哭，徒托空言；王郎悲歌，何裨实际？今者力唱民族，疾呼同魂。文主激而不平，锋过刚而易折。志士舒投时之策。坚主民权，少年编革命之书，即成党狱。旗未张乎独立，版曷出乎自由。不知七尺之躯尚存，方寸之心忍昧。文章写恨，著作鸣愁。问天而首难搔，避地而身焉托。风沈雨晦，呼始祖其哀余；火热水深，问同胞其何似？江南已矣，庾子山挥泪成文；蓟北凄然。刘越石呕心炼句。以宣尼变鲁之思，为庄生悲越之吟。有托而成，无微不到。发谈言之公是，借题目以子虚。措词则胸臆直舒，动听则心脾渐泌。善乎白香山之体，以达俗而弥精；江文通之词，以移情而见诵。惟老姬之可解，岂大雅之是嗤。纵非锦绣能工，要亦轳轳自运。而况万流为海，众壑朝山。奇才多入彀中，异彩定腾海外。嗟乎，江山异色，撰述何心？怕闻亡国之杜鹃，怜渠泣血；朝恼能言之鹦鹉，撩我伤情。谁鸣警世之钟，独树登坛之帜。先乎言论，继收实行。文字收功之日，还我山河；英雄应运之秋，荡平丑虏。

《自由新报》出版后，大遭清领事梁国英及保皇党徒之忌。初以卢信在主持《民生日报》时所持入境护照为教员凭证，而别任报馆主笔，不在美国移民律只准许中国官吏、商人、教员、学生、游客五种人入境之列。遂朋比为奸，同向檀埠移民局指摘，谓卢信依法不得在檀居留，应即拨送出境，以免他人效尤。檀移民局徇其请，遂令信克日离檀，曾长福等大愤，立延律师向美京工商部抗争，数月后，得工商部复电，解释移民律第某条之意义，谓报馆主笔亦属教员之一类，应有居留美境之权利等语。于是卢信全获胜诉，是为中国报馆主笔取得入美国境域权利之嚆矢。在卢信抗争以前，中国记者固无一人可用本身职业之资格留美也。至是梁国英以所计不售，乃电请清政府通飭各省禁止《自由新报》入口，

并威吓该埠侨商，谓当行文粤督查抄《自由新报》股东原籍财产。致令该报股东之有身家在内地者，咸怀戒心。未几，梁领事举行华侨总注册，张贴告示，谓每一侨民须缴纳注册费一元二角五分。《自由新报》斥为非法敲诈，攻之甚力，于是全体华侨开大会于亚鸦喇公园，公推邝良为主席，决议驱逐梁国英出境，一致拒纳侨民注册费。梁国英因之气馁，而其借名敛财之计划竟成水泡。此《自由新报》策动之力也。翌年己酉（民前三年），信复与孙科、许棠等，发刊《大声》杂志，为《自由新报》之助。又先后编印《自由言论》、《人道》、《革命真理》、《扬州血泪》四书行世，侨众思想愈形开发。及辛亥夏间，信偕黄堃返香港，温雄飞代理笔政。是秋武昌革命军起，温亦归国，由谢英伯、吴荣新二人先后承乏。民国成立后，《自由新报》继续支持二十余年，近年始易新名，为海外各党报之唯一寿命最长者。

同盟会成立与《自由新报》 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后五年，檀香山兴中会尚未改组为同盟会，丁未年，卢信到檀主持党报，曾兼奉开设同盟会之使命。以当时一部分同志侨商，鉴于往年驻檀清领事数次移文粤督查抄兴中会员李昌等及保皇会员梁荫南等原籍家产之前轍，有所戒惧，故未便大张旗鼓，从事改组。及庚戌（民前二年）三月，总理自美抵檀，卢信率《自由新报》关系诸人迎迓于码头。数日后，诸同志开欢迎大会于荷梯厘街华人戏院，侨众列席者千余人，座无余隙。总理宣布是岁新正广州新军反正一役失败之经过，谓全国军人多已趋向革命，如军饷充足，即可随时大举。座众聆言，成为鼓舞。旋召集兴中会员开会于《自由新报》楼上，令一律改写盟书，补行同盟会入会手续，众无异议。盟书上，誓词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之十八字，与是年正月旧金山组织同盟会之誓词相同。是为总理扩大乙巳同盟会盟书意义之第二次。是日首次举手加盟者，有曾长福、梁海、雷官进、许直臣、孙科、温雄飞、谭逵、黄堃、许棠、程就、邝良、林觉、古柏荃、卢冠等二十余人。公推梁海为会长，曾长福为司库，卢信为书记。继以同志商人中，有不便公开入党者，特另设同盟会秘密团，使不致为清领事所罗织构陷。复在钟宇住宅开秘密会，列席者，有钟宇、杨广达、李烈、谭逵、谭亮、黄亮、雷官进、卢信诸人，众如式加盟后，由总理委任杨广达为团长，李烈为司库，卢信为书记。谭逵、雷官进、钟宇、黄亮为值理。其后茂宜及希炉两岛兴中会，亦相继改组为同盟会。茂宜岛加盟者，有邓明三、陆进、谭进、刘聘、谭贵福等。希炉岛加盟者有黎协、林弼南、李成功、刘安、李社银、郑功、袁僚、谭惠金、古鹏云、古贺等。总理居檀两月，旋东渡日本，濒行语曾长福等，谓旅檀华侨子弟日众，应设学堂以教育之。故事后长福、卢信、杨广达、李烈、黄亮、钟宇、雷官进、谭逵、杨著昆、古柏荃等，遂联络埠中殷商赵锦、古今福、龙文照、许发、刘佛良、余楫、杨年、林业举等，措资创办华文学校。其中捐款最巨者，首推长福。是校至辛亥年夏秋间，始宣告开学。是岁四月，卢信归香港，代

聘谢英伯为校长。及民国成立，仍续办多年，成绩卓异。民十七年，改名中山学校，纪念总理创办功勋。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之前，檀埠同盟会亦接总理公函，令募款济急，以乏专员前往督导，故收效甚微。结果，香港革命军统筹部仅收到该埠捐款港币三千元，及民三年改组中华革命党。复奉总理命募捐讨袁军饷，为数不赀，实《自由新报》鼓吹之力也。

香港支那暗杀团成立始末

（一）组织及预备工作

丁未年（民前五年）五月，香山人刘思复奉香港同盟会命谋刺清水师提督李准，以为潮州惠州之革命军声援。因装配炸弹失慎，爆发受伤，被捕，系香山县狱中。己酉（民前三年）冬秋获释，即赴香港，港中同志开会欢迎之，因暂寓同盟会所内。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初旬，倪映典以新军举义于广州，事败，广州同志多逃亡香港，于是刘思复、谢英伯、朱述堂、陈自觉等聚议，谋组织暗杀团。推思复草章程，即进行选觅团址。时留日海军学生萧楚璧返粤未久，闻思复出狱，在港拟有所活动，特资助百元，乃用为租赁地方及筹备费用。随于香港般含道赁得一楼，同时邀约决心牺牲之同志筹议进行。是年三月组织成立，定名为支那暗杀团，通过团章，计团员凡八人。刘思复、谢英伯、朱述堂、陈自觉、高剑父、程克、陈炯明、李熙斌，分认执行员辅助员任务，熙斌自认担任此后团内及一切运动费用，炯明亦略有资助，经费遂获解决。又以党内同志赞成本团宗旨者当不少，分由各团员分头物色介绍。惟本团极端秘密，对于团员选择至为谨慎严格。乃通过团员之外另选预备团长，增设一普通机关，以为预备团员集会及驻所，俾能随时视察。如确能严守团章，决心实行，始介绍为正式团员，因再赁一楼于油麻地。时同志徐宗汉、李应生二人于新军起义失败后，避地香港，乃介绍其入居油麻地会所中。嗣女同志宋铭黄亦加入为预备团员。团部布置略定，其第二步工作为炸药炸弹之试验。于是一面设法向外国购买炸药，一面自行制造。众以熙斌应生通欧文，习化学，乃定制造炸药之事由其负责。自制之炸药为“格拉景”。另制发火药，以试验其发火之速率，及其所能受震动力之强弱。同时向香港某铸铁厂定制容纳一磅、磅半、二磅各种大小不同之铁壳。时同志邓三伯（荫南）居于九龙屯门，其寓所地僻人稀，附近山冈，常有爆石工作，即有爆声

及震动，亦不启人疑，因择该地为试验地点。至期于场之四周疏植厚约寸余之木板多块，置弹于场之中央，距木板约二丈许，燃其导火线，计试验大小炸弹六枚，每一弹爆发后则详细检视其结果。虽最小之弹，木板皆洞穿多孔。继试验发火部分，以沙实铁壳内以代炸药，置发火部分于沙中掷之，无不应手立爆，试验结果良好。是年六月，团部由般舍道迁往摩士忌街二十三号。未几宗汉应生有意从事别方面革命工作，移居九龙尖沙嘴。于是议决撤销普通机关，将油麻地之楼退租。

（二）谋炸载沣之筹备

庚戌（民前二年）六月，开团员会议，议决全体执行员刘思复、李熙斌、朱述堂、程克四人赴北京执行清摄政王载沣死刑，其余团员留守香港担任后方通讯、调查及种种辅助工作。一面由熙斌返黄州迅变产集款，以利进行。一面托驻北京之郑岸父同志在北京调查赁屋运输等情形，以作准备。既而熙斌已筹得数千元，仍继续筹措中。郑岸父亦复函云赁屋不难，炸药亦已自制，并购入相当数量，进行已略有把握，程克遂请先行入京筹备。程本河南省人，前一年因在日本谋杀满清暗探亡命至港，众以其熟悉北方情形许之。遂于九月出发，携炸药约十磅乘轮往上海。程克既行，众以团员北上，无女眷易启人疑，遂再物色女同志，未几丁湘田女士及林冠慈同志相继加入为团员。湘田于思复丁未年谋刺李准案被逮后，奔走甚力，且数入狱中探视，诚实可信。冠慈为南洋归侨，平日深恶酷吏暴政，蓄志暗杀。由述堂、剑父介绍其到团中服务，经数月之视察，诚笃负责，深得各团员信任。于是熙斌仍返广州筹款，团议并派述堂助其料理一切。先后筹得万元，已足北行运动费用。程克一去数月，竟无音讯，众疑其携有炸药，或于途中被发觉，致陷入清吏之手。乃请郑岸父就近调查其曾否到达北京，并托上海同志查其过沪情形，皆不得其行踪，且无迹象可寻，众大疑虑，尚未肯信其中途变志也。于是北上之举不得不稍为展缓，以待真相之显明，仍继续筹备一切，俟机进行。

（三）炸伤李准之经过

辛亥（民前一年）春，黄克强、赵声等筹备在广州大举。熙斌一面加速变卖产业，以期迅集款项免受牵动。一面与述堂协助革命进行，办理租赁房屋安置同志等工作。迨三月廿九日黄克强与各同志在广州举义，进攻督署，毁之，卒以敌众我寡，旋告失败。熙斌于三十日晨被捕，羁押于水师行台中，因得悉该署内容，即日获释，遂赴香港。既而述堂亦继往，团部乃开会议，金谓北行尚未有定期，而最近攻督署一役，同志之遇害者甚众，清吏罪恶益著，遂决议先执行清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死刑。又以刘思复、李熙斌、朱述堂、丁湘田既预

定北上炸载洋，不宜变更，以免牵动原定计划，应另选执行员，于是林冠慈慷慨请行。因决议派李熙斌、朱述堂、高剑父为辅助员，先往广州布置一切。并通过凡党中同志决心为国牺牲自愿执行者，各辅助员得体贴情形，请其参加，免除一切入团手续。熙斌、述堂遂于六月底先后往广州。熙斌旋入韬美医院留医，即以所住之房为临时总机关。时院中医生张清潭学生施正甫、李少华皆党中热心同志，对于交通消息，贮藏物品，甚为便利。所有会议进行及接洽同志均于此举行。又以同志梁倚神熟悉地方情形，办事谨慎，乃约其协助一切。对于运输炸弹，远择执行地点，及各执行员如何分任，如何准备，如何出发等问题，缜密商讨。六月间炯明介绍马育航同志会晤思复，谓同志周演明张纶有妥善方法运炸弹至广州。并介绍陈敬岳同志为执行员。思复遂以炸药数磅及可容五磅炸药之弹壳一个交其运带。周张二人先运入少量炸药，数日后携弹壳及所余炸药密置某轮船唐餐房中暗隙。及船抵广州先行登岸，并预定该房俟下午船将开回香港时，再下船携取弹药上岸。不料是日该船侍役于搭客登岸后，扫除房间，忽于床角下发现有物甚重，检视为一铁盒，乃报告船中买办。转报关员搜检以去。周张两同志于下午下船搜索弹药不得，知已事泄，乃急离去，走告熙斌。自是海关检查行客益严。

三月廿九之役，清兵尝检得革命党所遗炸弹，时清高级军官中有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者，以足拨之。弹爆轰伤其足，入韬美医院割治，李准等均曾往探问。其居室与熙斌居室仅隔数间，熙斌等欲借以侦悉各清吏行踪。顾熙斌入院留医时，吴已将愈，李准等已久不至，于是改由熙斌、述堂、倚神三人分头轮流在水师公所、水师行台，及总督衙门前侦察。自三月革命党人举义后，张鸣岐深居简出。惟李准每日往来天平街水师行台与长堤水师公所间。其警卫甚严，轿前轿后均有特别卫队手携驳壳枪围护。侦察旬余，已悉其所经路径及其将出情形，认为于途中要击颇宜。六月杪熙斌往港团部报告布置经过，并商定执行人员到广州会集方法，即顺运炸药一批入广州。嗣以弹壳量重不易带，乃由倚神商诸河南某机器铸造店张佐基、何报鸿同志等仿制备用。

时潘赋西、刘镜源两同志在广州，素具清除民贼决心。熙斌、述堂察其情真，分别约谈，潘刘两同志均慷慨以执行自任。闰六月初，述堂往港即偕冠慈抵粤，并以风琴藏置弹壳及炸药，亲自运入。越数日陈敬岳亦到，先访施正甫，乃介绍与熙斌相见。斯时执行员已齐集，弹药亦足用。熙斌乃就张清潭医生房中，与清潭共同装配炸弹，只留发火部分临时装制，以免危险。其弹藏于清潭室内。述堂、倚神因商定以后每日仍分头侦察张鸣岐、李准行动。林、陈、潘、刘四执行员则分为四路，各在该地点临时观察情形而定。每日按时分到韬美医院，或预先指定之地点，坐候熙斌、述堂、倚神等通知，始分途出发，以免在路上太久，致启人疑。其炸弹亦每日到韬美医院携取。归时仍交熙斌安置，以免发生意外危险。陈敬岳因路径不熟，由李少华同志引导。闰六月十五日侦得张鸣岐已外出，急

以电话通知林冠慈出发，至仓前街要击。冠慈至时，张之乘輿已过十余丈，其后有多人拥卫，度追之不得而止。陈、潘、刘三人因相约地点距离较远，通知不及，冠慈深惜失此机会，态度虽激昂，然谈笑自如，其从容审慎，良不可及。陈敬岳于出发前两日赋诗见志。潘刘二人亦皆义勇奋发，临危镇定，非大勇者不克臻此。

闰六月十九日晨九时许，熙斌、述堂、倚神同至长堤水师公所前侦察，见仪仗已备，知李准是日必出，乃返韬美医院，分头通知各执行员准备午间齐集，分途出发。刘镜源到略迟未及行。冠慈置两炸弹于藤茶箩中，沿大南门双门底一带而行。就一书摊，伪为欲购，素阅书籍。（一说云在某车衣店伪为购衣议价。）李准至，即出两炸弹连掷之，弹落其轿前约一丈，轿毁，李准伤仆路上，其轿夫及轿前轿旁卫队死及重伤者二十余人，卫队枪乱发，冠慈当堂就义，时约下午二时也。是役李准受重伤，断肋骨二条，设非为轿及卫队轿夫多人遮蔽，当死无疑。事后于双门底某照相店购得烈士就义后照片，其前额左眼上受伤，血流至颊，不知为枪弹抑炸弹碎片所中，当穿入脑中，殆致命伤也。后改葬烈士于红花冈时，启棺发现其胫骨旁有枪弹一枚。则当时身受数伤，不只一处矣。同时陈敬岳亦携两炸弹于吕宋烟盒内，由李少华引导至永清门，李即指示其直入，自行离去。敬岳刚入大南门，闻前途已有巨大爆炸声，知已由别执行员炸击，遂折入育贤街坊，因不识路径，且剪发西服，为警察所疑，潜尾之行。另一警察则截其去路，敬岳觉之欲出弹掷去，已为警察所执。经清吏酷刑严讯，卒不肯供开同志一人，遂被害。潘赋西以映相镜箱藏两炸弹，候于广府前某茶店，傍临街之窗口而坐。闻人声喧闹，且见路人多奔避，意或李准将至，遂下楼向双门底行，冀遇李击之。抵双门底，沿途人争奔走，遥见前面有多人围观，赋西乃以两手护抱映相箱，防人拥挤触动，杂人丛中观之，则见林冠慈浴血卧地上，身略斜侧，死矣。赋西遂挟弹直出大南门，径至天字码头，搭艇渡河，艇中人问箱为何物，答以映相镜。众争欲观之，赋西不许。俄乃伪作失手堕水中，初尚未即沉，艇家欲以竹篙捞之，不得而止。

事后熙斌、述堂、倚神先后返港，倚神遂正式加入为团员，于是团中正式宣布林烈士炸李准事。思复为烈士作传，并以其相片制电版，托《中国报》（为港中同盟会机关报）专印分送各同志以广宣传。烈士原名冠戎，其入团盟书亦署冠戎名，冠慈其别名也。烈士性至孝，恐其母闻耗伤心，故濒行时，嘱勿发表真名，从其志也。

（四）谋炸凤山之经过

自林、陈两烈士成仁后，团众以李准被炸不死，及损失勇烈之团员，深为悲愤，乃于七月初开团员会议，议决在广州执行第二次暗杀。自孚琦于三月初为温生财烈士所刺，广东将军一缺尚虚悬。又经三月廿九一役，满清政府思派一知兵

之满洲大员坐镇广东，以期压制革命，乃派凤山为广东将军。凤山素以阴狠鸷猛著，于是团中决议执行凤山、张鸣岐二人死刑。仍派李熙斌、朱述堂、梁倚神为辅助员，负责筹备。又鉴于李准受伤不死，由于卫队多人重重遮护，拟改用多量炸药之重弹（林冠慈所用之两弹，每个装载一磅半之炸药，爆炸力本亦甚猛，观于街石炸裂及死伤人数之多可知）。复以潘赋西、刘镜源皆文人，不克负重，乔装小贩亦不类，因并拟另物色多力荷重之同志，负执行之责。熙斌、述堂、倚神遂于七月中先后返广州，密商进行方法。以大南门双门底为清吏必经之路，若于附近赁一小铺位或摊位，摆卖什物，既可省挑负往来之劳，亦不致停歇逗留太久，易启人疑。一面仍由同志伪饰挑卖什物者，于附近旁路协助要击，俾不致漏网。时有刘伯祥同志（又名善之）热心负责，能干精细，熟悉商情，饰为店员最宜，因就商之，刘亟以辅助之责自任。又有赵寿（又名灼文）张树两同志皆极热心，愿任执行员。赵寿为林冠慈之友，平昔极相得。知林烈士之死，甚悲愤，恨不即手刃民贼。张树同志为张佐基同志之弟，皆多力善负担，最属适宜，于是进行寻觅铺位。约数日选得一歇业之铺，在大南门之旁，仅约二十余方尺，面积虽小，而地点至佳，时方七月杪，距中秋甚近，拟赁为摆卖月饼，乃访其旧铺客及业主接洽。熙斌、述堂、倚神每日必经是处，详细勘察，该铺离巡警出张所甚近，一日见两警察立该铺前历两小时不去，因觉若以此为执行地点，易为警察窥破，遂拟于附近另觅地点。斯时炸药早已秘密运入，乃在张佐基、何报鸿两同志之机器铸造店内定铸可容炸药七磅之弹壳两枚，一备安置店内，一备挑负而行。熙斌又请张清潭以医生名义向药房购得毒药，入血可致人于死，备装置弹内，借爆炸时所发生之热力，熔粘弹壳，则民贼纵伤非要害，亦难幸免。各事渐次第布置就绪，所待决者一固定之铺位耳。

同时李应生奉黄克强之命，亦于广州筹设暗杀机关，担任执行者为其弟李沛基。而同志周苏群（即周之桢）、李芳及女同志黄悲汉、卓国卿等均参加其事。熙斌、述堂知其谋，乃与倚神聚议，认为既属同道，应力助之，但本团如何进行，则不便明告，俾免多人知易于泄漏。倚神遂为之在仓前街顶受一铺，所有往来磋商顶受立约及与业主议租修缮之事，倚神皆为奔走。于是分途并进，准备日渐完成矣。

九月初一日思复接到郑岸父报告，谓凤山已请训出京，约八月杪九月初可到粤。同日又得沪电，谓凤山已离沪南下。即多方查探，初三日得悉凤山所乘之轮船是日抵港，即晚开往广州，乃即分电告知熙斌、述堂。电到时已深夜，城门已闭，无法通过，熙斌乃于初四早往河南通知赵寿出发截击。赵同志乃以竹箩盛炸弹，扮作补鞋匠，由河南搭小艇渡河。熙斌一面促倚神往通知张树同志出发由别路要击，述堂得电后，于是早先往告知李沛基，谓凤山即到，急速准备，然后渡河至倚神家。沛基方起床，乃急将炸弹放置楼上临街之窗口，外护以木板，而以绳系板之一端，余人遂尽离去，时约八时，凤山已到接官亭，旋即入城，除卫队

外仪从颇简，以为可避免人注意矣。迨抵仓前街，沛基牵绳去板，弹落立爆，凤山与其卫队多人均炸毙，邻近各店倒塌者约六七间。沛基同志从铺后避去，时赵寿方下艇未久，闻巨声知别方已执行，遂属舟子转回河南。既助沛基成功，熙斌、述堂、倚神遂相继返港。（李沛基炸凤山一事经过，近人所著党史或革命史多有记载，以非本文范围，故不详述。仅记本团派团员梁倚神助其筹备进行，及述堂传达凤山到达消息两节。）数日后郑岸父由北京到港，亦加入为团员，是为入团之第十二人，亦即最后之一人。

（五）广东光复本团解散

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捷报频传，全国人心大为振奋。香港同志谋在广东响应，及凤山炸死，团部复开会议，以革命成功在望，暗杀载沣一举，急切不克实现，亟宜先谋克复广东，于是决定组编义军，遂在香港铜锣湾赁屋为办事处，筹划进行。定由同志黎起焯、陈遵川、李思轅等廿余人至新安县，与刘肇槐等成立东新军，熙斌则与同志周演明、刘素初等十余人，入南海县属沙头，成立义军，直下佛山。时各地义军蜂起，清水师提督李准自被林冠慈炸伤后，不敢抵抗革命，密遣人至香港向革命党输诚。清两广总督张鸣岐慑于革命军声势浩大，惶惧不知为计，暗自出走，广州遂于九月十九日不血刃光复。

团员齐集广州后，访得林冠慈烈士葬处，开棺检视，尸身已化，惟所穿之香云纱衣服及其裤带之扣尚存，认为无讹。颅骨有伤痕，胫骨旁有枪弹一枚，乃为之改葬于红花冈，及期参与葬礼者数千人。惟陈敬岳烈士如何就义，一时尚未查得。（其后陈敬岳、温生财、钟明光三烈士亦先后迁葬于林烈士墓旁，即今红花冈四烈士墓也。）时各省纷纷独立而满清尚负隅顽抗，派荫昌率兵南下攻武汉，团员会商决定仍贯彻初衷，北上伺机轰炸载沣。会广东北伐军姚总司令雨平以所部有炸弹营，乏人主持，制造炸弹，坚约熙斌同行，熙斌遂于十月杪随军先发。北伐军沿津浦铁道前进，张勋犹思抵拒，北伐军连破之于固镇宿州，声威大震。既而进克徐州，时南北议和之议起暂停再进。思复、湘田、岸父于民国元年一月相偕到沪，准备北上，熙斌闻之，遂请假返沪，与思复等会商进行。至筹备已就绪，同志之留北京者亦愿相助，正拟启程，适和议告成，团员以推倒满清目的已达，决定中止北行，熙斌遂先归广东。月余，思复、湘田、岸父亦联袂南返。团员仍集商，金以本团之结合，纯本良心之所安，绝无丝毫名利之念，决定即日自动解散。除林冠慈烈士之盟书肖像小传及其就义时之照片与本团“同心同德”之团章及书籍杂志等物仍交由述堂妥慎保存永留纪念外，其余本团章程、各团员之盟书及来往之函电文件等，皆予焚毁。本团由是宣告解散。

著者按：此文材料，是由该团团员李君熙斌供给，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林冠慈陈敬岳狙击李准

暗杀团之组织 辛亥三月廿九广州之役既败，黄克强愤甚，欲躬行暗杀一二满清重臣，以报死友。经孙总理及冯自由等自美洲再三函电劝阻，始允不亲入内地，而另派员组织暗杀团于广州。同时复有同志刘思复等设立支那暗杀团于香港，亦具同一性质。担任此二组织者，有梁绮臣、高剑父、朱述堂、何报鸿、何桂棠、施正甫、林冠慈、赵灼文、邓国平、谢石均、周鉴泉、李熙斌、谢英伯、潘赋西、刘镜源、陈炯明、陈敬岳诸人。初由何报鸿、桂棠兄弟及邓国平等在河南长胜里顺和隆机器厂制造炸弹铁壳，五月间制成三十八具，由梁绮臣密运至河南和平里口猪房谢均寓所收藏。至六月中旬报载北京电报，称诚勋补授广州将军，梁绮臣、高剑父等乃集同志于博物商会商量进行方法。林冠慈、赵灼文、陈敬岳、潘赋西五人愿任实行委员，遂由高剑父各给予毒药一包，谓行炸时倘遇不测，服之可免惨刑。筹备既竣，而诚勋来粤消息杳然，乃改议炸击李准。

林冠慈略历 林冠慈，粤之归善人也，年二十九，家世业农，性纯厚诚挚，因与党人游，渐心醉民族主义。又得闻俄罗斯虚无党事，暗杀之心益决，顾利器一无所得，欲购手枪，以无资故不获遂。偶得一旧械，则喜不可状，日夕试演。诃窳败不能命中，乃懊丧无已。而求之之心乃愈切。尝入基督教为信徒，在美瑞丹会福音堂任职。西教士喜之，授以化学，因得闻硝强银炸药之制法，然其术未精，仍不能有所就。卒乃得介绍投身于同盟会员刘思复所设支那暗杀团，时辛亥（一九一一年）七月也。团例，新进团员不能与闻秘密事，林初入团为候补，谨慎执役，备历艰苦，尝自请执行者数次，诸团员渐信服之。居无何，团中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限期执行。林与赵灼文、陈敬岳、潘赋西、刘镜源五人同得选为执行员，以六月杪入广州。赵为高要人，以做木为业，亦立志报国之好身手也。受命后，林冠慈扮作仆人，手持藤茶箩，内贮五号炸弹二具。赵灼文乔装补鞋匠，箩内贮二号炸弹一具。日则周游城市，夜则宿于同志谢石均寓所。闰六月中旬，梁绮臣尝在仓前街指挥赵灼文邀击李准于道，因届时李不来而退。

陈敬岳略历 陈敬岳，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四十二，性行高洁，不随充俗。尝应童试，屡次高列。癸卯（一九〇三年）冬，南游马来半岛，初设教于吉隆坡属埠，渐投身中和堂，高谈革命，继乃设教于吡叻属之打闷路口。庚戌冬，复与同志组织明新学堂于暗邦埠，以为研究国事及普及精神致育之所。及辛亥三月广州失败之耗传至南洋，为之废寝忘餐者数日。遂于四月间，尽典衣物，复得同志冯子明

助以百金，决计回粤实行暗杀。至香港后，以经费困难乃驰函家中，伪称患病留港，令速变卖祖产以应急需。奈其妻拒之甚力，终难如愿。后由同志介绍见陈炯明。陈令马育航引至广州，与施正甫等共商进行。时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为三月廿九一役党人所贮炸弹误伤足部，留医于韬美医院，李准常往视之。施正甫乃令陈装病入院，欲相机刺李。诨吴伤渐愈，李亦不来，遂变计谋狙击李于道。闻李有顺德之行，则乔装乞丐以尾之，追踪旬日，卒以李防范森严，不得逞。

实行暗杀 时谋刺李准之机关有二：林冠慈、赵灼文、潘赋西为一起，陈敬岳又为一起。高剑父、施正甫等以两起目的既同，应即合并。嗣侦知李每日必于午后一时至二时由水师公所入城，遂商定林、赵二人担任城内，而陈敬岳则担任城外，决于闰六月十九日同时进行。是日午后，施正甫、陈敬岳闻李之坐舆已过，即驱车追之。李舆行速，施陈至天字码头下车，仍穷追不已。李至双门底，林冠慈方立怡兴缝衣店门前，伪为制衣者，卫兵不之疑，至是乃猛掷炸弹二具，李所乘舆立碎，胁与手受重伤，自内仆出，林屹立不动，遂为卫兵乱枪所中而死。赵灼文目击李舆中弹，即已避匿得免。陈敬岳闻弹炸人伤，知林已得手，遂转身至育贤坊，警察以其剪发西装，形迹可疑，欲施以逮捕。陈欲将所持内贮炸弹之吕宋烟箱掷之于地，警察掣之不能动，遂被逮。潘赋西则以炸弹藏于摄影镜箱，不为人疑，得免。

陈敬岳之就义 是役李准受伤颇重，由西医诊治数月始愈。陈敬岳被逮后，清吏研讯多次，俱侃侃而谈，神色自若。但谓一击不中，愧对温生财云。嗣交李世桂收押海珠，扬言监禁十年，实则欲事株连。故事起未久，即有警察大搜河南鳌州外街信安木店之举。该店为何报鸿、李富之、张佐基三人之合股公司，因曾贮藏炸弹，故不免见疑于警吏也。是岁八月十九日，武汉起义，东南各省跃跃欲动，李世桂乃于八月二十二夜，解陈至猪头山行营加害。党人后获其尸，与温生财林冠慈合葬于东门外红花冈。暗杀团于林陈殉义后，仍进行不懈，至九月初四日，而有轰炸满将军凤山之役。（参阅前文《香港支那暗杀团始末》）

美洲华侨与辛亥革命

我国辛亥革命之成功，以海外华侨之助力为多，而华侨中又可分别为美洲及南洋之二方面。美洲方面起点于民纪前十八年甲午（一八九四）檀香山兴中会之创立，美国及加拿大则进步较迟，至民前一二年庚戌辛亥始有洪门致公堂及同盟会之筹饷组织。至于南洋方面，则后于檀香山十三年，盖南洋英荷两属向无兴中会之团体，至民前七年乙巳东京同盟会成立，西贡堤岸新加坡等处始续设分

会，其他各埠随之，于后二三年潮、惠、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均甚尽力。据上所述，华侨对于革命助饷可分三期：第一期为兴中会时代，担任义捐者只有美洲之檀香山一地；第二期为同盟会上半期，即丁未、戊申两年，担任义捐者为南洋各埠，美洲无与焉；第三期为同盟会下半期，即庚戌辛亥二年，美洲南洋两方面均热心募款，同一努力。本文专述美洲华侨对于辛亥革命募款运动之经过，所载事实皆为笔者所身历，亦可称为美洲华侨革命运动史之一节。

辛亥革命收功于是岁三月二十九广州及八月十九武昌之二役，前者及已往历年诸役为革命奋斗时期，后者为革命成就时期，前者为花，后者为果，两者与中华民国之肇造，实具连环性之同一功用，固不可以事之成败而妄分轩輊也。当是岁正月革命军统筹部在香港成立时，黄克强已拨款五千元，使谭人凤至长江沿岸各省进行军事运动，准备于广州发难时，由苏浙皖赣湘鄂诸省纷起响应。谭至上海，先与宋教仁、陈其美、吕志伊、郑赞丞、章梓等发起中部同盟会，以三千元交郑赞丞经营苏、浙、皖、赣四省军事。是月二十五日至汉口，召集居正、孙武、杨舒武、查光佛诸人在旅社筹商起义计划，谓奉克强命督率长江各省革命进行，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广州于最短期间即可发动，届时鄂湘即宜急起响应云云。并出八百元交居正、孙武等作运动费，居、孙等乃使邓玉麟在武昌黄土坡设一酒店以联络军队，一时各营兵士趋之若惊。是为七月后武昌发难之导线，亦即香港革命军统筹部预播之种子。诚不料此八百元戈戈之小款，竟具此兴汉复国之莫大价值也。

吾党自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一役失败之后，元气大伤，颇有一蹶不振之象。适是时加拿大之温高华埠致公堂方面组织《大汉日报》，为洪门宣传机关，特函托余介绍主笔。余早年亦属洪门会员之一，以加拿大为保皇会之发源地，向为革命党人足迹所不及，故甚欲借此机会，为吾党开辟新财源，以为卷土重来之计，遂毅然辞退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及《中国日报》社长二职，径就《大汉日报》之聘，于是岁夏间首途赴加拿大。该地致公堂向以域多利埠为总堂，温高华埠为分堂，域堂历史最老，受全加各埠致公堂之拥戴，温堂则以地居水陆交通要冲，会员较众，而财力亦较雄厚。余抵温高华后，两堂之高级职员马延远、陈文锡、黄壁峰、张辉、许昌平、岑发琛、谢秋、李寿等颇能言听计从，故《大汉报》得以尽量发挥革命排满之言论，一扫康梁保皇立宪之余毒，保皇会员因而登报脱党者络绎不绝。余居加半载，知人心可用，适接总理自南洋来书，谓于是冬十月召集黄克强、赵声、胡汉民等在槟榔屿开会，决定发动筹饷在广州大举，嘱在加募款接济。余乃电告总理，称加属洪门人士极热心革命，如总理亲来，必得巨款等语。总理得电，遂由南洋兼程渡美，十二日下旬抵纽约，即转途趋温高华，于辛亥正月初二晚到达，各埠洪门人士异常欢迎，即假华人戏院敦请总理演讲革命真理，连续四日，中立派及保皇会员多来听讲，每日座无余隙。余见成效已著，乃向致公堂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以应国内义师之需要，众

无异议，公推刘儒堃为总办，岑发琛为司库，陈榛如为中文书记，黄希纯为西文书记，由余草拟章程若干条，以资遵守。总理并手订革命军筹饷约章四款，规定凡捐军饷在美金五元以上者，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准作国宝通用，在百元千元以上者，分别记功，与革命军士一体论功行赏。此项金币票已于前一年庚戌正月总理至旧金山时，绘就图样，令同盟会员李是男印刷备用，即可邮寄来加发给助饷者。筹饷局既成立，温埠致公堂首捐香港银一万元，以为众倡，侨众踊跃者踵趾相接。旋接黄克强等来电，称筹备大致就绪，待款至急，求速接济。余对总理言，洪门会员多属劳工，仅凭个人捐助，不免旷费时日，殊不足以应急需，查各埠致公堂会所均属会员集资建筑，若能使之变卖助饷，实为事半功倍，总理深以为然。余知域埠总堂会所原属公产，遂偕总理同赴该地，于洪门欢迎宴上极力提倡变产救国之说，众多附和。寻开会通过以其会所产业向银行抵押香港银三万元汇充革命军饷之议，是为旅美华侨破天荒之举。其他致公堂会员闻之，成为振奋，多伦多埠致公堂亦变卖其会所，得港币一万元，均电汇香港《中国日报》转统筹部收用。黄克强等接到此款后，军事进行，大形活跃。兹录辛亥二月间黄克强、赵声、胡汉民三人致余及域多利致公堂两公函如左（原函现由余保存）：

（其一）黄兴赵声胡汉民致冯自由书

自由我兄大鉴：连读手书两通，敬悉。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万后，即具公函作复，并请转寄一函向域埠致谢，想俱收览。昨午得来电，知温高华又汇到一万元，以加拿大一属而筹得如许巨款，微兄赞助之力，必不及此，佩感何似。第二手书云兄尚可力任筹饷事，为源源之接济，真是余勇可贾。即从大局论之，事若发起，幸而有成，内地固不乏资，而外力仍不能无赖。以军用浩繁，无能预算，且购械购船等类有不可限于何方面者，欧美皆须有党中可恃之人，则前途乃大得力，兄能力任于外，匪细事也。（日本于日俄战争时期中，其派任专员于欧美者，其得力不止在外交上，彼为成国且然，何况吾党。）现在时期已迫，惟款尚不足。除英属收到四万余元（日厘坤甸在内），西贡暹罗不过数千，加属四万，美属仅收过金山五千，距预算总额尚差五万元左右。（预算额中以购械为最大宗，盖新军无子，则必有为之助者，此事兄可推测而知，而其谋已经告知中山，中山亦大以为然，惟原拟购械之价。今以困于窘难，每个之价常逾于原拟，乃不得已之故。）至当时所以预算至十四五万，第一固由规模不得不大，第二则收入之预算，以为英属及西贡暹罗可得五万（今所差无几），美洲全境可得六七万，荷属可得六万（此为谢良牧、姚雨平、刘子芬数人运动，当港军事部成立时，据彼处资本家报谓八打威泗水等处已筹定此数，而岂知其后不然）。今美洲加属亦已筹到四万，金山虽则仅

五千，然尚曰仍筹，则美洲或亦去原预算无几。所难堪者，荷属所汇到者今不及万元，此外则以款绌要缓之电相报，于是荷属之预算收入乃差五万，于全局关系至大。中山东行，则纽约波士顿檀香山等处必仍有大望。然能使时期展开，以待款来，则不可知。此次筹款以加属所得为最巨，即兄之能力可知，若于加属以外，更为中山之助，使得速举，亦所望也。专此，即颂近安！

兴
弟 声 顿首 二月十二日
展堂

（其二）黄兴赵声胡汉民致域埠致公堂书

致公堂同志列位仁兄大鉴：前日收到尊处汇来军事费三万元，当即电复由温高华转达，想已收悉。此间诸事俱已著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湘鄂亦均为布置。经济问题自得尊处巨款后，亦已解决过半，若美洲如旧金山大埠等皆能实力相助，则成功必矣。尊处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内足以振作战士之气。而他埠同志闻风而起者，当亦踊跃倍于寻常矣。不审中山君此时尚在英属否？各埠致公堂情义相通，尊处以大力为倡，想必已有电函转告，便皆倾力赞助。事机甚迫，于现时多得一分之经济，不止有百十分之效力也。专此奉报，即颂义安！

赵声
弟 黄兴 顿首 初六日
胡汉民

总理在加拿大月余，以其地洪门筹饷局成绩优异，大出意外。惟闻美国同盟会因不得致公堂之助，仅筹汇香港数千元。如非亲赴美西设法调和两派感情，决不能收募集巨款之实效。遂以筹饷职责委之于余，于二月下旬经加拿大东部转入美境，计先后经余手电汇香港统筹部者为港币七万余元，占黄花岗一役各地筹饷之第一位。据事后革命军统筹部出纳课报告收支总数，共收到海外各地义捐十五万七千二百十三元，而加拿大实居各地之冠。然加属经此役后，已成强弩之末，欲一时再集雄资，殊非易事。是岁五六月间余又得黄克强电，称鄂省军队已运动成熟，嘱继续筹款，以备再举。同时总理因美国致公堂与同盟会员感情不能融洽，影响筹饷前途至巨，特电邀余亲往襄助，余从之，因有美国之行。

黄花岗一役，美国同盟会员捐款者，为旧金山港币一万元，纽约埠二千元，另檀香山三千元，连加拿大洪门筹饷局七万余元，总数约合港币九万元，占全部收入

义捐之过半数。是年五月总理自美东莅旧金山，有鉴于致公堂与同盟会不能合作之弊，亟图设法联络，务使不分畛域，合另救国。盖洪门历来门户之见极严，恒称会外人士为风仔，即汉奸之谓，在彼中明白主义者，亦常卑视洪门以外之革命党为后生小子，不愿与之合作，丙申年（民国前十六年）总理初次游美时，洪门人士视同陌路，即以是故。此次总理甫抵金门，首从事于联合两派之工作，遂向致公堂大佬（首领之称）黄三德、《大同日报》社长唐琼昌商谈合作方法，欲令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而致公堂则开特别拜盟会，删除一切繁文缛礼，以优待同盟会员之入闾（洪门称拜盟为入闾）。同盟会员则遵总理命令，全体受盟，以示合作诚意。黄唐等咸热心赞成，李是男等初以洪门会议式鄙俚，手续繁重为辞，各有难色，嗣闻致公堂允采用简略方法，始欣然就范。遂议定由双方在《大同》、《少年》两报揭载联合布告，使各埠会员一律奉行。总理复虑两派意见仍多隔阂，以余与致公堂及《大同报》有多年关系，故电令余由加赴美，主持合作事宜。

两派合作既成，总理即提议仿加拿大洪门筹饷局办法，设立筹饷总局于旧金山，发动洪门全体募捐，以供应国内各省革命军之需要，并手订筹饷局缘起及革命筹饷局章程若干款，因对外关系，命名曰国民救济局。局中职员由致公堂及同盟会中选用之，以黄三德为监督，朱三进罗敦怡为正副总办，李是男为会计，设办事处于士坡福街三十八号致公堂二楼。成立之初，总理即命筹港币一万元汇给黄克强，为设置暗杀机关经费，众从之，是即辛亥九月毙广州满将军凤山之准备金也。六月二十六日众推举总理及黄芸苏张霭蕴赵煜四人赴美国南北各埠演说募捐，总理与黄芸苏为一路，张霭蕴赵煜为一路，同于七月初二日分途出发。

余得总理电，以办理美国入境手续，于七月杪始由加拿大渡美，八月初三日抵旧金山。致公堂与同盟会诸干事与余素有旧谊，故颇能言听计从，和衷共济，随时以募捐所得尽量汇寄香港革命军统筹部。是月十九日，余适赴邻埠沙加缅都致公堂演说筹饷，忽阅西报号外，谓中国革命党起事，已占据湖北省城武昌等语，遂即兼程回金，令筹饷局赶速据集捐款，尽汇国内应急。继接黄克强于武昌发难前六日致余二书，详述鄂省运动成绩，并催促汇款，节录如下（原书曾影印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辛亥八月十四日黄克强致冯自由书

自由我兄鉴：（中略）又启者，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步甚速（广州之役本请居君在鄂部总理其事准备响应者）。办法以二十人为一排，以五排为一队，中设有排长队长以管领之，平时以感情团结，互相救助，使其爱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间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机体。现人数已得二千左右，此种人数多系官长下士，而兵卒则审其程度高者始收之，以官长下士能发起，兵卒未有不从者，不必于平时使其习

知，况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为操纵，似较粵为善。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现始有弦满欲发之势。又胡经武君亦派有人来，胡虽在狱，以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约千余人，去岁弟曾通函胡君，请其组织预备，以备响应，胡已扩张其范围，其进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之部下者有之，拟于最近发动，期两部合而为一，据此则人数已多，乘此路潮鼓涌之时，尤易推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上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而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申素心，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若强为退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即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收合余烬，犹能卓然自立者，亦其道以处之。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药不受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吾人前纯然注重于两粵，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运输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粵为后动，宁、皖、陕（前本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今已得有多款，势亦足自动，熊克武君已驰赴该处为之协助），蜀宜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粵谋发起者，事半功倍。且于经济问题尤易解决。兹约计各处大略有二十万左右，即足为完全之预备，至少四五万亦可发起鄂事。总之此款据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即无外款接济，鄂部同志无论如何竭绌，亦必担任筹措，是事成骑虎，欲罢不得，吾人当体验内地同志经营之艰苦，急为设法筹集巨款以助之，使得有以丰裕筹备，不致艰困从事，归于失败，徒伤元气，不胜切祷之至。弟本欲以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想兄接阅必为竭力援助。前加属于广州之役最为出力，此纯系我兄血诚所致，故得有此，今更望有以救我，拟得兄等复电后即行。或南洋之款，须弟一亲往，亦未可知。余俟续告，手此复颂文安！弟兴再顿首。八月十四日。前函书好未发，适鄂派人来，故特补叙。又及。

自武昌及各省义师先后反正后，海外人心愈为振奋，洪门筹饷局所募集汇回之款，为数不赀，远在南洋群岛之上。九月初旬有芝加哥埠同志梅培向筹饷局建议拨款购飞机充革命军用，余等咸赞成之，遂委托梅在美中担任购机及雇用美国机师事。至十月初旬始由梅购得寇缔士广（Cutis）制之飞机六部。并雇用美国机师威尔霍斯（Wilcox）一人，同志助手李绮庵、余夔二人，先后运送至沪，即

民元二月在南京后湖飞机场试飞之飞机是也。九月中旬得总理自伦敦来电，令电汇美金三千元供归国旅费。是月下旬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之三团体以国事不日大，特公推余为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事宜，并将筹饷局发行已售未售之金币券一切账目，携归缴呈革命政府销号。余归抵上海在十一月朔，是月初六日总理亦自欧洲莅止，初十日膺选临时政府大总统，旋于民元一月一日赴南京就职，事前曾电令香港金利源商号陈元英将余款三十余万元汇沪备赏犒军士之用，此即洪门筹饷局之余款也。是日余随孙大总统晋京，遂将携归之中华民国金币券账目一一缴呈革命政府报销，是为美洲洪门筹饷局于辛亥一年来募集革命资金之一大结束。按是年第一期洪门筹饷局设于加拿大温高华，系供应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第二期洪门筹饷局设于美国旧金山，系供应八月十九日前后鄂省及各省革命军之需要。两者于中华民国之肇造，厥功非细，详见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第一、二集，兹不赘述。

辛亥革命贵州光复纪实

辛亥革命九月十五日贵州省城之光复，黔人莫不归功于张百麟、陈永锡、黄泽霖、钟昌祚、谭西庚、周培艺、彭述文诸志士所组织之自治学社。该社为同盟会之别派。世人多以自治党称之。先是中国同盟会于乙巳（民前七年）六月在东京成立后。黔省留学生率先入党者。有于德坤、平刚、漆运钧、王孝端、蒲剑、陈学钊、朱沛霖、胡肇安、保衡等九人。平刚为分会长。刚有老友曰张铭。在贵阳时与刚同创乐群小学及公立师范学堂。其人热心革命。主张急进最力。丙午年（民前六年）由刚介绍为同盟会员。是冬以联络绿林会党大见成效。遂谋夺取贵阳。以响应萍乡醴陵之革命军。不幸事泄失败。逃亡入蜀得免。是为黔省志士革命运动之先河。

张百麟字石麒，湖南长沙人。以先世官黔久。遂家焉。少怀大志。丁未年（民前五年）冬，日法日俄两协约先后披露瓜分警告震动全国。伯麟乃召黔中有志者陈永锡、钟昌祚、黄泽霖、谭西庚、周培艺、张泽钧、周伯良、彭述文、孙镜、宁士谦、伍德泽、钟振玉、张德馨、韦可经、方策、乐嘉藻、黄守仁、杨寿箴、谭璟、张鸿藻、刘镇、李泽民、王元藩、张泽锦、陈守廉、刘荣勋诸人组织一爱国团体。命名曰自治学社。借政团之形式。方革命之运动。专向法政师范警察陆军各学堂学生秘密宣传。收效日著。于是由彭绍文之介通款于东京同盟会本部。由同盟会承认为同志。平刚更介绍张铭与伯麟合作。而学社之势力乃愈发展。

翌年戊申百麟复创刊《西南日报》为言论机关。以急进为宗旨。以是大招官

绅之忌。己酉年（民前三年）清云贵总督李经羲道出贵阳。密语黔抚庞鸿书。谓闻有革命党张伯麟、周培艺在此谋乱。恳亟捕治。鸿书曰。此间风气闭塞。哪有革命党。事乃寝。其年列强监督财政之说。甚嚣尘上。自治社员大为激昂。时任谘议局议长者为社员谭西庚。遂利用谘议局名义召集各界开人民全体大会。发起国民捐会。票举蔡岳、周培艺、乐嘉荃为会长。分遣党员四出演说。密议集有巨款。即备军械。练乡团。联合各省伺隙大举。事为君宪派刘显世、任可澄、戴戡等所知。乃百计破坏。利用官力以阻挠。自治学社之策划遂成泡影。然其潜力已散布于各界。教育方面。如公立法政学校。律师专修科。法官养成所。自治研究所。乐群两等小学校。光懿女学校。淑慎女学校。明德女学校。陆军小学等。合计毕业学生凡数千人。又各法定机关。如谘议局。教育总会。各属城乡议董两会等社团。学社皆占优势。全省各府县莫不有分社之组织。由是势力日盛。渐为官厅所注目。其初凡有会议。恒假百麟住宅。后以密探窥伺。乃错综其地点。或假谘议局内室。或借社员桂景沅等住宅。措置缜密。故不为外界所疑。而事机得进行顺利。

辛亥夏秋间。蜀人抗争铁路之风潮勃起。全国震动。自治学社认为时机已至。决定大举计划。百麟及黄泽霖初拟专用通军事之社员部勒哥老会党。分四路发难。仅省城调兵出援。根本空虚。乃出不意劫军械局以取贵阳。嗣以平刚、陈永锡、周培艺等皆主张联络军界必要。始变方针。从各方面著手。计所进行者有军界学界警界会党四方面。其方略如下：

一、军界：军界中分新军、征兵营、巡抚部队、巡防队四部分。分别述之。

（甲）新军：贵州新军驻省者不足一标。自治社员之运动可分为五路。张百麟、黄泽霖直接与标统袁义保洽商为一路。平越县教练官杨蔭诚。以所文崇高以方略者为一路。陈永锡与队官赵德全、陈启顺等接洽者为一路。张泽锦与正目杨树青等周旋者为一路。谭璟与司务长艾树池沟通者为一路。凡五路并进。前二路仅司其端。收效在后三路。

（乙）征兵营：贵州征兵不足一营。另驻武侯祠。不与新军相附丽。自治社员担任运动之者为姜兆熊、胡刚。

（丙）巡抚部队：卫队百数十人皆湘籍。所持枪械最精利。自治社员担任运动之者为谭璟、周显谟。

（丁）巡防队：中路分统宋绍武部下为一路。自治社员涂宝煌、萧朗生等运动之。

二、学界：自治学社运动。分陆军小学校教育总会及公立中学校三部分。

（甲）陆军小学校：时陆军学生渐具新思想。自治社员陈康、江务滋、周凤文、廖谦、邝龙俊等早已奉命运动。成效日著。

（乙）教育总会：由自治社员陈永锡、彭述文等分头联络之。

（丙）公立中学校：是校全权皆在君宪派任可澄之手。其中学生二百余人自

动趋向革命。举何端为代表。加盟于自治学社。

三、哥老会：自治社员陈守廉、李立鉴、谭德骥、黎克荣、吴冠、孔鹏等分头运动得数千人。由黄泽霖总其成。另由刘鲁香号召五百人则为一路。

四、警界：省区警员二百数十人。新募巡查队百人。高等巡警学校巡警教练所学生百数十人。皆受周培艺之指挥运动。

以上各方面之活动。皆由百麟居中调度而陈永锡、黄泽霖、周培艺、孙镜、黄德铤诸人佐之。是秋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起。各省纷纷响应。学社诸首领认为事机成熟。即照原定计划分路活动。克期大举。风声所及。官绅两界顿形恐慌。九月十三日绅界欲避免流血。要求巡抚沈瑜庆宣布共和。沈抚仅允设自保会。公用人行政之权于大众。君宪派任可澄等表示满意。自治社员则大为激昂。其实沈抚初无让步意。时以新编巡防统领胡锦棠仍未成军。而所约绅士刘显世之援兵。亦未由兴义如期开到。姑为缓师之谋。待调发既集。然后按名册诛自治党人。作一网打尽之计。是晚学社已下令各路速发。新军及陆军学生发动于外。巡抚卫队亦抗不应命。沈抚知事无可为。始低首承认宣布独立。命劝业道王玉麟至谘议局。问谁能担保治安者百麟与议长谭西庚毅然允诺。事遂定。旗帜文告皆先期预备。命社员分头布置。鸣金告众。十四日晨黄泽霖率同志百余人迎新军入城。新军教练官杨荃诚队官赵德全等率众应之。新军入后。派蓝鑫谒百麟。请为都督。百麟力辞。乃召集各界代表于谘议局。由新军介绍杨荃诚为都督。德全为副都督。众推平刚拟具军政府草案。后复推举张百麟为枢密院长。谭西庚为立法院议长。周培艺为行政总理。陈永锡为民政部部长。谭璟为内务部部长。蔡岳为财政部长。孙镜为交通部长。朱兴汾为司法部部长。黄泽霖为五路巡防营总统。于是省城大定。众议出师北伐援鄂。以竟全功。

贵阳光复后。各府县谣言百出。人心惶骇。张百麟、黄泽霖、陈永锡诸人极力调和党见。一秉至公。以金融风潮迭起，百麟乃召集各界演说银行利益。以维持纸币信用，市面恃以安定。复亲出兵上游。所至为官绅划分界限。平其争端。郎岱厅属扁担山夷人十数万闻军政府号称大汉。因起种族误会。有暴动消息。百麟乃领社员深入其巢。招致酋长。宣导德义。夷族之反侧以安。已而枢密立法两院议决派都督杨荃诚率兵东下援鄂。促百麟返省。百麟目击君宪派及顽固绅阀互相结托。渐有死灰复燃之势。心焉忧之。先是钟昌祚于辛亥夏已代表《西南日报》北上。拟联络各省民党有所活动。及贵阳光复。尝由北京密电百麟、永锡。谓不去任可澄。必有后患。百麟不为动。其后同志中颇有劝其防患未然者。百麟曰。我以至诚待人。人必无危害我者。泰然不加设备。且致书立法院提出辞职。议未决。而黄泽霖之难作矣。

五路巡防营总统黄泽霖所部最众。哥老会党编入军队者皆归其统率。内分东南西北中五路统带。东路谭泉清。西路孔成九。南路陈守廉。北路李香墀。中路岑鉴

清。纪律严明。为众所称道。先后派遣谭德骥抚定平越叛兵。又使岑少光讨平修文土匪。立功颇著。部卒驻省者或恃功不法。扰及平民。辄捕治不稍假借。其擒斩巨匪罗魁。尤令奸徒恶棍衔之刻骨。君宪派刘显世等久欲伺隙向自治党人报复泄愤。以泽霖掌握兵权。非先去之不可。遂用王华裔言。以重资贿买谭泉清部将唐灿章。使聚众作乱。乘间刺杀泽霖。分肢裂体。陈尸广庭。继以百麟为学社首领。恐其追究按治。复使叛兵围攻百麟寓处。百麟以先逃得免。又在黄泽霖未遇刺前。君宪派已煽动哥老会保安公口龙头蓝辔谋乱。蓝党遂唆使巡缉队暴动。欲得永锡而甘心焉。永锡因是弃职赴湘。随杨蔭诚军东下。张、黄、陈三人素为自治学社之首脑。迭经君宪派阴谋陷害。或死或逃。而学社之实力损失过半矣。

君宪派以黄泽霖虽死。而自治党余势尚在。代理都督赵德全及一部军人与自治党亦有渊源。深恐其伺隙报复。于是派戴戡代表赴滇谒都督蔡锷。妄称哥老会匪作乱殃民。请出师假途北伐。乘势袭取贵阳。以为一网打尽之计。蔡锷与熊范舆、任可澄、戴戡均出梁启超门下。竟为所愚。遂命唐继尧率兵临黔境。声言取道援鄂无恶意。都督慕僚群请遣炮队扼茅口河。以备不虞。赵德全曰。人方急国家之难。吾奈何信浮言。犯不韪。不数日滇军果入贵阳。行动自由。衅端已肇。诸将皆请备战。德全曰。吾为都督。不忍以私人权位之故。震惊闾阎父老。严诫诸将毋得设备。及元年三月二日午前二时。滇军出不意猝然猛攻都督府。标统刘显世在内应之。德全微服出走。贵阳遂为滇军占据。唐继尧遂引刘显世、任可澄、戴戡等分理民政。对于自治社员及光复有功诸人恣意屠杀。侦悉赵德全隐居修文县毛栗铺。立派兵擒杀之。援川军管带杨树青为光复贵阳率先开枪之元勋。甫由重庆返黔。即被显世诱杀于军警局。埋尸局后荒园中。钟昌祚被派贵州临时参议院议员。在南京尚未就职。闻本省噩耗。由沪兼程赴昆明。上书滇督蔡锷。极言黔省并无乱事。君宪党刘显世、任可澄等实造谣构陷。借刀杀人。请电令滇军勿助党争。以祸黔民等语。蔡锷阳允所求。并保证昌祚回黔安全无事。阴令唐继尧相机应付。昌祚不之疑。及抵贵阳城郊。突来兵士数人称奉都督命逮捕。即杀之于东门外。是冬国民党北京本部派于德坤、刘潜赴黔扩张党务。临时稽勋局亦委任德坤为贵州稽勋分局调查员。诿德坤等甫入黔境。亦为显世派人截杀于桐仁县田线坪。以遇盗闻。其他自治学社社员及光复功人。如彭心德、蔡奎祥、田有光、彭尔堃、胡德明、李鼎成、刘谨权、何宾侯等数十人。皆被寻仇杀戮。谭西庚、周培艺等百数十人则以亡命他省得免。自兹而后。君宪党遂与滇省客军互相利用。朋比为奸。黔人备受苛政惨无天日者十余载。直至国民革命统一全国。黔人始渐脱离君宪党之桎梏。而得仰首伸眉于国民党三民主义领导之下。然而自治社员经历十余载之颠沛流离。幸得保全生命安归故乡者已寥寥无几耳。可胜叹欷。

著者按上述事实系取材于民国元年临时稽勋局各省革命勋绩调查表册。著者另有《辛亥贵州革命党列传》之作。记载较详。不日可以公之于世。

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

钟昌祚，字山玉，贵州开州人。州学庠生，少有特性，胆识过人，博学而强辩。遇有势位丰厚人，望望然去之，独私喜与平民偕，对贫贱者尤久而不厌。清光绪中，天津人严修任黔省学政，创经世学堂，以培植才俊为务。肄业其中获选者，辄骄视其侪偶。昌祚与焉。既而喟然曰：是皆梯荣慕宠之士，非吾徒也。居久之。黔抚初设武备学堂时，庠序中人悉自诩清流，相戒弗与考。昌祚自庚子拳匪变乱后，已有革命救亡之志。至是乃折节为众倡。毅然报名入学，尝语所亲曰：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非武力莫可，此正吾辈难得之机，何可错过？于是努力向学，成绩出诸同学上。五年而毕业，获充靖边营哨官。靖边营者，刘官礼所统，驻扎兴义以防桂边粤匪者也。官礼出身盗党，拥兵权，恣豪暴于乡里。昌祚弗善其所为，数数切谏。官礼恶之甚。一日，所部获粤匪一人至。昌祚研讯。以其人痛骂时政，饶有革命思想，遵命释之。曰：若固洪杨后不得志之豪杰。吾不忍杀汝，但汝亦不得犯吾防地。事为官礼询知，将以纵匪罪诉诸大吏。昌祚遂弃职归里。旋于乙巳（民国前七年）赴日本游学。

既而离日之北京，由同乡京官某荐充西分厅警官。丁未（民国前五年）回黔。适张百麟、黄泽霖、张泽钧等发起自治学社为革命进行机关，昌祚力赞之，被举为社长。一时知名之士，如乐嘉藻、周培艺、陈永锡、彭述文、傅文堃、谭西庚、谭璟、孙镜、黄德铨辈咸加入该社。时，社务多由百麟筹划，而昌祚执行之。故昌祚尝语百麟曰：党之得君，如人身之有脑。百麟亦语昌祚曰：君之于党，犹慈母之于爱子。二人深相固结，而党事乃益发展。是年冬，更由同盟会员平刚介绍于东京同盟会本部，认该社为贵州同志，社务由是大为扩张。至己酉（民国前三年），各县均有分社，社员达十余万人。该社复创办公立法政学堂，附律师专修科，有学生六七百名，昌祚任堂长兼课修身，时为诸生演讲民族主义，使之辗转传播。并常撰激烈言论，登载《西南日报》，以资鼓吹。而黔人之思想为之一变。

戊申（民国前四年）冬，列强监督财政之风潮起，国人大愤，昌祚与张百麟、周培艺、陈永锡、彭述文等四出演说，倡办国民捐，冀集款购械以谋起义。宪政党任可澄知其谋，时向官厅有所报告。当局以是屡欲解散自治社，而以革命罪名拿办重要分子张百麟、周培艺、陈永锡等为先著。时，昌祚任警务公所事，与警道贺国昌为东京同学及北京同官旧好，凡该社遇有危险，皆昌祚先向国昌疏通，而悉赖其维持。故自治党之能确立于专制时代，卒得继湘鄂而早成大功，不可谓非昌祚数年来苦心经营之力也。昌祚又办一贫民工厂，收集流民三百余人，

编为苦工队。限令每日工作余暇，轮集体操一小时，躬为演说平等自由主义。其言曰：天生尔等，本有衣食。乃被一般贪官污吏剥去，致尔等为流氓，此极不平等不自由之事。今尔等但能吃苦耐劳，使身子强健，将来自有夺回平等自由之日。昌祚尝语周培艺、陈永锡等曰：诸君勿笑我为流氓头。他日与诸君图大事时，流氓便是劲旅。其后辛亥革命军起义时，周培艺、陈永锡使人说苦工队曰：钟先生为汝辈言，要夺回平等自由，此其时矣！该头目等言无枪械奈何。有一人奋袂而呼曰：不怕不怕！君等记不得前年办国民捐时，钟先生尝说省城不久恐有事变，届时尔等当听我号令，各持短刀，去军械局取洋枪，同到抚台衙门。今钟先生虽不在此，要是有事时，我们仍要替钟先生去拼命。盖贵州光复时，昌祚早于事前以事北上，其时，军队有限，不得不借各种团体，以壮声势。苦工队亦助声势之有力者，即昌祚所准备也。

先是，昌祚以托词筹办国民捐冀集款购械大举，事为任可澄等破坏，愤极呕血，谓非先杀可澄不能再举。可澄亦时潜昌祚于当局，谓非先杀昌祚等，恐革命党将蔓延全省。由是自治党与宪政党势不两立。及辛亥夏，昌祚举孝廉方正，将应廷试，兼代表《西南日报》赴京，有所活动。陈永锡等函厄其行。昌祚复书曰：满清无道久矣，诚如君言，不早灭之，种将不保。吾辈平日主张何事？宁一旦矛盾至此？所以然者，论地理，论财政，贵州均不足为天下先。粤事失败，同为寒心。此行正欲联络海内同志，共图大举。吾党基础已固，相时而动，责在诸君矣。及川路风潮起，昌祚在京谓时机已熟，一面密电陈永锡回省，使与张百麟、黄泽霖、周培艺等迅筹起义；一面飞函对武备学堂同学之在防营者，各举兵赞助自治党。故贵阳光复时，防营鲜有抵抗者。

贵州之光复，完全为自治党主动。宪政党任可澄等以挟前嫌，仍事事力图破坏。昌祚由京密电张百麟、陈永锡，谓当先去可澄，以防障碍。可澄惧，乃请蔡岳等调和两党，约事成不相加害。昌祚复躬赴上海、南京，与民党接洽组织共和政府事宜。时，各省应出临时参议院议员五名。贵州都督赵德全首举昌祚以应。昌祚未就任，而可澄等私请滇军袭据贵阳之恶消息传至。昌祚激于义愤，遂由京兼程驰赴昆明，上书滇都督蔡锷，极言贵州并无乱事，不过宪政党任可澄、刘显世等欲尽揽政权借刀杀人耳。请电滇军勿助党争，以祸黔民云云。蔡锷原出梁启超门下，与可澄、熊范舆等素有渊源，故对昌祚所求，阳诺之，而阴促唐继尧速进行事，并预筹应付，而昌祚不知也。

元年三月，昌祚自滇归抵安顺时，君宪党图黔之谋已售，且拥唐继尧为都督以自固。革命功人，非被屠杀，即须亡命，无能免者。或劝昌祚勿晋省涉险，昌祚笑曰：吾十年来，奔走海内外，运动革命，曾不怕死，今乃怕死耶？苟犹有法律公道者，吾何惧！及抵贵阳城郊，突来兵士数人执昌祚于东门外。言曰：吾等奉都督命索汝。昌祚厉声曰：都督已被逐，又何来都督者？此盗耳！乃屡次破坏

革命的宪政党人任可澄、刘显世要我也。虽然，吾见革命成功，即碎吾尸，吾目瞑矣！遂遇害。死年四十岁。家本小康，以历年奔走革命，耗散将罄。尚有八旬祖父母，六旬父母，寡妻，弱子四人，女二人。皆以避祸流离，贫苦不能自存。昌祚为人刚直，不畏强御，不侮鳏寡，死难后，全省哀之。任可澄、刘显世见舆论不服，乃迫唐继尧宣布罪状，谓昌祚妄发异议，阻挠军情云。按辛亥革命，昌祚之有功于黔，与焦达峰之有功于湘相同。而其于光复后为君宪党人仇杀，亦同。君宪党人于杀革命党后，竟能使革命党人不念旧恶，而置身贵显，更同。昌祚遗言曰：苟犹有法律公道者，吾何惧！今之言法律公道者，其三复斯言！

贵州代都督赵德全

赵德全，字纯臣，湖北襄阳府人。弱冠从戎，隶鄂军部队，充排长。清光绪三十年甲辰（民国前八年）岑春煊巡抚贵州，开办新军，调鄂军自随，德全遂如黔，洊升队官。为人慷慨好义，得士卒心。标统袁义保好以权术驭众，谄事大吏，惟恐不至，德全不直所为。尝语所亲曰：军人当有质直勇武气象，为国家排除障害，扬威海外。若便僻侧媚，适足为吾辈污点耳。众皆叹其思想纯洁，意量宏远。自治学社社员彭景祥等知其有志有识，遂与深相结纳，预为他日起义时用。

辛亥八月，鄂军大举反正。德全与同事蓝鑫、陈启顺、鄢元发、叶占标等群居偶语，每以不得躬与盛举为憾。会自治学社社员彭景祥直接与德全通款洽。谭璟、张泽锦，亦因艾树池、杨树青间接进说于德全。黄泽霖则以书譬晓标统袁义保，具道该社计划。义保早为巡抚沈瑜庆牢宠，不欲纳民党忠告，且调新军老兵出防仁怀长寨等处，留省仅一营两队。瑜庆又不时阅操，令子弹逐渐耗失。德全外示安详，而每夜必与同志聚谋，着着进行。各级官长中，蓝、陈、鄢、叶诸人外，有萧洪斌、曾广裕、闵兆祥、马登瀛、姚国英、胡寿显、任正邦、文崇高、李盛周、黎钰开、安维新、邱洪胜、赵云龙、吴文彬等，分担责任，劝导目兵，陈种族大义。运动成熟，众皆感动，推德全为新军临时代表，与革命党之自治学社接洽，相机发难。

时，营中子弹已罄。虽有枪械，与无利器同。杨树青乃就商于张泽锦，向谘议局会计员宁建侯挪用存款二百金，于已革哨官徐耀卿家购得子弹五箱，不足。又由黄泽霖设法私启南药局锁钥，窃出子弹六箱，杨树青、蓝鑫、陈启顺等分起运回。白昼不便行动，或以深夜；手中不敢提携，或藏置腰际。至于城门紧闭，里墙一跃，碎首折骨，皆所弗计，其艰苦如此，盖激于德全热诚，愿效死力也。部署既定，九月十三日午后九时，陆军学生发动。袁义保命德全率兵驰往弹压。德全驻兵中途，独身至校，激励学生，毋仓皇，毋惟怯。是时，校中缺乏子弹，

与新军同。自治学社虽同时有所接济，而新军输送员得力，校中输送员则迟迟未至。学生激于义愤，不肯稍待，赤手举事，几败垂成。德全出，道遇巡防营统领胡锦涛率兵继至。德全力言无事。且曰：适有小冲突，已而解之矣，若辈即有异志，持空枪何能为？锦棠信之，亦返。德全归营，令整队待发。杨树青枪拟袁义保，义保遁，军无统帅，众志属德全。杨苾诚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本标教练官也，亦表同情于革命党。德全以苾诚学识资望出己上，乃推为都督，而已下之，于是领兵入城，奠定大局，众望多归之。以其谦退，乃举为副都督。

未几，都督杨苾诚率北伐军出发，德全遂以副都督代理都督事务。躬执谦抑，虚怀听受。遇大举措，必求议会之同意。对于立法院及耆老会，尝三次辞职，立法院耆老会皆挽留，不听，去。及滇局稍定，君宪派刘显世，任可澄，戴戡等勾结滇当局，使出师假道北伐，乘势袭取贵阳，以为报复。迨唐继尧率兵临黔境，人言啧啧，谓将图黔。幕府献策，请遣炮队厄守茅口河，出其不意掩击之。德全不可。曰：人方急国家之难，吾奈何信浮言，犯不韪。不数日，滇军果入贵阳，行动自由，衅端已肇，诸将皆请备战。德全曰：吾为都督，才不称位，貽人口实，今以拥护私人权势之故，震惊闾城父老，吾不忍为也。严戒诸将毋得设备，独驰书立法院耆老会取进止，耆老会代表郭重光犹以甘言羁縻之。

元午三月二日午前二时，滇军出不意，猝然猛攻都督府，机关枪声野战炮声轰然并作。德全微服出走。存款万余金，丝毫无所取。文件图籍，悉飭主者加意保管。临难从容，处分得宜，有古学道君子风焉。滇军既据黔，唐继尧布告德全罪状，仅曰不学无术。德全亦疑滇军及君宪派所欲得者，都督耳。身既解职，自必无人仇视。于是匿处穷乡，时从父老钓游，萧然物外，忘其曾管一省兵符也。是岁四月间，唐继尧、刘显世侦得德全踪迹。密令军队掩捕，枪毙于修文县毛栗铺，残骸暴露，路人皆为陨涕。时，年仅三十岁。其寡妻幼子流落黔中，原籍父母俱全，贫困不能治活，亦云惨矣。

贵州巡防营总统黄泽霖

黄泽霖字弗卿，浙江会稽县人。少有文名。以治刑名为州县上客。初随宦至黔，交游渐广。庚子拳匪事变，全国鼎沸，泽霖惜清廷构祸召侮，谓非从事根本改革，不足以救危亡，主张日形激烈。于是抛弃刑幕生涯，与其友张百麟、张泽钧等，发起自治学社，以为实行机关。继以民智闭塞，非有言论机关不足以推广宣传。遂倾家集资购置印字机等件，以创设报馆，定名《西南日报》。黔省报纸之带有政治色彩者，以此为滥觞焉。又偕张百麟等组织公立法政学堂及律师专修

科，法官养成所，光懿女学堂等教育机关，皆以注重精神教育为主。全省学子翕然宗之。而革命导线隐然四伏矣。

辛亥七月，川路风潮起，全国愤慨。自治党决议积极进行，泽霖遂与张百麟等计划联络哥老会，以军法部勒之。主其事者曰陈守廉，李立鉴、谭德骥、黎克荣、吴冠、孔鹏等，而泽霖统其成。有众二千人，分为四路，静待命令，相机发难。泽霖又因彭景祥，杨树青，艾树池等，以接洽新军。新军官长目兵皆以赞成，惟未得标统袁义保同意。泽霖因致书义保劝其反正。其辞曰：与公同为汉族，并受虐待，含冤茹痛，二百余年。今清廷外逼于列强，内则以伪立宪欺诳吾民，而腴削之法，横暴之政，且日出而未已。幸湖北首义，湖南响应，土崩瓦解，其端已见。吾侪素抱，会当发舒。事之成败，专决于公！公诚与吾侪联合，率部下健儿以驱清吏，譬犹疾风扫落叶，何愁不克？抚定全黔，然后建旗入川，出蜀人于水火。因其财富，整我戎行，会师武昌，饮马黄河。扫北虏之廷而犁其穴，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也！义保得书，欲径呈巡抚沈瑜庆查办，而未决。事机益迫，众知非急进，祸且不测，顾是时新军子弹缺乏，计无所出。泽霖与宁建侯、张泽锦谋，密购得之。不足，又设法私启南药局锁钥窃之，交杨树青、陈启顺、蓝鑫等分起运回。新军既得所借手，遂于九月十三日夜间举事。十四日黎明，泽霖偕同志百余人，开城门纳新军。分道安民，秩序井然。众集议组织军政府，推泽霖长司法部，泽霖辞。陈守廉等所部皆编入巡防队，仍举泽霖统之。并辖原有巡防及绿练各营。于是泽霖握全省兵权之一大部分。杀身之祸，胚胎于此矣。

当贵州宣布光复时，四川全省犹未脱离满廷羁绊。川人电向黔当局乞师，众议出师援川，泽霖毅然请行，使叶占标为前锋，率三营先发。泽霖正拟督兵继进，已而泸州、重庆、成都先后反正，代理都督赵德全留泽霖同镇省城，乃不果行。泽霖以其间遣谭德骥抚定平越叛兵。又遣岑少光讨平修平土匪。部卒驻省者，或恃功不法，扰及平民，辄捕治不稍假借。而一时舆论，尤艳称其诛巨匪罗魁事为难能可贵。泽霖声望既隆，与赵德全逼处，刘显世尤嫉之。密使人说德全守中立。而贿买泽霖部将唐灿章作乱，乘间刺杀泽霖，分裂肢体，陈尸广庭。捣毁其家，劫掠其钱物。泽霖先已闻其谋，然自料兵力雄厚足以制之。且以无故戒严为示弱，遂不设备，而至于难。泽霖死，其部将皆反颜事仇。有问之，对曰黄统领待人刻，不去彼，祸且及我。盖指严办不法部卒及诛罗魁二事云。

泽霖被害时，在元年二月，年三十一岁，地点在贵阳矿业学堂私宅。其妻烈诚，奔走南北，为夫鸣冤。有幼女二，甚贫苦。说者谓泽霖如不死，则所部兵力不致分散；而自治党基础巩固，当不致为君宪派刘显世、任可澄所乘；即滇军托词假道，亦足以从容应付之，此说甚是。其后滇军据黔，刘显世竟通电全国，妄指泽霖为匪。其实泽霖因办匪甚力，以致部曲携贰，显世始得乘隙利用之，今其言乃若是。语曰：或戒其子，慎毋为善。泽霖有知，其不瞑目于地下乎？

贵州首义发难者杨树青

杨树青，贵州贵阳府人，自治学社社员张绍铭弟子也。幼孤贫，为人慷慨有节，勇于任事。以从绍铭游，习闻自治学社宗旨，毅然以改革为己任。投身陆军，充炮队正目，技术冠其曹偶。性好代鸣不平，能急人之急，全标目兵多敬惮之。辛亥，川路风潮起，清吏大肆屠杀。树青义愤填膺，密与其友张泽锦谋，欲于谘议局开会日，刺杀巡抚沈瑜庆，而号召各团体起事。泽锦，谘议局书记员也。正筹议间，而武昌革命军起，震动全国，自治党密谋大举，遂授计树青，使专从联络军界同志入手。树青又介绍姚国英、马登瀛入社，分道进行。时，社员彭景祥又由他方面接洽赵德全、陈启顺等。谭璟，杨应麟则接洽艾树池。而社中首领张百麟，且与标统袁义保两次之会见，有所磋商。黄泽霖又贻书义保，晓以利害，义保虽不为民党用，亦不敢决然反对，持两端而已。新军既运动成熟，惟子弹缺乏，张泽锦、宁建侯密购得之。树青每于夜分里置腰际，缒城输送回营。一夕所藏过多，绳系中断，树青身坠丛莽中，毒草刺遍身尽肿，不以为苦。力驰还营，悉出所藏，分给诸军，促其预备，时，九月十三日夜半也。识树青者争走告曰：标统顷方索君，君盍暂避！树青瞋目叱曰：此何时！吾谁避！乃持枪至司令部门外，徘徊须臾，扬声怨语曰：今夜风寒，久不易人，欲我立守通宵耶！袁义保怒问谁何？应曰：我杨树青也，义保曰：入之，树青入。举枪突按机轰击，不中，护兵争夺其枪，树青挥刺乃左右砍，当者辟易。护兵窜。义保亦窜，树青跃出。向空鸣枪者三，呼曰：速举大事成矣！于是全标整队，十四日黎明入城，分道安民。大局以定。当是时，微树青冒死发难，事且中变，或不免演杀人流血之惨剧。树青一人冒死，而所全活滋多，其率先犯难，足与鄂军反正时之熊炳坤后先媲美，特有幸不幸焉耳。

初，新军老兵见疑于巡抚沈瑜庆，调防仁怀长寨等处。留省者皆新兵，程度低下，未易以大义感化。树青从友人假得银块多枚，时出摩挲。众询所自来，以革命党酬报对，众涎之。树青乃与约，若听我指挥，有利益当同享。以故新兵附从树青者尤夥云。

黔省既光复，树青任守军械局，超擢管带，随叶占标援川，弹压重庆暴动，树青与有力焉。时，资州因匪乱请兵，树青代讨平之，军律整齐，资人至今称颂弗衰。后奉调回黔，未及抵省，而滇军已袭走赵德全、叶占标。占据贵阳。刘显世使人说树青曰：君起义首功，且援川有名，相待决无恶意。即日委任为军警局谍察科科长。树青以为第解兵柄，或无他虞，坦然入局到差。入后久不出，经旬逾月，犹复杳然。他日树青护兵私语人曰，管带于入局之夕被杀矣！肢体裂为数

十段，埋置局后荒园中，始终未宣布罪状，盖树青有功无罪，诚如刘显世所云。其所谓罪，即为枪拟清标统袁义保以促成贵州革命一事。殉难时，年仅二十一耳。有老母寡妻，甚为贫苦，伤哉！

清将李准与辛亥广州光复

在清季光宣间，凡革命党人，莫不认清将李准为公敌，亟欲除去之而后快。然准于辛亥九月广州光复一役，亦尝知机反正，树有相当劳绩，此则党人多未知之也。准字直绳，四川人，父名征庸，字铁船，曾任南海县令。准自幼随父宦游到粤，对于粤省风土人情，具有相当熟悉。初补道员，一帆风顺，位至总兵，兼全省水师提督。以羊垣南堤天字码头为行辕，高架无线电台，声势赫赫。会其时革命党人图粤甚急，清廷恐惧，更使兼巡防营，负缉捕之责。革命党历年举事，如壬寅（一九〇二年）除夕洪全福广州之役，丁未（一九〇七年）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及五、六月钦廉之役，庚戌（一九一〇年）新正新军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黄花岗之役，准皆督兵攻杀，惟恐不力，故党人恨之入骨。刘思复、陈敬岳、林冠慈诸志士，先后向之谋刺不成，准亦渐知戒惧。及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各省纷纷响应，准知清祚告终，思缓和革命党人之仇视，时向党人暗送秋波。继探悉其幕友谢质我及港绅韦宝珊与党人颇多结识，遂托其密向香港党人机关，表示输诚好意。谢质我以告谢良牧，韦宝珊亦以告李纪堂。时胡汉民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得谢李等报告，大喜：乃亲致书准，深相嘉勉，并许以确实保全生命财产。准得书，复使其八弟持书赴港，愿先献虎门要塞，为进见礼。自是信使往还，规划略定，准乃集中舰队于省河，胁迫粤督张鸣岐反正。复约统制龙济光参加义举，龙从之，时张鸣岐尚意怀观望，至十九日晨，准下令军舰炮台改悬民国国旗。鸣岐知大势已去，始仓皇离粤。胡汉民在港得准电，遂于十九晚搭轮赴省就都督职，准乃尽列所部以欢迎之。

粤局既定，同盟会直隶之广属各民军统领，如陆颂、李福林、陆兰清、谭义、邓江等，已由汉民、朱执信等，告以准之反正经过，使勿念旧恶，陆等均无异辞。惟他属之民军统领，仍多宣言必为死友复仇，且有运动准部下伺机暗杀者。准知冤仇难解，遂留书汉民，悄然赴港。汉民虽欲止之，已不及矣。事后，汉民乃将准予是役率先反正之事实始末，详细公布，以释众疑。兹照录原文于后。

附录：胡汉民宣布李准反正实情始末书

广东各界公鉴：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粤中同志多知之，在港同志，则有韦宝珊、李纪堂兄弟、杜医生、姚雨平、朱执信、胡毅

生、谢良牧、李君佩，俱与闻其事。先是，李直绳君受党人林、陈两君所刺伤，即手书致张鸣岐（粤督），戒勿害陈君，且勿兴党狱；以后关于党事嫌疑者，直绳俱不问，然无由与党通也。武昌首义，各省继之，张鸣岐伪布独立，粤人知其诈。至九月初旬，直绳君使访党人机关于港。谢良牧君知之，作书致其幕友谢质我，质我来言，直绳君有反正意，特无缘与党人通诚。良牧以告汉民，汉民未敢遽信；则作书致直绳君正告之以大义。略谓吾党与子为敌，非敌个人，敌助满洲政府之有势力人耳；君能翻然改图，舍昔日之助满洲政府者而助民国，则去敌而为友，党人当共知此义。谢质我于是上省。适张鸣岐忌直绳君甚，已裁其节制中路巡防营兵权，复使收去前中路炮台撞针。直绳既决心而恐为张鸣岐所弄，再使其八弟亲奉书至韦宝珊君所；宝珊君以语李纪堂，纪堂取其书示汉民，则对香港中国同盟会总机关约以虎门反正之书也。汉民察其书为直绳亲笔，遂付纪堂以答书，许以如能践约，党人当保全直绳君及所部之名誉、财产。即于十七日晓，见其弟于韦宝珊所。先使韦宝珊君乔梓及李弟受盟，续开谈判；约以新安民军取虎门，直绳则尽献虎门要塞内所有军实，而让民军占领。李八弟无疑词，即于翌晨雇专轮报直绳君。汉民在港亦待李之归报。翌日，直绳君再用关防亲为约遣书，黎凤翔及其弟，言：当尽力民国，力之所到，不止虎门一隅，可直攻省城，张鸣岐不足虑云云。旋又得李准飞电，定期十九晨反正；言兵舰已集中省河，旧部亦已悉受命令。是日已闻张鸣岐之属，亦定十九日宣布独立。汉民仍虑急切，李准之力，不足制鸣岐；而其时民军已光复香山新安，其在惠州者，则陈竞存（炯明）君，已进与秦炳直（清陆路提督），搏战甚剧；广属各路民军，则大半由朱执信、胡毅生约期发动，余者均争先发难。汉民因电戒直绳，审势而动！若张鸣岐不可猝制，子则宜先退黄埔或虎门，待民军之合力。惟直绳君知张鸣岐易制，先约龙统制子诚君（济光）秘密在舟谈判，龙君亦表同情。直绳乃用电话威胁张鸣岐，使从速反正。张鸣岐问之龙子诚君，子诚表示无可反对民军之理由。张鸣岐熟视久之，知无能为，因再宣布十九日独立。此一日之计划，由直绳君于十八夜重派其弟来港告知者。张鸣岐虽受胁迫，及勉徇舆论，其宣布犹言择日竖旗，意怀观望。至十九晨，直绳果下令各炮台军舰一律升民国军旗，严兵以待。张鸣岐乃辞都督之任，潜逃到港。直绳君以电速邀汉民上省，谘议局及各界亦取消张鸣岐督粤之议，而举汉民为都督。汉民以十九夜轮偕数同志上省，直绳君尽列所部首先欢迎。既与相见，汉民即欲宣布直绳君反正之事实，直绳力辞，谓非一人之功，若遽专其名，将有不安心于者，汉民领之。盖心服其让，且能为大局计也。然虽未正式宣布，而广属民军统领陆兰清、李福林、谭义、陆领、邓江等，则皆经告语。独有少数民军，犹未知各种事实，扬言将以暗杀对待，且有诱致其部下者。如是数日，直绳君白其事，汉民亲往慰之，舟中共话达

旦。直绳君欲辞职而行，汉民以军政府新创，当共济艰难，不可以最少数人之意见，有所迁避。直绳君乃呜咽言曰：“吾知君真能推诚相待，吾尚欲为粤效力，更冀有所借手，还救我桑梓蜀人。区区本怀，此时不能家喻而户晓，我一身何足惜，特死无益，且于粤亦必致有扰攘，我所以求去。异日民国用我，我犹不敢辞也。”因约非至真有危险不可留时，则决不去。及汉民由谘议局迁驻督署，直绳君忽走书辞行；急往止之，而直绳君已往港矣。闻此两曰谣言益多，竟有挟弹旁舟相寻者，直绳君故不能不去。去时犹切喻所部，严奉都督府命令。其后满政府谕授梁鼎芬以三品卿衔，使与直绳窥粤。直绳即使韦宝珊相告，问所以应之者，谓如伪许之，或可得其款项军火，然恐益为天下所疑，则将拒之。汉民言清廷已窘，此不过以空言相抵，即许之亦无所获，徒增口实，直绳君于是力却之。直绳君虽离粤，是非尚未大白，汉民屡致书慰问，日请其意，欲为官布，直绳君犹不忍自居其功。中山先生舟行过港仅半日，汉民在港，亦未逗留，今度得电，知直绳君已允将其事实宣布，故谨出前后约书于此。非以慰直绳也，事之真相不可不明，隐善没功，何以昭民国大信于天下。直绳君谦让于始，当日固有所保全。汉民以直绳君有大功犹且不居，若必急遽言之，人且疑汉民之自炫，避此小嫌。久事缄默，使直绳君之心迹行事，尚未昭示于人，汉民之过也。所有记述虽仅大略，然敢矢言无半字虚美，同志韦宝珊、李纪堂兄弟、杜医生、姚雨平、朱执信、胡毅生、谢良牧、李君佩俱可为证。省中人亦共见直绳君十九日首先竖旗薙发之事，与夫直绳君十七日之约书，尚存韦宝珊处。将来民国信史，所必采也。胡汉民识。

目前健在之民国前革命报人

中华民国之肇造，世人多归功于革命书报文字宣传之力。溯自孙总理于己亥年（民国前十三年）首派陈少白至香港开创《中国日报》，以至辛亥民国成立，凡十三年，此十三年间海内外革命志士所发刊日报杂志等类凡数百种，而参加此项革命杂志等类之文字工作，或充撰述编辑，或任经营资金，总数何止万数千人。然自民国成立至民国三十四年，此项参加宣传工作之革命报人，目前健在者已寥落如晨星之可数，据笔者调查，实数不满一百人。兹就调查所得，分别记述其姓名、籍贯、报章、年代、地所、经历及最近职业状况等类如下：

姓名	籍贯	报章	地点	年代	现职
陈春生	广东	中国日报	香港	庚子（民国前十二年）	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采访

经历及近况 丁未（民前五年）兼办香港《人道新报》。笔名“春醒”。现居广西武宣县。

冯自由 广东 开智录月刊 日本横滨 庚子 国民政府顾问中央党史会纂修

先后任香港《中国日报》及辛丑（民前十一年）东京《国民报》月刊，甲辰（民前八年）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庚戌（民前二年）加拿大《大汉日报》各报笔政。笔名建华。

王宠惠 广东 国民报月刊 日本东京 辛丑 （民前十一年）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

杨廷栋 江苏 国民报 东京 辛丑 前交通部秘书长
字翼之，先后任《译书汇编》、《国民报》月刊及上海《大陆报》编辑。

刘成禺 湖北 湖北学生界 月刊 东京壬寅 （民前十年）监察院委员

甲辰任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笔名汉公或壮夫。

李书城 湖北 湖北学生界 东京 壬寅 不详
月刊

但 焘 湖北 湖北学生界 东京 癸卯 （民前九年）国民政府秘书
月刊

丙午任《汉风》杂志编辑，乙巳（民前七年）任民报记者。笔名“天囚”。

陈 冷 上海 新大陆杂志 上海 辛丑 不详

李步青 湖北 湖北学生界 东京 壬寅 不详

张继煦 湖北 湖北学生界 东京 壬寅 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教授

范鸿泰 湖北 湖北学生界 东京 壬寅 不详

吴敬恒 江苏 苏报 上海 癸卯 （民前九年）中央监察委员

丙午（民前六年）任巴黎《新世纪报》记者。笔名“燃”。

章士钊 湖南 苏报 上海 癸卯 参政会参政员
同年任上海《国民日报》编辑。笔名行严。

卢和生 广东 国民日报 上海 癸卯 不详

张 继 河北 国民日报 上海 癸卯 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
乙巳任东京《民报》发行人。笔名“自然生”。

陈由己 安徽 国民日报 上海 癸卯 不详

谭民三 广东 世界公益报 香港 癸卯 不详

许直臣 广东 隆记报 檀香山 癸卯 现居澳门

陈树人	广东	广东日报	香港	甲辰	(民前八年) 侨务 委员会委员长
					迭任香港《有所谓报》(乙巳)、《东方报》(丙午)、《广州平民报》(辛亥)等报编辑。笔名“猛进”。
劳纬孟	广东	广东日报	香港	甲辰	不详
王秋湄	广东	中国日报	香港	甲辰	不详
					迭任香港《有所谓报》、广外《齐民报》(庚戌)编辑, 笔名“军演”。现居上海。
陈楚楠	福建	图南日报	新加坡	甲辰	经商
					丁未(民前五年)任新加坡《中兴日报》总经理。笔名“思明州之少年”。现居南洋。
曾长福	广东	民生日报	檀香山	甲辰	不详
					戊申任檀香山《自由新报》董事长。现居檀香山。
柳弃疾	江苏	警钟日报	上海	甲辰	不详
					丙午任东京《复报》记者。笔名“亚子”。
何雅选	广东	中国日报	香港	甲辰	香港报人
何德如	广东	图南日报	新加坡	甲辰	不详
黄耀公	广东	图南日报	新加坡	甲辰	赋闲
					原名伯耀。先后任香港《世界公益报》、《中国日报》记者。
李孟哲	广东	有所谓报	香港	乙巳	不详
					辛亥任广州《人权报》记者。笔名“哲郎”。
汪 东	江苏	民报	东京	乙巳	国史馆编纂
汤增璧	江西	民报	东京	乙巳	中央党史会纂修
李文范	广东	民报	东京	乙巳	国民政府委员
邓慕韩	广东	民报	东京	乙巳	党史会纂修
					丙午年任新加坡《中兴日报》经理。辛亥任广州《平民日报》记者。现在粤。
张人杰	浙江	新世纪报	巴黎	丙午	(民前六年) 国民 政府委员
					笔名“静江”。现居美国。
李煜瀛	河北	新世纪报	巴黎	丙午	中央监察委员
					笔名“真民”。现居美国。
李肇甫	四川	鹃声月刊	东京	丙午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谢寅杰	湖南	竞业旬报	上海	丙午	不详
					笔名“涓庄”。现居湖南。

高剑父	广东	时事画报	广州	乙巳	不详
陈垣	广东	时事画报	广东	乙巳	北平辅仁大学校长
岑学侣	广东	时事画报	广州	乙巳	不详
胡适	安徽	竞业旬报	上海	丙午	美国大学教授
		笔名“适之”。现居美国。			
景定成	山西	汉帜月刊	东京	丙午	不详
		辛亥任北京《国风日报》记者。现居西安。			
于右任	陕西	神州日报	上海	丁未	(民前五年) 监察 院院长
		迭任上海《民呼》、《民吁》、《民立》三报总编辑。笔名“骚心”。			
吴宗慈	江西	民呼日报	上海	己酉	某大学教授
戴传贤	浙江	民呼日报	上海	己酉	考试院院长
		后任汕头《中华日报》及上海《天铎日报》记者。笔名“天仇”。			
邵力子	江苏	神州日报	上海	丁未	中央监察委员
吴天保	广东	中国日报	香港	己酉	不详
梁襄武	广东	齐民报	广州	辛亥	不详
黄霄九	广东	人权报	广州	辛亥	不详
孙科	广东	自由新报	檀香山	戊申	立法院院长
黄元白	广东	大江报月刊	东京	丁未	赋闲在粤
谢心准	广东	中国日报	香港	丁未	中央党史会纂修
		己酉(民前三年)任新加坡《星洲晨报》编辑。			
居正	湖北	中兴日报	新加坡	丁未	司法院院长
		迭任缅甸仰光《光华报》及《进化报》编辑。笔名“药石”或“生公”。			
张邦翰	云南	中兴日报	新加坡	戊申	(民前四年) 云南 省政府委员
		庚戌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笔名“绍轩”。			
胡毅生	广东	华暹新报	暹罗曼谷	戊申	国民政府委员
卢仲琳	四川	华暹新报	暹罗	戊申	立法院委员
周培艺	贵州	黔报	贵阳	戊申	参政会参政员
		己酉后任贵阳《西南日报》主笔。笔名“素园”。			
周之贞	广东	星洲晨报	新加坡	己酉	(民前三年在粤) 不详
叶楚傖	江苏	中华新报	汕头	庚戌	立法院副院长
林百杞	广东	中华新报	汕头	庚戌	中央党史会纂修
黄希纯	广东	大汉日报	加拿大	庚戌	(民前二年在粤) 赋闲
		温高华			

吴尚鹰	广东	大汉日报	加拿大	庚戌	立法院秘书长
蒋梦麟	浙江	大同日报	旧金山	庚戌	大学校长
笔名“唯心”。现在美国。					
黄芸苏	广东	少年中国晨报	旧金山	庚戌	立法院委员
温雄飞	广东	自由新报	檀香山	庚戌	立法院委员
李 旺	广东	少年中国晨报	旧金山	庚戌	在粤赋闲
黄伯耀	广东	少年中国晨报	旧金山	庚戌	美国国民党总支部 书记长
卫 汉	广东	大汉日报	加拿大	庚戌	在粤赋闲
张霭蕴	广东	少年中国晨报	旧金山	庚戌	在美国不详
冯百砺	广东	国民报	广州	辛亥	现在澳门
卢岳生	广东	军国民报	广州	辛亥	不详
邓警亚	广东	齐民报	广州	辛亥	在粤
胡祖舜	湖北	大江日报	汉口	辛亥	军事委员会参议
邹 鲁	广东	可报	广州	辛亥	国民政府委员
吴宗明	福建	公理报	菲律宾	辛亥	不详
李怀霜	广东	天铎报	上海	辛亥	在粤
吴荣新	广东	自由新报	檀香山	辛亥	在粤

笔名“永生”。现在广东仁化县丹霞山别传寺为僧。法名宽永。

统计上列姓名为六十一人，除粤省及海外各埠为笔者所深知外，在民国前曾任各省新闻事业目前健在之革命报人当不止此数。尚望诸老友赐予补充或指正。以匡不逮，幸甚幸甚！

（按此文发表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

抗战期内死亡之同盟会员

自民廿六年日寇侵华后，迄今已历九载，在此九载中前清革命同盟会员之死亡者，殊不乏人。兹据最近调查，各省及海外同盟会员在抗战期间逝世者约三十余人，其散居穷乡僻壤者，尚不止此数。仅就所知者表列如左：

姓名	籍贯	死亡时月	死亡地点	死亡原因	职位或工作
曹亚伯	湖北	民廿六年	岷山	病故	农民
张我华	安徽	民廿六年	宣城	被日机炸死	前国会议员外交部次长
胡津霖	广东	民廿七年	广州	被日兵杀毙	白云山寺僧

刘一伟	广东	民廿七年	中山	被日兵杀毙	前粤都督府职员
谢英伯	广东	民廿七年	高明	病故	前粤高等法院检察长
谢 持	四川	民廿八年	成都	病故	中央委员
萧佛成	福建	民廿八年	暹罗	病故	中央委员
黄明堂	广东	民廿八年	钦州	病故	前镇南关都督
蔡元培	浙江	民廿九年	香港	病故	中央委员
吴 崐	湖北	民廿九年	宜昌	病故	前国会议员
王法勤	河北	民卅年	成都	病故	中央委员
刘守中	河南	民卅年	三原	病故	中央委员
梅光培	广东	民卅年	香港	病故	前广东财政厅长
王 釜	广东	民卅一年	重庆	病故	监察院委员
张永福	福建	民卅一年	云南	病故	缅甸仰光商会会长
陈淑子	广东	民卅一年	重庆	病故	胡汉民夫人
朱葆康	江苏	民卅一年	菲律宾	被日兵杀死	菲律宾副领事
郑汉淇	福建	民卅一年	菲律宾	被人刺死	菲律宾侨商
杜之秋	广东	民卅一年	广州	病故	律师
陈自觉	广东	民卅一年	澳门	饿死	前报馆记者
杨庶堪	四川	民卅一年	成都	病故	中央委员
蒋作宾	湖北	民卅一年	重庆	病故	中央委员
赵戴文	山西	民卅一年	山西	病故	中央委员
廖平子	广东	民卅二年	曲江	病故	前中央党史会采访
李纪堂	广东	民卅二年	重庆	病故	侨务委员会委员
徐宗汉	广东	民卅二年	重庆	病故	前南京孤儿院院长
蒙民伟	广西	民卅二年	梧州	病故	前参议院参政员
黄侠毅	广东	民卅二年	曲江	被日机炸死	前稽勋局广东分局副主任
胡元琰	湖南	民卅三年	重庆	病故	参政员
王用宾	山西	民卅三年	重庆	病故	中央委员
石 瑛	湖北	民卅三年	重庆	病故	中央委员
景耀月	山西	民卅三年	北平	病故	前国会议员
谭 赞	广东	民卅三年	美国芝城	病故	参议院参政员
吴朝晋	广东	民卅四年	美国纽约	病故	商人
刘咏闾	四川	民卅四年	重庆	病故	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职员

此外名列汉奸籍而近年死亡之某某等数人，虽属旧同盟会员，以其降敌故，不列此表内。

（此文发表于民三十四年四月）

同盟会籍国民党第六届中委之检讨

笔者日前发表《目前健在之民国前革命报人》及《抗战期内死亡之旧同盟会员》二文，颇为有心人士所注意。今再根据所知，列举辛亥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同盟会员之充任新第六届中央委员姓名籍贯如次，谅亦能唤起有心人士之注意也。至民国后始加入政党式的同盟会者不列此表内。倘有遗漏，尚希诸老友据实指正，是幸。

姓名	省籍	执委或监委	新旧中委	现职
蒋中正	浙江	总裁	继前任	国民政府主席
于右任	陕西	执委	继前任	监察院院长
叶楚傖	江苏	执委	继前任	立法院副院长
居正	湖北	执委	继前任	司法院院长
孙科	广东	执委	继前任	立法院院长
戴传贤	浙江	执委	继前任	考试院院长
邹鲁	广东	执委	继前任	国民政府委员
丁维汾	山东	执委	继前任	中央抚恤委员会委员
何成濬	湖北	执委	继前任	军法总监
程潜	湖南	执委	继前任	参谋总长
阎锡山	山西	执委	继前任	军委会副委员长
李文范	广东	执委	继前任	国民政府委员
吴忠信	江苏	执委	继前任	新疆省政府主席
王正廷	浙江	执委	继前任	前驻美国大使
张群	四川	执委	继前任	四川省政府主席
陈树人	广东	执委	继前任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柏文蔚	安徽	执委	继前任	国民政府委员
丁超五	福建	执委	继前任	监察使
邓家彦	广西	执委	继前任	国民政府顾问
刘纪文	广东	执委	继前任	审计部次长
朱霁青	辽宁	执委	继前任	不详
茅祖权	江苏	执委	继前任	司法部秘书长
徐堪	四川	执委	继前任	粮食部长

吴尚鹰	广东	执委	新任	立法院秘书长
吴敬恒	江苏	监委	继前任	中央监察常委
张 继	河北	监委	继前任	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
王宠惠	广东	监委	继前任	最高国防会秘书长
邵力子	江苏	监委	继前任	参政会秘书长
张人杰	浙江	监委	继前任	国民政府委员
商 震	河北	监委	继前任	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杨 虎	安徽	监委	继前任	前上海警备司令
李烈钧	江西	监委	继前任	国民政府委员
熊克武	四川	监委	继前任	国民政府委员
覃 振	湖南	监委	继前任	司法院副院长
林云陔	广东	监委	继前任	审计部部长
李福林	广东	监委	继前任	军事特派员
张默君	湖南	监委	继前任	考选委员会委员
李煜瀛	河北	监委	继前任	中法赔款基金委会董事
李次温	广东	监委	继前任	华侨中学校长
钮永建	江苏	监委	新任	国民政府委员
周震鳞	湖南	监委	新任	前国民政府委员
张邦翰	云南	监委	新任	云南省政府委员
吴鼎昌	四川	监委	新任	国民政府文官长
李肇甫	四川	监委	新任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张 钫	河南	候补执委	继前任	军事参议会代议长
罗翼群	广东	候补执委	继前任	不详
陈耀垣	广东	候补执委	继前任	不详
李绮庵	广东	候补执委	继前任	侨委会常务委员
崔广秀	广东	候补监委	继前任	不详
杨熙续	湖南	候补监委	继前任	不详

观上表所列，同盟会籍新六届中央委员为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候补执行委员三人，监察委员二十人，候补监察委员三人，总数为五十人。就中新任只有六人，余皆连任。查此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共四百六十人，其中出身同盟会籍者仅十分之一强。又查前第五届中央委员名额为三百六十人，其中属同盟会籍者为六十六人，占十分之二弱，比较前后两届人数，本届同盟会籍之中央委员实较前届减少十六人。如以前后两届总名额比较，则更由十分之二弱减少为十分之一强。足证同盟会籍之中委人数已逐届递减，开国耆旧，渐次凋零。殊有今昔之感！

（此文发表于三十四年六月）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

民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重庆各报转载日本通讯社消息，称该国新闻界领袖德富苏峰对于日政府禁止发表太平洋各岛失陷事，大恣抨击，谓此举实为欺骗国民，等于自杀。应即坦白自承，使全国人民知所戒惧，而互谋匡救之策云云。考德富苏峰原名猪一郎，东京国民新闻社长。于明治维新初年即已藉藉有名，号称新文学界之权威。基宗旨在于提倡国民独立自主之精神，数十年如一日，与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同受彼国人士之景仰。日人对于所崇拜之本国人或外国人，惯以“翁”字尊之，如称华盛顿曰华翁，拿破仑曰拿翁，托尔斯泰曰托翁等是。日人之被称曰“翁”，亦只数人。维新功臣西乡隆盛曰南洲翁，福泽谕吉曰福翁，浪人派首领头山满曰头山翁。德富苏峰亦在称翁之列，故曰苏峰翁。笔者于民国前十四年戊戌留学东京时已熟耳其名。即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

苏峰为文雄奇畅达，如长江巨川，一泻千里，读之足以廉顽立懦，彼国青年莫不手握一卷。其所选之小品文字，尤切中时要，富刺激性，亦在国民新闻批评中披露。其门人尝汇编报上短评，分别印成小册数十卷，号《国民小丛书》，由民友社出版。各书店所刊各类小丛书以民友社为最风行，尤与中国文学之革新大有关系。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启超）主编之《清议报》及《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此苏峰文学所以间接予我国文学之革新，影响至巨，而亦《新民丛报》初期大博社会欢迎之一原因也。然任公徒剽袭他国文学家之著作，并不声明出处，直以掠美为能事，卒不免为留学志士所严正指摘，是亦其自取之道。

苏峰长于汉学，其文辞只须删去日语之片假名而易以虚字，便成一篇绝好之汉文。任公之日文程度仅粗知门径，尚能转译成文，据为己有，则苏峰汉学之湛深，可见一斑。在辛丑年（民国前十一年）秋冬间，苏峰有一短文刊于《国民新闻》，题曰Inspiration。一月后横滨《清议报》之《饮冰室自由书》即译成汉文，题曰“烟土披里纯”。全文意义与国民新闻相同。略谓烟土披里纯一语之英文意义，在汉文字典上无一适当之名词足以表明之，只可译音云云。在读者方面或以为任公不独深通日文，亦且深通英文，大足炫耀其学问之渊博。詎料两月后在上海出版之《新大陆》杂志即起而反唇相讥，并列举《国民新闻》及《清议报》之原文两相对照。谓任公不当剽窃苏峰之文为己有，败德掠美，无耻孰甚等语。《新大陆》杂志乃东京留学界出版之《国民报》的后身，《国民报》为革命

志士戢元丞、沈翔云、秦力山、王宠惠及余等所创办，发刊四期，即因款绌停版。戢元丞秦力山等乃另创《新大陆》于上海，仍鼓吹革命，抨击保皇，不遗余力，故始终乘抵瑕隙，以揭发康梁之诈术。是次纠举任公之剽窃苏峰文字，即其一端。任公经《新大陆》杂志之指摘，噤若寒蝉，不置一词，盖亦知难而退矣。考 Inspiration 字，应作灵感或感动、鼓舞等解，胡适在留美札记上谓任公所译“烟土披里纯”，应译为“神来”，胡殆不知任公之材料是由苏峰间接得来也。

在日本明治年间，东京各日报有三大权威：一为《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二为《二六新报》社长秋山定辅，三即《国民新闻》社长德富苏峰。而苏峰物望尤有号召各级社会之能力。及大正昭和间，黑岩秋山先后寂然无闻，今日犹巍然独立者，仅苏峰一人，盖年已近九十高龄矣。查苏峰于大正以后，其节操及主张前后颇不一致，有时以其《国民新闻》供官僚之御用，被在野党斥为军阀之走狗；有时亦不顾一切，排击政府之武断政策，世人颇有以晚节不终四字訾议之者。然其人性至强，国家观念实较任何国人为诚挚，至今日人仍尊为维新前辈之泰斗也。

日本大牟田之中山纪念堂

民国前二年庚戌三月，孙总理自檀香山抵日本，事为清代理公使吴振麟所知，遂向日政府交涉，要求不许总理居留。日政府从之，遽令警视厅通知总理离境。日同志宫崎寅藏预得消息，即引总理至九州本部大牟田荒尾村，秘密藏匿于其故居者十余日，在东京诸同志何天炯、林时壘等闻讯。乃纷纷赴大牟田谒总理商谈国是。荒尾村本为一寂寞偏僻之穷乡，至是因中国志士之往来频繁，顿呈活气。总理居滔天（宫崎别名白浪滔天）寓两星期，即由长崎买舟赴南洋。翌年民国成立，宫崎始终为吾国革命奔走，艰苦备尝，至死方休。某年宫崎逝世，国民党神户支部执行委员杨寿彭建议中央党部，请拨公款购买宫崎旧宅，改建为总理纪念堂，中央党部纳之，即令杨负责办理。杨奉命，乃亲至大牟田从事改建，规模宏伟，焕然一新。中设总理遗像，并陈列总理致富宫函件及曾使用什物，彼邦人士之游熊本者，恒绕道前往瞻仰，如参拜神宫然。民二十三年余挈眷重游日本，抵熊本时，旅店主人即问是否往大牟田参拜孙逸仙之纪念堂，并指示车行路程，其地距熊本不远，火车行约一小时可达。从车站乘人力车至荒尾村需半小时。车站附近有广大之飞机场及材料工厂。民三十三年十月美国超级空中堡垒曾远袭大牟田日人之军事设备，即其地也。担任建筑大牟田总理纪念堂之杨寿彭为旅日华侨革命党之中坚，向任神户英商 P. O. 轮船公司买办，抗战后为日警逮捕，备受非刑，重伤身死。二十九年其遗族运其遗骸至香港，诸同志特开会追悼之。

关于原子及原子弹之史料二则

民国前十三年己亥秋，余在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高等大同学校肄业，是校为横滨华侨捐资创办。同砚有林述堂、郑贯一、秦力山、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蔡艮寅（后易名锷）、范源濂、唐才质、冯斯栾等三十余人。（林述堂等十余人后于庚子汉口唐才常之役殉难）梁启超任汉学讲师。一日梁于授课时，言近年科学进步，泰西学者于化学声光水电等六十四原质之外，尚发明其他原质多种。据究精化学之某医生言：最近发明较各原质更为微细之一种，名曰“阿屯”，将来有不可思议之力量云云。同时梁于横滨华侨宴会席上演说，亦提及“阿屯”之名，一若其独得之秘密也者。是冬余偕郑贯一访孙总理于横滨前田侨寓所，偶谈及梁启超所言阿屯之功用，总理曰，梁所称某医生，即我也。阿屯之英文为 ATOM，乃近代科学家最新发明之一种。

其功用如何尚未确知，余于夏间与章枚叔（太炎）等谈话时曾言之等语。按是岁夏秋间为总理与康门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梁子刚等高谈革命，商榷合组新党最热烈之时。总理与梁几无日不聚谈国是，梁获知阿屯之名词得自总理。而余最初获知阿屯之名词则得之于梁，事实上固仍得之于总理。是时中英字典上固尚未有“原子”二字之名词也。

民三年春，余以吾党讨袁失败，复奉总理命赴美筹措讨袁军资。抵旧金山后，即与谢英伯、孙哲生诸同志创办《民口》杂志月刊为宣传机关，以鼓吹三次革命及民生主义为宗旨。余任总编辑，执笔者有谢英伯、孙哲生、王祺、吴一飞、夏重民、陈耿夫、陈茹玄、陈树人、马醴馨等十余人。译述一栏大部由孙哲生担任，其中最精采者，为孙哲生所译美国著名小说家贾克伦敦（Jack London）所著短篇小说《极乐园》，载于《民口》一、二、三号，全文约万数十言，大意描写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互相角逐之情形。及两种国家人民所享受福利之真象。最后由社会主义国家战胜一切私人资本主义，而统一世界。至其战胜之方法，是由一社会主义之科学家发明一种最大威力之子弹，由枪炮射出后，可令敌人完全丧失抵抗力。亦可使百数十里内一切生物无噍类。是即今日所谓原子炸弹也。然原书是否即用原子炸弹 Atomic Bomb 之一名词，无从考据。《民口》杂志今在中央党史会尚有存本，但缺而不全，或当在留美华侨中求之。如他日索得原文，当可公之于世。

（此文发表于三十四年八月）